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貳册目錄

周易説宗十六卷 〔清〕閻鉌撰 一
周易平説二卷 〔清〕郭程先撰 六七七

〔清〕閻鋅撰

周易説宗十六卷

清初雪巊山房刻康熙四十三年
萬經辨志堂補修本

康熙四十三年重較

甬上萬授一新定

易經說宗

辨志堂藏板

序

余家世傳易學先王父以取科名成大儒先君子與伯叔父暨里中同學諸先

輩有五經講會而尤邃於易凡所蘊明直上追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微言而於註疏傳義雖未嘗不遍觀

而博採之要皆獨出心裁表章作經之意居多予自弱冠寓居武林以硯田為業授徒而外有辨志堂四

書易詩與書集解相繼問世謬為四方許可者久矣特欲便觀覽下列本義上綴集鮮終以未備為憾因

憶童時侍先君子几側見易經說宗一書為宛平闕君爾為纂輯而加以折衷其所宗孔疏程傳大全或

問總斷合於朱子本義而止其他講說靡不採擇而獨詳于蔡虛齋先生之蒙引閒參已見則又畢慮研

思以利于詮解資於帖括為舉業家所必備書甫成未經流布板藏他所寖多散佚予懼是書之久而無

傳也適至咸召交有學者堂書林之舉爰走筆請搆是板重加正定補其闕遺拭而新之因為正告天下

曰夫易之為書也廣大悉
備而經解約之以潔淨精
微為立教本旨則自漢宋
諸儒以來且安適歸哉雖

然傳義並列而本義為宗
蒙存兼采而蒙引為宗則
夫操觚之士所以明經學
一岐趨而要歸於至是者

其必由此矣若夫默識四
聖之微言適還先天之一
畫則象數雖存指歸安在
固畢之無甚高論矣因筌

得魚得魚忘筌即以是為
窮理盡性之始基也未為
不可
康熙四十三年歲在甲申

孟夏上浣甬上萬經授一
題於長安邸中

周易說宗編目

上經
一卷
乾
二卷
坤　屯　蒙　需　訟
三卷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四卷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五卷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六卷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
一卷

咸 恒 遁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二卷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三卷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四卷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五卷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繫辭
一卷
上傳
二卷
上傳
三卷
下傳
四卷
下傳
五卷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說宗上經卷之上

宛平 閻鉡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周易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程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大全]程子曰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難明之道○朱子曰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西溪李氏曰四德見性六爻見情○鮫峰方氏曰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无所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之比也故孔子變例以四德釋之○中溪張氏曰陽畫奇陰畫耦方其一畫之時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可謂之乾坤自奇奇而奇耦耦而耦然後有乾坤之名重三而六六畫皆奇是謂純乾乾下者洪範曰貞是也乾上者

洪範曰悔是也○雲峰胡氏曰本義云一奇也陽之數也從象上說乾健也陽之性也從理上說○謝氏曰此文王占卜所繫之辭不可卽指爲四德至孔子文言純以義理論方指爲四德也蓋占卜不論天子不論庶人皆利于貞者卽以爲四德失文王設教之意矣

[蒙引]本義云成形之大者爲天坤卦亦曰陰之成形莫大於地可見不可就以乾坤當天地看凡至健者皆爲乾凡至順者皆爲坤此乾坤所以足應萬人之用而彖傳之言所以爲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也○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易道只是時時則有此二義在學者細察之○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只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語皆在其中天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天地間凡柔者皆不足以有爲惟剛健則有能爲之資而物莫之阻況乾又是至健

者此乾道之所以爲大通也凡萬物之剛者必正柔者必邪乾則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也○利在正固者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旣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此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此理極方嚴極活潑至正而隨時屢遷諸卦爻中凡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貞則凶害反爲吉利不貞則吉利反爲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无貞字理則自貞中來也凡言凶害者雖無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要須識得○元亨謂其事可爲也利貞謂須善爲之也○參義曰乾之爲卦至大矣而其占辭之畧何也曰辭之畧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諸卦之言亨也有曰元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事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其事貞者矣有曰小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無往而不利于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

愚按此卦六畫皆奇全是健體卽天之所以爲天也故羲皇名卦爲乾文王看得健之意就想到人身去元亨利貞四者此皆乾健中自有此等運用是一時俱全事非兩撅話頭也須就乾字上道理渾渾闡發不必鑿定君道

初九潛龍勿用

孔疏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此時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

大全毅齋沈氏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乾言潛龍勿用則欲君子之難進坤言履霜堅氷則防小人之易長○節齋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九六爲爻之陰陽○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他能炤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又曰潛龍勿用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初九是箇甚麽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

蒙引龍純陽之物也故極其輕清而能變化純乾之陽自與他卦不同蓋龍物之靈變不可測者也○此爻在士之未仕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在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安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或事當謹密也○周公之繫爻辭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時與本爻時位又或兼取應爻或有取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乘應與時位兼全者有僅兼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爲衆爻之主者

則兼及衆爻大槩取義不出此數端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大全雲峰胡氏曰龍九象見而在田二象以六畫言則初九地位二地上故象田以三畫言則二與五本人位故九二九五象大人九二方出潛而猶未大顯是有大人之德未有大人之位者也本義謂常人不足以當之蓋如初九潛龍之象凡占者皆可當之象占之正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爲主占爲客變例也

蒙引本義剛健中正以德言出潛離隱以時言此之所謂剛健中正即文言所謂龍德也此之所謂出潛離隱即文言所謂正中也此之中正與文言正中全不同○剛健從九字上看中正從二字上看出潛離隱亦從二字看二是位也○出潛承潛龍而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澤及於物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既見則亦有雲雨之被于物者矣○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

人之德已著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故亦謂之大人○此爻還是伊傅之儔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於物而爲物所利見乎九二雖未得在上之位如九五其實德施普而天下文明故爲見龍也

覲象田者地之有水者也○凡卦畫陽爲大陰爲小以三畫卦言二爲人位九居二故爲大人

愚按易中利字都爲占者設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大全括蒼龔氏曰君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三象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強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无咎○王氏曰凡言无咎者本皆有咎也處得其道故得无咎○雲峰胡氏曰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蒙引夕字對終日言終日只是晝也夕是日沒之候○乾乾之義亦健也自強不息之意不然則頹墮放弛矣故繼之曰夕惕若言終日乾乾雖至夕其心猶不放下也○重剛不中重剛本是過剛之資不中則所以用其剛者又不當也居下之上則有重責在身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也所謂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者也故曰乃危地也此危地[illegible]危蓋居下之上本當有危然非重剛不中以居之未成其爲危也○厲无咎既无咎則不厲矣本義惕厲之厲與爻辭厲字死活不同故語錄云厲无咎是一句○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乎其

无咎也○此爻大意謂人能以危道處危地則終於不危矣此純是占然亦自有象在故本義推出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云所謂凡言吉利者雖無貞字在然理却在貞中來者此類是也

愚按九三之惕不是謂九三人位非龍之可據故言君子是二之惕於龍有難于取象者則又就人事上直說至四五上有可象者則又象以躍飛亢矣不然四亦人位也何以曰或躍在淵二五亦非人位也何以曰利見大人可見易不可爲典要聖人下筆如化工因物賦形不似執定箇死套子近日講說家於君子字穿鑿牽強多緣龔氏一解平心思之虛齋之說固溪長可從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大全山齋易氏曰在田不能變在淵有可變之道○建安丘氏曰九爲陽陽動故言躍四爲陰陰虛故象淵躍本是起或躍則未便起也

蒙引或者疑而未定之辭此一句最難看或說是就係爻聖

人而言非也疑而未定者四也四自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謂之或躍猶云欲躍故文言曰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豈不是九四自疑如云吾將仕矣之意○此爻當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于淵耳雲峯謂或者審于進在者安于退此恐未然蓋進退未定之時或字上都有了在字宜活看若泥在字則在淵乃潛矣其曰或躍在淵即是或躍于淵耳故曰重在或字九陽志于進四陰則不果于進居上可進居上之下則疑於未可進故曰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二四

之高下當於見躍二字別之不可泥田與淵蓋謂之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則其勢方興○九陽四陰本是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是能疑之地下文所謂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亦須兼此意不可專泥居上之下說若不是九陽四陰則雖當疑而不能疑矣以此證之九三爻為危地也亦當兼重剛不中而不專承以居下之上說無疑○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

觀象或者欲進未定之辭非猶豫狐疑也或躍在淵者欲躍猶在淵也此爻變巽為下伏為進退為不果又四多懼故或躍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觀象爻變離大明中天卦變大有得尊位而上下應之約象變兌為悅皆飛龍利見之象

彙徵飛與亢對亢止于極而不能通飛有奮揚在上卷舒惟我之意

愚按此利見與九二之利見字不同九二利見兼君民此爻利見兼臣民說

上九亢龍有悔

大全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雲峯胡氏曰凡卦爻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皆占

辭也而日終日日夕象在其中九四或躍在淵似專者言象
也而日或日在占在其內若其辭則有不同者勿則禁之之
辭利見者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
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槩可見矣且卦以內爲貞外爲悔乾上
九外卦之終日有悔坤六三內卦之終日可貞貞悔二字豈
非發諸卦之凡例乎
象引陽極於此道之極也極則變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
生乎動故本爻著箇動字悔是動處悔也○蔡淳謂易曰亢

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
亦善言易矣
附錄傳物志龍分屬五行東木青色西金白色中土黃色北
水黑色南火赤色赤龍一謂之火龍郎易所謂亢龍也穴居
山谷曠野之中見則大旱或有火災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程傳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
之道也

大全程子曰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群龍无首吉乾順時而動
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雲峯胡氏曰卦主乎用故
先乾而不先坤艮動者爲主也爻主乎用故用九六而不用
七八變者爲主也乾見群龍以知言坤利永貞以行言乾主
知而坤主行也要之占固不用七八然有六爻俱不變者有
六爻中一爻二爻不變者亦未嘗不用七八但還七八常多
九六常少多則以少爲主故常用九六易變易也以變爲主
故三百八十四爻皆用九六

蒙引據朱子本義謂用九是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
群龍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箇因
字○據周公于六爻之後方綴以用九二字又曰見群龍无
首分明就六爻皆用九說蓋達其所以然而總承之也○見
群龍无首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爲變若只言无
首又不見其本爲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用柔也○見
字與見豕負塗者畧同彷彿之辭无是實事○愚謂自初九
至上九爻之變也末乃綴之以用九者總六爻之變也而本

義之意不然姑闕此疑

隷徵无首者不純任剛也見者自旁人見之也自謂非剛未必非剛必人見者乃實也

愚按剛而能柔只是剛而善用其剛便是能柔處不是又把箇柔來濟剛如此則竟是變剛爲柔了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大全朱子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萬

物資始之資訓取字○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无形跡又須復生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元亨利貞无斷處貞了又元○毅齋沈氏曰資始者氣之始資生者形之始故皆謂之元而有施受倡和之分故以乾坤相配○建安丘氏曰以四德言雖有元亨利貞之分而

其所以无間斷者亦惟一元之運行有所統攝亦如人之有元氣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

畧例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繇之主或先歎美而後詳說其義或先疊文解義而後歎之或先釋卦名之義後以卦名結之或有特叠卦名而稱其卦者上下參差體例不同畧舉大綱未及繁悉

蒙引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天德之始終何謂天道何謂天德大抵天道對地道等言天德只是乾本身言德字切而

約道字虛而廣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味此句意可見彖傳純主天道其言聖人四德特用以配乾耳○元大也始也天地間物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後當然之序亦如此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原無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一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於萬物資始處見也萬物資始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問天德之元在何處而萬物則從何處而資之以爲始耶曰此

問甚奮此理甚妙蓋天之四德默運於冥漠之間而萬物之所以爲元亨利貞者惟其機之所動耳所以然者以物物各具一太極蓋自其向日成始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渾淪全具而所以爲來日之元亨利貞者不過只是應天之時而行耳○乃統天性理大全四時篇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處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此可見元之統天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卽所謂四德之循環而無間者也其曰元統天者亦曰就動之端而言耳乃統天天之所以爲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卽是統天矣○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

彙徵元亨利貞文王見乾道之大而繫之此辭孔子又見此四字具有天人之道而又見天人之合一處無非一時之所爲故言天之元亨隨繼以聖人之元亨言天之利貞隨繼以聖人之利貞更不分別更不提擬所謂聖人之于天道也此章總見乾元之大而聖人善法之未分析四德

附錄直音彖字註云彖走悅也蓋彖走而悅則頭昂唇仰而毛刺聳豎有開舒發揚之意又韻學集成及爾雅所解與此畧同夫卦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以發揚卦蘊而開示乎人者固无不盡也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故聖人以彖名之如能字本亦獸名也能多材力後人因以才義用之又古人有以檮杌名史者亦取獸名也有以元龜名書者取虫類也此與彖象二字取義之意同

愚按人只知聖人體元以配天此章却謂天與聖人皆發明四德蓋元亨利貞爲天地間共理天得之爲天聖得之爲聖庸衆人得之爲庸衆萬物得之爲萬物六十四卦皆具茲夫子首作彖傳自其大者言之則莫若天與聖人爲最明耳此節是贊乾元之大以其有始物之全功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蒙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喚起下文之辭品物與

上萬物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无不該品物只是就
物指百果草木也坤之品物咸亨姤之品物咸章類指植物
聖人指以植物言亨者指其最易見者以示人耳學者尚當
推類以盡其餘○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
資始例看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内面
乾德之亨的道理在雖有雲雨之施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
○流字下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形質便從
此遞運生去如一枝草既有箇芽便發枝發葉抽心抽蕚自

然續續出來故曰流形也凡言流者俱是流行不滯之意此
即是亨通處○雲雨因時潤物惟亨時抽長最神故帶言之
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這裡方有形却又在
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于中流形者呈露于外
▯彙徵此節重亨字物既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氣在内故一
遇雲雨便生意勃發形形色色如川之流而不可止矣非謂
雲行雨施爲亨也
▯音訓施有二義一平聲用也加也設也一去聲布也散也惠
也與也此則去聲之義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孔疏六龍即六位之龍也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
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
▯大全朱子曰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
元則无以生非貞則无以終非終則无以爲始不始則不能
成終如此循環无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

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曰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清江張氏曰統天言乾
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蒙引此條時之一字最重葢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
四德終而復始一時焉而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
位始于初而終于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
天則其潛見惕躍飛亢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
節之大旨也○本義大明乾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亢

萬物皆有箇終始其中便有箇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
曰天道而曰乾道聖人則於天地間此理無不曉暢到底无
一之或逆非專止是曉得天之四德循環而已○此乾道與
下乘六陽以行天道字不同此乾道是從上說下天道
是聖人的○六位時成可就潛見惕躍飛亢字出蓋潛見等
字正從位上說不繫於九字孔子作彖傳時已有潛見惕躍
飛亢之名矣亢雖有悔合群龍而言亦樂作好看蓋聖人之
所乘便爲亢而不亢也○時乘六龍只是潛見惕躍飛亢之

時出耳非必謂始潛次見次惕又次以躍飛亢也小註當天
運之說不必用他當御天二字意則是也御天者天道在其
所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御字就卦言之只
可謂之六位就聖人之乘而用之言則當曰六龍乘者因龍
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
聖人之元亨只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一句上此六龍全是說
有位聖人事蓋聖人雖在天子之位然亦有時當謹密處此
便是時潛而潛或時乎布德澤以及物便是時見而見至於

兢兢業業思患預防處便是時惕而惕或事有應機而發因
時而動處便是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則如開明堂受朝賀之
時是也時亢而不與之俱亢則如堯禪舜舜禪禹之時與亢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皆是也此便是時乘六龍乘六龍便
是御天夫謂之乘龍御天則是聖人一身常駕馭乎乾之六
龍而乾之六龍則常出沒于聖人之一身矣此當想其變化
无迹之妙處○乘龍御天只是時中堯舜所謂允執厥中也
〔蒙引〕此承上言資始流形固造化之始機而実由貞之下以

始之者也此蓋天道隨時變易不可拘執之妙隱然以時示
人矣大明終始二句是聖人因天道以知易道乘龍御天是
聖人盡易道以行天道上屬知下屬行六位而曰時成者
確然不可移易六龍而曰時乘乘者倏然不可執者總是以
一定之理爲无方之用也非拘拘以潛見惕躍飛亢爲行但
取其時之意以行天之道爾天道即終始迭運之道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大全朱子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

秋爲變到那全然天凉没一步熱時是化然又日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爲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通看○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絪緼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

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无物矣○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仁爲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不貞則无以爲元也○雲峯胡氏曰謂之各正則命之禀也乃性之所以一定而不易謂之保合則性之存也又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蓋太和者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矣是之謂太和

蒙引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此是本義定說若化而裁之謂之變則以化爲漸變爲成與此不同小註亦有兩說只取一說之合本義者可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正月初一日漸漸變至二十九日至二月初一則前正月一月成而化也中庸變則化亦是以變爲漸以化爲成○乾道有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蓋所謂氣候相催也○各正性命獨於

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重方是彼元亨時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之意本義只云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似于正字看得稍輕者以是對下句全於已生之後言不得不少有輕重也○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各正在先保合在後於利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爲四德則二者自須有別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有利在故要分看得端的方是○各正是萬物受質來便各有族類不可混殽

洎至生意飽足无少欠缺方可謂之保合太和就各正言則曰性命就保合言則曰太和定非有二也○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此陰陽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缺便无此物矣雖至微之物亦无少欠缺者所謂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者也○或疑自萬物資始時性命已各正了不待利貞時也殊不知各正性命正是成性時節若夫資始流形猶是繼善境界但以與保合太和對看則各正性命猶居前一步故本義以爲得

于有生之初也

〔　〕愚按上節言終始自利貞說到元亨此節言變化自元亨說到利貞指言乃利貞者盖以收斂光景示人非教人于物處認利貞之謂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　〕蒙引首出庶物一節專以位言其德字只在本義聖人二字內○聖人既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道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文字中亦要足此意○聖人四德須合彖傳兩節意而貫之若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萬國咸寧則聖人之元亨利貞昭然矣正所謂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者也○彖傳當以天道爲主觀本義於乾之元則曰首釋元義於亨則曰此釋乾之亨於利貞則曰以釋利貞之義其於聖人四德處則皆只曰言可見彖傳之意自有輕重○彖傳釋四德而以聖人互言者盖聖人與乾合德也

〔　〕彙徵聖人事功已做在前了至此恭己南面首出庶民之上

以无爲治之一如乾道之變化而萬物各遂生復性而咸寧一如萬物之各正保合于變化中也此聖人治道之極功業收拾處故曰聖人之利貞

〔　〕愚按首出正是聖人變化之權果配天處不可徒以端拱无爲話頭掩過○此要見非聖人不能首出非首出不能行乾道然有備聖人之道而遇非其時亦不能首出也易重時位自後人並提德位其弊遂將位字都抹去且有以位訓德者謬甚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漢魏象辭或有寔象或有假象寔象者若地上有水比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也寔无此象假而爲義餘可類推雖有寔象假象皆以義示人總謂之象也

大全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

彖列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語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包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分爲之象〇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无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強不息至慎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名之象也凡此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〇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因見得天行之健然不止以日計也若云今歲一周而明歲又一周亦可本義特舉其大意而已〇非至健不能也味此一句正合程子所謂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者然則不息意在天行字內然又須以地勢坤來對看不必十分分析故曰健兼用言則有體在矣〇此以字與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之以字同言其能用也不必做方去體易說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哉皆失其旨矣〇不可分自強體下乾不息體上乾天行健三字已自不分上下體了蓋是合上下體而謂之天行健也故自強不息一息則非強矣自強不息乃所以全天德之剛乃所以體天行之健強也健也剛也一也故不宜分〇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當矣諸卦放此〇自強不息即君子一身之天行健也此正是以人當天處自此以下又是人事中六十四卦象也究竟君子自強不息之實亦不外乎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而已四德何所不該此便是全其天德之剛也

附錄天文志唐僧一行云日行一晝夜行天上下周至南非

極之中適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行則過日一度為三百六十六度四分日之一故易言天行健人一呼一吸為一息準日法亦一晝一夜有三萬六千五百餘息○聖斷云象之為物本草言其身備百獸[illegible]有分數又曰象以十二種肉配十二辰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則其為物近于得天地之全氣者又有與時偕行之義焉爻言其變且廣大悉備而不可為典要象其近也已故聖人取其字以明爻

愚按本義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句是朱子推原其所以能自強不息處明人之不能自強不息者人欲害之也不可硬插入本爻自強不息四字一串意猶云至公无私健而无息耳原孔子之意只是要把自強不息配天行之健初无一層工夫一層效驗之意作此題者若將不以人欲句填入本爻便與天行健意隔幾層了虛齋說是○君子字該得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也於坤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

易解陽為九下謂初惟陽也故稱龍惟下也故稱潛此示人以玩辭于象之則

蒙引陽以陽爻言不必謂陽氣

彙徵此孔子所作小象之傳亦謂之象有推原其旨者有直解其義者有單舉其一辭者有徑述其辭而轉加一二字者有發明其意之未盡理之未明者總以發明爻義也○此二句揭一陽字便見是人之龍便見其當用而爻辭戒以勿用者以時方在下位未可見之施用耳

愚按此是推原而發明之者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大全盤澗董氏曰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之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

蒙引施字程傳本義俱无音註宜作平聲讀蓋中庸所謂德之所施者博也依程傳云德化及物其施已普則讀作去聲似亦通也

愚按此直本其辭而發明之者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蒙引道字輕本義云重復踐行之意蓋是解貼出反復二字之義如此不可認作反復乎道也反復有來來去去不自休廢之意所謂往來于懷亦此意又復家曰反復其道此道字俱不可認作道德字說即此是証也此言所謂終日乾乾者只是箇反復道也語意如此

愚按此是單舉一辭而全發其心事者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蒙引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惟不必于進則其進以時矣故進无咎也○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一說九四雖下而上可進之意居多但猶在上之下故不必進也今日進无咎孔子許其進如此說亦似好聽但于理似有礙孔子何為獨許其進周公何為不遽許其進周公之意局則孔子失於進促矣孔子之意斷則周公失于狐疑矣大抵進无咎也一仰是承或躍在淵言非決其疑也

愚按此直舉爻辭而特加一字明之者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二之施以德言五之造兼德與位言所謂作禮樂也

愚按此但就爻辭而申釋其義者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字不可久釋有悔字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雲峯胡氏曰乾上九陽之盈盈則必消故不可久坤上六陰之虛虛則必息故稱龍焉

愚按此亦就爻辭而明解之者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

蒙引君子自強不息亦不過全其天德之剛耳如何又以為

不可爲物先葢天德之剛乃專言之天德也專言者舉其全體固自无所不該矣故責于自強不息之剛天德不可爲首則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邉道理耳故不可爲物先○此天德猶云陽德也不可爲首言不可以剛爲主也此爲首之首字與爻辭无首之首不同无首以象言首尾之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爻辭首字初無先字意也不可爲物先物字廣說如與衆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便是爲物先先卽先迷後得之先也天德天字要看得重剛者天德也柔者地德也天德不可爲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葢六陽過盛了故六陽皆變而吉

【】愚按此單舉一辭而釋其所以然者○朱子曰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群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爾非謂天德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誰爲首乎據此曰爲天下先者亦不是專就人君說君子之於天下也葢皆指人君用九本義說得意

自庸至文言方專就聖人與君道說暴勝之云凡爲吏太剛則折亦此意愚故於大象釋之曰君子字該得固廣也

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蒙引天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象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之小象者明其爲世俗論也在朱子必不肯稱大象小象名目○天行以下指到不息字潛龍以下指到天德不可爲首也處或曰天行以下指到君子以愼辨物居方潛龍以下指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非也何以斷之曰爲此下有後放此三字在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

【】大全朱子曰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

智皆從這裡出故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會是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便所謂利○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爲正恐未足以盡貞

之義須是說正而固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彖引文言二字之義猶後世所謂釋文也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蓋彖傳象傳已釋其言矣此篇又申釋其言也○元亨利貞此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

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又見乾字所該者廣也○此純以天德之在人者言元亨利貞即當作仁義禮智四字看决是主人之四德說不可以上四者屬天下四也方屬人四箇者也字氣勢自相照應○善之長兼得之最先統之最完二意亨者自元而後凡宇宙極嘉美的道理如三千三百无一不會聚于此故曰嘉之會利者自君臣父子以至事物細微悉處置得宜是正人心之裁制到油然恰適處故曰義之和貞

者知其正而固守之萬事從此有箇主張而千變萬化皆不外此故曰事之幹四者皆性體未涉工夫元亨利貞四字只提掇起下正指其實而言之重在長會和幹四字○此節第一段言元也者統四德該百行是乃衆善之長也亨也者左準繩右規矩是乃衆美之會也利也者上下彼此各得其分義之和也貞也者正而且固而事以立事之幹也

愚按兩美相接之謂嘉凡所聚皆美處兩相交接是亨○利者義之和也明利即義矣聖人之意以爲利與義相反者也

樸同樸凡器未成者皆謂之樸

今義乃爲人之利何歟故爲之說曰利者非他卽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爲未盡也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嚴也卽仁之制也不和則義爲仁外物矣所謂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此其義之最著者也○訂詁云木旁生者爲枝正出者爲幹後人改以木又器之材樸總爲之幹如弓幹是也○元許衡云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元亨利貞蓋六合之間无時无處无此四段通大運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一日有一月一日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

物其一生一成皆自分此四段乎若拘於四時則物亦有春夏便結果者是无利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或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

大全朱子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而有博施濟衆之功故足以長人如克長克君之類是也○

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鬪湊到此故謂之嘉會人之修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故曰嘉會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又曰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程子云義安處便是利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初若不和之甚

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无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是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雲峯胡氏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守於中前四句皆以理言而嘉會則言用義以理言而

幹事則爲用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也後四句體仁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用以及理也

〔一〕蒙引此節見四德雖人所同具而惟君子能爲全體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之矣利物足以和義則利之和我得之矣貞固足以幹事則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第二段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者無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所行者無一事之非

仁則仁自我而出而我其仁之體也此之謂體仁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長即君長之長所謂仁者宜在高位仁本无體君子其體也○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蓋會者衆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爲難如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于此不得于彼非嘉會也得者十百不得猶二三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際以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輻輳得來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

人事儀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道理至爲纖悉具備故人必嘉所會乃合禮講此題者須先提掇禮字在前○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闊許多嘉美一時闘湊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于三千三百之多周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利物者蓋物有萬類莫不各有定理君子則以物處物使各得其宜也利物足以和義則利外無義矣義外亦無利矣外義而求利惠王之言利也

外利以爲義楊氏之言義也使物各得其所利而无少乖戾是謂之和和非有心爲之者蓋義中自有箇和不得于義未有能和者也○夫義之爲德也發強剛毅主于有執宜若不和矣故君必尊於上臣必恭于下男必正乎外女必正乎內其分截然安在其和哉然君尊于上者君之利也臣恭于下者臣之利也男正乎外者男之利也女正乎內者女之利也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其守分之嚴明既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則

其思意之浹洽自足以相固結而不至於相戾矣蓋和不生於和而生于嚴也和自利生也○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非只是一件貞固便百事都立了○此四句重體仁嘉會利物正固上內有盡性工夫下特指言其能盡性爾

愚按四足以字與中庸足以有臨也等句之足以同言其寔寔備具此等道理特未及說到效驗上去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大全建安丘氏曰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蒙引第三段謂夫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是君子有以行此元亨之德矣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君子有以行此利貞之德矣然此元亨利貞四者而非有君子之至健則屈于物欲而无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者屬之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言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者此也無君子則亦無四德矣此所謂行四德即上文第二段云云也○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相重叠矣○此一節凡三段首段言四德之在人二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段言君子所以能行此四德其末句乾元亨利貞亦不必謂是天之四德此節聖人是以君子當乾以仁義禮智當元亨利貞末句云故曰乾元亨利貞者舉經文以寔之也非謂以人事而合天德也

愚按上象傳以天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天而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此文言以人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利貞為君子之四德末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是舉君子以證經文不是以經文證君子也

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蓋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按左氏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至十二年而孔子始生上距穆姜十四年

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辭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其言比今文言纔易
數字則知四德之論蓋古有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特
夫子繫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
故削其辭而附於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樂行憂違兩則字卽所謂用舍無與于已
行藏安于所遇聖人之事也

蒙引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故曰
神明不測之號自不易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
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不易乎世謂不為世所易也如
舉世皆溺矣彼則能自潔于衆溺之中而不變其所守也不
成乎名蓋凡挾一才負一藝者率欲出而成名於世而初九
則恬然退處不出以求成其名也成字作活字看○不易乎
世舉一世言也不成乎名自所長言也遯世亦舉一世言
不見是亦就所長言總歸於德遯世不見是非難无悶為難
龍德之隱正在无悶上不見是如吾有才而人不以為才吾
有德而人不以為德一言之當而人不以為當一行之善而
人不以為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九二爻亦然但一
節深一節矣○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平說初九何嘗

有樂行時若論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
也樂行一句特以起憂違一句而兩箇則字如孔子謂顏淵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亦何嘗有用
行時但道既在我以舍而藏者用之必能行以用而行者舍
之必能藏耳○確乎其不可拔畢竟只是憂違之操不可拔
考于小註及進齋徐氏兼樂行憂違說恐是未定之見○遯
世无悶二句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
遯世无悶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

而後盡

[]乘後龍德而隱一句是提綱語下皆相承說去節節揄揚他好處出來見其為龍德也

[]愚按此六節是夫子假設疑問據初九諸爻位而發端則是曰字當連讀在下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大全程子曰撤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朱子曰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蘭氏廷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隆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包犧心畫而寔天地自然之理也

[]蒙引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同一聖人耳其在初九則人但見其德之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與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而已至於九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已章顯于世矣故人得見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皆時位為之也所謂有隱顯而无淺深也內卦以德學言然亦有時位在○閑邪存其誠言其德已盛已無不信不謹矣而猶閑邪以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也此與修辭立其誠同一句法閑

邪即所以存其誠修辭亦即所以立其誠○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為善世也而所以閑邪存誠无斁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者博也要見得是出潛離隱澤及于物之意其德之所以博及於物而物皆為之化者无他亦只是庸信庸謹云云者耳蓋无一言之不信无一行之不謹又无一念之不誠无一德之不周則事皆天理而人自被其澤自蒙其化矣豈必別有恩義之施哉講化處要有斟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分上事然上文俱是龍
德惟此一句見得是正中作者要見得非其時位之正中僅
如初九之潛焉人亦无由被其澤而化矣○此條語意相承
謂庸言至無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至無事於謹矣而亦
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至无事於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
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
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為善於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
謹者閑邪存誠者猶歉然若不足也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

也故其德之廣被而物无不化焉
愚按閑邪二字最易忽到得聖人之德處自無邪可閑方是
乾學講者一有模糊便與坤二敬直功夫無甚分別矣作文
字全要說得自然正見聖人之敬不忘於德盛之後纔是他
既聖後涵養工夫此乃不思勉中致慎坤二固有擇執中加
謹也乾學坤學分別界限在此此正所謂持危以防微者是
也○君德係承德博而化言○彙徵云龍德而正中言以龍
德而正當潛躍之中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大全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甑燒廬舍
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斯殺忠信便是有
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又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
見得積在此而未見于事之意○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口

无擇言逢事便說忠信亦被汩沒動盪立不住了若一一
要實這工夫自是大○進德修業乾健工夫直內方外坤順
工夫○德則日進不已業則如屋宇未修則修之既修則居
之○又曰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厚齋馮氏曰此
言進德修業忠信辭誠知至知終以明終日乾乾夕惕若之
實也○雲峯胡氏曰忠信主于心修辭見于事主于心是德
見于事是業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曰至曰幾
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語類問可與幾也朱子曰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巳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巳到彼則不爲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

蒙引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着一箇心爲之主惟心之所主者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于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于外者修矣○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從知上來須要曉得德業是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故曰

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無以居之誠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修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无事无箇存主處二者總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直內之事修辭方外之事○此忠信把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內而主於心者信字只解作以寔之謂○能修辭然後心中所得的道理有箇安泊處故曰立其誠修辭立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爲不妄也修辭之要在於敏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業乃事之就緒者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

也○知至至之以心言知終終之以事言至之知得到也終之行得到也○至之者志向事上去但未見于事也終之者事做到成就而守不失也此德業之所以分亦德業之所以貫忠信修辭亦可以此認之○知理之所在而心必之焉是爲主忠信知理必至是而後爲到頭地位遂守之不移是之謂立誠○知至至之總意此兩句全以兩知字爲重蓋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此則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心焉則可與幾而德進矣又要先知修辭立

誠是如何然後修辭以立誠焉則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以知行先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未必是本文之意本文下句一知字豈始以對上句而無所當哉○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德修業者能之○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此二句自不重疊蓋以本文必兼言居上位在下位者以其可居上亦可居下也○此雖以進德修業之效言不拘於位但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爲在下位矣亦有位

在下者則九三又爲居上位矣若於初二亦不兼言居上位若于九五亦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故乾乾因其時而惕謂終日乾乾然至夕若可少息矣然時猶當惕也故又因其時之當惕而惕焉

愚按忠信所以進德也四句泛論修進之條件不外一誠下就君子用功說得力在知字是推其乾乾之心語意若云君子惟知德之極至處不出此忠信而內焉務主忠信以馴至之則誠自能神明中所得精微玄妙其幾已在我故曰可與

幾即可與權之謂非知幾也幾即至字即德之神也君子知業之終究處不出此立誠而外爲務修辭立誠以終窮之則誠原道義之門誠立而舉天下泛應咸互之理渾全存聚於此身故曰可與存義非精義之謂也存義便造到業之歸宿處業即終也知至知終總是忠信立誠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正乾乾時惕寔落工夫講作神化玄幻者大謬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蒙引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不重疊○四之上下无常以迹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幾於爲邪乎然其寔則非爲邪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四之進退无恒猶似乎獨離其群者彼初安于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欲進焉不曰離群乎然其寔則非離群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本文大意如此○上下无常其迹有似乎爲邪而心則非爲邪也進退无恒其迹有

似乎離群而心則非離群也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君子之志在於及時此其所以雖無爲邪離群之心而亦不暇避爲邪離群之疑也欲及時也故无咎无咎只在時之一字上○故无咎通言非爲邪也非離群也欲及時也○九三備矣一句若做進德修業之義已備于九三則與下句此則欲及時而進也語意不相應須從舊說且有朱子小註可証此須以三四做一箇聖人而時位不同者○外卦以時位言進修无工夫明矣

彖微上進釋躍字義下退釋淵字義无常无恒釋或字義非
爲邪非離群釋无咎義○恒卽常字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全朱子曰夫子于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臨川吳氏曰先以聲氣水火風雲六句爲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說正意已盡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諄諄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三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
易疏飛龍在天者言天能廣感衆物衆物應之所以利見大人因大人與衆物感應故廣陳衆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覩以結之也同聲相應者若彈宫而宫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此二者聲氣相感也水流濕火就燥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于地先就濕處火焚其薪先就燥處此同氣水火皆無識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發初言之也雲從龍風從虎者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此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無識故以次言之漸就有識而言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此二句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是有識感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養生之情故相感應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者在下雖陳感應惟明數事而已此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感應之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無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于下也則各從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各從其氣類共相感應此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
蒙引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類也又是言所以聖作物覩處故本義用箇故字○萬

物覩之物字當人字看○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興則雲集虎嘯而風生仔細尋求其理乃只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也蓋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渾是雲氣所在龍乃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爲雲從龍也若飴自無雲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決不起此爲雲從龍陰風肅殺之氣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爲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鳶先風而翔蟻先潦而徙不可謂鳶能召風蟻能召雨潦也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既作則自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者矣天下士民安得不欣然而快覩○雲從龍風從虎等與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者皆非有心於從之也

【訂詁】同聲相應如一雞鳴而衆雞皆鳴又如昔人擬蕤賓調而蕤賓鐵躍出是也同氣相求如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於月是也流濕就燥如內經云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

【】愚按本乎天者親上二句是於正意外槩觀天上地下的物理以推論其所以然還是加一重意思同聲相應六句不過指其一二端而引起之使聖人作而萬物覩之下若不把此三句來足其所未備便於天地間物理有不盡即於作覩之故有未詳聖人說話自無遺漏據蒙引引辨動植諸說以動物朱子小註專指人類言又或謂兼有禽鱼紛紛不一平心思之若以動物專指人類則於聖人作而萬物覩句又覺重複了况上下交通是以物類比况人類之相從也本文二句原自渾渾泛泛說物類所該自廣觀下各從其類可見朱子小註似不必拘泥○通上下文勢讀之連聖人作而萬物覩句與上六句一例俱是釋文體但語意於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似說中正意耳觀此第二節初二三四上爻俱就爻義一事

論惟此爻廣引畧舉中間插此一句是正說究竟是孔子推
論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而申釋之後來作者便配爻義
如大學止於至善傳穆穆淇澳諸詩作文竟入止至善不作
咏嘆引釋體者同一鶻突看過了頗與同志者共參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蒙引意若曰上九居一卦之上至貴者也然凡所謂貴者以其有位也彼則亢矣故雖貴而无位居一卦之上亦至高者也然凡所謂高者以其有民也彼既亢矣故雖高而无民九五以下諸侯布列其下是賢人在下位也凡樂有賢人在其下者以其爲我之輔也今則以上九之亢而莫有輔之者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則无以承其下无輔則更无以自立于上身孤而業廢所謂來之坎坎何可久者故動而有悔无輔非有无之无謂莫爲之輔也

愚按爻辭止言有悔本義特添出動字正從此處動字生出也是故講爻辭有悔處動字且慢些露

一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節畧言在下位也其位下故于龍爲潛也此蓋陽在下也陽氣潛藏緊無異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蒙引文言前節龍德而隱者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申象傳之意至此又約其旨而申之

見龍在田時舍也

蒙引味本義未爲時用之義似有斟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非爲時所棄也故不曰不爲時用而曰未爲時用之義因本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亦不得已焉耳故依本義舍字似當讀爲上聲

終日乾乾行事也

蒙引終日乾乾行其所行而不自已也亦與時偕行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蒙引九四所謂或躍在淵者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决也此所謂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修業九三備矣其在聖人則以謳歌訟獄之來歸天意人心之畢集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蒙引言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

愚按一說不曰治而曰上治見萬國咸寧之化皆在聖人修身繕性中其治皆歸之上也依此似說後一層的治字必從

直吏反如程傳讀方可究不若本義作平聲自正大可從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蒙引以其處位之窮窮則災生故曰窮之災也

易緯窮謂亢災謂有悔夏暑極曰亢冬寒極亦曰亢寒不亢不生暑不亢不成其亢也天則固然於龍何病焉故以為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所以與他卦不同

蒙引六爻皆以聖人明之而本義于此獨言君者對下句天下治言其寔是言聖人也孔子之意蓋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也乾元之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泥用九為乾卦六爻之變者非矣○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君道剛而能柔則所謂王者之无偏无陂无反无側者矣天下安有不會極歸極而蕩治者乎○

或曰乾九五无柔將不能致天下之治乎曰中正便剛而能柔矣或又曰六爻皆以聖人明之亢龍有悔亦聖人乎曰在聖人則時雖亢亦不與俱亢所謂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乃所以乘乎龍之亢者也愚所謂自隨時而制之之義者此也若潛見惕躍以至於飛則皆愚所謂隨時而順之之義者

愚按此乾元用九就當君道剛而能柔不可於乾元用九之下方著君道剛而能柔正猶于元者善之長也元就當仁更

不可於元者之下方著仁字○訂詁云人體乾之元用乾之九至誠惻怛之愛常流行于𠗚果嚴肅之中則張弛有則寬猛得㝎不𠗚不柔敷政優優而天下治矣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易疏論六爻之人事

彙徵再申前意却不重爻辭只重申象傳及前文言之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爻解陽在下也以爻言下也以位言此則以氣言言陽氣潛藏正陰氣極盛之時天地閉賢人隱所以勿用此以下又聖人歌咏乾道之意觀其句皆四字有音韻可知矣

蒙引此自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陽氣潛藏乾道乃革俱就爻位上說但潛龍或躍則皆指聖人也此特著其所處耳○陽氣潛藏亦據一陽畫之在下者而言總是明潛龍之義故亦歸在下之聖人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大全厚齋馮氏曰文謂物之鮮榮明謂化之光顯

蒙引言天下之人被大人之化澆漓者變而為淳龐剛薄者化而為敦寬語其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文而明也語其國則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文而明也此所謂百姓昭明也所謂民德維新也文明一類字猶潛藏二字亦一類○天下文明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化則文明屬大人而不屬天下矣此亦當辨

觀象因此爻變離故以文明言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大全臨川吳氏曰行即行事之行時當如此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大全林氏栗曰初潛龍勿用而四乃革者言革潛為躍也

蒙引或躍在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發其取象之意耳○問此所謂乾道何謂也曰凡易一卦一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卦則為乾道也乾卦六爻文言皆以

聖人明之則乾道卽是聖人之道也聖人於或躍之時亦爲變革也

易集革者離下内卦之位升上外卦之位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蒙引乃字似亦有意蓋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尊位者也○此以天位爲天德有是德乃宜居是位也諺六三以食舊祿爲食舊德有是德乃宜享是祿也○據此位乎字可證諸彖象傳所立字皆當作活字看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大全隆山李氏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進齋徐氏曰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者過中非德亢則有悔故不言德

易集時當亢極而我不知有退之道乃與時而偕極所以有悔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大全臨川吳氏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无過不及者也

蒙引言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于此見矣蓋剛而能柔天之則也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卽天德所在矣故云乃見天則寔以聖人言其本義云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則二字所由取處如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以天理自然者言不着人也至於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而章句曰則亦天之道也却是指聖人矣此云天之法

也本是說天其本文云乃見天則則是天則於聖人見之矣○三百八十四爻皆以人事言則此所謂見天則者寔是就聖人言也本義云剛而能柔天之法也則明乾元之用九所以謂天之則也則是準則有不踰矩之意○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此句要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猶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安頓在應地无疆之上蓋因是地之德安而且貞故君子之安貞有以應乎地之德也因是天之法剛而能柔故聖人之剛而能柔有以見乎天之法也朱子言剛而能柔天之

法也惟恐人不知天則之爲剛而能柔也言安而且貞地之德也亦惟恐人不知地德之爲安而且貞也而或者因此註謂子此假是純以天言亦不容之過矣○風雪之餘繼以陽春摧剝之後繼以發育此天之剛而能柔也而聖人之剛而能柔有柔以濟其剛者象之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大全雙湖胡氏曰文言釋六爻凡三節第一節似以德言惟上爻又似說位第二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位三以上又似說用第三節却全似說時亦畧有分別要之朱子所謂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蔡氏曰文言前七段以人言此七段以天言

易疏論六爻自然之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注云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

蒙引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于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于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卽此段觀之亦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同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之言皆莫致哉文不相蒙意寔相屬○此條時文講語云乾元者稟於一鼓而爲萬化之權輿機緘一泄而爲百物之朕兆胎而化卵而伏者皆于是乎資始也勾而萌甲而折者皆于是乎開先也然不始則已始則必亨胎者以息而漸長卵者以翼而能奮甲折未幾而發榮勾萌未幾而條達理勢自然也

蒙按大哉乾元以天道明之元者善之長以人道明之此又以物理明之言乾之中而有爲元者何在乃在物之肇其始而漸漸通達者也下而字妙生生之氣由微而著而成有漸次无斷續貞下又復起元無一息之間斷矣

利貞者性情也

大全朱子曰明道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此辭說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跡處爲貞○建安丘氏曰乾以

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
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闢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爲四
時合而兩之則爲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雲
峯胡氏曰夫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釋
彖分而二之者也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
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斂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
於此而見之乾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是
者也凡性情並言昉於此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

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注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利而貞者必性情也
易疏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
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則不能久行其正
彖引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虛而用下句以足之亦解經之例
方元亨時要非无性情也但生理未足寔理未完故必至于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耳本義但云收斂歸藏便知以物
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若究其極則四德惟

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皆
朱子之定說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全朱子曰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
利貞而已問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乾則无所
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又如言利建侯利涉大
川則言所利矣○雲峯胡氏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
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自

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
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于乾利貞
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
可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彖引本義云始者元而亨者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
貞也講時此句全用不得以入大矣哉亦非也蓋乾始能以
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便見得一箇大矣哉不必添本義云
云然後見其大也○不言所利者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斂却

神功寂若無也便見貞意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此又是別一說與上說不同故以或曰隔之本義謂乾始不自言其所利也或曰之說言字是指卦辭○元亨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在天之分數多利貞者物之已成理之已立在物之分數多朱子以元亨猶在乾而利天下不言所利則已有箇物在矣故如此分正以繼善成性分四德也○乾始能以美利偏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

[ ]愚按此條直承上二節而贊乾元之大以釋統天之意不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也只渾輝一句讀去自佳細味三句十六箇字此中自有一段攪口不斷的神氣作者不必如本義太分析然本義所以分析者恐人迷失了亨貞字意○不言所利一說還是說結果成就而不可名其所利爲是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 ]大全雲峯胡氏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本義云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何也本義之意蓋謂剛健皆體也健則兼以用言爾以質言則有一定之體以性言則有无窮之用中者其行无過不及用也正者其立不偏體也純者不雜于陰柔指剛健言粹者不雜于邪惡指中正言不雜於陰柔似專指剛而言不雜于邪惡似專指正而言本義之意皆以體也

[ ]易疏此正論乾德不兼通元也

[ ]蒙引亦只就上文說蓋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元無所屈撓無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且當元而元元之末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末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无過不及處中也且元自爲元亨自爲亨利自爲利貞自爲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哉要是極言以申贊之耳純者剛健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于陰柔

一則曰不雜于邪惡○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是就四德之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爲德處說有不相倚着之意或曰行或曰立姑用解字義云耳未見皆指四德曰非也下句卽承之曰四者乾之德也豈四德之外又別有所謂乾德者哉○或謂元亨利貞四德是乾之隨時而異其名也乾是元亨利貞之渾淪而總其名也愚謂乾則有

元亨利貞非卽是元亨利貞也兩箇乾字似無不同○大哉乾乎只是一箇乾只是一箇四德何處是剛健又何處是中正又何處是純粹精蓋乾德只是一樣而已但贊義之辭有不能一二字盡者故首以剛健二字贊之見其猶未足也更着中正二字猶以中正二字猶未盡也故更着純字更着粹字又更着精字反覆贊詠不能自已也非聖人知天地之化而與之默契無間洞然無遺焉亦說不到此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備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時乘六龍以下則爲九五而言也

易疏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也

蒙引舊說發揮着力說言其揮布在此也○近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乾字發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曰六爻發揮可見只是爲時乘六龍設矣卽彖傳之六位時成也

況贊乾而至純粹精也則至矣盡矣不可復有加矣乃又以六爻盡四德之義何哉又聖人之四德自是以治功言亦不必于六爻上分屬四德如初九至九二之云云也○旁通情也信是曲盡事物之情矣若使但有初九九二而無九三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无上九是尚未能曲盡乎事物之情也今既發揮出有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者皆該括曲盡而無餘矣而聖人之時乘以御天者其有外于此哉此

理甚妙此理亦正大而精密看來非鑿說也此處但用不得潛見惕躍飛亢等爻辭意思大抵此一節申彖傳之意逐條全用四德貫情是乾之情即上文云云也言情則該性情則德也體用一原也

愚按此固起下還以承上何玄子云情猶言用也乾德主健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方其無畫之前隱而未洩及有三畫之後洩而未盡至于二體兼備六爻陳列然後曲盡其情而無遺也據此則情字還主乾之情說爲當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彖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乃聖人之德澤也雲峰胡氏曰彖言元亨利貞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行中也彖傳言雲行雨施屬之乾而文言以屬之聖人乾之功固在聖人發用內也

蒙引雲行雨施正是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之功也利貞總在天下平一句內

愚按此節首從物理極贊乾元而復以聖人體元之功收結正與彖傳首章同法大抵以天道明乾而乾有難盡以人道明乾而乾有莫加至以物理明乾而乾愈如是其莫窮聖人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莫非一元之運用也此乾之所以冠六十四卦而大也此段重取時乘御天雲行雨施前辭畧點掇一二字增多少咏嘆無非贊美此乾之義語氣原是乘龍御天天下平了中間插入雲行雨施一句安頓處全要融浹

或曰此條語氣一直說下不必添箇如字似更直捷愚謂不然時乘六龍以御天內已有天下平了正如乾元內已有箇亨在但人知聖人之元與利貞而不知其一段經綸盡在亨行處故著句雲行雨施此處若滾說便如何安放本義則如字斷不苟下正是從時乘六龍以御天內宛然想像出箇雲行雨施天下自平了光景示人者使撇去如字則時乘六龍句竟屬重複語不知朱子下則如二字實從本文一也字擬來但作者須會如字意從本文也字宛轉波瀾全要說得聖

人體元之功用無事非時無時非天而天下自平於旋轉之內正天聖合一處亦正乾元結穴處愚故曰此條以聖人收結正與彖傳首章同法也但彼是以聖人分配結此則以聖人單拈結也贊法固同然亦是于天道物理處見聖人耳

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易疏自文言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爲第一節此一節復說乾元四德之義爲第五節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

蒙引言君子之所以爲行者以成德爲行也夫既以成德爲行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以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如此說意思自員活○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无不窮知无不至心无不正身无不修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澤民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者本也行者用也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君子以成德爲行此君子字泛言是以君子弗用也另提出此君子與九三之君子終日乾乾皆指占者言兩君子字較分明○潛之爲言也與亢之爲言一般皆據着爻而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傳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爾

大全朱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于九二故有學問之功坤之道盛于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蒙引理不可不聚而其聚也非學不能學以辨而猶而其辨

之也非問不可寬居是知止而后有定居之安資之深旹節也仁行是慮而後能得取之左右逢其源旹節也學以聚之天下之理散在事物之間或在方策之上君子多聞多見或誦詩讀書考今論古之類皆學也所以聚夫衆理也然所聚之理有是非得失爲有精粗本末焉又必上問於師次問於友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何者爲精爲粗何者爲本爲末辨之必欲其明也至于是非得失各有所歸本末精粗无所不盡則須寬舒心胸以居貯之使衆理之蓄於吾心者淵涵海貯而不見其涯際也此皆學力所得乃其居之安而資之深者然也至于事至物來之旹則須行以仁蓋仁者常理而无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要當于理此决是不可易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言者亦爲不切○問辯者問其所聚也寬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者行其所居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沒明二字疑再言

說九二之爲大人言九二卽大人也前云言君德也者什大人之爲九二也言大人只是九二非他人也互其辭以相發也未爲君而謂之君德卽所謂大人之事備矣

〔〕彙徵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居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旹而惕雖危无咎矣

〔〕蒙引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卽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爲申上不中字也若做申上不中字則本文爲重而前本義居下之上一句亦贅矣

〔〕愚按節齋蔡氏曰在天五也在田二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大全雲峯胡氏曰九三九四當合看復之六四曰中行四居五陰之中也益之三四皆曰中行三與四居六爻之中也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而文言以不中稱之非但謂其不中

也謂其重剛而不中爾盖下乾之剛以二爲中三則重剛而
過乎中上乾之剛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
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
爻所以皆无咎也
[ ]蒙引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卽本義
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也○九四剛而不中此是文言所取朱
子本義只曰九陽四陰其不中之義則畧矣本義下文居上
之下一句卽是文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之義○

九三之不中是就居下之上取九四之不中亦是就居上之
下取然意俱指性情上說故與本義下句居下之上居上之
下以位取者意不重疊重剛自是重剛不中自是不中重剛
是性質過剛也不中以人事言是用不得其當不當剛而剛
者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又是以位言不可謂是中不中意
若以不中爲重剛則九四非重剛也何亦謂之不中歟若以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爲不中則不中二字當連下文讀何本
義乃曰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歟豈本義居下之上四字特以

申上句不中二字之義耶此理可推○九四以剛處柔使是
用剛不得其當處故亦謂之剛而不中盖九三之重剛不中
失之太過者也九四之剛而不中失之不及者也故均謂之
不中盖但有中便有過不及故凡說中處便要把過與不及
處來相比方論說○或者疑而未定之辭[illegible]子云吾將仕
矣註云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皆非從傍人說也只是解字
義云耳皆是謂九四自或之也
[ ]愚按何玄子云三四二節皆推原所以憂疑之故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
[ ]大全程子曰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臨川吳氏曰此
雖兼地言之盖以其主宰之理而言○天地以理言故曰德
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雲峯胡氏曰
九二九五亦當合看九五利見之大人卽九二之大人然大
人之所以爲大人其工夫正在九二上至與天地合其德以

下是釋大人之德乃學聚問辨之極功也九二大人於道不容不用力至此則以道爲體无所容力矣

陸傳如禮以義起而達之天下又如制耒耜造舟車作書契之類皆先天事也又凡聖人行權非先王之成法非經常之所有而于理无悖者亦先天事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而我惇之天秩有禮而我庸之天有是理吾承而行之也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即書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卜筮協從之意

蒙引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爲體以道爲體只是無私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亦無私則道在我而實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不合矣○夫天人者本義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九五之大人本是有德兼有位但其所以爲大人者則不以其位而以其德也與天地合其德以下純以天德言大人造也大人亦然以德言也位在造字上天位之天以形體言先天後天之天以道

言○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處便是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謂此天既爲了我便是後于天即依而爲之是吾奉乎天時也天之道時爲而已矣時即理也易經盡說天時如應天而時行承天而時行之類莫非理也天且弗違不必兼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弗違就該得後天而奉天時矣猶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就該得五十者矣前有該兩意者非是○況于人乎不必說是人自利見之爲下句況于鬼神乎說不得了

此與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一同无可見其非爲利見字設也況於人乎言而信行而說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況于鬼神乎鬼神格卜筮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也○況于鬼神乎與上鬼神合其吉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司存如風雨雷露及草木所以榮悴之類皆鬼神爲之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大舜之烈風雷雨弗迷亦當有鬼神呵護翼戴之理蓋聖人之德神所依也○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就是這箇鬼神附着著龜告人也

故曰可與祐神○

象後以形體言合其虛靈无私之德以庸知言合其无私燭照之明以施政言合其張弛闔闢之序以賞罰言合其福善禍淫之權自其稱天所未有之事曰先天以其不外天所原有之理曰後天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大全厚齋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雲峯胡氏曰初九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二句

釋一潛字而言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上九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然後不至於亢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大全厚齋馮氏曰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蓋進退存亡者在我者也得喪則效之見于彼者也○雲峯胡氏曰天數中於五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于正其意深矣○蔡氏曰唯聖人明足以察幾道足以貞遇自不至于亢非善處亢也亢則不可善處矣重知字正是消息盈虛之至理然不失其正四字正所以成其知蓋他人之知或落於計較趨避之私唯聖人據理處置貞元之用如環无端非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不能故再言聖人以贊之○朱子曰潛見惕躍飛亢看來人處大運

中无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裡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裡則將那道理處之

蒙引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爲理勢之自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極而思退存而不忘亡所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是聖人无卜筮而知吉凶處

此上六節後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蒙引看文言申彖傳雖是反覆申言其實前後亦互相發第二節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曰下也明前之云云總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塊然于下也時當潛也借曰之爲見爲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而時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繼則云時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猶是在下之大人未得爲在上之

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脩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末則推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修及時之意爲詳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本其爲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末則詳言其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旨也○如九五首言聖作物覩之理最盡猶未及其治功次則

言居上治下也又則次言其位乎天位位與德稱乎其爲人所利見也末則極言其德之盛道之大以見其所以爲大人者非偶然也○如上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次則本偕極宜其災也末則教以盛滿自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皆有以相發明相補足之意

周易說宗上經卷之二

宛平 閻鉟爾爲經本
甬上 萬經授一新定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大全朱子曰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本無四德底意彖中方有之○問牝馬取

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爲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貞吉○節齋蔡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明其爲乾之配也○廬陵左氏曰巽離坤兊陰之朋也乾坎艮震陽之朋也○雲峯胡氏曰乾言利貞貞則无所不利矣

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與下文主利之利不同陽主義乾有剛斷意陰主利坤有隨順意又輕清主義重濁主利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爲貞者健之守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爲正上已詳明牝馬之貞安貞句欲人守此貞而不變也○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坤

雖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中占辭也

【】易疏此文王於坤卦之下陳坤德之辭蓋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言地之爲體亦能始生萬物各得亨通故云元亨與乾同也利牝馬之貞者此與乾異乾之所利利於萬物爲貞此唯云利牝馬之貞坤是陰道當以柔順爲貞正借柔順之象以明柔順之德也牝對牡爲柔馬對龍爲順不云牛而云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於龍

爲劣而亦能廣遠像地之廣言
蒙引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地之爲體盡畜得天所付許多氣
而造就出許多物來人但見萬物皆發生于地之上而不知
其所發生者實本於天之氣之畜於其中者也故地爲耦數
此其大者也而凡物之屬陰者細者亦無不皆然○坤元亨
自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無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
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利牝馬之貞若牝馬則全是
健若牝牛則又全是順牝馬順而健者也要非順外有健也

其健亦是順之健也故曰安貞○牝馬之貞坤之貞也不似
乾之言利貞矣蓋乾無所不統坤則爲乾所統故先則迷矣
制義則非其所長矣東北則非其所安矣○先迷後得此先
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從
陽則不失安是安其分也○所謂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
謂富家云耳所謂不主義者非謂不可爲義也義主于斷制
陰之才所不足也但云主利便見不主義矣○西南東北不
必太拘泥但往得其地即是西南往非其地即是東北此處

不要說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只是說陰方陽方要味得朋喪
朋字○西南陰方往西南則陰與陰合矣東北陽方往東北
則陽非陰類矣○東北非陰之位凡爲陰類皆不之往而乃
獨往則其不能安可知曰喪朋者明衆所不往也○西南東
北以天下大勢言○安而且貞與安於正似乎不同其寔同
也蓋其所安者正也安字自須還他貞本是正而固也此只
是安于正者以安字內自有固義也○胡氏分合言之說最
當但謂之順乎健不若謂之順而健蓋順而健則與安而且

貞柔順利貞之說相契合若曰順乎健則健在順之外矣恐
非牝馬之旨先儒順乎乾之說只當得一箇順字順而健其
健屬已順乎健其健屬人○安貞吉此結上文之意如後也
利也西南也此坤道之正也後則得利則主西南則得朋此
安貞而吉也若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正也故先則迷東北
則喪朋而義亦不主矣是不安正則不吉也○坤卦辭總是
說坤只得乾之半而已以先後言得後則不得先以義利言
得利而不得義以四方言得西南則不得東北占者不可越

分以求全也只是循分安守便好

[ ] 觀彖西南東北以文王後天卦位言西南乃坤之本鄉兌離巽三女同坤居之故謂之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居東北則非女之朋矣故曰喪朋陰從其陽謂之正

[ ] 愚按盱眙鄧氏云四時天行四方地維故乾彖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彖以西南東北表其維○孔疏云凡言朋者非惟人為其黨性行相同亦為其黨假令人是陰柔而之剛正亦是離其黨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 ] 大全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無所不包至則無所不盡乾之大無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臨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于地而其氣實出于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承之也

[ ] 彖到至只自坤分內言亦到那極處也如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是皆各極其至者也大則無所不統如孔子之謂集大成者也即此二字之分亦見得陽全陰半之理○比大義差緩本當云窄狹今日差緩者就命辭之意言○萬物資生生者形之始始字細認方見是坤元若以坤作成物一句代之則不可○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后一截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雖云兩箇物實則只是一般物也○流形與資生大不

同流者是發生源源不絕之意一箇亨嘉之會都是流形時事也資生特其肇端一處○若徒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則疑於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敵矣今曰乃順承天非唯可以見坤道無成有終之義而乾坤之合德以共成生物之功者亦於此乎見之不然乾有乾四德坤有坤四德而名實混矣分明是地對天不過天統乎地地承乎天○於萬物資生之下就着一句乃順承天便見得生物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已聖人于名實之際其謹有如此夫

乃順承天言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非自爲也乃順承乎大
之施氣至則生耳此坤之所以配乾也○於坤元曰乃順承
天則亨利貞不待言矣
訂詁乾稱大坤稱至大則有不至至則有不大也乾飛坤行
馬之行地无不至也管子曰烏飛準繩有不至焉者矣其於
人事諸葛罰二十以上皆親決之无不至也楊顒譬以作家
耕問奴織問婢有不至焉者矣夫惟有不至乃以成其大也
元卽乾之元乾施之坤受之交接之間一氣而已萬物之形

皆生於地然地非自爲天所施之氣至則生矣故曰乃順承
天乾健故一而施坤順故兩而承此釋卦辭之元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大全廣平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無所不容弘言
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
被含弘坤之事也光大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至乎光大
也○臨川吳氏曰坤德配乾元而能致品物之咸亨者雖乾
之功亦坤之功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蒙引坤厚載物純以德言德合无疆卽指其載物之厚德也
含弘光大是也○或曰據厚字似以形言非也坤者地之性
情者也況彖傳純以德言不應於此獨以形言曰坤厚載物
既謂之坤便非指形矣若大象則曰地又曰勢是指形也至
於應地無疆以無疆是地之德故上用地字无妨也象曰君
子以厚德載物載物亦以德言○間含弘光大何以謂之厚
德曰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矣不謂之厚
德而何○坤之亨正在光大二字上然光大自含弘而出理

勢必然故文字亦然○亨義既在光大二字上而聖人所以
去不得含弘二字者何也曰亨者通也凡通者皆自鬱中來
也不有所鬱安有所通含弘雖不是鬱滯之義其實亦是畜
諸內而後達之於外故曰理勢然也○品物咸亨正是萬物
潔齊物皆相見時候○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隨坤
而亨也如乾卦萬物所資以始者元也則品物流形正是以
乾之亨乃其所資以流形者爲乾之亨也利貞亦然但就生
物上認取耳若四德則全屬乾坤○含弘含而且弘也弘則

所合者廣也○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無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所以合乎无疆者也或于亨言亦可或於元於利於貞言之皆可也隨其所指也如聖人之德亦該仁義禮智後之稱聖人者或只於仁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或只於義之一節而贊其德之盛皆不爲舉一而廢其三也

[訂詁]此釋卦辭之亨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大全]朱子曰彖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句說元亨處却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連下面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也

[蒙引]地類柔順也行地无疆柔順而利貞也但就坤德上說

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所謂柔順利貞卽便是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下句方露君子字則四德之意自全也○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是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是其生物之有終也故爲利貞曰動剛則是承乾之施至于有終處乃爲剛不然不得爲之剛而亦順中之剛也曰德方則是必到各正保合而无少缺處乃爲方不然不得爲之方而亦順中之方也○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爲占此不可不知○孔子之意似以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爲說坤德自君子有攸往以下乃爲占辭○柔順利貞分明是貼上文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見文王所以取牝馬之貞所以能當乎乾之利貞也本義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又曰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蓋惟恐人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二句混看了而不知柔順利貞之爲貼上文耳○柔順利貞此利字帶言此一段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利字意至下文先迷失道乃終有慶方見得明然在坤則自有其利矣故本義云言利貞也○或曰柔順利貞利字不當輕看且

坤何以爲獨不見利耶曰不必如此拘只緣利牝馬之貞一
句不是說坤德而夫子乃以坤德釋之乃是拗着說他了如
何又得四德意思十分分明耶語類明說利貞不分明
考傳馬雖陽物牝則柔順地類也行地无疆則柔順而利貞
也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
矣
愚按下節正君子之攸行處○馬季良云乾彖傳曰御曰乘
曰行坤曰承曰載曰行同取車象以坤爲輿而乾在其上非

乾不運故乾曰御曰乘坤曰承曰載至於行則一車也可見
乾坤並行其爲元亨利貞一氣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大全朱子曰言終有慶則慶不在今矣爲他是箇柔順底物
東北陽方非柔順所安之地自是喪朋如慢水中魚去急水
中不得喪朋于東北則必反于西南是終有慶也○平菴項
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地之
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慶也

易訓上爻見坤之合德於乾此下見君子之合德于坤
蒙引自君子攸行以下只說坤德自先迷失道以下便須言
占○先迷失道迷錯也失道失路也如所謂馬陵失道之道
不作道理之道看葢先不貞也迷不利也曰迷曰喪朋俱是
不利之意不只是失理而已其云失路亦不拘拘在道路只
迷錯處便是失路也失道直貼迷字猶下文乃與類行貼得
朋字○一說失道猶云失則也道字只作道理說不必以馬
陵失道之義例之此說較穩當葢與下後順得常正相應也

義例亦同○乃終有慶言終得一半好也於東北喪朋之下
又添乃終有慶一句者承君子所行如坤之德而云也主能
安於正者言
愚按後順順字即卦辭主利利字與後字平看言後矣而又
順乃得坤之常道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傳家有三无疆葢不同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
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大全潛室陳氏曰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〇建安丘氏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蒙引安貞與守貞不同守字較着力安是安命安分安處善安土之安言心肯意肯而无所勉強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者且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安而且貞地之德也盖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无成而代有終此皆安而且貞者也安而且貞即上文之柔順利貞也如所謂後得主利西南得朋皆安貞之吉也主人事言〇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也下云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證其有合于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但在地德則皆爲安而且貞但在君子則皆爲安于貞本文安貞之吉還作安于正說〇大抵乾只是元以資始便都了其下亨利貞則不過只是此一元所至之景候而已非

元之外更有是三項也此元之所以爲統天也若坤則逐漸成就出來故陽輕清未形陰重濁有迹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〇厚德者寬裕溫柔有敎思無窮容保无疆之意

大全李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衆也

蒙引地勢坤本義所謂高下相因之无窮正是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者此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〇厚德載物此就其擔當負荷之重含容承載之廣言其所謂物不止於鳥獸草木之屬而已凡人民家國及一切所任者皆是厚德載物則君子一坤矣〇厚德載物者仁以行之義以處之使天下蒼生各得其願天下事物各得其理也

愚按君子所指甚廣凡有德位者皆是渾說爲高言君子者

謂君臨上位子愛下民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義皆然但位尊者象卦之義多也位卑者象卦之義少也但須量力而行各法其卦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大全雲峯胡氏曰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卽坤之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

蒙引初六陰數六老而八少陰數進退則多而至於寡故八少而六老陽數進退則寡以至於多故七少而九老○夫坤六爻皆陰也而初六一爻陰之始生于下者也夫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周公象之曰云云盖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爲氷一陰積至於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愼圖之不可不早也○曰霜曰氷從陰類也○王伯厚云乾初九復也而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氷至卽女壯之戒

觀象此爻變震爲復坤初六陰始生卽姤之第一爻於時爲五月霜降在九月氷堅在十一月相去遠矣而云履霜堅氷至者五月之時陰氣始動于三泉之下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氷俱指未然而言危之之辭也履者君子履之也初在卦之下畫象爲人之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者坤土之氣所化霜寒凝氷堅實柔變剛象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

於窮示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原其始也

易解道卽小人道長之道若以陰陽言卽氣化也上六曰其道窮也兩其道字相應

析疑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曰馴至明不覺其至而至也

蒙引馴致其道謂積漸之勢也○此其道與其道窮也之其道字正同謂理勢然也所以本義亦云其端甚微而其勢必

盛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傳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二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而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利即聖德之妙于自然也占者如之亦自然无不利矣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朱子曰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人占得這箇爻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

蒙引以本爻言不以坤道言以德言不以占言意在言外自本爻而言而爲柔順中正對諸爻而言又爲得坤道之純○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爲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爲所處之得其宜德合無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爲直方之德光輝盛大○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說不可依須是說六二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爲直在外則爲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蓋直者在內所存之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坤之德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而已非直方之外又有一種大德也○內直外方而又盛大者謂其直方之純也○直不專主靜只是存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又得坤道之純總只是柔順而中正不習无不利意思又總在得坤道之純上推出○不習无不利者正指其直方大言也非是直方大外又不習无不利也○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无疑也本文不習无不利本以德言蓋德非 仕處事之外

故直方大三字內便已有事在了只是言其立身處事之際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者何也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故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而推其德則合乎乾之无疆矣夫豈尋常之順德而已哉如此說自然明淨无破綻且與象傳文言合文言敬義立方大之義至不習无不利只繳一句云云又却帶連直方大則此又純主六二之德言可以无疑矣〇此利字就是利用安身之利也雖就占上說利字亦未嘗不同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大全]雙峰胡氏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藏於中者畢達於外而无所回隱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地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之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

[蒙引]直則心无私方則事當理六二之動然也須平說不必謂本於內直而後方外也今人率謂直方大只是德而无事蓋了動之二字尚欠方也〇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以即而也〇地道亦以人事言蓋六二雖非地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乾曰天德曰天道既皆以人言則坤之德獨不可以人言乎〇地道畢竟是直方地道之光畢竟是直方而大處直方而大即便不習无不利以此益見自直方大至不習无不利皆是德而不可分德與事言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大全]王氏大寶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剛動而柔蘊之含章也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〇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于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育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又獨詳焉

蒙引觀本義意似純以占言其寔本諸象也○含章者以陰含陽不純乎陰也故但可貞故始无成而但後有終然猶幸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待故雖始无成而後有終味爻辭之意還重在三之一字故辭直曰含章而本義曰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雖之一字亦可見其歸重於有終也○可貞以守者守以待時也非終于守也故象傳曰以時發也以時發一句還在含章可貞句內與欲及時也意同或謂以爲是或從王事句意非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此爻之辭皆據六三之才言也更以否初六爻例斷之○口講大槩云有士於此內蘊明體適用之才是其含章也且當藏器待時而勿衒于外爲其才稍弱未可急於進也然才之蘊于己者終不容掩或委質王庭而宣力四方要亦是信順有餘而剛毅不足者其始也雖不能率先以立事其終也必能致力以成功

觀象變艮爲謙互體坤變坎約象坤變震坤爲吝嗇含之象也又坤三爻三索而得兌兌爲口有含意陽位而以陰居之又坤爲文章之象也○或者不敢自决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

愚按无成有終是當不能不章時而猶不自衒其章正見其能貞守此含章處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幷及下文他卦皆然或從王事該无成有終言

大全漢上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雲峯胡氏曰小象於三言知於二言義仁禮之性健義知之性順君子於坤法其柔順之貞而已

蒙引此云知光大也意甚重在无成有終而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得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爲知之光大而于无成有終一句又畧也按本義或從王事一句直是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

王事一句何用○渙九四渙其群元吉光大也該渙有丘匪夷所思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也該匪孚困之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該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又萃之引吉无咎中未變也該孚乃利用禴字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大全朱子曰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有占意陰則渾是不發底六三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凡得此爻在位者宜去未仕者宜隱若隱忍苟容非易之旨矣

易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智也閉其智而不用故曰括囊

析疑坤之初一索而得巽坤初畫巽爲繩有結意

蒙引六四以性體言則重陰爲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中又當括囊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今括囊不出復何咎乎然既晦迹不出名安從生故无譽○人亦不能害已无咎也已亦不能利人无譽也○本義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則專就隱遯一節言也○故其象占如此大抵此爻辭盡就本爻說道理皆象也而占亦如之故云其象占如此又凡言故其象占如此多倣此

觀象變震爲豫互體坤變艮有止象約象坤變坎有險象皆括囊之義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愼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愼則不害矣

蒙引括囊者本心只是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六四以括囊而得无咎此便已含得无譽意了故象傳只提无咎亦省文耳

六五黃裳元吉

全書坤雖臣道五寔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黃中色色之至美者也裳下服是以至美之德下人者也

蒙引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他

這中順之德克諸內而見于外則其一言一動无往而非中順居尊而能下人者也故爲黃裳之象○不主臣道說黃裳亦不可分說黃字從五字來裳字從六字來黃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也不可分克諸內爲黃見諸外爲裳此之黃裳皆以見諸外者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一皆根諸心所發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而朱子本之以釋爻辭○黃中色及中順之德二中字與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二中字不同後二中字正與克諸內之內字同○中順二字不可分內外

看至文言方分屬內外○在舜爲溫恭允塞在堯爲允恭克讓在文王爲徽柔懿恭○凡言吉者只是事吉而已元吉則于道理爲盡善而元吉也○人惟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己則盡己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爲大善之吉乎

概象變坎爲比約象坤變艮黃中央色從五取象又坤艮土之正色也坤畫耦象裳之兩開故乾爲上衣坤爲下裳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易訓黃裳中順之見于外者總名爲文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昭著也未有見于外而不本于內者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大全臨川王氏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雲峯胡氏曰曰堅冰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于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

蒙引陽統夫陰陰本非陽敵也但陰盛到極處陽壓他不住其勢必至與陽爭故爲龍戰于野之象夫陽既衰而與陰之

盛者爭勢固必敗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焉亦豈陰之利哉故兩敗俱傷其象又爲其血之玄黃也○其血即龍之血也龍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得且接下句其血玄黃亦不來○周公此意是承履霜堅冰至說來益指小人彝狄之類不指造化○占者如是謂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也而又言其凶可知者謂爻辭不言凶以其凶不待言而自可知也

彙徵曰于野見非名分森嚴之地故陰敢與陽敵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六爻皆取龍爲象坤之取象言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其血玄黃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
蒙引謂陰盛之極極則必戰也
用六利永貞
大全朱子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是也○雲峯胡氏

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强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蒙引陰柔本不能固守今六陰皆變而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于永貞此戒辭也○永貞而利則无先无後无西南无東北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全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陰陽而言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雲峯胡氏曰既提出陰陽二字於乾坤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爲小陽爲大陰陽之大分明矣
易說終卽代終之終乾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
彙徵順得到底便是健便是大便是永貞乃申釋之辭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大全建安丘氏曰坤體本至柔退然不敢專成及其生物發動處機至不留化行未遂柔中未嘗无剛也寂然无所區畫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於此可見其德之方順而且健所謂牝馬之貞也○臨川吳氏曰乾之爲德不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之爲德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
蒙引彖傳有以坤之德言者有以人之占言者此則復錯舉

而中上言之不可附會以貞利亨元之說也○柔無爲剛能動靜无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遷易一箇不得德方又稍在動剛之後○柔與剛對至柔如捧載不起者然却能承受乾之氣而運之以發生乎萬物又何其剛也靜與方對靜謂寂若一无所區畫者及其生物則陶鎔萬類一一有常形而不可移易固甚方也○乾之施一至坤則盡能翕受而敷施之其生成之機沛乎莫之遏是至柔而動剛矣○坤何處是動只生物處便是雖與其動也闢元亨時不同然利貞時亦只

是其生物之有終也○方謂生物有常只是謂所生之物无變態也如根荄者不可以爲胎卵羽毛者不可以爲鱗介○至柔而動也剛唯柔故能動而剛也至靜而德方亦唯靜故能方也此理甚妙蓋坤之剛終是柔之剛坤之方終是靜之方无此柔靜亦做此剛方不成○至柔至靜者其本體也動剛德方者其發用也坤至柔順也至柔而動也剛則順而健矣至靜順也至靜而德方則順而健矣正所謂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者也○此釋牝馬之貞便有利在不必以後得主利爲利也○

後得主而有常

大全進齋徐氏曰後得主利而有常是再釋利貞之義謂處後順乾可以常久也似申言上二句之意

蒙引言君子後得而主利者乃其常道然也有常即謂有常之道與後順得常之常同○後得主利而有常一句還是就人事之占言就該得君子有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是先迷後得之理亦可見此不是說坤德

之利若泥以利貞亨元之說則是文言於先迷後得以下全遺却了

含萬物而化光

蒙引言坤含萬物生意于中而發達于外其功化光顯

愚按化光只於化機上見若以形形色色講說便是品物咸亨了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私言坤道其順乎順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乾之施天乃

統天德之始終坤之順天亦順天德之始終此意貫四時皆有故屬於元

蒙引或謂此不專謂元朱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此說未安也益本義既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則彖傳順承天寔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況亨利貞皆一元之貫通也何用於此就兼言之耶○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故為順○時之一字與大有應天而時行義不同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不為也所以為順也○觀本義復明順承天之義此所主只謂坤元勿兼亨利貞說

彙後時也者天始之地成之地不過隨天之時以為時非易有一時也故卦爻之間只重一順順乎天者即坤之時也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隱然見倡乎時者非健則屈隨乎時者非順則背也正天地之合一處

愚按道字作德字看此句是贊辭○此章總是許坤道而極贊其盛不必分貞利亨元前四句發明坤道之至順以无為為有為末二句總結之於時行見其剛方于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益先天而為非順後天而不為亦非順承天行時所以為順也

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者蓋言順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小善積而為大善則福慶亦大而為餘慶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則禍殃亦大而為餘殃必然之理也

易疏始以善惡並言後獨言弑父弑君有漸者陰為弑害又主柔順積柔不已乃致禍亂欲防柔弱之禍于其初也由來者漸言臣子也辨之不早責君父也

蒙引今日為一善明日為一善久之則為積善矣餘慶者非但一身之慶子孫亦有其慶也若今日為不善明日為不善久之則為積不善矣餘殃者不但一身之殃子孫亦有其殃也善固有慶矣善之積則慶有餘惡固有殃矣惡之積則殃

有餘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文言所重在此一字○此條大意謂餘慶餘殃本於善不善然善不善亦由積而成積則自微而至著者也此自人家與衰常理而言也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自來者有漸亦莫非由積而成也若爲君父者能於其漸時而辨之則不至有今日弑逆之禍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直到事勢既成然後從而裁之則其禍立至矣易曰云云蓋言人當於其漸者而愼之也○弑逆一段主君父當愼微言乃

履霜知堅氷之義蓋易爲君子謀也不必說小人當愼微但爲臣子者若稍有見君父不是處亦不可不早自懲耳不然積惡餘殃其恷何可當也其所由來漸矣自臣子言由辨之不早辨責其君父也○蓋言愼也一句通管積善積惡至不早辨也愼之則善雖小而當爲惡雖小而可懼矣

愚按諸家依順字作卽馴致之義不若依本義作愼字有下工夫處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大全朱子曰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卽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于親交朋友則信于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爲敬者蓋纔

敬則心必正敬則竪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隆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三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變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闡微敬義是工夫字目直方是成效字目書稱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

蒙引正是无少邪曲義是无少差謬○直方可分內外不可

專分動靜況象傳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豈有不兼動乎只存主處便是本體之直正謂本體義謂裁制須認兩箇謂字非以本體當正字裁制當義字也本義本體字因裁制而得裁制字又因本體而生也本體存于內裁制見于外○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即主忠信方即從義直即心无私方即事當理故直內以動者言爲當○直其正

也方其義也此二句似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似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不謂直方便是大內直外方則自然至于大矣所謂敬義夾持要放下霎時不得者此如論語註云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二者交養並進其有不至于盛大者乎○不曰直方而德不孤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明其德之所以能不孤也夫不患其不直方但患其不能敬義耳○文言此節將爻辭文義逓解下來末句直方

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不疑其所行正貼不習无不利其直方大三字只帶說下○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于以見不習无不利只是直方大而不在外矣○此以學而言蓋六二爻辭純以德言此只重在敬義上說來是以學而言之也學者德之所由成也如敬是學敬立而內自直則德成矣如義是學義形而外自方則德成矣非文言此條全說學不說德也若不說德何以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又不可謂德不孤之意與六二之德不同也

愚按孔子因爻有不習二字慮人藉口廢學故于正也義也下急指出敬義工夫○則字直說下不作推原語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凡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讀

者非

蒙引自含之也以從王事以含章之道而從王事弗敢成也

即是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最要認成字與終字分

別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六三爻義主妻道臣道而本於地道也

愚按三本臣道兼地與妻而言之者推類以明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廷既治庶類繁殖

是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是也○平

菴項氏曰草木且蕃况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

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東萊呂氏曰天地變化草木

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泰則見否則隱

彌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

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強自

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雲

峰胡氏曰六四文言與初六相似兩爻當合看初六首言人

之善不善末斷之曰蓋言愼也六四首言天地之交不交末

斷之曰蓋言謹也初當謹審毋縱夫微隱之長四當謹審毋

行於重陰之時

蒙引天地變化至賢人隱重在下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亦

是此例○蓋言謹也謂爻辭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

謹退而去之也○按爻辭本兼事當謹審時當隱遯說文言

只說時當隱遯一項蓋就其大者言也

演說獨言草木蕃者草木得氣之先蓋无情者先通其應也

獨言賢人隱者賢人見幾明決蓋有識者預覩其微也

愚按蓋言謹也緊承天地閉賢人隱二句說非雙頂上四句

也○

君子黃中通理

蒙引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蓋黃中非通則无以應乎

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黃

中而必併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大凡道理之在中

者皆通理也人之一心本具衆理而應萬事故謂之虛靈也○黃中之德自通理也只是一件這黃字只把黃字還他下文美在其中方是解出黃中之義○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以本義釋黃字之義釋裳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來自纒繞恐意義不得貫串耳本義數句只是暗貼而讀者多爲所泥反失朱子爲後學之意矣○通理只以性情言之可驗非通則无以發于情非理則其所發者或相掩或相混矣○黃中處自通理是以養成之德言之如天性

之妙則人人同具矣此專以順德言當云同一順德也在親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於敬大臣則如何於柔遠人懷諸侯又如何此皆說得順德各有條理而不容紊者也

觀象黃中言黃德在中即中德在內也五變爲坎坎錯離坎爲通通之象離文明理之象言五何取于黃以中德養成于內者統之无不貫而通析之无不精而理此君子中德之妙黃之象也

彙徵黃字作中字看中字作內字存

愚按通理二字不可平說是一串意

正位居體

大全平菴項氏曰黃中正位美在其中屬黃字通理居體暢于四支屬裳字

節署五居上卦之中有正位象坤靜有居象坤下有體象五之取裳以其位正于上乃能謙恭平易以爲體心安意肯以爲居此順德之見于外者裳之象也

彙引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君之體大臣

之體爲政之體之類○裳字之義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只帶說言在尊位而能居下體也若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貴矣○此正位二字與王居无咎正位也之正位同正字活看謂當尊也正位居體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大全朱子曰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

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易疏】四支猶人手足比于四方物務也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

【蒙引】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爲中裳爲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有于中爲中形于外爲順理一而已雖小異不害其爲同也天下無有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〇爻辭黃裳二字爲一象文言分黃裳二字爲二義其究一也〇黃裳二字貫下本義以中順合言今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則中在內而順在外其實一也〇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充諸內之內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于四支者即其在中之美之所暢也此處孔子文是把順作從中裏發出來底說斷不得與爻辭同〇暢于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于事業者舉此以該彼也或以發于事業帶美之至也爲一意可謂泥矣〇暢于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爲順也發于事業者亦中德之暢而爲順也夫六五德之積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美之至也〇

暢四支發事業處要說得居體意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看坤卦六爻俱是收斂順正之意與乾氣格便自不同

【彙徵】凡德未克實不謂之美克實而不足以發外非美之至乃其中即爲順則是中德之美一涵于心便暢于四支動盪中禮而不失之亢發于事業政皆醇厚而不失之刻夫中德不徒在內而且發于外如此豈非美之至與坤之不見而章者同其懿爍乎此捲上意而贊之以見中爲合內外之道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大全】平菴項氏曰玄黃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于陽曰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〇西溪李氏曰玄天色也黃地色也雖曰天地之雜然天地定分終不可易故終之曰天玄而地黃

【蒙引】疑者似也故本義云疑謂均敵與孟子所惡執一章註楊氏爲我疑于義墨氏兼愛疑于仁之疑字同〇嫌疑也非謂人之嫌之也〇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陽未嘗无者葢

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故程子曰天地不可一日无陽陽无終盡之理

彙徵曰爲曰嫌指周公繫爻說陰盛而疑于陽陽固不能堪陰亦敢於抗勢必至于戰此釋一戰字稱龍者存龍之名以扶其衰此釋一龍字稱血者彰陰之類以抑其盛此釋一血字鉉黃者天地之雜見傷不獨陽然雖雜而鉉黃之定分終不可易陰亦不能拚乎陽戰亦何利之有此釋鉉黃字

愚按此固以陰陽之變言實借爲臣疑于君之戒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 震下
☵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大全誠齋楊氏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隆山李氏曰乾坤之後次以屯蒙此乾坤以生育之功付之三子也屯初建侯蒙二克家五童蒙蓋爲是也○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

亦猶盤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雲峰胡氏曰初九以震之一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元亨震之動也利貞爲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當熟思審處也利貞包得廣但在屯則以勿往爲貞此句不過足利貞之意故彖傳只解利貞易言利建侯者三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易疏萬物大亨乃得利益而貞正故利貞也但屯之四德劣於乾之四德故屯乃元亨亨乃利貞乾之四德无所不包此即勿用有攸往又別言利建侯不如乾之无所不利此已上說屯之自然之德聖人當法之

蒙引利建侯亦須要說是屯難之時利於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既云舉其一則此亦是彖辭中一意矣蓋當屯難之時固宜立君以統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就宜立以爲君也○伯厚云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

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亾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大全中溪張氏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而者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爲屯也

易解難生非必遇險凡物之始生有鬱結未通之意皆是

蒙引剛柔陰陽也故本義曰乾坤始交言乾坤左切且合序卦傳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蓋凡物都必陰陽交會

然後有此物也故愚謂乾坤始交則是物始生也難生只是未申也○剛柔始交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也本是陰體一陽生于下便是陰陽始交也○乾坤始交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際也非物始生而何

動乎險中大亨貞

易疏坎爲險震爲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于險故得大亨貞也大亨卽元亨也不言利者利屬于貞故直言大亨貞

蒙引能動而可亨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爲所束縛耳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則全動不得了

愚按朱子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卽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故本義云自此以下釋

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易解草者如草不齊震爲蕃鮮草之象也昧者如天未明坎爲月天尚未明昧之象也坎水內景不明於外亦昧之象也

蒙引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卽如下文所謂雲雷屯一般蓋雷雨滿盈有天造草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卽雷雨滿盈也雲雷交作有屯之象非屯難卽是雲雷也○天造猶言天運造字不可當運字看故云猶言○草雜亂則不定矣故下云

天下未定昧晦冥則不明矣故下云名分未明名分不獨謂君臣上下如父子夫婦昆弟之類皆是也立君統治者君臣人道之綱也○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此釋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二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此即所謂天造草昧之實事○雷雨之動滿盈此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卦中只是雷雨之動滿盈而已却從此欲出箇天造草昧之象來當天造草昧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然不可道建侯便了猶須戒懼而不敢遽謂安寧方

可此據其時勢而言也添箇不寧字又以人情而言也○宜建侯而不寧此指他人爲君者言

彙徵難生者天而惟巳之動能亨之草昧者天而惟侯之建能治之然曰貞曰不寧合巳與侯共開天運而不可存一易心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大全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惧沮喪不敢有爲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臨川吳氏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其鬱結也經者先總其大綱綸有復就中理其節目彼以涸亂我以分理正對症之方也

全書坎在天象雲雨在地象水泉水氣自地而上升於天爲雲故象雲者坎在上卦水氣自天下降于地爲雨故象雨者坎在下卦屯之時雲升於上雷動于下未能成雨則鬱結爲屯反是則爲解矣

蒙引雲雷屯言雲雷方屯也三字一連讀如天行健地勢坤雷電噬嗑天與火同人之類一例○雲雷方屯其在時事則

于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民生未遂民性未正之時君子經綸只在此上施功也○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至于水則沛然矣不見有鬱塞叢積之意○君子以經綸者屯難之世天下之事未得其理天下之民未得其所正君子有爲之時也故君子出而經綸之亦不過區處天下之事使得其理天下之民使得其所而已○本義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言所以于屯言君子經綸者蓋屯難之世正君子有爲之時也經綸者亨屯之功也

愚按經綸與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字解義不同就治
絲上認左右是一箇經綸但解義不同彼甚以五倫言此則
要從濟屯上言則曰引之理之所謂治亂民如治亂繩之意
程伊川序云經綸者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
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也此王于經綸義爲切
○虛齋云東萊呂氏云云此意雖善但與本義此兩句意小
不同或者皆以東萊之說貼本義故私辨之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大全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
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盤桓卽勿用有攸往利
居貞卽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
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爻言盤桓主
爲侯者而言亟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寧主建侯者而言不亟
緩也

蒙引盤桓本義云屯難之初者世難方殷也以陽在下者陽
能進而在下則未可進也又居動體志欲進也而上應陰柔
險陷之爻則又未可進也故有盤桓之象○一發不進者不
謂之盤桓欲進而不得遂進遲回却顧之狀此乃所謂盤桓
也淵明歸去來辭曰撫孤松而盤桓○險陷之爻非可進之
地也或以地言或以所遇之時言或以人言俱通雲峯以爲
盤桓卽勿用有攸往非也○居貞者以時勢未可進而不遽
進也爻之盤桓卽卦所謂屯也爻之利居貞卽卦辭所謂利
貞勿用有攸往也利建侯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于克家
例○居貞猶云安處于正也其不進之意自在貞字內若依

臨川居則不行行則不居之說反重疊了○本成卦之主以
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此象字正與卦辭本義得民而
可君之象象字同也故其象又如此象字謂利建侯一句皆
象也自不相犯○按此利建侯旣爲象則坤六二之不習无
不利亦只就本義說矣不必拘利字爲當占也○然居得其
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居得其正是據初九言能自止而不遽
進也故其占亦當如之見占自象中來耳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志行正因爻辭居貞而廣其義初陽剛之才雖盤桓未可進其志固在于得行其正也居而貞非其志也

蒙引志行正做初九所能說卽本義居得其正也莫以占言○貴以德言賢者自有一段尊貴處不必是位所謂君子小人字面亦是如此若以位言則已貴爲君了何以說得建侯來且成卦之主四字亦不是指以爲君只以成卦主爻論如同人之二大有之五又如蒙興師之九二雖有五在上也把他做主蒙九二則統治群陰師九二則亦衆陰所歸也○以貴下賤者是當屯難之日衆人之中獨有超群之才出類之德而其所念慮所作爲一皆懇懇乎安人利物之計舍已便民之圖如此所以民咸歸之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矣非是向人人施恩禮而得民心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大全進齋徐氏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

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衆命○雲峰胡氏曰屯如以時言塞而未通也邅如以遇屯之時者而言囘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孔氏曰因六二之象以明男女婚媾之事其餘人事亦當法此如有人偪近於難遠有外應未敢遽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惟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

蒙引屯如謂初所難也邅如因其難而不得進也乘馬班如以申屯如邅如之意也班分布不進之貌言其且前且却且東且西不直遽進去有分布之象也○屯如邅如乘馬班如二句言不得進與五合也○初九之過六二非理也而聖人乃又原之曰匪寇婚媾者見得初九本無惡意乃是厚我之意人情於此易至與之比暱而喪其所守而六二乃能獨守正不許蓋見其難也今人所處往往有心知其非是而却不得他來意之勤遂至顚錯了事者故曰匪寇婚媾蓋以見女

于貞之難也○此女子指六二言不字者不字于㓜也乃字者乃字于五也○字許嫁也字本表德而曰許嫁者以禮女子許嫁笄而字非有許嫁之字與人也若作表德解則于本文之意不切矣○本義數窮理極久而必通也數之一字自十年字來故先數後理言妄求者至是亦不得不去而正應者至是自然得合矣二者皆以數窮理極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柔順中正故也○六二爻辭通作象看特因以戒示占者耳

【觀象】班與書班師班字同囘旋不進之意震于馬爲馵足爲作足班如之象也應爻爲坎坎爲盜寇之象也然實非寇乃婚媾也婦嫁曰婚再嫁曰媾指九五言字許嫁也女子指六二變兌爲少女女子之象也不字于㓜乃字于五中爻艮止不字之象也中爻坤土土數成于十十年之象也以人事論竇融志在光武爲隗囂所隔乘馬班如也久之終歸于漢十年乃字也

【愚按】禮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朱子云耿氏解女子貞不字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析疑】乘者居其上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也爲㓜所難而不得常今也數窮理極而正應者合復其常矣

【愚按】一說剛不是論他德只是據二所乘之位言之極是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大全】朱子曰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建安丘氏曰屯四陰爻二四上皆言乘馬而三獨言卽鹿者蓋二四上爻皆以陰居陰才位皆柔不能進者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班者將進而止不能往者也六三以陰居陽爻柔位剛躁于進者故有卽鹿无虞之象无虞卽鹿者不量而進徒勞而无功也○雲峰胡氏曰六三互體艮聖人於其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懼之曰往吝戒其

動也

蒙引陰柔居下不中不正則內无可進之資上無正應則外无可進之勢但陰柔不中不正之人雖不可進而躁于進既躁于進則非惟不幾其進而反以取困矣此說詳核定說也

○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者而急于進徇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曰即鹿无虞云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不知幾故也故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吝即陷入于林中之困也○君子幾不如舍承上文即鹿无虞而言亦如井九三王明並受其

福承上文井渫不食而言之例○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辭

六三固不能然也

觀象即就也鹿指五五居尊位而在險中鹿走險者也○震錯巽巽爲入入之象也平地有竹木曰林互體坤爲平地上艮爲木堅多節下震爲竹林中之象也坤之中畫故曰中坎錯離明見幾之象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舍則不往往則不舍二字反對

蒙引從字重是必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或云鹿是獸如何云禽曰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註云禽者鳥獸總名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以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

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

蒙引味本義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求我也只云吉不云往吉也若求字爲在下人之求則往字不可缺矣大抵是求賢自輔之意爻辭之言非爲男女婚媾設也豈必拘拘于男倡女和之一端哉雙湖雲峰之說泥矣

○吉字與不利字相反吉則无不利有不利則非吉矣故本

義只用吉字爲可該无不利故也

觀象坎爲馬又有馬象求者四求之也本爻變中爻成巽則爲長女震爲長男婚媾之象也求賢濟難象取諸此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无不利以濟屯之功言

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巳不足求賢自輔而往可謂明矣

蒙引求而往明也不是推本之辭以光大也方是推本言知巳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焉可謂明也巳矣亦不

必以待求而往爲明

易集坎錯離有明之象故曰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

蒙引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有才有德且有位然當屯

之時陷于險中巳失勢了雖有六二正應又當來援而陰柔才弱力則不能爲吾援也又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夫天運有興須有廢所謂東隣殺牛不若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況九五坎體陽之膏澤爲陰所掩有膏潤而不得施也合是數者皆爲屯其膏之義也○小貞吉大貞凶是占若九五則无復貞吉之可言矣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小貞吉小補云耳大貞凶旨大勢巳去也○小貞吉必貞而后吉也大貞凶雖貞亦不吉也○小事飮食起居之類大

事建侯行師之類大事謂建侯行師興衰撥亂反正之事小事則无關于得喪者也小貞吉大貞凶者明言其无可爲也

要會其意

易集時雨謂之膏雨言其潤澤如膏也坎在上爲雲而不爲雨有膏澤艱屯而不下之象變復雷在地下而不奮亦屯膏之象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陷于坎中爲二

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

【】蒙引明不得施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大全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亂極則當治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于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

〇雲峰胡氏曰爻言乘馬班如者三曰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

【】訂詁六爻皆言馬者震坎皆爲馬也皆言班如者當屯難之時也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泣盡而繼之以血漣泣貌凡身之液皆水也坎爲水又爲加憂爲血卦故有泣血漣如之象變巽入也處屯極而入于險泣血固其所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爲主故二陽爲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爲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邅如而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全書屯上難極非剛明何以亨今以陰柔當之進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泣朝夕俟亡而已故程傳曰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蒙引何可長者言死期將至也

【】愚按此固是悼之之辭仍有激之之意

䷃ 坎下 艮上

彖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大全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萌曰屯稚而未達曰蒙〇雙湖胡氏

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
子代父長男次兄之象艮爲少男方有待于開發此屯蒙次
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旣位君
師立矣
王注筮者決疑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決之不
一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
蒙引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物卽序卦傳所謂萬物非止謂
人至卦辭則方專就人說○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
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
告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求童
蒙以下看來只是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
我字亦可見○亨固是蒙者亨然蒙者非自能亨也○自匪
我求童蒙至利貞斷當就明者言本義筮者明以下乃占法
也
觀象我謂師指二也以其爲內卦之主故稱我童蒙指五也
艮爲少男故稱童蒙非二往求五五來求二若太甲成王之

于伊周是也
纂言古者卜筮不過三一不告則可再再而又至于三云三不
告則止不復筮大禹謨曰卜不習吉蓋指命禹龜蓍皆合吉
矣又有不必重再者是不再卜之意也金縢曰乃卜三龜初
欲卜三龜也一習吉是一吉重再亦吉則不必于三儀曰一
習吉者爲吉者多也所謂卜三龜者非以三龜相參攷者也
若一事更端而求其當分殊而形異辭至于三焉則亦可以
謂三卜而不可以三瀆蓋古亦有如書所謂乃卜三龜者是
也
愚按蒙引或曰本義云亨以下占辭也何不就于屯卦便發
此例曰蓋恐人以匪我求童蒙至瀆則不告而爲彖耳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大全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
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
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
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雲峰胡氏曰卦

彖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
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引山下有險山下已是險峻却又遇坎險使人手足莫知
所措故曰蒙之地也內險外止如人內中已自杌揑不自安
外面動止却又窒礙生澀故曰蒙之意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
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于五

陰之暗時而發之无過不及所以亨也○東萊呂氏曰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
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
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
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屑〻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
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朱子曰下文所謂二
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
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

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
之時先自養敎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
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蒙引蒙亨以亨行一條諸當云蒙所以得亨者以九二有可
亨之道而行且又得其時之中也何以見之且以彖辭下文
觀之匪我求童蒙云云意只說到瀆蒙也住利貞另意本義
亦明雲峰兼說到利貞者非也○亨行之行一說指道也與
中行之行同○可亨之道謂亨行之術在我也○以亨行者

已聰聰可使人聰聰也時中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若不憤
而亦啓之不悱而亦發之正所謂瀆蒙者其能使蒙者亨乎
○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須看皆
字兩句皆有以亨行而時中之義如非有可亨之道則童蒙
不我求矣然非時中則亦不待其求而應之矣非有可亨之
道則无可以告蒙矣然非時中則告之無其節矣○志應也
只是六五之志應于九二故曰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其志
自相應也○以剛中也中字尤重有節之意全取中字所以

初筮告者以剛中也所以瀆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東萊全體之解未確○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爲九二者意以爲至再三而亦告之則亦非蒙者之瀆我而我亦爲瀆彼蒙者矣故不告也如此說方合本義所謂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者也○蒙而養之以正卽此便是作聖之功語錄作聖功處似與本義不同○能養其良知良能之天而不失其正則它日擴充而至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此其基也故日聖功卽就今日言也非謂到後

日方有聖功○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正焉而巳矣當蒙時而養以正雖未卽至于聖域聖域可由此而馴致矣此句亦只主養蒙者言然今人兼說者葢十人而九巳○依本義正字重依雲峰蒙字重故雲峰之說不必依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引可與屯卦大象參看雲雷爲屯之象經綸者亨屯之功也只承屯字言初不粘着雲雷山下出泉爲蒙之象果行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黏着山泉本義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此只爲蒙字設亦猶屯卦云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者不然矣○果行者果于有爲也以事言育德者養其所得之理于吾心也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工夫有內外无先後○能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矣豈終于蒙乎聖人于蒙子則只曾敎人以開蒙之道以是聖人之情見乎辭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蒙字指愚昧之人非童子之蒙也○雲峰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于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葢發之利用嚴嚴後稍用寬發蒙之道如是也

▯蒙引遇此爻者則初六是蒙吾當發其蒙而發之之道則利用刑人云云以占者爲賓以爻爲主又一例也○陽明陰暗上明下暗以陰居下是兩重暗故曰蒙之甚云云以陰柔最

才之資而待以寛柔以教之道或未能化也故須嚴過於寛
所謂威克厥愛者歟以往吝對用說桎梏言若遂往而
不舍擊蒙无已則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所謂
敷敎在寛之道矣以往吝非惟不能利乎蒙而又爲有害
乎蒙且反見害于蒙者矣故爲吝
觀象刑人如今皁隸防夫之類非謂刑乎人也桎梏者刑之
具坎爲桎梏桎梏之象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中爻震爲足
外卦艮爲手用桎梏之象也因坎有桎梏故用刑之具即以

桎梏言之非必在于桎梏也朴作敎刑不過夏楚而已本卦
坎錯離艮綜震有噬嗑折獄用刑之象故豐旅賁三卦有此
象皆言獄說者脫也用說桎梏即不用刑人也變兌爲毀折
說之象也
附録正韻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愚按此爻當蹈上九以剛居中治蒙過剛例之自明刑人桎
梏皆是假借之辭還主敎童蒙說爲是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訂詁以用也正法者罰當罪也三代而後正法不行以蒙治
蒙以亂治亂往往而是君師之道荒矣所頼人有常性終不
至於磨滅耳
愚按切治童蒙說則法者非刑法也敎法也即如規則條約
之謂正不過整頓而不縱弛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
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

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
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寛九剛
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
象以五之一爻而取象不同如此又于應爻見之易之不可
爲典要如此
蒙引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也
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類不齊不可一槩取必固當有所包
容也而爻之德剛而不過又爲能所包蒙也納婦吉亦非

專就受六五說九二實統治群陰非只六五一陰況六五于上文全無所承只是統治群陰耳胡氏謂納六五一陰非也然又不可泥統衆陰之義而謂是納幾箇婦也納婦是于人事中取其有合爻義者只要象意在不必泥也○以陽受陰是衆陰之陰非就九二一爻內討箇陰也若就九二討則是以陰受陽非以陽受陰矣○子克家本義云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亦指其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群陰而當發蒙之任言○大抵此爻三句辭就本卦言只是包蒙吉一句便了

其納婦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之象轉取出來皆推原之辭故本義以陽受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二句畢竟都是統群陰之義也○愚謂有其德指包蒙子克家當其事專指納婦故本義于包蒙則曰爲能有所包容之象于子克家則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于納婦則止曰爲納婦之象而无能字可見納婦不用兼說有其德只是當其事也此說較正大葢本義若不爲有納婦吉一句則只云占者有其德則如是而吉也便已完了今獨添當其事數字特爲納婦吉一句不可以德言耳此是定說

槩衆凡易中言包者皆外包乎內也泰曰包荒否曰包承包羞姤曰包魚皆外包乎內包蒙者初三四五皆在所包之中陰主容受九居二故象包蒙中爻坤順在上一陽在下納受坤順之陰納婦之象也子克家者能任父之事也坎爲中男子象上卦艮爲門庭家象互體震震爲長子有克家象納婦吉字與上吉字不同上吉字占者之吉也下吉字夫婦諧和之吉也坤順故吉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蒙引爻辭曰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傳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伸其才言也玩夫子剛柔接之辭意其所感者深矣○二五之應本不可偏重一邊但彖傳志應也象傳剛柔接也都重在五之應二此不可不知葢九二是賢者五雖居上然當下賢此亦隨在致隆之義

易集剛指二柔指五所以子克家者由二之剛中與五之柔中相交接彖所謂志應也

彙徵人一家之中至愛莫如婦至親信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任之何包蒙之不克其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大全陰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

女子之蒙者也

蒙引蒙初六六三俱是以爻為主以占者為賓既曰勿用取女繼之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是本爻之象以發其所以然也見金夫不有躬即是本義所謂陰柔不中正陰柔不中正之義在女子則為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耳六三不言蒙者其陰柔不中正蒙不足以盡之也故就不正之女言亦女中之至蒙者也所謂下愚不移也

觀象變巽女之象也九二陽剛乾爻也乾為金金夫之象故

易解陽實陰虛實謂陽也六四上下皆陰蒙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隔三欲從上九則隔五遠隔于實者也故曰獨遠實獨者言本卦之陰皆近乎陽而四獨遠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無正應者亦如屯之利建侯不取初九爻義比之九五位正中也不取卦之辭陰皆來比己意皆舉重而言

愚按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程傳童取未發而資于人者也

來注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就其純一未散專聽于人說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再三之瀆如是則德性已明治功已成信乎其吉矣

蒙引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且就爻言純一未發以聽于人又

稱金夫指上九言六三正應在上然性本陰柔故體順流趨下應爻艮體常止不相應于下有男不求女女往求男之象若以蒙論乃自棄自棄昏迷于人欲終不可教者因三變長女故即以女象之曰勿用取女无攸利皆其係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蒙引】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不必拘說爻體陰柔不中正恭于勿用取女一句義及經耳但亦當本諸爻體○參義曰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男取不正之女女有不正之行皆无所利矣推而言之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交際安往而不然哉

六四困蒙吝

【蒙引】本義曰既遠于陽不曰遠于二而曰遠乎陽可見陽字兼二與上如李氏所云○蒙者全賴明者以發如今既遠于陽不得賢明之君子以近之又无正應不得所親之賢明者以爲吾助則蒙无自而發而用于蒙矣困蒙則終于下愚之歸吝孰甚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影此意說向童蒙上去如乾九五本義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又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也此釋經之法也○純一未發貼童字意象辭亦以其志應故曰童蒙○六五均之爲蒙也六五好處只在童字內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

【蒙引】順以巽正是所以爲童蒙處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九二也

【正義】順謂心順巽謂貌順

【觀象】中爻爲順變爻爲巽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大全】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莆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蒙引】擊蒙是象即今之用鞭扑也下二句是戒占者言擊蒙

而用之于爲冦則不利惟用之于禦冦則利顧所用何如爲冦者是責之以所未能知未能行也禦冦者是爲之保護其良知良能之天而禁之使不爲其不當知不當行也○爲冦冦在我也禦冦冦在彼也兩冦字不同下冦字是蒙者本身事○本義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正是蒙以養正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此句亦難看一說是正意一說是餘意大意只是餘意元與卦名同觀此爻本義所謂全其眞純字面亦見止意只是說誨蒙

【訂詁】卦中二陽皆治蒙者二剛中故于蒙用包而治以寬上剛極故于蒙用擊而治以猛

【觀象】應爻坎爲盜錯離爲戈兵上艮爲手手持戈兵擊之象也

象曰利用禦冦上下順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冦而止冦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蒙引】順字正貼利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爲利也○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道然要之不出卦辭數句矣故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若六三則自暴自棄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爻辭只就女子上發明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凡貞吉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大全】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

徂徠石氏曰凡乾在下者必當上復今欲上復前遇坎險未可直進宜須待之○誠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雲峰胡氏曰人之所需固有出于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光亨者心中光明无抑鬱之私吉利涉者常變皆宜有成功之效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者葢陰柔性躁不能寧

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
恒易以知險○孚信之在中者也信以循物无違而言是涉
于事者孚則是心之處即忠也忠信二字亦相離不得○需
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于需
故光亨光亨者光明而亨通也以心言即習坎之維心亨○
有孚光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有
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貞就其事言吉亦謂其事言
也世固有心孚而事或不正者故兩言之利涉大川就事說

滯貞吉爲多本義涉川尤貴于能持能字不可輕看若非有
孚而得正未爲能待也故上文若又得正看又字便見帶有
孚下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故先言有孚
[]愚按坎體誠信充實于中孚之象也中爻離光明之象也坎
爲通亨通之象也八卦正位坎在五陽剛中正爲需之主貞
正之象也皆指五也坎水在前乾健臨之乾知險涉大川之
象也又中爻兌錯巽坎水在前巽木臨之亦涉大川之象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蒙引需之義須也此卦所以爲需者蓋坎在上乾在下則是
有險在前以乾之剛健臨之而不陷于險此其義不至於困
窮矣陷冒之也要說得其義不困窮字意不重方是○剛健
而不陷是能需能需則自不困窮正本義所謂不欲速而犯
難者也
[]彙徵需者須待之義卦德險在前則時當需剛健則內无欲
速之心外无僥倖之事不陷于險德又能需提出義字義者
宜也見聖賢處世自有得宜之道自不妄行取困非倖免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孔疏剛健而不陷只縣二象之德位乎天位以正中是九五
之德也凡卦之爲體或直取象而爲卦德者或直取爻而爲
卦德者或以兼象兼爻而爲卦德者此卦之例是也
大全朱子曰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
當需時便需○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
需者需于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爲
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

變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 ] 彖引需而謂之有孚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此卦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中是爲有孚得正之義矣蓋正固貞也中實則有孚也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不惟處位之尊而又得位之當不可分德位言〇語類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有孚則光亨以位乎天位而正中故所爲如此依此說則位乎天位之意似不輕愚謂大抵有大人之位有小人之位有大人之器有小人之器大凡有位望之人其心胸見識自是出衆人一頭地若瑣瑣閒閒之徒其有所待心胸自是窘束所處自是猥瑣更无磊磊落落寧耐不動之意故九五需于酒食亦以需于尊位言之但不可專以位言更重在中正也〇利涉大川之辭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皆言之文王本義謂占得此卦者利于涉川而已而其所以之故則孔子於彖傳合發之夫子于本義又申明之矣如需則承上文中正之義曰往有功也于同人則曰乾行也于蠱則曰往有事也于大畜則曰應乎天也于益則曰木道乃行于渙則曰乘木有功于中孚則曰乘木舟虛可謂言簡而意盡室无復說矣而先儒往往多用已意立說有謂諸卦凡言利涉大川皆利濟險難之義則是以爲利涉爲占中之象而非直指之辭矣如乘木舟虛之類便不通有以同人之利涉爲同舟共濟者則于乾行之義少乖矣惟臨川吳氏謂當蠱之時不可以靜俟當濟險難者似得其本指也或謂大畜之利涉謂賢人當出以濟天下之難以充大畜之才則孔子應天之說當置之於何所哉謂益之利涉謂益以興利則木道乃行之說置之何地所謂渙之利涉爲是渙天下患難之意則乘木之義又將何所用此皆後學之不可曉者也〇或謂利涉大川直以爲涉川一事而不以爲濟難之義似乎太拘而无味予謂如此則不遇難者得此占爲无所用矣且人之涉川豈徒涉而已哉必有事也大而朝覲仕進小而行役佃漁之類凡陸行不通者皆當出此如其利也則事已濟志已行矣又何患其太拘更以訟之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味之益見乾行乘木等

取象爲不泛中間惟謙初六用涉大川吉爲獨取濟難之義○據本義取兩象說然亦須帶中正意來云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味一及字可見此處若無一及字便成卦體之兩象矣○凡言往有功者皆承上文言往字貼涉有功貼利往有功者以其可往而往也○本義若只云卦象則或重在大川今日兩象則重在乾矣○蒙山下有險亦兩象也彼下言兩而獨于此言兩者以本文不甚明白恐人不知其有兩象在也故獨詳之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蒙引本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所指耶蓋雲便是陰陽之氣若無陰陽則無雲今雲之起无復用心也只聽于其氣之和而自雨耳或問雲之起只是陰氣上騰安得兼有陽曰陰氣無陽則不能自騰矣故天將降時雨然後山川出雲此理宜細推○畢天地間物至無心者是雲故曰雲上於天需云云○飲食宴樂飲食即宴樂之具九五需于酒食亦同此意俱是无所作爲惟安以待之也

纂言飲食者自養待時之意坎爲酒象飲二三四肖兌體兌爲食宴樂取乾又爲陽陽和爲宴陽舒爲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同人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

蒙引需于郊在人事只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無道危行言遜之類是也利用恒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之云○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讀是本象以著占爲利用字重也

纂言需于郊者不冒險以前進也恒者常也寧耐到底之意也爻變巽爲進退爲躁卦故曰利用恒无咎戒之也言若无恒猶有咎也

愚按地理志云距國百里曰郊○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在卦外象國外之郊又乾爲郊故同人小畜皆言郊○需下三爻舊說以去險遠近爲吉凶虛齋云亦不必專以去險遠近爲吉凶極是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大全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爲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
而後進雖久于其所未爲失常也
蒙引謂不失其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常處也與本義恒
於其所同看來本義傍爻辭釋文則曰恒於其所小象發爻
辭正義則爲不失其常意都歸就人事說也〇用恒寧耐到
尾之意需于郊就初字說利用恒兼就九字說來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大全臨川吳氏曰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坎水中爻相應猶

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漬于其中故曰需于沙有言如鄭
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爲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故在人
則爲小有言小有言他人言語傷于我也即需于沙之意需
于沙以位言終吉本其德言〇終吉者剛本有寧耐之操中
則又有善處之術故終能出乎險也〇沙則近于險矣在人
事則如與不善人爲隣與不善人同僚之類故小有言此猶
特以地言事亦有然者時亦有然者如智果與智伯同宗知
智伯之立也必滅智氏而別于太史爲輔氏是其事之近乎
險者也如晉人假道於虞之時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也而
先去之亦是其時之近乎險者也〇終吉謂終有出險之功
終吉以爻而言如坤六二不習无不利之說
觀象坎爲水水近則有沙沙則近于險矣雖未至于患害已
小有言矣中爻爲兌口舌小言之象也終吉者變爻離明健
而明故察機觀變終不陷于險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下體乾九二行在中即乾九二寬以居之
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寬中故不急進
蒙引衍寬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爻位然今用以顯出得中
之義剛之所以爲衍者就需言也猶同人之五曰中直蹇之
五曰中節〇剛字誠當得衍字傳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
行恒易以知險是能寧耐者聖人之筆其不苟如此〇在中
之中實與本義剛中之中同蓋象傳是本那爻位取出這中
來若虛說箇在中寔无所歸着如何只說是在卦之中不可

說是在險之中如經中所謂牽復在中元吉在上之類細求之義各有當安得盡以爲虛說乎○小象若曰二需于沙雖近乎險然以寬居中不急進也以寬居中而不急進故雖小有言畢竟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大全朱子曰以其迫近坎險而復過剛不中不能寧忍故有致寇至之象○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偪三需于泥則進而逼于水矣然坎猶在外而

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

蒙引泥雖將陷于險而九三則猶于此而需也特其所處之地不如初與二之遠于險耳六四亦然直至上六方無需處而日入于穴九三去險愈近以地言過剛不中以行言所處之地已濱于險而又以過剛不中處之其能免于害乎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愼故小象云敬愼不敗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大全朱子曰敬愼不敗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問敬愼二字曰敬字大愼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蹉跌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意○建安丘氏曰坎險在外未害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蒙引災在外卽險在前也言災只是面前不是說在外卦所

以着箇謂字見得是指外卦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來注坎爲血血之象也又爲隱伏穴之象也偶居左右上下皆陽亦穴之象也血卽坎字非見傷也出自穴者觀上六入于穴入字此言出卽出入二字自明矣言雖需于血然猶出自穴外未入于血之深也

蒙引穴卽血之地以其已入于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其實非有二也如孟子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道

與俗實一而已但從由字來則當下道字從變字來則當下俗字不可強分解○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也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于能需而非牵強之說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蓋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順以聽爲出自穴一句說郎本義所謂柔得其正需

而不進者也○本義柔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聽時也非順不能聽○乾陽剛說需則是能寧耐乾陰柔得正說需則是能順聽然同歸于能需

愚按坎爲耳聽之象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酒食坎象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於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於婚媾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於酒食安以待之况在下者乎五需於酒食惟正乃吉况在下而可宴酣無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教人之意切矣

蒙引九五需于酒食者安以待之也蓋非陽剛中正不能安以待之非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故本義云云○象傳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看來卽是九五之需于酒食而安待之者也蓋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之以貞吉需於酒食就是九五之正固也非復戒之以正固也貞吉以占者言○需于酒食便是貞了占者如是而貞則吉矣故象傳云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如此說理正當且合象傳

訂詁坎爲血爲酒四陰柔則取象於血五陽剛則取象于酒下互兌食象貞吉者貞而自吉也非戒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易解郎象正中也苟无中正之德而有宴樂之需是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者何吉之有

蒙引以中正也本義曰陽剛中正需于尊位而象傳只曰中正者盖中字合得尊位意正字合得陽剛意了聖人筆下自

不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

蒙引入于穴至敬之終吉皆爲象○終吉是出險也大抵亦是象本義自占者當陷險中以下通是再影出象意以示占耳或者遂泥此而分終吉以爲占失其旨矣○本義柔不能

禦而能順之非惟不能禦亦不當禦抑亦彼不願禦也何者九三是吾正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旣與吾正應之同類則亦必於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爲其理必能敬之也終吉者藉三陽之力以出險也非敬之不可得故曰敬之終吉非恐其欲禦而戒以敬之也本義蓋亦用此意○以情而言上在險中而不能以自振得同類之來當如空谷之足音也云何不喜而故欲禦之耶且三客之來皆非惡客也柔不能禦之云只是順之反辭耳○詩經行露誰謂女无家何以速我獄傳云速召致也不做催促說做催促說亦无害○需卦六爻如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大槩且就其所居之位言其去險有遠近耳至下面一截如利用恒之類才是隨其能需與不能需以爲吉凶也○需卦六爻吉凶不同不全係于去險之遠近其要只在于能需與不能需之間耳初出險雖遠然非用恒不得无咎二雖未甚近險然非剛中能需不得終吉三去險固近矣然非過剛不中亦未必便致寇至四雖入乎險矣然以柔而得正需而不進終能出自穴若九五

則以需而得吉上六則以敬之而得終吉合而觀之則君子遇險之道可得矣先儒謂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欵曲停待終是少錯

說統險極則无可用需陰柔則不能爲需故惟入穴而已然聖人于不需中復爲尋一能需之道三陽需極並進彼皆能需之人所謂不速之客也敬以待之則資彼之深謀以匡我之躁急可成出險之功而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或問不當位如何朱子曰凡初上二爻皆无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

蒙引一說雖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險極固爲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此說似順葢此不當位正于困上六困于葛藟未當也一般似可備一說

愚按以陰居陰實是當位日不當位者從陰居險極看出如

云才與時不相當也但本義未詳不必深疑朱子或問之對還屬別一見解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大全建安丘氏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于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誣爲奸非訟也○厚齋馮氏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雲峯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

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爲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隨其所處爲吉凶也

來注九二中實有孚之象一陽沈溺于二陰之間窒之象坎爲加憂惕之象陽剛來居二中之象上九過剛終之象九五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之象中爻巽木下坎水本可涉大川但

三剛在上陽實陰虛遇巽風舟重遇風則舟危舟危豈不入淵故彖辭曰入淵不利涉之象也與棟撓同文王卦辭其精妙至此

蒙引按此卦所謂訟及經傳中除以言教者一句外凡所謂訟者大抵皆是治訟于官也○九二中實是有孚也上無應與見窒也又爲加憂是惕也卦變自遯來剛來居二是得中也○有孚見窒者其事本直而反見枉其情本眞而反見誣於是乎不得已于訟矣○首句云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事必

之一字亦重是以有孚見窒之故而不免于訟也窒貼在有
孚窒內若上面既說有爭辯之事矣既訟之後乃又有孚而
見窒何耶○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
能中不懼則健于訟矣此又見聖人之深于人情也○終凶
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爲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
者言非指理直也故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無理而或取
勝可見其下文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
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

直可知○大人之見惟利于理直者不利于理曲者故彖辭
有利見大人對不利涉大川言○有孚見窒此所以不免于
訟也本義所謂必有爭辯之事也惕中不終訟也故吉終訟
不中也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險求勝也故不
利此之謂隨其所處以爲吉凶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
下險其情始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已
險而彼健也

易疏此二句因卦之象以顯有訟之所由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
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大全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
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
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建安丘氏曰剛來而得
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于此剛自上而反下爲來柔自

下而升上爲往爲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者多三陰
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
二陰四陰二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也
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楊氏
曰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故其訟之理決鼠牙雀角之
誣爲必欲見召伯故其訟之理明爲聽訟之大人者不尚中
正可乎

蒙引按彖傳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與恒亨无咎

利貞久于其道也同例訟有孚窒惕亦亨无咎俱是帶說也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象傳只提卦變釋中字就該了惕字意剛來得中雖而能忍直而能和也卦辭有孚窒是訟之所由起故傳亦不之及○剛得中雖只釋中義然剛得中則其有孚見窒能懼也皆不待言而可知○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巳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巳之間廢業失事雖得不償失也故曰不可成見其窒惕中也只據理言○尚中正也以卦體有大人之象言與九五以中正也不同尚字疑作取字看○尚中正是指繫辭聖人所取於卦而言與上文剛來而得中也下文入于淵也同例看與制器尚象之尚同○大抵言其中正之可尚也故爲卦體○以卦象言之乾剛寔之物也坎險陷之物淵之象也以乾乘坎以實履陷乃入于淵也故爲不利涉大川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傳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于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丹陽都氏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蒙引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不是謂天在上水在下須看行字故本義云其行相違○天上水下卽是其行相違也天不以行而後爲蓋天在上其情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畢蓋水在下其情不與天通也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象也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期不至于相違而巳○君子以作事謀

始夫事之爭也非因利而爭於所趨則因害而爭於所避謀其始者或于利之未萌也先別其孰爲才之所能爲其事者則當受其利矣利何至於爭趨于其害之未至也先別其爲分之所當得于分者則當受其害矣害何至于爭避有爭是非者有爭利害者只是此兩端○作事謀始蓋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未訟之時也上醫醫於未病之先則無病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

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臨川吳氏曰不永所事此邵子所謂意象也

蒙引初六不終所訟者也然即其不終所訟而論之其始也雖有小傷以及訟其終也不終于訟而得吉蓋惟訟之稍明也○不永所事是明白說出正意小有言不可作申貼上句說○小有言實與需之九二同言其所傷我者小也只用畧去與他辨辨得明便止辨得明處便是終吉與小象合

愚按變兌爲口舌言之象也應爻乾爲言亦言之象也因居初故曰小○小有言在需九二亦主言語傷于我與此無異但此處因傷我者小不能无辨是在我不能無言了需九二止是寧耐受之不去理會他依此若微有分別此胡氏所以曰不同也仔細玩之在我不能无辨意在終吉句內不在小有言內猶之寧耐受之意亦在終吉內故小有言均屬以言語傷我主在人邊究竟與需无異虛齋之駁豈無所見而云然哉學者不可以毫釐忽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易說訟不可長以理言也言雖是初六陰柔之故然其理亦如此長永二字相同

蒙引其辯明也正是貼終吉意若小有言果與需不同則象傳不如此下語而本義亦當明解出如彖辭傳云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字同義異朱子即自說破矣需九二曰小有言終吉而此亦曰小有言終吉需九二象傳曰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而此亦曰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仔細玩味

益見其同而不見其異彼諸儒之異說又何暇計乎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亦即是不永所事一句道理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大全雙湖胡氏曰六爻自五君位外上不足言初三四吉二僅无眚者以犯分于先不克而後逋竄非本無訟上之心也易于君臣之分其嚴矣哉

蒙引九二不克訟云云一連讀到尾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亦然○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

柔則是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安無過越之舉矣此皆以理言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則其勢亦有不敵者故不克訟云云然惟能安于理者屈于勢故本義亦先理而後勢○爻辭通是象無象亦象也本義言自處卑約以免灾也○凡本義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謂其象如此而占亦如之也○歸而逋爲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僅如此也

觀象坎爲隱伏逋之象也中爻爲離坎錯離離居三三百之

象也二變下卦爲坤坤則闔戶之象也○需訟相綜訟之九二即需之九五曰剛來而得中曰歸而逋皆因自上而下故曰來曰歸其字皆有所本坎爲眚變坤則无眚矣

存疑克勝也非比能守乃逋而不求勝于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

愚按三百戶鄭註禮記云小國下大夫之制又鄭註周禮小司徒云方十里爲成九百夫之地溝渠城郭道路三分去其一餘六百夫又以田有不一有一易有再易定受田三百家即此三百戶者一成之地也鄭註云不易之田歲種之一易之田休一歲乃種再易之田休二歲乃種言至薄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蒙引災患也程傳作過失若果然當曰无咎何謂无眚故朱子不因之蓋二非五敵倘不自退避其能免于禍乎故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此全以勢不敵言

易詳歸逋竄者不與之訟也自下訟上二句此言不克訟之故

愚按竄與竄三苗于三危竄字不同彼以驅逐言此以藏匿言猶云逃竄也○又按詩周南薄言掇之注云拾也本義云自取也大抵禍患之至猶拾而自取言易得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大全雲峯胡氏曰二剛險本欲訟者能退處于分之小僅可无眚三陰柔本不能訟者能安守其分之常雖厲猶吉謂之貞者守常則爲貞不守常非貞也

蒙引六三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俱爲象足見初六之小

有言終吉亦俱爲象而需九二之小有言終吉亦俱爲象矣
坤六二不習无不利皆一例○不曰食舊祿而曰食舊德者
祿者稱德而受者也蓋惟有是德乃宜得是祿故以名之正
猶以天位爲天德然○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危者
陰柔質弱終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
吉終吉應厲字○无成不能有終也此句只是卦辭本義云
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王
事无成○或從王事无成亦以其陰柔質弱故也此句泛說
與上爻不相繫蓋爭訟利于怯從事利于才
觀象中爻巽綜兌口食之象也
愚按食舊德至終吉一段斷主訟說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
極有分曉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蒙引象傳雖只提食舊德一句而申之其實連下或從王事
无成俱該在內象傳此類甚多必曰從上者凡主事者皆上
人也故曰明自主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後得之義皆陰道也

從上吉即食舊德也
愚按小象二句皆泛說雖或從王事无成意該在內然從上
字却與從王事字尤干講者須仔細認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大全東萊呂氏曰渝變而爲善也心之所之只有善惡於惡
既不得勝不之於善將何之乎○雲峯胡氏曰九二坎體其
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然曰歸曰渝皆如反者
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
命之正聖人不責无過而責改過又如此
蒙引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
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
之正理也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乃剛而不中
之爲也曰吉者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不可謂九
二之不克訟爲屈于勢九四之不克訟爲屈于理原九二亦
屈于理也○按龔氏謂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如何朱子所不
取也蓋初不能終者也未嘗說與誰爲訟三非能訟者亦未

嘗說為誰所使四剛而不中故取訟象二亦以其陽剛爲險之主而取訟象惟四以敵之强故兼取其勢之不敵也○愚敵故只道其復就正理而无所用其通竄耳上九之終訟亦不說是與誰爲訟也

層按中爻巽四變亦爲巽命之象也渝變也四變中爻爲震變動之象也

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易說始而欲訟不免有失今既復渝則改圖而不失矣

愚按不失正解吉字象不言吉者正在能復能安處見

九五訟元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聽訟必得其平然古人不貴聽訟而貴无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无訟此九五所以于訟爲元吉也

蒙引聽訟而得其平○得其平卽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同一中正也在訟卦九五則本義如此解之學易者誠得是法爲可以說易矣○訟者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全書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相訟者或卽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大善而吉之道也

存疑以字作由字看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大全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未必然之辭上九過於剛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況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詳味此爻之辭

亦只是終凶之理○厚齋馮氏曰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

蒙引此云鞶帶只是云革帶也

觀象乾爲衣又爲圜帶之象也乾君在上變爲兌口中爻爲巽命令錫服之象也中爻離日朝日之象也離日居下卦終之象也又居三三之象也坎爲盜褫奪之象又變兌爲毀折有褫解之象

愚按左傳鞶厲斿纓杜預注云鞶大帶也男鞶革女鞶絲註云鞶革也革皮也男之鞶以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此爻之意卽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之意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大全盤澗董氏曰觀訟一卦之體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卽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

蒙引以訟受服據以訟得勝古无錫服之禮爻辭似只是取象之辭今象傳曰以訟受服則實其辭矣○若曰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益上九之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易集帶所以束服爻言帶象言服互言之也

愚按近說周公以爲必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于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此說顯得亦字出○敬字淺淺說猶云貴重也

周易說宗上經卷之三

宛平閻　鋅爾爲原本
甬上萬　經授一新定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傳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無名興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

大全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誨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唯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亾繫焉豈无悔咎唯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蒙引師本只訓衆在此卦則爲兵衆也○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卽師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用師既得其正所任又得其人則民悅而從戰勝

攻取吉矣又何咎之有若不吉則吾之用師不能安民祇以毒民耳能免咎乎大槩用師不能吉而无咎者多以毒民而民不悅之故彖傳云云○丈人卽長子也自衆尊之謂之丈人自君稱之謂之長子○此卦辭全是據理言故說得道理盡仁義節制之兵皆不出此矣○本義旣曰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又別取一義此可見易之不可爲典要矣○或曰本義云利于得正旣着利字在上似當依彖傳只以吉无咎屬丈人也

曰不然需之初九曰利用恒无咎恒之彖辭曰利貞利有攸往上句亦皆有利字也○况彖辭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彖傳解貞字則又以大將師師言終不可比而同也彖辭本義一則曰用師二則曰任老成之人則可見主人君言无疑

槖嚴戰勝攻克曰吉有弔伐之功無窮黷之失曰无咎凡言吉无咎者旣有其吉又无其咎盖天下事固有功成而其事不必盡善者

愚按周禮千五百人爲師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故師旅者皆軍中之名又聖斷云伍兩卒旅軍曰師古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皆自五起數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大全雲峯胡氏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一陽而五陰皆爲所以閫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于正則爲王者之師以之微有不正則爲霸者之術

蒙引按卦體只見得是衆陰爲九二所以未見得以之以正處今曰能以衆正者夫子之意盖謂師之正不正全在所以

以之者若能以之以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之不可不正也于以釋師貞之義而極其至乎○可以王矣王字讀去聲近時應天程文竟把本義則王者之師矣一句當本文可以王說誤矣盖本義意謂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亦論其理如此畢竟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師者說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無君了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言二也○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

大全董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雲峰胡氏曰剛中而應彖傳凡五見或五應二或二應五本義於他卦不明言之而師獨曰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在師之時五之信任乎二尤不可不專也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瘕不輕用也其指深矣

蒙引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以此之德而行師雖不能无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

則民悅而從之矣民悅而從則所謂得人和而三軍一心矣故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何吉如之既吉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无黷武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行險而順與後世所以兵行詭道者異指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大全隆山李氏曰于師得古人井田之法于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蒙引不可以水由地中行者言只地之濕者皆水也容民畜衆者君子於無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蓋民生既厚一旦有事而發之則不患不足于兵矣○容民畜衆皆以無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然畜者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爲後日計之意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蒙引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則牛馬輜重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也不必依程傳兼興師與行師蓋興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爲將者行師之法○曰師出以律須看出字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矣此爻只據在卦之初爲師之始說道理如此

易集九二大將在前乃號令節制之所自出初居下承之有師出以律之象初若專之即爲失律

愚按音訓云否音鄙鄭玄王肅皆作方有反音否非也咈本義還作上聲是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蒙引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大全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

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二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叅義二以一陽統衆陰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威德兼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信任之深襃寵之厚亦何由而成乎或委任不隆或吝于爵賞或輕信讒間或叅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析疑錫命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以爲將非褒其成功也○互震爲雷有命令象坎變坤坤順以承天故其象如此

蒙引本義云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明其爲將也○剛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內了此云在師中卽俗謂在軍中云耳如軍中有一韓軍中有一范是也或謂在師卦之中或謂在下體之中又或謂在師而得中皆無理○在師中吉是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師九二分象占當如蒙九二子克家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

蒙引宜依程傳周公爻辭未有此意孔子據理而論則實不可易之定論也不然安得有在師中吉之功哉○懷萬邦也王惟懷萬邦故寵任大將使爲之去其暴以安之此直先王用師之本意也象傳所謂貞者卽此○按此小象都是推本之辭○一說在師中吉此二句直申爻辭如不克訟歸逋竄也之例方見不背爻辭

演說曰天寵者奉行天討故不曰王而曰天
愚按承天寵即能承委任意謂恩寵爵命者非

六三師或輿尸凶

叅義以一卦觀之則九二獨爲將以合爻觀之則皆將帥之事也

蒙引以陰居陽則才弱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輿尸便是凶也謂之或輿尸者言其有輿尸之理也

易集或者未必之辭變異進退不果或之象也

愚按雲峰胡氏曰剝一陽在上而衆陰戴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爲輿坎爲車輪有輿尸象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愚按大无功甚之之辭

六四師左次无咎

蒙引六四陰柔不中其才智雖與六三類然居陰得正其明義理而得時勢則逈與六三殊矣故爲左次象曰无咎特以其賢於六三也

愚按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爲次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愚按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本義曰知難而退蓋左傳成語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

程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

大全雲峰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恐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于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家所謂丈人也

語錄長子帥師是本爻之象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象此兩句

但家人九二所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參義長子老成之將也弟子不經事之少年也
蒙引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擬
九五與九二言○禽字兼獸麞鹿之類害稼尤多○利執言
執字遲從禽字生來无咎者變曰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
以下皆戒辭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言以九二帥師可也
若參以三四則凶矣○貞凶言雖以曰有禽而執之然吾委
任不得其人終亦取凶○只才氣老成者便是長子新進不
經事者便是弟子弟子少子也

觀象五居坤土之中故取田象于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
所以習武事也應坎變亦坎坎爲豕害稼者也故記云迎虎
爲其食田豕又錯離爲雉皆禽象也禽害禾稼寇盜之象也
坎爲盜亦有此象執者興師以執獲也坤爲衆中爻震綜艮
爲手衆手俱動執獲之象也言者聲罪以致討也坤錯乾爲
言言之象也无咎者師出有名也長子九二也九二互卦震
之初畫長子之象也弟子六三也坎爲中男震之弟也弟子

之象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來注以中行推原其二之辭使不當歸咎于五之辭
蒙引言所以必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二有剛
中之德而使之帥師則其所使者當矣若夫弟子輿尸則是
其使之不當也又將誰咎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

大全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
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
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
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建安丘氏曰開國功之
大者承家功之小者
參義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其功之大者命
之以開國而使爲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使爲卿大
夫爵必稱其功報必賞其勞无僭差无私吝此王者公天下

之心也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畧其封賞之行固无不及也至于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唯賢是用不復計其功矣故戒之曰小人勿用

蒙引大君天子也○大君有命二句是上六有此象也至於小人勿用則上六本爻安有此分明是聖人爲占者設戒耳

觀彖六五居陽位大君之象也命者命之以開國承家也二三四省震震雷有命令象三四五省坤坤爲地爲方國之象也震陽王師陽王開發有開象故曰開國變艮爲門闕家

之象也又二爲門四在其外亦家象陰虛在中能承受故曰承家損卦艮變坤故曰无家師卦坤變艮故曰承家周公爻象其精至此開封也承受也小人開承中之小人也陽大陰小陰土重叠小人象也勿用者勿因其功勞而遂任用以政事也變艮爲止勿用之象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報功臣以公慮天下必遠○建安丘氏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必亂邦者言其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

愚按必之一字决之之辭正揭示其禍亂不爽處

䷇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大全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爲衆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五君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于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雲峰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

筮問之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爲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唯審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參義唐玄宗勵精爲治開元末遂恣情極慾以隱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漢文仁儉二十年如一日未免黃

老之雜宋仁勤儉四十年如一日然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
惑用賢旅進旅退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
【蒙引】比吉者筮得此卦則當爲人所親比這便是吉意原筮
之原恐如今人所謂依原之原○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事
王季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所謂食之餘無以再進
也又漢立原廟中庸或問註曰謂又一廟也此兩原與筮義
同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以四海而仰一人下比上也
自有相親比之道蓋比亦是兩邊相合事上曰萬邦者天子

之比天下只是親萬國之諸侯耳若天下之比于天子則臣
民俱在故曰四海也○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
者有元永而不貞者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皆未能稱
人之比也○不寧方來者近者悅遠者來也○後夫凶本義
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不曰彼交已固此來已晚可見是
王爲人比者言○後夫承上文凡不寧者皆已來矣其後夫
之方來者則其過在彼宜得凶耳○或曰王者于民來者不
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邪曰天下之事固有勢不能兼容者

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耳○卦辭若曰爲人所
比固吉然必原筮元永貞然後足以爲人比而无咎矣夫惟
元永貞而无咎則不寧者皆方來而彼後來自取凶耳大意
如此
【愚按】宋劉牧云原者再也與禮記未有原之原同彖之剛中
在下卦故曰初筮比之剛中在上卦故曰原筮下卦名初筮
上卦名原筮非真以蓍草筮之也
彖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程傳】比輔也釋比之義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
【蒙引】下順從以卦體言則實兼上下衆陰然不曰上下而只
曰下者以九五爲上也故避之至不寧方來則曰上下應者
衆皆比之無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
與衆之辭
【愚按】卦辭本義云比親輔也虛齋以爲若單言親字則相親
厚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別著箇輔字此彖獨曰比輔

也下順從也明明是本義韻得此二句意而釋之比輔也何不得渾入親字至下順從也方講得親輔之意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傳】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為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

【蒙引】以剛中也據程傳以剛為元以居中得正為永貞看來是如此剛字實只當得善字必剛而且中乃為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按周子通書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之說則善自是善惡卻又要中是剛字只當元字中則含永貞意也○貞字是重正而且固大中至正之道也○九五之剛中即所謂元永貞也在卦爻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比道上說則須用此二句方盡比道之善○又原筮元永貞无咎文王只據理言

孔子彖傳本諸剛中者未必文王本意故卦下本義不用彖傳解經下文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亦只是孔子之意文王繫辭只重元永貞无咎說下○其道窮也只是此爻已周徧來已晚之意窮者言不見愛於人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大全】方唐徐氏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至相繇比之義盡矣○雲峰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閒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閒

【蒙引】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以為建國所以親諸侯者尤為無謂

【易集】大象例凡立法定制之事則稱先王

【彙徵】於原筮元永貞見比天下之大本於建國親侯見比天下之大機

【愚按】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建萬國親

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特云先王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大全朱子曰孚有在陽爻者有在陰爻者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是也〇雲峰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與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〇沙隨程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

後也〇趙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唯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蒙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矣至於盈缶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語録說終來似顯比便有那間遍意似不可曉恐是初年之見〇此以比人言終來似顯比則爲人比矣然恐此卦六爻無漸進居尊之意不可用也
啓源缶瓦器也以土爲之而中虛坤土陰虛之象也盈者充滿也缶坤之器坎下流之物初變成屯屯者盈也水流盈缶之象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蒙引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缶者也故不但无咎有他吉也〇曰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
彙徵爻是周公因比之初而諭之之辭勉其終也象是夫子因比之初而與之之辭嘉其始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不繫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繫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於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比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此
蒙引柔順中正故能比夫正上應九五則所比者正〇六二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爲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此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〇內比之是方出仕者外比之六四近君之

位已出仕者也故有內外之分○貞吉二字帶爻言占者如
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
愚按讀易管見云二在內卦故曰內自內者由己涵養有素
因之得君八卦正位坤在二故曰貞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參義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為之戒者此曰貞
吉爻之本善者也
蒙引不自失是吉所在

纂微比之自內即素履往之意狥人者失己自內則不自失
矣
六三比之匪人
大全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君者之鄰學者
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蒙引六三陰柔則暗昧不中正則邪僻而況承乘應皆陰則
所近者象非正人以三之陰柔不中正其有不入其流者乎
故曰比之匪人不可專指承乘應皆陰為比之匪人也觀爻
四之介疾有喜則可見矣○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如六二六
四之貞吉總是所比得人如二之柔順中正四之以柔居柔
則與三之陰柔不中正相反二之上應九五四之上比九五
則與三之承乘應皆陰相反故三之比匪人可知其大凶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虞注傷哀傷也即孟子哀哉之意不言其凶而曰傷乎者蓋
惻然而痛惜也
蒙引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是也

自仕者言之則為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
於王莽是皆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無可
比而比乎五五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蒙引以柔居柔柔順得正故能比夫正而所比者五又為得
所比之正也
易斷九五外卦故曰外謂從五也之字指五本卦獨九五為

賢六二以正應而比之修乎己而貞吉也六四以相近而比之從乎人而貞吉也于此見易之時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 來注五陽剛中正故曰賢居尊位故曰上言六四外比豈徒以其賢哉君臣大分亦以安其從上之分也

[] 彖引上句是喚起下句下句則所以釋外比之意也須看以字○必曰外比于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云○曰賢者明其以

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比得其人也所謂貞吉者正以此○曰從上者如六二則以正應而比五也四與五初非正應特以其在上而比之耳故獨曰以從上也此以分言莊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但所比者五爲得其人耳○比賢從上或依程傳平說但恐以字不順傳益以以爲而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 程傳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

[] 大全朱子曰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告誡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 彖引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正顯比之象用三驅失前禽者上之人不求必得也邑人不誡者下之人化之亦不求必得也○顯比兼德位言然德字重蓋比之所以爲顯者在

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則以比字來也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邑人不識是王者顯比必然之符驗然吉仍歸之在上者不可謂邑人亦吉也味本義亦喻上意不相警備字意見得亦是就田獵說故本義乃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通爲一象○邑人易中所謂邑者非一盡以所屬言也就天子三驅說則天子自有天子之邑自不相妨也○此爻主意要專在比道上說

[] 觀象五王象二爲五應所不必驅初三四原非正應皆來比

已有三驅象也前後錯十有開開一面之象也坎爲豕禽象
上爻在五前故曰前禽一卦五陰四皆從陽上獨背之故曰
失前禽也坤爲邑又爲衆又三四爲人位居應爻二之上五
之下邑人之象也不誡者禽之去者聽其自去邑人不相警
誡以求必得也

附錄文獻通考田獵篇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
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
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豺祭獸然後畋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虫未蟄不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又曰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
侯發諸侯發然後卿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
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又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

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冬不田何也天地陰
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昆虫且知
應時而況人乎哉其謂之畋者何聖人舉事必反本去禽獸
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

愚按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
自門驅而入禽獸向吾而出者皆免唯被驅而入者皆獲故
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
一相似○開一面之綱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綱也若置綱

而不驅亦无從得禽今之獵于山者亦皆先置綱而後鑼鼓
銃刀弓箭以逐之也大抵明顯比之无私而擬諸其象以形
容之已耳

彖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
中也

來注位正中即剛健中正居尊位也用命不入綱而去者爲
逆不我比者也不用其命入綱而來者爲順比我者也人中
正則不會得邑人不誡者以王者有中德故下化之亦中亦

不貪得猶上有以使之也所以失前禽邑人不誡
【全書】顯比之吉之字包王用至不誡十一字在内
【蒙引】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無夫子舍逆取
順一句恐後人亦无從得失前禽意思出〇不要以舍逆取
順就當人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如不來就禽說而顯比之
意已九盍取舍二字難說是民也知周庭无虞以從禽也二
句亦皆象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亦然
上六比之无首凶

【程傳】此據比終而言
【大全】雲峰胡氏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
无首陰柔不足為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夂辭惡其无首
蓋其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异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
亦自相貫〇曰无首猶言无君所謂後夫凶也
【易註】无首後也處卦之終是後夫也比道已成已獨在後衆
人所棄宜其凶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
效不能以有終
【蒙引】既无首可比則不成箇比矣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大全】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
則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
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

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
面剛中而志行乃亨〇又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
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
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
專說〇南軒張氏曰以大畜小以陰畜陽天地之大經古今
之通義也然事有出於一時不獨天下國家凡百君子之欲
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遏阻之皆小
畜也〇白雲郭氏曰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有人而畜之

者畜之小也〇建安丘氏曰密雲陰氣也自二至四互兌屬
西方故曰西郊

【全書】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論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
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
自西自南陰也陰倡則陽不和故詩曰朝隮於西崇朝其雨
是陽倡也故雨蝃蝀在東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
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〇按此所言密雲之義與朱子本
義不同此說較似明白穩當總在下句重矣

【蒙引】小畜總是以陰之小畜陽之大亨是陽道可行之占密
雲不雨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只就所畜者小上生意思大
抵是未能厚積而遠施也〇以亨字連小畜字看則亨字與
小畜是兩箇人以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帶小畜字看則又只
是一箇人辭若貫而不貫不貫而又貫也蓋均從小畜字有
取也〇以小畜大則所畜者亦小矣〇畜未極而施未行不
必以小人畜君子說此畜字雖把以陰畜陽字來爲例亦當
與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同看此畜未極而施未行七句不必

貼卦辭乃體其意也故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意亦一不分〇密
雲不雨者以其起自西郊也若不說作起自西方則郊字亦
說不得〇密雲陰物論理雲元能致雨雲至於密則是所謂雲
盛則多雨者矣何乃反不成雨耶是有說也尤雲之騰上不
已而逐旋舒布者屬陽其勢必成雨澤所謂雲行雨施也氣
盛故也若其積聚匝密其勢已定此乃雲之止者不久且自
散矣故屬陰而雨不成氣已衰故也〇本義拳拳於密雲陰
物西郊陰方者明其所畜者小也非指陰道然也味本義兩

箇畜未極字句方知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所畜者小
之義不必承上亨字說是畜未極而施未行也且方說得畜
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處宜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
意也〇自我西郊本義云我者文王自我也若要拘牽上爻
小畜之義則文王爲陰紂爲陽乎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
王乃是不好人了而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
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本義文王演易于姜
里數句須要輕看不可拘牽上爻拘向文王身上說

觀象中爻離錯坎雲之象中爻兌西之象下卦乾郊之象凡雲自西而來東者水生木洩其氣故無雨

愚按此卦占辭猶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皆各自爲說上下文不相蒙也細玩本義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云益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不是說陰畜未極而施未行也若純指陰言則此卦之占竟是爲小人發矣且此二句純是象亨自是占占如其象只指下二句也○又按近說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陽還有可亨之望不是截然淺生意的只怕陽不能善爲之謀耳此說亦極分曉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易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

蒙引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則上下五陽皆爲四所畜矣故爲小畜要認柔字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蒙引言陽爲陰所畜宜不得亨矣然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陽猶可亨也○內健則有剛決之才外巽則有和順之道二五皆陽各居一卦而用事謀與勢合則君子之勢猶得以有爲也故猶可亨○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爲之主也用事當事任也

愚按乃者難之之辭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雲峰胡氏曰日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皆爲陽言亦扶陽抑陰之意也○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故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蒙引本義曰其氣猶上進也此當以既雨既處畜極而成來
炤看大抵此句全就雲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密雲不雨
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兩句似無大分別施未行卽是
不雨意以尚往故施未行
彙徵此純就造化說
愚按彖論一卦之體故曰密雲不雨象各言一爻之德故曰
既雨既處卦與爻義相反他皆倣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
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蒙引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也
君子以懿文德懿是修飾完美文德威儀文辭之見於外者
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夫威儀文辭固亦德之所在然此特其
一身之旌觀聽之美而已不足以經邦而濟世不足以建功
而立業可見人之所學不可不務乎其大者○必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乃爲厚積乃可遠施然此個君子非可目定

爲小畜君子也夫子因小畜之象而就人事中尋出君子之
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彙徵此畜字作蘊畜說
愚按天无處不在无所謂上下曰上下者姑以人目力所及
而分上下耳○凡大象君子所取之義或以二卦之象而法
之者如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或以卦名因其卦
義所有君子法之須合卦義行事者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
謀始防其所訟之原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若小畜君子以
懿文德不取風行天上之象餘倣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大全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雲峰
胡氏曰復卦惟初與二言復言吉小畜惟初與二言復言吉
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
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蒙引凡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自
不至於咎也本義雖通謂之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則亦

不可不知也○何其咎大槩是言亦能不爲陰所畜九二亦
然至九三則不然矣○不爲陰所畜就是无咎就是吉也○
何其咎吉還作占看凡吉凶悔吝字皆是占辭○語類曰復
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異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
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愚
謂二復之義亦无大異總是還復
愚按復自道復者歸還之意猶云今復自故道還其舊耳觀
本義自守以正句解自道字甚分明不必作深微影響語爲

是○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
卦不可一例觀也
蘂微人唯自處非道由小人進不得不受小人制復而自道
誰得浼之又誰得畜之不但曰吉而曰其義吉以理合之事
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於此可信
九二牽復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
陰以剛中而能牽復亦吉道也
愚按牽復者與正類牽連而復亦不爲陰所畜得遂其往故
吉也但初曰自道固非藉引援之力非由比暱之私二曰牽
似乎借交植黨以爲進身之地故象亟提出在中亦不自失
意以許其可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棠引露出在中二字見牽復之所以如云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則取中德之貴如云元吉在上大成也則取非功之成其
日在中日在上皆不虛也
管見在中者言陽剛居中也亦者承初爻之辭言與初九同
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大全漢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
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平菴項氏曰九三反目稱妻
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雲峰胡氏曰輿說輻

陽畜於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
【】觀象乾為車輿大有同輿車箱也輻在車輪轂之所受老子所謂二十輻共為一轂是也輻貫於轂非易脫者三在上象輿中車二輪且具則行今為四上所止故脫輻又變兌為毀折亦脫輻象○乾為夫三之象巽為婦四之象兌近所見曰目三四五合離為目三四相近而比之則為正視四在上不下視三而上視同體之五則三亦因之不上視四而下視初二兩相反也

【】說文輻與輹不同輻車輪之輳也輹車上伏兔也輻重於輹脫輹者自止而不進暫任之意也脫輻者為陰所繫畜久住之計也
【】愚按反目者反目相視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傳夫妻反目陰制于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蒙引夫妻反目象也不能正室意謂以其相說而為所繫畜也即輿說輻也意謂夫妻之反目亦由夫之自說其輻耳
下三爻初二不為陰所畜而三則為陰所畜不為所畜若初則居下得正二則剛中為所畜者則以剛而不中也然亦兼以位言初前遠於陰也二漸近於陰也三迫近於陰也
【】泫塵室者閨門也正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也三四苟合豈能正室所以反目故歸妹大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易註凡言血者陽犯陰也四乘九二近不相得三務于進而已隔之將懼侵克者也上亦惡三而能制焉志與上合共同斯誠三雖逼己而不能犯故能血去惕除保无咎也
【】蒙引本義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三句俱解在有孚字內益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信之本也巽體能巽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當衆陽之鋒其勢不免於灾懼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

助則免矣以此見陰柔力量不能獨濟若有所濟亦必仗陽剛之力如渙之初六亦此義也○此爻辭不指爲小人只是位卑力小不任大事底人○二陽之助本以巽體言然未有孚而不得人助者道理亦是如此○六四爻辭通是本象以者其占有孚字重

觀象五陽皆實一陰中虛孚信中虛之象也此爻離錯坎坎爲血血之象也血去者去其體之見傷也又爲加憂惕之象也惕出者出其心之見懼也曰去曰出者以變爻言也蓋本

爻未變錯坎有血惕之象既變則成純乾矣豈有血惕所以血去惕出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易解曰惕出則血去可知省文耳

蒙引六四倘非柔順得正而虛中二陽亦未必肯助之蓋其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周公曰有孚血去惕出而孔子曰上合志交相發明之意可見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大全吳氏澂曰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也○雲峰胡氏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象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蒙引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不必備舉陽剛中正意以其在陰黨故不詳錄也其所處尊亦未必主君位只是同行中之尊者○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至兼乎上下數句蓋本義以爻辭二句獨鄰字須用解說故首提鄰字云云不是只解富以其鄰之義而不兼乎有孚攣如之意有孚攣如亦只是同力之意細分之則有孚爲心富厚爲力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况下文就承以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之象則其義斷可識矣○九五居中處尊

居中者信實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其曰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者則通管有孚之所以攣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也然必有孚攣如然後能富以其鄰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占言則分明當以有孚為本故本義曰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有孚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也朱子曰攣如手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矣然謂九五獨也○雲峰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愚謂小畜九五之有孚亦將如泰六四之翩翩

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也彼之不富陰也此之富陽也力不同而德則類故不言吉○此爻不必全認做小人之黨看然實則陰類也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裨畜主師之類皆是以陰畜陽也故其辭雖若至善者而終不許以吉利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觀本義曰巽體又曰畜乾曰巽曰乾其書法固自昭然○驟讀其辭似為陰類得意者不知聖人此辭其所以諷諭君子者亦至矣蓋无往而非君子謀也

說文攣兩手相交固結不解之意○來注巽為繩攣之象也又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

附錄春秋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胡傳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故本義云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五之能攣四上也不獨有其富而與四上共之也

蒙引只照爻辭五說下如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之類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大全建安丘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如履卦不咥人亨爻言咥人凶皆卦爻互辭以見意也○雲峰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之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

厲不利爲戒深矣

[蒙引]上九雖陽然是巽體對下乾三陽則只與作陰小畜至上九則畜極而成矣故爲陰陽和而雨兼言既處愈見其爲畜之已底也○尚德載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既雨既處正是畜極也○此二句只是據上九居畜之極言益向也是爲小畜猶能繫而不能固今至於極則爲所畜矣原來陰之以畜夫陽者亦是匪寇婚媾之意今既爲所畜是陰力已盛故制得陽住而陰陽比和矣故爲既雨既處有始有卒也既雨既

處言其和也尚德載言其和之故也○尚德載是畜極既雨既處是成也畜極對上文畜未極說成字對上文施未行說○此爻却兼得小人益下句有君子征凶○婦貞厲婦者陰屬也至於陽不曰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指于夫而又兼得夫也○通上九爻辭都只是從畜極而成上生出道理說

[]沈言上書變柔則巽成坎而爲雨雨作風息西郊之雲亦无所往故曰既處如七月立秋謂之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說上則爲已成矣德謂巽卦所有之德乃陰德也載者車中所載之物巽得坎半體坎爲輿上九乃坎之上畫而實其中象車上之有所載巽爲婦象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雖貞固守此亦危厲之道也坎爲月中爻離爲日日月之象也巽錯震中爻兌震東兌西日月相望之象言陰盛也易中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而言中孚言從乎陽歸妹言應乎陽此則抗乎陽也又納甲巽卦象既望之月巽爲進退爲不果變坎爲陷卦變需險在前故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積與尚不同尚之在始積之在後也○臨川吳氏曰此與訟九二象傳例同全舉爻辭下文有所疑也四字乃并釋其義

[蒙引]以陰既盛而抗陽君子於此有所疑也不必說作均敵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大全雲峰胡氏曰諸家多以兌爲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爲虎不咥人亨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

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彖義虎咥人者也然以和悅履之則不見咥而反致亨以是觀之人之踐履畀遜何往而不亨乎行於強暴則強暴服行於蠻貊則蠻貊化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皆和悅之效也然和非阿容也悅非佞媚也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又曰乾體剛健非專爲暴者而象之

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无患也然如兌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賢者之遇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其禮而已矣

蒙引以兌遇乾八卦唯兌爲至弱唯乾爲至健今以至弱者而躡於至健者之后自是危機履非所履也故獨以履名卦而彖傳復取其德而謂之履虎尾不咥人亨也蓋卦德乃著處危之道也○履虎尾言躡其後也故朱子小註曰如踏地腳跡相似又曰躡他背脊後也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之義也

斯亦危矣若眞個躡着虎尾豈有不咥人之理正爲是躡其後耳○若說眞個是踏着虎尾則說不得有所躡而進之義矣今人只說得躡字不會說得進字出○履虎尾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也或仕進及一切事爲有危機所伏處卽是虎尾也○不咥人就是得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

啓源卦名連彖辭爲象與同人觀艮同例

彖曰履柔履剛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剛柔作兩人看

蒙引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大全雲峰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

蒙引柔履剛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爲履剛他

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乃
獨於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
名之曰履危之也然以其德說而應乎乾可危也亦可幸也
故承卦名之彖曰履柔履剛也○以卦德釋彖辭不曰卦辭
而曰彖辭以經文履字兼卦與辭而彖傳則卦名履字已別
解此只作彖辭者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釋彖已畢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義

猶乾坤文言也

【蒙引】在履則曰剛中正履帝位在姤則曰剛遇中正見得不
必說是履道之光明蓋履字只入在帝位上○五帝位也以
九居之剛中正以履帝位也剛中正以履帝位德稱其位者
也德與位稱不疚也既不疚則自然光明矣所謂首出庶物
萬國咸寧何光明如之卦體如是固宜得亨也故曰又以卦
體明之○又以卦體明之者明其當得亨也蓋以卦德言說
而應乎乾占固宜得亨又以卦體之九五言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占亦宜得亨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
也○愚謂光明還須說開一步蓋既有剛中正之德而不忝
帝位理勢決然是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所謂聖人之
德著於四方者也故姤之剛遇中正即繼之以天下大行此
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繼之以光明且必須說到功用
發越處道理方盡○此段渾看見履之亨處不必以說而應
乎乾不咥人亨來比例若以來比例則帝位成虎尾了恐於
情理不順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注】水瀦而不流者曰澤

【蒙引】辯上下所以定民志也使庶士至於公卿大夫各安其
位而不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各安其分而不日至於富侈
此便是定民志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程傳此由
上下无定志也尤可見○辯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意方
妙辯上下定民志則以諸侯而請隧與繁纓者無有也以大
夫而僭八佾者無有也以市井而僭稱公者無有也如後世

之廢人帝服娼優后飾者益無有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大全東萊呂氏曰此敢是教人出門第一步○雲峰胡氏曰初未交於物有素象

蒙引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之○以陽在下居履之初二句相連言以陽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也故未爲物遷而但循其素履○以陽在下如賢人處昇位也若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能守其素

矣居履之初初心未變也若非履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豈能久而不變哉○素履亦是已進者但始進於下耳不可說是在下隱處之賢人要味居履之初一句不然便亦是幽人了惟九二无應於上故曰幽人耳

管見絲帛未加采色曰素爻居西方爲白應巽中爻爲繩爲白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无應故曰獨○爻言其不易所守象言其不變所志皆深與其能行素也

求注獨有人所不行而已獨行之意願即中庸不願乎外之願言初九素位而行獨行己之所願而不願乎其外也中庸素位二句蓋本周公素履之爻云

蒙引率其素履是不變塞之意故曰獨行願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者得道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

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

蒙引猶云富貴之流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蓋黜陟不聞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須應本義幽人履道之道○履道者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一說履道坦坦是象幽人貞吉是本義所謂幽獨守貞者就貼在履道坦坦上蓋履道坦坦就是幽獨守貞也本義先出此四字者爲占辭張本也此說當從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蒙引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也如大畜九二中无尤也之例

【】彙徵合觀大象及初二爻象初之素而曰行願二之貞而曰不亂可見其身之履皆由于志之定而志之定皆由于分之辨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大全雲峰胡氏曰眇能視跛能履歸妹初與二分言之行不中則跛歸妹初九但曰跛視不正則眇歸妹九二但曰眇履六三一爻並書之者惡三不中且不正也六三眇自以爲能視跛自以爲能履與說而應乾者相反故曰履虎尾咥人凶象占具矣又繼以武人爲於大君須看兩人字三人位也人而不能免人道之患者必得志而肆暴之武人也正與剛中正履帝位者相反其亦不戒深矣○瓜山潘氏曰以六居三質柔志剛不量己力妄欲有爲應上九而履群陽如眇欲視跛欲履武人欲爲君其凶宜矣○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

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六陽[illegible]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溫厚陰之氣嚴凝也

【】蒙引眇能視跛能履只是自用自專不虛己下人之說而應乎乾正相反○六三武人爲於大君雖別爲一義六四取義則實與上文眇能視跛能履咥人凶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豈能久則即是履虎尾咥人凶意矣○豈能久也意

最重卽爻辭所含之意

【】觀象互離爲目離之中虛在三不中不正視之偏也震爲足兌變震之中畫足跛也三爲人位互體五四三倒兌以口向內三適當虎口故有咥象三變則六畫皆乾矣以悅體而有文明乃變爲剛猛武勇武人之象也曰武者對前未變離之文而言也陽大陰小陰變爲陽大之象也故坤卦用六以大終變爲乾君大君之象也

【】說文眇一目小也○跛足偏廢也

愚按武人爲於大君又占中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眇跛多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但眇者之視則明不足以燭遠跛者之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也

蒙引武人實無能爲本柔也爲大君則肆其暴志剛也不可泥武人爲說不得柔蓋正是柔也如需九二之剛乃曰衍在中知剛之爲直則知柔之爲武矣故曰武人爲於大君志剛

也柔而志剛也

彙徵彼自以爲能而人見其不能也爻位不當不中不正所以志剛而取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愬愬小心戒懼之意

蒙引六三不中不正九四亦不中不正然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履虎尾危也始于危終于不危始也唯恐其不得進終也終遂其進矣是爲愬愬終吉易中常教人存畏心故曰危者使平易之道也○眇能視跛能履者說而應乎乾者之反也愬愬則亦進於說而應乎乾者矣○愬愬終吉純以象言可以

証九二之終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蒙引愬愬戒懼則就入向和悅路去終吉終得遂其上進之志也故曰志行也凡言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其初未有吉處

蔡傳初曰獨行遠君也四曰志行近君也志行者柔順以事剛决之君而得行其志也始雖危而終則不危所謂終吉者此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大全朱子曰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雲峰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不知處境愈盛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善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蒙引剛中正則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爲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爲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孫言夬者決也慨然以天下之事爲可爲主張太過之意蓋夬與履皆乾兌上下相易之卦曰夬履者在履而當夬位也然彖辭與爻辭不同何也蓋彖辭以履之成卦言六爻皆未動也見其剛中正故善之爻辭則專主九五一爻言以變爻而言也變離則又明燥而愈夬矣故不同

彖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自恃所以自決此爻秦始漢武似之

蒙引正以德言本義之剛中正也當以位言本義之履帝位也不及兌悅意猶蒙六四之獨遠實不及又无正應　意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大全漢上朱氏曰吉事有祥祥生於所履者也視我所履果能善作善成有完行焉則吉可考而知矣○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唯視吾之所履

何如爾○雲峰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一爻三身從六四一陰說來故取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非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蒙引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二句俱要有兩邊意只據履之終言也言於履之終而自是以考其祥若所履者周旋則爲祥當得元吉矣考者稽卜後

來事也祥字兼休咎意爲長祥不是禍福乃禍福之朕兆也人事無一件無祥或善或惡俱有之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也○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無一毫罅隙玷缺之意不令考其吉凶而必考其祥者人事多方有又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於數百日之後或見於數十年之後安得目前便可考驗耶然所履已終其祥兆則當有可考者矣如子貢因魯邾二君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而知二君之將亡亦非目前旦夕事也○視履之終只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祥兼休咎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其旋元吉所該凡有幾等有十分善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僅得五分吉五分不吉其六一二分善者便有七八分不吉僅得一二分吉而已○其旋元吉實是效若做盡善說似於上句祥字及本義得字俱說不得通

愚按足之所履皆目之所視故曰視履聖人非徒著義於終正欲人勉之於始處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

蒙引元所以爲大吉所以爲慶雲峰此說還是蓋元吉二字是占辭通套今以大有慶申釋之正如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六五之吉有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例○元字與大字重且元吉亦不是實說故曰君得元吉更看旋字故曰元與大字重此義最緊○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

彙徵世或不善而偶得祥者或有一善而即得一祥者或驕其心或倖而致僅謂之慶非大有慶也今元吉得之在上是德厚而申錫亦厚行完而休祉亦完履終之吉乃真元吉矣非大有慶而何○五忽於所恃則厲上容於自考則吉敬怠之機即禍福之門也

愚按近講元吉在上文云制行每生於事之始而獲福常在於事之終當初九之時慎素履以往而未知保始之道何如

也聖人但亦許以无咎而已迨九四之位處危懼以居而未
知厚終之道何如也聖人亦但要其終吉而已至於以元吉
而在上云云如此講正合繫辭所云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讀
一卦凡卦爻例當如此看去天下道理再無不貫串者舉業
家多未曾究心及此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

言吉亨則可包矣

大全節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
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
當時用故吉亨

棠引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相
無上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
之分上取也曰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
通則决然內陽而外陰矣不是兩橛事吉亨主人事言耳

益天地既泰則人事從之矣故或單舉天地以該人事又或
兼天地與人事然亦必先天地而後及人事也坤之爻[illegible]日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蠱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皆是理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漢疏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

陰陽言爻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

大全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
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
君子而无小人也建安丘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
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
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此二
句造化之小往大來也君子小人以類言此三句人事之小
往大來也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人之

義○厚齋馮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蒙引天地交萬物交此正以陰陽爲造化之本不可相无者言也內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淑慝而言也同一乾坤耳伏羲自其不可相无者取則爲天地交之義而名卦爲泰文王繫辭所以著占故自其占之所切者取而得小往大來之義以明其占之當得吉亨也不然內君子外小人安得與上下交同例決要分取○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際相

交接然後兩志相通堂上遠於萬里則下情不得上通矣臣庶隔於外朝則上意不得下逮矣○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內健而外順不必作一人說蓋有陰陽卽有健順自天地言總是陽氣用事也○旣曰陰陽矣言陰陽而兼其德也俱不分天地○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內者爲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例之卦德也卦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

○皇極經世篇解曰唐虞之世非无小人也君子在內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桀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多則君子不能制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特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踈而遠之則爲外

彙徵此因卦名辭而推廣其義以暢其喜泰之情非釋卦名辭也

愚按則是二字直管至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孔疏此卦言后者以指天子諸侯不兼公卿大夫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

參義天地交而萬物通然後聖人有以致其用若天地不交萬物不通雖聖人亦難乎其爲功矣○天地閉賢人隱若聖人則不容隱矣○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曰天之

通爲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爲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故元后爲之治曆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爲之經畫井野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定而不使之過也春生秋殺日暄雨潤爲天之宜高黍下稻淵魚藪獸爲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故元后教民播種灌溉漁獵薪樵使之順生養之氣以成其功隨土地之産以盡其用是皆輔相天地之宜而補其不及也然爲元后者何如是之過計

哉蓋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乃以其責而付之君故人君之裁成輔相非爲天地慮也爲吾民慮也聖人之慮民亦豈能家賜而人益之哉唯參贊天地化育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裁成輔相乎天地者乃所以左右吾民也爲天地之宗子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唯泰之元后乎

蒙引天地交泰天地定位不交所交者其氣也此句不宜於交字讀直至泰字爲一句如雲雷屯火雷噬嗑物與无妄之類○后以財成三句以此見得有天無地做不得有天地無人君亦做不得一則氣化之盛一則治功之盛然非天開一代之治運則元后無以成一代之治功也○裁成輔相乎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程傳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

蒙引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猶拔茅而其茹自以其彙起也小註謂拔茅以物象言以其彙以人言然恐記者之誤○征行之吉指仕進也非指出行故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若非仕進何拘於陽剛

愚按史云巽柔白叉爲陰木故象茅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蒙引兼三陽言如允升吉上合志也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程傳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

本注包荒以下聖人純是教占者之辭

蒙引中行者九二之中行也九二中行內便自具有包荒以下四事矣今本義云云却是周公就治泰上備說出人能如是方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吉亨亦不假言包荒以下四件俱要兼處人處事言程傳亦是此意○

包荒雖與用馮河相對不遐遺雖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之乃爲中行也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胡氏剛柔相濟之中輕重不偏之中亦一義也但不如前說是正當道理或曰上句以事言下句以人言蓋泥朋字而失之○在下之中兼位言

愚按程傳四項開說極是不必拘泥兩而字大抵歸結在得尚於中行句爲主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胷明濶底如何做得

蒙引光則明足以有照大則其器足以有容皆主心言

愚按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包荒而得尚于中行此際便

非空空徒一包荒便了然說箇中行自不是以一包荒止也故程云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作文全要說得有含蓄而用馮河等自該括其中不必硬插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大全古爲徐氏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屢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爲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雲峰胡氏曰陽居於內爲平往而外則爲陂陰

出於外爲往返而内亦爲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

蒙引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兩句都只泛泛言而泰極否來之意自見于言外○大抵九三時節天下浸以多事但未至于城復于隍處猶可爲也

愚按无平不陂二句无不字已自說得盡了只是槪論其理

作者不必拈實一經呆說於道理反狹窄了虛齋說是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

蒙引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天地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彙徵於爻見人事之當盡于象見氣運之不當玩正以勉人之艱貞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大全雲峰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退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蒙引翩翩固兼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不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于衆而衆自相孚也此不富不戒不兼

三陰言○不富以其鄰以力言不戒以孚以心言小畜九五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亦如此分○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陰主利以陰之能言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既曰翩翩是矣而又曰不富以其鄰而又曰不戒以孚辭煩不殺非故爲陰誇詡而張皇之也所以深爲君子憂也其憂之也深故其說之也詳

愚按翩翩群飛而下貌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以德言則凡陽爲實陰爲不實以位言凡
陰在上皆爲失實也
蒙引爻辭之不富帶以其鄰言則以富爲非其分也小象之
不富不須以其鄰言則以在上爲非其分也○失實二字重
在翩翩不在不富○陰虛陽實故爲不富此就六字言也陰
本居下在上爲失實此就四字上論也○本義云三陰翩然
而下復下復之義尚欠思索或曰下復謂坤復居下而爲否
也○一說只是取象字謂如飛翔而下也

彙徵言失實者辨其分言中心願者誅其心戒小人當安其
分又使君子不可不知其心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
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元吉謂
成治泰之功
蒙引不是以帝乙當六五以帝乙之妹當六五也如此說則
帝乙之妹爲君尊三代前无此說帝乙歸妹是君尊而能虛

已下賢之象也○以祉元吉就保泰上說
彙徵祉者福也以祉者以此得祉也即泰道成也
愚按朱子曰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
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此朱子特論占筮也今人把來作文
須要切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然五能
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必如此活看方成
說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蒙引下賢正是行願處味本義虛已二字可見下賢是其所
願○以祉元吉本是占辭然象傳往往不拘於象占之别如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皆以屬之爻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
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
致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遑雖貞固自

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爲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於吝此所以貴於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歟

觀象坤爲土變艮亦土但有離象中虛外圍城之象也既變爲艮則爲徑路爲門闕爲果蓏城上有徑路亦門闕又生草木則城傾圮不成其城矣復于隍之象也坤爲衆中爻爲衆變爻象離爲戈兵衆動戈兵師之象也中爻兌口告之象也

愚按子夏傳云隍城下池也又曾南豐擬峴臺記云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亦以隍爲池也非土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漢疏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謂政令也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致然唯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於泰終而歸咎于人其戒深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于不可爲也○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大全雲峰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元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于內天理緣餙于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不利君子貞言正道遇之必不利以大方往而小方來故也○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蒙引泰者人道之常也否正與泰反非人道也故曰否之匪人

愚按否之匪人與履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同例卦辭唯此

四卦與卦名相連本義依經文解去可知或疑之匪人三字爲衍文非正意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〇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

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蘊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易喻否泰反其類故句句與泰相反謂之有邦者以其有上下也今上意不孚于下下情不達于上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與无邦同剛柔卽健順不必曲爲分別

彖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求注不可榮以祿者人不可得榮之以祿也

蒙引此卦坤下乾上夫天地之位雖自有上下而天地之氣則貴于相交今此卦坤在下則地自爲地而地之氣不上交乾在上則天自爲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以此名卦爲否〇儉德者斂收其德也所謂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是德也〇榮謂以此榮之猶加之謂也字意與祿之以萬鍾祿字同此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非戒辭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群陽群陰同在下有牽連之

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

大全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〇建安丘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唯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之則皆爲時之小人唯初六之過未形易于從善聖人于此卽以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爲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

以爲小人謀卽所以爲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泰初九應六四六四陰也民也初之陽志在澤民不獨善其身而兼濟天下故曰志在外否初六應九四九四陽也君也初之陰志在承君不自植私黨而同仕公朝故曰志在君
蒙引味貞吉志在君之詞方知自古小人敗人家國者都是志不在君也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其所患得失只在其身初无預於其君也
彙徵象惟否所以吉者在善變其志亦以吉而動小人之變也志在君便有不害君子意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大全中溪張氏曰身之否乃道之亨故曰大人否亨
蒙引陰柔小人也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小人吉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爲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避難之意也〇本爻包承二字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葢唯能包承君子故能柔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〇問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能獨亨葢道不以窮達爲存亾也若不能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於小人之黨如嚴尤荀彧之徒矣道安得亨此亦如遯之亨然其本義亦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〇問初之惡猶未形二陰柔而中正惡已形否曰形矣故終不敢望其能

反正而變爲君子雖包承外面而亦僞爲者也故爻辭危之〇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爲吉然內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愚按自失其守便是道之不亨處彼雖包承乎我我終不混於彼此之謂大人否亨此之謂不亂羣
六三包羞
大全雲峰胡氏曰占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

自以爲可者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

蒙引以陰居陽而不中正陰小人也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者也○此不中正義只歸於才就小人說難以言德也○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善也然本義何以曰志于傷善而未能故爲包羞之象曰只說包羞便是未能傷善矣故曰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彙微位不當非志不欲逞也此正儆君子使預防意

愚按位就所處之位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大全雲峰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爲君命本義以爲天命葢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云也然泰變爲否易故于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于外卦始言之此本義于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二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離之福

蒙引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數句是通解本文三句之辭不可以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爲解有命以陽居陰不極其剛爲解无咎況下句疇離祉俱該在其中觀下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自見○九四固有命矣然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无由而蒙福○命謂天命也本義將濟之時于有命義爲切

愚按何玄子云无咎與他卦不同勸勉之也○疇者同類三陽離者麗也附麗其福祉也皆從乾取象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大全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葢爲不在位者設也君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辟難可乎

蒙引志行連疇離祉之義俱包了葢有命无咎則自然疇離

祉矣故本義亦并釋之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大全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雲峰胡氏曰二五皆以大人言蓋以大人而處六二之時有德无位當守其否而後道亨以大人而居九五之位則有德有位能休時之否矣然謂之休否否雖暫息猶未盡傾也

蒙引此可以夬履貞厲參看○其亡其亡衛風伯兮之三章

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愚謂此其字與此義同有危其將然之意○桼義曰無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

觀象休否者休息其否也其亡其亡者念念不忘其亡唯恐其亡也人依木息曰休中爻巽木五居木之上休之象也巽為陰木二居巽之下陰木柔桑之象也巽為繩繫之象也

愚按子夏傳云苞本也凡物係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又桑之為物其根衆也然以國家之大不係於磐石之堅固而係于苞桑之柔小亦危之甚也即危如累卵之意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全勿軒熊氏曰泰不能不否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終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為君者與其為泰六五之柔寧為否九五之剛

愚按位正當重德言謂既居尊位而又有正當之德所以能休否于先圖亡于後爾與夬履同者亦恐有所恃故爻辭有其亡其亡之句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大全童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為也○閭丘氏聽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矣

蒙引以陽剛居否終能傾時之否者也若非否極有復泰之勢則雖陽剛亦未必能傾否觀屯之九五泰之九三與否之[illegible]九四則可見矣故雖兼天道人事說天道所以開人事人事[illegible]

所以輔天運○固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傾否

[啓源]上爻言休息其否則其否猶未盡也傾者倒也與鼎之顛趾同言顛倒也傾否與復隍俱取倒體本在下而今反上也此先憂後樂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彙引]此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

[愚按]象示人以易傾之會欲人乘時以傾之也不是空空接說箇氣數而已

宛平 閻 鉟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全]朱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彖○雲峰胡氏曰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曰比者一陽爲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與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

[彙義]國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

[彙引]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居之位言或公於一家一鄉一國以至于天下隨在有于野○亨與利涉是一義

語意曰相承亨凡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矣〇亨與利涉都在于野上來〇利涉大川就同人說是以健而得人之同也則險可濟矣〇利君子貞所該者廣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皆是也此只就最切者言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程傳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大全沙隨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蒙引得位正也不以位言當如小畜之柔得位漸之進得位蹇之當位貞吉之例皆主義理言故九五本義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此便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之義惟大有九五得尊位唯自爲一例〇又依本義六二雖中且正義若不以得位爲正則只是有中而无正矣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蒙引獨釋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

愚按卦下本義以健而行實本諸此却单拈入利涉大川句上故彖傳雖連帶亨字虛齋止爲獨釋利涉者以此也乾行決然是以卦德言故彖傳連文明以健俱作卦德不別豎行解也〇朱子曰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利涉此正可會乾行之意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全雲峰胡氏曰必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然非明與健不

能大同也〇節齋蔡氏曰以象言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而應文明則能燭理明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能盡大同之道故內无私心而中正外合天德而應乾合于君子之正道也正者天下之共理兆人之公心故有以通天下之志

蒙引文明是能明正理剛健是能行正理中正是在己正也有應是所應亦正也此皆君子之正也程傳謂文明以健然後能中正而應乎乾行固未是正意臨川吳氏謂中正則內

无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分內外亦未嘗且爲必以有應爲應天卦體是六二應九五也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言得正君子其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自然亨利涉矣〇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則自有以通天下之志

愚按中正而應句被近日蒙混講去多依臨川以中正截作內无私心而應截作外合天德且牽纏乾行以應爲應乾不知乾行乾字本義明釋九五非指天也說者演作无私覆載支離之甚此中正而應可分人已不可分內外決是指卦體六二應九五說也自是不易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大全東坡蘇氏曰水之於地爲比火之於天爲同人然比以无所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也〇吳氏曰類族異中之同辨物同中之異

蒙引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皆審異以致同也要該得盡致同今在審異上若不審其異則混雜淆亂反不同矣〇朱子說張李異族馮氏說羽毛異物亦只是淺說其彷彿要弄孔子正意

愚按類族易說辨物原難說〇宋李云類族若於其族而類之如內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又如公卿大夫使各當其位有六德者俱爲諸侯有三德者俱爲大夫之類是也辨物者于其物而辨之如朝廷之上則辨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儀親疏之際則辨三年朞年大小功之服色弓矢干戈同歸于桀暴規矩準繩同歸于制器六律之辨同于正五音旋璣玉衡之別同于齊七政是也〇類族即察人倫辨物即明庶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程傳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暱之偏

大全雲峰胡氏曰同人與隨之初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

蒙引本義同人之初就六位上看以剛在下兼就本爻看上无係應又自應爻看本義解經取義大約不過此三者此外

亦有兼就全體所主爻上說來者○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
剛在下則非爲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無所與私故爲同人
于門之象以无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
矣○于門謂于門外也故曰出門同人人之一家獨門在外
由門而堂由堂而室此內外之辨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大全】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吝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
而不狹矣象即爻意但添一出字其義益明

愚按丘氏云兩戶爲門陰畫偶有門之象○訂詁云變艮亦
門闕象○又誰咎者直證无咎之詞

六二同人于宗吝

【大全】雲峰胡氏曰二往同五後成離五來同二後成乾往來
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同人于宗似不失其爲六二
之正也較之於野之同則亦係于私矣初九出門无所係故
无咎六二于宗有所係故吝○雙湖胡氏曰卦統論乾天下
同乎離六二之人而六二爻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
以一槩論也

【蒙引】同人于宗本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
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
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
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亨亦所以是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吝又
以見其利于野也○吝者只不能大同便是吝道也故象傳
曰同人于宗吝道也象旨蓋須分說如諸爻例

【翼言】凡宗者各有所宗非天下爲公之同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六二一爻乘陽之所與而獨同于五所同
者私狹而不公廣其爲道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大全】鄭氏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
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蒙引】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依朱子說是伏戎于高陵之草莽
中也三欲奪二而懼五之攻爲此以備之耳然義既不正勢

又不敵終莫可發事不諧也而爻辭終之曰三歲不興有以
決之矣○所以取高陵之象者蓋九五在上九三進而備之
有仰關而攻之勢故取高陵之象○此爻取象如此而其爲
戒亦深矣以見凡圖非己有者皆爲徒勞而无功
觀象中爻巽爲入伏之象也離爲戈兵戎之象也莽鄭玄云
叢木也中爻巽爲陰木莽之象也又爲股三變爲震足股足
齊動升之象也巽又爲高變中爻艮爲山之半高陵之象也
離居三三歲之象也興發也伏戎于莽俟其五之兵也升其

高陵窺其二之動也對五而言三在五之下故曰伏對二而
言三在二之上故曰升
彙徵伏戎二句俱形容其敵剛情狀與字頂伏字來以五剛
明奸謀難施故不能興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節齋蔡氏
曰安何也讀如安往而不得貧賤之安
愚按本義言不能行句特地解出亦恐人認錯安行意蓋不
行非其本心也艱于理勢雖欲行之而不能行也不能字要
讀得有力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程傳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
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
大全潛齋胡氏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
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
三故有陵下之志○雲峰胡氏曰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

見攻者屈于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
克攻者是能屈于義而不敢敵也
易解墉牆垣也離中虛外圍墉之象也解卦上六變離亦曰
墉此則九三爲六二之墉九四在上故曰乘三四皆爭奪非
同人矣故不言同人
蒙引乘其墉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
也況所圖在二攻三何爲又弗克攻非謙與三也義屈于五
以二自是五正應義不可攻乃自反而弗之攻也○觀卦上

九爻朱子小註曰易中其字皆說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墉圍是取象然就象取也要有所歸着畢竟是三象亦難說乘巳之墉以攻人如此則是勝于巳也○同人九三困九與三二字俱不好故其辭云云九四九字不好賴有四字好故云云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于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于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蒙引九四弗克攻非力弗克攻也乃義弗克攻也故本義以

自反言之亦本象傳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弗克攻何以為吉蓋若欲特力以攻二二未必得禍斯及矣反觀之非得吉而何○困是上句弗克字則是上句義字

愚按其吉則困句語意猶云其吉者則困困於心而反于義理之法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蒙引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號咷與笑專指九五看不是指二

五不得于同始皆號咷而後相與笑也且與下句大師克相遇相符皆主九五也○大師克相遇本其所以得後笑也用大師克見三四之強也○此爻辭皆以象言而占在其中○二五相同者也二同于五則為于宗之吝五同于二乃為義理所同何也蓋陰私而陽公故其辭不同如此

易考號大呼也咷驚起而叫也皆離火聲下卦離此爻變亦離離爻曰歌曰嗟中孚離象亦曰或泣或歌皆取火聲九五變柔則中爻為兌悅故後笑爻變離為戈兵師之象也陽大

陰小五陽剛大師之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六爻惟三四不言同傳以二五之同者為理直則可以見三四之爭同者為非理矣

蒙引同人之先先字兼後笑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者也○或以中字為心字象傳未有以中為心者如日中心得也則另出心字故此中字只宜作中正之中字看中該正也○不曰

以中也不曰以中正也露出直字者自其義理所同物不得
而間之而云也亦如需九二之衍在中蹇九五之以中節皆
隨本卦爻之所切者言也○言相克也言其克了三四然後
相遇也

彙徵爻言五所以能遇二者在于能克彖推五所以能克者
本于中直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全朱子曰同人于野是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

與同之人也

蒙引居外无應物莫與交是全无位任者以其荒僻无與同
故曰同人于郊若同人于野則是有所同者○上九實无所
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直帶卦名說來如恒卦上六振恒
之類○上九雖物莫與同然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無
矣故曰无悔○同人于郊无悔此乃不足上九之辭蒞卦謂
之同今乃无所同尚何取哉同人于野取其无所不同也

苓傳乾爲郊郊之象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野皆曠遠之地但

同人于野以卦之全體而言言大同則能亨也故于野取嚮
遠大同之象此爻則取曠遠无所與同之象各有所取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周公於爻以不係于人者喜之故言其无
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于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蒙引曰同人于郊便是无可同者故曰志未得也若同人于
野志何不得之有○爻曰同人于郊无悔而象傳曰志未得
也交相發明也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爲善爻矣朱

子解本義云云愚謂是全得夫子此一句也不然于郊幾於
于野矣

☲☰ 離上乾下

大有元亨

程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
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
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
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
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然其所有
者大又必設施善而後治化達以元爲亨乃爲保有之極則
也
蒙引大有此有字是奄有天下之有有國有家之有凡百有
位之有也大字還從卦而來不是從位上來若謂從位上來
則他卦九五皆可謂大中矣大有之元亨是亨其所有也
自有天下者言便是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

所海宇有永清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所謂大有之業可以
保之而无虞矣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程傳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同人以六居二則曰柔得位得中大有以
六居五則曰柔得尊位大中上下之分嚴矣
蒙引居尊應天指六五應乾之九二也二乾之主也如同人
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乾謂五也此處本義雖不及辭然

云應天指六五也意亦了然矣
愚按上下字兼臣民言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大全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善惡是非之不辨明而不健
則好惡可否之不決二者皆亂徵也明以燭之健以斷之居
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雙湖胡氏曰
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
衆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

致元亨之治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蒙引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此卦德與其德之德不同卦德以
卦言與卦體一類其德就人事說兼卦體卦德所言者大凡
論卦德卦體之類俱就卦上說箇人事道理乃人事之影也
故此句冠之以其德字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
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燭乎道理應天
時行則凡動靜云爲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之大善而亨則
貞與利在其中矣應天而時行此人事之時也當其可之

謂時也承天而時行此造物之時也不先不後之謂時也有小不同○應天非以位言得天位而行天道之謂也時行即應天之時也本義居尊二字當安在應天字上時行之外別无應天然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時行與君子而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蓋天敘有典而我惇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大善而亨非惟其事大亨且于道理亦盡善盡美故云然○大有元亨似說亨其所有遏

惡揚善蓋是治其所有

愚按是以二字推原之辭見不如是未可得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大全雲峰胡氏曰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爲性命蓋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遏惡揚善揚固所以濟其休遏亦所以歸于休使人皆不拂戾乎休美之初是即順天之休命也用人反身皆當若是本義之說精矣

蒙引火在天上不必指日如明出地上則指日也此只與天火同人地中有山謙之類同例○君子以遏惡揚善其於惡者小則鞭扑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遏人之惡揚人之善所以順天之休命也本義反之於身一節非是正解與此所謂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者同意○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皆此道也此聖人之所以法天爲

治者也○天命有善而无惡此以天地之性言所以孟子只言性善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程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大全朱子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益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雲峰胡氏曰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蒙引害字本吉只當依程傳如驕盈之類所致者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鮮不及矣故大有有涉

害之理○艱則无咎此戒占者之辭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蒙引彖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說以初九二字盡之也○无交害亦是有位者以陽在下只是位卑不然似全无涉之理或曰上无係應安得爲有位蓋有位者便有君在何謂无應曰无係應謂无私係也如遯四之係遯隨二之係丈夫也若初九豈不在大有之君之所統御乎

彙徵惟初固不涉于害也至後則不可料矣便有當艱之意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大全節齋蔡氏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雲峰胡氏曰坤爲大輿九三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皆乾象也况九二以剛居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以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易注車有輪有輻有盖有軫有軹有軸有轂有軒軸輪轂中之骨子亦如掩軸之骨軹車軸小穿也軫車後橫木也軏軾也車前橫木也輻輪之輳也轐車上伏兔也軒車堂也又軫方以象地蓋員以象天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之二十八宿

蒙引大車所以象其才德之美○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說无咎即是勝任而免責也○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所謂野渡無人舟自橫者矣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

當兼剛中得應說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於中而車行不至於敗占之所以往而无咎也伊尹任天下之重此爻足以當之

【蒙引】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見于言外如含遁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積中不敗之意謂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也○積中不敗是貼出所以取大車以載之意不然克

勝任重之義或悔而爲負載之多而已不敗字當玩

九三公用享於天子小人弗克

【大全】雲峰胡氏曰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臣職之當然者

【蒙引】此爻主意有剛正之德而被遇柔中之主也故本義云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虛中下賢之義亦爲不輕○公用享于天子言得親接于天子也看來大有元亨可以有天下事入講觀九三之享于天子九二之大車以載九四之匪其

彭皆可見大有之義○九三固是公侯然其有剛正之德而爲人君所賢則亦無由得以朝獻于君矣此指公侯之賢者○小人弗克指公侯中之小人言雖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則自當不得九三矣故不得用九三之占○問小人若已在公侯之位當朝獻之朞獨不預于朝獻乎曰此只據六五柔中下賢之君所下者必是賢不賢者必不爲其所下其曰享于天子言君子則得以享于天子非君子則不得以享于天子也享只是以明其得被遇親接耳此爻辭取象之意

也非專於朝見而已也不作獻其所有說蓋大有者天下之有也本義於上下並不取此意○享謂朝獻也本義分明胡氏兼宴享說非是○享兼朝獻疑亦是隨所有而貢獻也爲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正所謂朝獻者可見非任土作貢之謂任土作貢非必諸侯躬送至王廷也○享于天子蓋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時見无常期也有被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小人宜不得而願拒之○公用亨于天子一句純是象占者有其德則亦

如之

附錄汲冢周書王會解云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云云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尚書旅獒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无有遠邇畢獻方物唯服食器用○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彖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蒙引小人害也言其不利于小人之言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蒙引匪其彭以象言占意在外

愚按伊川云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本義蓋去多字止釋盛貌蓋九四是有功德之盛而不自居者多字似無涉故本義不錄也○虛齋云本義曰彭字音義未詳則知爻下註云彭步當反者爲程傳舊註耳然又云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則讀如其音亦无害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象義四之所處所謂拔震主之威者也其能自謙抑幾免於咎而已若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无凶乎

蒙引言其明辨之晳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也○大有九二九三九四程傳俱以大有言之本義皆不取者蓋二三四皆人臣也所謂大有者皆非其所有也由是知本義之精矣

演說晳是形容其明辨之深處○離明之象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全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但言厥孚交如威如吉者蓋一卦以一陰爲主所有以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中溪張氏曰六五爲大有之主離體中虛有厥孚之象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強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

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也苟徒有以孚之而無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備之者矣豈能常保其有乎此威如之吉聖人之深戒也

蒙引六五旣是厥孚交如得上下之歸又何用威如據理而言必有不能盡如人意者耳故威如吉威是戒占辭因六五所不足而云也

愚按吉字緊屬威如講來儲云威如則吉也觀象傳一之字自見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蒙引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非謂六五之孚交于諸陽也象傳曰信以發志也則推本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孚有以發上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虛已以應九二之賢上之孚於下也而上下歸之則不但九二初六至上九俱孚于五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傳備謂備上之責求也

愚按易而无備還重在上一邊說○信以發志本義云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上下字正與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上下字同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蒙引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君位矣履信思順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只是下從六五便是他履信思順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尙賢則用其人也○履信自所履而言思順自所存

而言行以實之謂信不乖於理之謂順○從其道則謂履信思順用其身則爲尙賢故大傳曰又以尙賢也莫忽了又字○下從六五全在剛字上取蓋見之明信之篤用之專非剛不能不然本義從何處說得下從六五來若是上六則陰柔无立將有昏庸眩惑之弊矣安得下賢○吉无不利得以享其大有之慶也○大有吉利謂大有所以吉利者以其行合乎天得天之祐也○曰吉无不利儘足矣而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誠以當大有之世民殷物阜內恬外熙四海與

无虞矣萬國皆來王矣正是滿之時也處此辭不以氣寧自
負而怠敖縱恣簡畧輕士之病作矣今乃能履信思順而尙
賢滿而不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高致也故能盡誓
共占○本義曰故其象占如此盖本爻此句是象也亦是占
也舉此以例其餘㝠一斷法也至要至要方知坤六四之括
囊无咎无譽需九二之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訟初六之不永
所事小有言終吉師九二之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同人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等本義凡言故其象

占如此者皆是渾淪不分拆之辭需九二之終吉對初九之
利用恒无咎六三之致寇至六二之出自穴亦俱爲象而兼
占也雖獨不言故其象如此亦其例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蔡言大有上爻之吉其必有以得乎天而祐之者自天而
下也上居天位故曰天此爻止有天祐之意若繫辭又别發
未盡之意也如公用射隼止有解悖之意若成器而動又未
盡之意也言各不同皆發未盡之意

愚按虛齋云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憑空說此兩句若無
孔子係辭之說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
此言最有理爻辭直以天之佑上爻地說來象特本其上之
得天而推言之天祐根本全在滿而不溢四字內滿而不溢
意於大有上更切履信思順又以尙賢正是貼下從六五處
引來玩其大吉尙宜會義影發不必撦口呆說不然象傳中
夫子何无一字染及觀程傳云大有之上有極當變意可知
滿而不溢四字更切也故繫辭云云正發明此象未盡之意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大全朱子曰謙便能亨又爲君子有終之象君子三也君子
有是德則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

易疏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已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
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不言元與利貞
及吉者於人既爲謙退何可爲首以謙下人何以幹正于物
故不去元與利貞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諸稱吉

者謙其不吉故稱吉也

蒙引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而不居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此乃是謙若[illegible]不居乃是本分事不謂之謙也〇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止乎內其心收斂不矜肆也順乎外卑以下人不驕亢也〇亨是自下見好有終是末稍愈見好謙是屈也有終不終屈也先屈者有而不居其有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有也正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〇不曰謙亨有終而必曰君子有終者有終自是君子之道也知君子之有終則知小人之無終矣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大全董溪王氏曰夫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謙之亨也〇雲峰胡氏曰下濟爲謙光明爲亨卑爲謙上行爲亨彖傳但言謙之必亨而不言卦體蓋下濟光明卑而上行自含艮坤二體於其間也

易解天道指九三艮乾之屬故云天道也艮光明故曰光

濟者施也氣施于下化育昭著而不可掩也地道指上三爻坤本下今居艮上地氣上行而交乎天也此釋謙之卦象也

蒙引此言謙之必亨意謂天地亦以謙而亨則人之謙而必亨不待言矣〇天道下濟二句天地本無謙此是聖人覔出箇謙意來說見得此理在天地有不能違者則人從可知矣天在上說不得謙則取其下濟以爲謙地處下卑則就以其卑爲謙然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天下濟卽便光明地卑卽便上行可見謙之必亨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大全朱子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〇節齋蔡氏曰四者非有心于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〇厚齋馮氏曰復舉天地因及鬼神與人以推廣謙所以亨之意

來注踰者過也言不可及也

參義聖人詳言之是以戒盈而勸謙也

易解虧盈益謙以氣言如日浚而廿日中而昃月晦而弦月望而蝕之類變盈流謙以形言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流者流注卑下之地而增高也害盈福謙以理言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惡盈好謙以情言如書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四句統言天地鬼神人三才皆好其謙見謙之所以亨也

蒙引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說鬼神言禍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愚謂如雷動風散雨潤日晅之類所謂造化之道也彼花之開者謝茂者凋是害盈也然凋零之餘又有茂盛殘落之餘又有發生是福謙也亦總是自然之理皆非有心之爲也○朱子謂鬼神言禍福是有些造化之柄自各主一事而言謂與虧盈益謙變盈流謙者異指緣鬼神只是天地之功故如此分折○害盈福謙須兼動植等物說如榮悴開落之類只說得植物若福善禍淫之類則說得動物可兼說也○變盈流謙程傳曰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

也○流謂聚而歸之本義何其的確也○天道虧盈益謙四句各自說不可謂人而能謙則爲天所益地所流鬼神所福並大抵上三句只是起下一句爲四箇謙字所指不同人道好謙之謙是與卦同也○謙尊而光者以其爲人道所好也卑而不可踰者亦以其爲人道所好也○謙只是一般而其光與不可踰不同者則其位望之不同也不可踰言畢竟亦好所謂不居其有而卒不能沒其所有者乃爲有終○光與不可踰處俱是德但不可俱以爲是謙德也若拘以爲謙德則不見愈光亦不能過意

愚按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二句方看在人身上說正見尊彌光而配天道之光明卑不踰而合地道之上行君子之終句槩根此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大全朱子曰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

稱量乎人已之間而施于人已者適符其當輕當重之等故
曰平施也
蒙引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此與上本義山至高而地至卑乃
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不同盖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
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卒
亦歸于高而能下也內充而外欲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
屈而止于其下者高卑爲二人之象此以卑蘊高則其高與
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同一卦之象而所取却有二義亦猶

賁卦彖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與本義所取離明於內艮止於
外者不同以卑蘊高自掩其高也○按謙者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之謂也或者過於禮遜是謂足恭矣非謙之本義也
象言裒者集取而後分之也艮爲手有處分之意又有稱量
之意
愚按裒蒲侯反荀本作桴云取也字書作捊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蒙引涉川本無所取象只是就謙謙之道雖用以濟險亦吉
況平居乎
愚按來注云易中有此象而無此事無此理者于此爻涉大
川見之盖金車玉鉉之類也周公立爻辭止因中爻震木在
坎水之上故有此句而今就文依理但云能謙險亦可濟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以卑下
之道調服其心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
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蒙引程傳云詩曰自牧歸荑出邶風靜女篇曰自牧歸荑洵
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傳曰此淫奔期會之詩汝外
野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
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
故其物亦美按詩傳所解牧字義與程傳之說不同易本謂
卑以自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六謙謙在下而謙未必人皆聞之至六

二則宜聞之矣實大聲宏而非過情之譽故曰貞而有終之吉不待言矣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盛者也由是積于中而著于外矣是爲鳴謙非自鳴其謙也謙而有聲之謂鳴也鳴謙是貞之道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貞吉是占鳴謙所以貞吉者益謙且有聞則于在我爲得其正也正者理之所當然者也吉謂其謙有聞人皆知之則是所謂志行乎名譽著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上可以得君以下可以得民雖蠻貊之邦行矣

非吉乎○鳴謙何以爲貞吉益以謙有聞乃積于中著于外非違道以干譽者也豈不爲貞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蒙引此一句意味最長若非象傳著一句則六二之鳴謙是自鳴其謙解不得以謙有聞了故曰此是積于中而著于外意中心得只指六二之柔順中正言自得于中自然見于外而聞于人矣先儒釋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云云益其孝友之實有以積于中而著于外者即此道理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大全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彖辭唯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

蒙引卦惟一陽居下之上以位言剛而得正是其德之盛也上下所歸是其位任之隆而功業之著也故爲勞謙○謙字只從卦上來與上六同○九三陽剛得正所以能做功業以一陽君下之上而爲上下所歸是當事任也所以得做功業

○德者功業之本位者功業之地雖有其德苟无其位則亦无以自見于功業故本義兼位任言○或者以本義上下所歸句爲是象傳萬民服也非也如此則象傳萬民服也正是勞謙之義然而萬民服安得以爲勞謙乎況本義此句解在勞謙之上

聖斷周禮事功曰勞爲國樹勞是謂度始勞而能謙是謂原終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萬民以卦之五陰言○誠齋楊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勢也服其勞而能謙讓而有終也

彖引萬民服正是有終處所謂尊而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程傳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四多懼之地无功而在功臣之上愈當撝布其謙以示其不自安之意故先言无不利而後言撝謙者以其所處之地雖无不利而尤貴于散布其謙也六五言利用侵伐而後言无不利者言侵伐五之柄于五爲利而其他亦无所不利也

彖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无斁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槩說下文撝謙則專以其居九三功臣之上而言○无不利是已自能謙了撝謙者亦不敢安于九三之上也如此則爲之上者嘉其謙爲之下者安其謙矣

易攷撝字從爲從手艮爲于有施爲展布之意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傳不違則謂得其宜也

愚按恐人疑撝謙爲過故以不違則表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程傳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虛中而能謙衆莫不服五之謙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而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又言謙非特利于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王或不能謙者也聖人之言辭密如此

彖引不富二字不可就以當謙此大不是三句皆占也○六五利用侵伐固以其不服而當伐之然亦以其能謙而爲人所與也以上六利用行師叅看有此意○利用侵伐者以其謙而從之者衆也

附錄春秋傳云無故而加兵曰侵聲其罪而致討曰伐○左

傳云凡師有鍾鼓曰伐无曰侵

愚按觀象云陽稱富陰皆不富故泰六四亦曰不富坤爲衆中爻震此爻變離爲戈兵衆動戈兵侵伐之象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

易詮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又周禮云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則天子之兵亦用侵也

蒙引言非求勝也使彼能正卽已矣故曰王者有征无戰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或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著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蒙引本義質柔而无位此位字指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葢質柔無位其行師僅可征邑國而已○質柔則才有所不足無位則力有所不足

觀象凡易中言邑國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虛邑晉卦坤在內故曰維用伐邑泰之上六曰自邑告命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復之上六曰以其國君凶訟六二變坤曰邑人三百戶益之中爻坤曰爲依遷國夬下體錯坤曰告自邑渙九五變坤曰渙王居此曰征邑國皆因坤土也

愚按五天子上諸侯皆是能以謙德行師者皆所謂利涉大川君子有終但位有不同耳无優劣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或問上六志未得也如何朱子曰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葢以未盡信從故也

易解鳴謙如是而志猶未得故可用行師耳

愚按志未得是惜之非短之也可以服邑國亦有終之意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鄭汪震爲雷建象爲長子侯象坤爲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

行師

大全中溪張氏曰坤下震上爲豫地以靜鎭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卦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蒙引衆心和樂之謂豫本義曰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孟子所謂人和是已○剛應志行是豫處順以動是所以豫處豫則无事不利建侯而人心推戴行師而三軍用命兢豫時提挈二大事深見其爲豫也

愚按豫卦無四德者縱恣寬裕之事不可以經邦訓俗故無元亨逸豫非幹正之道故不云利貞○建侯還主建他人爲侯是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剛應謂四爲群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大全嵩山晁氏曰剛應志行以爻言豫之意也順以動豫以卦言豫之由也

蒙引剛字只當九四看應字正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志行二字只貼應字意非如俗說在上之和樂也順以動者上之人所以得人心之和樂以應其上者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蒙引這順動不可只說建侯行師上說一箇順動蓋順動是槩說平素既能順動則得人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矣○豫順以動言豫之卦德爲順以動夫順以動天地尚不之違而

況以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如此說則豫字乃爲與上文同○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如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二而熒惑爲之退舍商高宗因雉雊而修德商道復興又如作善降之百祥積善必有餘慶之類是也○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爲大者以天地觀之則建侯行師又其小者矣故曰而況云云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程傳復詳言順動之道
大全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雲峰胡氏曰順
大過解革言時坎睽蹇言時用豫隨遯旅姤言時義凡十二
卦釋彖之巳言者又復推廣彖所未言者於是極言以贊其
大欲人涵咏于言意之表即如乾之文言是也○隆山李氏
曰自豫以下凡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各隨
卦體而贊之初无異義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
要之時義時用其歸於大哉者均所以爲推廣之意嘗觀彖

辭因論天地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所以廣言之也不如是
拘監而不通矣學易者從羲文以探其始從孔子以要其終
其庶幾知易之道乎
易疏此歎美爲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數卦也
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且說且歎之以示情使人思其餘
蘊得意而忘言也
彖引日月不過以晷刻言四時不忒以氣候言此正天地順
動之符驗也○刑罰清而民服言不待峻刑罰而民自服也

刑罰清就見是民服此正是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意○學人
以順動則事事皆合天理當人心不用刑罰而民自服矣○
無不順動之天地亦無不順動之聖人要說得仔細○自豫
而言則順動其時之義也○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
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单言時則義與用
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各就所切而言○
彖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十二卦順大過解革四卦則揔其見
在時節而贊其時坎睽蹇三卦則重在濟用上說而曰時用

豫隨遯旅姤五卦則重在義理上如豫有順動之理隨有亨
正之理遯姤又有君子去就之義旅又道无不在固有義存
故贊其時義然此亦各隨其所重言之耳要之未有有時而
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厚齋曰日月之行景長不過南陸
景短不過北陸恐有悞恭當爲景長不過北陸景短不過南
陸○毎一晝夜總百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晝四
十刻夜六十刻春分秋分晝夜平分各五十刻自春分至夏
至晝浸長夜浸短自秋分至冬至晝浸短夜浸長而四時亦

自此而分元有授時曆以燕薊爲都則又定冬至日短三十八刻夏至日長六十二刻亦一理也

易集天地以順動者順其自然之氣聖人以順動者順其當然之理

愚按時義之大須合天地聖人說方是大不可分講○天地順動非因豫卦始有是天地本來如此順動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大全朱子曰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涑水司

馬氏曰雷出地者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也豫喜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樂之盛者○瓜山潘氏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雲峰胡氏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爲義雷所以發揚化工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東萊呂氏曰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

通考朱子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又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又載致堂胡氏曰明堂王者向明而治之所則何以與

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文王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于明堂者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

蒙引雷出地奮似只可說和如何云和之至曰至字從奮字生○此作樂是制作之作不是奏樂本義謂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可見是王制作○先王以作樂崇德二句作

樂二字是提頭崇德與薦上帝配祖考相對崇德是自招布
其德于樂也薦上帝配祖考是用樂所在也○樂之爲用多
矣內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國皆是用樂所在獨言薦上
帝配祖考何也曰萬物本乎天故有郊人本乎祖故有廟是
其用樂之最大者故曰殷薦云云○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
取其義所以法豫者盡於此矣其崇德者亦只是主于和豫
其薦上帝配祖考亦只是主于和豫也皆非作樂外又別有
一意也○此作樂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則是奏樂也○殷盛也此之殷猶无妄言先王茂對時
之茂字○以配之以字當作而字看不必謂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各有所主彼主嚴父莫大于
配天說且此依彼說又當作殷薦之祖考以配上帝矣古字
以而多通用○薦上帝配祖考平說雲峰亦有薦上帝配祖
考之文且朱子語類兩言薦上帝配祖考益可見平說爲是
○還依舊說作配以祖考說爲穩亦不駭人聽○先王作樂
本非汲汲爲崇己德設也然樂旣作則其音節之所宜布舞

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耳故曰作樂崇德耶○或
云作樂以崇德則人和樂矣用樂以享神則神和樂矣樂所
以和神人也二句平說於體豫之意尤切

附錄昔黃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谿之谷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篇以聽鳳凰之音凡
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鳥鳴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
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而樂所由起周
禮大樂正以六律六同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祀故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于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
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
日于方澤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四時于宗廟奏之若樂九變則人
鬼皆格可得而禮矣○又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克諧此聖人作樂之事也○周禮五帝鄭注云冬至
圜丘昊天上帝立春蒼帝立夏赤帝立秋白帝立冬黑帝○
綱目漢文十五年帝如雍郊見五帝卽此或云只是一天隨

時而爲號耳○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卽天也

初六鳴豫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爻辭與卦辭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意爻辭除九四外皆爲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于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爲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爲強援故應之以爲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蒙引豫而至于自鳴則志意滿極禍敗无日矣故凶○所以有吉凶之異卦辭及九四爲衆樂故吉諸爻爲自樂故凶

觀象應震變亦需震爲善鳴故其象如此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彙徵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窮心志之

間其幾嚴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諸爻皆溺于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爲豫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者也

蒙引六二中正自守則自奸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凡世間一切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于中者其介如此故其思慮明審云云○介于石專指不溺于豫言

不終日泛說衆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中正自守便自有德安靜而堅確必兼安靜與堅確四字方盡得介于石之義○不終日貞吉大抵有守之人其心自靜靜則生明矣○貞吉二字純是占○或謂介于石是貞不終日是吉愚謂貞吉須要說得與諸爻所謂貞吉例同方是且介于石固貞也不終日者獨非貞乎如嘉遯貞吉嘉遯只是不終日之意多獨不可言貞乎

愚按介與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同有介特廉介之意不是

虗字于石二字正形容介字狀于字固比不得如字然正皷如字更親切本義安静堅確固貼石字細玩其德安静而堅確句都是介字內意于石二字還自介字想出于石者猶云石之介一般所云安静者澹然无欲而不跡動也堅確者守得堅固而不可移奪也此正與節介耿介介字同於不溺工豫意甚貼註無明解介字如馬融云謂磨礪也又易集云凡物初爲兩間者曰介諸說未定顧錄此以參之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易傳以有中正之德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愚按中爻艮石之象也二變中爻離日居下卦之上不終日之象也○中正字正明其介之純處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大全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意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又必有悔矣○中溪張氏曰聖人於六三一爻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勇

蒙引盱豫謂盱而豫也故本義云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二字本不對而對者也或者於文字中乃分上下講之殊失本旨○遲有悔猶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彙徵盱者仰面看人曲盡附勢情狀上悔字悔悟之悟下悔字悔吝之悔

愚按上悔字作悔悟猶過而不改之過屬无心之過下悔字

作悔吝猶是謂過之過屬有心之過其實一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愚按位字以德言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大全梅巖袁氏曰此豫字是和豫之豫也○勿疑戒之之辭

蒙引爻辭由豫二字謂衆由之以致豫也本義云卦之所由

以爲豫是推本之辭不可以爲卦象也以卦義言則卦由之
以成豫以人事言則衆由之以致豫○由豫大有得只據九
四所居位任言之耳猶未見他好處故因戒以勿疑朋盍簪
勿疑謂開誠心也朋君子之朋同心同德者也謂善類也○
由豫而曰大有得者衆皆由我致豫則我之志大行矣所謂
孰大于此故曰大有得如孟子言君子所欲所樂意思○簪
聚也盍簪所以聚髮也又速也盍一簪便透也二義亦相通
聚則速矣人衆而爭先也卽從之者如歸市之意此與咸九

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正相反勿疑則非憧憧之思也盍簪
則非朋從爾思也○由豫者衆由我豫也朋者衆中之賢者
也勿疑朋盍簪教以保豫之道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卽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

六五貞疾恒不死

大全厚齋馮氏曰貞疾猶曰痼疾

蒙引以其沉溺于豫而處勢危觀之則爲德薄而力孤貞疾
之象也以其得中而觀之則其善道猶有存者頼此一脈生
意猶在故又爲恒不死之象也○上下已爲四之應衆不附
也以柔弱而爲剛強所迫處勢危也衆不附而處勢危雖未
亾而鄰于亾猶貞固之疾雖未死而鄰于死

觀象中爻爲坎坎爲心病疾之象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蒙引乘剛專指乘九四之剛一節言不兼以柔君尊義象傳

之例多如此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
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
无咎則未成而變可知矣初鳴豫卽斷之以凶甚于初者所
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于終者所以開其善
也或曰豫上六變則爲晉晉明出地上非冥矣

叅義以往事觀之如楚莊王聽伍擧之諫而罷淫樂齊威因

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其皆成有渝之義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大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

愚按何可長有冀望其幡然速改之意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大全雲峯胡氏曰屯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葢我隨人或爲人所隨其事雖大亨非貞固易有咎也況動而說易失于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患生矣作易者繼之以无咎其深意焉

參義所隨不貞如嚴尤之于王莽荀彧之于曹操始雖大亨終則有咎

易纂隨者從也少女從長男隨之象也

愚按无咎承利貞說必利貞乃可无咎此是從物隨上論效

而推本于正泛說爲是大場中姑主于道講亦可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蒙引卦變剛來下柔彼來隨我也不主于剛也卦德此動彼說亦彼來隨我也所主在震也故爲已能隨物物來隨已故爲卦以物隨爲義

彙徵柔本宜下剛今反下柔者非有樂從之心不能也故有動卽隨隨于心而非隨于迹此卦所以名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蒙引大亨貞无咎則近者悅遠者來矣故曰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此釋卦辭與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一例重在貞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今本作隨時之義惟本義從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必如此而後贊時之大者凡十二卦然曰隨時之義則隨字重義字輕曰隨之時義則二字俱重而所謂隨時之

義自在其中矣

蒙引承上交而言所隨一得其正而舉天下皆隨之此可見隨之時義大矣哉明其不可不貞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大全黃氏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南軒張氏曰隨者非隨時俛仰之謂蓋有是事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如嚮晦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蒙引澤中有雷朱子語類曰震下地上乃雷入地中之象也

以此觀之則不必深泥澤字可也蓋地澤相臨之物澤亦在下也故曰上天下澤澤亦止水也○此所謂日入而息也不可說太深○此事至微然亦是法造化○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即所謂日入而息也若勤作工夫的人則焚膏繼晷亦不可大過三才之理俱有動有靜靜所以養乎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若冬來息不得凝固則來歲必是災沴穀菜不熟人畜不寧如冬雷則災矣爲造化不曾息得也醫書教人到三更不睡則血不歸肝而面色青黃日間所事自無精神矣乃知此節亦係大理也

愚按體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嚮晦入宴息正宜切實講不必用闇修未發不見不聞等套話反落下乘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語類有問朱子曰官是主字之義只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

蒙引官字做實字看有主守之義直指初九也初九以陽居

下爲震之主是主乎隨者也故曰官本義偏主字在本爻有渝字內不可以偏主釋官字○人固不能无所隨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亦何害但不得如平時未有所主之虛耳故云有渝也○官有渝自无妨唯顧正不正如何正則吉矣然一偏于主則不免而无由有功故又曰出門交有功出門以交則已之所以取于人者不爲限而人之所以資于已者亦无窮何事不可立何業不可就信乎其有功也○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也○官有渝是象

貞吉以下是占本義云故其象占如此亦所以戒之也有渝字面亦見有戒意○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亦隨物者也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正所謂剛來而下柔者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蒙引不失者明其能集衆善而無遺也○出門交有功者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傳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源統會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大全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小子初陽在下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蒙引係小子失丈夫於凡事交際之間固易見若推而言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而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忽遠圖之類皆是○小子童子也丈夫成人也

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蒙引二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三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以此觀之則知二之失丈夫亦非其志之所甘惡乎近而勢不兩全耳若三之失小子則明白是故失之也二爻之得失判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大全雲峯胡氏曰士之病莫大于有所求三之于四不可以

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以意氣名節自持以道德事功相勗也

蒙引六三下有初九之陽上有九四之陽陰從陽者也然四近而初遠故係丈夫失小子係四非其正比初爲得計矣問係與隨何分曰係是近係之也非其正應故也隨則委其身而從之矣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係益所謂因者隨則所謂宗者○四陽當任以居其上體爲大臣之位也○隨有求得不知所求而得之者何事曰只此就名利上說○

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于求也利居貞自處以正則所求而
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
爲得矣○係丈夫失小子是象隨有得者占也利居貞者戒
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來注時當從四故心志舍乎下之初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程傳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巳

大全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
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蒙引貞凶者勢陵于五也有孚在道以明則不陵于五而可
免于凶矣故曰何咎○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
也故象傳曰明功也

愚按雲峯胡氏曰有孚在道以明此指以善處其勢之法○
易集云變坎有孚之象也震爲大塗道之象也變坎錯離明
之象也又中爻艮有光輝亦明之象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蒙引程傳曰蓋明哲之功也則似明哲更在有孚在道之前
此亦實理也當從故功字分明若爻辭則无推原意只象傳
如此說亦互相發而不相悖也

演說義是當然不易之理就勢陵于君說

九五孚于嘉吉

大全進齋徐氏曰九五陽剛中正爲隨之主得衆爻之隨者
而五之應唯在于二故曰孚于嘉吉此隨之至善者也○下云

峯胡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
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
許之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

蒙引孚于嘉吉同德相信也如舜之于五人武王之于十亂
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成康之于周召畢之深任之
專君臣肝膽相照无毫髮之疑惑也○孚于嘉大抵人之相
信必是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強或始信而終疑試驗
之人事可知○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蒙引] 言九五言惟九五之中正故能信于六二之中正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大全] 朱子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雲峯胡氏曰六柔有係象居柔又有拘係象西兌象山互艮象兌為巫西陰方有祭而固結于幽陰之象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之極可以固結神明而況于人乎故曰王用亨于西山周視岐山為西

意者太王之在岐其祭山川必嘗占得此歟

[蒙引] 拘係從維只據隨之極言此是意之誠處王用亨于西山言以是誠意用之亨西山則吉也朱子小註謂神亦隨之此是本義內吉字意非拘係從維之正意也○上六所隨原無所指只泛言隨人○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之如更縲紲之意思此假象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解者也○王用亨于西山此指文王也諸侯祭封內山川此言王者何蓋周公係爻時西伯已追王矣○王用亨于西山何不先言亨

先祖曰意謂父祖子孫一氣相感格似猶易也若人于山川宜未易格矣而猶可用亨尤足見其誠意之極耳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大全] 雲峯胡氏曰窮之義一爾豫初而曰滿極惡其人欲流溺而不能脫也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蒙引] 隨道有始有終初為隨之始上為隨之終隨道有正有邪二之隨初為邪三之隨四為正有以臣隨君之道四是也有以君隨臣之道五是也合而觀之隨之義大矣哉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 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後甲先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

叅義言蠱極必治而治蠱有道也蠱元亨者蠱之旣治也不
先言治蠱之道而乃先言其效者明亂之可治也利涉大川
方治蠱之時也故謂之往有事先甲後甲卽所謂有事也
大全東坡蘇氏曰器久不用則蠱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
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蠱
蒙引蠱壞極而有事也須看一極字元亨利涉大川俱從此
極字生來曰亂當復治以理數言也當云者理數當然也元
亨者治之幾也故繼以利涉大川乘其幾而有所事也先甲

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大川之象葢指當時之亂言○傳曰
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又曰蠱者事也旣蠱而治之亦事也
朱子乃會其意而解之曰壞極而有事也添一極字尤精密
○蠱亂之極亂當復治此非專就天下說凡人家及庶事俱
有亂而後治之理葢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利涉大川得孔
子往有事之言然後知其爲指治蠱之事也○利涉大川是
方去用力以治之至先甲三日二句則是治之之方耳○先
甲三日欲其及時而新之于先占中之勉也後甲三日欲其

旣新而保之于後占中之戒也○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
而預治之後甲三日是蠱之旣治也而維持之聖人治蠱不
于方蠱之時而必于將蠱之先與其旣治之後亦異乎世之
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之爲者矣先甲後甲此治蠱萬全之
策又不必拘于壞極而有事者矣
愚按不使之仍前日辛欲使之永久巳丁總皆涉川之事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大全盤澗董氏曰卦之爲蠱有數義剛在上柔在下此卦體

也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德也又自賁井旣濟來
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也大抵上下不交下諛上惰之意○
童溪王氏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有
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
有止心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則禍亂之萌乃
在于巳安巳治之中遂至于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
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叅義下巽則卑順而無矯正上艮則止息而無動作此其所

以不治也今治蠱之道其止也當矯之以奮發其巽也當矯之以剛果

蒙引剛上柔下兼卦體卦變說○剛上而柔下巽而止非蠱乃所以致蠱也○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無異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情性言縱使上下相交下卑巽而上苟且亦足致蠱也○問剛上柔下陰陽之大義也何以致蠱耶曰此正猶乾上坤下而爲否一般故語錄云上面一向剛下面又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道理○巽而

止語錄云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蓋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須看積弊而至四字見此所以致蠱非卽是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大全朱子曰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

○雲峯胡氏曰諸卦皆言往有功蠱獨曰往有事蠱者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卽當爲自新之圖後事方始而尚新卽當致丁寧之意亂之極而治之始雖天運然也亦人所爲蓋其事以善承乎天也

蒙引蠱元亨而天下治是說實天下治非謂是天下將治也其本義云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者蓋蠱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及凡事俱有之今却云天下治者以治蠱至于元亨卽是天下亂而復治之象故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象傳是就大處立議論或以象字只是兆字意者非矣○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自其大者言也元亨未便是已治承蠱字

而言故本義以爲亂而復治之象其曰治蠱至于元亨者雖蠱之時亦未嘗無治之者也○有事治蠱也蠱自有大川之象不必外索○先甲後甲本是人事而曰終則有始天行者蓋亂極思治理勢然也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則知先甲後甲之有關于天行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人固在其中矣故曰而況于人乎參義曰天道之有始必有終既終復有始聖人知天道之如是故其所以慮事者既原之于始而又要之于終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大全童溪王氏曰於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惰自安之人於已務函養其德使日新又新无逸豫自止之意○臨川吳氏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義風在內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

洹辭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皆无所阻也故曰行山下有風運旋于內而已无能違也故曰有凡事之蠹壞形在外實由于內者始之故曰蠱從內生是也

蒙引山下有風震動飄拂草木爲之衰變風景爲之蕭索塵埃爲之揚起物壞而有事也○振民育德朱子小註說是治蠱○愚謂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要於振民然自新新民之本今郤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自治蠱言也育德則反本之論二者並舉蠱無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

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大全藍田呂氏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也幹者以身任其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爲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

蒙引幹乃支當之義故曰如木之幹木之幹枝葉之所以附立者也子幹父蠱又家道之所依以立者也○初六是子考之无咎子之吉也六爻皆人子○有子考无咎主爲子言○危厲當如何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

愚按有子者卽禮記之幸哉有子也意同○中爻震木下體巽木幹之象也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蒙微所以幹父之蠱者以吾之意承考欲改之志而置親于

元適之地也〇承字如承當之承猶云承當父事也
愚按聖人只要人幹蠱俗他以傷厲者爲解故特地說破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程傳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

大全龜山楊氏曰母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之稱王母小過六二之稱遇其妣皆謂六五也〇雲峰胡氏曰貞者事之幹

九二幹蠱而戒之曰不可貞幹母之蠱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母性多柔暗畏事二剛承五柔巽以入之勿直行己意使之不疑不忌乃中道也

彖引幹母之蠱做實事說蓋諸爻皆有父母之象故也若論占法則凡以柔居尊性暗而難開者皆有母蠱之意〇本義得其中謂所幹之事得其當幹所當幹也非謂无大過也若作無大過則下面不用戒以不可貞矣此處得中二字要只在幹字內幹字不輕故云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

以六四之裕蠱照之則可見〇不可貞以剛乘柔而治其壞則剛當有所拂戾而柔必有所不堪如此則將如蠱何〇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本義有少可疑蓋九二剛而能柔且得其中疑即是幹母蠱而能不至于貞者也其不可貞之辭恐只是戒占者而已故彖傳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得中道疑即是不可貞意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叅義于幹母蠱无易流于專斷而失于順承

彖微中二定體幹母之蠱以巽順爲中道也〇不從令亦不傷恩故曰得中道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大全朱子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彖引九三三句皆就本爻說道理蓋自其過剛不中觀之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自其巽體得正觀之則巽可以制

其剛正可以補其不中有過而不過之意故无大咎云小
有悔則无大悔矣云无大咎則有小咎矣因是小有悔故僅
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只小有悔○悔以心言咎以理言此
亦家人九三嗃嗃悔厲吉之意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大全王氏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諍君之
臣以此爲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于小
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本注有陽剛之才方能幹蠱故周公僅許之而孔子深許之
蒙引終无咎也謂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而有巽順得
正者存終无咎也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
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大全習靜劉氏曰强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
之弊益甚矣
叅義幹者强而有立之謂裕者寬而无制之謂

蒙引治蠱當如拯溺救焚然惟恐緩不及事今乃裕以治之
吝也謂之往見吝猶云征凶有孚言其吝立見也
心易裕者正幹之反也往者以此往治其蠱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蒙引言無如蠱何也
心易未得者未得治其蠱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大全進齋徐氏曰六五柔中之主本无幹蠱之才而九二陽

剛得中又處多譽之地位與五應五能任之以治蠱則二之
譽即五之譽也○雙湖胡氏曰在六二以五爲毋柔居尊也
在六五又自取于道以繼世之君言也象何常之有
蒙引用譽如宋仁宗仁而有餘而剛武不足是柔中居尊也
然能尊用賢臣如韓范富歐之徒皆列在要地是九二承之
以德者也故能爲有宋令王后世稱慶曆之治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叅義承者承順也因巽體又居下故曰承言九二承順以剛

中之德也一德相承子爲孝子父爲慈父故有幹功無蠱名
蒙引言六五之用譽非五所能由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故
也然非六五柔中能任九二欲承以德亦无由也○幹父用
譽父得其子也承以德君得其臣也但使賢臣得承以德便
是能子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程傳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
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

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
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
也○又曰上九居蠱之終在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是賢人
君子不遇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古之人有行
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曾子子思之徒是也

絫義治蠱者子任父之事臣任君之事也上九當蠱壞之極
而不授任于人是賢人君子當天下之壞亂而獨善其身者
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上既在事外而不事王侯則高
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事也曰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
若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之事而徒嘐嘐然曰吾不事
焉是乃無君之罪人也若人者又何足稱乎

蒙引本義剛陽在上在事之外須要看剛陽二字見是有實
德而不當事任故如此所以爲志可則非量能度分安于不
求知者之比此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亦不苟且恭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全是剛捺也故首用剛字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絫義上九之志可爲法則是故不離于中庸之道也如彼潔
身亂倫而索隱行怪者未免于過也又豈可則也

蒙引志可則也孟子以伯夷爲百世師者以此○通觀蠱之
六爻有以才質言者二三之剛四之柔是也有以得應言者
五之用譽是也有以時位言者初之蠱未深上之在事外是
也下五爻皆有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六
如伊尹太公之流曾子子思之徒也

愚按志可則者正不以事勤天下而以志高天下亦足以維

而有益于蠱矣

周易說宗上經卷之五

宛平 閻 鉡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或問臨不特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乎朱子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凡相逼近者皆爲臨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所謂臨者剛進而逼於柔也蓋謂之復者

七日來復陰之極而陽初來也謂之臨者朋來无咎二陽皆來而逼于陰也故復亨而臨則大亨復不言利貞者復是初陽之萌无有不善臨則二陽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若論反對則觀爲八月聖人於觀不言陰之盛而于臨言之易爲君子謀也

易論其贊元亨利貞與乾同何也天下之勢莫盛于方興浸而成乾之勢也故遂以贊乾者贊之然連下文氣觀之則利貞乃戒辭欲其以陽德自持固守其正此專以初二爻言而

所重尤在九二以二爲卦主故也

【】泰義於陽方盛之日而先慮其變此易所以爲君子謀也一陽始於復二陽長於臨至于六陽而爲乾則陽極矣於是一陰于下而爲姤二陰長而爲遯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丑至未凡歷八月

【】蒙引臨進而凌逼于物也君子之道何以用凌逼他人爲盖天下之理邪正不兩立况聖人本心固欲小人之盡去而天下之盡爲君子也故君子亦有不得不用其凌逼時不但君

子之於小人國家之於寇敵中國之於□□皆此理也〇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蓋復之一陽固是陽長但猶微耳至於二陽則其勢已長而浸浸乎不可禦矣故有浸逼之義〇元亨利貞則重在利貞夫剛浸而長陽德方亨雖無卦德卦體之意似亦自有元亨之理矣今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于貞也〇至于八月有凶只以月數計之如七日來復之例此是聖人於陽長之時而預爲陽消憂也蓋有長必有消无往不復也〇此八月是謂八個月非仲秋之八月也故云如七日來復之例或曰八月謂是正八月于卦爲觀則是仲秋之八月〇或謂主周正八月言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之後方用周正也朱子語錄之言此一時議論旁及之語〇至于八月有凶以此言之則凡星命家以人之生年月日時論斷人之休咎謂至某年某月當吉當凶亦決有此理矣但能前知而勉勵以承其吉修省以避其凶則是以人事輔氣數亦斷有此理也卦辭曰至于八月有凶亦正是欲人預爲之計而有以避其凶也故

曰言雖天運之當然君子宜知所戒

彖曰臨剛浸而長

【】大全進齋徐氏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

【】蒙引本義於此直釋卦名然其卦義亦已在其中矣此蓋如彖傳所謂時義時用與單言時者無大異也

【】愚按浸漸也陰符經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正與浸潤之浸同如水之浸灌滋濕漸漬而不驟也又有方興未艾意聖人

下此一字却含无限鄭重慶幸之意

說而順剛中而應

大全中溪張氏曰說而順以二德言內兌爲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逼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爲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故能大亨而得正

蒙引說而順承剛浸而長而言其雖挾剛長之勢而有和悅柔順之德無恃壯用罔之爲者也剛中而應亦承剛浸而長而言其雖挾剛長之勢而有剛柔相濟之美無恣已卽戒之

非所謂夬夬中行者其庶幾焉○問悅于君子之臨小人何關曰順郎順以動之順其於臨小人之義自不爲違若夫悅非其悅之悅乃如夬之健而悅決而和者也其義豈無相關哉○說而順只就吾一身言剛中而應只是以我對人而言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剛貴乎長已有成乾之勢天之道也

蒙引說而順剛中而應此臨之正也郎天之道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重在又有此善上如无妄例○當剛長之時

勢也又有此善理也元亨大半自勢上得利貞大半在理上來故大壯利貞而吉凶不假言但利在正罔而已无妄言天命不祐意尤明白全重在正字其說有理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自臨之丑至遯之未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

析疑二陰之去未幾八月之期易至故曰消不久也

蒙引消不久危之之辭使預爲之備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大全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无疆地容澤之象也○雲峰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兑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蒙引地臨于澤上臨下也此取封名而義不同不必拘于進而凌逼于物之義○臨之一字實含二體故本義先云二者

皆臨下之事而後乃分附其義也亦如賁卦明庶政无敢折獄先只取明不及違之義後却云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又一義也內離明而外艮止不分貼明庶政无敢折獄與此小異○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入底意思也教人以善謂之忠味忠之一字方知此之所謂教思者容保謂受而保之也百姓皆在吾撫馭之中曰容使之各安其生而无或失所曰保○容保无疆大人以天下為度也

初九咸臨貞吉

大全建安丘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雲峰胡氏曰復曰朋來初二兩咸字即朋之義兩臨字即來之義故復初元吉臨初亦貞吉○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為感諸儒因之然而以 陽方長乃區區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於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

蒙引初二二爻本是卦之所以為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卦辭利貞之貞

愚按本義明以徧訓咸何嘗作皆字看大全謂徧為廣大公溥即此是貞即此可以得吉斷宜從之咸臨只是不分別小人以為臨亦不是有心去逼小人我以正道行之彼自退避有似淩逼去耳如程傳訓詁俱以咸作感字究不若依本義為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蒙引固不自亂於小人之群而亦不至有已甚之行即卦之

臨元亨利貞也蓋初九九二即卦之所以為臨者故占辭之旨同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蒙引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得中而吉其无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駸駸乎有純剛之勢矣故初僅得吉而二則兼得无不利○九二咸臨二亦徧臨群陰者也初爻云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此則云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无不利也可見剛得中而勢上進字不可混

入在咸臨字內也初九曰貞吉二不言貞者初之剛而得
正二之剛中又盛于初之剛正其貞已先待于言也剛中最
易之所善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蒙徵小人未肯順君子之命故必臨而去之是不得不臨非
已甚也
愚按本義未詳叅求諸說有作未順五之命者有作未順天
命者甚而以順字牽惹悅而順字諸說不一平心玩之陽勢

上進衆陰自拒所謂過抑君子不肯順從也九二率初之陽
以同從自不得不臨大意如此但本義以爲未詳何敢遽執
已見乎然亦從衆說而酌其可從者以俟叅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大全平菴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
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
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爲六三言之
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雲峰胡氏曰六三變則爲泰

九二能改而自新則既憂之无咎即泰之爲艱貞无咎也叅
以八月有凶警君子爻以既憂之无咎戒小人易爲君子小
人之際用意深矣哉
蒙引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居下之上臨人者也謂
臨下也故朱子小註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
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六三居下之上固是臨下
二陽然亦是卦之所以爲兌者也故爲甘悅以臨人陰柔
不中正分明是小人又居下之上見其與二陽相近且卦之

所以爲兌者故爲甘臨耶无攸利夫惟誠可以動物惟德
可以感人甘臨詭道何益之有哉然制行在我若知其无益
憂而改之則何咎此與豫六三遲有悔同類
觀象甘臨者以甘悅人而无實德也坤土其味甘兌爲口甘
之象也故節卦九五變臨亦曰甘節无攸利者不誠不能動
物也變乾乾三爻惕若憂之象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蒙引咎不長也見得是原有咎而能補其咎初二爲以居

子臨小人六二則以爲小人臨君子蓋陰柔不中正是爲小人而所臨者又正是此二陽也

易集位不當者以陰居陽又乘陽之方長者也咎不長者改過也

六四至臨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地附澤澤依地六四坤兌之閒地與澤相臨之至又一義也

叅義謂之至臨矣而止于无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者也以其與初相應于臨之情最爲切至耳豈必能大有爲乎

易注柔不失正故曰无咎

蒙引處得其位柔順而正也下應初九陰陽正應也故爲至臨重在柔順而正上謂以柔順得正而下應乎初九故象傳只曰位當也○六四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安其相親相愛如琴瑟之相和塤篪之相應而膠漆之相投者矣故爲相臨之至也相臨謂相親也非相凌逼也亦非相臨蒞也近于取卦名而義不同者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易疏柔不爲邪位當其處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程傳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是不自任其智則其智大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夫子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智知先大言于坤周公爻辭獨于臨之坤體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於內坤以藏之故也

蒙引六五知臨不是臨九二言是臨之至者也臨字只帶說如振恒非恒也而猶曰振恒迷復非復也而猶曰迷復則此謂之知臨何不可豈必是臨于九二而已哉○六五不自用而任人知臨也知臨乃大君之宜也

觀象變坎坎爲通智之象也知臨者明四目達四聰不自用而任人也應乾陽故曰大君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蒙引下句是釋上句義不自用而任人便是行中行中便是大君之宜中孚還從爻上來○同一柔中居尊也在蒙則爲純一未發以聽于人在大有則爲虛己以應九二之賢信以發志在臨則爲不自用而任人中孚隨處說○此中行與泰之六五之中以行願同意○知臨如何以爲行中蓋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上六敦臨吉无咎

程傳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大全臨川吳氏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者以上臨下也地厚而載物者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此爻取義乃臨卦之正意○雲峰胡氏曰坤與艮皆土也有敦厚之象然皆于終見之復除上六迷復外六五爲復之終曰敦復艮上九艮之終曰敦艮此曰敦臨相與而厚於終者也故吉且无咎○隆山李氏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易之爻辭敦復无悔敦艮吉敦臨吉

蒙引敦臨不必說是以上臨下蓋初二臨不是以下臨上則三四五上又安得爲以上臨下哉本義所謂居卦之上者以起下句處臨之終耳如蠱上之以剛居上在事之外如家人上之以剛居上在卦之終一例也若以家人字爲主家者則初九之閑有家獨不爲主家者乎○以厚德臨人无不服矣

故吉而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敦臨決是臨下二陽故象傳曰志在內也○初二之咸臨以君子臨小人也六三之甘臨以小人臨君子也六四之至臨朋友之交也六五之知臨君臣之義也上六之敦臨則又槩言之不可謂復指小人臨君子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程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

蒙引志在內也有念念在此之意言其志一在乎內也有厚

道焉○內指二陽蓋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名然此旣臨彼則彼亦臨此有彼此相臨之義故周公于初二則皆曰咸臨于四五則各取其與應爻相應於三則曰甘臨者卽臨下之二陽也以其下比二陽而上復无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亦然細味自見

愚按來矣鮮云志在內卦二陽曰志者非正應也

䷓巽下坤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或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時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辭曰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則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大全朱子曰以上視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平菴項氏曰盥者祭之初步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爲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無不陳也

蒙引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有以二字意虛此解字義法也示者示其所仰者也自上而言仰者仰其所示者也自下而言無有所示而無所仰示者如出告示則便是要與人看故曰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蓋觀字義甚大推其義則朱子之所謂立極中庸所謂修身則道立經

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書之所謂皇建其有極詩之所謂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學所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張子所謂大中至正之矩也蓋道理必至于中正然後爲盡善盡美而無憾乃可以爲法于天下也○盥而不薦二句此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正所謂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者正教人以爲觀之道如此也亦猶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總只是一艮字意○盥而不薦自祭祀假借來說故本義釋云言致其

潔清而不輕自用都是影此意說向爲觀上去故小註或問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輕用否曰然然此語錄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專就祭祀說與本義雖同而意之所指不同矣若卦辭既假借說本義又假借解則正義將誰與歸乎故愚斷本義是說向爲觀者身上去故云戒占者當如是也豈止於祭祀之占乎○無有盥而不薦之事然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盥而不薦之理也故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也夫祭必薦薦必先盥盥正爲祭設豈只容盥而不薦乎其爲假借說益昭昭矣不薦只是愼重之意故朱子小註云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當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云云○或云盥而不薦即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非也夫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是彖傳下觀而化之意矣其辭不薦還是主爲觀身上事說非功效也○下文雖聖人之神道設教亦只是盥而不薦道理但此不專指聖人故下文神道設教處本義以爲極言也

纂言盥字從左右二手從皿以水沃手以皿盛水又云盥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薦獻腥獻熟之時也又云薦者舉而進之也古人席地就地下起而進上之象○非常曰觀居常曰臨遠視上視爲觀近視下視爲臨此觀臨二字之辨

愚按有孚顒若即在不薦時看出本義可字妙只是說他可爲民仰尚未說到天下上去此句須與彖傳中下觀而化語意分別盖傳中下觀而化句是釋卦辭而足其意若在此句只宜在王者身上說可爲人仰之意○若語辭○卦名之觀屬去聲讀六爻之觀皆平聲讀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全進齋徐氏曰大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無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蒙引大觀指九五謂大觀之主也一說不用之主二字更精今貼之主二字只是要人易曉耳○大觀在上要依本義貼四陰仰之一句若無四陰仰之亦不成大觀矣且既云在上

便有在下仰之者○順而巽謂順以宅心巽以制事也自以本身言至中正方是所以爲觀于人者故順巽不曰觀天下至中正乃曰觀天下也天所以爲觀者一中正而已矣○中正以觀天下自九五而言則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自道理而言則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正以中天下之不中正天下之不正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中正以觀天下亦須兼本末意○問内順外巽於觀道不

甚相關曰不然凡爲人所瞻仰者最要有順德如孝於親弟於長慈于衆體羣臣子庶民之類此皆順德也東坡所謂躬信順以先天下者也巽者善通人情善酌物理隨物而賦形因時而制宜所謂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者也此于君道亦非小節夫如是可以表正萬邦而萬邦作孚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盥而不薦與神武而不殺朱子皆以爲是聖人不犯手做底盎盥則必薦不薦是喩聖人致其潔清而而不輕自用武則必殺不殺是喩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故彼謂之神武而此下文別以神道言之

蒙引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所謂建其有極也下觀而化者人仰之歸于中正也所謂歸其有極也○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如此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

彙徵此卽奏格無言時靡有爭之意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蒙引觀天之神道此數字虛說下言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故曰天之所以爲觀也須看觀之一字天之神安可得而觀於四時之不忒焉觀之可以見天之神道矣○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但見天下自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無不服者矣此兩個神道字當別其所異又當會其所同今人大抵皆知其異而不知其爲同也○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

盧聖人之所以爲觀者亦如是焉則所謂神道設教只是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神妙者耳天下服矣此不可把與四時不忒對看四時不忒正與聖人之神道設教相對　天下服亦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致處神道之應也此與爲政以德章指畧同　觀天之神道是不犯手做的聖人以神道設教亦是不犯手做的

彙徵神道設教猶言聖人設教皆神道耳以教顯神非以神爲教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大全建安丘氏曰坤爲土有土此有民省方觀民乃坤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乃巽之象　三山劉氏曰民有方方有俗俗有風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陳禮播樂要使歸于中正是亦所謂神道設教也

蒙引風行地上觀此觀字與卦名有辨此是巡行觀覽之意後世有觀風之說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觀之體立矣省方觀民設教則觀之用行矣　或曰觀民設教此設教猶無躬行耶　是不然此從省方說來也先王豈必到此國則躬行此一道以教之到彼一國則躬行彼一道以教之耶要之先王自有躬行以爲之本而其躬行固無時無處不在也

觀象風行地上遍及庶物無遠弗至爲遊歷周覽之象

愚按虞周省方之典或一歲分巡或五載莅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大全平菴項氏曰初六爲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雲峰胡氏曰童之象陽位而陰爻陽則男而陰則稚也故蒙六五亦曰童童觀以近爲明初六去二陽最遠故爲兒童之觀

蒙引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五也據此則是初六在下去五最遠況陰柔質下則不足以自振拔而觀大君道德之光矣故爲童觀之象　不能遠見此見字不必指目只如盂所見

相似若以月之所視而言則童子之見更遠而狎矣小人
无咎者不足咎也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或曰兼德言非也
使兼有德則君子吝亦豈有童觀之君子乎其不兼言德而
只以位言斷斷然矣
觀象童者童稚也觀者觀乎五也中爻艮爲少男童之象也
初居陽亦童之象故二居陰取女之象小人者下民也本卦
陰取下民陽取君子无咎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无咎也
君子吝一句乃足上句之意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叅林不能觀國之光小人之分非君子所宜有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大全進齋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爲
應前爲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雲峰胡氏曰闚坤
闔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闚觀象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稚
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芒然無所見小人
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
爲可知也
叅義聖人在上萬物咸觀而六二不能出戶但爲闚觀非丈
大之事也
蒙引陰柔居內而觀乎外如不出門庭獨居一室之中而欲
闚上國之光知海內之事不可得已此如後世所謂守株待
兔者也如此說外字方見有所指本義居內而觀乎外者此
也○居內而觀乎外以人事言之或懸度事宜于數千里之

外而實無燭見之明者亦闚觀之類也○闚觀人之所見貴
乎遠大故曰達人大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今居內而觀
乎外所見能有幾許哉亦不足敬也○初六觀之至近者也
闔閭細民之事也六二觀之未廣者也中人以下者之事也
此初二所觀之別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婦人之目所闚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
織女無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爲不失男子而寡見謏

閑則可醜矣○雲峰胡氏曰小人而爲兒童之觀固其道也
丈夫而爲女子之觀豈非可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程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
位則無進退之義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
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雲峰胡氏曰諸
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

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

本義謂占者宜自審當進退之際惟當自審其所爲如何
耳

【】叅義亦曰其曰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爲也觀我之所生如行
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其未善而塞也雖退可也

【】蒙引本義云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須味通塞二字語
錄云如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
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自家所施之當否
數字要不可忽方見是觀我生處所行之通塞必有所以通
塞者故楊氏曰六三似漆雕開○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
夫三在上固可進猶在下之上亦可退然則當何所取衷哉
惟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不必觀九五也如孔子見行
可於魯而仕及魯受女樂而去之意但孔子所行无當否可
論耳彷彿是如此○觀我生進退本義所以用故不觀九五
一句者語録云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義精矣
又曰觀其生是以此自觀之○觀我生進退主象說

【】愚按生字直作身字看包所行在內我生猶云我之身所行
也正以我字當得已字當不得身字作生生之理者或作陰
陽相生之正應者其說俱屬可疑○聖斷云爲進退爲不果
者巽也巽有進退之象故曰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蒙引未字當作不字解言如此乃爲不失道道進退之道也
未字與未失常之未同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程傳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大全童溪王氏曰觀以達陽爲晦近陽爲明○漢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于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者亦賓之○雲峰胡氏曰觀國之光下與童觀闚觀反上與九五觀我生應益國之光卽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自觀曰生方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叅義賓如賓興之賓言爲王者所賓禮也

蒙引六四觀國之光一句主六四言利用賓于王一句主占得六四者而言

觀象下坤土國之象中爻艮輝光之象四承五賓王之象九五王之象觀國光者觀炙其盛快覩其休也賓者已仕者朝覲于君君則賓禮之未仕者仕進于君君則賓興之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蒙引言四之觀光正爲尚賓也志在得君以有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蒙引觀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讀純是占只一觀字便不是說九五矣九五是陽剛而中正者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蒙引觀民亦只是觀我生句內意言觀我生必至于民然後觀我生之道始盡故曰此夫子以義言之但爻辭下不必先說破此意思○如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一身之事得矣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則民德善矣可見觀民也一句只在觀我生句內其曰又當者爻辭觀我生其實是兼一身之得失及民德之善否而言小象獨偏以觀民言者自觀之義顯人自知之觀民之義隱人多莫察也此固夫子命辭之意

愚按觀民不但是觀之以驗我有顧畏民岩卽安是修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大全朱子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

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如乘其墉之類○潛室陳氏曰觀之時爲觀於天下者五也既欲爲觀于天下須當觀省我之所行上九雖无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瞻故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

六三去九五相遠又不爲觀于人止是自觀其所行當進與不進故不嫌于同辭

蒙引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兼觀民之義何也不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據

此亦可見其不必兼觀民○但以我爲其小有賓主之異耳蓋觀我生則占者自當之觀其生則從傍人言然又當存小字不必太泥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乎謂安寧也

大全程子曰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朱子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大全雲峰胡氏曰凡物不合由有間也必噬而後嗑嗑而後亨不曰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先之以電之明而雷從之也

電之明所以察獄也雷之威所以決獄也雷電有時獄之用亦有時不至如頤中有物强梗者爲之間獄豈宜用哉既明且威又柔且中治獄之道也不如是獄豈用哉

叅義卦之名噬嗑取口齧物之象而凡折獄用刑者其才有剛柔之殊而所治亦有强弱之異政如人之齧物其齒有利鈍之殊而爲物亦有堅脆之異故噬嗑一卦專言治獄之事也

易解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

有間也莫親于父子而伯奇見逐於君甫申生見殺於獻公莫義於君臣而樂羊被謗於中山馬援被讒于意苡噬而嗑則物不得而間之自亨通矣此槩舉天下之事而言也利用獄者噬嗑中之一事也

蒙引噬嗑噬而後嗑也嗑則亨矣利用獄不屬亨字至於六爻亦往往就用獄說噬嗑者正以獄之未決猶物之間及其既決則是非兩判猶物之噬而嗑矣○彖傳釋亨字只據噬嗑二字說更不牽連利用獄意又可以見利用獄之不止屬

亨義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大全童溪王氏曰易之立卦其命名立象各有所指鼎井大過棟橈小過飛鳥若此類者遠取諸物也艮背頤頤噬嗑頤中有物若此類者近取諸身也

析疑卦辭頤中有物則其物作梗以人事論如寇盜姦宄治化之梗蠻夷猾夏疆場之梗以至君臣父子親戚朋友離間讒謗間於其中者皆頤中之梗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頤卦初上二爻皆陽其間四爻皆陰有頤口之象噬嗑變六四而爲九四則爲頤中有物之象去其所謂物者合則无間矣故曰噬嗑夫噬嗑乃賁之反對皆頤中有物之象噬嗑得頤之下動則四九爲梗賁得頤之上止則九三爲梗上止而下不動則无可合之理上止而不動則有噬而合之之象○龜山楊氏曰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初

未章合而後章又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叅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之意也○雲峰胡氏曰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電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甚言用獄之難也

蒙引卦體之剛柔分卦變之柔得中而上行屬得中卦德之動而明二象之雷電合而章屬成與明雖不當位專承柔得

中而上行言故本義曰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斷獄爲動察獄爲明斷必有雷之威察必有電之明也柔得中而上行猶云上行而得中也上行只從卦變說來於治獄義無所取○柔得中葢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又失之弱也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言就此一節言則五不當位似不利用獄者然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有此數端之善是威與明而得其中正治獄之所宜也故雖不當位而利于用獄○本義於雷電

合而章解云二象不曰卦象欲其明威二意分曉也○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問威與明得中如何分別曰獄非明無以照非威無以斷得中者威不至於過暴明不至於過察是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大全臨川吳氏曰明者辯別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警之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允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

蒙引噬嗑雷電合而章也噬字義難得分曉程傳亦曰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不及噬字義或云噬頤口之象也謂交而合也○先王以明罰勑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明罰卽所以勑法使人知所畏避也法是通用字罰是專指刑法○明罰內兼威與明意不可謂明罰只是明勑法乃是威也緣罰字自是有威底物事矣豐之折獄致刑亦不可分明威說○明罰是明

其墨劓剕宮大辟以至流宥鞭朴金贖之類如此者所以振勑法度以警有衆故爲勑法也○明罰勑法就此卦言之如罪薄過小者宜罰之以屨校惡極罪大者宜罰之以何校則一一自今日明之以爲來日不刊之典使來日之用罰者或罪薄過小歟則據吾所明者而加之以屨校之罰或惡極罪大歟則據吾所明者而加之以何校之罰其罰皆凜凜然不可犯矣是明罰所以勑法也

【】附錄尚書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

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愚按明罰勑法不惟民不輕犯并吏亦不敢舞文害人嗟乎
三代以下吏之借法以厲人與人之輕法以自護者皆持繇科
指未懸條例未布而致之也可不慎哉○安溪張氏曰雷電
蔡邕石經作電雷勑字林作敕鄭云猶理也一云整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程傳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

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
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係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
言當位不當位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
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
也○校木械也
大全漢上朱氏曰周官掌囚下罪桎梏足械亦曰校○雲峰
胡氏曰趾乃人之所用以行者屨校滅趾懲之於初使不得
行乃小人之福也○誠齋楊氏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

不戒必致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
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蒙引屨校猶云屨之以校以校爲之屨也
觀象中爻坎坎爲桎梏校之象也故上九亦言校震爲足趾
之象也滅沒也遮沒其趾也變坤不見其震之足滅趾之象
也无咎者因其刑而懲創以爲善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下卦爲震滅趾使其不敢如震之動也動

則進於惡矣
蒙引屨校滅趾周公蓋重罪薄過小說孔子象傳則只就滅
趾二字發不進於惡之意蓋趾人之所以行者故曰不行也
然周公无咎二字亦已該有此意在矣故本義云止惡於初
故得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大全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雲峰胡氏曰噬
而言膚腊胏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取所噬之難

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

彖義 膚者肉之腴而易入者也

蒙引 六二中正則既不失之暴又不失之縱正則考問以公聽斷合理以此治獄何難之有辟如噬膚然然以柔乘剛柔既威斷不足而乘乎剛則所治者又是强梁難制之徒不免因之有傷如噬膚而因之以滅鼻然在彼既所當治而在我又能善治故其占雖傷而能无咎也○噬膚所噬之易也滅鼻易中有難也在我雖有易噬之理有彼則有難噬之勢○噬膚據二之中正言滅鼻以二之乘剛言如以剛乘剛則无滅鼻之虞矣○中四爻下半節總是說人服不服

纂言 艮爲鼻二三四互艮鼻之象也二變則爲離滅鼻之象也内卦震二變爲兌兌爲口噬之象也即朱子語錄所謂噬膚而没其鼻于器中是也言噬易嗑而深噬之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 乘剛乃用刑於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啓源 剛者初之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大全 雲峰胡氏曰肉因六柔取象腊肉因三剛取象三至五互坎坎有毒象師有坎故釋彖亦曰毒六二柔居柔故所噬象膚之柔六三柔居剛故所噬象腊肉柔中有剛三比二難矣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節初齋氏曰小物全乾爲腊

彖義 我方治於彼彼亦反傷于我噬腊而遇毒也固可羞矣然彼受刑者既有其罪終必伏法

蒙引 陰柔則無剛斷之才不中正又不得用刑之道故治人而人不服猶噬腊而遇毒也腊亦有毒毒謂筋骨之傷本義腊肉謂獸腊句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另讀○正韻韌堅柔而難斷愚謂故其字從韋從刃即今俗云韌皮條是也

愚按 周禮腊人掌獸之脯注薄物爲脯小物全乾爲腊然彼

但單稱爲胏此兼言胏肉自非指野物全體之乾者不然則
既曰全體如何噬得肴來還是或獸或鳥中體近骨之肉者
爲是故毒字虛齋止指筋骨之傷良有以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愚按位不當卽本義陰柔不中正句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程傳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
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

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吉
大全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六爻言
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建安丘氏曰噬嗑唯
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象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
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他爻不與
焉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之言
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
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慝

剛柔迭用恩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蒙引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比之腊肉尤爲難噬者盖腊肉
是小物全乾者乾胏雖非全體骨視之腊爲大矣故本義曰
言所噬愈堅愈之一字承腊字來也○噬乾胏所噬者堅也
得金矢則堅者破矣二句相承只就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
之道言得金矢是訟者願納金矢以求聽於我誠服我也則
其得聽訟之宜可知矣故以聽訟得宜釋得金矢意○四得
金矢五得黃金獄之小者納束矢大者納鈞金九四臣也兼

治大小故曰得金與矢五君也罔攸兼於庶獄理其大者耳
故只得黃金○得束矢亦非小者視黃金爲小耳○利艱貞
吉見治獄之難也此乃爲占者設教於九四無待戒也○艱
者凜凜其心惟恐一毫之不明貞者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之
不公不容少上下其手而輕重其心也○大意言雖治所難
治如噬乾胏然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而人服其聽焉爲得
聽訟之宜矣其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不過以
証金矢之出處耳其實爻意是以象夫聽訟之得宜不是只

以令訟者出金矢爲我之得室也九四以剛居柔剛柔中也故爲得用刑之道不可以噬乾胏得金矢爲一串事易中耻象何所不有如盟而不薦盥特爲薦設豈有盥而不薦之事哉得意則忘言矣意自可串六五亦[illegible]

附錄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愚按四位近君乃大司寇掌邦刑之任此爻盍獄之上司寇者也周禮入金矢之意是令其不輕訟也觀朱子語錄自見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六二以所噬之易而有易心焉故至滅鼻九四則噬之難矣戒以艱貞而後得吉是其道之未光也

易解離爲明四爲離初畫故其明未暢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大全建安丘氏曰噬嗑三柔爻皆用獄者也而五最勝五之位與二同而五能噬乾肉二但能噬膚者二以柔居柔而五以柔居剛五之才勝乎二之才也五之才與三同而五得黃金三不免遇毒者三之柔不中五之柔得中五之位勝乎三之位也六五之才之位視二三固有間矣而爻辭但无咎而不及九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也然則欲盡噬嗑治獄之道舍九四其何以哉西溪李氏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夏贖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雲峰胡氏曰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爲小獄爲大矣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蒙引六二中且正則爲噬膚六五柔中而不正則爲乾肉然二乘初剛則雖噬膚而滅鼻五則柔中居尊位故雖噬乾肉

而得黃金所以本義謂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胏胏腊者也但胏能殺於爻無耻○得黃金黃字重金字難耻堅義○黃中色得黃金雖從所納之金說亦以明其用刑得中道故也本義人無不服意正係于此○貞厲无咎四曰利艱貞吉五曰貞厲无咎无非謹重之意○貞厲與艱貞無大異貞字皆同厲亦艱意但四爲人臣則曰艱貞五爲人君則曰貞厲人臣則有將來之吉故曰吉人君只曰无咎而已非謂五不及四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蒙引言其所治得當而无咎也得當而无咎則得人服矣○得當也不可作位得中說若果是說位得中則聖人當以解得黃金不安以解貞厲无咎矣蓋必貞厲以處之然後所治得當而人服之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初曰過小於上則曰惡極蓋過而不改必流于惡初能改過是止惡于始故曰无咎上則怙惡於終直曰凶矣

參義初卑而无位上高而无位故皆爲受刑者過陽之極不能卑伏此惡極罪大怙終不悛之人也

來注何者負也謂在頸也中爻坎爲桎梏初則曰屨上則曰負以人身分上下而言也滅者遮沒其耳也坎爲耳痛滅耳之象也

蒙引惡極自我作惡而言罪大自人加我以罪而言亦自有分別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卦爲離滅耳言其不能如離之明也

蒙引聰不明也聰是死字耳也明是活字聰也聰不明只是說他不聽人說以正此耳此與滅趾不行也槩是周公爻辭外意故本義另解云云噬嗑中四爻皆用刑者然用刑於人有難易由在己之德有厚薄二以中正故所治如噬膚而滅鼻者柔故也三以不中正故所治如噬腊遇毒四以剛居柔故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五以柔中居尊故用刑於人而

人無不服由此觀之則夫用刑于人者其可不先愼其德乎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叅義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焉推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于文也文則无不亨矣

精蘊以其文蓄藏在內自然潤餙于外曰賁以其文潤餙乎

物曰賁以其潤餙則有物兼光華曰賁此卦取文蘊蓄于中而潤餙于外會意

蒙引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此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何謂也蓋柔謂六剛謂九卦自損來損之二本九也今則三之六來居之是以柔間剛矣損之三本六也今則二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矣即所謂剛柔交錯也自既濟來者倣此○柔來文剛剛來文柔若以人事言之如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此柔來文剛也所謂陽得陰助者也故亨如君之從臣父之從子夫之從婦此剛上文柔而爲柔所用也故小利有攸往○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在人事如君與臣燦然有文以相接也而君得君之分臣得臣之分如父與子燦然有文以相接也而父得父之分子得子之分文明合說也各得其分分說也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爲文也此卦本只是文之義○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者蓋本身既是剛了又

得陰來爲之助且內文明則能灼於物情而達於事理皆亨道也故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者蓋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爲臣綱當用夫柔也今剛上文柔則是剛反主於柔而爲柔之助矣且艮止於外雖不失於妄動而不足於變通是皆不能以大有爲也故小利往○賁亨小利有攸往言吉凶利害適相半也○無凶害但不純吉利

彖曰賁亨

易疏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若大哉

乾元以元連乾也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蒙引】柔來而文剛是剛柔之交分剛上而文柔亦剛柔之交也爲兩句各有一文字不必合二者而後謂之文葢柔間夫剛固是天文剛間夫柔亦是天文○兩句大是以卦變釋卦辭而因見其有天文之象故言天文也一句初非釋卦辭也下文文明以止人文也尤難說是釋卦辭只是又以卦德下之○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不是把自然二字當天

字以天文皆出於自然也其一陰一陽相錯而成文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亘古亘今端端的的自然是如此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若文明以止又是人所成況亦有不然者惟天文則无一息之或爽也故論自然之文莫之能尚焉○按賁之一字有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之義在內又有文明以止之義在內及彖傳孔子只以卦變釋卦辭了而文明以止却又另言之今學者講文明以止處見本義只云又以卦德言之遂冊不放一字粘着卦名卦辭亦太泥矣其實文明以止四字於卦名自有相關彖下本義已盡之如漸卦止而巽動不竆也本義云又以卦德言漸進之義則屬諸卦名矣○剛柔交錯柔來文剛柔交於剛也剛上文柔剛交於柔也不必合柔上剛下方爲交也葢卦名爲賁之義則是逐段皆有文柔來文剛固是文剛上文柔亦是文也不待剛柔相爲交錯乃爲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蒙引】不可依前本義分解卦辭亨小利有攸往意故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若夫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之例則爲申釋上意○此正是前本義所謂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者說歸卦名不歸卦辭此又安得以爲申釋卦辭耶○文明以止且謾說出人道至涉人文也句方發揮出人道之文明以止意爲當○天文也人文也此兩句只按着卦變卦德說爲是且方起得下文極言意不然天文便是講變了人

文則天下亦已化成了又何用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葢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謂卽就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大抵天文人文孔子意在起下文居多故本義於卦名卦辭皆无所屬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大全]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

踰分限在人五典之叙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

[蒙引]觀賁之天文則用之以察時變觀賁之人文則用之以化成天下故本義云極言賁道之大也然在賁之剛柔交錯卽在天之日月星辰寒暑之交錯也在賁之文明以止卽在人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也故卽目之曰天文人文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大全]沙隨程氏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雷者晳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爲常也

[蒙引]明庶政无敢折獄只就明不及遠之象說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兩句俱爲下二句設不爲山下有火賁設也山下有火賁只是取文明之象○語錄謂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此亦畧分言其大意要之須渾淪說

內有是明所以能明庶政惟其內明而外止所以止能明庶政而无敢折獄○語錄又謂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遠故止而不敢折也則又以止爲自止更許之○明庶政无敢折獄卽是小利有攸往之理○一說明庶政无敢折獄正是明不及遠不可謂以其明不及遠故止明庶政而不敢折獄也安知這君子只是明不及遠之君子乎大象如此等類只是隨卦象之規模小大而各爲之肖象焉耳如君子以懿文德豈可說是小畜之君子○愚按此說

却與語錄所謂止而不敢折者相符會以其止爲自止也

愚按庶政謂錢穀出納之類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傳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於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於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行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蒙引剛德明體剛則不屈於欲明則審於義利以此自賁於下是謂賁其趾之象舍車而徒申賁其趾之意也自賁於下不願人之文繡也○剛德則所守者固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明體則出處之分明有見幾而作之義矣是有以自賁于下者也故象云云如此解於明字意思更周盖非唯義利之辯在所明而出處之機亦在所明也況剛德內益以見內重外輕之義於舍車而徒之意尤爲切耳○舍車而徒只是申賁其趾之意二句皆爲象不可以本義自賁於下一句貼賁其趾而單指舍車而徒爲象也盖舍車而徒此所以爲賁其趾也○賁其趾依賁其須例皆爲象也

觀象中爻震與坎震趾之象也坎車之象也變艮止而又止

舍之象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九以徒爲義不以乘爲義卽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愚按乘字是從車字象出

六二賁其須

漢注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皆陰血之形須不能以自動隨頤而動則須雖美乃附于頤以爲文者也本卦綜噬

賁原有頤象今變陽則中爻爲兌口矣口旁之文莫如須故以須象之

[蒙引]二陰柔而三陽剛則陰不得不附陽二中正而三得正則其相附也非爲邪且又皆無應與則二三之爲二所附亦勢所宜也故本義云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二附三而動猶須附頤而動須二象也非三之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來註]與者相從也興者興起也上指三以爻位在二之上須隨頤而動者係于所附與上同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程傳]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詩云麀鹿濯濯是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爲陷溺之濡矣

[虞註]如助語辭濡沾濡也離文自飾賁如之象也中爻坎水自潤濡水之象也

[蒙引]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蓋以二柔來文一剛光采之盛則有潤澤也永貞者不溺於所安也吉者陰終受之陵也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故須永貞得其賁而潤澤然不可溺于所安凡丈夫之於妻妾人君之於臣下官長之於左右皆不可褻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演說]陰不敢陵陽只畏陽之貞一失正便陵之矣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於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宜玩正根永字來

[愚按]陵如侵陵之陵一般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大全]王氏大寶曰皤髮白柔飾於柔陰盛陽衰皤如之象

雲峰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唯四以初之應爲賁而爲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翰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爲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爲寇乃欲

與巳爲婚媾耳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蒙引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此只解所以爲馬謂之白馬者盖因四與初不成賁而皤如故於其所乘馬亦白或謂白馬不必爲四之所乘者非也人白則馬亦白馬是誰之馬耶況曰馬人所乘亦明甚矣○既曰白馬翰如嘉六四之篤

於求初也又曰匪寇婚媾明三之求四雖出於善意其如四之不顧何匪寇婚媾正與白馬翰如相喚應○賁如皤如言其賁之皤也明不成其賁如振恒同人于郊之類也不是截做兩意謂既賁如而又皤如也與屯如邅如例不盡同其白馬翰如亦如屯之乘馬班如不同例看易正不必一一拘例

觀象皤白也四變中爻爲巽白之象也中爻震爲馵足爲的顙馵白足顙白顛白馬之象也中爻坎坎爲亟心之馬翰如之象也○或曰翰速也詩云如飛如翰是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蒙引當位疑謂與正應相遠而比于三是其所居之位疑若有可求者故來三之求也然可求者其所當之位其不可求者所守之志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賢本義謂不賁於市朝而賁於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與其奢也寧儉郎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

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爲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爲无咎也

易疏此論爲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

蒙引賁于丘園指其柔而得中言束帛戔戔槩以陰柔之性言○賁于丘園語意云以丘園爲賁是以本實爲文也言不賁于市朝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也丘園非所以爲賁而曰賁于丘園者不賁之賁也故曰敦本尚實得賁之道得責之道固可嘉矣但陰性吝嗇五既尚實則施之用者未免失

之儉而不得其文質之中故束帛戔戔而可吝然禮奢寧儉有奢而窮者未有儉而敗者必得終吉○丘園之爲義非徒隱者之所尚孟子答滕文公謂民事不可緩也豳風七月之詩諄諄於農桑之事先儒以爲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其見於無逸之書則欲君人者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而又謂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又如漢武下輪臺之詔專務休養天下之民而志大喜功之事一切掃除也故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治粟都尉此皆爲賁之主而敦本尚實者

觀象艮爲山丘之象也故頤卦指上九爲丘渙卦中爻艮故六四渙其丘艮爲果蓏又居中爻震木之上果蓏林木園之象也兩疋爲束陰爻兩坼束之象也坤爲帛此坤上帛之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來注艮錯兌爲悅故曰有喜

蒙引凡方遂末之時而獨能反其本以爲之倡是可喜也易中凡言有喜皆是說可喜之理○六五之吉者公不至於泚禮而得其公私不至于傷民而足其用自無不節之嗟奢侈之凶誠爲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爲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

蒙引白賁非全是无色也本有色而復於无色耳故曰无咎以今之白賁爲无咎則始之賁極文勝者爲有咎矣○白賁視賁丘園爲還淳而反本矣二爻還要說得不同○賁字只是帶說如振恒同人于郊之例似非有自然之文意朱子小註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之說蓋非定說也

蘩徵白賁者言不以賁爲賁而以白爲賁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傳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
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
極者異矣
蒙引蓋救文之弊而反之質者亦上之素志也前乎此者唯
皆以賁爲得志耳今乃以白賁爲得志氣味逈違矣○白賁
无咎乃上之得志也在他人則皆以賁飾乃得志耳不必依
小註云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得志依五爻有喜例是
貼无咎意○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

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
或就本爻自取賁義如初五上是也或以相比而爲賁如二
之附三三之得賁於二陰是也又或以相應而求賁如四之
於初是也○又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
者則賁之變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大全雲峰胡氏曰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
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繼
然陽无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利有攸往矣
蒙引不利有攸往謂君子也易爲君子謀○卦體陰盛陽衰
時固當止也而卦德坤順艮止又有能順時而止之象故其
占不利有攸往謂當止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
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爲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

者姤相遇之謂也此言柔變剛則盡反其所爲君子悉
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遏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全書以卦體釋剝字上剝指上九下剝指五柔五柔消剛剛
落盡柔亦不復存故剛柔皆謂之剝陰柔順至五爲盛剛陽
在上最微盛者長則微不消若使之落去無復存是變也○
剝者王上以下體三柔同體四五兩柔共五柔剝之也下五
柔變乎一剛也
蒙引剛字只指上九是衆陰剝一陽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程傳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大全隆山陳氏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辯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險陰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建安丘氏曰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觀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爲君子發也○雲峰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爲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爲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咎悔戚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盛耐以待之也不然憤羣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并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蒙引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句綴在順而止之之下不通承上句小人長也故程傳分順而止之至天行也爲一段而本義則總之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是卦德二字總該順而止之至天行也消息盈虛正所謂時尚之所以順之也○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天地變化草木蕃息而盈也天地閉賢人隱虛而消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不是卦德但其意附在順而止之句末所以申順而止之之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大全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

者治剝之道也厚齋馮氏曰以上下厚薄取義而不以陰
陽消長爲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蒙引山本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是摧落之義剝之象也
上以厚下安宅上下寬說隨所在而言厚下言不可剝下
也厚下者乃所以自安其宅也爲天子者不能厚天下之人
不能安於天子之位爲諸侯者不能厚一國之人不能安於
諸侯之位爲大夫爲士者不能厚於其所屬之人不能安於
大夫士之位宅以位言已之所居也非宅舍之宅厚下

安宅斯不至於剝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大全朱子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
陽與君子之凶也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
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臨川吳氏曰五
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於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
釋義牀有二如陳元龍自卧大牀而坐客于下李林甫一夕
屢遷其牀及韋應物風雨對牀眠之類是卧牀也若謝萬據

胡牀管寧坐藜牀楊素撫床謂李靖曰卿將當坐此坐牀也
正韻謂坐床爲安身之几此方有足有辯亦有貼其膚處
蒙引剝自下起剝床以足之象今雖未是蔑貞然其勢必至
於蔑貞也蔑貞者凶此卽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之意此凶
字可以六四凶字照看蔑字宜重看
易攷古者坐席爲牀今寢牀亦曰牀卦體象牀艮上九一陽
畫連亘于上象牀之面人之坐處古禮尊者坐牀上卑者拜
于牀下今剝以五陰消陽失尊卑故取剝牀爲義

愚按依本義詳之則終當屬坐床也亦非坐席爲牀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纂言滅與爻辭蔑字不同蔑就下視上言視有如无滅就下
自滅言浸沒也
彙徵言小人滅君子之害自下而起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程傳辨分隔上下者床之幹也
全書牀足之上股之下所分限交界處謂之辨古人作分合

文作辨云
懸按牀笫卽牀身也所以分上下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蒙引夫剝牀而止于辨亦云危矣而夫子猶曰未有與也於危之中而有幸之之意似欲君子急避他意思可見聖人爲君子謀者無所不至
懸按與卽黨與之與
六三剝之无咎

程傳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大全梅巖喜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爲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爲剝○雲峰胡氏曰剝之三卽復之四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之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蒙引剝之謂衆陰方剝陽也无咎謂巳獨應之故无咎也上方云剝之下卽繼以无咎者乃知无咎之爲指巳獨應之也曰就卦位觀之其義自可尋矣正如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之下曰終吉亦似無端然剛中能需之意亦巳寓在言表可得而尋之矣○本義言衆陰方剝陽云云程傳一則曰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二則曰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卽此說也可從外此數說似不如此之穩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叅義衆陰方剝陽三獨與上爲應是小人中之君子也如三者雖得罪於私黨而見取於公論其義无咎矣而利害之私何較哉
易注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大全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也○雲峰胡氏曰本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

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觀象初足二辨三牀之上四在上體居牀之上乃牀上人之膚也剝牀而及其肌膚小人既盛物將失身豈惟蔑貞靡所不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愚按切近災斷指君子說言外咎君子去之不早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程傳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

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大全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爲宮人之主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王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羣陰順承一陽爲義六三應上九而盡失羣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羣陰以求一陽之寵一陽之功六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雲峰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位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剝而至於五是爲剝之極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剝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象曰不利有攸往爲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爲小人勉也○建安丘氏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爲君子謀者如此

蒙引貫魚以宮人寵言陰能從陽之利也

觀象貫魚者魚之貫串而相次以序五陰列兩旁之象也本卦大象巽此爻變巽巽有魚象如中孚上巽則曰豚魚井下巽則曰射鮒姤亦下巽則象有魚无魚是也又巽爲繩貫之象也以者后妃以之也五君位今作后位爲衆陰之長故可以以之艮爲閽門內體象宮四三人位在內體四象夫人三爲九嬪以至九御二爲世婦初爲御妻皆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也又艮錯兌爲少女宮人之象也

愚按禮注云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旅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旅進當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尊當一夕皇后又尊專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有魚貫而進之象正合以宮人寵者統領宮人以次上行進御而獲其寵也之意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參義爻言陰剝陽之凶至四而極矣至五則爲君位不忍復言矣故變義而言陰之順陽者以陰而居尊位后妃之象也后妃之道在於不妬忌而帥嬪御以奉其君故取貫魚之象

魚陰物而一連五陰其狀如貫魚然宮人者亦衆陰也五以宮人而受寵於君如貫魚之有次序何不利之有

易攷五本以陰剝陽今率羣陰以受寵於陽則陰受制於陽矣何過尤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

象或曰陰陽之消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大全臨川吳氏曰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

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葢覆其下故小人並得此爻則其象爲剝廬而占亦如之也○雲峰胡氏曰艮爲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象占而言小人剝廬亦戒辭也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

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蒙引】碩果不食爻之象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二義不並行二占不並用若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廬矣小人剝廬則君子亦失其輿矣○觀碩果不食之象未便是君子之利其曰君子得輿者已爲扶陽抑陰矣而又曰小人剝廬則分明爲君子謀也

【愚按】註云處卦之終獨全不落故果至於碩而不見食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蒙引】君子既得輿則衆人不以小人稱矣故曰民所載也○民所載也只據得輿二字說道理○終不可用言終不可爲矣○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地若无天且不能爲地況天下可无君子乎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民所載也一說據一陽在衆陰之上言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大全】隆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

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節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鄭氏剛中曰七日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剝之碩果曰剝未盡而復生至此則曰剝盡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益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

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其曰剝未盡而能復者指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爲元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驟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内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爲亨已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

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爲臨爲泰以至於乾也

朱子曰剝之陽剝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坤復之陽則就生於小雪而成于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乾姤之陰則就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

叅義復之陽尚微弱未能遽勝陰也故不言元亨而止言亨既生則漸長長則可以大亨矣

蒙引復陽復生于下也本卦復字疑是回復之復與姤字對也本義以復生釋之用其意不用其義也○復亨益自一陰之姤以至純陰之坤皆陰長陽消之日斯時也陽无可亨之理也今也陽既往而復反則有以回吾道之生意於不絕如綫之際植正人之餘類於碩果不食之餘而陽之亨可知當主人事言○出入无疾者以其動而順故也朋來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即疇離祉之意朋來无咎人不得而咎之也若人得而咎之是巳之咎也○出入與來字在動字上生无疾无咎在順字上生以其順動故无疾无咎順行順字承

上動字說○无疾无憂阻也○在巳則言出入在朋則只曰來者葢巳以一陽言一陽是見在者故曰出入朋以衆陽言衆陽是在後方來者故止云來而巳出入謂或出於外或入於內出入无疾語意如云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也○出入二字但不可指定爲在邦在家須與係辭傳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及利用出入之出入同看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也○其廉朋來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巳所謂疇離祉者意亦如此不然自我作壞朋類亦將不得其

休庇矣古今人事如此者灼灼可見○又如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皆以一畫之成體言也如復不必泥于子之半也○反復其道謂以其往來循環之朔計之七日當得來復也此只是人事出行之占但其源頭却大故彖傳曰天行也○反復其道不是人去反復他蓋陰陽之消息本是反復其道以此理計之則凡出行者七日當得來復○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卦主往而來復者言然本義訓其辭曰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亦猶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曰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亦其辭然也○按乾卦云反復重復踐行之意此云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蓋可見反復道也之道字不甚重而愚說亦得一徹矣○利有攸往則凡大而建侯行師之舉小而民生日用之事无所不利也○復者剝之反對也

彖曰復亨剛反

大全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

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蒙引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訂詁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大全潘氏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順謂順理也

參義以人事言之一賢人在位而受小人之害則其同列者皆當見幾而避害一賢人方進而其志之得行則其在下者皆可彙進而獲吉陽既生矣則朋類之來夫何咎哉

蒙引動而以順行只做一人說而却有朋來之義者正有命无咎疇離祉之意也疇離祉正由九四不極其剛所致○動陽初動也行則進而上矣故不可以行字當動字或已如動乎險中之類豈必其初動之意曰此是復卦之動不曰初動而曰因見人多以行字貼動字故特別之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大全朱子曰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龜山楊氏曰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況于人乎

蒙引彖傳天行也須安在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上說不在占事上說乃是解出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所取之意與下文利有攸往剛長也同例○天行也以氣運言故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此全以氣運言卦畫之進退則其象矣此條本義所謂陰陽消息者正指此

訂詁天行言既去而復來之時剛長言已復而又盛之勢

利有攸往剛長也

大全鄱陽董氏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攸往蓋常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爲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爲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豈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於自養哉

蒙引本義云剛德方長須看德字主君子道長而言○利有攸往與亨不同亨云剛反以一陽始生言利往言剛長以衆陽之勢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原其始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要其終也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亦有此意○復之卦辭驟看似若雜出不倫細玩之其實意相蒙而各有所當始則只據一陽之復而言曰亨又見得不只是一陽而已一陽復則衆陽亦以次而復矣且其卦德爲動而以順行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又見得是一陽之復於卦經七爻在日則爲經七日故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見得一陽既復則其勢日駸駸于盛長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于乾无非剛陽用事之日矣故又曰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大全程子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復

故未嘗見其心○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于微情發乎顯○朱子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

語類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潛生𥘉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時逐漸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千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已生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列子云運轉无已

天地密移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陰陽消長人之一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

蒙引本義所謂積陰之下一陽復生此句主節氣說非就卦說卦其象也○靜極而動自其不可無者言惡極而善則自夫淑慝之分而言本義此緣善惡之復益亦預爲六爻之義張本也○非是指復爲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親切天地之心何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陽主生天地之心生生不已之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天地之心無心

之心也只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有復然亦以見動靜无端陰陽无始其旨異其理同矣○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此句只承得惡極而善說其靜極而動雖聖人亦然或曰到靜時一念俱無亦是本心幾息意曰非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好人本心如何說得息字息滅息也○看來靜極而動不止在人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云云者亦正是靜極而動也但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似只說惡極而善者耳不可謂靜極而動者亦

是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惡極而善爲復特以靜極而動比類耳若不遠之復與夫敦復者豈必皆俟惡極而後復於善耶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大全朱子曰初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

蒙引雷在地中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爲復亦說得不

仔細却是収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雷在地中靜之終動之始也○曰先王者先王制爲此法者也后則天子諸侯皆是○至日閉關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也○此特以至日言耳月令是月齋戒揜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又不止至日也朱子引此以證大象所云葢同一安靜以養微陽之意○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月令是月齋戒揜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而今官曆於是月有無數宜婚姻之日殊失先王之意乃知後世之術多不出于經也而經術豈不正大而周至哉

愚按書虞典歲十有一月朔巡守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卽是月之至日也又據注云方事也然方是四方境域故以方爲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大全西溪李氏曰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爲義○雲峰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

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卽復所以不祇于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說一本從向善而吉是從心上說讀者詳焉

蒙引凡謂之復是皆有所失於前者於前无失則於今无復初失不遠而自復是幾有悔而卒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愚按程傳云祇宜音祗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又孫季昭云祇从示从氏有兩音音岐者神祇之

祇又訓大也易曰无祇悔是也言无至大悔也音支者廣韻訓適是也詩曰亦祇以異楊子曰茲苦也祇所以爲樂也歟此與坎卦祇既平无咎之祇字同皆訓至也還依程傳讀祗爲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蒙引以者所以也修身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大全朱子曰學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建安丘氏曰人不能皆賢親賢則賢矣六二下仁之謂也卦唯初九一爻爲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陽小人變而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爲臨之九二矣烏得而不吉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益有深旨克己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無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至切也

蒙引仁謂仁者初之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程傳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于復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

失則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善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蒙引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是箇立心制行不篤的人又有輕躁之病故爲頻復○頻復去迷復最近不遠復只是一次○或曰既是立心制行不善何以能復曰復字從卦而來諸爻皆復直至上六以陰柔居復終此乃既極而變之義云云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程傳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

叅義復六四乃剝六三之反對也皆小人變爲君子也

蒙引此中行二字獨與他處中行不同謂在羣陰中行乃獨復而從陽也亦以其柔而得正故也若是九四則不成獨復矣

愚按此爻變震應爻亦震震爲足行之象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蒙引曰下仁曰從道此亦不苟下仁猶云親仁曰下者能爲之下也此以朋友之分言曰從道六四惟道是從不係於其類也猶云從正也道以理言仁以人言仁字較親切修道以仁也本義云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此以尊賢言

六五敦復无悔

大全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〇雲峰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輕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祗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

蒙引六五之能以中順居尊中則立心行已自无偏陂之失順則應事接物之間唯知理之是循而已以此居尊而又當復之時是不待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待自拔於羣邪之中以

從道而復也是爲敦復〇敦復之復與敦臨敦艮不同故敦臨本義曰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艮本義曰以陽剛居止之極則是積累有終之義而敦復之本義曰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則是言其居尊而好善勉勉循循而不已敦篤之道也〇敦復之復既與敦臨敦艮之敦不同則不可以初九爲進德者事六五爲成德者事矣要詳之〇敦厚于復復得牢固也〇敦復復了不遠復不遠復主位意居多敦復全指中順之德言今人多喜舉初九而不及五者初九復之主也〇

不遠復者復之初也敦復則厚於復矣不遠復固不至悔敦復則无悔矣○无悔者全无悔也无祇悔者特有悔而不成悔也蓋亡者已有悔而亡之者也○但无祇悔與无悔當有別一說五无元吉亦當有辨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資之美歟

蒙引自考二字要分別如二如四皆隨初而復其成也非自

成三之頻復則又不能自成初之不遠復猶不免有失亦未至於成也唯六五元自有中順之德而當復之時是中以自成也故爲敦復无悔尤勝无祇悔也○成字要說得重敦字義正在此○丘氏註不兼三初言要平順○復六爻雖以善惡之復爲義而不能无淺深初九不遠復見幾而復者也自修之意多六二休復親賢以復者也資人之意多二固不能如初之剛明矣然初二二爻皆進德者之事至六五敦復則成德事也但初曰元吉二則曰吉至五已成德矣乃止云无悔何也曰初二以其失而能復也聖人喜幸勉進之意勝故一則曰吉一則曰元吉若六五敦復元吉自不待言只云无悔者蓋亦盡吾分內事耳正義不謀利也○復卦辭以氣機動靜之復言復爻辭以人事善惡之復言理亦一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程傳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

大全進齋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

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皆昏迷而不知復者也○雲峰胡氏曰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迷不特凶又有天災有人眚用行師中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于十年終不能行甚言迷復之不可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无十坤无一陰數極于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

者坤終之象也屯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反坤○南軒張氏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于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至其源出于一念之微不能制過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失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蒙引分上六二字看益六是陰柔非剛明者之比未可望其振厲以復於善也況上居極地極則必反在復則反而不復矣故爲終迷不復之象○凶有災眚則申言其凶也用行師

終有大敗又以其國君凶又至于十年不克征又所以申言其災眚所以甚言其凶也吁甚矣弗悛之惡怙終之罪之可畏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傳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爲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爲君○雙峯饒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習靜劉氏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兼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爲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

蒙引爻辭不專就人君言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之道爲尤著爲尤大也不可謂以其國君凶爲連國君迷復亦

凶也以其國君凶師喪軍危故下繼以十年不克征言終不能雪恥也

周易說宗上經卷之六

宛平　閻　錫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震下
☰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大全】隆山李氏曰以天動曰无妄元亨者誠之道也不爲不信貞也眚害理也有眚不利有攸往二句深明貞之爲利也

〇雲峰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眞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于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參義】无妄无望二義固異矣然无邪妄之心惟盡其在我而于吉凶禍福皆委之自然亦未嘗有所期望也人而有所期望者即邪妄之心也故爻辭言无妄之禍福而彖傳大象皆以无邪妄言明義理以教人也

【蒙引】无妄者實也實處便是理此實理非指仁義忠信孝弟之類下文自肰二字正與此意相應又要與无妄之義相通故理字要看得活〇唯其本无妄故无望唯无望所以益見其爲无妄也故曰其義亦通〇无妄二字亦該吉凶意難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安得爲該吉凶意曰唯其剛主乎內此所以爲无妄而吉凶禍福亦付之自肰也或又難曰既兼吉凶彖何以首言元亨曰初无所妨吉凶皆付之自然則便自有亨道且大人否亨困亦亨庸何碍耶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他那裏更有災來則知此无妄字只是付吉凶于自然未見是實得吉實得凶也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不可不利于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故曰云云〇利貞者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匪正有眚者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〇有眚不利有攸往只是一意〇其匪正有眚不曰有災眚者匪正自我所爲則自我致眚也故只言眚災則自外至者也〇匪正

已致眚矣若欲有所爲亦皆不利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易注剛來爲主則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大亨以正也
蒙引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以剛在内也以剛在内心之實也大凡誠以心言○内外二字以六畫之卦言之下三畫爲内上三畫爲外如内險外止之類以三畫之卦言之則下畫爲内上畫爲外此卦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之類是也盖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有由内而外之義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剛德在内也剛德在内不妄也又爲震主震爲動是動而不妄者也動而不妄則凡言必有物行必有恒唯其實而已而此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也○或問自外而内之義在人事則如何曰不可如此拘若拘此則是心之馳于外者復入吾腔子裏而爲一身之主爲說雖巧然非正意如噬嗑柔得中而

上行只是取其得中耳上行之意又安在○動而健動因是好動而又健則是能勇于義而不牵于私正字意郎在此矣剛中而應在我者既剛健中正而所應又柔順中正皆爲得其正也○元亨意輕重在正字故朱子曰无妄自是元亨了隨卦言卦之善只是卦德卦體剛浸而長不與焉无妄則兼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有此不同盖剛浸而長未便是善若剛在内則分明是善而卦之所以爲无妄者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謂所以爲无妄者正也既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爲有妄矣欲往何哉何也正者天之命也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行矣哉方知无妄字内元有正意在○合而觀之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内也動而健也剛中而應也皆正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必利于正者乃天之命也何也正則无妄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而天佑之矣故利正者天之命匪正則爲逆天之命故曰天命不佑天命實理自然而已理之所在便是天命所在
愚按无妄之往要補不正字不然則下句講不去了

彖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大全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之動无時不對无時不育也
蒙引味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之意則萬物不必兼人言○震動以動物言發生以植物言程傳亦似兼二意○物與无妄者天與之非雷與之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蓋天之生物時焉而已先王則善順乎天時以養育夫萬物使萬物各得其生焉如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

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此類皆是此先王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蓋生萬物者天也育萬物而使得遂其生者聖人也不然或五穀不熟或胎殰卵殈而物不育矣○本義因其所性性卽无妄之理也○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故爲與物无妄也與之以實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對字様所謂殷薦盛行大舉求言之類謂善順乎天時也○對時之時雖曰天時物之時亦隨之矣○物與无妄者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對時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爲私乃聖人盡物之性也
愚按茂對二字連讀不可太作拘泥○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春夏之時長育之候也對者對此雷行之時耳本文育字无化字可見時文混說者非

初九无妄往吉
程傳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大全隆山李氏曰初陽无應而爻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遇不牽于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

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于災五不免于疾上不免于眚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爲愈可見矣○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
蒙引此往字與大車以載有攸往之往同誠之主也此主字對別爻言謂正是无妄者也如是而往誠能動物以上則得君以下則得民以內則順親以外則信友事无不利功无不

成矣何往不利
本傳此爻足蔽无妄卦○彖言不利有攸往匪正之往也
此言往吉无妄之往也
彖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者也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程傳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
大全朱子曰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有自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益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雲峯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諸家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唯本義以爲一歲之農始于耕終于穫三歲之田始于菑而終于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爲之象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于有爲矣而以爲无所作爲者何也曰唯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爲此所謂行所无事至于利即无妄之元亨也
棠引六二非全无作爲也只是无計較也不耕穫不菑畬只言其不計利耳言始終一無計較也○因時順理四字是從

柔順中正上取出因時順理便无私意期望之心順理必因時私意則期望矣○畊穫菑畬此皆吾人分內事所謂人道之所宜者也人豈可以不耕穫不菑畬哉此特假象之辭○則利有攸往者益人多緣放于利而行故因利以致害唯能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何用不臧何人不可處何地不可居何事不可爲○則字宗喫緊是言占者苟能如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往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六二是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不耕穫不菑畬无所期望也

則利有攸往有得也乃謂无妄之福
觀象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卽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卽望成其畬也耕也菑也卽明其道也穫也畬也卽功也曰不耕穫不菑畬卽明其道不計其功也○初爲地位二爲田震居東二三皆陰土木臨土上春耕之象也震爲禾稼中爻艮爲手禾在手穫之象也中爻巽下卦震上入下動菑畬之象也故耒耨取諸益變兌爲悅慮其妄求不正故發此戒
愚按春種曰耕秋收曰穫以一歲言菑墾也是開田畬熟也

是成田以三歲之田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蒙引未字當不字富字當利字言无所利也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如爲人臣而事其君盡吾爲臣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君也爲人子而事其父盡吾爲子之道耳非懷利以事其父也然雖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也○朱子曰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此說大槩是爲之于前者卽所以冀于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大全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
蒙引六三處不得正只以時位言不以行爲言若以行爲言則不得爲无故而有災矣
觀象本卦大象離爻又變離離爲牝牛中爻巽爲繩又艮爲鼻繩繫牛鼻之象也震爲大塗又爲足行之象也三爲人位

行人之象也三又居坤土得稱邑邑人之象也此爻居震動之極又變離錯坎坎爲盜牛失之象也或者設或也卽假如二字假牛以明无妄之災乃亠　一也卽邑人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蒙引言牛旣爲行人所得而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
愚按義林云梁武帝納侯景魏人移檄曰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足証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之意
九四可貞无咎

程傳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無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守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守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辨

蒙引愚謂可貞亦只是固守義然當固守而固守則亦是正也○九四陽剛乾體其才其識似可以有爲者然下無應與孤立獨行則不可以有爲也但下无應與雖无可爲之勢而

陽剛乾體終有能守之資故爲可貞而无咎既云可貞則不足以有爲明矣○此爻若非陽剛乾體縱然下无應與周公亦不許以可貞矣可字對不可而言可貞則不可行矣坤六三曰可貞亦然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愚按互艮爲止有貞義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蒙引既曰固有固甚麽謂固守其陽剛之道也有猶守也而物守不得便不爲我有矣故固有之謂固守

易源下无應與于人事如何見可以固守曰陶淵明志欲爲孔明謝疊山亦欲爲宋程嬰杵臼卒无所藉手而志于賁上所謂固守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大全朱子曰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妄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

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

來注三變則中爻成坎坎爲心病疾之象也中爻巽木艮石藥之象也五四三倒體向下爲兌悦喜之象也

彖義五乾剛中正而所應亦中正所謂純粹精者也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猶有疾焉是乃无妄之疾也不當得而得者也天下之理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故雖有是疾亦勿藥而自愈矣是又无妄之福也

蒙引此假設之辭所以深明其无妄也○不曰陽剛而曰乾

剛乾體剛實九爲无妄也乾剛而不中正未爲无妄之至已中正而所應或未中正亦未爲无妄之至故本義云云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蒙引此爻只是謂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在人事則如我所處本自當理无可虞者乃爲人所疑沮自惑而遷之則爲失

是取非反足以招咎而致虞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大全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于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卽指此也

蒙引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謂其處時之盇非謂其无妄之極也无妄之極則至誠矣又何眚

易集下應震足行之象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纂言上三爻以靜爲善九四可貞九五勿藥靜可知已上之无妄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孔子所謂必信必果敢果而窒焉者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程傳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大全雲峯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博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于家而畜于朝涉大川又似有畜盇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一吉字占辭自分而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趙氏曰大小畜所畜皆乾所畜者艮巽

耳

彖義畜者止也又聚也能止然後能聚也又曰所畜聚之不正則上之畜才也爲小人之淵藪下之畜學也爲曲學之小道

蒙引唯利貞字帶大畜說其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則于大畜字並无關○離益卦辭亦不相連屬

愚按卦名具畜止畜蘊二義卦辭只以蘊畜言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大全朱子曰曰剛又曰健是天德之剛毅其至健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雲峯胡氏曰諸卦艮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葢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无中鑠无外洩故德日進○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此蘊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演說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重篤實字輝光節在篤實內見日新有日進一日意須切畜字大字說

愚按篤實輝光四字讀不可以篤實連上剛健爲句輝光連下日新其德爲句也如注所云斷不可從○一說內剛健外篤實光輝內外合德其德日新而爲畜之大也極有分曉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止健以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葢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于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臨川吳氏曰二柔尊尚一剛于己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正也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不以止健之功歸之于陰小葢聖人之微意

蒙引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剛上也夫剛自下而上苟非大正則德不稱位而下不戴之若所謂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者是非大正不能也○以卦體言上九

之陽在上六五居其下而尊尚之是尚賢也夫尚賢苟非去讒遠色賤貨而一于貴德者不能是亦非大正不能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夫健者難止也苟非大正則自反有不直未必便能止之故亦非大正不能也故利貞兼此三義○利貞如何曰進必以正也用人亦必以正也除害禁暴之類亦必以正也○大正之大字從卦名上來卦變卦體卦德只得正字義大字從卦帶來○大意只是說所畜必以正以畜止言之則禁暴除害必以其正法以蘊畜言之則養學修德必以其正道

愚按此分三段看爲妥

不家食吉養賢也

易解不家食吉所養者乃下三陽之賢也學至君來出而尸

大烹之奉誰曰不宜

蒙引不家食吉只取卦體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聖斷謂應乾也此取上下卦兩相應不專指一爻言

蒙引應天諸儒皆以健言愚竊謂此與大有應天時行之應字同皆從時上說若但取其健則聖人何故獨提出天字又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此應天又以理言益從貞字取義也此處亦不宜主理言○愚謂涉川之理若以象言則爲乘木乾行之類若以理言則應天決在以時天者時焉而已矣故曰應天而時行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則以理之本然言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全建安丘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蒙引謂天如彼其大也乃在山之中而爲山所畜此大畜之象也○多識前言往行是致知工夫至以畜其德則在言行上來矣言行人之言行也德己之德也取人之善爲己之資

多字重

初九有厲利已

程傳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

大全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盡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蒙引初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云進則有厲唯利于已也若九二之處中能自止而不進者也則以其所能言之曰輿說輹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彙徵利已必不犯災不已則犯災矣亦惕之也

九二輿說輹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童溪王氏曰小畜之九三見畜于六四而曰輿說輻四説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于六五亦曰輿說輹是自説其輹也夫說人之輹與自説其輹語其勢之逆順盖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

參義時止而止善可知矣

蒙引小畜之說輻盖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説輹盖自止而不進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

易考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輳凡三十條者也輹車上伏兎盖所以承輻者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輻之轉脫輻无脫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脫若輹則有脫時車不行則脫之矣

觀象乾變離中虛有輿象二三四互兌變坎兌爲毀折坎爲輿輿而毀折其下是脫去輿下之輹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傳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蒙引唯其處中故能自說輹而无尤耳以此爲例則履九二

不自亂之中字亦不可解作心字但不自亂便是心不亂了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必就以中字爲指心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程傳】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

【大全】雲峰胡氏曰閑習也日閑猶言時習閑輿衛又因二之輿三之馬取象輿者乘內之二陽衛者防外之二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之以上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

戒之艱難貞固日閑習輿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銳于進也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復閑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語類】朱子曰三上俱陽同類相求也若陽遇陰則爲所畜矣

【來注】此爻取蘊畜之義乾爲良馬中爻震爲作足之馬乾馬在後追逐震馬之象也兩馬因震動而追逐遇艮止不得上馳利艱貞之象也乾錯坤輿之象也陰爻兩刻在前者衛之象也

【蒙引】九三以陽居健極極則難畜上以陽居畜極極則不畜矣故曰盡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物從其類故不相畜而俱進言上不畜三也良馬逐者九三不見制于上三逐上而進也良馬猶者指三不必兼三與上唯逐字見有上在上以陽居畜極不是畜人之極乃自畜之極也○利艱貞日閑輿衛以人事言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利有攸往則進矣言必如是乃可進也戒占者之辭

【愚按】平菴項氏曰逐逐疾並驅之貌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

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傳】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

【蒙引】此利往與爻辭意不同是以九三之能與上合志耳不相畜而俱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程傳】以位而言則四下應于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

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也大善而吉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者也未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雲峯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蒙引四五所以能止初二之陽者艮體故也○本義曰童者未角之稱曰止于未角之時曰禁于未發之謂豫何四之所畜者初也初陽之微者也卽是止惡于初意不以初九爲善人矣如當箇剛暴之徒

象吉此爻變離離爲牛艮本少又應初童牛之象也外實中虛有牿象艮爲手中爻震木手持木而施之角亦牿之象也

愚按詩傳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楅衡牛角之橫木亦名牿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下傷于刑誅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可喜也

蒙引六四元吉有喜正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六四元吉優于六五之吉然六四之喜又不得爲六五之慶何歟曰五居尊位苟能制得陽性其利溥矣故曰有慶也慶字廣喜字狹喜字只是從六四一身說

觀象四正當兌口之悅喜之象也

愚按元吉以治言有喜以心言制惡而必形之事雖能制不足喜也禁之未然故以有喜申之

六五豶豕之牙吉

程傳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幾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雲峯胡

氏曰或曰牛與豕皆陰物而以象陽者何也曰牛之剛在角豕之剛在牙四五下畜二剛盖取牿牛防其角豶豕防其牙之象也

【蒙引】柔居中則能善處當尊位則力可爲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機會自是五之機會非二有機會也或者以勢字擬之鄙陋矣得其機會意在積去其勢字外吉不得如四之不費力矣故不言元吉○豶豕之牙盖豕牙本能傷物既豶則其牙不爲害矣

【愚按】積牿也牿犍牛也畜牛之強剛者曰牿又宮刑曰牿刑以去其勢故也○胡氏云牛之剛在角豕之剛在牙依此則牙固屬齒牙明矣不必如象旨所引埤雅以杙係豕與牙帳諸說紛紛不一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易注】豕牙剛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除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強豈惟一心之喜將有慶於天下也

【蒙引】六四元吉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與曰論爲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凡言有慶者皆有位皆是五至于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雖不純是五亦皆當位任者○童牛之牿豶豕之牙盖以禁暴止亂而言易中只是○論所處則六五不如六四所處之易故曰元吉而五只曰吉論所濟則六四不如六五所濟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只曰喜五不如四所處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濟之廣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大全】陳氏皐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實喜之也○雙湖胡氏曰艮爲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爲天衢○厚齋馮氏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乾三陽上達乎此之路故曰天衢○雲峯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唯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何之一字讚之之辭也恭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

【蒙引】觀畜極而通之義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

伸也〇四五艮體皆耴以陰畜陽義至上九却又不然獨耴畜極而通意似上九亦爲人所畜者然合全體上耴義也〇上九之畜與四五之畜不同四五以應爻生義上九只就爲畜之終上生意大抵周公繫爻所耴或以爻才或以爻位或以所應所比又或兼耴再无餘法

【附錄】字釋云路曲曰徑路狹曰巷四通八達曰衢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全】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

牙則知與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爲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

【蒙引】何天之衢何謂也謂道之大行也大字貼甚字意要說出向者之鬱積而不得施意蓋通自塞中來不有所塞何以有通〇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畜極而通所謂畜者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與夫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德者也道大行則行此所畜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已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程傳】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〇隂山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

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原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蒙引】頤之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二義相似而不同內含四陰如口中食物也故曰含外實內虛則口空之象也上止下動則凡口之飲食言語皆見之只是下動其上則是根著乎面不動也〇頤貞吉者謂所養得正則吉如何人之所養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者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矣

也以異端小道則不正矣又必自考求其口實果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略口體則正矣悪口體而輕道義則不正矣二者皆以正則吉不正則凶○觀其所養之道如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于虛無崇正學而不泥于術數則所以養德者正矣○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如窮而不屑於嘑蹴達而不至于素食不以貧賤飢渴害其心不以聲色臭味汨其性則所以養身者正矣自求口實所該固廣故節飲食爲養身之切務耳○自求謂自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特

舉養身之一端以該其餘非謂養身止于口實也故朱子小註以爵祿起居并言之○爵祿亦說得口實爵祿左右是人君所以供我食用者故曰食采但起居似不切于口實字豈口實僅舉養身一節以該其餘者乎

〔愚按〕貞吉言養必以正則吉就養之理論觀與求乃一點提醒審察念頭別不正而歸于正乃示人求正之法吉字尚在言外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程傳〕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雲峰胡氏曰槃澗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

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臨川吳氏曰養正則吉一則字言正則吉不正則凶有喫緊示人意故所養須觀見養正者必如此其審于養而後可○開封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于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

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蒙引］天地養萬物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是也聖人欲養天下萬民以爲非一人之身所能周也則于萬民中擇其賢者而養之與之共天位也與之食天祿也由是賢者爲之布其德而敷其惠承其流而宣其化而天下之民皆得其養矣是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直爲民計也重在民無正字意欲養民非先

養賢不可故不直曰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萬民本是聖人與天地字對萬民與萬物字對頤之時大矣哉承上言天地之於萬物此養也聖人之於萬民亦此養也則頤之時不既大乎哉

［彙徵］時郎正之義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傳］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逮之

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誠齋楊氏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采薇不羡林肉

［蒙引］山下有雷頤與天下有雷物與无妄大槩相類但規模小大不同山下有雷所及有限也如天下有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廣博而周徧矣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則知養身養德之事不止二者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

如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程傳爾謂初也我對爾而言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耳

大全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爲龜惟虛故靈故曰靈龜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于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爲養朶頤以動而爲養朶動也○雲峯胡

氏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俯之在此者爲爾則在彼者反爲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爲我則彼爲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

語類凡卦中說龜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此卦雖無離却伏得這卦故取龜象

蒙引舍爾靈龜在人事只是无求于外而自足者非舍是不食也本義足以不食之言要看得好孟子謂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此豈人所可爲者盡之矣○靈龜只是不食故謂之靈龜至朶頤則不足謂之靈龜矣所謂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觀我朶頤謂初九觀四而朶頤也不可謂靈龜朶頤亦非謂四朶頤也朶頤畢竟是說初九○朶頤欲食之貌凡人與物皆然○既動于欲則溺于欲矣故凶○陽剛在下足以不食是賢人安於窮約之象上應六四而動于欲爲以非道得富貴者所惑亂也此如東漢之華歆

象旨謂之靈龜者養生者取其息決疑者取其地貴內靈也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九陽本可貴而累于動體縱慾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烏得而不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程傳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

者順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
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〇雲峰胡氏曰
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
蒙引顛頤謂下養於初也對於丘頤說此以象言而占在其
中〇六二顛頤拂經既顛頤則拂經矣至六四則止爲顛頤
六五又止爲拂經何歟曰顛頤皆謂以上倒求于下也然单
言顛頤即拂經在其中矣二兼言拂經者對丞文貞凶言乃
其害也五单言拂經者亦言其害也又頼上九之養亦是顛

頤之意下文居貞吉與不利涉大川對言〇六二亦柔順中
正者何至如此之不利曰自頤言之已是不能自養者自立
不得了縱然柔順中正亦只是用于求人巧爲媚說而已曾
何足録哉〇于丘頤又不如顛頤亦有顛頤而吉者六四是
也〇六二固是才弱亦其時勢之不利爻辭云云正爲之大
息其不利也〇求養于初僅拂常耳求養于上則上非初之
比其氣高矣必是取羞而无益〇初位二之下上位二之上
於上下處亦要有辨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彙徵行字對守字看不堅自己之節而求於人故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大全雲峰胡氏曰凡養道以靜爲吉動爲凶三陰柔不中正
又居動極人皆求頤于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
于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爻皆動故
凶三動之極故貞十數之終亙坤象勿用者養人不合于義
自養不成其德也

蒙引十年勿用无攸利甚言其凶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悖釋拂義道即養正之道也
蒙引正謂其拂頤〇六三道大悖即謂陰柔不中正又處動
極益竆斯濫者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大全臨川吳氏曰求養于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四之於初
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

一而不宅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貳於已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來少有得而止矣○雲峰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而用其心故凶六四柔順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其欲逐逐求于初之陽者不已也求養于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繼求之不歇乎數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矣

祭義下頼上之養則不可以求上頼下之養則不可以不求

蒙引虎視眈眈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不替也如云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是眈眈之意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是逐逐之意亦爲有分○其欲逐逐亦是說虎不是直說四之所欲逐逐也蓋二句都是象故以虎貫說觀本義所解辭意亦可見

易論頤亦顛倒之義與六二同意二本與上卦之五爲應反倒從乎初顛而下也四本與下卦之初爲應反倒從乎上顛而上也夫四之顛與二同而无拂之嫌有吉之美者何也二徇人而喪已者也四舍已以從人者也蓋初之德動上之德止動止之分理欲判矣況上四同體而上爲卦主四舍其應以從上又能以理自持而不動于欲者吉孰如之

觀象荀九家易艮爲虎虎之象也天下之物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龜自養于內內卦初舍之故凶虎求養于外外卦上施之故吉○眈者虎下視象離爲目故能視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彙徵得賢養民則君之德施光于天下上施光也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則歸之於上

懸按上字斷指五看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程傳不可涉大川者言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于爲君也於

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瘁之道言故不同也

大全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于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雲峰胡氏曰五不獨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

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乘剛也○艮爲止有居之象

湯解吉者恩不自出而能以養人也不可涉大川者言不可自用以濟人也涉川必乾剛五柔故不可涉爻无大川象以六五上九坎體半見故云然

蒙引反賴上九之養一句難於分曉謂五當位而不能自養其人反使上九之不當位者養之此說直截痛快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大全雲峰胡氏曰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蒙引上九由頤但就他事任說至利涉大川却是大濟天下之險以其陽剛之才而在上位故也若只空空說箇涉川則

陽剛可矣本義又著在上二字何爲且與六五不利涉大川意亦不相對○利涉大川遂在由頤之後六五不利涉大川此卦是頤何緣兩爻俱說涉川明是就養道說也陽剛則有可濟之才在上則有可濟之資○頤上九是大臣之任大畜剛上而尚賢亦取賢臣之象如大有六五自上九視之又以爲賢臣之象易之不可爲典要也如此○不可涉大川明其若自用則不足以自濟也若只作不利涉大川之占則六五既是陰柔不正云云不消言

其不利涉大川而占者當亦不至用以涉大川矣今乃曰云云可見是就養道說也不然此爻與涉川何預

觀象凡易言涉大川取乾者以卦德也以乾天下至健德行恒易以知險也需同人大畜是也取水木者以卦體也渙蠱未濟謙或取中爻或取卦變是也取中虛者以卦象也益中孚頤是也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方見五賴上九以養人

愚按由頤必厲乃吉者經綸從兢業中出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蒙引由頤厲吉則有以使天下之人皆得其所養矣故曰大有慶也此爻之義於周公親身見之伊尹亦然○天下之得其養者上九之慶也○夫頤之六爻陽剛則有以自養其在上者又可推以養人若陰柔則資養于人其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全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撓大壯九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峰胡氏曰既曰棟撓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撓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臨

川吳氏曰大過陽之盛也有棟撓之象何也中有四陽之强而上下又有二陰之弱也聖人崇陽之意多以其未能如純乾之六陽故取大者雖過而棟猶撓盖有所不足於此也

易疏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

蒙引四陽居中過盛居中二字似无大義與下文上下二字爲對但其他四陽之卦何以不爲大過其他二陰之卦何以不爲棟撓此則不可畧也○四陽若不聚居於中但一畫散居則不成大過矣○看來此卦所以爲大過者只緣下面一

陰太弱了載上不趣因弃上陰作一類看而耴大過之名不然當耴他義矣〇大過棟撓以人事言之如頓十萬兵於泉城兵過多而民力不供其勢必潰又如以鼓剛治小邑若其進士作小縣令郤常體人至四五十常用夾棍之類民不能堪則其官必不能保矣是郎太剛則折之理〇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故曰上棟下宇棟在中而直上者觀三四二爻可見〇棟撓棟自是棟梁自是梁棟直而梁橫宇則兩垂而下又云棟屋脊標也又曰屋穩也〇卦之四陽皆棟也六爻

唯三四二爻耴棟象〇四陽居中有屋棟之象不必太拘形似可也〇棟撓者二陰之弱寔陽之過也當此者必須過而不過乃可故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利而亨矣〇又曰大過棟撓是以成卦之象言之而于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是又從卦中耴出好處說乃救過之道也按有可行之道此句似與撓字相照應葢撓則不可行矣彖辭利往正對撓字言也

[愚]按木曲曰撓本末弱而棟不正有如木之曲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潛]說大者指四陽言過指居中過盛言

[愚]按大過宜無事勢說不可以人言涉大壯上去

棟撓本末弱也

[蒙]引或者弄文謂非陽之過乃陰之弱也是不然雖陰之弱寔陽之過也使陽不過當度陰之弱而處之不至自耴撓敗之慾矣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全]進齋徐氏曰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人過之世四陽過盛必用剛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抑中強之獘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易解剛過者四陽也而中者二五也

[蒙]引本卦大過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皆是不過之義故利而亨以此求之則下文所謂大過人之材不必指此二句矣〇一說剛過而中若專二五二陽何以名爲過大過之過指四陽也豈二過字不同乎主此說最穩不必求新也

內巽外說內巽謂其心之巽而善入于人情物理也外說謂外有和說之氣雖不乖戾于物也此處是可行之道可見過而有不過者存巽而說行論理則行字似總承剛過而中巽而說兩句今觀本義云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其文勢則止以屬巽而說又按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重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俱偏屬一邊今只依文勢講○利有攸往乃亨謂利往即亨也故本義曰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利往則對撓字言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全進齋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雲峰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才言之

蒙引大過之時非時大過也人當大過之時也以其時事宜於大過也其理正小過所以過以利貞與時行者也大過二字屬人人多不察耳○大過本是不好字但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則是當大過者也亦主處時之變者言故堯舜之禪受因其子之不肖而過于斷也湯武之放伐因其君之無道民之不堪而過于勇也此非常道萬不得已而後為之者也○大過只是過於常也大字更重夫過已為人所異者况大過乎故先儒以為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為大過然非聖人有意于過時當然耳○大過之時此時字是易中之時非只時候之時是人當用其大過所為之時與頤之時坎之時蹇之時相類○剛過而中一段是釋卦辭只說尋常大過之得

失而已至于大過之時大矣哉却是於常道之外越出一等大事來說故謂之極言也豈可以卦體卦德即為大過人之才○此是剛過而中就於過中尋得箇中來說與他處剛中不同則大過人之才不以承上文者為當○大過人之才不必指上文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說另自泛說為長益本文只是大過之時无大過人之才其本義云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者只用以明大過之時之大耳○大過棟撓者言其常也大過之時大矣哉則許其大過矣乃主于變而言也○本

義大過之時守亦當與本文時守不異此處甚難言當巽以入之只要求得是
愚按大只是重大難濟意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疏凡人遇此則不能然唯君子獨能如此是亦過越之義
蒙引澤滅木澤之大過也非木之大過也示子小註曰木雖為水所浸而未嘗動故君子以不懼无悶則是木大過矣此未定之說也况澤既滅木其木安能全不動今遇水潦山木

横數畝而漂流至推橋塞路者亦無筭也故定本義時不取
〇又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雖均之為大過人之行然獨立不懼則不問隱顯遯世則偏是隱者丘氏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愚按韓文公所作伯夷頌則隱者亦有獨立不懼處何必偏指見用者〇一說遯世无悶又深于獨立不懼矣蓋獨立不懼在朝廷亦可如此在鄉黨亦可如此甚者至于舉世不合則寧遯世而无悶也然亦有由仕宦而遯者如高宗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又如微子去之亦是又如梅福掛冠而去不知所之皆仕宦而遯者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成卦以棟撓為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撓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為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别發其義初九以柔承上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措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慎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蒙引本義曰茅物之潔者此句似不虛設大傳曰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又曰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只說茅字未曾及白字意故本義闡之亦以補大傳耶
易攷茅艸色黄野人取以覆屋西北方多用之故詩云晝爾于茅其色稍白者軟細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黍稷皆藉以白茅
觀象藉者薦也承薦者初也因上承四剛故曰藉茅者艸也巽陰木為茅故泰卦變巽曰茅否卦大象巽亦曰茅巽為白白茅之象也无咎者敬慎不敗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易疏以柔處下心能謹慎薦藉于物用潔白之茅言以潔素之道奉事于上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故象曰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程傳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但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
參義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老婦而五爲士夫此但

以爻之上下爲老幼也
蒙引九二爻象以人事言則是剛稍過而得柔以濟之于事猶利也○又云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如老父之得亍子而足以幹家之蠱庸君之得賢臣而有以振國之衰餘可類推○四陽過盛二陰不能承之爲棟撓今陽過之始而初陰承之是有以濟其過而補其弊也○又如人家一主翁以太剛治家得一內人時濟之以寬厚則家衆亦不至離心而利矣在官亦然一長官用法太嚴得一佐貳輔之以寬厚則在下无

怨叛者矣其不利乎
附錄要衡云楊易生而先榮感陽氣之盛者性勁直能折終不屈撓○枯者中空而外朽○稊根上再生稚芽也
愚按大戴禮云五月楊稊稊者發孚孚即芽凡毛未出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而小故曰發孚訓根非是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蒙引主陽過而言不必依程傳初二俱過

觀象老夫得老妻是依分相與也老夫得女妻是過分相與也枯楊似老夫生稊似女妻故象畧而不言

九三棟橈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歟

湖胡氏曰彖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歟

糸義太剛則折其凶宜也

蒙引九三棟橈自橈也蓋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无過而不過之意所以不如九四以陽居陰而不過則象隆矣所以彖有取于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也

觀象三四兩爻居卦之中變坎爲棟于木爲堅多心皆取棟象通六畫象一木爲棟以東西霤之屋譬之棟之兩指南北初六木之本也指北而在後上六木之末也指南而在前三四木之中身也以本末之蒻故當中身之處任重而無撓此一卦之象也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傳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蒙引據象言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全雲峰胡氏曰九四棟隆亦有二義剛而能柔一也三應

上是救其末四應初是救其本上六以柔居柔爲陰之極初六以柔居剛猶可以不橈乎下二也蓋唯其柔而居剛故二比之則爲稊之復生乎下四應之則如棟之不橈乎下也

蒙引有他吝是設戒辭對應爻說棟隆只就本爻取象程傳似渾淪說了夫有它吝者任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蓋二雖當過之時然處得其中故能用柔以相濟若四則以陽居陰剛柔已自得宜了不必外假他人之助也若更

牽於初則以柔濟之過於柔矣所謂隆者其不轉而撓耶
愚按它字斷主初六說不可說是非應稱它指九三言也然
意似巧而實拙何玄子曰隆者隆然而高起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程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
大全合沙鄭氏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是以本爲重四居
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
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烏得而不隆哉三所居不得位

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
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蒙引不橈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撓乎下也不必
用程傳不下係于初之義亦自可隆于上則不撓乎下也
愚按下字對隆字反看不撓乎下只解隆字是狀其挺然任
事不可以不至橈屈敗事釋之此便是吉中意了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程傳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陰其所以相濟者如枯
楊之生華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
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以士夫而得老婦殊非美也
大全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
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
也雲峰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速其死也
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
稱老婦得士夫士夫謂九五也兼山郭氏曰老夫女妻剛
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

而剛輔之大過之失也故无譽
蒙引九五已是陽過之極而猶曰士夫者上六居五之上視
五猶爲老也下爻朱子總註曰所謂老婦者是指客爻言
則呂氏所謂五在上六之下爲少于上六故曰士夫者解得
極分明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言本身是陽之過所比
尤是陰之過如君已欠明而其臣又暗父已欠壯而其子益
弱尚何譽之有其曰无咎者明非己之致也時也運也過也
安得獨咎之枯楊生華二爻所謂過者都是過時之義若

以君欠明而臣又暗爲言者俱不切于六五過時之義更顯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愚按此皆深病而鄙之之辭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全誠齋楊氏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

蒙引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无咎可以勸忠義矣此聖人之情也

訂詁大過有坎象積陽爲中一畫水深之極上又爲兌澤變乾爲首近比于五下應于三如人過涉水自淺處至深處愈趨愈下而滅其頂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易疏所以涉難滅頂至于凶亡本欲濟時拯難意善功惡无可咎責故象云不可咎雖凶无咎不害于義理也

蒙引詳觀大過卦爻大槩一于過便不好但過而不過者便好如卦名大過者一於過也故棟撓若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則爲過而不過斯利往而亨矣如初六之過於畏慎是當大過之時而有小過之行所謂行過乎恭者也故无咎若九二陽雖過而有初六之柔以濟之故无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于過矣故凶九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也故爲棟隆而吉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是一于過矣故无譽唯上六之過涉而於義爲无咎乃殺身成仁之事又何過之有蓋蓋不以成敗論也然此文王周公之辭大槩皆以常道論之至于孔子大過之時大矣哉一句則又是可與權者之事

所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要非聖人不能也至是則天下之理只大過一卦亦足以盡之而无餘矣

彙後世咎以徒死无益爲忠義之臣咎者故象曰不可咎所以杜苛議之口而施忠義之氣也

☵ 坎下
☵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蔡註疊險而陷物曰坎乃水之所行非訓水也坎之卦體乾中畫交坤上下二畫乾畫天一之水也坤畫兩岸之土也坤

地陥下而水流其中岸高水深故爲陥爲險水由地中行者爲坎非泉穴初出之水非平地散漫之水非〃停瀦之水也

釋傳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

大全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陥而心

不可陥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非處險之道○雲峰胡氏曰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維此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衆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内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實是如此心既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既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象有尚爲占也

蒙引習重習也兩字皆歷坎險陥也兩字皆實○凡水之行必有受處受之者虛而水實其中故曰陽陥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此中實即是外虛而中實者也即指水言也即用彖傳水流而不盈之說也○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卦象言固是中實以卦體二五之剛中言亦是中實蓋卦象之所謂中實者正取二五之以陽各居一卦之中所謂陽陥陰中外虛而中實者也蓋卦彖又本諸卦體○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内實以水之内實象人之有孚○夫九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爲中實中實似只爲有孚之象而以兼心亨之象者蓋人唯中无定主

則心便虛了虛則得喪能搖之禍福能怵之而心不亨矣所以中實爲兼有孚心亨之象○有孚維心亨乃行有尚何也人之處險若无孚信而有僥倖苟免之心則心不勝其憂惕是徒足以重其困耳唯能内有孚信而其心亨通身雖處險而心不爲險所怵如此則理有能爲之機而勢有可乘之便險中獲濟而行有尚矣不然則雖有可出之便而亦自不知所爲目見此類最多也○此有孚須兼行有常意終始安于義命而无僥倖苟免之心也○有孚心亨兩象一義蓋處險

能有孚則其心自亨矣心既亨矣何往不濟○本義中實爲
有孚心亨之象一句是益卦辭之言不可就以有孚維心亨
爲象行有尚爲占通觀六十四卦辭可見

彖曰習坎重險也

聖斷坎只是水之科坎當不得水字重則習也此坎之名義也

蒙引謂險而又險也不是以卦德釋卦名義又不是以卦象釋卦名義只是據字訓義更重在習字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大全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雲峰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建安丘氏曰坎爲水流水也兌爲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蒙引兩句純是以水言就見有孚之象卦辭有孚以人言也非以水言也今彖傳云云者以卦象釋有孚之義也本義云內實而行有常者正是做那水流不盈行險不失其信模樣說出人之有孚處耳○水流而不盈足於此即通於彼也盈謂盈溢行險謂水之行乎坎中也○本文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即水之流也不失其信即是不盈也行險而不失其信即以申水流而不盈之意○本義內實而行有常不可以水流行險爲內實意不盈與不失其信是有常字意本文只是行有常意而本義必寃以內實者本卦辭有孚之義則須用內實以襯貼之也○大凡易中有孚皆要從他來歷說得方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蒙引觀彖傳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之辭方知有孚與維心亨相連說不是兩象並立但有孚一定心亨故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又云要看彖傳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中只是有孚而心亨之義自在其中矣○曰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可見心事由于有孚分明是卦體而本義不言者蓋所
辭卦體如此類者多矣此何疑哉亦不待言也往有功言
其能出乎險也處險者以出險爲功
天險 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
【】大全建安丘氏曰象易聖人于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
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王注坎月之象錯離日之象中爻震雷之象錯巽風之象日

月風雷故曰天險不然天蒼然而已何處有險因卦中有天
象所以言天險也四坤土地之象也中爻艮土山丘陵之象
也本卦坎川之象也九五居尊王公之象也中爻艮止守之
象也坤土中空國之象也故益卦三陽三陰而曰爲依遷國
時用者時有用也險之爲用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
故以大矣哉贊之與睽蹇同
【】蒙引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者地之險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者人之險也王公設險不是承山川丘陵說如城

池甲兵紀綱法度之類皆是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
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皆就用上說故曰險之時大矣
哉益域民以封疆之界固國以山川之險威天下以兵革之
利此皆其用之所在也天險取其類爾
【】附錄爾雅土高有石曰山水流者曰川瀦者曰澤土高曰丘
大阜曰陵大陸曰阜
【】愚按王天子也公諸侯也合有其國而統名之曰王公設
字下得妙王者固在德不在險然險不可恃而可設耳若恃

以固國便是霸術豈王道所貴乎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大全建安丘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
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
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
【】全書水積流曰洊以內外言卦全體水上水下下水自內之
源而流出于外象洊
【】蒙引水洊至只是往者過來者續之意程傳之說俱未精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不必說向濟險去或曰按此例則振
民育德亦似不用說入治蠱去曰彼有朱子語錄可據且易
傳亦無定例也○按本義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
安之治人之事亦要已熟而安之主君子言不主所治之人
熟且安也○常德行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之類習教事者過者抑之非一抑所能制也不及者引之非
一引所能就也朝厲而夕飭之三令而五申之使其熟于見

聞安於軌度所謂誨人不倦也所以期底於有成也
愚按常德行習教事觀本義皆必重習句只取習字意坎險
意不必斜扯習教事習字與習坎習字无關此只是時誨而
不倦切教事說來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大全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
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雲峰胡氏曰初
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
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適
宜

蒙引習坎入于坎窞只是一義非習坎自習坎入于坎窞又
自是入于坎窞也以六三言入于坎窞而不言習坎例之可
也窞者坎中之險可見是險而又險无可入之理矣其象如
此其占則凶而已○既曰習坎而又曰入于坎窞言其不止
習坎又入于坎之窞也明其終不能免○大凡入坎者猶有
可濟之理入于坎窞則終不可出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蒙引此失道當以先迷失道未失道也及上六失道參看大
抵陰柔故不能得其處險之道而益入于險耳

易集剛中維心亨出險之道也今陰居重險之下則與剛中
維心亨相反失出險之道矣所以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程傳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
則動不失宜

大全丹陽都氏曰陰爲險者也陰趨下者出乎一陰之上而
掩乎一陰之下故爲有險
叅義九二剛而得中爲中德不失而心亨故坎雖有險而尚
可求小得但不能大有爲耳如二者非才德之不足乃時命
之未亨可爲之愍而不足爲之病也
蒙引九二處重險之中此中字輕看坎有險此坎字亦輕看
以其處重險之中其險未可出是有險也不必以坎爲險有
險爲重險○坎有險在坎有險未能自出也然視入于坎窞

者有間矣其占以剛中故僅可求小得言終未能出險也○
坎有險與九五坎不盈一樣句法一樣義理
叅傳有險則止于有險而已非初與三入坎窞之甚矣坎變
坤坤順也處險而順亦善矣非所語于剛健而不陷也故求
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蒙引求小得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故曰未出中也蓋出乎
險中則爲大得矣

彖徵有德而困于時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大全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
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雲峰胡氏曰初與三皆曰
入于坎窞彼凶此但勿用彼之入未能出此之入將可出也
蒙引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非善柔之行以此而履
夫重險之間安有自出之理故其來也亦坎往也亦坎何也
往則有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險矣來則有下坎在後是後又

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吾是其坎也日有甚焉將入
于坎之窞而不能復出矣占者得此決不可用也凡一切事
皆當退止爾○云險且枕承來之坎坎言也入于坎窞承險
且枕言也如此則勿用矣○來之坎坎險且枕謂其往也坎
則是前遇箇險矣其來也坎則是後枕箇險矣枕是箇不好
字故曰倚着未安之意如所謂芒刺在背者
附錄鄭註云木在首曰枕在手曰檢如桎梏之類朱子曰便
如枕頭之枕中爻震木橫于內而艮止不動枕之象也○詩

太雅柔柔篇曰進退維谷傳云谷窮也即來之坎坎之謂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易解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出之勞而无功亦何益哉

彙徵決其究竟无出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大全朱子曰自牖者非是不可由正蓋此時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其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于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于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

叅義室雖暗而有明者焉窓牖是也君心雖暗而有明者焉其性之偏長者是也人臣之進善者將順其所長而委曲以

導之則吾之言易入矣

來注四變中爻離巽巽木離中虛樽之象也坎水酒之象也中爻震竹簋乃竹器簋之象也缶瓦器所以盛酒漿者此爻坤土中虛初變震有離象故曰缶離卦鼓缶此變離亦曰缶漢書擊缶而歌烏烏在牆曰牖在屋曰囪牖乃穿壁以木爲交窓古者一室一戶一牖受明之處變離牖之象也

蒙引六四在險之時與五剛柔相濟其相得當倍于恒情故只用薄禮蓋以誠心云云此爻謂始用樽酒簋而繼之以缶自牖而進結于君也三句連貫作一事樽酒簋謂不必八珍九鼎之富也貳用缶謂不必饔飧牢禮之盛也納約自牖謂不必由戶升堂之儀也此皆當險之時以剛柔相際之故而不相求全責備也貳用缶明不必復貳以樽酒簋也或拘于益以誠心之言謂始用薄禮而益以誠心殊失本旨蓋樽酒簋時誠心已備了故可只用樽酒簋至是又云益以誠心者以益之時无復薄禮可言只是誠心而已故特用誠心字非至是始有誠心也納約自牖者以權濟經也何害

○自牖要說出井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意出大抵當此之時人臣納于君亦因其明處而通之耳見其易爲力也○夫自牖者勢不得不然非有意要從此進故曰井所由之正○納約自牖謂以樽酒簋貳用缶而自牖以納約也一氣讀下○樽酒簋只是以象薄禮貳用缶只是以象誠心納約自牖只是以象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始雖艱阻自坎上來謂不相遇也終得无咎相遇矣相遇乃得无咎

纂言自下輸上曰納約者結好之意坎中陷内明象室之牖

故取象如此

愚按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此本義從晁氏定說也其意猶云不必繁文之盛禮但一樽之酒一簋之殽以將意而其貳也亦不必於酒殽之拘但用缶器以備禮斯亦可矣缶謂貳以缶樽而不必拘于酒貳以缶簋而不必拘于殽承上樽酒簋而言也斷不得因象傳以樽酒簋貳爲句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大全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若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眞情相向期于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蒙引本義剛柔相際字面定本象傳剛柔際也一句此與蒙卦子克家剛柔接也同例故曰只是四五二字○愚謂本義在險之時一句更重且剛柔之際還須說上情下接下情上交之意爲妥

愚按樽酒簋句直帶至納約自牖省文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大全朱子曰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雲峰胡氏曰坎不盈也猶有險也祇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厚齋馮氏曰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坎焉故曰不盈

來注坎不盈者見在之辭祇既平者逆料之辭

易註爲坎之主盡平乃无咎言既平乃无咎明九五未免于咎也

蒙引盈平二義相繼其歸同也但以未出乎險則當下不盈

孚以將出而言則當下平孚○大凡險陷之地盈則平矣平則是平地而非坎矣故不盈猶是坎前此有以此爻爲取象于水者誤矣

愚按祗程傳音抵至也是將然之辭將平本德與時來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四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重剛之時剛猶陷於柔也

蒙引中者德也德在我者也未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故僅祗既平而未卽平也○九五有中德而不得爲大者爲坎所屯也屯九五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一例

愚按象申坎不盈之意謂尚在坎中而未大出乎坎也此說不指中爲德講甚費力不可從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大全隆山李氏曰上六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掛徽纆投足陷叢棘者也三歲不得凶猶困坎在下故亦曰三歲不覿凶遇坎而三歲羈縻一律也○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蒙引係用徽纆拘係之以徽纆也寘于叢棘從而維之於叢棘也三歲不得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也

觀象係縛也徽纆皆索名三股曰徽二股曰纆此爻變巽巽爲繩又爲長徽纆之象也寘者置也囚禁之意坎于木堅而

多心爲叢棘之象今之囚罪人處以棘刺圍牆是也言縛之以徽纆而又囚之於叢棘之中也三歲不得者言時之久而不得脫離上坎第三爻三歲之象也

愚按字林云纆音木叶上六韻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傳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已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六以柔居險之初失道上六以柔居險之極无復出險亦失道坤初上皆曰其道坎初上皆曰失道首尾相應

聖斷道者濟險之道卽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也今陰柔失此道所以有三歲不得之凶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傳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旣麗于正當

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坎曰中實而外虛則知離中虛而外實於離曰體陰而用陽則知坎體陽而用陰互見也大凡則易至于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爲吉

蒙引離麗也陰麗于陽益三陰之卦本皆乾也一陰居乾之下則爲巽居其中則爲離居其上則爲艮故曰陰麗于陽故曰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不言明義者此卦之辭亦是麗意不及明義也陰麗于陽而明明元在陽也故旅本義曰艮止而離麗于明○利貞亨所該甚廣一切所麗皆在其中矣○畜牝牛吉只取柔順意不必拘與上句利貞意相連故本義只曰牝牛柔順之物也○離正是陰卦上下二陽而一陰麗于其中柔爲之主全是柔順之卦也故有牝牛之象○下句獨說畜牝

牛吉者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元是要以開物成務都是切於百姓日用者畜牝牛亦一事也如田獲三品之類柔順之物尚多獨擧牝牛讀者可以三隅反矣

愚按萬物各得其所附托處故謂之麗物之所麗貴乎得正所指甚廣卽如臣之委質于其君士之托交于其友皆要得正又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而仕邦有道而後居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之類都是要麗得其正耳以至一事一物之間在在各有所麗但

要得所處之正泛說為高不必拘拘專指臣道看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大全】朱子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出重明之義不同〇建安丘氏曰上下皆離故曰重明〇此以三才道理暢離之旨非贊其大也〇節齋氏曰龜山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則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為精得火為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

散而神泯于無蓋精所以為形而神麗于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蒙引】此節是釋離之為離而舉天地人所麗以明其義也〇又云百穀草木麗乎土百卉中之能養人者皆謂之穀草木之實可養人者皆是也五穀舉其大者耳如人倫二字所該至廣五倫亦是取其大者〇重明泛說君臣不指二五柔麗乎中正方是指二五言〇重明以德言麗正以位言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君臣之正位則以一身之正而正乎天下之不正矣乃以化成天下者也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既正天下自定矣

【附録】正韻穀實也善也祿也生也

【懸按】日月麗乎天其義可舉目見日月陰陽所凝之氣也非附麗于天何以懸象著明亘古而不墜乎此只就日月之象以取附麗之義非孜孜較量乎左旋右旋之說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

也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〇雲峰胡氏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蒙引】中正有內外意故六二兼有中正五唯中耳以中而該正也此亦要仔細看〇柔麗乎中正則貞矣故亨且柔麗乎

中正則柔順之道得矣是以畜牝牛吉也○是以畜牝牛吉也觀彖傳既曰故亨又曰是以畜牝牛吉也是另提頭可見畜牝牛不連帶利貞說若咸卦曰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便是連帶況本義亦自明白○但是以二字亦要端的蓋畜牝牛吉之義雖不重在中正然庶乎中正亦是指柔也故以畜牝牛吉就綴此辭爲有柔順義在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

大全開封耿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蘭氏廷瑞曰離爲火爲日爲電而獨言明者蓋指一偏則不足以盡繼明之義六十四卦唯離稱大人

蒙引只是一箇明但兩番作耳推此義則繼明非以聖繼聖矣繼明只是緝熙意不可以下面爻義後明將繼爲證說○繼明以德言明兼體用自其一心一身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無非是明德所在故有以照于四方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來注履者行也進也錯者雜也交錯也詩傳云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本爻陽剛陽性上進本卦離火火性炎上皆有行之之象故曰履艮爲徑路交錯之象也然者助語辭錯然者剛則躁明則察二者交錯于胸中未免東西馳丞唯敬以直內則安靜而不躁妄主一而不過察則敬者醫錯之藥也故无咎无咎者剛非躁明非察也

蒙引敬之非令其无進也但欲其慎重而安詳耳況以光明之資而終可令无進乎

易攷錯顛錯也古者步中采齊趨中肆夏人急步則顛錯

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避咎

蒙引不急于進則不至于錯然矣故曰以避咎也

愚按避咎非不欲進而避事也正所以慎其進而避咎耳聖人教人下字自不苟

六二黃離元吉

大全李氏閑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黃地之中色與黃裳元吉同衆下飾而離爲日此其異也

蒙引黃離元吉泛就人事說不必指人臣事○六二黃離卽彖傳所謂柔麗乎中正者然黃離之黃中色也爻兼中正獨言黃離以中該正也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蓋所麗得中就是正也故只曰得中道也○凡所麗得其中正之道便是黃離所該固廣也○柔麗乎中而得其正以人事言之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所行者必天下之大道必事其大夫之賢者必友其士之仁者如此之類是也自其存心之善言則曰中自其處事之善言則曰正中重於正而可以該乎正故爻辭只曰黃離而象傳亦只曰得中道也本義則詳之

故源坤爲黃離中爻乃坤土黃之象也黃離者言二以中自麗所謂牝牛之畜而柔麗乎中正者也以人事論乃順以存心而不邪側順以處事而不偏倚是也吉者无所處而不當也八卦正位離在三故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大全節齋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

愚按爻黃字就外言只是柔而不過象中道在心說又黃字之根原也如此方有分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程傳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道也

或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朱子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大全庸齋趙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

達朝不謀夕是也

蒙引日昃之離謂是日昃之明非如日中之明也○九三鼓缶而歌與大耋之嗟此循是假借字占之象也但象意極輕終不可以此爲寔說寔說則此爻只當得人之老而將死者矣恐日昃之離四字不是專指此一事故須且亮說分明是假辭此亦其一事○不曰鼓琴鼓瑟鼓鐘而曰鼓缶作常用之器看極是

附録正韻云耋至也八十歲曰耋年之至也○字書七十亦

曰耋

愚按缶還以瓶罐之屬爲是大抵是近而常用者○嗟憂嘆之辭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來注日既傾昃明豈能久无幾先之哲挽回之道徒嗟何爲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程傳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爻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離以二五爲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逼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深致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此來而下者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如此來而上者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臨川吳氏曰繼承之際不善如此必至身殞國亡

來注如者助語辭

蒙引九三爲前明將盡九三即前明也○九四爲後明將繼之時九四即後明也○九四以剛逼之一說是逼前明也不指六五二說是虛說大抵虛說更爲自然但之字似无安著可以大過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來爲例○後明將繼本是九四之明但以其發得太驟不至旋踵而自滅其明然則以剛逼之之字虛說爲无疑矣○大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審乃能有濟況當事初而急之蔑有濟者矣故激變生突而至于自焚○因突故焚焚則死死則棄矣○焚如者蓋自

離火上耶來朱子亦已云然又曰有不戢自焚之意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蒙引言无可久之理是无所容即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死生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蒙引一說黃離中可該正然此處中自中正又自爲正考之六五本義云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可見要分明白彼又各有所主也彼之不得其正對柔麗乎中說則是巳之所處本得其道而時勢之所遇則有不得其安者又一義也安可爲典要哉不然彼之柔麗乎中便是此之黃離得中道矣又安有不得其正之說耶○一說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是箇立心端正的人但其處事不正况又廹于上下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在巳既有所不足在人又有所不遜○按此說則中以立心言正以處事言六二黃離得中道以中該正以心該事也如論語論子文文子之未仁處亦皆歸重于无私心而自該得當理是亦一說尚未知孰是以俟問○六五爻辭未見是能憂懼處只見是可憂懼處全是戒辭非象也○看來六二亦廹于上下之陽而得爲黃離之吉何也一則得中而且正二則方中之時非日昃之離也若六五則後明將盡而且不正故其辭危○愚謂屯上六泣血漣如又甚于出涕沱若蓋離六五猶只是危屯上六則无道也故辭亦有別

精蘊五爲心位離爲目離火之勢自下薰蒸向上蒸極有涕象沱流貌即涕之流也涕自心而達于目故曰涕沱戚者心之憂也離火進于五五不自安故象戚戚則見之音者爲嗟又離中虛如口之間兌爲口舌在炎上危懼之時有戚嗟之象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全書之吉之字包涕沱七字在內

蒙引言以憂懼而得麗乎王公之位也不可以本義以陰居尊當此一句葢麗王公也是岀涕沱若戚嗟若以後事郎所謂吉也○六五本是王公味麗王公也之辭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是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坎水内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必陷于刑離火内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可用行兵

蒙引朱子有嘉折首是句程子分有嘉屬上折首連下與獲匪其醜相對朱子葢非之而有此說今當從朱子說○有嘉折首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獲匪其醜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及遠二字于爻果何所耴曰以九居卦之上剛之遠也處離之極明之遠也○剛明就本身之德說威與刑就其見于行事說亦有差別○有嘉折首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功不以獲醜爲尚也故胤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見

折首之爲有嘉而朱子所以定此四字爲句也

愚按不曰有功曰有嘉郎嘉與維新以表其功也意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蒙引或說是正我之邦或說是正他人之邦大抵此以王者言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孔子于此等處皆有救其末流之弊意在如云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又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皆是不利郎戎所尚乃窮之意明非窮兵黷武也

附録小雅六月之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葢宣王命尹吉甫伐玁狁也

周易說宗下經卷之一

宛平　閻　鍈爾爲擬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上經首於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於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而爲二卦氣欲其合

故山澤合而爲一卦○閻丘氏昕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于睽離故曰亨利貞

蒙引咸亨以得正者言故曰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如恒亨无咎亦以得正者言故曰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又同人于野至大川亦以得正者言故曰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蓋下句利貞字皆申明上文之意致丁寧云耳○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曰亨是目下通達無礙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無破敗○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味所爲皆凶句意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彙徵感去心而爲咸即貞也下申言之以曉人耳

愚按感通就人道說所指甚廣自君臣上下以至夫婦朋友之交皆是專指夫婦講者非至取女吉則方專指夫婦一事矣

彖曰咸感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去心而爲咸咸皆也唯無容心於咸然後無所不感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蒙引上文本義云咸交感也又曰感有必通之理蓋有感便有應所應又爲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愈孝子孝則感得

爻愈慈的道理故爲交感也如此安得無道理本義云兌柔
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悅則應之
至蓋天下原無無對之物感字固是對應字無應亦不爲感
矣有感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別也二氣感
應以相與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與非感應也不可
專指人事說如恒卦雷風相與雷風本造化也亦用以釋恒
義此又可以証剛柔之爲泛說○柔上剛下止而說兩平意
男下女輕重意柔上剛下止而說泛說剛柔感應也男下女

則專就男女之感應言
愚按近說云卦體兌柔在上艮剛在下是剛之氣上感乎柔
柔應而與之柔之氣下感乎剛剛應而與之造化所感之正
也卦德艮止而兌說止則我之感者專一說則彼之應者樂
從人己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男先女既不
越分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依此則須分三段
講甚覺詳明○是以亨利貞句直總頂上三件是以二字方
轉得周匝不可只頂取女句撇却上二件則亨利貞字如何

收拾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大全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行下經
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固未嘗相離也上經
首乾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彖傳言情復之彖言天地之心咸
言人心學易者於此當有悟矣
蒙引分明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

而通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也生形化者也○感人心者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誠於此動於彼也故和平天下莫盛
於感人心和平二字要說得接那聖人感人心處蓋聖人之
德既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無有不歸順而或乖戾者
矣故天下和平○觀其所感只是虛說云大凡即其所感處
觀之天地與萬物之情舉無所遁矣此以觀其所萃一處來
照看自當從此不得如程傳只承上二句而言○天地感者
感也萬物化生則通矣聖人感人心者感也天下和平則通

矣即此而觀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是這一感通也是先舉兩件大事須說起而因以槩其餘不是指上二句就當天地萬物之情也蓋在天地自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自有萬物之感通在此一物自有此一物之感通在彼一物自有彼一物之感通舊說言天地則聖人在其中言萬物則萬民在其內者不可用○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恒久亦其情也萃聚亦其情也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全書虛者未有私以實之也人之一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矣苟有私意以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通之機窒雖有至者將拒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蒙引】山上有澤則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以虛受人此以接物言受人無工夫虛則能受也○受人者受人之感在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其虛中則人之以言感者吾有以納其言而斷其是非人之以事感者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據其中人之至吾前者一無可入之理矣如心有所忿懥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吾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憎嫌亦將不以為嫌矣故胸中須空空洞洞無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一說以虛受人是主善而當受者言故程傳云若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蓋夫子既令人虛以受之是必指其所當受者言也此說似較自然而亦無得而破所以卦辭咸亨是指正者言利貞則便是丁寧以申明之又如彖傳言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皆以感之善者言然則君子以虛受人正謂所當受之感無感矣

【愚按】人字不必着力只當作感應字看不是人我之人虛齋云受人者受人之感解得極醒

初六咸其拇

蒙引按感於𣅜下謂感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爲物所
感如大象所謂受人之感也此說以九五之不能感物上六
之感人以言而定也○咸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疎遠之臣
勢分之接於上者旣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接於上者又無相
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爲之感雖求其進而未得遂其進
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咸其拇詞意若曰咸以其拇也
艮爲指在下體之下故稱拇
諸爻皆同○人身自項首循次而下拇其至微末者以明所
感之淺耳故云𣅜下○咸之爲道在靜以應動如初如二如

三如上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於靜而不能動○不言凶者
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乎害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蒙引謂志已動矣
彙徵凡心無所着即曰感曰應而亦在內也心有所着即未
感未應而亦在外也咸其拇者事未涉而心先迎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咸艮皆取身爲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
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凶也居吉即艮其腓
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蒙引咸其腓內之則失已而敗名喪節外之則失人而招尤
取羞凶也惟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內不失巳外不失人爲吉
也然則人顧自處何如所謂隨所處以爲吉凶者是也○咸
其腓象也凶占也吉本象以著占也○所謂居吉者非以不
動爲吉也以其不妄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爲吉則九五之
咸其脢何以謂之志末也蓋无悔與吉不同六二之居吉不

妄動者也九五之咸脢无悔不能動者也
說文腓腨也即足肚也在踝上膝下隨股而動故象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易疏雖者與奪之辭若旣凶矣何由得居而獲吉艮用陰性
本靜今旣不躁而居順其本性則不有災害免凶而獲吉也
蒙引六二中正順德也順則不妄動以取害矣
彙徵止乎理曰居行乎自然曰順以順釋居見居非拒感滅
應也不害者不爲物交所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蒙引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執之一字兩之之辭故象傳曰所執下也○執其隨此於爻體無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出過剛不中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一槩皆以位取○只所執下也便是吝

註云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

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蒙引下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所執下也蓋丈夫不能自樹而以同俗從衆爲志良可醜也

蒙徵亦不處也所執下卑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大全誠齋楊氏曰九四適當心位不言心而言思者貴其虛心而任思也○龜山楊氏曰初言咸其拇二言咸其腓三言咸其股五言咸其脢上言咸其輔頰舌而九四一爻出一身觀之則心是也○雙湖胡氏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內而不可見故特言心之用思者心之用也

蒙引本義心之象咸之主也既是心便爲咸之主二句相承心便爲咸之主如拇如腓如股如輔頰舌皆心之所役使以

感物者惟心則爲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正而固者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確乎其如是不移所謂正而固也如是則雖不期於人之應而莫不丕應徯志矣雖不必於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吉之不得何悔之不亡○憧憧猶是剌剌屑屑之意正韻曰不絕貌亦近之憧憧往來不可謂憧憧於往來之間只是憧然而往來語類云是箇不好的往來往來自不妨只不合憧憧耳往來正是感應二字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亦是這箇往來

朱子曰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故此往來二字皆歸於所感之一感字累於私感則雖着意於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亦不過此天下之理公大二字相連私小二字亦相連○思欲歸巳怨使誰當故憧憧往來則朋從爾思而已明不能及遠也○憧憧往來欲物之我從也然既有心於感物則所感者狹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子之道莫若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所以能上下與天地同流○味九四爻象大吉只是一正一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霸王之辨也此爻辭關涉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卦彖辭一般

本傳爻爲戒九四之辭故指四爲爾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蒙引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爲感害也唯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不正之感如何便有害要與朋從爾思慮見得蓋思欲歸巳怨使誰當自當有害此不易之定理也害卽是悔而不吉○未光大謂其不能及遠也申朋從爾思意言於其道未爲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大全雲峯胡氏曰諸爻象拇象股象心皆戒其感於物而動至象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物諸爻動而無静五静而無動皆非心之正也但以其無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註云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無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

愚按本義云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謂其與心相背也○子夏傳云在脊曰脢鄭玄云脢背脊肉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曰志在外三曰志在隨人五雖無私係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末矣

蒙徵枯槁寂滅之志故曰末然則所謂本者何在亦曰貞曰

感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
大全厚齋馮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咸感於物而動故六
爻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於心唯心正則所感正
而所動皆正故以貞吉戒九四葢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
二爻足之象感於動者也上二爻喉舌之象感於言者也
蒙引本義君說之終以二體言處咸之極以全體言咸其輔
頰舌所謂啇夫喋喋利口者也○不言凶咎者不言可知也

觀象輔者口輔也近牙之皮膚與牙相依所以輔相齒舌之
物故曰輔頰而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兌爲口舌輔頰舌之象）
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周公兼舉之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漢疏滕競與也所競者口無復心實咸道極薄徒競口舌言
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憧憧往來猶未光大況任滕
口薄可知也
聖斷滕水超涌也張口騁辭之貌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傳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爲有咎矣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
之始故曰亨而不言元
註云恒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恒通无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恒
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也
衍義廣韻玉篇恒字下皆有一畫獨易經無下一畫左旁從

立心右旁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
蒙引本義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此久於其道與
象久於其道語意輕重不同象傳重在道字上此本義重在
久字上但所久者亦道也若非其道何以得亨無咎○恒亨
无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利
貞利有攸往本義云然又必利於貞守則乃爲得所常久之
道葢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
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利有攸往則亨无咎意利貞則剏

往矣謂利貞爲不易之常利往爲不已之恒皆非也○卦辭須以守字對行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利貞以守言利往以行言○卦辭此二句只是占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大全耋溪王氏曰恒之六爻剛柔皆應自初至上三剛三柔各居相應之地理之常也○巾溪張氏曰知柔上剛下者爲

變則知剛上柔下者爲常矣知震雷巽風者爲變則知雷風相與爲常矣○雲峯胡氏曰咸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恒亦疊是三者僅以釋卦名義蓋咸之感者易知恒之所以爲久者未易知也

易既咸明感應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恒明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得序也

蒙引震剛居上巽柔在下剛柔各得其位理之常也如以柔居上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也○雷風相與愚謂風

自火出火熾而風自生史載風赤如血蓋赤陽也陽氣極盛則風有形異也近世海中颶風大作則空中火飛火極明處風亦極盛蓋氣之所奮激處便有風理必然也口鼻之息尚有微風況雷乎雷常有火總是氣之發也故電輒先之皆陽盛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爲常理○巽順震動爲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於理固不可於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之常也○剛柔皆應自與上句剛上而柔下不同蓋上句

重在上下二字謂剛居上柔居下乃理之常也此句重在應字以二體言震剛而巽柔一剛一柔之相應也以六爻言初剛而四柔二剛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一剛一柔之相應也此論常理不可只就卦爻言當識出一步涉事物上去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例皆以人物常理言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亨无咎者以其利在於貞也恒久之道者莫如天地天地之道亦貞觀而已卦自乾坤變故以天地言

〇雲峯胡氏曰咸恒皆言利貞咸止而說卽是貞恒巽而動動未必貞也故彖詳焉

彖引久於其道也或認其字太深謂久於其所當久之道方與前本義得所常久之道相恊然則下文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者亦欲如此認乎是不必然矣〇天地之道此道字與久於其道道字輕重不同下文以正而巳之正字却是本文其道之道字〇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無不正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

之當然者也庸何不正之有如所謂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者〇帶上文說來語意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本義倒解欲其明耳〇天地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巳而況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貞也〇恒亨无咎字是帶說

愚按道卽正也不必添贅正字而正自在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彖引此釋卦辭利有攸往言其往之所以利者非自能利也益以其能久於其道而有終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此以靜為終動為始靜體而動用也知動之生於靜則知利貞之所以利往矣此自然之理也故曰以靜為主此理關涉最大〇以其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其動之端而言則曰始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亦如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之意故曰終則有始也蓋動靜不可正訓終始而一靜一動實為終始也在此則靜為終動為始〇按彖辭利貞利有攸往本是相連句似不可折今彖辭乃折言之然却云終則有始也意義自相貫而周浹矣〇利貞所謂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

說言守得這道理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也必如此說方得分明

愚按此節斷以學言不可以造化言如終始字以元貞混講者舛謬甚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彖引據本義云日月得天其意自明白分明一箇得天在日前似不消說到往來盈縮之順天理處試觀日月非天則無

所附麗矣能久照乎○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
但久成不可又挽入得天蓋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之久
成以變化也亦自然明明白白道理○久於其道意重天下
化成乃聖人久於其道自然之符應也○天地萬物之情皆
有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
靜者常靜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如此
而已其或有不如此者謂之變怪
易集此節只重久照久成久道上得天變化化成邊俱輕

彖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蒙引立未是恒不易方乃恒也方道之所在也立不易方卽
所謂久於其道也
蒙叙方卽貞也不易方卽時中不踰矩之學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以時位言也本義兼卦德言震體性上
而不下初爲巽主其性務入兩性字得其旨矣
蒙引浚深之也如浚井之浚謂求恒之深也初六知常而不
知變者也夫初之應於四者本理也而其所以不可深求者
則勢也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
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爲之主入之
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
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如此非惟不塞所望而反逢彼之怒
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无攸利凶有害也
无攸利無益也兼舉而備言之甚言其不可浚恒也○貞凶
无攸利蓋求榮而反辱之意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蒙引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易集始字畧斷謂初交也深謂求望太過也
九二悔亡
蒙引九二之以陽居陰亦須是說他人事上處置有乖方處
都有久中好處來補他所以悔得亡又看得久中在人是箇
厚重而有常德的人其以陽居陰之失特其一時一事之過
耳○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卽爲久中之義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聖斷可久之道中焉止矣人能恒久於中豈止悔亡孔子之言蓋就周公之爻詞而美之也

易集不曰久道而曰久中中外無道也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能字有工夫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蒙引本義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心慕富貴利達而不能久於其所是有德而不能恒○或者不

知其何人之辭辱之者衆莫知爲誰○承奉也自送與他不求而至也○貞吝者貞而不恒故居貞而无恒以內則終不可以順乎親以外則終不可以信乎友以上則終不可以得君以下則終不可以得民何所往而可故凶○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二句就九三本爻言亦即所謂貞吝也下文貞吝二字又是申戒占者之詞亦即上文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蒙引言無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之意

九四田无禽

易疏田獵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也

蒙引程傳曰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雖久而何益夫恒久固美德也但欲其所當久耳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不當久而久者如此何利故其象爲田无禽占在象中也此爻之象非專爲田設也故本義云占者田無

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若只從田無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於无禽之地決然不得禽也守株待兎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泛言人事則凡所處非其地所乘非其時所爲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无功凡百人事中惟田之於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此以爲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姑以田無獲爲主而推類以盡其餘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爻辭久非其位則非所久而久矣故不得禽
蒙引此與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同意皆
理在象中意在言外中爻辭之法當然耳
彙徵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安得二字特加提醒若曰
以有用之心而用之無用之地深可惜也○三正而不恒四
恒而不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傳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

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
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蒙引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非君子經常
之道也如使以吾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常則何嫌哉今自
身是柔唯順他人此惟婦人所宜耳故曰婦人吉夫子凶正
而固矣只在常久不易上說他卦以柔中而應剛中極是好
爻惟此爻爲不好者被恒字累也夫丈夫豈可以柔順爲常
○朱子小註謂要看得象占分明恒其德貞象也婦人吉人

子凶占也本義曰故其象占如此依此小註則凡云故其象
占如此亦須有別不可混論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蒙引爻象只是婦人吉而象傳加一字曰婦人貞吉者婦人
如是而吉者以婦人之道不再醮也貞即所謂恒其德也○
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從婦則剛柔易位矣牝雞
司晨矣
愚按制義只是唯我主裁事體之意猶云主張自我出也不

必說到隨時變化把義字深看了
上六振恒凶
程傳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
蒙引恒極則不常以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上體言總是從
上字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兼六字取夫陰
柔居上非其常也況又不能守斯爲振恒矣上六便是不恒
如何言振恒蓋振則非恒恒則不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
不能恒也猶咸其脢之意○陰躁則不能理性世間事若簡

不因卅後錯了其凶固宜○恒極則不常程子曰物理極而必返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大全楊氏曰在下以入爲常浚恒也在上以動爲常振恒也在下而求浚非也在上而求振亦非也上六之振恒宜乎其无功也

蒙引在上只是恒極則不常之意不必兼震終則過動說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大全建安丘氏曰遯亨爲君子言也告君子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安得亨小利貞爲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守正則凌逼乎君子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也卦辭止五字聖人雖爲君子謀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

蒙引遯者退避也凡動靜間一進一退亦謂之退故退字不足以盡遯字之義須兼避言盖其所以退者正以避小人之

禍也○遯亨本義云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言君子之勢雖已當退避然君子中有九五者有陽剛中正之德而下應柔順中正之六二自是小人中之好者初無不相容之意是君子若猶可以有爲而不必遽遯也但二陰浸長於下則雖有九五之德六二之應終不能遏小人之盛終不能挽君子之衰其勢不可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自亨苟不知遯則身中小人之禍而道亦與之俱否矣故惟身遯則道亨其道之亨者非亨于天下亨于一身也與困而亨習坎之心亨一例○此卦九五只是君子陽也亦是在位之君子但此以九五釋亨又不涉於位也○身退而道亨者得以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也○小利貞承上言君子以小人之浸長固當退避但汝之爲小人者還須利在守正不可遽依浸長之勢而遂陵轢君子安知其不爲禍乎盖自古小人之害君子終未有能獨免者○小謂陰柔小人也卽小往大來之小○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皆諷君子以避小人皆警小人以不可害君

予○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陽是活套字此陰陽則指
人類言蓋造化無遯唯人事則有當遯處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彖辭遯亨爲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者
九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也
蒙引遯亨謂遯而得亨也見不可不遯也○剛字只當九五
字當位兼陽剛中正本義亦云九五當位是九五字正當此
一剛字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語錄云此所以遯而亨

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若全依此說
不惟與本義背於理實有未通處以爲爲其剛當位而能遯
可也兼謂以其有六二之應所以能遯則如何可通夫六二
是陰柔小人但中正爲近厚者耳小人豈是能爲君子謀而
勉使遯乎按九五爻辭下朱子小註曰剛當位而應是去得
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
却與相接而不去便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方得所謂小人
未嫌自家者正所謂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者也所

謂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不去者正此所謂二陰浸長於
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者也尤見卦象與否之初二兩爻相
類而此當從本義爲定矣○以九五一爻釋亨義猶云以卦
體明之指九五也故獨言以九五一爻其不曰釋卦辭而曰
釋亨義者曰釋卦辭則似通釋卦之辭矣曰釋亨義是逐句
之義且此大文若非本義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一句則疑
於明遯義矣不見果是遯而亨意蓋卦名遯字只是言其勢
之當遯卦辭本九五之剛當位而應方是言其能遯能遯乃

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浸長者如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二陽爲
臨二陰爲遯遯者臨之反對也臨之彖曰剛浸而長遯之彖
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
不可言也
蒙引以其進故止之○浸長二字最當細認見其剛當位而
應時多少好故曰若猶可以有爲然大勢終是難支了故曰

但其勢不可以不遯所以決是遯去知是無柰他何不如早行爲嘉故九五爲嘉遯○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可去若異姓之卿亦可去

遯之時義大矣哉

蒙引欲人之審處而決去也

神珠時在天義在我大矣哉非知權而達變者其孰能知之蓋微利貞在小人未可必與時偕行在君子不可失此義一

失他日有欲遯而不能者故歎其關係之大以警君子也

愚按浸而長不可說是險道尚微方一陰之生雖履霜堅冰之勢終亦在所必至但陰猶獨而未稚也故只名姤及二陰成聚陰已有伴了是小人合交之勢正見其盛也學者所當詳認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大全朱子曰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勢甚遼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是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童溪王氏曰遯之象有取於天下有山云者天非有心而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於天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焉故爲遯之象

蒙引遯是相遠之義非退避之義或以爲天遯山又或以爲山遯天者非也據下君子遠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是天遠乎山之意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不必說君子遯小人只是從天下有山取其法象蓋君子之於小人決不

可不遠之而使之得近但亦不必惡厲以遠之唯嚴以自守則一正足以却千邪而小人自不能近矣嚴則如天然不求其遠而勢自不能近矣信然信然故曰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便是如此方得朱子以爲亦推得好是也○君子自守之常非法不道非禮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則邪正不容以並立彼之小人自有不麾而去者矣○小人自不能近非獨其勢不可近有心辟神服而不敢近之意○嚴者以禮防身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易集嚴非爲小人設而小人自遠故曰自守之常要兢律身素行說若只是容貌詞氣之間則小人之姦猾者固未易卻適足以召侮而已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蒙引易爻之例以始終言之則下爻爲初上爻爲終以上下言之則上爻在前爲先下爻爲後此卦是遯此一爻獨居一卦之下是遯而在後故以爲遯之尾也遯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

易集此宜指初六言舊分已仕未仕者非

愚按本義晦處靜俟四字不平晦處所以靜俟也○晦處即儉德避難韜光全身之意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蒙引言遯尾之厲是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所謂敬愼不敗也亦是此例

易演此見災患非能中人人自取之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大全三山吳氏曰六二居大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

蒙引詞意云固之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勝也○勝猶云不勝杯酒之勝言欲解脫之而不能也不必解作盡字○執之用是以此固之也此全是六二之象小註云此言象而占在其中○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蓋黃中色牛性順六順也二中也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蓋收歛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情佈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

順只看自守二字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字內取出是順而健者也坤卦所謂順而健者當依此例解是順中之健守得那順堅固便是健處○不著吉凶見占者當如此象云耳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蒙引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祿也就是莫之勝說意蓋執勝黃牛之革便自莫勝說矣非別一意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大全厚齋馮氏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

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爲二陰所拘係而不得脫將爲陰柔所蕩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王於內而不任乃吉道也

▯象引其日係遯有疾厲是正意又曰畜臣妾雖云尙有此一吉然盖足以見係遯之无所利矣猶咸九五咸其脢而曰无悔云耳皆是短中求長因敗得褒其褒亦敗也○以係遯爲疾者深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是箇魔病然也有鄙薄之之意有傷惜之之意○畜臣妾言以係遯之道畜臣妾可謂

疾厲耳疾非身之病其行之疵也○臣妾僕妾也古有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係遯是危邪已不可入亂邪已不可居乃顧戀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而隱忍濡滞不能决去如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厲孰甚焉○厲字還須看得與凶字有別方是莫說到喪身敗家處盖喪身敗家則是已凶矣非止厲矣厲只是危意危之者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也○本義下比二陰盖九三陽也本是君子○盖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

耳此句須看得有下落盖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正經奸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況可爲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而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係而不能决便能致厲矣○賢字屬畜臣妾者但有所係戀便爲不賢矣故云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象引係遯則志氣終於不振是爲疾憊而致危必矣憊只是

困憊義亦不必說到喪敗處貼疾義不貼厲義疾則厲矣不待言○大事不必說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事之大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疏云處於外而有應於內處遠即意欲遠遯應內則未能棄舍若好遯君子超然不顧所以得吉小人有所係戀即不能遯故曰小人否也否音藏否之否

▯象引好遯好而遯也一字爲一句然則剝之无咎可以此例證矣九四與九三正相反○君子吉者君子能遯則身雖退

而道亨吉也吉不可說太重○既曰君子吉何不曰小人凶
而曰小人否者罪其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所好則亦爲君
子矣何不吉之有然君子既以好遯而吉則小人之不能者
凶可知矣上文不特曰君子好遯而又必言吉者要其終而
言亦所以勸也○若依程傳讀小人否爲鄙音則是爲小人
訴不幸矣小人無不幸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程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大全朱子曰此爻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
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雲峰胡氏曰非正應而相
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隨九五孚于嘉蓋因六二之係
而見也然則此之嘉遯亦因三之係而見歟

蒙引九五是君子下應六二六二陰柔是小人但其柔順中
正却是小人中之好者初無害我之意況九五陽剛中正又
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郎便決去了全身全節不
辱不殆所謂嘉遯也此與大人否亨之意相類○陽剛中正
郎是剛當位處純以德言與柔順中正類矣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二以陰應陽其志當堅五以陽從陰其志
當正

蒙引以能正其志所不苟容也正是活字其他遯字者或迹
涉不安然後遁去如九五在我既無疪在人又不我嫌全未
見有可去之隙然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
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爲嘉矣嘉如係云去得妙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程傳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

大全廚封耿氏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爻超然
處外不累於陰無有疾厲故稱肥焉○王氏湘卿曰遯以見
深爲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加上之肥

蒙引本義云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蓋剛陽則有果斷之
明居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无係應則无所牽係爲能得意

妙遯去是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占者如是吾見從容自得
綽有餘裕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中傷之禍無自而及汙
濁之世無自而淶无不利也但其利止于一己而已

彖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平菴項
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執革爲係遯上三爻
乾也主于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
蒙引无所疑在肥遯字上坦然无礙也可以想見其肥遯之

意
苓傳肥者疾憊之反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全建安丘氏曰遯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
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
君子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也
蒙引大壯利貞蓋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利貞則勢

有餘而理不足恃壯妄爲豈其利哉故利在正固也○大壯
或失其正或正而不固皆不過是強猛之爲耳非君子所以
自固之道也
彙徵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爲壯若五陽六陽則盛將已
過不謂之壯矣夫君子小人之分邪正之辨也使君子而有
不正我以彼爲小人彼亦以我爲小人譬如穴中之闘鼠是
非孰從而辨之況大壯之時又小人側目之時乎故戒以利
貞貞非獨行己之正稍有恃壯之意即非貞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蒙引以卦體言大者壯也固爲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
動所以壯也亦爲大壯之義釋卦名有兩義也兩義不相涉
○剛以動故壯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剛而能動是
挾能爲之資而又濟以必爲之志則何爲而不成何往而不
濟何堅不可破何難不可克所以壯也看所以字見得壯猶
在後
愚按此云大者壯也後云大者正也提出大字便非徒以勢

壯可知此處說大字便宜包舉貞意在內留下文地不可貪
說壯也全要振唱得大者出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全建安丘氏曰復震下坤上靜中有動故曰見天地之心
大壯乾下震上動已發於外故曰見天地之情○雲峯胡氏
曰心未易見故疑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矣
故直書之人能情天地之情動孰非禮人能心天地之心動
之端孰非仁○大者壯也剛以動即是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大者正也即是以直養而無害
語錄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
蒙引大者正也與上文大者壯也句法相類然言大者却要
正也不可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如此說則非釋利貞之義
而大字便與卦之大字不同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到此
大字方與上文二大字不同此正大字純以理言切不可泥
正大字是人事之正大正大二字且虛講不可純指爲天地
之正大須於天地之情可見處方發揮出天地之正大意天

地之正大須兼覆載生成言乃可以生成言之氣一舒而萬
物皆生天地無容私於其間也氣一翕而萬物皆成天淵無
容私於其間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
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於其間也其正大何如哉○天地
之正大總是無邪曲難分正是如何大又是如何所謂所以
大者以其正也安頓在此處却無妨故君子謂之大人以其
正也爲不善者謂之小人以其不正也此理誠可玩味○按
本義云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可見正字尤重大字本是帶

說而却與正字平正則大矣
愚按此言外要補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大壯其可不利
於貞乎○上既曰大者壯也此又曰大者正也正見大可不
壯不可不正不正不可以言大也如子瞻云以大者爲正天
地之至情也便作兩樣看了王介甫曰君子之道不可以壯
則不可以勝小人蓋認差了嗟乎易誠難言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蒙引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群聽而起衆蟄其勢

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是不爲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之謂强也○造物以雷在天上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自勝者强不是說自勝則能强

蒙徵君子欲壯必先去其累吾壯者絕非禮於幾微不至形於履蹈此正之實際工夫君子所以通天地而長有其壯也以此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大全縉雲馮氏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遜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其凶必矣

易解震爲足又初在下趾之象

蒙引本義云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以陽剛之資而處於下位則不安於下且又當壯時其力足以銳於進者也故爲壯于趾之象占者居下而壯于進其凶有孚矣○居下而壯于進則喘于理而忤於勢必值裁抑之虞又取用窮之災矣道理與咸拇浚恒同

愚按不特曰凶而曰有孚見其凶之可必卽於壯于趾時必之也非待驗之事後耳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易解窮卽征凶也

蒙微剛以動故壯然曰利貞必有所以善用其剛者初之壯趾上之觸藩皆非也所處得中不極其剛二四其可尚乎戒五之易用上之艱則知所以用剛之道矣

九二貞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蒙引貞吉還須就壯上說夵之九四之貞吉則然○本義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中葢指心言正葢指其所爲之事○以九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是其所爲未免恃壯矣所處得中因以不失其宜則是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爲過當之舉故能因以戒其恃壯之爲過○九二吉字頗難說止

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踈于進而終無不遂進者大抵爻詞與卦詞意同都是恐其恃壯妄進故戒約之不得不嚴然以爲終于自守則尙可疑雖初九亦終必進但怪他居下遽進不能循序而漸進矣若依小註自守而不進則只說得悔亡不可爲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易疏以其居中履謙行不違禮故得正而吉也

彙徵爻言其善動象推其本於純心有不偏不倚之中故所

行中節不過剛而失正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程傳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

蒙引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之象也○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是用壯者固厲用罔者亦厲也貞厲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蓋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用壯者血氣是尙勇力是憑

不復顧理之是非勢之可否者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藐不爲懷旁若無人恬不介意者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蒙引此一爻在小人爲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蓋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至朱子釋義恐讀者忽之以爲象傳不及此意也故發之云

愚按此雖兼舉之辭實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程傳事之敗常以輹折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于進也輹與輻同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九二既言見龍所以九四或躍在淵不必言龍則此上爻言羊故藩決不羸不復言羊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皆因占以設戒之辭

蒙引悔亡且讓說出得遂其進意出下句方是說出吉悔亡

之實象猶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爲貞厲之象藩決不羸承上爻羝羊觸藩羸其角而言雖取四前二陰之象然意不重在此源頭總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此二句自相連說蓋上句是云無所困于前下句是云進而前也兩象一義故本義云亦可進之象壯于大輿之輹與壯于趾句義同非謂壯過于大輿之輹也此爻講意當云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貞然惟其以陽居陰則爲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故因占設戒曰君能

正固而不恃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悔亡矣況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之決開而不至羸其角於是壯于大輿之輹前進无疑矣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蒙引尙往便當壯于大輿之輹一句

彙徵過剛不能尙往四善用而不過是尙往之道也故曰藩決不羸

愚按尙上也是得遂其進意解作庶幾字者非是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全雲峰胡氏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不言壯无悔與咸六五同亦非深許之辭

蒙引卦體似兌有羊象爲外柔而內剛者也故皆能抵觸以進獨六五以柔居中夫柔則巽懦不敢進中則安常守分而不能果於進故獨不能抵觸以進夫卦本壯象本羊今乃以

柔中而不能進是爲忽然失其壯矣喪羊于易之象也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无悔

開鈺震爲大塗場之象

彙徵四之藩決者不抵于觸五之喪羊者不欲爲觸一能令人順我一則以巳順人

愚按易鄭鈜音亦卽疆埸之埸田畔地也或以場音作場者大謬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蒙引以柔居中也以柔居中如何謂之位不當蓋以壯言之
以柔居中失其壯而莫能進也故由其位之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程傳上六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
來注震錯巽爲進退退遂之象也艱者處之艱難而不忽慢
也吉者无攸利者終得攸利也六五已喪羊矣而上六又羝
羊觸藩者蓋六五以一爻言也上六則合一卦而言也三則

剛之極上則動之極所以爻象皆咏
蒙引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无攸利亦
象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占則亦如其象然
○或曰然則艱則吉亦當併爲象邪曰此如咸六二之居吉
例蓋本爻之象只如上所云然其中又有此好處若能變計
則尙可以得吉皆本象以著占也○艱則吉畢竟有可進之
理者以其本壯也但能善用其壯則終須好○艱是人事質
柔是天資壯終動極根抵是壯了於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爲
善用其壯矣故畢竟可進若全無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
全不能進只无悔耳安得吉乎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或問大壯本吉而爻中所取多不吉如睽本不吉而爻中所
取反多吉如何朱子曰占法取變爻此正與見群龍无首吉
利永貞一般都是變了故如此
大全建安丘氏曰王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
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來注詳者愼審也不詳者當壯終動極之時不能度勢而行
審幾而進也既詳則能艱矣咎者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也惟
艱則能詳而咎不長矣心思之艱難所以能詳識見之詳明
所以方艱
蒙引咎指前面之不能退不能遂而言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全進齋徐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諸侯有安

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也○雲峰胡氏曰彖言侯者三屯豫建侯震也晉康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錫馬蕃庶坤爲牝馬爲衆之象晝日三接離爲日爲中虛之象或曰馬與晝日離午象蕃庶三接坤爲衆爲爻之象○康侯者治安之侯非以功侯也

蒙引此卦之象爲日出乎地之上是上進也此卦之德爲順而麗乎大明之君亦上進也又卦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亦上進之義也是以名卦爲晉○康侯

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侯有功于國家社稷故君寵之如是如天王之賜所于齊桓錫車輅弓矢于晉文但非其君耳○用錫馬蕃庶不言錫他物馬于他物尤重也○用錫馬之用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帝公用享于天子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無所指爲虛然却非語辭也用字下可貼箇得字○晝日三接言其接見之無時也頻見是親幸意○此卦辭二句是占

啓源坤臣道日君象下坤進而上躋離日有諸侯朝享天子之象離日進麗天中下照坤上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

愚按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此卽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又王接侯之禮覲禮延拜覲畢致享併受命享畢王勞之升成拜此所謂晝日三接也

附錄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錫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四國受策而出出入三覲

彖曰晉進也

訓詁晉之義爲進言明進而上也卦所以名晉不名進者蓋晉之義不特以進爲進而必以明爲進也

蒙微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在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傳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提起一二字卦辭盡可見矣

蒙引明出乎地上以時景言明是實字易多以明爲日如明兩作明入地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以在己之德言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麗親輔也所謂扳龍鱗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罄忠貞之節王爾忘身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吾無是德以麗之則爲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

彙徵大臣之在人國錄功者時居功者德報功者君茲卦象卦德卦變有德以善成其功又逢時遇主不沒其功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在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大全建安丘氏曰晉之自昭明德者君子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者君子力行之學也易大象惟乾晉二象以自言之信矣知行之學皆君子己分所當爲之事也

蒙引格物致知以啓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于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柔果乎騰光于九地之上

彙徵日初出地進而上升爲晉之象然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增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體之以爲德蔽于欲則晦去欲則明自德自明非人所能助力日新又新漸進不已以之自修爲明德之君子以之新民爲安國之康侯不然功滿天下亦粗迹矣

愚按雙湖胡氏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于不言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程傳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恐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罔孚裕无咎又

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開鉉順而巽明日晉三陰皆進而之離初與四爲應而志不合故方進而卽慮有摧抑之者摧說文云擠也折也上互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貞者守其正道不畔援苟且汲汲以求進也吉者終得遂其進也罔孚者二三不信之也中爻坎爲狐疑不見信之象也當升進之時衆人通欲進初卑下故同類不見信觀小象曰獨行正六三日衆允可知矣裕者不以人之罔孚爲戚超然自得無所係累也无咎者不失身也貞卽下文罔孚裕无咎坤含弘故有裕義變震爲恐懼亦摧如象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傳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觀象義不苟合獨行正也解貞字所以裕无咎者由其未受命故綽綽然有餘裕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毋

【】蒙引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箇惡對頭在上阻抑我不使得進上无應援則只是無同心汲引之助而可愁耳〇二貞吉與初貞吉不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終可進也蓋六二中正旣非初之以柔居下者比上无應援亦未至如初之應不中正之不幸六二之吉卽下所謂受茲介福于其王毋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〇六二貞吉受茲介福者蓋中正之道久而必彰也但當靜以俟之耳靜以俟之所謂貞也則必爲上所寵信矣〇不可依舊說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爲介福蓋彼是有安國之功方受此褒寵此只言得遂其進以居天位食天祿耳〇王毋大毋也以其以陰柔居尊故取號王毋自古有王父王毋不可說昇國毋故本義云蓋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爲國毋則不得用之于享先妣矣此與小過六二之遇其妣俱非指實局定說須要知是假象依此爻之象凡柔德之君皆是王毋或幼冲之主亦是此以仕進占得者言也〇此句是帶上文說申吉字之義也
【】觀象中爻坎爲加憂爲心病愁之象也其所以愁者四乃大

臣中鼫鼠之小人也近君而據下三爻升進之路二欲升進無應援五陰柔二愁五之不斷四邪辟二愁四之見害此其所以愁也初六之貞未有貞而勉之也六二之貞因其本有而教以守之也王母者六五也離爲日王之象又爲中女母之象

愚按爾雅云父之妣爲王母王父王母之稱自秦漢至唐宋皆然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間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易解以中正者以六二有此中正之德也

蒙引據爻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全是戒占者之辭與上爻同例不必謂自中正來但所守者即是欽藏此中正之德而不悉于干進也至象傳以中正也則謂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與爻辭實不相悖也

愚按此正見德在而福自應之非倖致也不是推原之辭

六三衆允悔亡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

蒙引六三不中正而行不見信於人則凡事阻礙宜有悔也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得衆之助可以有行爲能亡其悔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蒙引專主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蓋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同志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蒙引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

也而在上體非其宜也竊也竊則危矣蓋負乘有致寇之理從欲有惟危之道貞厲即解六二所謂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之意言其位雖得于上之所與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也

觀象當進之時不中不正進竊高位上而畏六五大明之知下而畏三陰順臣之忌故有鼫鼠日下惟恐人見之象雖位自君授正亦危矣

愚按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註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觀象位不當者不中不正也

彙徵言无德而竊高位也

六五悔亾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大全雲峰胡氏曰大明在上下皆順從非特悔亾其往也宜吉无不利矣復戒之以失得勿恤何也彖惟申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四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寬之辭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也晉六五曰失得勿恤戒辭明矣

蒙引失得勿恤自家却要做得是但于得失則不較焉耳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已分內當爲的事都拋了故語録云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此爻所以虞其有計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重在大明上使無大明之德本義亦不專取及下皆順從矣

彙徵凡先言悔亾者則所以悔亾在下文五之悔全由恤失得之心來五本明體而陰陽雜若之便是明體未純而有恤之之念能絶其私念于人之去來叛合略不介意惟盡其道之所當爲者則心純而治亦純治純而功乃大往吉无不利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易解往有慶即吉无不利

彙徵加一往字益本此勿恤之心以往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大全李氏閎曰晉而至于角前無餘地矣○雲峰胡氏曰上九剛進之極而以伐私邑雖危而吉且无咎許之也然以剛進之極僅能伐其小邑雖正亦可吝鄙之也本義曰私邑又曰小邑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上九伐其內地之邑則爲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上九僅能伐其私邑則爲小矣○雙湖胡氏曰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剛上之象上九與九四皆不正一云貞厲一云貞吝者益云雖正猶厲猶吝況不貞乎其警戒之意抑又深切矣

蒙引伐指征伐伐即所以治之也不可就以治字當代字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牛刀割鷄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其剛嚴哉非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抵可吝耳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大全龜山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

蒙微道未光是申明貞吝之義○玩維用二字見自此以外必不可用深爲晉角者戒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蒙引他卦只云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盖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當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

愚按艱貞聯綿說去是艱難以行之貞非艱難以行其貞也此處須要細認○本文只據理而言不可硬指六五近上六而言方是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大全進齋徐氏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故以晦爲夷不曰日入而曰明入見明之無時息也

蒙引此云釋卦名者卦之所以名也下云釋卦義者卦中之一義也亦見其爲明夷也故示曰釋卦義○此獨爲釋卦名者大凡如蒙山下有險險而止爲蒙之義也故曰釋卦名義又如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上已提卦名則下之始交而難生即其義也履亦如此故皆爲釋卦名義盖皆隔箇一重說話因其名而求其義故有義字若此卦云明入地中明夷臨曰剛浸而長則卦之所以名者已顯然而無待於推其義矣故只曰釋卦名以卦德言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夷之義也故爲釋卦義

觀象離爲日坤爲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此卦之象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易疏既釋明夷之義又須出能用明夷之人內懷文明之德

撫教六州外執柔順之能三分事紂以此蒙犯大難身得保
全惟文王能用之
蒙引此條不與下條相屬此屬卦名下條屬卦辭○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此卦之德文王以之是用此卦德○
以蒙大難只帶外柔順讀此言文王柔順時特以處大難耳
文王非純是外柔順的人也王赫斯怒亦有時乎外剛健矣
○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用此道也非體法之也本義云
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其實

而言也故用簡謂字若兼以上句做文王事看大失經文之
旨
觀象文王得明夷全卦之義
愚按文王以之語意猶孟子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註
所云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之句同非謂文王用斯道以
處明夷也但此以之言文王以身當之下以之則言箕子以
此道處之微有分別要分曉○蒙鄭玆云遭也一日目也此
字甚妙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
善藏用之意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疏既釋利艱貞之義又須出能用艱貞之人內有險難殷
祚將傾而能自正其志不為邪諂惟箕子能用之
大全朱子曰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艱貞是他
邪佯狂意思
蒙引晦其明也此句且虛解利艱貞意至內難而能正其志
方指著六五之晦其明處言晦其明則明猶在也但韜晦其

明耳所以為箕子之明夷所以為明不可息也而本義所謂
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者亦在箕子以之
句內取出○內難而能正其志分明是指六五近上六為內
難然五以柔中居暗地而不失其明是能正其志也故云六
五一爻之義釋卦辭○晦其明是解艱貞意內難而能正其
志又是申解晦其明意○文王箕子俱是明夷而所處有難
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事
屬之利艱貞

觀象箕子得明夷六五一爻之義

愚按志郎忠君愛國之忘委曲周旋以行其志而不失其明故曰正志〇易以晦為大晦至明夷雖聖人不能避也況常人者乎顧其德何如耳文明柔順有善處之德內難正志又堅吾守之恭時雖夷我不傷也文箕兩証正遭夷時而善用易者語意當云觀卦德柔順之道則凡當文王之時者不患乎處之無其術矣觀卦體正志之道則凡當箕子之時者不患乎處之無其術矣二節全要活看一貪實粘便失本卦德辭之意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大全白雲郭氏曰晦其明則有總明之道是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〇東萊呂氏曰用晦而明者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〇雲峯胡氏曰晉明盛之象君子欽而用以自治明夷晦其明之象君子推而用以治人皆善用易者也

蒙引用晦此法不以施之他而獨以施之莅衆者蓋必有所謂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用晦本非晦也明而用晦耳其用晦者不察察以為明也晦字重於明字然雖用晦而自有明在是亦不汶汶以為晦也

彙微晦者明之藏如人在暗處見物甚精所以全其明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大全建安丘氏曰明夷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最遠見傷即避有飛而垂翼之象垂翼不敢上進戢身避禍也君子知幾義當速去蓋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故也主

人主我者也謂初與四為應也有言謂訝其去之早也〇雲峯胡氏曰象為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不食有言

蒙引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一串說下〇三日不食正如孔子之絕糧於陳〇此爻總是明夷但猶是明夷之淺者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占之

蒙引據爻辭不食只是見傷之象本謂迫于勢而不得食與

蓋其翼主人有言一類未有義不食之意象傳却是夫子以
義斷之言雖不得食然惟義所在雖不食可也發此意於象
傳聖人之意精矣

愚按舊說惟義所在故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而至于乏食也
此解則爻辭與象傳一意但玩增出一義字較與爻辭不同
依前說爲是虛齋所以贊爲此說光明脫洒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大全進齋徐氏曰二在下故曰左○鄭氏剛中曰用拯馬壯

吉渙初六亦言之大抵救傷拯渙非健速不可故皆以馬壯

來注拯者救也此爻變乾爲健爲良馬馬健壯之象也言用
健壯之馬以救之則吉矣

蒙引傷而未切如健傷于左股然非要害處也吉謂終免於
害○左股只對左腹看股與服便自不同以常有以手足捍
腹心者未有以腹心衛手足者左右二字六爻有議論以體而
言則左陽而右陰如東西卯酉之序陰陽之定位也今世之
所以尚左也蓋以用而言則右陽而左陰右常用事也動者
爲陽靜者爲陰也古人之所以以右爲尊也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蒙引此象傳甚不好說若程傳及臨川吳俱以柔順中正爲
解然本義全不帶及此意今難強入此意了大抵是爲乘其
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又爲有則矣所以吉
也若當救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
法了非有則也○或曰傷而未切而救之便是速如何作兩

重意非也蓋傷而未切時也救之速人事也固亦有傷而未
切可以救而人自緩於救則禍遂及身者自是兩意也又渙
初六用拯馬壯吉本義云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
其吉可知只看旣字又字便見兩段意分明矣而此爻順以
則之義亦昭昭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大全建安丘氏曰不可疾貞者猶桀其咬過還舍則伐可不
舉矣

蒙引明夷亦以明見傷也于南狩得其大首克其我傷者也
亦爲天下克之也不可疾貞言非出于萬不得已不可爲也
故曰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于
南狩程傳曰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建安丘氏曰南者進而
在前之方又升卦本義南升前進也于南狩只說得其大首
便有爲從閑治之意○不可疾貞是戒占者不連上文上文
是象

苓傳離爲火居南方南之象也離爲兵戈中爻震動兵戈震

動互坎爲險出征遠討之象也大首者元惡也上畫爲首三
陽爲大三應上則上者三之首故爲大首居天位之象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蒙引看志字與乃字然則易非聖人不能贊矣○有湯武之
志則可蓋權者聖人之不得已而用者也乃大得也此大字
非爻辭大首之大此得字亦非爻辭得其之得大有所得也
成大功也一戎衣而有天下意

易集志與有伊尹之志則可之志同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大全雲峰胡氏曰腹坤象故坤體之下有左腹象自明之離
有入于幽隱之象左僻爲幽腹在內爲隱○入于左腹自離
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
雙湖胡氏曰節初九戶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爲戶
陰爲門今六四稱門庭蓋指本爻之象也

蒙引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以六四所處之地言謂其
居暗地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言雖已入暗地然以柔

居暗地而尙淺故猶可以得意于遠去也○柔正居暗地而
尙淺柔正處明夷之道也文王外柔順亦是此道也○左腹
與門庭要分得明左腹暗處也門庭只從本義遠去之說初
無向明之意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彙微如微子意存宗祀此念可自遂而不可對人言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大全朱子曰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

更言之

蒙引六五不取君象以上六爲暗主也○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地以位言亦近君之位也二句兼舉耳故九四爻下只曰五以柔中闇地而已迫不兼及君在其中矣况就爻言居至闇之地坤體也近至闇之君近上六也若就人事言則就近闇君便是至暗之地矣○而能正其志者柔中故也已解在六四爻下故不復出耳正志有艱難之意方爲箕子之明夷○利貞以戒占者箕子之明夷自不待言利貞矣

箕子貞之至者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蒙引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爻辭利貞是以戒占者而象傳乃曰箕子之貞此正與恒六五象傳婦人貞吉一般彼舉象中之貞字以就占此摘占中之貞字以就象

易論明不可息者言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存内而不露所以爲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大全王氏湘卿曰前五爻言明夷猶有明可夷也上居明夷之極无明可夷直不明而晦矣○雲峰胡氏曰下三爻以明夷爲句首四則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所夷矣○雙湖胡氏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其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

蒙引上六所以爲暗主者以陰居坤之極取其極暗而又在

諸爻之上也○不明晦本義釋云不明其德以至于晦此有垂教之意焉言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人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甘爲欲昏以至于晦耳

易集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兩句最可爲昏君之戒始爲天子終爲匹夫且欲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夫非據高位則無由傷人之明然始也傷人終必自傷故後入于地惟命不于常可不監哉○二句皆是象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則者君道之正也○雲峰胡氏曰離之照
四國以德言此之照四國以位言
蒙引初登于天言其位照四國耳此解初登于天之義○失
則謂失道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大全中溪張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爲主六二居內而位正故
曰利女貞女正則家道成矣或謂男女莫非家人而獨曰利

女貞者何邪蓋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
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
蒙引家人者一家之人則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及卦辭
只言利女貞蓋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
不正矣故彖傳兼男女釋之○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
制人家無奴婢有犯某罪者沒入爲官奴婢謂之臧獲如胥
靡之類臧者被贓罪而沒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
者也非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

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玄註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
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爲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莫
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此
所以欲先正乎內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利女
貞本只用利貞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也
說文家人家居也爾雅云室內謂之家
愚按利女貞非女子能自正乃齊家君子正之也論正家之
道當責乎男論正家之化必觀乎女晉孫盛云女貞者閨儀

必肅饋事必順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
生讒妒以閒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釁端
不專指修潔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家人離多由女之不正故言男之正必先
以女正言之
蒙引首提家人二字與諸卦同指卦言也下二句男女正位
亦指卦之九五六二言一例也○天地之大義也亦猶云陰

陽之大義也不曰陰陽而曰天地天陽之尊也地陰之卑也
歸妹亦曰天地之大義也理則一蓋天地且然況其他乎
愚按大義宜著男女言不可如時說以天地言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易疏家人有嚴君者上明義均天地此又言道齊邦國

蒙引家人二字與上同下文父母之謂亦就卦之二五言正

如上文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雖就卦言然意却騰在人事上說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皆就易上說也若

說家人卦有嚴君之象則承父母之謂也不來同一二五也或取作男女或取作父母易只是箇虛象耳又通六爻取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無不可也此易所以卦爻主約而能極天下之賾鼓天下之動也○家人有嚴君語意若云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也○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爲主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爲主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主字○此節雖說

父母亦歸於利女貞之義下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亦然何也家人二字所該固廣其曰利女貞者亦言先自女正起耳其意固欲一家之人俱正也故彖傳遂及此且及下文其下文家道正與正家之正字卽利女貞之貞及男女正位之正也然後知其爲盡利女貞之義耳

蒙言家人之尊嚴者有君道父是也毋配父曰小君其尊同故皆稱嚴君

愚按父義母慈母亦何以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云云

此固趙氏推論道理若作正經說話則於毋字多一折非本義釋九五六二平等論矣或曰虛齋亦云雖說父母亦歸于利女貞之義正好側在毋字發揮然不知虛齋此意却爲上節本義有釋利女貞之義句此節秖云亦謂二五因兩節意同恐人岐視之故特地推出縱歸到利女貞則女貞亦非女子自正之也還重在齊家君子上觀蒙引必須說出九五陽剛中正而爲主于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爲主于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據此畢竟嚴君說去加趙氏云云

本爻自不暇及了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齊家之道在篤恩義然以正倫理爲本上
父初子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矣五夫四婦五上四下也三
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夫婦之上下分
而夫婦正兄弟之上下分而兄弟正矣特父子之上下相去
甚遠而其分嚴兄弟之相去甚近而其情親夫婦雖相比而
亦未嘗無上下之分也卦推以女正爲利夫子發言外之意

則謂男女皆當正又謂父子兄弟夫婦皆當正本義又即卦
畫以推其象明且備矣
【】蒙引父子以尊卑言上父初子上下濶遠父子之分也一家
之人惟父子之分相去最遠況二爻皆陽再取夫婦不得而
相去遠又不得取比肩之義爲兄弟之象五兄三弟以比肩
言五三相近又皆陽方得四三得二又爲夫婦矣○本義只
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
象便已見得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之各得其道處

了大抵只就位上見得蓋上在上初在下便見父父而子子
五上四下三上二下便見夫夫而婦婦五在上三在下便見
兄兄而弟弟○五三既爲兄弟又爲夫婦初不相悖○首節
只據二五言內外各止之義以爲家道之正此又通卦之六
爻言其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象以見家道之
無不正理則一而辭自不重複○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句不
可說作効只帶上家道正說彖傳意不在効正家而天下定
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也○或說正家而天下

自定了用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爲例是不可
用彼自有人人字彼主在下人之爲道者言此主在上之有
國有家者言周子云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主化言也恭郎
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大抵孔子初只就卦體上
見二五有男女各正之義遂將來釋卦辭既而又將二五看
出有父毋箭嚴之象既而又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弟夫婦
各得其正之象漸次說出要皆不出乎家人利女貞所該之
內耳○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正也三

節舉家之爲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王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易疏發言立行皆合于可常之事言稱物而行稱恒者互而相足也

蒙引風自火出此風亦只是火中之風君子味此可以見齊風恒之理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已如是則身修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

初九閑有家悔亡

大全雲峰胡氏曰能閑于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

蒙引初九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爲閑有家之象謂之閑有家蓋必乘其初心之未放衆志之未流于以明長幼之序愼男女之别篤其恩義使不邪褻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是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嘻嘻之吝恩義以篤亦不至有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苟不閑之于始則人情流放必至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非但有家者然有國者亦然悔亡看來是家人嗃嗃悔厲吉之意夫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況有家之初行之能免於悔乎然久之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夫夫而婦婦悔固亡矣故本義仍用悔亡字本義既云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則所謂閑有家悔亡者俱就初九上說而戒占者意全在外故只云戒占者當如是也

註云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之初爲家人之始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觀象閑防也閑有家者閑一家之衆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

附録禮記內則云男女不親授受叔嫂不通乞假男女不同椸架外內不共廁不共湢浴七歲男女異席姑姊妹女子既嫁而反男女不共席而坐婦女晝不遊庭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又曰內言不出於閫親老庶弟聽於長兄介婦聽於冢婦

毋專行此皆閑家之法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蒙引初九之閑有家者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故及是時
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悔生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蒙引女不言外爻辭故如此立言卦辭所謂女貞彖傳所謂
女正位乎內者亦要傍此意講說〇讀六二爻辭方知婦人
之所以爲能者不在於無所不能而在於能其所能而已蓋

地道也妻道也
纂言攸者所也遂者專成也言凡閫外之事皆聽命于夫無
所專成也饋餉也說文云食也以所治之飲食餉人也饋食
內事故曰中饋離火亨飪饋之象也言六二無所專成惟中
饋之事而已自中饋之外一無所專成也夫牝雞之晨身與
夫丕殲蠶織之休國與家俱喪乃知大易之垂訓遠矣
愚按无攸遂何須重發在中饋不過足上意耳〇中饋字連
說若如雲峰解是在中字一逗似不必拘

彖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蒙引柔順以巽于人也〇人丈夫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程傳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
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
剛爲善初三上是也
大全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
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〇雲峰胡氏曰嗃

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嘻嘻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
吝自吉而凶〇雙湖胡氏曰六爻獨于九三稱家人以其當
一卦之中介乎二陰之間有夫道焉爲一家之主者也
蒙引本義不曰過剛不中而曰以剛居剛而不中爲留過剛
字於下用故上句以剛居剛而不中就爻說下句過乎剛者
也就治家說〇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以嗃
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〇悔厲吉言一時雖不無悔厲
畢竟吉也終吝言一時間雖大家懽洽若無害者然終吝也

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猶見其非所宜而可吝也

家人嗃嗃象也悔厲吉占也婦婦嘻嘻終吝反其象占以為戒也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者反言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人嘻嘻失家節也

蒙引節是節制之節所以防其過也未失也對此句看

彙徵象指出一節字見治家如治國故以尊長則曰嚴君於法度則曰家節國无節則亂家无節則瀆矣

愚按嗃嗃者嚴大之聲嘻嘻先儒解作嘆聲者非是王深甫以為此爻重剛无嘻笑細味本義嗃嗃嚴厲之象至解嘻嘻者嗃嗃之反分明嗃嗃是過于嚴嘻嘻還是嬉笑媟褻庭闈無則畢竟是放縱失教過于寬弛了譬如入一人家見其家人慄厲過嚴雖无和樂藹然光景仍于家政未失使客至中庭上下錯處帷室烘然笑語子弟行止不謹一家之人毫无長敬此等況致便是淫亂不檢了故曰失家節也然本爻重剛嗃嗃句已盡其義嘻嘻句不過反其象而戒之耳似不必拘泥

六四富家大吉

蒙引六四以陰居陰既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而挾能致富之勢此所以為能富其家而占大吉也大吉與元吉不同

易集巽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又變乾為金為玉亦富之象也

易演此大吉之茹云大吉者吉之極大者也

愚按此爻還是切富字主理財說不可依中溪引禮記說以

父子篤夫婦和兄弟睦家之肥解富字方與本義陰主利句合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愚按順在位即是以陰居陰而在上位句以陰居陰四字解順字甚確觀在上位字自見註無釋注或亦解在爻下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大全建安丘氏曰或曰治家之道尚嚴任家以嚴正為吉五

以相愛爲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彖以相愛言之○朱子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于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于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之有也

蒙引講此爻當云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我旣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內助之賢在王者若以此而至於其家則兩情相與權治無間夫得婦爲之內助而無內顧之憂婦亦得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托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按此有家正與初九之有家同不可謂王者至是方有家也故朱子于假字卽定云如假于太廟之假其于有家則又定云猶言有國也此註只是要解出有字之爲虛字與初九同非謂以家爲國也○勿恤吉謂自然吉也不期而然也深許其吉也故云吉可必○王假有家勿恤吉通是占是據中爻坎憂恤之象此爻出于坎之外故勿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蒙引王者一至于家但見交相愛耳何不吉之有何用于憂恤

彙徵情合淺德合深色愛易弛德愛難解君以德感后自人視之見其相愛而王者與后不知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註云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尙威嚴也家道可終惟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于身則知施于人也

觀象變坎爲信有孚象陽剛在上有威嚴象以處卦終故曰終吉治家觀于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于此爻足其義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又變卦爲旣濟剛柔當位亦家道正之象

愚按有孚以上九言威如終吉以占者言○終吉猶云好到底蓋孚中有威則雖傳之永久人心亦常振肅而無和勝之流矣故曰終吉本義所云正家久遠之道者以此

家人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未有不嚴於身而能嚴於家者九三嗃嗃之嚴有悔而吉上九反身之嚴終吉无悔
來注反身修身也如言有物行有恒正倫理篤恩義正衣冠尊瞻視凡反身整肅之類皆是也如是則不惡而嚴一家之人有不威之畏矣
蒙引孔子恐人只作威厲於人看故如此說其實爻辭威如所該固廣正衣冠之類亦一事特其淺者耳以正倫理似得其大致然正倫理亦未必有不本之於身者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大全沙隨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
蒙引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于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睽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然卦德卦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无甚賴于衆力之協同者猶可為也○此云小事吉是兼睽之時與卦之力量言
程傳曰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看來小事字意不是說小濟止是以事言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爲睽雖有是三者兼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睽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
易攷睽字從目目少睛也目主見故周公爻辭初曰見惡人三曰見輿曳上曰見豕負塗皆見字之意若從耳亦曰聧耳

聾之義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補註二女同形而其志異男女異形而其志通
易解火澤之睽於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也本同而后異所以為睽
蒙引睽全自卦象取自物而取象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自人而取象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澤動而下澤之動只潤下便是對火之炎上而言不必說到流處○二女志

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爲各有睽也故曰志不同歸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易疏此就二體及六五有應釋所以小事得吉說而麗明不爲邪僻柔進上行所之在貴六得乎五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又得其輔雖在睽時有此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

蒙引卦辭本義內說外明朱子恐人泥彖傳說而麗乎明之句乃易其辭以發之曰內說外明只是以一人言內有和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遇事果斷此便是說而麗乎明言其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

愚按三句總屬爲君者一箇人上說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以三才推廣卦義且恐人以吉止小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

易疏歷就天地男女萬物廣明睽義體乖而用合也天蓋乎上地位乎下是天地睽也而天施地生其事則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男女睽也而男女交感其志則通生生化化萬有不齊是萬物睽也而此感彼應其事則類曰事同曰志同曰事類此皆以其交相爲用者言也是其不生于合而生於睽睽者體之靜而別合者用之動而交非睽則三才息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蒙引以形則天地萬物無一而不睽者唯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睽而不終於睽也物物皆有睽有合故曰事類夫人但知睽之爲睽而不知睽之有合夫子是以極言之及此旨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程傳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異耳

大全隆中李氏曰孔子於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

蒙引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是於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
亦同中之異也○以同而異重在異字不一於同也然亦非
立異矣要歸于理而已此所以不能無異況此就睽言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六五陰居陽故悔初九陽居陽亦曰悔者
无正應故也雖无正應四同德相應其悔亡矣睽初九剛正
故喪馬勿逐而自復既濟六二柔正故喪茀勿逐而自得本
義於彼以爲戒辭此則以爲象何也葢此承上文悔亾之占

而言也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亾之象因占取象本義之
釋經精矣見惡人謂睽之時初九雖正不可以彼之不正而
絕之也○建安丘氏曰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而言同德者固
與之黨非同德者來亦不拒之也葢此處睽之時然也見者
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有欲見之也
蒙引上无正應如有是子而無是父有是臣而無是君有是
弟而無是兄之類皆睽也同德相應葢雖非父子之親非君
臣之分非兄弟之義然當睽之時同德相與彼此之間各求

其合如此則睽不終睽而悔亾矣○非正應而又同德相應
總是九四一箇人不要別作兩人看○喪馬勿逐自復固是
悔亡之象然獨以馬言者葢馬所用以行者也初開无應而
悔者失其所以行也及同德相應而悔亡則可以有行矣如
羝羊觸藩羸其角要皆非泛泛取象而已
觀象中爻坎爲亟心之馬兩互亟心之爻然去喪馬之象也凡
易中言兌者皆勿逐自復兌爲悅體如震之六二變兌亦勿
逐七日得既濟六二變兌亦勿逐七日得是也坎爲盜惡人

之象也中爻離　離持兵戈亦惡人之象也故大有初爻曰
无交害三爻曰　人害也曰小人則指離矣見惡人者惡人
來而我即見之不以惡人而拒絕也離爲目見之象也
愚按見惡人者不惟消小人疑忌之心正益所以固君子之
守而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見惡人子見南子陳實吊張讓是也若非
辟咎則无事乎見惡人矣孔子不見楊貨是也○雲峰胡氏

曰爻曰咎象曰辟咎睽之時不得不然也

愚按惡人不應與之相見而遜接之豈其本心哉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程傳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逢會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于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非枉已屈道也○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必能合而後无咎也

大全西溪李氏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

蒙引遇主于巷是本爻之象蓋二五當睽始雖不合然本是正應其理勢二必委曲以求五而終得遇也本義自二五陰陽正應以下數句都是解那遇主于巷之象見得是正應而不得以相應義豈容已乎自是著委曲以求合且如六三說上九猜狠方深云云則難以語委曲求合矣故曰本其正應非有邪也明矣○巷字當得其意勿泥于辭李氏謂不必拘於堂陛之常分者似失其旨小象程傳所云正所謂委曲相求之本意

觀象巷有二衖巷也里巷也五爲上卦主故曰主爻離中虛衖巷之象也互變艮亦巷象

說文巷者里中道一里八十戶共一巷離中虛有巷象遇者所謂出門同趨不期而會曰遇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傳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蒙引蓋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于爲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道正道也釋巷字之義

彙徵于巷即于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來注上卦離爲目見之象也又爲牛牛之象也中爻坎輿曳之象也曳者拖也引也掣者挽也兌錯艮爲手挽之象也錯艮又爲鼻刑割去鼻曰劓鼻之上有戈兵劓之象也艮又爲

劓寺刑人不曰閽寺而曰劓者戈兵之刑在卦上之體也若閽寺則在下體矣

蒙引六三本上九正應乃以居二四二陽之間故二從後而曳之不與之合也四則從前而掣之亦欲與之合也況當睽之時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其猜狠方深故又將其人而髡劓之然邪不勝正畢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見輿曳牛掣人則天且劓无初也然邪不勝正全是无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而不終于睽後爲二

所曳前爲四所掣各有是事然六三不知從其實无他也上九猜很方深乃遂疑其有他正所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也故其人天且劓此之謂全无是事而空有是疑也謂無其所疑之事也○見輿曳見猶見群龍无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旁人所見假象之辭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指上九自見也○自見輿曳至有終都是象而占在其中○其牛掣牛所以駕輿者牛在輿前而掣之欲援以去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㕘使不得上從上九○其

人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其人輿中之人也㕘輿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輿一項事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傳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蒙引見輿曳一句該其牛掣如包荒得尚于中行王居无咎之例位不當正位其居二陽之間故爲二所曳也不該到其人天且劓○剛專指上九

蒙引位不當者所處之地近一近四近于小人爲所譏間牽制也遇剛者唯剛主易疑亦易明故不終睽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程傳陽稱元善也元夫猶云善士也

蒙引睽孤且謾說出初九爻只言本身是陽不得箇陰以爲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字方說出初九來蓋言有序自當如此本義解之亦云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上文只說無應下文方說初九語意密矣○睽孤謂下爻不是

初六遇元夫謂以陽遇陽同德相與也○睽孤而遇元夫交孚此如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爲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而相合也○初九言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九四言睽孤遇元夫交孚此二爻設得正相齊整○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則睽者合矣然又必危厲而後无咎者蓋當睽之時雖合易離故必以危厲處之乃得終合而无咎

愚按雲峰胡氏曰交孚初與四皆剛實之象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蒙引志行即喪馬勿逐自復之義是申无咎

易集二陽同德而相與濟睽之志可行不特无咎而已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遭曰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曰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宗二象噬膚五與二易入象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爲厥宗噬膚睽二變即噬嗑也○同人六二以九五爲宗睽六五以九二爲宗皆以離中陰爻言之陰從陽支子從宗子也

蒙引厥宗噬膚往何咎者申言其所以悔亡也蓋六五當睽之時以陰居陽所以不正或所據非其地或所爲乖其方有悔可知然雖有是悔而終得亡其悔何也蓋六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之應夫時之方睽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虛已下賢之誠吾見其與二合也直若噬膚之易然以是而往則在彼在此各得其所安而無據非其地之災有行有爲濟以良輔而自無乖方之虞何咎之有信乎其悔亡矣本義逐句逐字解得似零碎若講說自當貫意不可分悔亡厥宗噬膚兩段意也故象傳只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悔亡之義在其中矣○六五正象傳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本義象字還生于厥宗噬膚厥宗之宗黨類之義也蓋九二是其應與故云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蒙引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申贊之辭耳不必說開

彖徵象有慶即无咎之意總一濟睽在君言則言盡職在天

下言則爲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漢疏載鬼不言見者爲豕上有見字也
大全朱子曰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
則吉者畜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而方暢也〇開
封耿氏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揆睽則愈
疑〇雲峰胡氏曰上與三耴象相應三在二之上見二有輿

曳之象故上見二載三有載鬼一車之象三在四之下見四
有牛掣之象故上見三負四有豕負塗之象弦木爲弧本耴
睽象匪寇婚媾凡三出程傳解此獨與本義同疑者小人之
道聖人無疑也睽成卦本自二女小人之象明矣故上九極
言其疑〇凡易之道卦吉者必于諸爻戒之卦不吉者必於
諸爻反之睽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先睽後合而三上之
睽尤甚故其辭亦險怪之甚中心疑者其辭枝此之謂乎
象引本義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所謂六三爲二陽所制即見輿曳
其牛掣也所謂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
離者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于下
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又專是詳說上九猜狠之
事而不及爲二陽所制之象者辭爲上九繫也故獨詳之申
言其所以睽孤也〇上九之應六三也六三不幸處二四二
陽之間欲進與上合則後曳于二前掣于四而上九本身以
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六三本非汙于二陽

也而彼則以爲汙六三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爲有是
爲睽孤其以爲汙也如見豕之負塗然其以無爲有也如見
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則先張之弧矣
然无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則說之
弧矣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而往遂得相遇合而吉矣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字貫連到載鬼一車句見豕負塗
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是遂張之弧既而脫之弧疑
稍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則疑盡釋矣其疑也以

漸而極其釋也亦以漸而盡往遇雨則吉往上九往也往而
就之也初間猜疑惟以不見親就爲幸稍前便欲射之此往
字是就應上說來知其匪寇婚媾而後往也○豕負塗或有
之言載鬼一車明其決無之事也⊙不可分本義疑盡釋爲
遇雨睽合爲終吉看則宇且遇雨和也和合也
愚按離錯坎坎爲豕又爲水豕負塗之象也坎爲隱伏載鬼
之象也又爲弓又爲狐疑張弓脫弓心狐疑不定之象也變
震爲歸妹男悅女女悅男婚媾之象也又坎爲雨雨之象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漢既往與三合如雨之和向之見豕見鬼張弧之疑併消釋
矣
大全縉雲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
蒙引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群疑亡也看孔子只釋
意非推本也
彙徵群疑亡是許多疑心一時盡亡之意亦見得上面許多
疑心皆是自無生有此心猜疑之所造并彼實有此象也疑

人竊鐵則其人言貌動作無非竊鐵者及既得鐵則視其人
言貌動作無一似竊鐵者忠臣孝子以此被疑大智之士猶
或不免此古今之深痛而聖喆之所當務明也

宛平 閻 鉡爾爲源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大全】程子曰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〇雙湖胡氏曰蹇卦無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於西南也

【蒙引】說在膺見曰見險而止謂之蹇而自利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見險之道也本義所謂見險者貴乎能止此句在蹇字內取出其曰不可終于止者則所以起下文言必思所以處之也而處之之道則利往西南不利往東北見大人而後利貞而後吉只是相因說去不是見險者是一人處險者又是一人〇見險而止乃爲蹇不是見險便爲蹇也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蓋通天下大勢言之不必拘于西南東北但險阻處便是東北平易處便是西南斷不可泥於地文王繫辭亦僅取其大勢有險阻平易之分耳〇東北險阻又艮方也不可謂東與北西與南只是東北一隅西南一隅方與本義又艮方也一句合〇既曰東北險阻矣又曰又艮方也者直以卦變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更着此句〇本義方在險中不宜走險是以理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又卦自小過而來云云是以卦變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也〇本義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是以理言利見大人貞吉也而卦之九五以下云云又以卦體言利見大

人貞吉也蓋據理言本是如此而卦中又自具有此義此法可通用以看六十四卦〇退則入于艮而不進謂死殺了不進者不能進也蓋陷入于險也退字亦以艮言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有所依也又必守正然後得吉不然則不順理而妄爲求以出險適以益其險耳

【愚按】朱子曰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

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據其
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繫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
爲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郎便有
義可推○二陽畫變而之坤亦有離東北而就西南之象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蒙引蹇難也險在前也說上坎見險而能止說下艮以見名
卦之之義知矣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也不可以險在前也只
帶蹇難也讀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

其義
彖徵知者艮之光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大全雙湖胡氏曰利西南往得中論卦變也蹇本升卦坤上
巽下坤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體之中是爲
利西南而往得中矣升九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艮正東北
方卦所謂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大人九五也九二之往爲九

五可謂有功矣九五剛中當位貞吉可以正邦矣當蹇之時
而成其用之大有如此者本義釋卦辭謂蹇自小過來而彖
傳則分明自升來或自既濟來則皆有往西南之象耶
蒙引陽進而得中是進而得其所安也有平易之義故曰利
西南○不利東北亦以卦變言退入于艮艮位東北險阻之
方也入于艮則陷于險矣故其道窮而不利道字不可指爲
道路○往有功當蹇之時非得所依未易濟也斷宜本卦體
言蓋以卦體觀之九五剛健中正大人也往而依之則蹇可

濟而有功矣○卦體自二以上皆當位所以爲貞吉夫唯貞
吉則邦可以正之矣此猶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皆
從大處置議論○或謂正邦正是吉處恐非也蓋釋貞吉之
義已在當位二字上了豈可謂以當位釋貞正邦釋吉如此
則卦辭專爲有國者設歟且若拘說是有國者事則利見大
人又何用了如中孚順而巽孚乃化邦也豈必皆釋吉義蓋
極其功效之大言之耳○大矣哉句承上言必往西南不利
東北又必見大人又必得正然後爲得處蹇之道而蹇底乎

其有濟此蹇之時用所以爲大也
愚按蹇之時用大矣哉只是釋卦辭以贊之而已不必推廣說開以贊其用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蒙引山本峻阻上復有水難以進步蹇之象也反身脩德濟蹇之道也反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修德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是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蹇其有不濟乎益行有不得處便是蹇反身修德義相連

愚按雙湖胡氏曰反身如山不動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又中溪曰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據象大意只合取濟蹇之道見凡人遇險未必皆時與遇之故或者德之不脩也吾反諸身而增修之居易俟命必求无歉于心无愧于行以盡其在已是君子之所以處蹇者也似不必拘泥分配觀本義不注可見

初六往蹇來譽

大全雲峰胡氏曰六爻除二五外皆貴于見險而止故曰往而進則蹇來而止則不蹇譽反進碩四字不同各有攸當初位卑分微未能有譽故聖人特許其來則譽也

易解此卦中言來者皆就本爻言謂來而止于本爻也對往之辭初六去險最遠其止最先獨見前識正傳之所謂智也變離爲明故能見幾而止若此

蒙引初六爻辭只是以蹇之時論不必拘于卦體本義全無一字及爻體有以也往蹇來譽不往便是來也所謂見險而能止智矣哉便是譽意思

蒙徵來非空空寂守也有熟商詳處之意蓋事機宜待而能待則相機以出一舉可以成功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洭辭是來也非既往而復還也即不往而待之耳然亦以時宜姑待而待非徒取其不往也所待者待四之連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大全誠齋楊氏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無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爲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

以濟而誰當任乎〇雲峰胡氏曰九二皆王臣而蹇獨稱之者平時未足以見臣節蹇之時方見之五位蹇中王之蹇也主憂臣辱亦二之蹇也他爻戒其往蹇二應五故稱其蹇蹇事君能致其身者也不言吉者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則非所論焉孛必如此而後義利之界限明矣天下事固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也〇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

觀象王者五也臣者二也外卦之坎王之蹇也中爻之坎臣之蹇也因二五在兩坎之中故以兩蹇字言之六二艮體有不獲其身之象故言匪躬匪躬者不有其身也

愚按虛齋云不言吉凶聖人此意尤妙說見本義又有直言其凶而又以爲无咎者大過上六是也〇蹇蹇猶言坎坎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大全雷氏曰初六以不往爲有譽六二以匪躬爲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蒙引言王臣之蹇蹇其濟不濟未可知縱是不濟亦終无可尤也此郎大過上六之凶无咎

九三往蹇來反

析疑卦變比來反者親比於人之象也

蒙引九三當蹇既與初六无異而又不在王臣之位所謂无官守言責而進退綽綽者但遭時之擾亂耳故周公繫辭云往則蹇惟當來反以就二陰得所安矣〇二陰兼初與二言非指二也觀下文連於九三字面可見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程傳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

歸也

蒙引三之反就二陰而得其所安者蓋以下二陰樂得九三之陽而與之相依此三之所以得其所安也若無二陰可就或二陰不樂得之則何以爲安故曰內喜之也明其來反之得所安也象傳此句誠不虛下本義得其所安之句寔憑此

附録春秋季子來歸〇錚按以其才足濟蹇爲國人所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

蒙引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此又上

下體之別不可不知〇四之時方蹇且才弱自往則蹇矣下
有九三之剛惟連之以共濟可也
〔彙徵〕此无才而與人以共濟者
愚按連猶連衡之連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聖斷〕陽實陰虛實指九三與獨遠實之實同當位實者言九
三得八卦之正位實當其位也陽剛得其正位則才足以有
為可以濟蹇此四所以連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或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朱子曰五是為蹇主九人臣之蹇
只是一事至大蹇則人主當之〇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
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
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諸爻皆以往為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
蹇无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任乎故于二曰蹇蹇于
五曰大蹇

〔蒙引〕大蹇謂非常之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非
他人蹇之比〇賢也而謂之朋蓋以其同心同德而云也上
曰大蹇下曰朋來明大蹇之非朋決不可濟也此又是聖人
之精意
〔啓源〕朋指三即九五同德之陽三與五同功異位者也上六
來碩應乎三者也六四來連比乎三者也三有剛實之才惟
三可以濟蹇然三與五非比非應不能從乎其五惟二與五
應乃君臣同其患難者餘四爻則不當其責者也朋來合乎

二以濟蹇則諸爻皆共濟其蹇矣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
曰來今曰朋來則知六四三皆來合乎二也朋來之來即來
反之來此爻變坤坤為衆朋之象也自本爻言之所謂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自上下諸爻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愚按鄭玄云同類曰朋同志曰友〇鄭氏剛中曰諸爻皆以
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
下趨五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易疏得位居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蒙引中節指五言不曰中行曰中正又不曰道曰德而獨曰節者以在蹇中言也如劉玄德當顛沛之時信義愈著於四海是其中節也故士從之如雲是亦朋來也○中節畢竟只是中德但以在蹇而易其名耳如同人之五則曰中直臨之知臨則曰行中蓋聖筆如化工之因物付形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大全建安丘氏曰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雲峰胡氏曰碩以功之大言大人以德之大言○平菴項氏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六本无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董溪王氏曰大蹇至上六始爲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極則反蹇極必通也

蒙引來碩是就此爻言利見大人是以占者言卽是來碩意象傳意亦如此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大全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

蒙引志在內謂來就九五也本義亦憑此一句釋爻辭○以從貴以者所以也不必做推本說○愚謂志在內也一句正是恐人不知其爲來就九五也此曰以從貴也只是申解見大人之義云從貴人所爲耳如訟六三之食舊德從上吉也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必无成功也意略相似○通觀蹇卦六爻除二外皆不宜往除上外皆不言吉蓋聖人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但爻自覺有箇時義如此初最在下不可往也三四非蹇主正應未往可也六二却是正應義同休戚故死生以之而吉凶非所論至爲九五謀則又在收用賢俊延攬英雄以夷大難而九五之德亦自能如此故聖人從而發之以示人至于上六蹇極有可濟之理然據其才則未能以自濟也故又教以下就九五云丈夫不幸而生蹇時此一卦及六爻之義足以應用矣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大全】節齋蔡氏曰來復吉主內象言有攸往夙吉主外象言

雲峰胡氏曰蹇解西南皆𦙍後天對待蹇下體艮東北隅與西南對解二體坎震震東坎北亦與西南對蹇利解且利西南既解可知矣蹇言不利東北解不言者蹇方止於險中故言利平易不利險阻解巳出險外故但言平易之利不言險阻之不利大抵解之時以平易爲利略有苛急郎非利以安靜爲吉久爲煩擾郎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是以安靜爲吉也曰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

可久爲煩擾亦以安靜爲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辭顧其時何如耳肰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巳

【蒙引】本義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葢難之既解乃否極泰來之初正當培養生理于凋弊之餘係全元氣於方復之日故利在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平易指西南安靜指无所往其來復吉不欲久爲煩擾指有攸往夙吉

利西南但居易而不行險皆是有攸往无所往只是泛說難後安得全无所事故云云有攸往夙吉或謂尚有所往是言難猶有未盡解者若果難猶有未盡解則恐由不得我早往早復早往固肰矣欲早復得乎葢欲早復則不免於留欒而養亂若不早復則又不免于久爲煩擾此可見有所往无所往俱爲難既解之後事從泛說爲長也

【愚按】利西南句還宜畧頓下正西南以內之事一則世有無事求功故戒以無難宜靜一則亦有待敗乃救故戒以難須速也皆設誠之辭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神珠】險之爲物見天則訟見澤則困見山則蹇在外卦則屯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乎險之外得以免於險難所以名解也

【彙徵】險之中惟懼不能動一動則能出乎險矣故曰動而免乎險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

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也

[蒙引]往得衆也明三入坤體得地也不可以得衆爲西南得朋之意只是坤爲衆故如此立言明其入坤體耳若認作得朋之意反爲悖於平易之義矣乃得□也是言二之居其所而得中正因三往居四入於坤體而得也故皆爲卦變益九二得中審於時宜故能早往早復而有功往有功之往即有攸往之往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大全]厚齋馮氏曰以天地推廣卦義而贊之作興也折分裂也雲雷爲屯故雷雨作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天地解也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折得二陽而發育也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蒙引]天地解自是天地解雷雨作自是雷雨作不可謂雷雨作即是天地之解處如大象專言雷雨作則可用此說然亦是于雷雨之作而見得天地之解要之雷雨作亦自天地解而來也謂之天地解者窮冬之時天地閉塞至是而解則雷雨作云云蓋解者難之舒也若無難亦無由有解甲者萌芽初發之時也皆有所包含而未折也折則自甲而暢矣甲折二字平看不可謂甲者折

[愚按]解之時大矣哉緊承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折上說來正見天地之所以成化功亦是此解不必分外旁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疏]云赦謂放免宥謂寬宥

[易解]無心失理之謂過有心爲惡之謂罪

[蒙引]雷雨作者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赦過宥罪者君子所以解萬民之難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有罪者則唯宥之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

[愚按]赦令數下長奸滋惡非盛世所宜有亦非小民之幸赦宥解之義蓋特就蹇難解散一時言非可常也後世頻施之

不已以為恩典則誤矣古人所謂慎無赦無赦必由刑當公
道明仁哉是言也○赦眚宥罪肆赦也宥罪貶惟輕也

初六无咎

程傳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

蒙引初六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
則不孤立而有所使以為安何咎之有蓋是時難旣解矣陰
山中溪之說意微有滯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
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雲峯胡氏
曰初六无咎有占無象舉初與四之象以明占也

蒙引四剛初柔二者相為用也即本義以柔在下上有正應
兩句

彙徵際者剛柔相合而善用之謂則无咎非倖義當然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拇上欲其射隼三則
直以負且乘明其為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
去小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邪媚之獸所以形容
小人者尤切九剛德而二得中故本義以為去邪媚得中直
之象蓋中直與邪媚相反中則无有不正故吉

蒙引本義云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看亦字不可便以
此為定說象傳令人多以命題看來未可總為此爻取象之
意未詳也更靠作主張得○貞吉二字是占田獲三狐得黃
矢自是二之貞也本義云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无不吉者

謂卜田固吉去邪媚得中直亦吉且凡事得正皆吉猶晉六
二所謂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之意○本義或曰卦凡四
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郎三狐之象此亦已明白如何乃以
為取象之意未詳曰為除六五君位在易中諸爻取象無此
例也○看來此爻旣以獲狐擬象當除君位不然是南狩矣
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此爻
若取三陰為三狐象則惟於去邪媚得中直之意為切何以
為卜田之吉占耶曰嘗觀文獻通考田獵門所載經傳有云

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實為田除害也以故名之曰田如此則見三狐之義亦不虛矣○得黃矢于田獵上難說只是取中正之義不然田獵之矢豈有黃者耶○一說就田上說得黃矢是不費餘矢也矢不空放之意不失便是得也○邪媚之象固就三陰取中直之象則又於何而取以爲取諸九二耶九二剛中是本身中道故能得夫人之中直者邪媚在人則中直亦在人也中正果何所屬耶大抵正邪不兩容彼此不並用用邪媚者必失中直

欲得中直必去邪媚此亦解而拇朋至斯孚之理必然者也

觀象坎爲狐爲弓狐矢之象也中爻離離居三三之象也又爲戈兵田之象也變坤坤爲黃黃之象也狐媚物小人之象黃中色矢直物中直者九二之德之象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蒙引得中道不可作得中直說得中道在去邪媚而得中直之前下文所謂守其正者也能守其正然後邪媚可去中直可得是謂吉若以得中道爲得中直則獲三狐偏失了此是據本義亦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一端議論要之不可執定說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程傳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才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

蒙引本義云貞吝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夫負且乘者安有

以正得之之理曰世間固自有此等无望之福者然非意之得有道者之所羞也所謂安知其不爲禍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我指三也戎指上也

易解夫負且乘者不自知其醜也所謂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

蒙引咎其不知避而去之故不免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大全】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

【蒙引】解而拇而爾也與中庸抑而強歟而字同○謂之朋至斯孚則知四如與初應時蓋內有不相孚者矣故至於解亦由類不同固也○使四不能決去其不正之應吾見知幾君子必遠矰繳而去之矣故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

則賢者在朝○明同類也蓋四陽初陰其類不同故不同類者既解則同類者自至

【愚按】此周公教四之辭○石潭子曰震爲足拇居足下三居震之下拇之象也解而拇占中之象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蒙引】未當位兼初與四言所謂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者也故在四之陽當解初之陰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大全】雲峯胡氏曰爻位吉凶无常原其卦體之休咎觀其時物之向背或止而云吉或戒而示凶作易者自有微權也此爻曰君子維有解吉者五得中可爲君子六爲陰亦類小人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之去爲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吉未可知也卦唯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能爲君子○建安丘氏曰險難小人之爲也小人情狀最爲不

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也聖人於諸爻所以斥六三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斥之以小人者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然生天下之難者莫甚于小人而人君能解天下之難者莫大於君子唯六五之君得君子以爲解難之助此小人之所以心服而退聽也○雙湖胡氏曰嘗觀卦體不吉諸爻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君幾濟之不足蹇之九五是也卦體既吉諸爻雖不得位以柔不中正之主亦處之有餘解之六五是也

蒙引君子有解自解也所解者在本身故孚于小人○卦凡四陰陰小人也而六五獨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惟其與三陰同類而未免與小人共事與小人共事其害可勝言哉聖人以是開其遷善之門曰君子必有解乃吉也解謂解去小人然五實陰類而乃責之以解去其類因未必其果能否也故[illegible]此唯驗之于小人之退未退耳蓋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小人未退則君子未嘗有解也只因其未必解故如此立言耳此君子蓋指占者與九四俱是教占者之辭九四亦未必其果能解其拇否也故本義云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illegible]而有信也

象曰君子有[illegible]人退也

蒙引君子維有解吉以小人退爲吉也○六五本與三陰同類聖人直以其君位而不耳捨其從陰故爲之變計耳此

彖徵君[illegible]解小人必退不退是無解也故爲可驗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程傳墉牆內外之限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視三柔而不中象狐之邪媚上柔正視三居剛不正又象隼之鷙害繫辭以三爲小人以上爲藏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唯上六獨正故又以象君子也易于震動多有戒辭今於動之極而曰无不利自坎而進於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動必不妄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曰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

蒙引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爲一句夫奸權既去則善類獲安朝廷清明元元有慶矣故无不利○六五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愚意上六以一陰居卦之上隼之在高墉之上也占遇此者解而去之斯利矣所謂公猶乾九三之君子隨上六之王皆指占者但此說與程傳及諸儒之說俱不同亦未敢自信其爲然也姑私記之於此○必曰公者以上六是在位之奸權去之者亦必是得位而有權力之人故稱公且如王用享于帝之類非王安得享帝者來不可依程傳如困六三本義亦云繫辭備矣然却云石指四蒺藜指二云云今不曰隼指三而諸家果何所據乃

取外爻爲隼耶
附錄 疏云墉牆也○禽經云隼祝鳩也鷙屬凡鷹搏噬不能
无失惟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故名曰隼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大全 雲峯胡氏曰諸爻惟六三爲小人之尤亦可醜也猶未
見其爲惡以解悖也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蒙引 小人亂國故謂之悖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大全 雲峯胡氏曰損之元吉无咎可貞利往占之辭繁而不
殺自坤彖外未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
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无過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唯損
其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其占可如此爾
蒙引 本義謂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則彖傳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也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則象傳山
下有澤損也○下卦上畫之陽如何在所損上卦上畫之陰
如何在所益曰此以下卦本乾上卦本坤而看得是如此○
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皆所以爲損也蓋民貧
則君不能獨富民固損矣君亦安得益乎是上下俱損也故
以損名卦○剝民奉君之象人但知其損下益上而不知其
上下俱損也此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只承損字而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
後專指上之損下言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豈專爲
益下之事乎○有孚損所當損也不妄損也不妄之謂孚謂

之損下便是惟正之供之外者○雲峰曰損本拂人情之事
也云云此說甚善但以有孚爲下信之恐未安蓋損所當損
便是誠實而不妄便是有孚如需之有孚習坎之有孚益卦
六三之有孚中行之類有孚皆自我而言不必皆以人信之
爲義也
稟徵 四者之應皆本於有孚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大全 進齋徐氏曰曷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者答辭○雲

峰胡氏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必用享爲訓者損之時尊禮
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爲盛四
簋爲中二簋爲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尊則又簡矣

[ ]蒙引享謂祭享也主程傳大抵損之時所當損者多矣而此
專以祭享爲言者盖古人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祭享宜
不可損矣今言二簋可用享享猶可損則其他無不在所損
矣此聖人舉重以見輕之意○此亦承上文而言言損下非
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下須用儉用始得若耵之盡錙銖用

之如泥沙其耵于下也既不得已其用于上也又得已而不
已則非惟下損而上亦將自損矣此聖人之所懼也故爲之
律令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有孚至二簋可用享元不斷
其以利往處斷者今本也或曰有孚至利往以損下言曷用
之二簋可用享以自損言因下損故亦當自損也○有孚以
下雲峰亦是以損下言

[ ]纂言外圓內方爲簋以盛稻粱者兌爲食自初至五大象肖
震爲竹器初二陽實爲稻粱實于簋之象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 ]大全臨山李氏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
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爲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
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

[ ]蒙引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下損則上不能
以獨益矣卦所以爲損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
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 ]大全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
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若處萃之時則大牲
矣○雲峰胡氏曰益曰與時偕行損于時之一字凡三言之
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用有時以卦畫
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皆有時
也

[ ]析疑損而有孚是以元吉加一而字意義躍如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蓋所以无咎利往之理備于可貞不假詮釋也

蒙引按諸說惟雲峰之說為長損剛益柔作二項損益盈虛作四項損益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損益之已成損剛益柔有時物无兩盛剛既損則柔自益故損之傳兼言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天下之理不一而隨乎時則一故因損而并及之本義云時謂當損之時此只解二簋應有時之時不兼解下二時字下二時字一是兼損剛益柔一是兼損益盈虛損剛益柔有時參義曰天下之理剛者常過柔者常不及凡損過益不及者皆損剛以益柔也此亦一說未知是

否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大全龜山楊氏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于忿慾忿則陵物慾則溺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窒慾兌象

蒙引山下有澤只是氣通上潤有損上益下之義與前本義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同意只是一箇意不是取兩箇象

懲忿窒慾四字只在損字上來不在山澤字來也觀本義云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則無山澤之意决矣此亦損所當損者也自吾身言然朱子謂懲忿象山窒慾象澤恐非正意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易解酌即損剛益柔有時時字之意

蒙引巳事遄往舍巳為人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也於義得矣故曰无咎然居下而益上下之力有限而上之需无窮故又曰酌損之非吝也必如是而後可長必如是而後兩得之

也

象徵巳止也

象曰巳事遄往尚合志也

大全廣平游氏曰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是上合四志也

蒙引本義所謂上應六四也不然不知其所謂遄往者何人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大全雲峰胡氏曰二剛中无有不正倘不能自守而妄進則非正矣故凶卦惟九三剛過乎中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深恐其損之之過初以剛居剛而未及乎中當酌其所當損而損之二以剛居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所守者乃所以益之也損兼言益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

蒙引九二志在自守不肯妄進宜若無益于上矣然由是而啓夫時君尊德樂道之心習可正風俗可厚則其爲益于上也不少如不顧廉隅而苟于進焉徒足以滋君心之驕慢而

長士習之奔競非惟損己抑且無益于上矣故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于人國也固如此○以占辭征凶照看貞以隱遯之士言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程傳志存乎中則自正矣能守中則有益於二矣

蒙引或說九二剛中是其本心也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是其貞也看來不然九二只是一箇剛中在此爻則爲自守而不妄進在師九二則爲恩威並行在蒙九二則爲能發人之蒙而有節不必以貞字爲在中之外如云以中也中以行正也則是有別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大全雲峰胡氏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爻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曰戒占者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爲兩矣

蒙引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如此則所謂

三則雜而亂不得爲兩相與矣惟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兩相與而各得以致一矣然初二四五以相比而相與者也三之與上相應而相與者也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往一來○或泥本義謂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三與上兩相與而已非也只以本義下文及象傳之言味之則可見矣蓋必三與上得其友然後初與二四與五乃皆得以兩而致一不然下三爻皆乾上三爻皆坤各不成偶矣○凡以兩致一者皆一陰一陽

也程傳謂初二爲陽四五爲陰益皆據爻之九六言恐非周公之意若初九六二則初九陽六二陰若二爻皆九則以位分初陽而二陰也四五倣此繫辭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益其本旨也程傳謂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愚謂若論同德相比雖十百其人不爲害何謂三則雜而亂乎周公此辭蓋專指兩相與而不容以三焉者也世間事自有此等爻辭但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便見初二兩相與矣又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便是說三與上兩相與

而四與五兩相與之意亦不待言而見矣本義只據本文解而意自備者說只是三上相與向使九不上而爲上六不下而爲三以九三應上六亦未嘗不爲兩相與而周公又何必云三人行則損一人邪分明是說六爻兩而相與耳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程傳】三則疑所與矣疑蓋不專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于上爲得友上于三爲得臣三與上爲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爲兩初上合志四亦可皆初與四爲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訂詁】乾上坤下雖名爲泰然內體三畫俱陽則疑于无陰外體三畫俱陰則疑于无陽也易一行上則比耦之象益著

【彙徵】象指出一疑字正見所以當損之意言三人行必當損一人而使之行者恐三則雜而亂必相疑忌故去其異所以致其同也凡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二兩字其義甚足凡相異者是三凡相合者是兩

【愚按】來知德云本卦綜益二卦原是陰陽相配之卦因損下益上正在此爻所以發此爻辭也益卦下震三爲人位人之象也震爲足行之象也又爲大塗行人之象也中爻坤爲衆友之象也三人行者益下卦三爻居于損之上三爻也損一人者損三也三本乾之三陽今乃損以爲陰而益上是九三行上而居上即一人行也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于是乎剛柔耦合陽往陰來上下相與得其友矣互變兌爲朋友故有友象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大全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偏乎柔者慾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中溪張氏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益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

蒙引六四陰柔不立是其疾也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疾以友輔仁從善克已之道也惟速則善學如不及過則勿憚改之意也能如是雖柔必強矣故往則有喜而无咎若徐徐爲之終不足以有瘳矣此與君子終日乾乾不遠復之類皆切學者○初九之陽剛初九之善也損其陰柔之疾損已之不善也程傳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之以從善而已六四下仁以修身者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大全廣平游氏曰有疾初無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喜也

稾徵夫子見諱疾忌醫者多故言亦可喜以歆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程傳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以象贊人明能燭察合衆賢之心思以爲慮知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

大全東谷鄭氏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天曰自天祐皆謂不期而得之也

註云以柔居尊而爲損道江海處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龜者決疑之物也陰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損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慮能明者慮策弗能違也則衆才之用盡矣獲一而得十朋之龜足以盡天人之助也

蒙引龜寶物也十朋之龜大寶也本義或以此益之此即十朋之龜也益從象上說明其爲益之大耳如云重贈相似而非所謂大寶曰位之意也○弗克違謂衆心懇切雖欲辭之而不得也

觀象損三益上非益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三之益而得之以不意故曰或益之自二至上大象離龜之象指

上九也十者土之成數中爻坤十之象也坤土兩兩相比朋之象也

纂言本義兩龜爲朋當作兩貝爲朋𪓐悞也兩貝爲朋者貝爲甲虫也古者以貝爲貨朋直二百一十六龜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也十朋之龜郎書之大寳龜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蒙引郎天之所助者順也之意〇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六五爲人所益郎爲天所益也此與大有上九同以其柔順虛中之德同也

愚按析疑云自上祐上指上九也損三以益上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也此通全卦義說正與觀象作一意看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程傳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于極則又當推以益下然有不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是

也惠而不費其惠也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然曰无咎又曰貞吉利有攸往者九二先言利貞而後言弗損益之二剛中无有不貞者貞其所有也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而又曰貞吉者上以剛居益之極貞其所久也故戒之

蒙引上九弗損益之虛說惠而不費也爲人上者能如是則可以免責矣故曰无咎貞者指言其所以益下之道也如賜民田租之半免惟正之供之類此正道也所謂惠而不費也故得吉而利有所往得臣无家近者說遠者來也

愚按臣是臣服之臣非君臣之臣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蒙引其道大行无二夫不被其澤者君子樂之故云大得志也〇玩大得志之辭足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而或抱道以自娛終其身而不及一施者有非其得已者也試觀一經之中如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曰惠我德大得志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聖人皆喜談而樂道之意自

見矣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 大全雲峯胡氏曰凡卦以所爲主凡物以下爲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爲不與爲厚其本也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益益以與利也

[] 彖引損益二卦之得名聖人本自二卦相反對看出來一則下體損一陽以益諸上體一則上體損一陽以益諸下體損

下益上者損之道損上益下者益之道因卦畫上下損益之際而見得益本上乾而下坤損本下乾而上坤耳要非如卦變之論所自來也此以卦體言也本義只作卦體看便自有定見矣○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爲損損上益下人君自損已以益民之象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爲益不可以損專爲損下益專爲益下損則上下通　損益則上下通一益也要知關于上者爲多觀彖傳曰民説无疆曰其道大光則此亦可見損己益下而自有其益矣○彖傳四句總見是上不見益而自有其益此卦所以名益也○利有攸往泛言凡事皆利也利涉大川專言涉川一事之利也○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夫大中之道何行不得建侯行師可也朝覲仕進可也享祀婚媾可也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不至于失己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不至于失人思若咎之行若翼之何往不利故爲泛言凡事皆利也○或謂利涉利往皆益之事非也損卦辭專以理言當承損字說益卦辭取諸卦體卦象則不必牽制于益字易不可爲典要知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亦不必承大畜言也

[] 愚按何泫子曰卦無大川象惟全卦中虛象舟可以利涉與中孚同意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 大全雲峯胡氏曰損其道上行以上兩句皆釋損義益其道大光以上四句皆釋益字損益皆以道言後世以聚斂陪克爲損下益上者非道也況損下之道僅可上行益下之道大

而且光釋彖之旨深矣哉
彖引下二句申上二句皆卦體之義也蓋上能自損以益下則下之受益者感其惠而說无疆矣且上之所以益者實自上而究于下故又曰自上下下也自上下下則所謂膏澤下於民矣不亦大光乎富貴之資當使在下儉薄之用當使在君損上益下亦理之宜也故聖人以爲訓莫尊于上不以尊而自奉莫卑于下必于下而加厚于巳雖小貶于道則大光矣

訂詁大抵易只是乾坤兩卦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參一陰畫于乾卦中則爲巽離兌而其初質本乾也參一陽畫于坤卦中則爲震坎艮而其初質本坤也明此意則損卦原是上坤下乾故謂之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卦原是上乾下坤故謂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從來卦變卦綜之說未敢以爲然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或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朱子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五行取四維

大全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故行也漢上朱氏曰利涉大川言木者三益也渙也中孚也皆巽也

蒙引下震上巽皆木之象震爲木者五行之木也蓋後天之卦震爲東方東方屬木故震爲木象也巽爲木者八卦之木

也蓋巽之德爲入物之善入者莫如水根到九泉以柔而剛故巽爲木象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蒙引益字指益卦言巽入也一訓順謂順以入之也與坤之順不同說卦傳序八卦之德云巽入也不曰順也可見入爲正義入則無不順者故順乎解巽字不盡依理而微[illegible]微得潛心懸到方爲巽也動而巽順以處之必上合天理下當入心而後巳如是德之日進也可量哉衆善以之而集全德

以之而備矣人道之益信未有過於此者○益動而巽雖辭
有輕重然不可全輕了動字若止而巽則不成益矣可見動
字亦要明白○此兩句以人事之益言分明是說德業益就
卦德上說益安得不以爲德業更看日進字可見○无疆莫
爲之限也○天施以氣言地生以形言○上卦本乾下卦本
坤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陽自上而下天之
施也交下卦初畫之陰以易上卦初畫之陽陰自下而上地
之生也故曰亦上文卦體之義○天施地生擧萬物而並育

之其益无方也○此二句以天地之益言○凡益之道與時
偕行本意蓋謂凡其時之當益无有不益者也如動而能巽
時當得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
无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
宜而已矣如此說則于其餘皆通且與其他與時偕行无不
全矣○本義此字是通指此一條言非專指凡益之道與時
偕行之一句言也見天地間更有許多物事在此卦卦德卦
體所不能該者則猶有未及也故繼之曰云云

愚按隆山李氏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始一陽
以益於下而爲震坤以一陰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爲巽上施
下生二者相濟无所不被故曰其益无方○建安丘氏曰時
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
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不當損矣上有餘而下不足則
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此益之時也若下有餘則不必益
矣時者當其可之謂此損益二象聖人皆以時言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大全朱子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
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亦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
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
段勇猛始得○東萊呂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懲
忿益无如遷改若甚易知推到精密處甚難懲窒遷改皆是
用力處○臨川吳氏曰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
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
而益也○六子皆有益于物然水火山澤唯能結聚萬物雷

以動之風以散之然後能增益故于風雷尤見其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大全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蒙引此爻辭只據理而言謂其居下而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報效其報效于上也須用大有作為若尋常作為則亦末耳其大作也又必大善而吉若未能大善而吉則猶有負于上未免有咎也以此見臣子之職无有界限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程傳倣其意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訂詁初九一爻乾所施于坤而成震者蓋萬生物之樞而主益下者也當初四之未易上乾下坤有否之象乾坤始交而成益則轉否為泰實惟斯時苟不能大有作為置天下于久安長治之域如均田正賦建學餙紀設官分職畜衆設險大經大法則无以稱一時之任而服天下之心也陽為大震為作訏謨遠猷開天下以无疆之益必元吉而後咎可免酌之古酌之今尤酌之後當于時當于世尤當于心元吉者大善

之謂乃以功言非諸爻以効言也

愚按无咎與師言无咎之義同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大全胡氏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吉庶可塞責

蒙引大作便是任厚事此便是自家討做的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損五上卦之中當下益上之時而受下之益益二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必永貞而後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于帝吉者占在二則永貞吉在王者之占則為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而受上之益故于下卦之中言之此可見占法矣二臣也豈特臣可占哉二簋可用享損之時用也王用享於帝益之時用也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蒙引此與損六五辭同而所指異損之六五以上受下之益也益之六二以下受上之益也而又曰王用享于帝吉者蓋

言此爻以下受上之益王者无上宜于此爻无所用矣然以
王對上帝則王又爲下也是亦有用處聖人立言之周如此
○陰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爲戒令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
也○王用享于帝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
以受益者帝无常享享於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得享
帝吉非可虛得此益也若非以虛中之處則此卦六爻皆可
以受莫大之益在王者皆得用以享帝也
愚按劉氏牧云王用享于帝者言永貞虛中之心必如人君
之對越在天小心翼翼也此一句又永貞之象乃占中之象
也帝出震齊巽本爻居震應巽有享帝之象○丘氏曰凡卦
象肖離者皆有龜象頤之自初至上與損之自二至上益之
自初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取諸龜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蒙引本義云或者衆無定主之辭益帶十朋之龜而取象之
義耳二虛中處下所謂謙受益者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
受上之益

啓源言不知所從來也與上九自外來同二則吉來上則凶
來
彙徵自外來言出于意望之外而來者乃不求自致之意初
報君而大作以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永貞以要其
終見純臣之心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大全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節齋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也六三與上爲應故有

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故三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
其中之信告公雖見于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
○雲峰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
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
不能也如此既可以无咎又告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
者孚信也圭所以通信也當信上之人所以驚戒震動我者
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中而可以通信于上矣或
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

三四為中此三四稱中行

【蒙引】工夫全在有孚中行上有孚中行不必謂有孚指心言中行指事言據下爻本義云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況下文之中行是謂以益下為心未嘗以中行為施之事者而與心為對也大抵中行猶言中道中德道德固非心外物也此中有孚中行蓋謂其制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耳有孚只在中行上見中行字更重○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或曰上言无咎此二句是言其所以无咎然據本義云又戒以

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又之一字非申无咎之意也蓋无咎字只承益用凶事說言此等人須得上人有以警戒震動之乃得无咎而有孚中行乃為之計也○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者有在也我之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我之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二句于爻无所取只據理言受上人凶事之益者便當如此○用圭是取彖之辭用圭所以通信不可謂信即是爻辭之有孚而以通上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人益之

用凶事者正欲其有孚中行也故必告公用圭言有所執持以見于上也○損九二弗損益之下之所以益上者非婦寺之忠也益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之所以益下者非舐犢之愛也

【觀象】凶者險阻盤錯也○无咎者此爻當初四未易之時天地否隔凶事乃上之所益非三自取所以无咎也○震為玉圭之象也用圭乃有孚之象又占中之象也有孚以下乃聖人教占者開凶事之路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爻唯三上言凶上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益之也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乃益之大者主益之者言

【蒙引】秉彝懿德乃吾所自有者而或不能不因物而遷則未能固有之也益用凶事則其所自有者為其所固有矣

【開鋐】孔子于三多凶之句本原于周公之爻辭六十四卦唯謙卦三爻有吉字餘皆無故三多凶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大全雲峰胡氏曰遷四自上而遷于初初自下而遷于四也坤爲國四下之初有遷國象三四皆非中三而中則告公而可以用圭矣四而中告公則見從矣皆戒辭也於四復許之曰利用爲依遷國者損乾之初陽下益坤之初陰四與初上下往來之爻也故于初曰作于四曰遷二爲郊之吉占此爲遷國之吉占皆非小益之事也

蒙引爻辭純是占言能以益下爲心而合于中行則以告于

公無不見從矣雖爲依以遷國亦利也何也益國者宗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于遷者要在于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爲心則可爲依以遷國矣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九四大臣之位益主張欲遷者此句乍讀似于爻義無所關細味之乃知其有深意在遷國若有益則實益下之至大者如盤庚之遷亳則有以免萬民蕩析之患而躋之康寧之域太王之遷岐則有以全其民于狄人鋒鏑之下而再造其有生之樂又如漢高帝之徙都長安也用婁敬及留侯議以其地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是省了多少兵財益絫西漢之利也是固未嘗無益下之心也又如宋太祖亦欲遷都長安曰吾欲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及晉王固諫而止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此觀之則遷國益下之說益信矣

觀象爲字去聲凡遷國安民必爲其依而後遷依者依其形

勝也依形勝即所以依民故不曰利用遷國而曰爲依遷國益遷國安民乃益下中行之大事則非因事矣故三告而四從也中行告公者即三爻以中道可行之事而告于四也從者巽性順從之象也○餘按此爻渾渾說三告四從意勿從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夫遷國者不以利己唯欲益民此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民之實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大全節齋蔡氏曰上以有孚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皐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下亦以有孚而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蒙引九五當益之時居尊位而有陽剛中正之德是上有信以惠於下也勿問元吉是占有孚惠我德是由其所以勿問元吉○惠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上感而下應也○出於我而歸于彼之謂惠

○有孚之施于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目之則為德矣實非有二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易解大得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志而以我之惠足以致民之惠我者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

行多怨

大全雲峰胡氏曰六二柔居下之中不求益而或益之上九剛居上之極求益不已人莫益之而或擊之嗚呼九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九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哉○厚齋馮氏曰益卦恒之反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

蒙引莫益之無益也或擊之此或字是衆無定主之辭與或

承之羞之或字同立心勿恒勿字只作不字看求益不已便是立心勿恒也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但上莫益之或擊之是說上九有此象立心不恒凶是戒占者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蒙引偏辭對究言之看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是偏就其求益一端而云未及究言其弊也若究而言之豈但莫益更有擊之者矣所謂求利未得而反有害也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也本義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矣此

句亦是解偏辭也非解下句也蓋偏辭二字須用寃言以發之〇自外來亦不期而至也

愚按踈云自外來者怨者非一不待召也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大全雲峰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

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

蒙引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其去之也必矣故曰決之而已如摧枯拉朽不勞餘力也〇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孚號集己之力也有厲彼罪雖著吾力雖齊猶未可便以爲必能決之也揚庭孚號治小人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不利即戎疾之已甚則恥反噬之虞也此卦辭正謂其辭危者誠以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告自邑不利即戎一貫意說謂先自治其私則自有正人之本而非只專尚勢力者若專尚勢力必不若自治其私也〇利有攸往非謂利于決也謂君子之決小人能如上文所云則小人盡去而无往不利矣或疑彖傳何以釋云剛長乃終曰剛長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一段話此所以利有攸往也如復卦一陽始生其卦辭亦云利有攸往而傳釋之曰剛長也謂剛長所以利往也知復之利往由於剛長則知決之利往由於剛長乃終而不可專認剛長乃終爲利往矣

觀象兌錯艮爲門闕庭之象也故節卦中爻艮亦曰庭兌爲口舌號之象也故上六陰消曰无號互體變坤邑之象也坤爲衆又衆人之象也

彙徵上六是在位的小人天下雖明知之其彌縫足以蔽人主故王庭之號乃第一事其機智足以對衆君子故外勢要壯内心要愼而自身又要一無指摘不可以其獨而易凌也

愚按利有攸往句仍說當戒意若曰必如是乃可往不如是豈可往乎要見戒不可弛不是幸意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大全雲峰胡氏曰他卦或以卦德釋卦名義此既釋卦義而復賛其德是德也君子之德也以五剛決一柔宜无難者然君子勢雖可如此健而說決而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
蒙引其實是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履柔履剛也一般下卦姤遇也柔遇剛也本義亦只曰釋卦名都不言以卦體又不言名義蓋朱子以爲此例擬之巳頻學者計不至復有所疑故或時省文耳如此等處必求其說以貫之則鑿矣況此處下

云而賛其德蓋所重在德故從而省之云又說見姤卦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本義指九五係下尤爲明切〇健而說以德言決而和以事言惟健而說則決而和矣
發微健則不怯以容其惡悅則不驟以激其變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覆載之間皆吾赤子彼昏而爲小人良可念也小人不可居上者也決而去之何私怒之有動于怒則我已爲小人矣健而說決而和卦出此彖以教君子也

愚按健而說決而和二句不可並講蓋內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正決道之善其用處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大全朱子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〇雲峰胡氏曰易于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

書志變也一柔乘五剛變甚矣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爲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爲天理之累復之陽必至于純陽爲乾方爲剛長乃終也
蒙引柔乘五剛所謂晉如鼫鼠隼在高墉之上也非其罪而何〇其危乃光不然易者使傾矣〇窮謂我窮也所以不利所尚謂威武也〇剛長乃終謂剛復一長則純乾矣陰無遺類矣快之之辭也詳見卦辭下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大全中溪張氏曰雲上於天需則澤不及下澤上于天夬則天之所以澤萬物者決矣君子觀澤決于上而注于下之象則施布其祿澤以及于下也居者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夬決之義矣故忌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

補註居德者惠不施也

蒙引澤上于天其勢必潰決而散漫于下是夬之象也邵子云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洪範曰水潤下上于天非其性也

故潰于下則亦有灌溉之澤矣施祿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徧亦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朱子所謂未詳者蓋大象傳例無反辭都是以已能者言如不可榮以祿亦云人不得以祿位榮之非戒之也若云居其德而不決于下忌是戒之也大象並無此例蓋大象之例如乾之自强不息是以在人之乾言坤之厚德載物是以在人之坤言推之諸卦大抵皆然如此卦施祿及下亦是在人之夬也焉用戒其嗇私爲之解曰君子既施祿以及下矣然不可以是爲我之德而自居也若以是爲我之德而自居則忌矣是亦一說也但終是戒辭然猶自勝程傳約立防禁而不使潰決之說

愚按居者施之反也下句乃足上句之意蒙引後說勝不必旁尋別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程傳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壯者決之勇也初九在四陽之下者以剛

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也我自爲之耳雲峰胡氏曰勝在往前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

蒙引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或不暇顧而所謂即戎之者或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正與利有攸往相反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壯固非所任者況居下而任壯乎

觀象震爲足本卦大象震爻居下故以足趾言之壯者大壯

也四陽爲壯五陽爲夬前者初居下而欲急進於四陽大壯之位近九五以決上六故不曰趾而曰前趾也往者往決上六也既曰前又曰往則初九急進而決之之情見矣凡所謂咎者皆以其背于理而爲咎病也若君子之決小人非背于理也但不量力不能勝小人反爲小人所傷則爲咎也故曰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

竊微言往之前已知其不勝小人矣謀于用壯必無勝理是以不勝之道往也

彙徵爻曰往不勝則不勝于往後見之象曰不勝而往則不勝于往前見之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大全雲峰胡氏曰惕號孚號皆朋號呼之義彖合衆剛爻而言剛實故孚號此指九二一爻而言二柔故惕號

蒙引二以剛而居柔性體不純乎剛也又得中道凡事能酌其宜也故能憂惕呼號以自戒備有備斯無患矣故莫夜有戎勿恤○觀本義以惕號爲由于得中而後能則知凡人之小心者皆可敬也凡人之睨傲而氣出于上者適以見其卑耳

觀象惕恤皆憂懼也剛居柔地內而憂懼之象也號呼衆人也乾爲言外而呼號之象也二爲地位變離爲日在地下莫夜之象也又離爲戎兵錯坎爲盜又爲夜又本卦大象震莫夜盜賊戈兵震動莫夜有戎之象也本卦五陽一連重剛有戎象所以卦爻爻辭皆言戎非眞有戎也決小人之時喻言小人不測之禍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蒙引本義云剛而居柔又得中道而象傳只曰得中道也蓋象傳特舉其一隅然以此推之則剛而能柔亦得中之義類矣

彙徵中道只是決而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大全童溪王氏曰壯于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于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〇雲峰胡氏曰頄以九三本爻取象雨濡連上六應爻取象夬夬二字則聖人深勉九三之辭〇息齋余氏曰夬之三與五皆曰夬夬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夬不可也

蒙引大意謂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怒氣勃勃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慍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于壯于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于決而和也〇三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故曰獨行遇雨也如此則未免爲之浼矣故曰若濡也既合于小人必見慍于君子矣故曰有慍也

觀象頄音逵面外爲頰頰顴骨間也乾爲首頄之象也夬夬者以心言也言去小人之心決而又決也〇上六陰爻又兌爲雨澤雨之象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來注心夬夬而面目相合是決而和矣所以終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蒙引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者危之之辭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曰牽羊悔亡者教之之辭轉危爲安之道也意亦至矣而又曰聞言不信者策其不能信乃所以激厲之使必信也聖人作易教人之意何如哉〇以陽居陰剛果不足也不中不正智德俱劣也故居則不安必與衆陽競進也行則不進終以居柔失剛也然已既不足于剛理惟讓衆剛前行而已隨之庶乎得進矣然其不中不正恐其見不及此也

觀象人身出腹中之物皆在于臀臀字從殿殿者後也凡易中言臀者皆坎也坎爲溝瀆臀之象也故姤九三變坎曰臀困下卦坎初六曰臀此爻變坎亦曰臀乾一兌二爲膚此爻變坎則不成一二矣故无膚也兌爲毀折亦无膚之象也〇兌爲羊羊之象也牽羊者牽連三陽而同進也觀大壯六五乾陽在下曰喪羊觀此牽羊可知其牽三陽矣乾爲言言之

象也變坎爲耳痛聞言不信之象也所以因卦亦有有言不
信之句蓋變坎則情險性健乃傲物也故聞言不信
愚按牽羊悔亡是爲四計之術如衆方揚庭我從而和之衆
方呼號我從而應之因人成事則次且之悔可亡但恐志剛
銳進聞此牽羊之言未必信耳○馬融云次卻行不前也且
語助也說文云次倉卒也王肅云次且行止之礙也依本義
居則不安行則不進二句看來居不安是臀无膚意行不
進是其行次且意次且卽趑趄二字注云行不進也正與

本義合但此二句只爭發渾說不必平分兩截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蒙引其行次且實兼臀无膚意而皆歸之于位不當則此兩
句依愚前說爲可程傳云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
者義爲小異當細詳之
觀象位不當者不中正也聰者聽也聽之不聰理不明也此
原不信之由位不當以位言聽不明以變坎言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程傳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
而脆易折五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故取此象
蒙引本義之解蓋定本之程傳○九五當夬之時爲夬之主
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不免爲其所入有莧陸之象
焉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終須在所決決之固不可
以不力也但力于決者又恐失于暴若能決而決之而又不
爲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此所謂无咎與九三同卽卦辭
利有攸往之意○莧陸本義云今馬齒莧則是以爲一物及

語錄所記云莧是馬齒莧陸是商陸一名章陸皆感陰氣多
之物則又以爲二物今固當從本義矣然按證類本草則分
明爲二物馬齒莧在菜部商陸在草部
易考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故取象於莧姤五月卦瓜始生
之時故取象於瓜
附錄本草載馬齒莧難燥節葉間有水銀每十斤水銀八兩
主目盲翳利大小便煎爲膏塗瘡良○又云商陸除腫消毒
又有如人形者邪術爲章柳神者用之其感陰氣之多可知

象曰中行夬夬未光也
【】程傳卦辭言夬夬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
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
所比以義之不可而决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
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盖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
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大全厚齋馮氏曰易于剥見剥一陽之易于夬見夬一陰之

難盖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靡之不去
也
【】觀象上六當權之時號呼其正應之三今三正應夬夬則正
應不可號矣當權之時揚于王庭亦可以號呼而哀求于五
今五相比亦夬夬則五不可號矣故曰无號終有凶卽小象
終不可長占者之凶可知矣上當兌口號象變剛爲純乾一
陰消亡故无號而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一柔在上終不可以長久必爲五陽所决
去也○建安丘氏曰夬者决也以五陽而决上之一陰也故
六爻以上陰爲主而下五陽則皆以上取義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大全郭子曰復次剥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
時乎時乎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
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誠齋楊

氏曰陰陽之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剥者陽之消然剥極爲復
不旋踵而一陽生夬者陰之消然夬極爲姤不旋踵而一陰
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
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巳爲君子而憂遽
曰女壯言一陰巳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
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蒙引姤遇也向也自復而乾純是陽剛世界矣而今也乃有
一陰生焉夫此一陰之生殊出人意外乃人所不願者也惟

其不厭是以不期期而至者則曰復不期而至者則曰遇○
本義云遇已非正此句是就姤字上生義以入于勿用取女
意便見得是偶合不是六禮所聘如咸之男下女漸之女歸
則非遇矣○又一陰而遇五陽有叉字上句重在遇字此句
重在一與五字然皆非卦名姤字中取出此遇字節是上句
遇已非正之遇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以一陰而遇五陽況
本非以正合但以陰陽相悅而相聚是女之壯也女壯只是
以其遇五陽而言其不貞耳故曰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不

必如程傳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之說如此則五陽盛乎
一陰盛乎○本義云女德不貞而壯之甚分明只以不貞爲
壯又云取以自配必害乎陽一則害身二則害名也謂之取
以自配者此一陰本遇五陽今獨以自配其身也然彼是遇
五陽之陰所謂牆花路柳者必不能改其舊爲陽之害儘矣
○故其象占如此女壯是象勿用取女是占
愚按一陰而遇五陽陰尚微也不謂之壯所以謂之女壯者
正以其一陰而當乎五陽也不是說他氣體之壯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大全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
決柔姤之五陽不爲主者陰來而伸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
陰月曰姤賓則陰爲主而陽已爲之賓矣是姤主陰遇陽而
爲言也
蒙引本義云釋卦名程傳云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柔遇剛
也前本義如不期而遇者遇字主陽遇陰此云柔遇剛則主
陰遇陽大抵自陽言則曰遇陰自陰言則曰遇陽總是陰陽

相遇二而一也陽遇陰則陰亦爲遇陽矣故下文云天地相
遇女壯則全主陰遇陽說○柔遇剛本是卦體本義只言釋
卦名說在夬卦剛決柔也下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蒙引凡娶以配身非爲一朝一夕之故也故曰夫婦之道不
可不久也今云勿用取女者正以其壯而難與久也言必不
能改其舊也○只舉勿用取女解之原頭便是女壯了○按
卦辭及彖傳女壯勿用取女全只就取女一事言人事之占

也初無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褻暱之之意楊氏之說
太深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大全隆山李氏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
義是爲天地相遇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爲五月五
月在辰爲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
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蒙引女壯勿用取女以一陰遇五陽言天地相遇以陰陽相

遇言一與五字在所略矣是又別作一樣看不可爲典要
天地相遇三以陽氣下交于地地以陰氣上交于天也此以
陰陽之不相無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分言也○本義云
以本體言蓋天地相遇卦體之義近晦故特著之若柔遇剛
也則其義自明矣故不云
愚按就卦而取言遇不可用夫子復就天地嘆美遇之爲義
不可廢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
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故曰天下大
行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
居尊位故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彖傳又喜大者
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
蒙引剛柔是德中正是位以是德而遇是位則其道大行於
天下矣不必言剛德大行○本義云指九五蓋指九五便是
卦體此亦承上文以卦體言數字而來不可謂非卦體也履

卦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本義云以卦體明之指九
五也既言卦體又指九五可見其義之同無他說矣以此又
益見剛決柔也之爲卦體其不敢以爲卦體者直無見耳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大全雲峰胡氏曰姤之時義大矣哉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
生雖微可慮者大也
爾見此以消息盈虛之幾而言不必依語錄承上兩條說蓋
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之遇與一陰遇五陽之遇不同蓋此卦

本是不好卦聖人于上條是就其中看出有好處來說如歸妹所謂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亦未有不好此見聖人心胸之活而不拘滯處至於此句則直爲君子喫緊也正指原本姤字而言也

蒙引本義幾微之際坤初六本義亦云謹微之意姤之初六即坤初六也○聖人所謹此聖人指孔子曰姤之時義大矣哉便見聖人謹之矣○幾微之際者謂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也孔子未必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却

已有不好之漸在也蓋謂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內有不好之漸則是泰極而否之意非一陰始生之義也上文兩遇字既分明與卦名之義不同況此本義另提頭是與大過之時大矣哉者同例斷不可依語録承上文二條言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大全節齋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中溪張氏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爲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爲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太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施命誥四方則與民相遇亦猶天之風與物相遇也乾爲君后之象又爲誥誥之象巽乃命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一於本爻觀之則曰豕於二四觀之則曰魚於九五觀之則曰瓜大抵皆取陰物而在下

之象

蒙引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此于爻无所象胡氏以爲九二象非也止是勉初六令堅于自止而不進如繫其車以金柅然如是而正則吉矣此胡氏所謂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靜正而吉也○見凶亦不必說到羸貞則凶自失所覆處只是眼前事故下云羸豕孚蹢躅亦見其尚微矣○聖人欲其自止也則曰柅于金柅言必堅于自止勉之之辭也欲其勿進也則曰有攸往見凶言立

見其凶蓋危之之辭也雖爲君子謀亦爲小人謀也
觀象巽爲木柅之象也又爲繩繫之象也九二乾體金之象也初應二二下爲二所尼繫于金柅之象羸豕蹢豕也豕本坎象巽則坎外體變无肉有骨爲羸初二相比得坎半體故稱孚○巽爲股其究爲躁卦蹢躅之象
附録傳云蹢躅跳躑也○説文動搖之貌
愚按柅與抳同音係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作絡絲跌者非是本義甚明

彖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曰柔道牽三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剛其行反不能進也
蒙引牽進也大凡牽引其物以前皆是進之也故牽訓爲進如薦進人才者謂之汲引亦牽意也但此以自進爲義耳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大全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爲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郎三人行損一人之意
來注剥錯巽曰貫魚井曰射鮒姤曰包魚皆以巽爲長女取象乎陰物之美也言二包畏容制乎初猶包魚也○无咎以卦名取義不及賓以魚取義蓋五月包累之魚必餒而臭矣所以不利于賓也巽爲臭魚臭不及賓之象
蒙引包有魚是小人在我管轄之中故惟我得而制之我失不制他人莫柰他何矣意是如此但胡氏制字太急些○制

字在已猶可无咎謂兇陰邪之害也對下文若不制則其爲害廣說意自明白○賓謂他人也自主人身外皆爲賓故本義以衆字釋之衆是衆人亦對自已本身言也不必謂賓人衆多也自此卦言賓固衆多終不可以衆字正解賓字○不利賓不必依程子謂魚不利賓食象莫貫說
愚按詩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注云以白茅包其死麕包字内有容而制之之義只是不可硬當制字包有魚之象止取二與初遇義然制之在已留在无咎上發方有次第○剥五

陰曰貫魚姤一陰故但曰魚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易林 二以此魚既不利于賓義不可以及賓是以寧早包之也

大全 潘氏曰二既有魚則不利于四反指爲賓而不及之故四无魚也○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揆之於義則不及賓也譬衆漁之取魚先至者一舉網而得之後至者雖善漁而利不及彼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大全 進齋徐氏曰姤者夬之反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皆有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但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之情則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繫三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下不遇于初故有居不安之象前无應于上故有行不進之象

蒙引 九三過剛不中性暴也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勢孤也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居與行二字說得盡○下不遇于初謂三是陽初是陰三與初非應不得相遇也上无應于上謂三既是陽上又是陽終不得陰而與之也然既無所遇則无陰柔之傷謂凡得于陰者往往亦失于陰故小畜之三李致說輹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若危亦時之莫遇耳與孽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居則不安行則不進通承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言不可分臀无膚爲无所安于下行次且爲不得進而上須以夬九四例看○故其

象占如此臀无膚其行次且象也亦占也厲字正指无膚與次且言厲字帶下讀蓋上既言臀无膚其行次且不必後繼以厲矣正如夬九四云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訂詁 三之郤郤不行不肯與小人同事未與柔道相牽連所以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程傳 包无魚亡其所有也○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

乎日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卷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言○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故曰起凶

蒙引按本義云初六正應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已既是吾之正應而乃遇他人而不及已吾安得辭其責○包无魚魚不作小人象說若是小人則深幸其不與已遇矣又何凶之有故本義以初六為正應便非作不好人看了主民言與象傳同為是○起凶也專主民言起凶占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大全朱子曰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雲峰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陰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蒙引本義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本無遠之之事但民自去已耳雖然既是我之民何至于去已得道者多助隣國之民且仰之若父母此非已有以致之而何既有以致之則雖非實遠之猶已遠之也○遠民也三字夫子極有深意存焉蓋恐人以與包有魚同看而以魚為小人也故出一民字以覺人而爻義自明白矣吁聖人之筆一字萬鈞

九五以杞包瓜

大全隆山李氏曰姤所制在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蔬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

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于天命之正則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造化未有不可回者姤其將轉而為復乎剝之一陽窮上而復生于下其有隕自天之象乎

蒙引九五以杞包瓜志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時過則行矣○本義杞高大堅實之木也蓋位為卦主猶杞之高大陽剛中正猶杞之堅實不必如程傳作以

杞葉包瓜說○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以喻初六之一陰始生而必潰也潰者瓜熟而爛也瓜至熟且爛瓜之極也此對陰始生意故雲峰以瓜之潰同魚之餒言○甘美二字喻陰柔有惑溺人使之不覺之意正所謂幾微之際也○何謂善潰其實諸般果品惟瓜最善潰才至熟便向爛去○善潰二字不苟下爲下文始生必潰之陰柔張本鄘風載馳之詩曰女子善懷傳曰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善潰之善字當如此看方得其的○含章者非避陰也静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聲色而自有以消患于方萌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象君子之領袖也不必以爲君象爲含章有隕說不去○有隕自天依舊又是陽明世道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此占之象也本等是占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蒙引]中正故能含章不必言所含之章中正也或曰爻辭含章是戒占者今歸之九五之能中正何歟曰象傳是卽此不曰九五含章乎而又何拘○志不舍命卽含章也謂不違乎

天命也命不必說是天理含章者蓋以其爲時運之常故含章静俟之此正志之能順命處

[衆說]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也故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大全]中溪張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爲過咎也

[蒙引]姤其角雖剛而无所施其剛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姤其角與晉其角皆取上窮之義○蔡氏曰純用剛壯略无挽回之術窮而得吝也

[蒙引]居上而不得其遇上窮也上窮吝也猶云往吝窮也都是以窮字貼吝字或作吝上或作吝下義一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大全朱子曰彖辭散漫說大率是聖人觀象看見許多道理
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雲峰胡氏曰彖辭五句各
是一事
補註凡云歸格于藝祖公假于大廟宜作祭之誠格于祖廟
孔叢子軍禮以特牛親假于祖禰又曰聚其精神而感格于
廟者致孝享也
蒙引王假有廟是有事于廟也○言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
中此可以字正與奚則可以有所往之可以字同更以下句

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一句照看方知是己之精神已聚
乃可以至于廟是聚己之精神在前一步不可依舊說謂假
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也重在己上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且本義是謂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非是謂假廟也如此看
便已明白○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以平時言聚己之精神
若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是已○廟本萃祖考精神
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往聚之此
謂王假有廟爲聚己之精神說也非聚己之精神則无以往

聚夫祖考之精神也卦辭此句爲子孫設不爲祖考設○利
見大人亨利貞是一串意蓋物既聚所以主宰是物者非大
人不能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所謂衆聚則
有爭安得亨乎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苟不以正則衆之
聚爲苟合如是而欲依大人以致亨可乎若大人則无有不
正者○程傳曰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看來
本義所謂物聚者所該自廣不專以人衆言上條舉人衆一
端以見其義耳○利見大人亨利貞如有事於學術者聞見

既聚以見大人則有以正其學矣有事於功業者學術既聚
以見大人則有以展其所志矣又必利于正者如聞見不正
雖以見大人而其所以取正之具已非矣如學術不正雖以
見大人而其所以致用之術已踈矣亦安得亨○用大牲吉
豈惟大牲諸般祭品皆在所厚矣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
故曰大牲必聚而後有不曰必聚而後可用而曰必聚而後
有者于以見用二簋非吝也時乎無也用大牲非奢也時乎
有也有則用无則止以此尤見戒意在萃上不必依胡氏說

謂當萃之時必用大牲乃吉也此程說也朱子所謂彷彿如伊川說者也程子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亨而爲吉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用大牲吉不必專承王假有廟凡人之祭皆然也○謂唯當萃之時用大牲乃吉也○利有攸往聚則可以有所往者凡事豫則立徒手舉事鮮有能濟者然萃而不往則亦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聚而後利有往者以其備素具也所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成器而動者也○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來王者可以至于宗廟之中占之吉也肰必萃巳之精神乃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不肰不可以至于廟也此戒意也見大人而后亨者占之吉也然物既萃則必見大人然後可以得亨不然不得亨也又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亦戒意也用大牲而吉占之吉也然大牲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亦有戒意也聚則可以有所往非聚而欲有所往不可也亦有戒意焉故曰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觀象卦大象坎坎爲宮中爻巽艮巽木在艮闕之上皆廟之象也坎爲隱伏鬼神之象也九五中正大人之象也上亨字占得此卦者亨也下亨字見大人之亨也大象坎爲豕外卦兌爲羊內卦坤爲牛大牲之象又巽木下尅坤土殺牛象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悅剛中而應故聚也

蒙引坤順兌悅彼此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

彙徵卦德坤順兌悅民順以從君君悅以先民也卦體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誠心下交臣虛心上應也葢君主萃而或順之或應之天下之心一於君故名曰萃也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物聚人聚而衆多之時祭者宜盛豊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天命者天理自然之謂時而已矣

蒙引謂聚巳之精神以承祖考也聚巳之精神猶在致孝亨之前致孝享正是假廟時事承祖考正指致孝享言承事也

○利見大人亨者聚之以正也如此解雖不復言利貞而利
貞已了然矣本義實本於此聖人釋經亦從省而意不畧○
朱子曰順天命彷彿如伊川說也恐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
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
葢伊川之說謂聚則宜用大牲不然不可也聚則宜於有所
往不然亦不可也以此爲順天命朱子之說是謂大牲必聚
而後可用不然不可用也聚則可以有所往不然不可往也
以此爲順天命伊川之說未悖於此亦有同於此但語意輕

重所指不同若非旣萃而必用大牲必有攸往則非順理之
爲矣易傳彖言天命皆主理
[　]窮微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　]蒙引觀其所聚之說無所專指之辭言惟即其所聚觀之而
天地萬物之情皆可得而見矣咸卦觀其所感恒卦觀其所
恒皆同决不可牽強上文○天地交而二氣通天地之聚也
父子兄弟夫婦聚於家君臣朋友聚于外農以農之類而聚

商以商之類而聚以至魚鼈黿鼉聚於淵鳥獸草木聚於山
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此見天地萬物之情一聚而已
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　]大全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脩如人
少處必无爭繞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防也
建安丘氏曰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　]蒙引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葢潤澤之氣盡出於地如所

謂齊乎巽相見乎離者也故爲萬物萃聚之象若不解此理
徒以澤上于地討箇萃象則澤上於地而不由地中行是謂
水勢橫决四出乃散之象非萃之象以况本義萬物二字又
怎生說得去夫衆聚則爭物萃則亂况只以澤上于地推之
盈于上則涸于下物盛必衰盈虛消息之數可坐而策也君
子之爲世道慮可不預爲之防哉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
虞○除者修而聚之之謂程傳曰除謂簡治也葢除舊而重
新之謂除修整也如除官便是修廢官除道便是修理道路

〇此以豐萃之世遲言蓋盛極必衰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

費誓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愚按費誓便蒙注云敹縫完之勿使斷毀也敿楯當有分係持之刃精至也鍛淬礪也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也〇敹音聊近今坊本多訛作敹者誤敿喬上聲〇虞所期必遂也不虞不期而必遂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初與四應而惑于二陰恐有孚而不能自守志亂而不无聚故聖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二陰必以爲笑唯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庶乎可以无咎矣

蒙引有孚不終乃亂乃萃正以其恤衆笑而苟且與比者聚也勿恤往則其孚有終而无志亂妄聚之失矣初六已是妄聚者了下四句是聖人爲之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

觀象中爻巽爲進退有孚不終之象也坤爲迷亂之象也坤爲衆萃之象也兌爲口舌號之象也兌爲悦笑之象也大象坎爲加憂恤之象也今此爻變不成坎不憂矣勿恤之象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蒙引亂字若無此解則人將以爲迹之亂既以爲迹之亂則于下乃萃字又說不去了

彙徵妄萃者由其志不先定而自亂者也志不自亂其誰得而亂之是在初力持之爾

愚按其志亂猶所云方寸亂矣之説緣初本陰柔急於從牽遂不暇擇其正應而自胡亂萃去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大全雲峰胡氏曰二在二陰之中而與五應唯牽引上下而萃于五則吉无咎矣爻之象占已備而於占之下又發孚乃利用禴之義以爲卜祭之占者蓋謂萃之時用大牲吉然能如六二之孚則雖用禴亦利也本義謂虚中誠實發明孚字中虚信之本誠實信之質也

蒙引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若係于二陰則失乎九五若

獨牽於九五則又失乎二陰是皆未吉而有咎惟牽引以萃則吉且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是吾之孚有以感夫在上人之孚也故卜祭者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此皆以占言○孚乃利用禴程傳曰禴祭之簡薄者也本義曰雖薄物亦可以祭漢上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也雙湖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爲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旣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合是數

段以觀禴果爲薄祭矣又正韻云禴與礿同礿薄也夏物未成其祭當薄○夏陽盛其主聲樂者蓋聲薦陽氣夏陽盛之氣發於外故此祭象之主樂○引吉无咎對應爻而連此爻言孚乃利用禴專對應爻言不可牽强合說下句只是卜祭之吉占○引吉无咎專以爻位言孚乃利用禴兼以爻德言

萃傳互艮爲手引之象也本爻變坎大象肖坎故象孚象禴

觀象坎爲律蓋象上下空而陽實其中坎又爲耳主聽又坎方黃鍾之本故取作樂象

附錄周禮以祠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以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爲主故曰禴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以烝冬享先王冬庶物盛多故曰烝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蒙引中未變意含孚乃利用禴其辭若曰六二能牽二陰以聚於五固吉而无咎矣且又以柔順中正而得五剛健中正之應其中誠不改也以見其孚而利禴處此與萃有位志未光也正類他卦小象類此者亦多可无疑

易論二得中道貞守不變與五相孚異于初之有孚不終三之萃如嗟如者是以吉而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程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于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惟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

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
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號與嗟皆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
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上六陰極无位又
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往无咎也初往
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又以
小吝少之本義以上爲正應之窮変正應二字恐誤
蒙引本義求萃於近依程傳所謂四與二也○既曰上无應

與矣又曰往從于上可无咎又曰戒占者遠結正應之窮変
何也蓋曰上无應與者兼兩箇六字上耶曰往從于上曰正
應窮変者兼三上之位上耶夫彼此俱六雖無相偶之機而
三之于上實有相應之分惟其無相偶之機故三不見萃於
上惟其有相應之分故三終可從于上○六三上无應與者
情不相得也往從于上者分則相應也○上无應與之上字
虛說往從于上之上字指實○戒占者當近舍不正之強援
非惟不正且不見與也遠結正應之窮変非惟正應且見受

也○嗟如者不得故嗟也○往无咎謂得上之受而與聚也
觀象坎爲加憂兌爲口嗟嘆之象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蒙引卽本義惟往從于上一句此說長于所謂上能巽受之
者
九四大吉无咎
程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
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

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
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
也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
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
季氏是也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
爲无咎也
蒙引正字最重此純是戒占者之辭緣九四字不正了故象
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大全白雲郭氏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大全朱子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
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蒙引九五萃有位无咎是以有元永貞之德而人信之者言
匪孚元永貞悔亡是戒占者在九五未足有匪孚處○九五
萃有位无咎是從陽剛中正來猶師九二在師中吉是從有

剛中之德來其義已在九五九二字內也非以萃有位爲得
无咎在師中爲當得吉也○元永貞之德即所謂剛陽中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蒙引言萃有位矣然德或未至而人匪孚則其志猶未光也
朱子以爲不曉是識不可曉蓋爻辭萃有位與匪孚元永貞
悔亡者元不是一箇人
象徵但云萃有位其德未可知其志未光故或匪孚必戒之
以元永貞則志光而匪孚之悔亡矣蓋聖不自聖望道未見

故其言如此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三求萃不得故嗟上陰柔无位亦求萃不
得故齎咨涕洟然居兑終能反兑之說而憂者故无咎○六
五既憂之无咎亦下兑之終也○平菴項氏曰齎咨兑口之
歎涕洟兑澤之流
蒙引齎咨猶言嗟嘆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憂危如是庶幾危
者使平可无咎也頗如離之六五然○陰柔无位益瘁柔則

質弱雖有求而人不之與无位則望輕雖有求而人莫之應
故必憂危之甚乃僅得全上六求萃不得故齎咨涕洟不知
其曰无咎者還是得所聚否據六三求萃不得則曰往萃於
上可以无咎初六則曰往從正應則无咎今絕不言有所萃
只曰必如是而後可无咎蓋以其无所萃而勢孤勢孤矣而
不知戒懼則其害豈惟止于不得萃而已若知戒懼雖不得
萃猶可自保雖不得利猶可无害○若以離六五例之當說
箇終得萃之理然離之五以柔居尊而萃之上陰柔无位且

處時之極自是不同難說終得所萃且象傳云未安上也亦
與所謂鹿王公也不同矣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程傳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
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于處上也
蒙引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故求萃不得求萃不得故不能安
下上而齎咨涕洟齎咨涕洟故得无咎不然可危而不知危
當憂而不自憂喪亡无日矣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參義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的說話
大全雲峰胡氏曰木生於地有進而上之象巽下坤上巽坤
之中有離故有南象自巽而坤其行自南故有南征之象晉
與升皆取進之義晉則明已出於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
言亨升則木方生於地中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
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萃見大人六二見九五之大人也升
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
不必憂而有南征之吉專以德之進而言也○臨山李氏曰
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
故皆曰元亨此蓋主陽剛之畫有應於上而言之也
蒙引元亨統言之也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申言其事也○
用見大人升也南征亦升也勿恤元亨也吉亦元亨也就人
事上說升只有見大人及南征都說盡了○進見大人一事
亦非小節目故升卦特言之其曰勿恤者凡人要見一貴人

心下未免皆有懼其不見欣納意故云勿恤○南征指仕進
或曰然則凡有事或出行者占得獨非前進乎曰非也南字
不苟下凡有事與出行只是征非南征也非升也此主升言
故不及凡事及出行南征前進也有向上之義故彖傳曰志
行也不必兼朝覲說○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不可如程傳
說作一串事南征吉是對用見大人勿恤句平看○按本義
似連卦變卦德卦體俱說入卦辭彖傳則止以卦德卦體釋
卦辭而不連卦變之義為今說者當何如蓋當如臨卦云臨

剛浸而長又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例看

愚按用見大人不可依中溪謂二爲大人五應之爲見大人今本義只渾淪泛說若分剛中而應爲用見大人之義又將[illegible]以內巽外順爲當征吉之義乎虛齋說極有分曉○易中勿恤字凡數起皆不曾有隔在中央故串下說此却隔南征字恐不可串下說

彖曰柔以時升

大全中溪張氏曰柔指六四也柔本居三進而爲四自下升

上時爲而已故曰柔以時升大抵剛而在上者常也柔升於上時也識時者方可與言易

蒙引一說有其位一說有其時看來得時便得位只說時升則居其位矣○彖傳要說時字明白謂柔向時居乎三今則以時而進居四也依爻中亦是升之時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蒙引巽而順剛中而應要做一箇人說當如觀卦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例雖體德並例實一串意○卦變既柔以時升矣且其卦德爲內巽外順夫內巽則處之善酌乎事理外順則行之不失乎時宜是其德之利于進也又其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夫在我有其具在上有其應是又其機會之利于進也故其占爲元亨

愚按巽順二字要分別不可用順而又順之說○巽順而非剛中是媚以求升者矣語意與萃相似但萃剛中屬君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

而有慶也○中溪張氏曰九二苟能前進以輔乎五則巳之志得行宜其吉也二言有喜即彖之有慶也五言大得志即彖之志行也

蒙引有慶也以此爲慶可見進見大人一事亦非小節目古人相見之餘有魚水之歡不爲慶乎或謂有慶不止謂遂其求見之心而已看來亦不必深求而意自足

愚按有慶即解勿恤字志行即解吉字當一直說不可又作一番話頭○此二項只渾渾泛論與上節巽順剛中而應無

與不必糾纏卦義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蒙引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居於坤之下而言如木之伏生意於地之中而後發達於地之上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合抱干霄自下而高升之象也○愼德工夫全在積小上積小以至高大乃爲德之升也所謂崇德也○積小便是積累只是不忽近小步步靠實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而至于能化者

也○順當作愼修謹之謂也胡氏念念謹審事事謹審二句最道得好念念謹審敬以直內也事事謹審義以方外也二端盡之矣所謂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恰恰是此理○要味積小二字勿以善小而不爲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語録曰樹木之生日月滋長若一日不長便爲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胡氏所謂念念事事謹審者正是无一步放過只管積漸進將去意思

初六允升大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晉三衆允下爲二陰所信也升初允升上爲二陽所信也以陰信陰不過悔亡以陽信陰故大吉

蒙引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只指巽體之下說不必說是全卦之下若說作全卦之下而承以巽之主也爲不貫矣若云又爲巽主則上句當作全卦之下此亦看本義之法○初六允升是象占者如之則亦能升而大吉矣大吉郎是允升○六爻俱要見升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蒙引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挈之而扳茅連茹其升必矣故曰上合志也

愚按上合志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兼九二九三兩陽爻說不可單指九二爻言○允者孚信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程傳云孚乃謂既孚乃可不用文飾盡以其誠感通於上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

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二爻虛實雖殊其孚則一也孚則雖用禴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禴象言剛中而應指此爻也

蒙引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六五柔順中正虛中以下應故卜祭者利禴○无咎者非孚則不利用禴所謂无其誠則无其神者安得无咎以是反觀之无咎之說明矣○此卦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孚豈唯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中爻兌喜之象

蒙引唯其有孚則雖用禴而利矣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大全雲峰胡氏曰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進臨坤陰如入无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蒙引陽實陰虛而坤又有國邑之象是九三所臨者虛邑也○九三陽剛之才既可以進當升之時又利于進而所進者坤又蕩無阻滯其象爲升虛邑也○九三升虛邑一句只是象而本義云故其象占如此蓋此是象而占即如之此可以例諸卦爻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乘徵无所疑郎申釋升虛邑之意蓋二三得遂其升故二聖交幸之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或問亨于岐山朱子曰只是享字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

卦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蒙引本義云義見隨卦隨上六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其本義云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則此當釋之云六四以柔居柔柔順之至誠意之極也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故王用亨于岐山岐山即西山也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吉謂獲福也○愚謂彼所謂王用亨于西山蓋指文王及武王之爲諸侯時事便是諸侯祭封內山川也則知王用亨于岐山非望秩之祭亦只是祭

卦內山川之時也若既爲天子特言其誠意所通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王用享于帝乎

觀象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其山兩岐隨卦兌爲西故曰西山此卦坤土兩折故曰岐山變震有主鬯象

愚按進齋徐氏曰王蓋指文王而言○亨烏融云祭也鄭鉉云獻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蒙引順事兩字俱取諸本爻六與四皆陰又坤體是順也在

升卦爲以順而升此義于人事中求之則恰恰是登祭于山之象矣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于鬼神也○本義以順而升升還是意升非身升也○以順而升升字重登祭于山登字輕愚故曰升都是意升非身升也或曰上通是意登祭是身登山便是登祭一卦六爻之中豈有以登爲升乎信如其說則升之義亦粗淺甚矣○以順而升正所謂積其誠意以上通于鬼神之義是有事之事○本義云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此係之象傳之下者因本文順事在所當辭故係之於此耳不可以其在象傳之下而謂其非爻辭內意也

六五貞吉升階

蒙引六五時方升者與諸爻同故曰當升而居尊位若不貞則雖當升而未能遂其升也○以貞字冠在升階之上則不貞亦難升矣未可於貞吉之上先說他升也○六五是方升者非已升了也六爻各有升○曰貞吉可矣而又曰升階者蓋以其時當得升也而持之以貞復何難之有故贊其易○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以陰居陽不貞也如此而升

居尊位其升未易也故戒之云貞吉升階須知只是戒辭據六五本爻而戒之以戒占者朱子小註以與萃九五同論可見其意○六五不患其不能升惟患其不能貞不貞則雖有可升之資而亦未易升也故以貞吉加之升階之上

虞辭坤三偶畫如地之自下而高有階象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蒙引貞吉升階則進居尊位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豈不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大全雲峰胡氏曰豫上六冥豫戒以成有渝升上六冥升戒以利于不息之貞者豫上震震動也欲動其悔過之心變其豫不爲豫也升上坤坤順也欲順其不已于進之心移于不息之貞也

蒙引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利于不息之貞是爲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是變易以從道也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君子爲善惟日不足小人爲不善惟日不足冥升

與不息之貞之謂也○謂之不息之貞蓋以此正人道所當不息者故命之曰不息之貞本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則知冥升者汲汲于外者也不息之貞者汲汲於內者也孟子曰求在外者也又曰求在我者也一則孳孳爲利一則孳孳爲義○要說出不已意思所謂小人下達者蓋沉酣於勢利而不知止故曰冥升亦要見他升字分明周公以爲其費盡心力於勢利外物甚可惜也若移此心力於不息之正其不利乎○利于不息之貞則見冥升之不利

觀象冥與冥豫之冥同皆於升而不知止者也坤爲迷冥之象也

附錄日入爲冥瞑昧之義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愚按消不富諸說紛紛細從蒙引講釋爻辭玩之凡升者誠能於天理不息之貞則本體益爲增益矣所謂順德積小以高大也若升其人欲之私往而不還溺而不止則任我之本

體見其日消而不見其長消而不富矣故曰消不富也還以本體消亡无復增益程傳爲主與本義及其不已于外外字始有闕合姑記之以俟識者

周易說宗下經卷之三

宛平　閻　鋅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困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〇全雲峯胡氏曰蹇能止則知所以避蹇若困則身有所窮

困之爲卦二五三剛皆掩于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

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悅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〇進齋徐氏曰兌口不掩有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故戒

全書凡有所塞而不通及窮阨无用抑鬱不得舒暢爲人所阨撓而不得用皆曰困

蒙引困而能亨則貞矣然貞者大人也小人不能也故惟大人乃吉而无咎大人自然困而能亨所謂貞也〇上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矣又曰有言不信是泛戒人之處困者也非徒戒大人也〇困而有言則非處險而說困亨而貞矣尚口乃窮無所謂亨且吉矣纔口舌得免亦非亨矣況貞乎故謂士夫處困有免亦亨者有不免亦不亨者有免亦不亨者〇旣曰困亨是有命而安之也又曰有言不信明不可尚口益耶困窮是又有義存焉夫子於宋桓魋困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而又必微服過宋何也吁義命之說渫矣學者安可盡委之命而任意自行乎〇困亨貞曰付命而守義也盡其義之所當然者也有言不信亦欲其付命而守義也正其非義之所當然者也〇一說依彖傳貞字帶大人吉讀此恐還未是當然彖傳獨截貞字連下者示人之意亦不爲不精〇按大象本義云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是亨在悅之後

此云處險而說則身雖困而道亨矣是亨亦在說之後說是當困時而說也即心亨也心亨即道亨矣亨則有超于困之外者矣亨固有在困之後者亦有在困之時者如孔子在陳弦歌不輟則困之時便有亨所謂困亨貞大人吉者也如比干之死自獻于先王而萬世不以為非正命則困而後亨也所謂致命遂志也

彖曰困剛揜也

大全東平劉氏曰不曰柔揜剛而曰剛揜者何也无所歸咎故以剛自揜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

蒙引困卦以剛為主困者剛也困之者柔也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之而不得伸也坎剛為兌柔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柔蔽其上也九二為二陰所揜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程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君子大人通稱

大全中溪張氏曰處險而說如顏子之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柳下惠阨窮而不憫夫子厄于陳畏于匡孟子毀于臧倉身彌困而道彌亨唯君子能之南軒張氏曰惟大人能處困凡人處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吳園張氏曰兌為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言當遜言以避禍也

蒙引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身困而道則亨者道在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不失義也蓋道无往不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故身可困道不可困所以險而說困而能亨者蓋自反而縮其困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君子即大人也彖傳以貞字下屬大人而以其唯君子上屬於困亨是文王係辭之意君子獨出无毫髮之或遺與本義恰恰若合符節矣其截貞字連大人者欲以明大人止是得正者而已耳聖人之言雖異之中亦無不同剛中固是大人之象然此剛中內便有困亨貞義困而不失其所亨猶云顏子雖貧而不以改其所樂蓋自有其樂也困而能亨者亦如是

訂詁孔子讀易至困喟然嘆曰其唯聖人乎至困亦喟然曰其唯君子乎一則得意之極而知失故常得也一則失意之極而知得故无失也竊通得失境也其正者其所亨者其不爲境遷者乎嗚呼深哉○聖人作易教人于凡逆境必求所以處之之法使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徒知其疾而不能用藥也安用作易爲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大全建安丘氏曰澤中不容有火也而有火所以爲革之象

澤中容有水也而反无水非困而何君子觀困窮之象但委命于天而成吾之志而已拘羑里以演易厄陳蔡而弦歌皆善處困者也致命遂志猶殺身以成仁也致命有坎險之象遂志有兌悅之象○東谷鄭氏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所好者也○雲峯胡氏曰命在天志在我困則委其命于天困而亨則遂其志于我

蒙引澤无水困之象也致命遂志承困之象而言其處困之正道也○致命未必便都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也不爲困所屈則亦困而亨矣若死者則如比干之日莭而自獻于先王亦爲亨矣○所以遂其志處只是成就一箇是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大全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之上不安可知此坐困之象也又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久而不出卽坎初爻入于坎窞勿用也

蒙引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益陰柔不能自拔也處困之底故爲臀困于株木居暗之甚故爲入于幽谷三歲

不覿○處困之底底字貼臀字居暗之甚甚字貼三歲不覿意猶所謂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者也故知三歲不覿爲只帶入于幽谷一句○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至三歲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易攷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冬上爻爲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爲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爲蒺藜之困若初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爲

霜雪所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株木无枝葉之木也
三爻皆陰故係以草木之象
觀象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來注此言不覿之故幽對明言二與四合成離有明象初居離明之下則在離明之外而幽矣故曰幽不明也
蒙引幽不明正貼不覿意
最後幽故不明幽指本心昏暗不明指暗于事變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大全朱子曰在困之時有困于好事者有困于不好事者此爻則是困于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堪娛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
蒙引酒食朱紱二句俱是象以剛中言則爲困于酒食之象以剛中而應言則爲朱紱方來之象困于酒食猶帶困說朱紱方來則不復帶困說矣利用亨祀亦然是亦自剛中而應得來其象既爲朱紱方來則其占當爲利用亨祀矣征凶无咎仍又帶困說○在他爻或困于株木或困于石或困于金車或困于赤紱或困于葛藟而二獨得困于酒食爲好事之困者何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也然有剛中之德而猶不免于困者何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故亦須有一件困處○四句各自爲一事或泥本義以爲利用亨祀通承困于酒食朱紱方來者非也困字義於亨祀无所取只是承朱紱方來言夫有剛中之德而得上之應所謂九二剛健中正誠實而上交者也故象朱紱方來而占利用亨祀○朱紱程傳曰朱紱

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未必說是人君屈駕總是見應于上爲上所接遇便是謂之朱紱方來見二無求于五而五自求二也
纂言朱者赤黃之色坎之色赤中之色黃坎中畫爲朱紱
神珠凡易言酒者皆坎也言食者皆兌也故未濟與坎皆言酒需中爻兌皆兼言酒食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或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朱子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蒙引非以困酒食爲慶也又困于酒食亦舉爻辭一句中有
慶則固該下句矣故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兩句都要就剛中
說不然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只說上應而不知其所以得上
應則亦失却朱子本義之指矣
六三困于石據於蒺蔾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蒙引石堅重難勝之物以比九四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
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則四堅不可動是困于石也○蒺蔾
刺不可據之物以比九二之剛也三以陰柔不中正居二之

上而欲藉二以爲安則二豈能承伏于其下乎是據于蒺蔾
也○上旣爲四所困下又爲二所困則是進退狼狽來之坎
坎矣如是則身危而且死家不可保矣故上六雖與吾爲正
應是吾之妻然吾亦不能有矣明其家之不保也四固石不
可犯二固蒺蔾不可據也然何以知六三之欲犯四而前欲
據二以安曰陰柔而不中正理固應然程傳所謂不善處困
而益以困耳
觀象石指四兌爲剛有石象蒺蔾指二坎爲叢棘而木多心

有蒺蔾象坎爲宮互巽爲入有入其宮之象三陽位上陰位
三坎男上兌女上似三之妻也然實兩柔不相應三雖有離
目能視而上處離宮之外隔絶不得見故有不見其妻之象
象曰困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觀象乘剛者乘二之剛也不祥死期將至也此爻變爲大過
有棺槨象所以死期將至人豈有不見其妻之理乃不祥之
兆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大全雲峯胡氏曰當困之時不可求以亟通故二曰方來五
曰乃徐有說四曰乃徐徐皆緩辭也○潛齋胡氏曰九四欲
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覯九四之心其來覯未來者一時之
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覯者終于覯欲來者終于來故曰有終
蒙引初六方困于下其來也徐徐未得遽與四合也兼且爲
九二所隔九二堅剛難勝是又困于金車而不能自拔以就
四也向使四當位而能濟物不至此矣故本義先云九四處
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後云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也

〇不曰不能來而曰來徐徐者何也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但遲耳曰來徐徐者豫爲下句有終地也〇終必得合據理之極而言勢不足以勝理也葢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但須遲

觀象金車指九二車象乾金當中金車之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下謂初志在于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才弱故其行徐有與謂與初爲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

蒙引欲拯初者志也其能濟初者才也處位不當以陽居陰失其剛而不得其正故爲無才才者德之用也單言者不必皆以對德言而謂是無德之才也〇雖不當位有與也言今雖不能濟物終則與初遇矣與初遇則無不濟矣不當位猶含來徐徐困于金車意在內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蒙引九五劓刖困于赤紱困也乃徐有說則不終于困矣此皆是象而占在其中利用享祀則純是占亦取乃徐有說之意〇九五不主人君言故曰困于赤紱赤紱臣下之服也朱紱王者之服也見程傳〇上爲陰揜則傷于上而劓矣下又乘剛則傷于下而刖矣下既傷而刖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爲困矣如吾身一有被傷阻則凡所以奉其身者皆足爲身之累也此句亦要得其意〇程傳何以知朱紱爲王者之服赤紱爲臣下之服曰此未有考然九二以上應之取象九五又不取君象而一曰朱紱一曰赤紱亦可見有君臣之別矣〇舊說以上爲陰揜是爲蒙御所蔽下則乘剛是爲强臣所迫

今既定五不取君象此說皆無所用矣且坎剛爲兌柔所揜而五爲上六所揜豈必皆蒙御然後能爲吾蔽邪六三亦下乘剛也豈必皆强臣然後能爲吾傷邪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悅遲久字輕以時候言不可謂剛中能遲久也是謂其剛中故能久而有說也有說則困者亨矣〇剛中是所以說處說體是有說之象〇利用祭祀久當獲福以其剛中也此謂久當獲福益可見上文不是言剛中故能久是剛中故久當有說也然必曰遲久而後有說者何葢面前是困後方

得不困耳故屢以遲久言○利用祭祀與乃徐有說同一耶
義但無說體字
觀象剝鼻曰劓艮爲鼻九二下連初六則少艮下一畫是劓
初之鼻也截足曰刖震爲足九二上連六三則少震上一畫
是截三之足也○下卦坎爲赤又互體離爲章施赤于章上赤
紱象也○兌爲巫變震主鬯象享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大全建安氏曰二言中而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貞字之義

二言有慶五言受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蒙引中直剛中也剛中故久當有說○不說剛中而說中直
豈亦以困言邪以剛中而處困終必能濟其困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大全李氏椿年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
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
爲窮之通往則吉也○雲峯胡氏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
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不
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可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聖
人拳拳欲人悔過如此
蒙引上六以陰柔處困極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
困于葛藟纏束而不得解也于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
悔動輒有悔無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葢由陰處困極
自失其處困之道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
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爲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
矣于葛藟拘縶而不得動也于臲卼震撼而不得靜也兩句

困義同而所困之狀有兩樣備矣甚言其困也○定時全不
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聖人文字豈惟不見重複而精密隱
然非熟玩不覺○曰動悔曰字亦猶大學亦曰始哉之曰字
○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故也本動悔而
能有悔則其行爲吉行矣是貞吉也吉行則困斯亨矣
易攷藟似葛之草一名巨荒似蘡薁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
推藟○臲卼不自安之貌
愚按詩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注云藟葛類則是葛藟固二物

矣然此爻取象只是纏束而不附解二字並言者直取一象耳不必分釋○胡雙湖云葛之附木且出木杪此上六困于葛藟之象藟蔓生又上柔之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未當者所處未得其當也吉行者能行而去之則吉也○蔡氏曰象言未當見所以致困之故由陰柔才靡處之不得其道即此可以追尋吉路矣曰有悔者反陰柔而陽剛正悔其不當而尋其至當者也故行之皆吉卅家

云覓真即在覓處此之謂也

演說吉即在行上見聖人正要人從艱難中達智鍊才從鍊達解艱處紛以吉之道行而行自與吉會矣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大全朱子曰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雲峯胡氏曰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

蒙引本義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穴地穴其地也穴地出水穴其地以出其水也不穴其地水不出也此與平地漏泉不同若平地漏泉不可謂之井井便有營治之功非就以出水之地爲井也故曰鑿井曰穿井曰掘井井非天造地設者○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益木水上行井水亦上行不論及汲器也古者蓋以瓶汲然瓶或有時而羸故後世易之以桶耶文王繫彖作瓶蓋其時猶用瓶也不可以巽木爲汲桶若論井水之上行則或以瓶出或以桶出皆可但木字不必兼汲器說耳鼎卦大象傳下平菴項氏曰鼎之木上

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蓋以木巽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皆以其用之象而得其體也○此於卦體卦德卦象卦變一無所取止據井之理言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三句只是井之一字猶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總是艮之一字也○三句只是一意言井之爲井如此是指經常之不易者也○无喪无得言在井初无得喪而人之往來者无不井之也皆說歸井上○程傳曰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此說未是往

求井井只是无喪无得總是井不可改則如此无喪不失其舊也无得亦非有增于其舊也○汔至汲井幾至也一謂至水一謂至井上至井上之說爲長亦未繘井言未盡其綆於井也綆汲井索也未盡其綆猶綆未盡也故曰猶謂轆轤猶繘者也○或說按本義謂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似謂幾至水也愚謂幾至水而敗瓶者固有之然此尤未足深悔若已汲得水將出乎井而始敗其瓶此實可悔尤見得幾成而敗之意恐文王之說皆出于此○朱子小註汔至作一

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按此說與彖傳不同看來彖傳爲長蓋汔至與亦未繘井辭正相應意亦相連小註出錄者之誤无疑○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蓋至于敗則不能保其舊矣是一貫意卦辭就井上說出意思其詞乃若兩截○保舊守成亦非易事○此卦彖辭以辭觀之上一截言井之爲井也下一截言人之井其井也以意會之上一截言其事之仍舊也下一截言不能敬以守之則不能保其舊也辭若兩截意則一貫如雲峯胡氏說改邑不改井三句是以井言汔至以下是以汲井言然不可泥此而判爲二意謂上說箇井下說人之井其井也須與說得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意出只是一條事理也蓋作易者先有此意然後取此象以見其意今其意既貫都就人事說不容于辭而截作兩項也若截作兩項則上面是事下面是人之作事而仍舊无得喪之義却全戾了何以能通

附錄周書黃帝穿井世本云伯益作井○字義云伏羲時未

有鑿井之制古詩鑿井而飲是堯時事其言亦後人所撰故古者五祀之祭只是門戶竈行中霤未有井也至漢始以井易行

愚按馮厚齋云繘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無繘故不取巽木象然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爲瓶從缶則又有以瓦爲之者此象巽木无疑細思其理還以庶齋說爲正本字不必指實汲器觀象傳巽乎水而上水句自見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蒙引】巽入也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以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蓋井水亦本在下而出之于上者也○井養而不窮此句言井之爲井如此養而不窮謂養物不窮也非謂有是養也井義在巽乎水而上水上亦不可以井養不窮含下句改邑不改井三句言不窮與不改異義不改是仍舊意此則初未有此意也但既是井便自然養而不窮卦之名井特取諸養物之象且大象君子勞民勸相何故從井上說正爲井養而不窮也井本所以養物故本義云皆取井養之義以彼將此此句之義明矣

【演說】巽乎水而上水釋井之名井養而不窮是井之用

【恐按】井養而不窮止是嘆美井德愈汲愈生故其給養于人无有窮已也今舉業家通就治道養民上說固自宛晃但于井之義竟屬抹去然善講者尤須斡旋井義把治道養民來作襯說宕法更覺寬綽有餘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剛中五也剛則不變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井以上乎水爲功汔至亦未繘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蒙引】二五剛中有常德也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則又非可久之道也大傳曰井德之地也此之謂也○本義云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一則曰是以一則曰所以皆謂其不敬勉以至幾成而敗之故也不得輕看過○或曰未有功即是凶也曰非也未有功是汔至亦未繘井意未有功未成功也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不但未有功也故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蒙引】井水上行木上有水其津潤上行所以象井也○大象上句例俱四字故彖傳巽乎水而上水節而爲木上有水猶睽卦彖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節而爲上火下澤此句實與巽乎水而上水句無異○勞民者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

鳥食肉養民不饑不寒是也勸相者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此閭族黨之相親會聚患難之相恤是也此取井養之義
非取井田之制也○以君養民者君對民而言照下句使民
相養則此是以君養民之事下是使民相養之事君即君子
也以別下句言故曰以君養民非君子之外又別立君以養
民也○勞是安存慰勞之意不必依吳氏閔其勞而休息之
之說○勞民勸相君子之所以爲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來注陰濁在下泥之象也凡言食者皆兌口也合巽口在下
不食之象也又巽爲臭不可食之象也坎有小過象凡易言
禽者皆坎也故師六五曰田有禽以本卦坤變坎也比卦九
五失前禽以坎變坤也恒大象坎此卦坎居上卦但二卦下
卦皆巽巽深入禽高飛之物安得深入于井中故恒井二卦
皆曰无禽井以得水齊井之口易汲爲善故初則不食二則
漏三則求王明四則修井惟五六則水齊井口易于汲取故
五六獨善

蒙引井以陽剛爲泉而初六則陰柔也故爲井泥爲舊井井
以上出爲功而初六則居下故爲不食爲无禽分貼則然說
須貫意言其非汚泥人不之食非惟人不之食此舊廢之井
雖禽鳥亦莫之顧也甚言其人品汚下而爲時所棄也○井
泥而不食則成舊井矣或曰改邑不改井井皆舊也曰此舊
是謂廢而不用者○井泥者不泉故泥井泉不出則淤爲濕
壤而已泥者泥之也○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泉以得于
已者言功以施于人者言

蒙徵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二句是全卦之斷案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蒙引本義說得精而完小象便有此等處下也則下及陰柔
時舍也何獨不可申不食○時舍正就人事說不指井○初
六只是人品汚下而爲時所棄置者○程子曰人不食則水
不上無以及禽鳥謂井上之水也即是如此非謂禽鳥亦入
井取水也

愚按一說下也謂以陰居下井泉不上出而泥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言井惟人不食舍亦不之顧尤見其棄于人也只就井言人事意在言外此說亦高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大全雲峯胡氏曰井以上出為功二无應而下暱于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于下

來注上陽爻下陰爻兩開谷之象也又變艮山下有井必因谷所生亦谷之象也坎為弓在上射之象也巽為魚鮒之象也巽綜兌為毀折敝之象也下陰爻兩坼漏之象也坎水在上巽王入水入于下亦漏之象也

蒙引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引而與之同升諸公下比初六又是卑賤之爻无能維持調護以相推轂者故其功不上行以井言則為井谷射鮒以汲井言則為甕敝漏○井谷射鮒言井谷之泉僅下注于鮒无能及人也

附錄爾雅鮒小魚也又正韻鮒魚名似鯉色黑莊子云涸轍鮒魚鮒為魚明甚先儒以為蝦蟇又以為蝸牛皆非也○說

文云甕汲器也

演說射注也就其澤之所及曰射鮒究其用之所施曰甕敝漏皆不上出之義无應意漫露箇象發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挈之以出者

蒙引只言上无正應不兼下比初六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六井泥而不食可也九三井渫可食矣而不食何哉為我心惻者非我心自惻也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也惻此水可用汲而不汲也惻其與應者才柔不能汲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五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來注渫者治井而清潔也巽為潔齊渫之象也中爻三變成震不成兌口不食之象也坎為加憂惻之象也中爻三與五成離王明之象也

蒙引通以象言而占在其中為我心惻我字指旁人所謂行

惻也井謂九三有惻也可用汲帶連王明並受其福皆惻之
之詞也非實詞也〇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
九三是施者乃汲井者之施也蓋賢者不明則已用則上有
功于君下有功于民〇井渫愈于九二不但有泉泉且潔也
以其以陽居陽重陽也不如九五五則陽剛且中正備道全
美也〇本義云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以陽
居陽有其德也德且純也在下之上未即上也猶未離乎下
也在下之上他處或上字重此處則下字輕〇王明並受其

福非實說也惻其不爲時用而設爲此詞也〇本義故其象
占如此大抵不分都是象而占如之占者則有才德而不遇
也其可用汲以下只是惜之之詞朱子小註曰可用汲以上
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此說非也
彙徵此皆旁人爲三悼惜而後渫爲冀望之詞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人之行者惻之
爲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

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井有賢者无
明王則如无賢仲尼曰王明不興天下孰能宗予故微明揚
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傅說巖野之
胥靡
易解求王明語意蓋云只爲不遇王明爾怎生討得箇王明
來上下並受其福矣總是旁人惻之之辭
蒙引求王明非謂三經求王明謂有求賢之王明也不必[illegible]
程傳謂志切乎行而求王明〇爻曰爲我心惻而象則曰行

惻也言无干預的人亦爲之惻甚言其可惜也求王明非謂
賢者有求于上也如有求于上便是枉尺直尋矣烏得謂之
賢又烏能使上下並受其福蓋謂井渫不食是无有求之者
耳如有求之之王明則上下皆受福矣〇賈誼賦傅說胥靡
按韻府靡一作去聲註聯係相隨服役也一平聲荀子註刑
徒之人以鐵鏁相連繫也靡與縻同縻卽繫也牛韁曰縻所
以羈之也胥胥徒也故曰胥靡蓋古者有罪人則發去官工
不容不縻之

六四井甃无咎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蒙引六四以柔居柔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在人則是能自修潔不汚于濁俗但厚有餘而才不足者只可自守耳與无妄九四可貞无咎者同○陰柔固不泉若非以柔得正則不能修治

易攷甃者以石片包砌其旁四隅畫中虛有兩石甃接連之象纂言云六四陰畫得正象井旁之土包砌完整也○字林云甃井壁也

觀象變兌爲食井既潔則水于是可食蓋四修治其井以蓄九五之寒泉者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爲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爲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爲修井之象○建安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益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全書井甃无咎者四在五井之旁修治之使二三之泉不隔于四得入于五而食于上也

易喻爻言井甃據已然者言象言修井言修之而并甃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程傳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

大全瀘川毛氏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雲峯胡氏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也洌潔也三之渫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渫與洌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易例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蒙引本義陽剛以才德言中正以時位言不可得位是實人非君人也象傳中正也兼德位中正所以欲就時位說者爲欲見上出之意九二九三非不泉者然不上出故功不及物正爲欠中正二字耳細分之井洌寒泉就陽剛說食就中正說○或曰既是只以陽剛爲泉則三五一也何以三爲渫五爲洌曰三自是三之陽五自是五之陽五之陽自是中正

之陽也但不要看了下面中正二字意說亦豈可泥也但理要通加彼說自不通耳

易林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

觀象洌甘潔也五變坤爲井以陽居陽爲潔寒泉泉之美者也坎居北方一陽生于水中得水之正體故甘潔而寒美也食者人食之也即井養而不窮也中爻兌口之上食之象也井以寒洌爲貴泉以得食爲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蒙引可見中正主時位不然雖寒泉而不爲人食矣○但言寒泉食則井洌在其中矣但言中正則陽剛在其中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程傳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也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爲功繘至于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爲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爲私故勿幕焉夫惟收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

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繘之後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雲峯胡氏曰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應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

蒙引夫井以上出爲功上六居卦之上井收之象也坎口不揜上六適居坎口則又井收勿幕之象也有孚帶連元吉爲句言君子有實德而其施不窮猶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井有孚也蓋上六之井收勿幕自具有有孚之義矣此有孚則是聖人恐占者无是德而戒之云耳故連元吉讀爲

是井汲勿幕便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爻有孚謂人也本義云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汲轆轤汲繘者也此與上文汲取也不同韻府轆轤井上汲水員轉木通作鹿盧轆轤二字亦不知如何分按韻府轆車軌道也亦有員轉之義轆轤皆從車今以井上汲水員木謂之轆轤者借名也愚謂轆轤與桔槔不同上出爲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揜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汲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也人能如是其有孚則元吉矣本義云有孚謂其

出有源而不窮也見得此有孚與他處不同井汲勿幕取之无蔽其出无窮也曰上六陰柔不泉如何曰此不拘既云井汲便是有泉可汲益就上出爲功而取義也意以此卦是井曰云井汲固自有泉在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全]蔡氏曰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井至于渫君子修己之極井道之小成也井至于汲君子及物之功井道之大成也

[]來注元吉以澤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

[蒙引]其出也有源而于人也無不濟井道之大成也井六爻皆以人才言陽剛爲泉井之體也上出爲功井之用也上六言井汲勿幕不復拘于陰柔之不泉者天下無無體之用也無不本于道德之功業也九二之射鮒九三之不食則以有是德而不得施者固多也孔孟且然井六爻皆取井養之義益井所以養物唯上六爲井道之大成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大全]雲峰胡氏曰日離象日入澤有巳日象革必巳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巳日而後信也離明則灼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遂悔不亡矣凡彖未有言悔亡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蒙引]巳日乃孚據理勢言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聖人彖革者及此者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無駭也二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

雖駭無不恤也○巳日乃孚以革得其正者言若所革不正
雖巳日亦不能孚矣故本義云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
而反有悔矣○巳日乃巳革之日也曰巳日乃孚見革之未
易孚也○本義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恱之氣蓋內文明
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恱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
不驟文明之德見于當革之前和恱之氣形于方革之際據
卦德言其所革元亨且利貞也○本義首曰其占爲有所更
革云云者順卦辭而云也繼之曰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

通而反有悔者摘卦辭示人之精意所在而云也大抵萬事
不出一正便自好守常猶不可離況于變革乎愚故嘗曰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正而已○反有悔謂
反不如不革之爲愈也○不信不通不信似便是不通今兼
舉而言則不信是人不我信也不通是于巳爲不通也○巳
日乃孚此只據理而言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弊于久
安之後而欲隨革而隨孚也亦難矣故曰巳日乃孚然其事
固在所當革則雖一時民志未孚有不恤也但貴于革而當

耳故又曰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大全臨川吳氏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過
則相息而巳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爾○程子曰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
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雲峯胡氏曰
滅息之中有生息者存猶人一吸一噓而謂之一息亦有止
而後生之義也

蒙引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大略亦與
睽相似但睽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只是相違行而巳若水
火相息則相滅也睽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亦只是相違
行而不同聚耳革則少上中下倫序有乖成仇隙矣故爲革
革深于睽也○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此正所謂水火相
息者平舉而言也若大象澤中有火則只是水決火滅之象
故其語錄云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下語自是精當曰水火相
息者以二卦合體言曰澤中有火者以離在兌下言○滅息

而後生息愚謂亦有兩樣就一物言則前者滅後者生今年歲運盡了明年又一運繼之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草木今年生底已殘了明年又再發生是也以兩物言則寒往而暑來日往而月來且如火然而水乾乾是滅了則惟有火在水被火克唯有火生而旺也水決而火滅是火已滅則唯有水在火被水克唯有水生而旺也根荄既去而萌蘖自生病邪既去而正氣自充皆是鼻息亦前後相生分而言則噓吸兩相生也今以革言革舊而新亦一滅一生也

註云凡不合然後乃變生故取不合之象以爲革也火本乾燥澤本潤濕燥濕殊性不可共處若其共處必相侵剋既相侵剋其變乃生變生則本性改矣水熱而成湯火滅而氣冷是謂革也中少二女而成一卦此雖形同而志革也傳云女无美惡入宮見妒匹之與妾憎嫉忿嫌志不相得不相得則變必生矣亦革之義此以二象及人事明革就二體釋卦名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大全廬齋翁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于人情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當其悔乃亡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不當則不見革之亨惟有革之悔革而當其悔乃亡聖人慎之之意可見矣〇建安丘氏曰孚謂信于人心當謂合乎天理

蒙引革而信之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革之字爲已革亦不可以爲已日也蓋以爲已日乃革孚如何當得

已日孚看以爲已革則雖未至已日亦成已革了又如何當得已日字故不如順其文勢之自然而取其意〇蓋夫子之意恐人不知乃孚之爲人信之也故舉此句而釋之曰已日乃孚云者謂其革而人信之須已日也所重在孚字上如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之例剛來得中本只釋箇中字然舉卦辭則連有孚窒惕俱舉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大全建安丘氏曰大而天地造化密運潛移革春而爲夏革

秋而爲冬陰陽代謝而四時以成況古往今來世代[illegible]
革夏而爲商革商而爲周非湯武强爲之也不過順天理應
人心而已蓋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
後時革而當其可之謂時故彖辭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
蒙引四時成不可作效只謂天地氣序相革而四時以成也
大意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非一功一效也
○革命與順天應人不是一時事○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義一也同一時而已矣○天道變
改世道遷移革之大者也○革命之革是王者易姓受命之
革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大全楊氏曰相生相剋者五行之自然水上火下相剋之義
也澤中有火則相息必矣然不有剋何以相生不有革何以
相因君子觀革之象知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
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天地之屢革也如此於
曆數以推之即時氣以明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
无他治曆以明之也
蒙引澤中有火革只是水决則火滅意革字所該周廣君子
以治曆明時只從革之一端說故本義云四時之變革之大
者謂之革之大者則其餘小者固多也○澤中有火只是水
决火滅之象若兼取相息之義則火雖盛終不能滅乎澤水
語錄所謂只以水勝火彖傳所以不曰澤火相息而曰水火
相息若澤火則不成相息矣○治曆明時時四時也朔晦弦
望及二十四氣總歸在四時內故本義只云四時之變○按
書經堯典分命四段時文多用以爲治曆明時之正講據書
傳此乃是治曆以後須布考驗之事用以爲講誤也
纂言不曰澤下而曰中者澤火在天地間流行于四時相爲
生息故曰中○曆以明日月五星之躔次時謂四時推日月
星而定四時故曰治曆明時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
漸差此歲差法也定曆元特其統體耳
附錄觀物誌云人一百三十五息爲一刻一日百刻計一萬
三千五百息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二歲

一閏五歲再閏十八歲八閏爲一章所謂十九歲而氣朔齊者也○二十四氣有節氣有中氣如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周禮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

三分之氣間五日有餘故年有七十二候也

【愚按】曆一字書經作歷易象作曆蓋古通用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程傳】變革事之大者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然後可以无悔

【蒙引】按此卦六爻皆當以程傳此法繩之○初九當革之時若有可革也然而居初无應居初則分猶卑也而不當事任無應則上無援也而不得自伸是以未可輒有所革惟以中

順之道自固而不妄動其象爲鞏用黃牛之革也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矣按此爻辭只當以爲占看而本義乃以爲象亦未可曉雖謂黃牛之革是象然亦占之象也如紙伞綱蓋處其角本義曰貞厲之吉其象如此皆是其意亦同而愚未深察乎○或曰居初依程傳以時言謂事初也依子則以位言及之矣愚謂此言時正關着位也所謂新進者也凡謂新進者專乎位乎專乎時乎抑兼時位在其中乎且若以爲事初未可以革然則必待事勢蠱壞之極然後乃許

之革耶大抵敎人謹微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蠱所以先甲三日也謂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也豈聖人敎之處革之道而不然乎要之本義居革之初乃謂吾出身任事之初非如所謂蠱之初也愚故以爲新進之意○或曰既不謂是壞極乃革然則所謂巳日乃革之非耶曰巳日乃革亦非謂俟巳壞之日方革也只是令審處得停當果然是當革然後革不可輕驟也如或在所得已則猶且已之如閔子騫論魯人爲長府

之意耳非謂事之必然將壞者亦必俟其已壞然後下手也
事果將壞當改無疑則正爲巳日矣此最宜辨○此所謂居
初正如漸初六所謂始進于下者故曰居初不曰在初如恒
初六云居下而在初則初自是時下自是位不可混而爲一
看矣愚故謂此兼時位言位意更重也然所謂時又自是一
巳之時與上云革之時又不同矣○黄中色下順物自革言
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
當則有悔又不如勿革之爲愈故聖人慎之中順亦甚分不

得○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雖取卦名而全不
用卦名之義卦名革也初九鞏用黄牛之革不革也其意若
曰此革乃黄牛之革主于守而不主於變者也
觀象離爲牛離爻本坤黄牛之象也鞏者固也以皮束物也
束之以黄牛之革則固之至矣此爻變卽遯之艮止矣艮止
故不革所以爻辭同本卦以離火革兌金下三爻主革者也
故二三言革上三爻受革者也故四言改五六言變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爲也

易疏有爲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爲也既堅韌自固可以守常
不可以有爲也
易解無位無應之故
蒙引在革言不可有爲便是不可革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
同德相應體順則無違悖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
上則得權勢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一爻爲一日初至二巳日也
彖義二之可革者有四焉其文明足以燭理也其中正足以
有行也其應上足以任事也其體順足以得衆也當其時得
其位而又有其才與德宜革之易也
蒙引此皆戒占者之辭○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既皆以
德言然則柔順中正與文明何別曰柔順中正其德之體也
文明其用也謂之文明之主見其正是文明者也彖傳所謂
文明者正此六二也隨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蓋震之所

以謂震者以初畫之陽離之所以爲離者以中畫之陰文明之主不可主位任說○中正含位言井九五剛陽中正亦兼德位此當詳井九五之中正主位而含德革六二之中正主德而含位○巳日乃革之革不遽革也蓋革言三就之日也其立言之意說見初爻

闢泫離爲日日之象也陰土巳之象也此爻變夬情悅性健故易于革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易集應九五故有嘉郎征吉无咎也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來注革言者革之議論也正應兌爲口言之象也中爻乾爲言亦言之象也就者成也三就者商度其革之利害可否至再至三而革之議論定也離居三三就之象也故同人曰三歲不興未濟曰三年有賞于大國既濟曰三年克之明夷曰三日不食皆以離居其三也若坎之三歲不得困之三歲不覿解之田獲三狐皆離之錯也漸之三歲不孕巽之田獲三品皆以中爻合離也豐之三歲不覿以上六變而爲離也

蒙引征凶貞厲正以其躁動而無以取信於人也有孚二字正與上文凶厲之意相應○過剛以體言不中兼用言居離之極暴者也居離之極程傳云居離之上而不得中此義與本義不同蓋離以德言則明也明者發越昭宣而不容自蔽何病之有以象言則火也火性猛烈而水性緩子產嘗言之矣故居離之極爲躁也離字要認得說居艮之極必不爲躁

動○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九三本躁于革者爻辭云云盡是戒辭○必曰有孚者誠以改革之事出於人情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不得人信郎便有悔觀卦辭曰巳日乃孚則可見矣故革六爻多言孚○三就彖義云至於三而始就非也謂三次成就也○革言之言言語也與利執言德言盛之言不同若以爲語辭則所謂三就者畢竟是何事三就若以爲革而三就則此時尚未革也下云有孚方是可革亦未成革也蓋只是議革之言

也凡有所更革必先謀諸心次詢於人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安之故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也大抵在己亦說得革言一說言是對人言乃稽審輿論而不自用也故信從而有孚

易攷欲革而議之曰言方革而行之曰命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程傳稽之衆論至于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

彙徵革戒輕躁亦戒狐疑曰行有嘉曰又何之喜其詳而防其過慮之意亦在言外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大全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然可改前之命令而人亦不駭不疑得吉也湯武革命是也○雲峰胡氏曰三剛居剛故征凶四剛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吉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改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直言改命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爲秋令之時乎九四有其時有其德亦旣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事不可輕改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蒙引本義剛柔不偏者剛而不柔則失之迫遽柔而不剛則

失之怠弛今以九居四剛柔不偏革之用正合如此也然在我雖可以革而在人或不之信則亦未可革也故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云○以陽居陰革之資未善也而剛柔不偏革之用則善也○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此註當分貼依上文有其德而當其時乃悔亡又必有信乃得吉悔亡但不乖於事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得吉則一消去日之欵而永收來日之功矣此亦在所當辨先德而後時亦輕重之酌也○有孚改命吉改命帶吉字讀有

孚不取爻義則戒占者悔亡則自爻義取來○此命字與百里之命自邑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葢革命是九五爻事

【愚按】此有孚與三爻有孚不同三爻有孚是謀其必有孚于民葢論理之辭此爻有孚是吾有一段愛國愛民之誠先孚格于君民也君民尙室渾習象發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

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易論】志者九四之志也信志者信九四所改之志也上而信於君下而信于民見信以改命則物安而無違也信乃誠信即爻辭孚字

【愚按】信志兼上下說謂上下皆信其志也葢據九四所處之位有在其上者有在其下者不必泥與兌九二孚兌之吉信志也一例作皆自信也看爲長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朱子曰是此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峻德然後黎民於變

【大全】雲峯胡氏曰乾九五飛龍革九五虎變皆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上卦言改言變革道愈進而愈成也未占有孚葢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象占雖若美之之辭而中寓

含戒之之意○蘭氏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則曰虎要之爲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蒙引】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鳥獸仲夏則希革仲秋則毛毨希革者毛希而革易也毛毨者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以處常之大人言堯舜是也順天應人之時以處變之大人言湯武是也自新新民此自新所以新民也必曰極者葢大人之變是所謂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舉一世而甄陶之重新鑄過一番非從小補之而已乃大人之變也順天應人則把天下重新換過易服色改正朔新視聽亦是重新整過雖不言其極固亦非尋常之舉矣凡自新新民未必皆遇不得已而有順天應人之舉但順天應人者亦自該得有自新新民之功在本義兼舉要說得盡耳

觀象虎爲西方之獸兌居西虎之象也兌居正西乃仲秋鳥獸毛毨變之象也

附錄風俗通云虎者陽物萬獸之長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全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愚按漢王駿曰文炳以人事論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制禮作樂炳乎其有文章是也此只就處變之大人說於革命意緊切若蒙引先從本義兼說然又未嘗不歸重在順天應人邊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參義天下變革之時人無不變矣上六居革之終此革道之成也然君子小人之革其外雖同而其中未免于異故君子之革則如豹之變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小人之革則可變其外而難革其心故謂之革面言面順于王化也小人者聖人非不欲革其心也以其下愚而終不可移也如有虞之世苗之來格象之烝乂皆革面而已聖人固末如之何也蓋中人之性非下愚未嘗不可革也而或止于革面焉則吾革之之道未至也非其人之終不可革也征凶居貞吉言革道之成不當復有爲若復有爲則徒事煩擾乃王莽之爲也聖人之變革豈如是哉

蒙引上六革道已成革者非上六革之自有革之者也上六特取其時位耳猶小畜上六畜極而成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皆不過從革者也若以上六爲君子則小人爲誰乎○當此之時舉天下君子小人皆在其所革之內矣故曰革道已成也○君子小人之革非上六所致然實上六所致如周之

成康然若謂上六全無干預則下云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
行者不通矣做一人言則是治定功成之日也君子豹
變有恥且格也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之類耳但論語民免
而無恥以在上人只以刑政御之者[illegible]革面則又德
禮之所不化者也君子小人以德[illegible]以位言或兼德位
言皆非也當堯之時四凶未嘗有過亦在位之革面者也堯
舜在位下有巢由此无位而有德者其文固自蔚也程傳正
主德言居貞吉言不可復有革大意與解之來復吉相類

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大人
虎變則天下爲之一新孟子所謂過化存神天地同流也君
子豹變只就一身言如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於四支
發于事業者也象傳一則曰文炳一則曰文蔚五上之別也
愚按程傳云君子謂善人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
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
令也二句自宜平看小人革面不可因面字說壞一說壞則
於革道有成有碍矣

附錄埤雅云豹文如錢黑而小於虎胡氏云虎豹皆允象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來注順以從君者允爲悅悅則順即中心悅而誠服也
蒙引文炳之文昭于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
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附錄虎剛爲大在外卦之中火之著于外者曰炳豹柔爲小
在外卦之內火之鬱于內者曰蔚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
不能神博物志云虎生豹猛于凡虎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程傳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
大全雲峯胡氏曰大有與鼎卦名下直言元亨孔子以卦才
言之文王之初意謂大有六五虛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
所以大亨鼎變生而熟化剛而柔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爲
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
易疏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以供烹飪

之用謂之爲鼎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亨飪之象故名鼎焉○鼎伏羲所制教民熟食者故稱包羲氏

蒙引 鼎卦元亨不承鼎字而言爲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爲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說鼎卦說有不貼處則別自爲一例矣此亦可見聖人胸中自無拘滯文章亦無意必只看眼前理勢如何耳大畜之不家食吉益之涉川利往皆不貼帶大畜與益字其餘貼帶卦名說者固多也但聖人終不綳定例子

彙徵 上卦以火革金革金所以鑄物象也此卦足腹耳鉉具備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有鼎之用故名鼎在人事則革命之後創立新制以養天下與天下更始億萬年之基業在于始創故爲元善大通之道不然知革不知鼎有其改之无其凝之天下之亂未有已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大全 鄱陽董氏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中溪張氏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以木巽火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聖人制器豈自爲口體之奉而已亨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貴豐盛故曰大亨

易疏 烹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爲大賓客則聖賢爲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

易解 鼎烹飪之器烹煑也飪兼調和論語失飪不食註飪烹調生熟之節也○巽火巽字精烹飪之法本欲火氣入物然火太緩不入太緊愈不入故言巽巽即文武火之謂也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此取烹象爲鼎飪熟食也

蒙引 此卦曰鼎象也剝卦曰觀象也所以不就以爲卦象者以卦象正例無此也若以易之大體論之則凡屬卦體卦德及卦變所有者併歸於象也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蓋以所謂下陰爲足云云者是卦體以木巽火者是二象卦體者全體之體也二象者上離下巽二體之象也他處只云卦

象此云二象對全體取象而設也〇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木在下火在上則木寔既著火之木矣所以下致烹飪字盖火無體待木而後爲體木無用待火而後爲用火性炎上火既麗乎木則自出於木之上矣故上火下木爲鼎象若上木下火非鼎象也〇本義因極其大而言之極其大不是極鼎之大又不是極道之大亦不是極其用之大此亦須辨此三字只是一片辭緊讀著只是極言之也語意正猶推其極舉其要要其終之類其字不必有所指令人多說作極其用之大然上以烹飪爲鼎之用此以所烹飪者享上帝養聖賢爲用之大其用亦不同矣是有二節用也故不必用〇按本義云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則不見是斷作鼎之用也盖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就鼎上說極言之則可就用上說極大則不可然烹飪鼎之用享上帝養聖賢當爲烹飪之所致用矣用字難貫也〇上曰聖人是指爲人君者下曰聖賢是指爲人臣者如舜禹皐陶伊傅周召之徒皆賢而且聖者周公分明是大聖人成湯亦

稱伊尹爲元聖〇聖人所以享上帝者以天下無一物非上帝之所生亦無一物非聖人之所統其分相當其氣相屬也所以養聖賢者聖人以一身爲天下民物之主而不能以一身周天下民物之務所以共亮天工者實有待於天下之聖賢也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〇夫子豈不知享上帝不小於養聖賢也而乃獨於養聖賢言大亨者示人主不可以小視聖賢也本義之說固不可易而此亦其遺意也〇貴誠用犢而已言不在備物也與下句大亨字意相反對

附錄禮郊特牲者祀天止用一牛故曰特牲其篇有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註云禮有以少爲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犢而賤大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也〇饔飱牢禮按韻府牢豕室也大抵牛羊之室通謂之牢牢者閑而養之也故犴狴謂之牢堅固亦謂之牢牛曰大牢羊曰少牢〇朝食曰饔夕食曰飱牢禮卽饔飱之牢禮也不止三牲如簠簋壺鉶豆之類皆

是故以牢禮該之牢其大者○禮秋官掌客曰王合諸侯而饔禮則十有二牢又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朝夕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群介行人宰使皆有牢其牽牢而致之謂之牽朝夕凡四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五牢牽二牢註飧五牢此卽夕食謂諸侯入朝天子如至則致夕食也饔飧熟食餼則生氣存焉此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孔疏 離爲目五爲鼎耳離中虛聰明之象

大全 中溪張氏曰上體離也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蓋以六五爲鼎耳而耳也五以柔進而上行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能大善而亨通也

蒙引 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巽順本乎卦德今對上離爲目五陰爲耳耳聰目明則聰明在外爲耳目巽順在內爲心皆卦象也故本義云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外指耳目內指心也上離爲目通三畫言○五陰爲耳獨以中畫言上離爲目者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蓋陰麗乎陽而明也故離本義曰體陰而用陽也○五陰爲耳者此人之耳非鼎耳也然亦因元取鼎耳而後轉取人耳之象理則一象亦一也不必更以鼎卦取人象謂五正在耳位也蓋既以五爲人之耳位則又須取首與手足及身之象矣如何取得易須是變化活動者他所謂不可爲典要處甚多且離爲目其中爻又爲耳耳乃在目中耶以此觀之則易象殆類空中之雲鏡中之燈不可泥定捉摸明矣○卦自巽

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當別箇卦變與卦體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卦變陰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是卦體○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有其位也卦體得中而應乎剛是有其德而又有其輔也安得不元亨○元亨大善而亨也與大有同故本義曰元亨彖傳亦曰元亨大有彖傳亦曰是以元亨此又見彖傳精密處○柔進而上行不必說是人君但進而得位者皆是鼎之元亨人人皆可用也與大有又別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大全平菴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生於上水至木杪則爲膏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爲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按此說固又是一解若單出木上有火一句斷從此講若不如是解則依舊以木巽火了有何分別

彖義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而天命佑之鞏固而不去矣是猶鼎之安重而有以貯其實也

象引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亨飪鼎之象也決鼎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實故君子體之正位而凝命亦如鼎之端重而有以受物實也正位者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是也是則有以凝乎天休而不至墜厥命矣○程子曰未有外貌踞而心敬者先儒多以敬爲嚴肅莊齊之謂然則此正位不可以淺淺意論也雖以外言固可以舉其內矣當兼表裏言蓋孔子所道是表裏一致之功非如漢成帝只是善修容儀者而已此是做鼎之象故全是安重之意居多也故本義云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其說似不可易○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亦重在男德之剛健中正女德之柔順中正皆非止淺淺說箇男居外女居內而已也○正位凝命語其極則堯舜篤恭而天下平也○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愚謂上下蓋指天人謂和於天人也若皆以人言則爲天子者孰爲之上乎協于上下決非貼說正位本義引此實重承天休上

○君子通上下而言然此是皆指有位者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或曰天子諸侯之命固天命也若大夫士之凝命豈亦天命耶曰君命以祿位便是天命以祿位若不能修德以正位而失其位便是天命去之也故凡職曰天職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先儒以爲皆非人君所得私以其爲天之所與也本義引傳雖舉成文亦通理也故劉子曰民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禍亦此意也

附錄左傳楚莊王伐陸渾之戎觀兵周郊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入於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愚按虛齋云本義引左傳之文而不用左傳之意左傳之意重在鑄鼎象物而其功有承天休本義引之重在安重如鼎而其効亦有以承天休乃知全是用正位凝命之說正位凝命非鼎之功乃體鼎之功也以此見本義與左傳不同處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程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而顛趾非順道也然或當顛之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也

大全朱子曰此本是不好的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爲重有子則可重矣陰柔在下於鼎爲趾象於人則又爲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爲功也又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西溪李氏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蒙引利出否出否則利也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鼎言意則因敗以爲功也其在人事猶管仲之舉於帀車孟明之勝蔚於因虜之餘者也○得妾以其子以其子之以與以祉元吉之以皆爲有義著以譬命之以亦同一說以因致也○此當以顛趾出否來相配說蓋妾女之賤者也以良人而下偶於妾於禮之正亦爲顛矣而乃因妾得子是猶鼎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也○利出否一說謂可因之以出否也出字還是人力但粘連顛趾言其勢如此故爲象也○兩象一意周公蓋以顛趾出否之義於人事未顯故又用此句以申明之其義則爲因賤以致貴要之因賤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類者彷彿如商鞅之因景監而見用於秦莘

公薦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負敗至於遭將致王而位將
相之類皆是也韓信舉於行陣陳平拔於亡命皆是也〇无
咎者雖顛而有利也即是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
訂詁初當卦始鼎本有實倒而瀉之足顛居上口反居下故
曰顛趾兌為妾故曰得妾三陽在下若妾所孕之子故稱子
變乾為大有以衆子貴大有之象
愚按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〇下巽伏震長
子之象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蒙引所以未悖在下文〇此出否要附取新意爻辭不必用
蓋此以從貴而言出否就納新也〇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
之意謂從貴自應四而取也亦為取新之意者在爻辭為從
貴在鼎則為取新也程傳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
之義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重在出否之所取蓋從貴者應四
之象取新者從貴之義〇按顛趾本為應四從貴亦為應四
何邪蓋初之應四自初本身言固為顛趾然因是而得陽剛

之應則又為從貴而取新矣意亦一貫
濵說未悖恕其過之辭內雖含出否之利未可說出下從貴
正明所以未悖之故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大全進齋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正應而
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
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〇雲峯
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

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
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
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illegible]鼎二有
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蒙引鼎有實人有德也指剛中〇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
我為所病也蓋九二與初陰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
未免為所追求也亦如屯六二之於初九匪寇婚媾也我仇
者彼雖善意然不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謂仇我也

位是活字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相字輕
看初求二二未嘗求初設求初則非以剛中自守矣此爻之
義是有德之君子密比小人能謹其所守而不爲所浼則吉
矣○不我能即謂彼雖我仇而終不能我即也以見九二之
善守也○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皆象也吉字是占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大全]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知止猶
往求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

[蒙引]言當以剛中自守無爲仇所即也由是言之可見君子
不可不慎所處不可不擇所從不可不嚴所與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程傳]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

[大全]兼山郭氏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
行塞矣耳喩君革喩君之不用○誠齋楊氏曰承鼎在足實
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方雨虧悔終吉亦緊接上爻本
義云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始雖鉞五以應上終能反之於
五也故苟能自守則五終必求於三而三亦必應於五陰陽
相合則膏澤下於民德業輔其君所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鮮受其福者也而向者失君長往之咎可亡矣○雲峯胡氏
曰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

[蒙引]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美實即雉膏也
然以過剛失中惟其過剛失中則五本可從也裁處乖方乃
不之從而鉞五以應上似遊於事外者矣夫五鼎耳也今鉞
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其

耳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塞也行塞鼎行塞也象也夫如是則
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其爲人之食語
意緊緊接着上爻鼎耳革其行塞謂其抱負不施於用膏澤
不下於民也自爲之也雉膏不食越五故也方雨虧悔則與
五合而雉膏爲人所食矣○本義必曰苟能自守者是因其
越五應上而不擇所從故云也然有正可守苟能自守則反
之于五矣若不能自守將從避世之士而亂大倫矣如之何
矣○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知彼之貞則知此之自守矣此

爻是箇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於其君者也然无初有終爲其以陽居鼎腹之中而有美實故當以此論之

觀象離巽二卦成鼎上體離有耳而无足故曰折足下體巽有足而无耳故曰耳革五變則兌陽居上離之中畫塞矣行塞不能行也離爲雉雉之象也坎爲膏膏之象也中爻兌三變則不成兌口不食之象也三變則內坎水外亦坎水方雨之象也

附錄說文云膏脂也戴角曰脂無角曰膏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蒙引越五應上自失其義无所取裁也不必以不仕無義論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程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也

蒙引九四義備程傳當兼看刑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小註云剭屋誅也謂夷三族古者亦有三族之刑乎鄭註難憑且不勝其任亦何至夷三族古罪不及孥罪弗及嗣爻辭既謂作於周公而乃著三族之刑何也當詳之然本義只謂之重刑也又不知如何其重也三族之誅古未有也始於秦二世乃趙高敎之卒受天誅而自滅无遺類○鼎折足足无力也九四以初六爲足故云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周禮六官其屬各六十大臣如何得不用人如何可不用得其人用人之得失實關吾之利害非獨關吾之利害實關繫國家之休戚也故其刑渥○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觀象四變中爻爲震足之象也中爻兌爲毀折折之象也鼎實也鼎耳實已滿矣今震動覆之象也餗者羹糝也八珍之

𩰫鼎之實也鼎以享帝養賢非自私也故曰公餗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易解信如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葢君之用大臣與
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
今爲大臣者用人致誤至敗乃公事向者相期許之意何如
矣
愚按如何娩爲詰責之辭而實深愧恥之意此正聖人善感
動人處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大全董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
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黃坤土之中
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
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爲玉之
粹各象其物宜而已○雙湖胡氏曰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
爻位剛柔相濟取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貞
者任賢勿貳也○雲峯胡氏曰金鉉本義存兩說切謂鉉在

上可以舉鼎二剛在下可謂之金不可謂之鉉不若上之剛
可謂之金鉉利貞五質陰柔故因占而爲之戒
蒙引六五鼎黃耳金鉉者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也鉉屬於
耳九二五所應故取爲金鉉利貞者任賢勿貳也此以占言
若六五以虛中而應九二自是任賢不貳者也其占則利在
正固而已吉利不必問也
附錄鉉者儀禮謂鼎之扃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鼎有耳而
後鼎實可舉有鉉而後鼎耳可舉
愚按鉉爲鼎之繫繫於其耳二物不相離故並言之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來注言中乃其實德也故云黃耳
愚按中卽行中之中在虛中任賢上講若泛說執中用中等
語便相去遠矣以爲二字不甚着力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大全誠齋楊氏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玉體
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

[蒙引]上九以其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然人有是德則自然
大吉无不利矣○人惟剛而能溫自然動與吉會以內則順
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謂大吉无不利
[觀象]此爻變震震爲玉玉鉉之象也五爻變乾乾爲金金鉉
之象也玉豈可爲鉉有此象也亦如金車之意鼎之爲器承
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厥功成矣
功成可以養人亦猶井之元吉大成也故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大全]蔡氏曰上居成功致用之地剛而有柔以爲之節所以
大吉而无不利也○雲峯胡氏曰鼎與井皆以上出爲功初
之顛趾悖道也因可出否以從貴未悖之之辭也二有實
而不慎所之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戒之之辭也三不知有
六五之君則爲失義四下應初六之小人則爲失信皆責之
之辭唯五之中以爲實上之剛柔節與之之辭也
[蒙引]指以陽居陰言如以陽居陽則一於剛矣以陰居陰則
一於柔矣唯其以陽居陰則旣不失其柔而亦不過於剛剛
柔有節所以謂玉鉉也
[愚按]剛柔節不可以剛柔並用講止重柔節剛上易中節字
皆謂度數之宜非以裁省之節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程傳]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
[大全]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

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相連說下震未便說到誠敬處
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不喪匕鬯猶不失
七箸之意臨祭祀而匕鬯之薦无失節也○隆山李氏曰震
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
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爲雷震之初動物咸懼之而不知
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而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雲峯胡氏曰虩虩一陽方動而上爲二陰所蔽之象啞啞
陰破而上達之象震驚百里以震爲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

予主器取象彖有一句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是也此首言震亨謂震有亨之道又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蓋人心常如震來之時虩虩然恐懼憂於先必樂於後便自有致福之理雖震驚百里時亦不失其所主之重也

【蒙引】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震動是陽動不是說陰爲之動也動是警動之意非動爲之動○震來虩虩以下皆申言震亨之義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在震來虩虩之後

此卦總以本義爲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一句盡之矣○震亨震有亨道震者警動之意危者使平易之道也諺云懼法朝朝樂亦有理哉○震來當震之來時也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懼之也虩虩然非震來而後虩虩也虩虩所以狀其震來也震來只在吾身自震也若全以外邊事言則此震字與上震字不同而須別解矣○來猶至也固亦有其事然震之至則在我也故曰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非無事而懸空懼之也但以懼至爲自彼而至此則非也凡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執事便敬所以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虩虩蓋謂如虩然虩者蠅虎之名故字從虎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固慮而不自寧也○笑言啞啞正與震來虩虩相反對然自震來而致也故曰危者使平也○啞啞程傳曰言笑和適之貌愚疑貌字或當作聲字蓋笑言皆聲也啞字又從口也○自亨而下四句意君曰唯能懼所當懼則可以致福雖甚可懼者亦不爲吾害也貫意如此味之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

是謂臨事而懼則無後悔矣蓋此亦天理之自然也○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此二句學者要當會其意而不可只泥此一事言也其意乃泛說此特其象耳其意乃自上文貫下○震來虩虩之懼以心言震驚百里之懼以事言不喪匕鬯不懼也不懼由於能懼○震驚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字當雷字也蓋雷之奮也百里之內人莫不爲之震驚故曰震驚百里古云千里風百里雷蓋風來自天故能千里雷起自地故只百里項氏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里極嚮所

及之遠也蓋雷之震迅者○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
不喪匕鬯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惕惑失錯遺
其所事者是皆不失所主也
啓源六合之內凡有聲者皆從內奮出雖笙簫之屬亦氣塞
於內而後宣於外也至於琴瑟琵琶之屬則以相戛而成聲
又如水聲樹聲皆出於相戛天地間之爲聲者唯此二項而
已
附錄匕鬯兩物之匙也○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刊

柄於末祭祀之先烹牢於鑊實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
以匕出之升於俎上○本義秬黍黑黍也鬱金草名釀秬黍
爲酒以鬱金草煮而和之鬯暢也使芬芳條暢酌而灌神也
彖曰震亨
演說震亨中含二意震則自亨是一意唯震故亨是一意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秪傳笑言啞啞言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
蒙以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有則不失其常度也安

槩自如也
演說恐致福也句最重以下後有則及爲祭主正是福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
而變於中也驚遠懼邇甚言雷威之可畏也○朱子曰震亨
至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爲宗廟社稷又做一項
看震便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
百里便也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

子事文王之說偏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
得
蒙引遠邇只在百里之內言百里之內遠邇皆爲之驚懼也
盡雷聲之所及也○釋卦辭意全在可以二字若震驚百里
而不喪匕鬯則可以守宗社爲祭主矣○不喪匕鬯特假言
其不失所主之重耳非實事也若作實事看則已爲祭主矣
而又何以言出可以云云此段之說甚可疑一說云本義曰
出謂繼世而主祭也非謂長子方出而繼世以繼世而謂之

出也正猶詩言明天子出矣若此則不喪匕鬯做已出之長
子言謂此長子主祭而不失匕鬯則可以守其宗廟社稷爲
祭主矣是贊許之辭非期之於後也此說甚有理葢不喪匕
鬯若只取其意則接出可以守宗社爲祭主一句又不來耳
且朱子語錄謂另做一項說者爲有據語錄云震亨至不喪
匕鬯作一項看傳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葢卦
辭作一項看者其意不在辭也彖傳又做一項看者只承長
子一事而言道理也出便是繼世主祭矣乃又言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何幾味可以二字自見得朱子又嘗
曰主器之事未必彖傳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之說據此
則彖傳此句之義益明矣葢彖辭只取其意也信乎別作一
項看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大全建安丘氏曰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
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
無懼爾恐懼者作於其心修省者見於行事上震下震故

曰洊

蒙引雷聲重仍則震厲矣

蒙徵恐而又懼修而又省皆取洊意

愚按上震驚百里以喻世變此實指天變言程傳云凡遇驚
懼之事皆當如是推得亦活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恐懼虩虩而後笑言啞啞葢先震而後
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爻辭與卦彖辭同者以初九爲成

卦之主也以二體而觀初九九四俱爲震動之主爻其餘四
陰爻皆聞震雷而恐懼者也平菴項氏曰震有二義有震
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九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爲震者震
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爲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蒙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此
統卑言後笑言啞啞亦自含有不失所主意後字與震來字
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卦辭無後字者以上
文震亨其意已明下只是申言之爲易見也此則須用一後

字爲尤明顯耳吉指笑言啞啞○震六爻初與二五則始於
懼終於無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於無懼者非以中正
則以陽剛也其終於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則
以剛處柔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
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懼以成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大全朱子曰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多貨貝又被人趕上
高處去只當固守便好○雲峯胡氏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
喪失故喪匕鬯喪貝每每言之○臨川吳氏曰苟有匕鬯弗
顧之蓮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勿逐七日得承上文意謂復
安也
蒙引震來厲謂當震之來而危厲此震來正與卦辭旨同葢
其危厲者事勢也非心也震來猶是心也以下文億喪貝本
義下箇又字則旣已危厲而又喪貝也則震當屬心是已○
喪其貨貝與不喪匕鬯正相反匕鬯所主之重者也貨貝亦
所持之重物也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
○升于九陵之上一則挾高以觀望二則遠引以幸安也億
喪貝躋於九陵作一串說方接得勿逐七日得億喪貝躋於
九陵總是懼甚之象非謂被初九驅逐也○勿逐七日得則
終於无懼矣亦象也六二柔順中正足以自守若六三以陰
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則震蘇蘇而自失安得有勿逐七日
得之喜○逐追求也喪馬勿逐自復逐字亦承喪字言○柔

順中正足以自守謂其中猶有主也若得是九二則又全無
來厲喪貝之事矣故首嫌其以柔乘剛云○九陵程曰九言
其重岡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天九地也似亦
通○七日得諸儒亦無說雲峯一說葢六爻一周而復之數
也意與復卦七日之象同似亦通○易言七日者三愚謂九
陽數之極也七數之未極也此云七日言其未甚久也云九
陵言其極高也如十年不克征之類則以十爲數之終甚之
也若三年之類則言其頗久也

觀象貝者海中之介蟲也二變則中爻離爲蟹爲蚌貝之象也震爲足跡之象也中爻艮爲山陵之象也陵乘九剛九陵之象也又艮居七七之象也離爲日互變離日之象也若以理數論陰陽各極于六七則變而反其初矣故易中皆言七日

愚按億字依程云億度也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于是遂升高以避之似亦可通處齋以爲于億无喪有事解不去但按一說億者大也億喪貝大喪其貝也十萬曰億豈不爲大

六五小象曰大无喪可知矣於億无喪有事似說得通姑依此解雖然朱子尚爲未詳誰人主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易衍乘剛故厲乘剛故不得不厲隱然見二勿逐之爲得

六三震蘇蘇行无眚

易解行謂去其不正改從之義震性奮發有爲[illegible]鼓之以遷善改過也唐肅宗瀆祿山之變而猶私[illegible][illegible]良娣局戲不已可謂不知震行无眚者矣

蒙引蘇蘇緩散自失之狀惶懼之甚也緩散謂神情渙散不收拾也

演說行字重即恐懼修省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程傳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蒙引六二所以有七日得之喜亦以中正故也

九四震遂泥

程傳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

蒙引以剛處柔剛失位也不中不正又是一義行不中正也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拔也則其進也遂泥不復起矣猶云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寘于叢棘三歲不得終焉而已無復生道也○震遂泥之震與本義不能自震之震不同遂泥之震震驚之震也自震之震震動有爲之震也遂者无反之意言一向震驚也

愚按王績云上下坤土得坎水泥之象也坎有泥象故需卦
井卦皆言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蒙引言終於局促暧昧而已不必謂失德是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程傳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又曰苟不失
中雖有危不至凶也
蒙引以六居五而處震時亦猶六二以柔乘剛也○以六居

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蓋以陰柔居上位已非其所任
況又當危懼存亡之秋乎宜其无往不得危厲也求其人如
唐之文懿宋之高理諸君是也○六五當震之時不足以制
變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
始于懼終于无懼○有事有爲也則與震厲相遠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蒙引謂其所以能有事者以其在中也在中而有事是大无
喪矣謂之大无喪又見得无喪是无喪有事是有事讀者味

之○此象傳上句與夲復在中同例○大无喪也明其有功
而非止无喪而已
愚按危行者往行危來行危一往一來皆危也總是无時而
不危意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大全朱子曰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于未及身之時可得无
咎然亦不免他人言語○進齋徐氏曰索索志氣不存之貌
當震而懼氣索然也矍矍不定之貌氣索而目亦爲之動也

三行則无眚而上征則凶言不當行也躬謂上鄰謂五四震
來勢緩不能及上故曰不于其躬能及五故曰于其鄰與
三无應故婚媾有言○雲峯胡氏曰爻言虩虩啞啞蘇蘇索
索矍矍與三五言億六爻皆无凶者恐懼則爲福泰侈則爲
禍也
來注此爻變離離爲目視之象也又離火遇震動言之象也
故明夷之主人有言中孚之泣歌皆離火震動也凡震遇坎
水者皆言婚媾屯震坎也賁中爻震坎也睽上九變震中爻

坎也此卦中爻坎也索者求索也言如有所求取不自安寧
也矍者瞻視旁徨也六三蘇蘇上六索索矍矍皆三爻所處之極
上外震之極故皆重二字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謀之之
辭也言禍患之來尚未及于其身方及其鄰之時卽早見預
待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也孔斌曰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
突炎上棟宇將焚言魏不知鄰禍之將至也此鄰之義也婚
媾者親近也猶言夫妻也親近者不免於有言終不能笑言
啞啞安于无事之天矣防之早者且有言况不能防者乎婚

媾有言又占中之象也
愚按震不于其躬震字作震動解爲是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來注中者中心也未得者方寸亂而不能笑言啞啞也畏鄰
戒者畏禍已及於鄰而先自備戒也畏鄰戒方得无咎若不
能備戒豈得无咎哉
蒙引程傳謂未得中道于意似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益索
索矍矍是見于外者其實則以中自危也豈有外而震懼失

常而不本於中之不自固哉○雖凶矣又得无咎者益震方
在鄰時此鄰所戒也誠能於此時而戒懼之是以獲免也天
下事其實是如此在人自救解者甚多
蒙徵未得猶云沒主意致治未亂保邦未危皆畏鄰戒也凡
人身者必防鄰者必玩唯上智不然
䷳艮上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大全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前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
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
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
止于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
事莫不皆然○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唯
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艮其背一句
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
畧對○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

着一步私意不得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鄭氏曰彖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有背向而立之象○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鼻舌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矣○雲峯胡氏曰人身唯背不動此艮止象不獲其身内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四五兩爻在門

闕之中行其庭象○文王彖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虩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虩虩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只發明艮背之效驗唯本義爲能發之

蒙引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四句約言之只是艮其背不獲其身二句便了又約言之只艮之一字便了本義云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猶下云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非以行其庭對艮其背也盖未能艮其背則已能艮其背則便不獲其身不能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已能艮其背而不獲其身則便行其庭不見其人矣而乃分動靜云者盖能止所當止則雖行亦止也能不顧身之利害則自能不顧他人矣其實艮之一字盡言則該動靜觀彖傳所解可見彖傳又以艮其背一句另提单解而以不獲其身帶連下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理益可見矣盖夫子亦恐人將行其庭對艮其背看也邪

○不獲其身朱子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巳身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段

○艮其背而不獲其身所以爲止而止者以其只就自身上說不涉應接人物處說故對下句爲一止一行止於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夫如是則雖泛應人事亦不隨人而動矣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此動字對止字看○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自然不獲其身云云矣也不見有巳也不見有人故云此四句只畧對○口講若曰人必能止於其所當止之地旣止于其所當止則于其身之利害得

喪皆不暇恤矣是爲艮其背不獲其身夫旣止其所當止而不有其身則於人之是非與奪又皆不暇顧矣是爲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蓋庭者人往來必經之地正有人之處也〇必曰行其庭若如處事之際正衝礙著人處亦焰管他不得如伊尹之放太甲直做前古所不敢做的事冐然以身當天下萬世不韙之名而不辭伯夷叔齊[illegible]然非責武王之伐商雖八百諸侯皆以爲當伐吾亦全不管他直說周武王之不是至不食其粟而死此皆是不見人處餘可以類推〇止而行行而止須用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兩句助伊方見動靜分明〇无咎者蓋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一動一靜各止其所一事一物各當于理何咎之有不曰元吉不曰吉无不利而只云无咎者何也止者止其所當止也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若夫上九敦艮吉則以其敦厚於止止之盡者也故吉如此初六有孚比之只云无咎至於有孚盈缶則云終來有他吉矣聖人繫辭之義豈偶然哉

愚按此段卦辭與大學知止而后有定節定靜安慮諸字義同近被文人講作空幻寂滅禪宗之學隨將不獲身不見人句勦襲佛書標爲莊老將聖人時行時止之道竟落虛無圈子程子曰看一部嚴華經不如看一艮卦此是爲崇尙虛無者指點一眞實境也後人不知遂録此語拋却艮卦又思尋嚴華讀矣程子何人耶豈以虛無教天下後世也哉吾因之有所感矣〇虛齋云止而止行而止謂一則靜而止一則動而止靜動二字只貼本義上面行止二字非貼卦辭艮其背行其庭二句也況行其庭亦承艮其背而言蓋是總會其辭而揭其意耳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大全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因時而我无心乃所以爲止也〇問艮之彖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〇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爲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

其所止之止止字大○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揜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補註其止其行物我兩忘動靜適時吾道乃光

參義艮止之止與時止之止小不同艮止之止乃止于義理也行止之止乃止而不行也時止則止靜而止于義理也時行則行動而止于義理也

彖引艮止也兼下句行止二意下二句是艮止也之目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看兩則字便有止其所不容易之意○時止

之止與艮止也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方是止也時行非是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此行止非專以出處言當動靜二字用與論語註作止語默之作止及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者一般所該廣矣但專言止字便該有此兩義恐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一艮字便都該了○此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下云止其所也或者以為此所言止為當止之時下所言止為當止之所此蓋不識理者蓋時與所只一般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

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究其理之同如此但此段所釋在艮字之義下段所釋在背字之義意雖同而其復出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蓋動靜不失其時是能篤篤實實於事事物物各止其所則自然有光明之效光明者或驗于己或驗于人驗于己者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也驗于人者遠之有望近之不厭所謂其道大光也然既驗于己則必驗于人亦未有驗于人而不由驗于己者也故須兼言在身心有身心之篤實光輝在

處事應物又有處事應物上之篤實輝光○其道光明接動靜不失其時正是篤實其道光明者從篤實上生光明也若講此題者於動靜不失其時處只當云其篤實如此有不光明者乎不必就以動靜不失其時為光明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大全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蓋物物元來各有

所當止之地是其背也○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
只是各止其所○建安丘氏曰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止
而不獲其身不知有己也行而不見其人不知有人也无人
无己唯見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
所而不止固爲不知止不得其所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
○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以下三句皆從背說本義所謂止
而止行而止即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內不見己外不
見人所謂內外之兩忘也

易註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者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
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義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
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通故曰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然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獨于此言之者謂此卦
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此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崇引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聖人只易一字而充量亦萬
鈞矣下句一所字亦甚的當○凡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
也此謂敵應應字只帶敵字說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

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應不互相爲偶而各止其所
也若一陰一陽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此就艮卦
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
者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爲文王周公之說也○不相與則內
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不相與只好說外不見人如何
爲內不見己蓋不相與則無外求之情人纔有求於外便須
以身已去副他則內有己而外有人矣內不見己貼不獲其
身外不見人貼行其庭不見其人依本義此內外字與上句

內外之卦之內外字不同自明白矣○此條意云曰艮其止
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義蓋以卦體陰陽敵應
而不相與自有止其所之義也夫唯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本義云背者止之所也夫天有四
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一理也蓋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此理所關甚大人於此理若克得盡即
所謂主靜立人極不外是矣天下无无本體之物且如天象
北辰不動故能運旋周天之列宿天時唯冬不用故能貞下

起元而有亨遂之功五方則唯北方地寒不生五穀人則一身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動而唯背不及於用唯其身之所在則帖然隨之而已然五臟皆係于背唯止也故能目一身之萬用而不窮背字從北從肉其義如此

愚按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者此舉經文以結之須總承各止其所言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程傳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

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大全建安丘氏曰位者止之所也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爲所以易至於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所止矣

蒙引兼山重山也前一座山後又一座山也非東西對峙之山也兼山便是各止其所之象兼山兩山也此一山自爲一山彼一山又自爲一山○思不出其位思如思誠之思思不出其位則自不至于出位矣舊說以爲心之所思不出乎其位者小異○思不出其位總是艮其背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傳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

蒙引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之卑者趾之象也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趾之象也夫陰柔則才不利于進居艮初則時又未可進能不進則无咎矣○利永貞又以其陰柔故又

戒以利永貞也蓋陰柔不進固正矣然陰性多躁而不能守始雖不進懼其終之或求進也是以戒之○始之不進貞也惟終不進則是能永貞矣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程傳當止而行非正也今艮其趾則不失乎時止則止之正道也

易解理之所當止者曰正即爻辭之貞也爻辭曰利永貞象辭曰未失正見初之止理所當止也

蒙引未失正也不要當利永貞看所謂永者永此而已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拯而唯隨也恐唯字未的當若不拯而唯隨則如樂正子之于子敖冉求之于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易疏此爻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參義以人臣言之雖吾之守身者不失乎中正然立于人之朝而諫不行言不聽能無憂乎如三之不快非其身之憂也

蒙引六二之義大意是謂於已則得矣但如其所隨何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有此義〇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〇但爻辭不拯其隨只咎六二今本義兼取小象之義謂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云者此正與困九四困於金車來徐徐者同義困初六雖隔於九二而不能來然使九四處位之當則初亦不至來徐徐矣艮九三雖止乎上而不肯退聽於二然使六二才非柔弱則亦自能拯三之剛質矣

觀象腓者足肚也二居趾上偶而立腓象變巽爲股腓在股下二爲巽中畫故稱腓其隨指三也〇中爻坎爲加憂爲心病不快之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二與三占皆在象中皆有一心字二不能拯乎三故心不快三不肯下聽乎二故厲薰心

易解二下而三上故曰退周公不快主坎之心病而言孔子未聽主坎之耳痛而言

蒙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又須看他本義亦字言是固六二柔弱而力不足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之過也亦字甚緊關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大全進齋徐氏曰艮二柔爻也而曰我心不快艮三剛爻也

而曰厲薰心何也蓋六二之柔爲剛者所制故我心不快也九三之剛爲衆感所乘故厲薰心也三蓋强止而不得所止者孔子之勿求是也

易疏艮其限是畫爭橋心外不接內內不出外也加止于身之中是猶分列其中脊之肉上下不通事碍勢阻必至憂危之切薰灼其心求靜愈動矣此爻亦明施止不得其所也

蒙引自人而言趾可止也腓亦可止也身亦可止也輔亦可止也但限一止則上下判然皆非吾有矣故獨不可止也○

艮其限非是三故意自艮之乃病也勁風也雖是象也要說得通○列判隔也謂上自上下自下身已不仁氣已不貫也列其夤只是夤列夤自有上下非夤與限判隔也○以人事言是於其不可止者而止之則事勢乖離而危矣

蒙徵限是一身關要處不可止也

附錄限即腰胯也胯在腰下胯口故反韻府胯兩股之間也夤膂也正韻膂脊骨也最有力之人氣力皆自此出故曰膂力過人又曰脊梁鐵硬馬融以爲脊夾肉者與此小異味本

義云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何意則當是脊骨矣

懸按九三中爻坎爻辭曰薰心坎木安得薰心以錯離有火煙也薰灼也與詩雲漢憂心如薰之薰同取火炎上之義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震上六中未得動之極而心未安艮九三危薰心止之極而心亦未安

六四艮其身无咎

大全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妄動不爲物遷故无咎○中溪

張氏曰諸卦唯咸與艮以身取象此近取諸身者也艮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

蒙引此爻與坤六四括囊无咎相類○六四時止而止與艮其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然亦不但指出處之際也凡事未可做便退縮不做此皆艮其身者也又凡日用安靜而緘晦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戶曾子不預沈猶行之難之類○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于止者也不能兼乎

動也若艮其背則兼時行而行說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蒙引謂止其身而不能動也

愚按六四既云大抵无足多咸之咸其脢无悔亦其類也作象傳文須要切爻辭以陰居陰一于止而不能動講若如他說分斷身躬屈伸之義渾作艮其背一樣看爻象便是兩截意思矣斷不可從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程傳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于輔則悔亡矣

大全隆山李氏曰人所見於外者不過言行二者在下有腓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初艮趾止其行也五艮輔止其言也

蒙引艮其輔謹言也謹言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言有序也

○艮其輔卽所謂言有序也此與咸其股執其隨同類○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可勝悔哉

○六五當輔之處六五二字合中義

愚按李子思云兌爲口舌艮者兌之反也故有艮輔象變巽巽以出言故有序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六五所以能艮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彙徵此見訒言由于存心

上九敦艮吉

程傳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惟此爲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咸艮皆以身取象咸言人前艮言人背艮其腓咸亦言腓腓雖在後而前亦可見也咸其輔艮亦言輔輔雖在前而後亦可見也故咸得兼艮之腓而不得兼艮之限夤艮得兼咸之輔而不得兼咸之頰舌其取象可謂精矣上獨不言象何哉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隆

其上者也其厚也彌固故其象爲敦其占曰吉凡上爻除井鼎外鮮有吉者唯艮之在上體者凡人而皆吉人可不自厚哉厚于始可不厚于終哉

蒙引敦艮只是愈久不變物莫能奪之意先儒說此只有愈久不變意愚卻添箇物莫能奪者欲蹈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意也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與諸爻不同

翀珠上九以剛實居艮終安止之止非强止之止夫然者不屬動不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此動者動此靜者靜此大學謂之止至善易謂之敦艮其理一也

彙徵諸爻皆取人身一象唯上九成艮之主其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而曰敦化形合神寂然常照正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大全蔡氏曰止非難終爲難陽剛居止極勿替于終益加厚焉此爲敦艮而吉也

愚按非真加厚也只是不有初而鮮終始終無間愈久愈凝

便是加厚

周易說宗下經卷之四

平　閩　錊爾爲原本
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必以漸者其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
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
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

者進以序而不逼之義女適人爲歸巽
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
則爲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婚女歸之漸如此故漸專以女歸爲義而其
正也以中四爻而觀雖陰陽皆當位而三四相
比非正應也唯二五相應耳止故曰利貞蓋禮義廉恥之重
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貞也○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
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

彖引爲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此上下不可以
分人己亦不可以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
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昭矣○女歸以漸如何
得男女之正而无失己之嫁○利貞不專謂女
皆利于正也彖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說女歸之義然女歸亦須以正也○咸之
二事耳此之女歸吉待進之一事耳咸之利
之利貞凡有進者皆然○利貞云者一

得正之故程傳所謂其所以利者以其
爻皆以柔乘剛之故程傳所謂有涉不
者也○參義曰非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
迎而後行愚謂止于下而巽于上之意若于
分明○
禮記昏義篇方氏註云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
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
者納幣以爲婚姻之徵也請期者請婚姻之期日也親迎則

成婚矣又云取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大全】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晉進也漸亦進何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必漸進如女之歸方可以獲吉

【蒙引】之字疑衍或是漸字漸字之說似更有理若以爲衍字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更加一漸字於進字之上故本義云漸漸進也○漸之進也女歸如是斯吉也彖傳只如此止于下巽于上之義不必泥爲不消牽到此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蒙引】利貞之義卦辭下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彖傳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至下文舉卦體又只及五孔朱之說不同矣是何也蓋朱子之意以爲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五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兼言之至于初上二爻之不正則正非所計其說已見上條矣惟彖傳所取獨不及二四者

則孔子之意或者以其俱陰柔爲不足以預正邦之功而於利字之義爲力量少故與然蹇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統論之剛柔故皆貴于得正也故贊朱子者曰義理泫微蠶絲牛毛意先朱子而聖亦或未有如是之密也與此難與泛泛者論之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說得正了下句又特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以見其所以爲有功也夫進得其位之正則可以正邦而有功如此進其可以不正乎此所以釋利貞之義也位字在正字上不可在位字上也味本義得位之正句意實非謂得君臣正位得其位便是正也○進得位內面意思是說進而居位三蓋臣象五蓋君象但本文得位之位則只是指爻位也蓋所云進而居位者其位只裁在進字內若遂以此位字爲君臣之位則下云其位剛得中也亦將以爲君位剛中耶○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已正而物正者也不必言君臣皆得正然後邦可正大抵三進以正亦可正邦五進以正亦可正邦象傳蓋明以三五象君臣故各

了二四而獨以卦變論三五之進也○皆有功也功是何功
盖三五是君臣功則正邦之功亦何足疑兆有進字在爻非
尋常凡庶等倫明矣○此釋利貞之義故曰進以正又曰可
以正邦進以正者貞也可以正邦者貞之利也而上文進得
位往有功者此也

其位剛得中也

蒙引承上文以卦變言則三五皆得其位之正以卦體言則
九五又得其位之中中則無不正矣亦所以發明利貞之義

此與家人有嚴君及父父子子兩段都歸在利女貞者一般
又此卦元亨貞无咎以剛中也中亦可以釋貞字義不專拘
于正字也又按既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本義亦只云以
卦體言可謂非釋利貞乎又如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下云釋
卦名義其下文說以動所歸妹也本義云又以卦德言之然
實皆以發盡上段所釋卦名之義也此可以證矣○或曰若
說歸利貞則卦體似未有漸進意曰否漸卦則卦體卦變卦
德卦象之類皆以漸進言也其謂剛中謂有剛中之德也有

剛中之德者進庸有不正乎此所以為利女貞之義

止而巽動不窮也

蒙引上曰漸漸進也只釋卦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
及其所以為漸處故俟盡釋卦辭後方及之

淺說止巽二字不平動不窮只在止而巽上看出不在日後
論

愚按止巽二字要見漸進義止則恬退无求而自无苟進之
嫌者矣巽則紆徐詳審而自無急進之驟者矣此所以其動
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大全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
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乎居賢德善俗乎居
賢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上
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漸朞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蒙引山上有木只是其高以漸漸而高也不必依語録木漸

長則山漸高之説蓋木是生長之物故地中生木有升之象
山上有木有漸之象山本高于地木生於是而漸漸向高也
謂木漸高也生于山上益見其日向高也○一説此卦名漸
山上有木一時雖未見其高然實有漸高之義若依前説則
於山上有木之意全暡了更詳之○居賢德喬其德使賢德
爲巳有也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于皇極也俱
該漸進義○居德積德也亦該進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大全非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
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
水之涯也鴻爲水宿之物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以水
鳥而止于水涯其進不驟得漸之義矣然鴻鵠之志非小子
所量見其出陸爭相危之且議其所處之非君子信巳而行
義无咎也○雲峯胡氏曰三至四互坎故初有水涯之象艮
少男故有小子象或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
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爲小子厲有言
之象
蒙引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行謂飛也鳥以飛爲行進有漸
今觀鴻雁在陂澤內進皆不驟而漸次其行也安徐與鶩類
也有序亦漸意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下非安樂地也而
上復无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爲鴻漸于干之象○初六以
陰居下才弱而位卑者也○小子厲亦在下未得所安之象
○隨卦小子對丈夫丈夫成人也則此分明是童子厲亦危
而巳非凶也故又承之曰有言言語之傷災害之小者也凡

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不必泥有言一端其曰小子厲則
凡才弱而位卑者皆此義也在下而无應多不免于厲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蒙引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者也
非巳有以致之也故于義爲无咎○有言无咎只是謂雖厲
无咎也不必專指小子凡才弱而地卑者皆其類也故今庶
民凡官長雖老耄亦自稱小的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程傳】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磐大石也石大則日
有安平處
【大全】雲峯胡氏曰艮為石故有磐象互坎有飲食象鴻食則
呼衆衎衎和鳴二柔順而有應之象
【補註】食君之食而不事其事那得衎衎而終吉也
【蒙引】漸逹于水進于干而益安矣只以磐言以人事言則位
隲士庶有尊安之勢矣○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
句承上句鴻雁言非謂六二飲食也○鴻漸于磐象進于位

飲食衎衎象享其祿于磐衎衎皆安意也○六二柔順中正
進以其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上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
展布其事功矣故為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之象○進以其
漸不必本柔順中正言是趂卦言也此四字只是本文漸字
與初之漸干三之漸陸四之漸木五之漸陵上之漸逵本都
一類不是六二柔順中正故獨進以漸也然本義他爻皆不
曰進以其漸獨于此言者益著其美也言有柔順中正之德
而進又是漸進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蒙引】不素飽也非但解飲食之義乃是解出衎衎之意故曰
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不為徒飽然後處之安
不然不能安也○必曰不素飽恐人不喻其不以道得之也
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則是有才德循資
格而為君所任用非薄功而厚享者也故曰得之以道則不
為徒飽而處之安矣使非有柔順中正之德則是竊據高位
非以道也使非以漸而進則又躐居要地亦非以道也
【棄】儆夫子恐人錯認衎衎之辭唯以自適其適也故以不素
飽申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大全】雲峯胡氏曰爻因象言女歸之吉故又以此發明為夫
婦之所以凶者以為戒
【蒙引】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有冥行失勢之理故為鴻漸于
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都須就過剛不中而无應上說來蓋
在丈夫過剛不中而无應為剛愎悍戾而不為人所與則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故曰征不復無生道也在婦人過剛不中而無應爲陰道偏勝而陽力不及陰陽有失其太和故雖孕而不成育也是皆凶也○陸非所安也陸是塗路鴻是水鳥鴻在陸何爲哉若察則水濱安平巨石鴻或有時憇焉○或曰在婦人无應何以能孕曰只是陽力不足與陰不稱便爲非應矣若已得中陽氣又相應孕何至不育○利禦寇本義云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不及不中无應之義可見取象之法不拘

觀象爾雅云地之高平曰陸此爻三艮山之上畫象高變坤爲平陸之象也夫指三艮爲少男又陽爻故謂之夫婦指四巽爲長女又陰爻故謂之婦本卦女歸故以夫婦言之征者往也不復者不反也婦孕者此爻合坎坎中滿孕之象也若以變爻論三變則陽死成坤離絶夫位故有夫征不復之象既成坤則並坎中之滿通不見矣故有婦孕不育之象坎爲盜離爲戈兵故有寇象變坤故小象曰順相保也

愚按利禦寇謂示以自反也正欲反其剛強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蒙引群類皆歸而已獨不歸示離群類也明其無生理矣○過剛不中而无應就是失生育之道處○自禦寇言則三之剛乃所以爲順也順謂與人同心協力本義曰以其過剛故利禦寇則此順字正指過剛也何則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畏怯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本義云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程傳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横平之柯

大全雲峯胡氏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前三以一陽畫衡于下有桷之象鴻漸于此則愈高矣鴻趾連不能握木木雖高非鴻所安也然陰居陰得正如于木之中或得平柯而處之則亦安矣故无咎

蒙引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爲以善弱之質而遇艱險之人或遇艱險之地或遇艱險之事也如此則不得所安矣鴻

漸于木之象也然柔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
處之終无可咎又爲鴻之得木中之桷而僅安者也故无咎
○謂之或得者頗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辭也
觀象或得者偶然之辭未必可得偶得之也巽爲不果或得
之象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蒙引順與巽要有别
愚按以字乃用如而又一轉語猶云既順而无忤于物而又
巽而能沉于幾也自非兩平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大全中溪張氏曰鴻漸于陵陵爲高阜下視于磐于陸則于
陵爲最高此人君處九五位之象也况五與二爲正應則二
乃五之婦二漸進以歸于五也雖三欲塞之四欲間之歷三
歲而不孕然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必得遂其室家之願彼
不中不正者終莫能奪而勝之亙其吉也○胡氏曰周公于
三五二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來注此爻變艮爲山陵之象又艮爲止漸于陵以待正應之
象也婦指二中爻爲離中虛空腹不孕之象也離居三三歲
之象也二四爲坎坎中滿故曰孕三五中虛故曰不孕也
蒙引婦五之婦也婦三歲不孕只是說象言五不得二爲用
以其隔于三四故也○陵高阜也論語註大阜曰陵此云高
者從九五居尊象也阜房缶切大陸曰阜廣韻山無石曰阜
又厚也○終莫之勝吉天下之事凡正理所在雖一時有所
阻隔終必伸也蓋天道好還不然便無天道了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易集願者正應相合之願終久必諧但徐俟之耳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大全雲峯胡氏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
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
亂也大抵无位者多无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爲
法雖高而无位然不爲无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蒙引陸當作逵謂雲路也雲路非雲作路也虛空之中乃雲

氣之所往來故曰雲路雲之路也故程云謂虛空之中爾
雅九逵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也○鴻漸于逵猶云鳳
凰翔于千仞之上其羽可用爲儀儀羽旄旌纛之飾也羽旄
旌纛皆以羽飾故曰云云非正指羽旄旌纛爲儀也羽旄只
是一般旄頭插羽故曰羽旄也旌纛又是二物○本義云其
羽毛可用以爲儀飾自上九言無物可指實說出姑用爻辭
羽毛字耳在人則爲雖其實德不爲世用人不得蒙其實德
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上

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其迹超乎物表賢達之高致也○
此爻之辭大意謂上九雖不爲世用而不爲无用
愚按胡經曰羽毛可用者唯雉雀鷺鷗諸禽鴻羽不與又鴻
飛于逵安得其羽可用爲儀言可以之爲法式也蓋即象以
明正意也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言其羽翮整肅群飛有
序可爲儀法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本義揭釋二與上兩爻象傳蓋以二居有
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
爲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
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蒙引本義云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蓋唯其不可亂故可
則也○不可亂也數字甚的確孟子曰向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妻妾之奉爲之者是可亂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易疏易論歸妹其名不同泰六五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此
卦名歸妹以少承長非是匹敵蓋左右媵也
蒙引不曰妹歸而曰歸妹歸者在妹也如漸則曰女歸矣大
凡少女謂長女爲姊長女謂少女爲妹妹字本非謂年少女
子也唯此妹字則是指年少女子蓋以對長男言也非是指
第三女也○征凶无攸利以理言之歸妹固當得征凶无攸
利以卦言之則位不當而柔乘剛亦當得征凶无攸利此如
未濟言柔得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類并蹇解二卦

彖辭取義是皆兼理之所在及卦之所向而取一說皆主歸妹一事而言故彖傳本義云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蓋男女皆凶而无攸利也何也不正則男女俱爲不正豈但妹乎其不主凡事之占者何也承歸妹言猶實待虛也一說依本義與彖則另自位不當與柔乘剛而取何必專主歸妹一事且曰征則是泛指征行言與小畜月幾望君子征凶同義蓋總言之不可以有行耳

愚按征凶自方歸之始言无攸利自既歸之後言只專就歸妹實說不可作仕進推看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程傳前者有終後者有始而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反其辭也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爲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爲六三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興也兌爲少女豈非女之終乎震爲長男豈非男之始乎是歸妹人之終始也

蒙引在家人則曰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名正位乎內外此義卽天地之大義也在歸妹則曰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此義亦卽天地之大義也其下文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此正以明歸妹之所以爲天地之大義處○歸妹人之終始也此人字兼母與子言本義云生育者人之始此人字又專指子言歸妹人之終始正所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大全朱子曰道理本是極大的只是悅以動便帶累他如止而說爲咸无非性之欲也只是動止上便別公私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蒙引上節因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不足之意○既云又以卦德言之則不復仍拘少女長男之義而當自爲一義矣○人之男女相從但是以悅而動便是女子自嫁便是失身蓋雖是兩情俱悅兩地俱動然以情以理在女子一邊尤爲醜也分明是女不取行媒而自歸于人

故爲歸妹也○所歸妹也葢云所以爲歸妹也古文省字在
孔子彖傳彖傳中尤多○一說所歸在妹言女先動也然云
所歸在妹則似云不在男然則男亦有歸乎○雲峯註一曰
女說而男動一曰陰說而陽動此恐未然是拘于上節意矣
以他卦彖傳例之如蒙山下有險一義也險而止又一義也
如訟上剛而下險一義也險而健又一義也如鼎象也一義
也以木巽火亨飪也又一義也推此義可見其皆不以上段
意貫說也矣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大全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
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上卦以六
五乘九四下爻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
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
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蒙引卦象卦德只見卦名歸妹之義未見歸妹之所以征凶
而无攸利處故復以卦體之位不當釋征凶柔乘剛釋无攸
利也○征凶无攸利俱以歸妹言本義自明白位不當也言
自二至五皆不得正行不以正非禮法之所容也其凶必矣
柔乘剛也言以柔乘剛剛柔易位是謂婦制其夫夫屈于婦
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也何所利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蒙引雷動則澤水爲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爲歸妹
象○知字重此句承歸妹字而專就此一事說故本義云君
子觀其合之不正合之不正語意分明推之則皆无不然永

終只是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此以合之不正者言君子
知此則其合之必正矣如此說方見君子體易處

洹辭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大全隆山李氏曰古者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
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
一同而无他異也○蘭氏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乃
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得娣之正故征吉

參義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其姪娣從則娣者
從嫡以適人者也
蒙引娣與妹不同少女曰妹少婦曰娣○跛能履不足以遠
到也僅能承助其君而已○征吉言雖止于承助其君然于
其分則吉矣○征吉如卦辭說征凶无攸利例只從歸妹上
說若九二則幽人之貞則方推開去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蒙引以恒起下文意○相承明不能自主事亦足以承助其

君也○此爻言以賢正之女而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正室
而不能大有所爲亦猶跛之能履而不能以遠到也○然在
其分爲善故其占爲征吉
易集以恒以德言相承以分言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大全誠齋楊氏曰諸爻言歸妹二獨不言者以二下卦之尊
即妹之身而
蒙引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女賢而非正室僅能承助正
室而已一則女賢爲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承內助
之功也故一則爲跛能履一則爲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㫖
衛先第也○若論二之賢則固賢于初初僅陽剛二則剛而
且中也但此處眇能視跛能履不必分高下如履九三一爻
兩句並說又豈可分淺深乎○利幽人之貞言其守正不出
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爲耳
觀象兌綜巽巽爲白眼亦有眇象中爻離目視之象幽人之
貞者幽人遭時不偶抱道自守者也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

无賢夫
愚按幽人之貞四字聯讀此又是占中之象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蒙引未變常也總是抱道守正而不改也未變常三字解出
幽人之貞意○此之未變常亦即初之恒也蓋其爲陽剛之
德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大全進齋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者无應宜待而急於從

人不得爲人配而反歸爲娣是自賤也夫人亦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于卑下卒爲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哉

蒙引須字本義矜用須待之義後云或曰須是女之賤者此又一義也蓋須與娣不同女之賤者爲須婦之卑者爲娣

愚按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又陸子云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爲賤女可知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愚按未當卽前陰柔而不中正句意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大全隆山李氏曰三四雖无應而震兌終相合故曰遲歸有時

蒙引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陽女之賢者也居上體女之貴重者也故不自輕而寧愆期○六四終必得良偶天下无无對之物特過有必行之理不至如三之爲娣矣故正與六三反○遲歸有時謂愆期之志如此也欲得佳配耳非尤是其人耶

觀象中爻坎月離日期之象也四一變則純坤而日月不見矣故愆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之象震東兌西相隔甚遠所以愆期四時循環則有時矣

愚按遲歸有時只合還他有時勿云待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程傳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程傳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娣以容飾爲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下三陽皆以女德稱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帝之女而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无以加于此矣故又取月幾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蒙引六五尚德而不貴飾只在衆中上取居尊中文柔之月
幾望吉亡宜家之謂也○尚德而不貴飾如何便爲女德之
盛无以加此蓋女子貴飾者萬萬皆然不貴飾則自然貴德
矣唯貴德故能不尚飾也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
不該必能敬不忽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畧于妾媵恩
尚周于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爲牝雞之晨嗚必能正位
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爲女德之
盛无以加哉○君主也古者諸侯之妻稱小君諸侯之女或

稱縣主趙宋封其臣之妻爲縣君郡君者正祖此法也○君
郎是主故曰主毋主翁又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六五以德禮爲光華而不以衣服爲容飾
翼象帝乙如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象袂衣袖也所以爲
禮容者也人之著衣其禮容全在于袂故以袂言之
愚按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二句是人指之之辭○月
幾望亦是下嫁占中之象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蒙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此與訟九二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一例○其位在中是其貴也貴者
德也以德而行自不尚飾矣凡能把外面許多事好款飾的
輕視了須是內面有箇物事壓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大全隆山李氏曰三上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爲夫婦故止以
士女稱之○雲峯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
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程傳以爲女歸之无

終本義以爲約婚而不終蓋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
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
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
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于兌之陰則一也
翼義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
召鄉黨僚友者男婚之亙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
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者是男女之禮皆
不備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

蒙引按恭義此說比程傳爲長但所謂男女之禮皆不備一何不切蓋正是不成婚也成婚則女子筐中自寔而男家自刲羊以待賓客矣今日女承筐無寔則是不成嫁耳士刲羊无血則是不成娶耳故曰約婚而不終者也○承筐女之事也承筐无寔則女之事无終矣刲羊士之事也刲羊无血則男之事无所終矣此約婚不終之象也先女而後男者繫于上六故也无所終猶俗云无收殺耳○承筐之承與或承之羞承字同承奉也○承筐无實是未嘗承筐也刲羊无血是未嘗刲羊也○无攸利此句以占言自本爻言約婚不終已是不利了占而得此者亦无攸利而約婚不終也○語詞若云凡婚姻之禮成室家之願諸女則承筐是資男則刲羊以宴今者以言女之承筐也則无其寔士之刲羊也則无其血是約婚而不終明矣

觀象兌爲女震爲男筐乃竹所成震爲竹變離中虛无實之象也中爻坎爲血血之象也震反艮艮爲手承之象也離爲戈兵刲之象也刲音奎屠也羊在下血在上无血之象也

愚按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此二句斷宜就婚姻寔事上說爲是○寔者指幣帛之類猶女之初嫁粧奩資送之物若依程傳主廟見祭祀便指蘋藻之類言矣據理事未嘗不大但士女未嘗爲夫婦也恐意不及此故本義另自爲說曰約婚而不終者也程傳之說似不必從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大全董氏曰象不及刲羊无血者卦爲歸妹設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漢疏此豐之亨其義自亨非豐後方亨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豐下離上震正日出于東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无憂重煩聖人致戒致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歟

恭義諸卦言亨者或雖未亨而將有亨之時豐之言亨者豐即亨之時矣與既濟之亨同

蒙引宜日中者守中之謂○豐之可憂者无遷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故先儒曰人謀孔臧亦可保持天命

愚按豐字講須斟酌勿涉似大有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大全朱子曰明以動故豐謂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唯以明心應事物則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豐○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尚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愚按此條原致豐之繇○大字以治功盛大言勿說到民物去若說民物便是大有卦矣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大全朱子曰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

蒙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聚日繁也以物則九州四海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

故凡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煇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爲之位操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尚大正所謂王假之也尚大是所以有憂道也○尚大也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欲日廣其勢自是尚大耳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矣所以係辭聖人一見豐字眉便皺了故曰云云○宜照天下自王者言之如所謂照四國之意蓋日惟其中方能徧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昃而天下之物有遺于所照之外者矣曰宜照天下所以申宜日中之意也○宜照天下以天下爲心也言此心常在天下不敢以自有其盈盛不然明之所及者一己之私而已矣謂之天下者對一己而言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是照四國自登天而來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是照天下自宜日中而來无復疑矣但辭之所象則各有所在耳故當得其意

愚按此條言保豐之道○據卦辭王假之亦不是何斷處此中之日尚大也所以明其可憂也是危之之辭非勉之之辭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孔疏先陳天地後言人鬼神者欲以輕譬重亦先尊後卑也而日月先天地亦承上日中之文遂言其昃食因舉日月以對之然後言天地之體也

程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盈虛消息唯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幾豐則天下之勢已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後唯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此本義所謂不可過乎中者也

學斷人之形鬼神之氣皆在天地之間人有生死鬼神有屈伸不能常存故以一況字

蒙引此箇日中與上日中不同上言日中言當如日之中兩不過恭帶宜字看自是一様此言日中則昃據日中之理說而言其日既中矣則未有不昃者是以日之中爲盛之極且分明殊同不得兩箇日字纔隔數字便兩意截然讀書者其可不隨文以求其意○方其時之息也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則天地盈矣及其時之消也萬類歸根蟄動伏藏而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不能違也時者氣數也○鬼神是天地之變化運動者如風雲雷雨露凡陽噓陰吹之類皆是要說得與天地日月不相犯○此段所言雖卦辭所未及然却與卦辭之意同以其辭所未及也故曰卦辭外意

愚按此條極言无盛不衰之理以深明不可不恤天下之意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姦惡唯斷乃成所謂威照並行也

蔡注明罰勑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刑者言故曰君子

大全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

犯庶人留待與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

蒙引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獄之已成然後致之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大全雲峯胡氏曰初當離體之初四在震體之初同德而相遇雖兩陽之勢均敵往而從之非特无咎且有尚矣

蒙引初與四相應者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是也今初九與九四均是陽剛夫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此其不相得矣然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所謂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者也是則初九之遇其配主也其勢分才力雖不相下而德則相成故不惟无咎而且行有尚　无咎者動矣而非明則動无所之明矣而非動則明无所用猶有咎也今明動相資則何咎哉行有尚者明動相資則明足以灼其理動足以致其用何事不立何功不成故行有尚　此爻雖旬无咎蓋正是朋友麗澤之益　遇其配主雖旬是象无咎往有尚特是爲占而設但象與占相爲叫應不得截然分曉　問同一初四相應也在初則稱四爲配主在四則稱初爲夷主何也曰自下稱上則曰配主自上稱下則曰夷主

愚按一說上面都不要露出象字于講作之際尤宜謹之此說極是夫本義之作大半合象占而發若文字家不分象占則講說无分曉必過分象占而不能融浹一氣則于意義有斷缺不惟此爻如此看凡三百八十四爻俱宜例看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旬則配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人之心可乎哉

蒙引勢分才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倦可也于是或一萌求勝之心則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大全涑水司馬氏曰六二爲離之主然以陰居陰不見知于人有豐其蔀之象蔀者用障蔽之物掩晦于明者也遇柔暗之主有日中見斗之象斗屬陰而主運平昏見者也日中盛明之時乃見斗象豈時而遇柔暗之五也于此而以口舌形迹異君之一悟適起其疑耳惟積誠感之庶可開其明撤其蔀如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事後主乃得行其道而吉也○

雲峯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謂之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故往得疑疾然二有居陰從陰之象固足以致疾有離明中虛之象亦足以致吉所以占辭兩及之豐其蔀外也有孚發若內也外有疑內有孚孚疑之反也發蔀之反也

蒙引六二本明而爲暗主所蔽或者疑之以爲如此則是有能奪其明之理曰不是奪其明只是蔽其明如明夷者明而見傷非只是受其蔽也不然明在我彼何能傷且下文折其右肱則受蔽之甚者矣然則明而受蔽之說復何疑○往得

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二句戒占者辭然亦以六二之虛中有孚之象○往得疑疾若不度其勢之不可而必回其惑開其蔽則有疑疾矣此須是有孚發若始得發若正因他暗昧而下此字○發若是形狀之辭如云若發蒙耳相彷彿吉字須從發若上說

訂詁貞與孚乃六十四卦之樞紐聖人于事之難行非教人以貞即教人以有孚○若助辭

附錄程傳云斗以昏見○天原發微云二十八宿有斗六星註謂南斗也又民星類亦有斗只五星又詩經維北有斗則北斗七星也又東斗四星西斗五星亦皆斗也○斗蓋星之著者故舉以該其餘所謂斗以昏見至今曆家所建十二辰俱以斗柄初昏所建爲準○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來注志者君之心志也

纂微發者發生也發動也時至則物雖枯槁亦自發生誠至

則君雖昏愚亦自發動此聖人下字之妙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大全進齋徐氏曰折毀也右肱謂上也○雲峰胡氏曰上之暗甚于五蔽愈大則見愈小沛之蔽甚于蔀故沬之見甚于斗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爲上幽暗不足以有爲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咎也其所遇則然也

蒙引沛一作旆謂幡幔也作旆爲是

附錄九家易云沬斗杓後小星註云斗之輔星也指上爻言

上居五旁五爲斗則上爲沬矣

愚按覆綜艮中爻兌錯艮艮爲手肱之象也又兌爲毀折折其肱之象也曰右者陽爻爲右陰爻爲左故師之左次明夷之左股左腹皆陰爻也此陽爻故以右言之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蒙引謂不能有爲以濟大事也○非謂可小事也蓋君臣之事皆大事也正所謂大事去矣及成吾大事之大事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大全東谷鄭氏曰初視四爲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爲夷降上就下也○徐氏曰四與初皆剛同德相應故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建安丘氏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覩均也故皆曰豐蔀見斗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亦居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之才上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資之以輔五則藉友之明開君之蔽昏暗之主可明而豐盛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參義初稱四爲配主以四在位而尊上之也四稱初爲夷主以初同德而等夷之也

愚按二之豐蔀見斗者應乎其昏暗也四之豐蔀見斗者比乎其昏暗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蒙引位不當只是說他位近六五之柔暗處非其位如所謂當位疑也之例○日中見斗幽不明也此似可於六二便言之矣

易集行者動也巽性動而應乎物協力以事五乃以吉道而
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大全進齋徐氏曰來謂來之也以六五柔中之君而能來六
二中正之臣資其開導之益則有慶且譽矣是虛懷從賢智
既有福慶歸于巳而又有名譽聞于人有慶有譽所以吉也
來注慶者福慶集于巳譽者聲譽聞于人吉者可以保豐亨
之治也

蒙引此卦下體爲明上體爲暗五只取柔暗義不復取虛中
義○慶譽二字還作兩義看蓋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
已實得用賢之利也○慶譽便是吉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注有慶方有譽未有无福慶而有譽者舉慶則譽在其中
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大全路氏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
陰柔之質而材蔽于暗故曰蔀其家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
且窮大以失其居焉九三雖應于下彼孰肯爲之應哉此所
以闚其戶闃其无人而三歲不覿也○雲峰胡氏曰闃靜也
愁義雖時運之使然亦驕盈之所致

蒙引豐其屋直至三歲不覿一連意○上九曰豐極曰動終
是巳曰何以謂之明極曰居豐能動豈不是明者在豐之極
動之終便是明之極者矣

附錄說文闃从門內臭犬視貌昔臭切寂靜也俗作闃非姚
信本作𨵦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大全張子曰處上之極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朱子
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于天
際却只是自蔽障得濶

蒙引闚其戶无人非果无人也暗不見人也故曰自藏也而下
文曰三歲不覿三歲言其久終不見人也凶之甚也

愚按詩小雅斯干章之如翬斯飛句翬雉也言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蒙引云翬許偉切飛舉貌

☶☲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大全臨川王氏曰入而麗乎內所以爲家人出而麗乎外所以爲旅○雲峰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有火去其所止而不處旅之象也○吳氏應囘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旅豈一槩哉

蒙引吳氏此言固是然首云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之居于鄭是也此言未然王者以四海爲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幸所至謂之行在若天王出居于鄭則變例矣爲東周之君號令不及于天下无以爲天下共主孔子所以作春秋也而吳氏執以証天子之有旅失春秋之旨矣周公係此卦六五爻辭所以不取君象者正以天子無旅故也

易訥再言旅者旅自有旅之貞旅自有旅之吉也

愚按本義云旅羇旅也虛齋云羇字上本從四俗作西者非此據洪武正韻注旅寓也與羈不同羈馬絡首也故不羈之士用羈字言不可羈縶也與羇大不同羇者寄也身寄於外而未獲歸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凡人處旅本無大通之理羇旅而亨者雖大亦小也

蒙引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與剛中而應者不侔矣曰止而麗乎明則與動而明明以動者不侔矣故只可小亨睽曰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意正相類○或說外指旅謂在羇旅閒能得中而且順乎剛也此說非渙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蓋亦有取耶此彖傳之例耳若不曰柔得中乎外則无以別于六二矣六二亦柔得中

也彖傳此類尚多參看自見○一說外上體也謂柔中居上而又得陽助也然則以位言乎恐亦求之太深耳○止而麗乎明者與說而麗乎明同只是內止外明蓋言內旣止而外又得明而麗之也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說而麗乎明亦然○離本訓麗不訓明因麗乎明故明也彖傳是以如此立言但曰明便是說他明矣○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就旅而言是本身旣有柔中之德又能順附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矣內旣靜專而外又能灼夫物情則不迷於

所往矣故在旅雖无大亨之可言小亨則有矣○旅貞吉另說不必關上文爲穩蓋旅中自有旅中之正道言亦必忠信行亦必篤敬必仁于僮僕義于同侶必禮以律身必智以照物道安往而不在哉○旅之貞何如或曰觀卦體之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卦德之止而麗乎明是亦正道所在也但能守乎此則吉耳故本義以爲能守其旅之貞則吉然有一疑以卦體卦德如是僅得小亨乃又以此而得吉何與曰此如比初六有孚无咎及孚之至于盈缶則終來他吉之類耳曰彼則露出有孚在此則只云旅小貞隨曰旅貞吉其卦德卦體乃彖傳解經之辭也蓋虛心以求則所謂守其旅之貞者卽下文道无不在固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之意耳不以羈旅而或離便是守也非謂只守乎柔中順剛止而麗明而已也依此則大過之時大矣哉亦不可以剛過而中巽而悅行爲大過之才明矣

旅之時義大矣哉

大全雲峰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

之所以爲大

蒙引小亨貞吉意只可以傍証旅之時義之大時義之大意含在難處上○旅之所以難處者蓋一于剛則招禍九三是也一于柔則取辱初六是也

惡按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釋旅小亨之義止而麗乎明此以重卦釋旅貞吉之義大矣哉乃歎辭非是贊辭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來注明其刑以罪之輕重言愼其刑以罪之出入言不留者

既決斷於明慎之後當罪者即罪之當宥者即宥之不留滯
淹禁也非留于獄中也
蒙引慎刑如山慎者謹重之意故如山其要全在明上故加
明字于慎字之上不留如火火勢不留而往也
愚按明慎二字連看斷不可平說故本義止云慎刑如山不
留如火不及明字或以分明者火之象慎者止之象不留者
旅之象說似巧而實背本義不可從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大全雲峰胡氏曰旅而居下始道途負販之旅爲旅之賤者
而猥瑣鄙細取輕召災象之意可以旁通又不特爲旅言也
蒙引以陰柔居下位旅之志意汚下而規模局促也如是則
誰其予之故曰斯其所取災蓋人必自輕而後人輕之人必
自侮而後人侮之不徒曰災而曰取災不徒曰取災而曰斯
其所取災明其瑣瑣之所致而非自外來者也
附錄字義瑣瑣玉聲玉聲輕細也○王注云細小貌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詩云瑣兮尾
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蒙引窮只是局促猥陋之義以爲窮困者非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大全雲峰胡氏曰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
之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旅之甚安而且裕者貞字諸家自
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即次懷資自見六二有柔順中
正之德不必復以貞戒之惟旅中不能无賴乎童僕之用亦

多不能免乎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欺而有賴此旅
之最吉者也
蒙引此三句於爻初無逐句取象處只據其柔順中正之德
而言其理之所當得者有如此凡旅中好事皆備也象如此
占亦如此象占不分故曰其象占如此
觀象即就也次旅之舍也艮爲門二居艮止之中即次得安
之象也資者財也旅之用也中爻巽巽爲近市利三倍懷資
之象也故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爻自二至五有坎中滿亦懷

資象艮爲少男又爲閽寺童僕之象也貞者信實不欺也唫爻中虛有孚貞信之象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程傳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況又有即次懷資之善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大全雲峰胡氏曰九三因六二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即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乘柔故得童僕貞三過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已爲二所得故喪其童僕是雖于爻爲貞於旅則爲厲也○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蒙引九三過剛則衆莫之與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不能下人故程傳以爲自高之象以九四本義所謂用柔能下者對看見得是如此○貞厲義與大壯九三同蓋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其心術亦非有邪也故曰雖正亦厲上交焚其次喪其童僕正是厲處

觀象三近離火焚次之象也九三變爲坤則非艮之男矣喪童僕之象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來注焚次已傷困矣況又喪童僕乎但以義揆之以旅之時而與下過剛如此宜乎喪童僕也何足爲三惜哉

蒙引下即童僕故繼曰其義喪也不兼旅焚其次

愚按近說以旅與下謂視之如旅人也待童僕如悠悠陌路人安得不喪故聖人不罪童僕此說甚善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蒙引旅于處不如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正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程傳亦曰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即次得其資斧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其資之裕矣蓋二柔順且中正四只用柔能下用柔則非本體自然柔順者比能下固善但比之

中正者亦少劣矣故其象之等差如此○資斧只是一件物
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分作二物亦莫依徐氏解作利斧只
是資身之斧正是旅中所宜有之物○其心不快本義云非
其正位者陽居陰位也又上無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旅
豈能盡得意哉亦只旅于處得資斧而已矣
【觀象】艮土性止離火性動故次與處不同離爲戈兵斧之象
也中爻上兌金下巽木木貫乎金亦斧之象也旅于處則有
棲身之地非三之焚次矣得資斧則有禦備之具非三之喪

童僕矣坎爲加憂此爻變中爻成坎不快之象季孟之待孔
子以行國中授室孟子以去廉頗奔魏思用趙人何快之有
【】易攷資作齊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
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讀如齊衰之齊資齊音同
誤作資然據正韻齋持也裝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全書未得位是起下文未快之故當歸重未快句未快不是
以得資斧爲未快是以未得位爲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意釋旅于處○據象
傳看然後爻辭三句自相叫應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程傳】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
【蒙引】本義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數句總是文
明之義蓋六五爲離主本體便是柔順其德便文明且又得
中道也雉性亦柔得中道亦受譽命之地也○雉文明之物
便是譽命之象也說者多說得无來歷得此爻者便是爲射

得雉明其當有譽命也得雉者未免於亡矢得功名者未免
於小費也故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一氣說下○所喪者
小所得者多也故以一矢亡喻之○一矢亡言其功名之遂
亦不免于羈旅之費○一矢亡終以譽命是射雉之象也三
句是一事
【觀象】離爲雉又爲矢變乾之剛直而得離之文明矢亡之象
也譽者兌也兌悅體又爲口以口悅人譽之象也凡易中言
譽者皆兌

愚按此爻乃是列國羇旅之臣而求仕于他邦者故雉字下得不苟正如士執雉爲贄之義先儒固爲五不取君象未嘗詔亦不以旅言也○物類考云雉有五采文明之鳥也故易曰離爲雉雉不再合故士執雉爲贄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蒙引譽命之命名也是在下之名非在上之命也故說得上逮也大舜微時鉉德升聞是也六五明說不取君象○因此一命字照出命世之才之命字亦是名字義分明是名世也故讀書解疑要有證佐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程傳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于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旣而失安莫與故號咷

大全節初齊氏曰離爲科上槁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火有燬有笑號之象離爲飛鳥爲牝牛本義驕謂先笑不順謂喪牛皆致凶之道也○林氏栗曰三與上應皆以剛居上无相與之情故三焚其次上焚其巢三承九四之離爲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

蒙引本義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者正喪牛于易之義也○以鳥焚其巢起旅人先笑後號咷者正如鳥焚其巢而不得所安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程傳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于極而號咷矣

大全潘氏曰羇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焚巢喪牛終凶而泣也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蒙引驕氣方盛安能自知

䷸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程傳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所以小亨也

大全朱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

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
蒙引本義旣曰巽入也又曰能巽以入也葢入必以巽故曰巽入也二而一者也○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陰力量小故也○陰不利往其利往者從陽故也然所從不可不擇故又戒以利見大人
愚按大人是剛中之德的人斷指九五說○小亨者僅辭耳
彖曰重巽以申命
大全朱子曰申非是兩番降命令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

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
蒙引重巽二字重此以字當爲字用歸妹以娣亦謂歸而爲娣也非謂嫁以娣也○本義皆曰釋卦名義此獨擧義言者卦名曰巽不曰重巽重巽之義爲申命之象故曰重巽以申命也非申命無以明重巽之義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蒙引據柔皆順乎剛則爲小亨利有攸往之義然其中又有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爲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柔皆順乎剛之剛兼二三五上言
柔從柔順正志之行也
演說剛巽乎中正此句正明九五之爲大人極重柔皆順乎剛句承此勿對中正以德言正善用其剛處不以位言
愚按剛巽乎中正爲指九五言本義分明兼二爻言者非是○柔指初四直作臣民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王注前風去而後風隨之故曰隨風
語類朱子曰風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翻動皆是風吹葢風在地中氣聚王出地面又散了
蒙引行事帶申命言不空平等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大全雲峰胡氏曰巽爲進退爲不果柔處重巽之下進退不能決惟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此與履六三皆

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爲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小象於此曰志治於彼曰志剛

［蒙引］進退初六之象也利武人之貞爲占者設以矯其偏也

［覲象］利武人之貞如云利陽剛之正也

愚按進退二字近講云天下事行則行耳行而又若有止者存則直謂之進不得天下事止則止耳止而又若有行者存則直謂之退不得辭雖二字意甚纏綿此於卑巽之過意方透得分明更於小象志疑二字揣得出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彙徵］凡人遲疑果決皆志爲之故象著二志字志治則非疑矣治者一定不辭非固執之謂

［愚按］疑字易說治字難說須將治字與疑字反照自見玩武人取意畢竟與履六三之武人逈有不同彼在肆暴邊說所謂武人如秦政項籍之流還是凶狠暴戾者此箇武人在剛毅果斷上說是非巽懦委靡漫无主張者比自屬好一邊若一味從武人混講則志治豈是剛暴所能毋見陽剛果毅之人一事到前或行或止鎮靜凝定處之裕如所云治者如手理亂絲頭緒雖棼而經綸自治也彼武人屬粗看此武人須細看錚所以謂逈有不同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大全］建安丘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雲峰胡氏曰史職卜筮巫主禱祠

［來註］一陰在下二陽在上牀之象故剝以牀言巽性伏二无應于上退而比初心在于下故曰牀下中爻爲兌兌爲巫史巫之象也又爲口舌爲毀爲附紛若之象也

［蒙引］二本有不安之意若能善巽以處之則獲安矣此爻辭之旨也二以陽處陰既失其剛而所居在下位卑者多畏人故有不安之意○本義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此二句總貼爻辭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二句不必

以不厭其卑爲貼巽在牀下以不至巳甚意貼史巫紛若蓋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不是兩箇時節也上六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亦是一時事但以巽在牀下也而只用史巫紛若則其巽也爲未至巳甚若其巽在牀下也而喪其資斧則其巽也爲柔懦不立矣兩句氣勢相連看然後可以得其吉○兩箇巽在牀下皆是過于巽之義但看其所以過于巽者何如耳若史巫紛若如此而過于巽則可若喪其資斧則其過于巽也爲不可蓋上句且懸虛在○用史巫紛若只是取箇道

達誠意之象巽在牀下亦只是過于巽之意得魚忘筌得意忘言不必泥牀下史巫之語只是假借之辭耳○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本爻主巽于人言此又兼巽于神言蓋因史巫二字而云

【易攷】紛若雜出之貌猶言多方也

【附錄】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災害○程傳云史巫者通誠意于神明者也

愚按用史巫紛若正巽在牀下之實說吉又說无咎正恐有議其卑巽之巳甚者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道也

【蒙引】以其得中故自不至巳甚也

九三頻巽吝

【漢疏】頻者數也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旣盡一巽復來頻巽之象曰頻巽則頻失可知矣頻巽與頻復不同頻復者終于能復也頻巽者終于不巽也夫恭曰允恭讓曰克讓恭讓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吝

【大全】童溪王氏曰九三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于自然而勉爲之是可吝也

【蒙引】吝非巽之吝頻失之吝也但云頻巽則是頻失矣○巽九三之巽亦如恒上六振恒之恒皆從卦來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蒙引】巽非出于本心故勉爲廢失而致吝也非其本心則故態復露矣故曰志窮也

愚按志窮非謂窮高極滿也猶云其術立窮三雖強巽不出

于自然而勉爲之然人之視己如見肺肝終不足以欺之矣
志爲得不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蒙引】田獲三品意與上文悔亡相蒙蓋六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也如是則所求必得以田則獲乎三品矣故象傳曰有功也〇本義云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蓋陰柔既不得已之力无應又不得人之力而上之所承下之所乘者又皆陽剛而非陰柔所能處固宜有悔矣然當悔之

時用柔能下則所承乘之陽剛非獨不之侵而反爲之助雖曰无應而亦有應矣雖曰陰柔而實得陽助矣此所謂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者故不但悔亡而且爲有獲也象傳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可見申悔亡異義〇田獲三品謂所田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非謂田時便有三品也此見所求必得之意要之亦是占之象耳故恒九四田无禽本義云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其義可見矣此獨不可以類推乎

【】觀象中爻離爲戈兵田之象也離居三三品之象也〇三品者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〇愚謂此解三品亦合卦體又一義也究不若依本義爲確

【】隶徵此所謂柔順乎剛乃大臣虛心下士收豪傑爲用无孤立之悔而有事功之盛也〇三陽剛在下體之上乾豆象初與己配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象

【】演說悔自陰柔无應乘承皆剛來只就四身上看出不歸罪

二陽極是亡自柔而能下來

【】附錄禮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〇穀梁傳註乾豆者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〇通攷注云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又分別殺之三等〇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〇次殺者以其遠心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也〇爲下殺者以其中腸死遲肉又益惡故以爲充君之庖也云云〇詩車攻註自左膘達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爲中殺左髀達

右驪爲下殺此又三品也而傷剪毛不成禽皆不獻一衆而得三品此又田狩最吉之占○蒙引云一爲乾豆奉神也一爲賓客奉賓也一以充庖自奉也田禽只有此三用

愚按田獲三品只是說多士空會說多獲意思要與三品字義相比擬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曰有功

蒙引田獲三品者人之功皆我之功故其功多也田武事指三陽所作之事業也獲三品者六四收其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大全朱子曰先庚後庚是說那更變後底一截○中溪張氏曰蠱言先後甲而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

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補註先庚三日是丁非甲干无初也後庚三日是癸干有終也

恭義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入於理者深而見于行者決

蒙引此爻貞吉悔亡與咸九四等不同彼是因其不正而戒之是占此是以剛健中正自有其貞也是象○以有貞而吉也則無巽懦之失矣

本傳此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吉以德言下吉以化言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易集五居中而九得正剛巽乎中正此其所以志行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陰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于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爲戈兵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巽上九在

互離之外故喪資斧

蒙引上九是陽何以曰失其陽剛之德葢以其居巽之極過于巽也過于巽則剛德喪矣爻辭二句當相連看不得斷爲二〇雖貞亦凶言縱使施之于當巽之地然過巽如此亦取凶也〇過巽而取凶者以其柔懦而无[illegible]輕而取侮也

觀象貞者巽本美德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蒙引本義正乎凶言必凶此正如春秋戰不正勝之正及必

有事爲而勿正之正同固必之義也正乎凶言可必其凶也

演說上字以居巽之上言窮見過于巽意

愚按正乎猶云端的如此也不可依程傳作疑辭看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大全朱子曰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是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以陽下陰ㄡ陽相悅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爲亨也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陷于邪諂悔吝將生〇建安丘氏曰嘗攷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葢陰柔之質多病于不正而陽剛之體爲能有立也

蒙引此卦名兌兌只是悅動以悅者多失其正故文王係辭特喫緊于利貞之義〇本義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則利貞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之辭〇剛中故說而亨者剛

中則无妄說空其亨也柔外故利于貞者正恐其妄說也故曰葢說有亨道而其妄悅不可以不戒

彖曰兌說也

全書兌指外之舒散不滯言說以在心言此兌之德非卽以說爲兌也

彙徵兌之義和悅以與人而人亦以悅應之兩相悅之謂也亨不待言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

其勞說以犯難民其死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大全隆山李氏曰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和而不流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

易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贊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不正則不大矣

易註說以先民以下歎明說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法

彖引釋卦辭雖只到說以利貞一句住然是以順乎天以下亦承利貞言也說以先民說以犯難皆悅以正者也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通條是利貞之意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死即是民勸而說之大者也剛中而柔外一句剛中字輕柔外字重本義所謂柔故利于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民忘其勞民忘其死者貞之利也非悅也說而不正則民不勸安在其為利利亦亨意也兌亨主說之正者言故本義曰剛中故說而亨也○勞民謂之先民者率民以趨事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先民犯難皆聖人之不得已者如何着箇說字曰此見聖人立言之有味也言說而得其正則雖以勞民以犯

難民亦且忘其勞忘其死而況於其所安為者乎聖人立言之意或如此非是人情所不得已者乃獨為君子之所說也○說之大民勸矣哉上文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即所謂民勸也而說道之所以為大者此也○民之悅即貞之利也說之大者正也正則民勸而悅大矣○此數說字盡歸在上人說如云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之類皆從大處立議論耳

愚按順者不拂其本然應者不違其同然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大全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進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直說在我矣

蒙引麗澤何以有兌象盖凡天下之不相說者盡由于不相同兩澤相麗彼此相滋是雖无情之物實有相說之象故為

兌象也○同氣相求同類相益兌象昭矣○講習只是一件事講而又講也○或曰講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如習禮習射習樂之類在朋友間亦只是講明而已到踐其事處朋友亦如何相着力得如學而時習之傳不習乎皆是自習此曰朋友講習吾見其専於知而不得兼夫行矣為仁由己雖踐行處朋友亦所着力者亦只是講說此無難辨

初九和兌吉

大全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于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于邪者也故吉

蒙引初九陽剛則不失于柔媚處下則不失于上求无應則不失于私係故得其說而無偏黨之和而得其正也

愚按初爻正邪正初分處然兌天地之柔氣也故象戒以貞而爻每善夫剛和兌而吉此所謂悅以利貞者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四比三之陰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進齋徐氏曰疑謂疑于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

无係故未疑若二則疑于三五則疑于上矣

蒙引未有所疑者正也不正則有所疑矣○凡疑者于理未順也

愚按象辭和兌之意○易解云變坎為狐疑〻之象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大全西溪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乎兌之吉也

蒙引剛中為孚居陰為悔此就爻言者以人言則孚者心也悔者事也但以孚而說有其誠心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内

馬順親外焉信友誠固未有不動者也故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爲悔矣大德旣備小疵奚恤○孚兌是象與初九和兌同例故本義以剛中爲孚居陰爲悔在前然後言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蒙引信志誠心也

愚按象亦釋孚兌之意○一說吉一也爲初易爲二難心之所存爲志初去三遠不特志可疑而行未涉于可疑二去三

近行雖不免于可疑而事則可信此說兩邊對勘于道理亦透然似屬人信其志究不若以已言爲正而於人未嘗不在其中也

六三來兌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于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蒙引兌之六三所謂偷于汙賤而可恥者故凶蓋无往而不得凶也

愚按說可應不可來○程傳云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蒙引只是陰柔不中正一句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鄭注商隱度也與周書商賚九章商工商除之商同

大全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

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邪柔之所移奪一牽于柔則將淪胥而爲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

參義如大臣之絶私黨而患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可喜也

蒙引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不必以九五爲在上之明君六三爲在下之小人蓋只是說在邪正之間耳

九五是君子六三是小人但作不等人看以下文介然守正疾惡柔邪之義求之益可見爻辭非以九五爲君而六三其所屬之小人也商度所說四擇所從之人也

[ ]觀象互象巽巽爲不果商之象也變坎爲加憂有未寧象兩間謂之介分限也故人守節於兩之介四與三上下巽體猶驪介然故以介言之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 ]蒙引有慶只是申喜字意夫當邪正兩途疑于所從之際乃能介然守正而疾邪一向從好賂上去在人君則有以寧謐國家在人臣則有以保其名位在君子則有以成其德業不墜其名節皆慶也皆可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 ]來注兌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言剝

[ ]蒙引剝謂陰能剝陽者也指上六蓋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禍丧人之行業何剝如之剝之一字甚哉爲人君者宜深味之○傳曰雖聖人在[illegible]天下未嘗无小人如四

凶虞堯朝畏惡而順命是也○又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 ]觀象五上相比得坎半體故五稱孚剝指上六兌秋之終九月爲剝故稱剝變震爲恐懼有厲象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 ]蒙引正謂剛健中正當謂居尊位○爻辭是戒辭非指實說象傳則指實說也與爻辭意不同爻辭下義當詳○此本義云與履九五同者蓋履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无疑兌之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容近小人而不畏皆危道也如唐玄宗明知李林甫之奸邪而猶用之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海內之平安謂其必不能爲害故也聖人之言豈欺我哉不知但是恃聰明便是昏了但是安平便致危了

[ ]愚按雲峰胡氏曰他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爲君子戒也

上六引兌

大全雲峯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悅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爲口舌六爻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爲戒與

蒙引上六引下二陽相與爲兌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性質柔媚固如此也故聖人亦只下引兌二字與他○本義云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愚謂畢竟有凶而无吉○縱使人悅之而得以乘時徼利亦凶道也害與利相因者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蒙引未光者小人之道也

愚按此未光比他處不同猶云心術暧昧不可測度謂其詐忠譎智善於取容巧于比周但九四剛正疾邪九五以剝爲懼終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迹亦卒隱晦而未至于顯行也未光內實兼有此意

周易說宗下經卷之五

宛平　閻　鉾爾爲原本
甬上　蔣　經授一新定

☵ 坎下
☴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卦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

朱子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

大全雙湖胡氏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爲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雲峯胡氏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高巍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

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必曰利貞者祭
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
戒之
蒙引渙亨謂將來有必濟之理○王假有廟于渙言此者天
下之渙者皆在所當聚自王者言此其最大者也觀大象益
可見蓋曰事神實與治道相關蓋人本乎祖萬事之原也故
曰明乎郊社云云掌乎○利涉大川只是卦有此象遂著其
占與益同例不必拘于渙易辭所取只是理象兩端王假有

廟據理取利涉大川據象取亦有兼取者○利貞本義云其
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卦言利貞者多矣獨此云其曰利
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獨何意歟蓋此卦上言亨矣言假廟矣
言涉川矣然有不正則皆非矣皆失之矣故雲峰曰祭祀而
非正云云深戒之亦爲是也但欠兼亨意觀本義兩又字可
見不可沒了亨意占者之深戒在他卦亦說得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蒙引九來居二而得中得其所安也固有亨道六往居三得

九之位柔而能剛也又上同于四有輿也亦有亨道上同于
四三與四皆陰也謂得朋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言九五互艮上畫爲廟九居五是
王乃在宗廟之中
蒙引王乃在中在廟中祭祀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

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以
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
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大全平菴項氏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
蒙引享帝于郊而立廟故知廟爲祖廟也立廟便當有假廟
之事矣但一立廟便已自有以聚祖考之精神亦非必至假

廟然後聚其精神也故爲皆所以合其散○卦言假廟此又
言立廟者假廟於聚渙之義爲切立廟于聚神之渙爲先象
傳豈以卦已言假廟故于此又追其始事而言歟○立廟對
享帝則該假廟意矣
【】通辭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矣所爲故祭禮以古者
必立廟于東南祭享必以血易多象坎巽巽居東南坎爲血
卦又巽爲高坎爲隱伏故象上帝與廟
【】纂言天大无外必有神焉以主之人死則魂氣无不之然恐

終歸于散故享帝立廟所以聚其渙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大全雲峰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
救之尚早可不至于渙也初六一爻在下未有濟渙之才然
拯之于初猶易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坎
有美脊之馬馬壯則行速言用以濟渙之惡也
【】蒙引用拯馬壯本爻只是一連意言其拯之得壯馬也本義
細爲體究故著既又二字如論語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本註亦分二意賍此說爲長
【】觀象坎爲亟心之馬馬壯之象指二也又互震初畫爲作足
馬足之馬平原君得公子無忌而解邯鄲之圍周亞夫得劇
孟而平七國之難皆拯難而得馬壯者也
彖曰初六之吉順也
【】易解順二也
【】蒙引速用拯馬壯皆出於順九二矣只作一意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程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
【】大全朱子曰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奔者
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雲峰胡氏曰奔九象互
震爲足爲動机二象互震爲木位偶爲足本義曰九奔二机
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蓋九來居二得中
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蒙引此爻以人事言假如當離散之時而出寓于外失其故
居渙也然所寓之地乃是善地可以安也此便是渙奔其机

故悔亾剛來而不窮不窮得中也爻未有以卦變言者本義云葢九奔而二机也古人席地而坐危坐勢云難久故有机以憑老者所居猶宜有几如漢文帝賜呉王几杖成王憑玉几孟子隱几而臥之類今舊匾畫尚有坐床憑几者葢其來遠矣机人所憑以爲安者

愚按來注云中爻震足坎本亟心奔之象也中爻震木應爻巽木机之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蒙引當渙之時皆有願安之心今九二渙奔其机來就所安不謂得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大全隆山李氏曰坎二陰本爲險陷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已之難而无險陷之憂也

蒙引六三亦未必其果能濟渙與否但渙其躬則志在濟時矣本義云志在濟時是有斟酌葢其陰柔不中正雖得陽位

才任俱未優唯六四雖陰柔然得正而又上承九五故爲渙其羣元吉〇无悔亦且自其象言未能濟時而无悔也〇六三渙其躬九二渙奔其机俱是象悔亡與无悔同是占

易攷凡躬者指身俛而向上俯而向下之處三四皆屬躬四上三下謂腰膂之閒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大全厎山潜氏曰居下之上有應于外其志將以身濟渙志在天下國家者也

蒙引若不用志在外外字以解之則渙其躬亦无歸着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大全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〇

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羣之象丘互艮象夷等也指下二陰而言渙惟此爻大善而吉葢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

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四五下无應皆有散其朋黨之象獨于四言之者四能散其朋而聚歸于五也丘聚之高也高則爲丘以艮象言乎則爲夷指下二陰而言三陰中六四一陰獨如此非二陰等夷所能及也豐四曰夷主陽與陽等此曰匪夷陰不與陽等也

蒙引或曰以六居四非陽剛之才也而何能若是曰大臣之善是不一槩以九居二是剛中之臣固多善矣以九居四則勢陵于君故多以陵上爲戒也如六四者承九五之君乃柔

順之臣也臣之柔順不專其權而惟杜絕私邪以布公道其爲善亦大矣尹吉甫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按柔順之說與本義居陰得正下无應與之說正契合○渙有丘匪夷所思蓋其贊辭在六四既散小群自成大群在占者散小群巳元吉至于成大群則其道益以光大而匪夷所思矣成大群還在散小群之後本義曰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又曰則非常人思慮所及頗與解晉六五之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同例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去柔群而乘剛君是其心事之光明正大也

蒙引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所以爲光大也此便是匪夷所思處○爻辭云云要之只是渙其群元吉便巳都了得下文渙有丘匪夷所思只是寬意而言以贊之耳故象傳只用光大也一句便體貼爻辭无所遺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程傳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

大全雲峰胡氏曰汗坎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僅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浹于四體猶大號出于君之中心而浹于四方也自然如汗之出而不反非謂不可反也六四渙小群而成大群九五渙王居渙小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粟也故无咎

參義人君當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

令則萬姓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
于上而民聚于下矣天下之大勢其有不合于一乎
蒙引此渙字與三之渙躬四之渙羣上之渙血皆取卦名而
指義不同此之渙乃濟渙也○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云
云蓋非陽剛中正則雖居尊位而不能渙非居尊位則雖有
陽剛之德而无其權亦欲渙而不能○渙王居如陸贄云云
之意朱泚之叛德宗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宫陸贄諫悉出二
庫貨賄以給軍實則云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

固大寶者也○汗謂汗之出而不反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
是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蒙引王居无咎還是兼渙汗其大號
愚按正位猶云以至正居其位也一般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外
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
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以陽居巽體
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大全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義看則人之所當渙者
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群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
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于人其次便渙去患害蓋渙是渙散
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當散
蒙引上句用三字省下三字象傳法例如此安得曲爲之說

耶故王居无咎一句爲該渙汗大號亦无疑朱子語錄不無
渙汗大號猶是欠處蓋亦記錄之誤朱子既知以此例彼而
乃又遺了一半决不然也
彙徵渙六爻極有次第初渙用拯而得其人二渙宜奔而得
其地濟渙之臣則在渙其躬與群主渙之君則在渙其號與
其積若是而渙始濟得以遠害而釋憂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大全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也立節太苦不可貞也○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夫節中道也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于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爲貞也

易疏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節須得中爲節過苦傷于刻薄物所不堪不可復正故曰苦節不可貞也

蒙引節字意有度數之節有德行之節如節以制度是以度數言者如出戶庭等是以德行言者節亨苦節之節都該兩意同是節也○陳仲子之廉見孟子人所知也申屠狄之潔見劉向新序節士篇曰申屠狄非其世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人之于天地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

亡國殘家非聖知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于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蒙引卦辭本義曰陰陽各半卽剛柔分也又曰二五皆陽言二五則得中意自備矣曰皆陽者陽剛正道善類也剛而且得中則是中正以通矣安得不亨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大全李氏曰節以甘爲吉苦爲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常使人惡而不懌故窮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程傳人于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難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

大全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阻節之義

蒙引二句意相連總是見節之亨而非苦節之不可貞也○

說則說于進遇險則其進有節是節道也而九五質得位以主節于上其所節者又皆中正而不至于苦是以通行于天下而無微也此二句相連之意○葉氏云人惟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于流矣節之義也○中正以通通字只據理言本義云又坎為通非正意

【】彖傳此以卦德卦體言節之善正所謂剛得中者○通與窮正相反此兼主節者言

【】愚按呂東萊曰當位中正中言九五所居之善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程傳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無節則失序矣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于傷財害民矣

【】大全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聖人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已益人之實而无剥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不害民矣

【】蒙引主程傳及建安丘氏註語録天秩有禮不宜用搀于傷財害民之義不切耳○天地節至不害民言節道之大也○節以制度節是節制度是法度度本分寸尺丈廣狹長短之數此則所該自廣當取其意也○節以制度凡君子皆可能不必著聖人字如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豈必皆聖人而後可能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傳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于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叅義制數度為粗為末議德行為精為本

【】蒙引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蓋澤水之上者也增則溢矣故曰其容有限有限即節之義若江河則流通而不滯故多容○制數度議德行以愚觀之二者不可分輕重德行是立身事

數度是應用事此當以振民育德常德行習教事例看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

大全雲峰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戸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爲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險陵節之僭矣此知節者也

來注此象所該者廣在爲學爲含章在處事爲括囊在言語爲簡默在用財爲儉約在立身爲隱居在戰陣爲堅壁係辭止以言語一事言之无咎者不失身不失時也

蒙引本義戸庭戸外之庭至于門庭亦宜曰門外之庭也而乃曰門內之庭程傳亦然何也葢古者宮室門戸之制先儒必有考矣大抵門在外戸在內孟子曰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則門在外可見中庸屋漏註曰戸從東南入爲室之戸也則戸在內可見此說且與朱子戸庭主心門庭主事之說有合○室內戸庭外○時止而止者也

愚按古居室堂內爲堂室西南隅爲奧室東南啓一扉以出曰戸戸外曰堂堂下階前庭曰庭外闔雙扉曰門

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蒙引在初九時則塞而未通也

愚按此塞字乃孔子取內卦之象塞者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大全朱子曰戸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戸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戸庭主心門庭主事

○雲峰胡氏曰初九爲兌始兌于時爲酉闔戸之象九二互體震震于時爲卯闢戸之象九二以剛居柔不正且上无應與然六三非蔽之者故猶爲可行之時二可行而不行是知節而不知通也故凶或曰旣无應與如之何可行曰初九于時當止位雖有應其止非失時九二于時當行位雖无應其行非干時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仲虎胡氏曰九二无凶言不出門庭凶者反言以戒之言二宜出乎門庭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衆引失時即所謂好從事而亟失時者也失時極謂失時甚矣惜之也失時便是凶○士君子幼學將以壯行患不得其時耳今幸有其時而乃固泥不出失時極矣甚惜之之辭也觀象傳或曰大得志或曰道大行是皆喜談而快道之至于此獨曰失時極聖人之心可知矣彼西山之夫磻谿之叟皆非其夙心之所期者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大全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雲峰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來居三本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兌說之極說極則悲故其象爲嗟而其占爲无所歸咎也

衆引咏无咎也○此无咎與諸爻異如革九四兌九二象傳皆云信志也革則言人信其志兌則言已志之信亦辭同而義異

本傳兌爲口舌坎爲加憂又兌說之極則生悲嘆皆嗟嘆之象也用財恣情妄費則不節矣修身縱情肆欲則不節矣嗟者財以費而傷德以縱而敗豈不自嗟若助語辭自作之孽何所歸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無所歸咎于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

咎與諸爻異者因爻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衆引本義云此无咎與云云咎也按古易經自經傳自傳此本義宜在爻辭下此處既明曰又誰咎也亦可无此本義矣

六四安節亨

程傳以陰居陰安于正也○又曰節以安爲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

大全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下兌澤上坎水

六四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瀠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于節而自然无勉强者也故其象爲安其占爲亨

蒙引安節猶云安貞謂安于節也非謂安節也節字總一般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來注承上道卽遵王之道也

蒙引本義上承九五一句亦重故象傳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蓋自有五以主節于上四但承而行之者耳然非柔順得

不作聰明亂舊章者則雖其所當承亦不能承而行之

俗加也也故曰承上道也承上道須是柔順得正

惹被承一字大了安字中看出特筆不可忽

多耶其安是純以道言而位在其中象耶其比承是純以位言而道在其中二聖之指不相悖如此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大全雲峰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五本坤體又居中故有甘之象其在節之三則我求諸于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于我故行有尚

蒙引甘節者中正也吉往有尚者通也若非當位以節則亦不得伸其中正之節而通于天下矣但中正字重於甘節義爲切且如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象傳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亦此義也

象曰甘節之吉位中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故不過而至于苦也

全書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

蒙引中案正中則不苦而甘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大全中溪張氏曰卦所謂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

觀象苦節雖本文王卦辭然自二至五皆離上居卦極正居炎上之地炎上作苦亦有苦象貞凶者雖无越理犯分之失而終非天理人情之安也蓋以事言无甘節之吉故貞凶以

理言无不節之嗟故悔亡易以禍福配道義而道義重于禍福故大過上六過涉滅頂无咎而此曰悔亡見理之得失重于事之吉凶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大全涑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爲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行于世也

蒙引窮則不通矣正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程傳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豚魚當无所不感矣

大全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蒙引下悅以應上上巽以順下此上下交孚也卦名是全體之名當兼全體取義至交孚之說爲長上下二字不可依黍義作君民二字恐未當○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不然乃爲豚魚之吉而不爲中孚者之吉矣故豚魚是承中孚彖傳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聖人固已著字眼在矣○原文王之意謂于難感者能感之則是信之至矣既而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无往而不孚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特以豚魚至爲无知故假以爲象耳且如古之有苗傲象真豚魚也○利涉大川至信所以可涉險難者不僥倖以苟免不欲速以冒進言忠信行篤敬素患難行乎患難明則人與之幽則鬼神福之大川特舉其至險者亦以卦有乘木舟虛之象也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蓋亦此理○利貞當管上文故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安失其正蓋感物不以正則爲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爲行險以僥倖○吉字帶豚魚讀蓋豚魚无知者也至信可以感之大川至險者也至信可以涉之兩句似平或

卦[illegible]云与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似以豚魚屬有孚而以對利涉非也豚魚之應是有孚所致者致豚魚斯吉矣且又利涉故吉字只連豚魚爲句利涉自有一項

本義云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亦自分明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蒙引柔在內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也剛得中以二體言之爲中實也○此云孚乃化邦者自我一國既上下交孚則近者悅遠者來[illegible]下孚之必矣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用此道也[illegible]之後后南國之化行天下孚之爲何如此上下指君與尸氏也卑君臣者非○孚乃化邦風行四表也

愚按此邦字斷指天下之萬邦言所謂萬邦作孚是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尙及于豚魚則天下无難感之物矣○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鄭氏湘鄉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與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眞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蒙引據雲峰之說似只以豚魚爲一物依程傳作二物而本義只云豚魚无知之物意者其亦不以分爲二爲非耶○本義云豚魚无知之物无知何獨豚魚曰諸畜中豕性至躁[illegible]騃豚又豕之稚者故最无知又諸般禽獸雖槩无知然又[illegible]人同居霄壤之間同見日月同受風霜魚則獨居水中惟以水爲乾坤與人世又隔一重故尤爲无知○木在澤上既有乘木之象外實內虛又爲舟虛之象皆卦象也

附錄補註云豚魚江豚也江豚東拜則東風應信西拜則西風不爽唐詩河豚吹浪夜還風是也是物之有自然之信者○胡氏曰據此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爲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于義爲長

愚按存于中爲孚見于事爲信其實一也不可過爲分別○豚魚雖本義不分一物二物要以无知之物爲主而信及不

重豚魚作爻字遂是渾說為高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易繇中孚所以利貞者天德剛正而氣序不差是正而信也今信不失正乃得應于天是中孚之盛故須濟以利貞也

蒙引信而正則事皆天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孚貞應天之義不待多費辭矣○信而正者天之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

唯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朱子曰然

大全平庵項氏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獄成而孚在我者盡故在我者无憾也

蒙引議獄緩死不是兩事所以審求其情也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故云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則至誠惻怛之意有以浹人之肌膚淪人之骨髓矣豈非中孚之意

易簽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郎非中孚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大全雲峰胡氏曰信凡失於後者由不能度于初四陰柔得正初與四正應當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而言

蒙引此皆戒占者之辭初九本未見其有他處此爻辭只據初時說道理○其曰虞吉者猶初九閑有家例其曰有他不

燕者猶比初六終來有他吉例皆是初爻之辭

易喻虞度也是謹始之意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蒙引此虞吉作初九能度六四可信之說所以然者以其居初志未變也

彙徵志未變全本初九來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大全中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

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于幽陰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于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靡二係於五也二五以誠實相孚中虛相感○雲峰胡氏曰兌爲正秋爲口舌感于秋而鳴鶴之象也卵生爲孚故又取鶴母子之象

本義物之相愛者莫如母子之同心而人之所慕者莫如王爵之可貴中孚之二以實感乎五而五亦以實感乎二其至誠之感通爲何如

蒙引四句都是象然有二意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孚○好爵或以爵爲天爵蓋非也只是爵祿之爵其曰好爵謂得中亦猶云鶴在陰謂九居二耳非謂好爵爲當懿德也五即我也皆指二○中溪謂我爵謂五五爲君位故以爵言此句與本義好爵謂得中者悖矣又曰吾亦五也爾指二二偶于五也其說益謬不識主賓我不指二而指五何謂也且與上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又自相戾

觀象大象離雉象變震鵠象皆飛鳥之象也不言雉鵠而言鶴者鶴信故也鶴爲露禽八月霜降則鳴兌乃正秋故以鶴言之兌爲口舌鳴之象也在陰者鶴行依洲嶼不集林木居陰爻在陰之象也陽大爲鶴二三陰小爲其子千孚之象也吾二自謂也爾指五因中孚感應極至而无以加所以不論君臣呼爲爾也○此爻之意總謂二積其誠信孚卦中之三四以上應乎五而與之相繾綣也

附錄埤雅云鶴羽虫與鶴同時而鳴卵生愛陰而惡陽○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禽經云鶴朱頂白毛裳翰鉉包能食蛇數里之內蛇聞聲皆避○飛則高舉聲則遠聞行必依洲嶼止則樸林木千六百歲飲而不食天下有道與鳳凰同遊于圃

愚按曰子曰吾曰我曰爾槪略形迹之外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蒙引朱子曰是兩箇都要此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象傳雖獨舉其子和之然中心願也

又自是吾與爾靡之意於爻辭无所遺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大全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惟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

蒙引敵謂上九信之窮者知信而不知變則信斯窮矣窮不變通也故不足賴也○本文得敵二字最重三雖陰柔不中正然使得善應而尚獲其助而不至于顛倒其在古昔最著

者如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有王孫賈之徒輔之則亦不喪太甲始雖昏也得阿衡而克終劉禪之德至暗也得諸葛亮而延祚數十年故此爻聖人不得不罪其敵也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皆有敵在已若陽剛中正則雖得敵之窮亦未必至此故象傳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與爻辭互相發也○敵謂敵應无甚深義以六三而得上九之敵應非能王張我者是以不能自王而其象如此雖不言凶凶可知矣

觀象得敵者得對敵也指上九之應言六三不正上九亦不正也陰陽皆位不當所以曰得敵巽爲進退爲不果作止之象又互體震爲鼓鼓之象約象艮爲止罷之象本卦三變離離火聲泣之象兌爲口舌爲巫歌之象倏忽之間變態如此已且不能自信何以孚之人哉

愚按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大全中孚六爻唯取柔而正剛而中者

蒙引或鼓或罷是活字主擊鼓言是奮發之意凡兵役都用

鼓以進所以一衆心而齊其力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程傳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

大全蛟峰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爲黨也○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蒙引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以是德而居是位所謂權不

張而自大勢不招而自集月幾望象也該非居陰得正而徙
位近于君則德不稱其位君不信其忠亦不能有其厲也如
云負且乘致寇至晉如鼫鼠貞厲是也故四之月幾望必兼
取四之居陰得正位近于君者有見于此也然以柔正之資
而膺君上之任必能公爾忘私而不暇顧其朋友是謂馬匹
亡也馬匹謂初與已爲匹也○中溪謂月幾望不處盈也其
旨非是葢本爻之意正謂其權任之隆而能乃心王室自絕
私交所以无咎也而象傳云馬匹亡絕類上也无咎處正在

馬匹亡上不在月幾望上此𠂆陽係不小宜詳之○月幾望
馬匹亡二句相與應說方得其旨若並舉對言則失之矣本
義云居陰得正位近于君而不曰位近于君居陰得正者固
有義矣四所以能絕初以信五者亦以居陰得正也
觀象月幾望者月與日對而從乎陽也本卦下體兌中爻震
震東兌西日月相對故幾望曰幾者將望而猶未望也因四
陰爻近五陽爻故有此日月之象此爻變中爻成離牛不成
震馬矣馬匹亡之象也匹者配也指初九也曰亡者不與之

交而絕其類也无咎者心事光明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程傳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應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大全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在二曰靡在五曰攣皆固結而不可解之象
蒙引說此爻要略與九二異葢九五是君上故不義言下應
開鉉攣者相連也即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也○廣雅云攣拳

也約象艮爲手攣如象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蒙引正指剛健中正中孚之實也當則指居尊位爲孚之主
者也正當宜分看履九五兌九五與此同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程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
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
大全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臨川

吳氏曰巽爲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彖爻取三物爲象上九天之位也鷄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于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雲峰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于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于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蒙引居信之極而不知變所謂好信不好學者知有其理時勢不足以副彼亦以爲有是理也必要爲之不度時不審勢此謂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也甚言其難也○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夫雞羽族宜能飛也而不能飛則變也乃以其有羽翼而強欲飛而登天不知變也故爲知信而不知變之象○貞凶蓋亦以其所信者固亦正理所有也但不知變耳故云雖正亦凶

附録禮記雞曰翰音註云翰長也鷄肥則鳴聲長○又曰翰羽也雞鳴則振推其羽故古詩謂膈膈膊膊雞初鳴此曰翰音者以巽爲雞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有孚之名无孚之實此特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亦凶何可長也

蒙引何可長凶也知信而不知變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于信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何如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虫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中二爻內實象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象鳥之翼橫飛之鳥身已飛過而有遺音耳○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乘陽而止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協非上逆之比也

蒙引自可小事以下皆利貞之意○本義既過于陽可以亨矣蓋以義而言陰固不可過于陽以勢而言則既過于陽亦

可以亨但以其有妨于義也故隨戒以利貞云云貞者義也以義用勢也小者之宜也所謂與時行也下文所云皆其義也○凡謂小過之時者非時小有過謂時當小過也如云大過之時亦豈時有大過耶大過小過都是人事但其時當然則謂之大過之時小過之時耳○可小不可大宜上不宜下此意大象傳盡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截作兩句方是其聲下而不上此於卦體无所取只據飛鳥言之其聲皆下而不上○不宜上宜下此以人事之占言不

指飛鳥遺音蓋于鳥聲雖着宜字○宜下是歛退一步做事的意如此始大吉○大抵風皆自上而下聲音雖逆風而上鳥飛于空風力尤勁故其聲多不上而下○嘗聞有人淸晨下武當山而天色甚霽初不聞雷聲及至山下見道路行潦則是早雷雨大作也以此推之則雷聲亦不上聞況鳥音乎

【愚按】以人事言之小過是稟陰性之多過于謹密者此却是好事故聖人就是而與其亨然正唯陰柔恐不能固守此柔順退抑之正道故又戒以利貞可小事宜下皆貞也據小過才力但可為分量內之小事不可為分量外之大事即小事亦不可肆然妄為當如飛鳥遺音不宜上而後張之意多乃宜下而退抑之意多則安分而无曠失其吉大矣女此講語方一貫○小過斷不以人類言止泛泛以事類說不可依他講作小人過于君子看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此卦陰多陽寡故曰小者過

【全書】過而曰亨者以卦體陰多于陽是分處其小而勢過于

大因其過而善用之亦可以有為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六五六二柔居二體之中是以小事吉也

【蒙引】時謂小過之時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利貞者過小而不過大小過而不甚過之謂也故曰與時行時小過之時云也○過于小如喪過乎哀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也可以小過如哀不至滅性恭不至足恭儉不至豚肩不掩豆是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

中故可小事得中但可有事但以柔得中只可小事

彙徵小過非過爲收斂以時當過愼而不得不過愼與時行也時非時節之時就吾之本分若何才力若何卽謂之時循吾分所當行力所能行者行之是與時偕行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九三九四剛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爲也

蒙引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唯二陽然下體之陽不居二而居三上體之陽不居五而居四皆失位也又三則以陽居下之上四則以陽居上之下皆不中也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戲不可大事也○二五只言柔得中三四不止言剛得中而必曰剛失位而不中此尤見剛之不得志而不可大事處失位二字如何可輕看○三四言剛失位而不中二五獨言柔得中而不言得位何也曰小過之時柔之所以可小事者不以位而以善也若小者既過而又用其勢將反以壯敗矣此彖傳不言柔得位之意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程傳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飛鳥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宜爾

大全陸氏希聲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鶴鳴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尙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爲順乘陽爲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

蒙引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上逆下順以人事之理言所以以理而斷其上逆下順者以小者之過也陰可下而不可上也如行過乎恭固是宜下恭不至足恭亦是宜下

彙徵內實則身小外虛則勢張有飛鳥之象

愚按有飛鳥之象一句是卦體者是從卦體橫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大全朱子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

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于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于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是卑下之意○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爲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爲豫在于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爲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

○平庵項氏曰日行日喪日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雲峰胡氏曰本義以爲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于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于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爲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掩豆也

叅義雷行于空中則其聲震暴若鳴山上則其聲微小詩所謂殷其雷是也

蒙引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語録云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亦是自高處放下聲來蓋聲在高處則去人遠其聲遠而微矣小過之象也今之雷聲重者則只如在屋脊之上蓋雷近則聲洪遠則聲亦微矣雷出地奮則其聲重矣雷在天上則高虛之表四達无障與山上有雷者又別不可以其更高于山而聲反重爲疑也乾九四在淵本義云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雷亦然雷在

天上若更高于山然聲達四遠徧警群動又與在山上者不侔矣○本義云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是可小事意又云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是宜下意皆所謂小過也○本義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就行喪用三字說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等事則大者之過也○本義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此就恭哀儉三字說正雲峰所謂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本義可以小過而不

可甚過此句意階在三箇過字內或以附在恭哀儉者非也

此三過字俱是小過之過亦正雲峰所謂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掩豆也

初六飛鳥以凶

大全朱子曰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平菴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峰胡氏

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姤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蒙引不好處全在飛字上是上而不下者也若飛鳥遺之音則下而不上此只言飛鳥鳥之飛只管過去○初六所以取此者以其陰柔性躁又上應九四志于上行又居過時則其躁也又過于躁其上行也又過于上行故曰上而不下者也以此取飛鳥象初六一飛鳥也○初六飛鳥之象就人事言之便是行只管過於傲喪只管過于易用只管過于奢如此安得不致凶

愚按本義云能致飛鳥遺音之應於初六復言之者此又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中孚以德之感應言小過以占之應驗言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全朱子曰君占得者更無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猶言无可柰何也

啓源以凶者自納于凶也高飛必返墜學由己作可如何哉莫救之辭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程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是遇其妣也二

雖從五亦一 六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于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故其咎可知

‖大全臨川吳氏曰二五當陰過之時而无害陽之事得中故也五中而不正二中而正故其爻辭比六五尤善〇雲峰胡氏曰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也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適相當之遇也故曰適遇〇相遇謂之遇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無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無心遇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

不及相反

‖蒙引六二許多爻辭只據柔順中正言所以爲過而不過〇曰祖曰妣以陰陽之象言曰君曰臣以上下之象言義不相襲同是一六五也對三四言則爲妣對六二言則爲君〇問先妣亦妣也此何以知其爲祖妣曰晉六二與六五相應則只取爲先妣此乘祖字來而與祖爲對則是祖妣也故程傳斷以爲祖妣本義云過陽而遇陰既以一陰一陽相對則祖與妣亦相對其爲祖妣益无疑〇朱子曰五便當妣也亦以其爲六五也陰君尊也〇重在陰字上若過而遇陽則過而過矣〇不及其君此不及字當依春秋書法例看爲對過字言過其臣謂自得其臣之分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爲臣者不可陵及其君象言臣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

‖蒙引不及其君爻辭本自爻言其能然象傳則復以理言其當然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大全雲峰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恃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爲備苟反從之則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㕘傳九三剛正邪正不兩立乃群陰之所欲害者故當防之不墮其術中不蹈其虎尾若不防之不逆其詐而反順從則

彼必戕害乎我而凶矣

附錄 春秋傳在內曰殺在外曰戕戕者殺害之謂也○字義云防者捍也捍水者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謂之防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程傳 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蒙引 凶如何甚言其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家訓 此節重弗過二字往厲必戒當于弗過者加守之勿用永貞當於弗過者貞用之

蒙引 九四一爻占得之者當得无咎何也九四以剛處柔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是過乎恭也過乎恭則過而不過矣所以无咎也若或更往則爲過矣其過不爲過恭而爲過剛矣是有厲而當戒焉然道無定體事有異宜固亦有過乎剛之時且九三陽性堅剛或膠於永貞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固守夫過恭亦當隨時之宜也隨時之宜者時宜過剛則猶所過剛也○大抵時乎過恭則過恭爲中時乎過剛則過剛亦爲中○周公係此爻以上句言弗過遇之又曰往厲必戒說得似太重了故復着勿用永貞一句以裁之然後於理爲盡也○以剛處柔過乎恭矣過乎恭如何是合宜蓋當過之時而過乎恭過之得宜者也所謂過而不過也○本義云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云云依九三爻例弗過遇之謂弗加意以待之也是不能過于恭也不能過于恭以往則厲矣故當

戒道理皆同而句義異其本義上云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皆不用改動○不加意以待之如何便有厲蓋當過之時每事當過然後得中也○過遇爲加意以待之此說出朱子小註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愚按 一說象位不當與他處別唯不當而居柔所以弗過而合宜也又勗以往厲必戒謂過剛必行不去不可長也本義云爻義未明此亦當闕誰敢主得姑存之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程傳六五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爲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爲也皆互兌皆有雲雨自西之象坎爲弓凡互坎或厚坎皆取弋射象然彼射隼射雉此僅取彼在穴甚言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不飛者也易之取象大者以田爲象最大者以狩爲象小則以弋爲象

蒙引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六五而言其不能成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自六五之得六二而言其不能共濟大事也

凡所射之物皆在遠處故取弋義

觀象以生絲繫矢而射曰弋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則皆

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于陽則不能以固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于陰則不能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

蒙引本義云已上太高也此與乾上九之亢龍同意謂其過高志滿不能下人以圖事功上六本義云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亦取此意其象傳則云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程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

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過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荐至凶孰甚焉此可爲小人過盛者之戒

〔蒙引〕陰性躁也動體已過又在動體之上陰過已過又是陰過之極故爲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是弗合其宜而一于過者也○離之謂遠去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易解窮高曰亢居卦之終過之亢極者也初之飛鳥已凶上

之凶更可知矣

〔蒙引〕已亢卽本義過之已高而甚遠之意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大全潛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利貞者六位當也初吉者二也終亂者上也離內坎外出離入坎則既濟爲未濟矣○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逆而相交接既濟之象

易既濟者濟渡之名既者皆盡之稱萬事皆濟故以既濟爲名

〔蒙引〕既濟事之既成也只緣既字不好此卽康子怕處其盛之意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既濟之時好時節都過了只得小亨而已好時節既過不好事又將來故須利貞下文初吉終亂正是此意是言其所以小亨而利貞也利貞與泰九三之艱貞无咎意同○初吉終亂此以時言與豐之

日中則昃同意彖傳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是兼人事言然人事所在卽天運所在也如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都是此理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蒙引〕小者亨也謂于事之小者得亨而于大者不得亨也猶所謂小事吉云

〔愚按〕事之小者亨蓋萬事畢舉利于因而不利于創利于整剔而不利于紛更如率由舊章遵守不變便是小亨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大全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中溪張氏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卦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蒙引此卦初陽而二陰三陽而四陰五陽而上陰也卦辭本義六爻之位各得其正乃卦名之義此則移以釋利貞義又不同矣

初吉柔得中也

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

蒙引指六二柔中則能持盈而守成謹畏而不怠故吉

愚按柔得中已在柔正而位當內此復追其初而言之欲利貞者必知其初也丟剛說柔以既濟後在固其元氣防其未然柔不躁動得中又不怠荒聖王之治皆由溫恭允執中來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此又推其終之所以亂也○建安丘氏曰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于贊易也其旨深矣○雙湖胡氏曰終止則亂味止之一字卽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

來注其道窮者以人事言之怠勝敬則凶此人道以理而窮

也以天運言之盛極則必衰此天道以數而窮也以卦體言之水在上終必潤下火在下終必炎上此卦體以勢而窮也今當既濟止心既生豈不終亂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大全臨川吳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

參義水居上則受火之熱火居下則能熱乎水水火相為用也彼此相為用事之所以濟也

蒙引夫盛極而衰理數然也故君子于既濟之日便思患而

豫防之益患是必有的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常然須要盡人力以支持之唯堯舜有盛而无衰爲得變通之術也

纂言水在火上水火相交然火熾水溢反能滅火思而豫防之以火制水不得上溢之象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大全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豫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

畏那寒未敢便涉

家訓車行而常若曳輪狐濟而常若濡尾非不進也不輕進也

蒙引全是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雖當既濟之時尚在既濟之初志意猶未至于盡廢綱紀猶未至于盡弛苟能謹懼猶可无咎象傳所謂初吉柔得中也亦是以其在初而能謹畏耳○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若此者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此只言其謹戒不虞之象有若此其亡其亡亦是此意

觀象坎爲輪爲狐爲曳輪狐曳之象也初在狐之後尾象在水之下濡象若專以初論輪在下尾在後皆初之象○无咎若能保其既濟也○輪在輿之兩旁

愚按此爻是既濟之初要說得與未濟之初不同如吳氏解无咎謂不遽濟而終可濟此說未分益已是既濟了非緣此方得濟也須討箇分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聖斷處濟之始動不如止曳其輪則善于守成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大全中溪張氏曰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弱于二柔未即應已故有喪茀之象

蒙引七日言不久也十則終辭三則尤近

觀象二乃陰爻離爲中女婦之象也坎爲輿離中虛茀之象

坎爲盜離持戈兵喪弗之象也變乾居一前坎居六離爲七日之象也

蒙引淺說勿逐二字重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悉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以勿逐七日得即在勿逐者出得者得行其道從君心迷中生悟豫極思治來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蒙引道既在我不終窮也

柔徵中道在我所謂柔中而初吉者也舍我孰能保濟此所以七日必得也○語中要得勿逐意出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大全雲峯胡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終火性易燥況復以剛居剛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革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中溪張氏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蒙引小人勿用不可用以伐國也小人而用以伐國勝則有殺人屠城之咎不勝則爲輿尸塗地之凶故不可用○本義云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皆主用人者言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蓋用人者既不用我則我亦不得爲其用矣但要認所主一邊○用此爻之用字與勿用不同

觀象離爲戈兵變震戈兵震動伐國之象也鬼方者北方國也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三與上六爲應坎居北故曰鬼方坎爲隱伏鬼之象也變坤中爻爲方方之象也離居三三年之象也既變坤陽大陰小小之象也三居人位小人之象也變坤中爻成艮止勿用之象也

附錄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詩云即康莫之屬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歟○易攷云鬼方幽遠小國即今黔省是也其

俗倘鬼故古號爲鬼方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蒙引憊謂勞力費財之甚也正本義所謂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

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急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于患也○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

大全朱子曰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

蒙引細分之預備貼繻有衣袽意戒懼貼終日戒意實則一事也○衣袽卽戒備之具終日戒終日預備也○雲峰胡氏曰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忽然不知戒水浸至而不知則雖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于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于頃刻此處旣濟之道也愚謂此說未盡善還作一串意看較自然故象傳只提終日戒蓋爲其足該繻有衣袽也

觀象袽敝衣也

愚按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蒙引心不自寧也

蒙徵疑在戒前疑其終之必亂雖欲一日忘之不可得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程傳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離爲夏本義於爻所斗奪于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將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

葢此一時也在紂則爲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爲未至之時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道耳

[訂詁]此爻以坎離相對取象不以二五相應取象亦變例也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爲鄰坎居北乃東之鄰也巽離坤兌陰與陰爲鄰離居南乃西之鄰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者葢以既濟未濟之上體對言

[愚按]訂詁此說與本義不合然東鄰西鄰就既濟未濟上體上勘取解詮却亦甚巧姑以備參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蒙引]象傳於此只出一時字而爻辭之義自不待多費辭而自明乃知聖人化工之筆非偶然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此正以時言大來字當玩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上六濡其首厲

[程傳]既濟之極險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于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大全]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誠齋楊氏曰濡至于首則溺其身可知矣

[蒙引]濡其首即是厲厲字爲占言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葢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不是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易集心止則治亦上彖所謂終亂者此也既濟六爻皆陰陽相應聖人以陰陽立義不以相應立義如徒取相應則全卦无貶辭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程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愼處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
大全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旣濟時有旣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旣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幾濟而濡尾則无所利

爾謂占遇未濟者皆无攸利不可也在所處如何爾○雲峰胡氏曰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
語類狐尾大濡其尾則不得濟矣○狐之涉必揭其尾
蒙引此卦之辭大意謂未濟終必濟故亨然必敬愼乃克有濟若不知敬愼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此皆以占言○小狐汔濟濡其尾占之象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
蒙引六五柔得中則能小心愼密而未濟者以濟矣故亨愼密則續終矣亨何加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程傳未出中也據二而言
大全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旣曰幾便是未

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不續終也是首濟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只是三陽失位剛柔應重柔應剛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蒙引此中字與上爻柔得中之中不同乃謂水中也與習坎求小得未出中也正類○不續終謂不能愼終如始以致濡尾而无成功也對汔濟言謂始也汔濟終也以不謹而不克濟是不續終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此分明是說始雖不

濟終必濟也蓋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位故爲未濟然六爻皆
以剛柔相應則又有互相爲用之道是有終濟之理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易解火炎上水潤下物不同也火居南水居北方不同也
【】蒙引火在水上火不能熱乎水水不受火之熱水火不交不
相爲用未濟之象也其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乃謂下文辨
物居方而生故露出異物字與所以爲未濟之象者无預
辨物居方所該甚廣蓋君臣上下大小各止其所之意不必

言所以濟未濟也○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
象而審辨之非專指審辨水火也承異物字而云也猶繫辭
本義云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云云非專上天下澤
承定分不易而云也知此知所以解經矣
【】愚按愼辨就君子區處天下說居方就人說是已得君子之
處置而各適其宜也
初六濡其尾吝
【】大全進齋徐氏曰旣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
旣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
宜而不急濟又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
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
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
吝○林氏栗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一卦之初
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虞爾
【】蒙引初六以陰居下无才无位當未濟之初又非其時故未
能自進如狐之濡其尾然吝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補註極宜作極
【】私言極者終也卽象辭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程傳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
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終吉也於六五則
言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
盡上下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厚齋馮氏曰未濟綠既
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彼兒方與曳其輪先從一
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五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其爻
之剛則然也所不同者時與位之異故吉凶異焉
王汪曳其輪非不進也不遽然而進也貞者得濟之正道也○
吉者終得以濟也
蒙引以二應五有君臣之分然二剛而五柔又有陵迫之嫌
焉唯二居柔而得中為能自止於其分而不進則无陵迫之

嫌而得為下之正矣故曰曳其輪貞吉不必說上未濟意○
本義云以九二應五而居柔得中九六二字有義九二剛臣
也六五柔君也故易有僭迫之嫌然賴其居柔得中故云云
爻辭俱不及未濟道理九四六五亦然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蒙引中以心言正以事言故中重于正○九居二本非正宜
有僭迫之嫌矣以其居中能自止而不進是因中而得正也
故曰中以行正也○就人事言是其才勢俱嫌于陵迫然宅

心中順而能以義理自約得臣道之正也不然為孫直之君
命不受恒溫之拜表即行豈能以功名終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大全莆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
不足以濟又求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
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為得
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
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

之三非利涉可知矣
蒙引六三陰柔不中正无才无德居未濟之時又非其時徵
為未濟而征則凶也然以柔乘剛與所謂以剛乘險者不同
將出乎坎與所謂未出中者不同故獨為利涉大川也此據
本義前說而繹其義
觀象未濟者言出坎險可以濟矣然猶未濟也以前有互坎
在也故曰未濟利涉大川者正卦為坎變卦為巽木在水上
乘木有功故利涉大川

愚按以柔乘剛斷指以六三乘九二看柔字指六三剛字指九二也不可說作以六居三爲以柔乘剛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險柔居險極也

愚按位不當即陰柔不中正若以人事言直作无才无德看說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大全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雲峰胡氏曰多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旣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

蒙引九四爻辭純是占下二句亦是占之象○震用伐鬼方

三年二句此非以高宗言乃是人臣事

觀彖震者懼也四多懼四變中爻爲震故以震言之離爲戈兵有伐象坎居北爲鬼方

愚按此卦九二九四六五三爻爻辭不惟无及未濟字并未及未濟意所以本義亦全不及未濟說話解者必欲扭入不知何說益聖人說道理如走盤珠員活不拘不似今人膠柱鼓瑟也天下道理有說得去有說不得去如此三爻于未濟如何說得去諸說必自有見未敢妄議但虛齋說爲是○今書云鬼方即荆蠻高宗嘗征之而周公亦嘗懲之故於旣濟未濟取此二義○一說鬼方小夷中華大國也此云大國對鬼方言○有賞于大國猶言受賞于朝廷云也不必拘泥只重三年字總是本義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之意有賞意輕要見其三年始可受意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蒙引志行亦不必說濟緣他本不貞而有悔今乃能貞吉而悔亡則其志行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程傳貞其固有非戒也上云吉以貞也下云吉以光也須細認之

大全雲峯胡氏曰九居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

蒙引六五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所謂貞吉无悔者自此而取所謂君子之光有孚者亦自此而取也但貞吉无悔是舉其善以掩其不善也君子之光有孚吉則又

純舉其善而言之非以中上義也觀本義兩又字可見○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亦字承九四言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有文明之德又有虛巳下賢之善皆正道也故得貞而吉且无悔○无悔者其善如此雖有悔不為悔矣與悔亡不同此貞字是五所自有非本體全无正而却反之于正者故曰无悔而不曰悔亡○或曰君子之光見諸外者也有孚存諸中者也審如此則當先言有孚矣蓋有孚就道理上說凡其光輝之外見者皆有孚之所在也故象傳

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爻辭吉兼有孚而象傳獨言君子之光者言君子之光則有孚在其中矣○君子之光有孚吉此亦就文明之主及居中應剛而取但上云文明之主旨其內德之明言此云君子之光則其明發越于施為之間矣所謂光暉之盛也上云虛心下賢只是一事之誠此云有孚只是見于施為者一一皆寔德誠意之流行也○光暉之盛與信實不妄非判然為二也光暉之盛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也信實不妄只是其暢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一一皆誠意實德之

發越也孚雖著于外其實由中出無有无其實心而有其實事者

訂詁君子以位言離為光六五為離明之主故曰君子之光○貞吉之吉以德言有孚吉之吉以功言

愚按君子之光二句似是贊美之辭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大全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于光而光又生于謙此六五所以為未濟之謙主也

[蒙引]暉者光之散要之不可於君子之光外別求個暉本義
解字義不得不然耳〇光統言之也暉者光之散殊一也
[愚按]先儒以暉爲揮散非也暉者光中之氣又曰日旁之光
又曰日光曰暉大抵散暉及物爲光斂光在體爲暉非光之
外別有所謂暉也
上九有孚于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大全]朱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〇雲峰胡氏
曰以將而言未濟不如旣濟之初旣濟不如未濟之終也

建安丘氏曰旣言飮酒之无咎復言飮酒濡首之失何耶蓋
飮酒可也耽酒而至于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于是矣
[象注]六爻皆有酒象易中凡言酒者皆坎也是字卽无咎二
字
[蒙引]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夫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
濟之極又値將濟之時占者于此復何爲哉只宜有孚飮酒
自信自養以聽天命之自至耳所謂需君子以飮食宴樂正
此意也〇自信必自養自養乃見其自信也非兩事故有于

之一句在中而下句便只云有孚失是此
又因而戒之懼其幸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无以承乎天命
也〇有孚失是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聖人都只是敎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
患難知其无可柰何而故意不反者豈安于義命者哉此失
是之謂也
象曰飮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旣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也

之中也旣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時卽所謂中也
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卽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
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
大義畧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
取中也大易敎人之意切矣〇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
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旣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
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
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

焉○

愚按不知節卽爲失是亦字與初爻不知極正相應

周易說宗繫辭卷之一

宛平　閻　鋅爾爲　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　新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大全朱子曰此夫子從有易後而追論未有易之前以見畫前之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然此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模寫之觀天地則見易也○雲峰胡氏曰此一節言畫前之易固如是始于乾坤體之立也終于變化用之行也○融堂錢氏曰先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天在上確然其健一乾也地在下隤然其順一坤也此卽造化自然之易凡下文所謂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卦畫自下始也貴賤覩乎屯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

訟上之類可見矣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于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〇臨川吳氏曰動靜有常以天地之用言天運轉不已陽常動也地塡凝不移陰常靜也剛柔以卦之奇耦二畫言剛謂奇畫柔謂耦畫斷猶判也剛畫猶陽動之實而一柔畫猶陰靜之虛而二也

彖引尊卑分健順健者自尊順者自卑此理不易者也尊者居上而臨下有健之道卑者居下而承上有順之道〇按程

傳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本義曰成形之大者爲天則此不可分屬形氣於天地天固有形地亦有氣也〇愚嘗卽是推之雷動風散震巽定矣雨潤日晅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夫子獨言乾坤者葢亦舉其一使人知所以例其餘也歟况其餘諸卦實在乾坤之變所成觀彖傳所謂乾坤交及說卦後天八卦次序可見〇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陽物其性類皆動也陰物其性類皆靜也所以謂之有常者葢唯其禀性於陽故其動有常唯其禀性於陰故其靜有常

也陰亦或有動者然非陰之常陽亦或有靜者然非陽之常也〇剛柔之斷係於動靜之有常者葢剛者必動而動者決由於所性之剛柔者必靜而靜者決由於所性之柔故曰剛柔斷矣〇斷是自然分判非人斷之也〇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位者有卑高以序而列之意斷者有判然不相混淆之意或曰斷有決知其所以然之意亦通大抵字字不苟

〇一說按本義事情善惡各以類分則只是如仁義忠信孝弟廉耻爲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爲一類程子云事有一

也物有形也事有類也物有形也善惡分而吉凶生矣當主此說爲正〇一說事情所向謂好惡殊途趨舍異轍也〇物以羣分者在人類則君子小人各以其類所云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是也在物則鳳梟必不同棲牛驥必不同食薰蕕不可共器此類可見矣〇吉凶生矣吉凶生於善惡也〇馬氏曰以類而聚便是各分其羣但方以事情言物以人與物言吉凶之生亦是因善惡而類應也〇變化二字是指蓍卦象形則實體之變化也若云謂

陰陽變化之迹見於此矣○乾坤以卦言貴賤以爻位言剛柔以卦爻言吉凶以卦爻之占言變化則蓍策中卦爻之變也數段自有次第○按本義云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或者誤認以因陰陽之實體爲貼天尊地卑等句爲卦爻之法象爲貼乾坤定矣等句不知此乃朱子總會出本文大意而發之亦不可分貼本文也至於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者亦言易非有他只是道出這箇陰陽而已正重在實體上也至於下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是聖人

作易處○以爲此節是論未畫之易最爲有理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又方見得鼓之以雷霆二段交相對發語錄乃又有謂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者蓋非定說也至下條云云

□又自了然矣大抵只當宗本義更要詳本文

愚按尊卑只以重健順不重形體恐礙下卑高○凡繫辭傳乾坤皆指二畫言非三畫六畫之卦也○又按東坡蘇氏曰陰陽一氣也成象成形所在之不同故云在者明其一也是於兩在字已得變化意然虛齋論之甚明成象成形已包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之意在其中前輩云看在字活者是蓋形各自有變化如泥蘇說而不會其意便是合象形而爲變化了自宜細看○五箇矣字俱是已然之辭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大全朱子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蒙引此易卦之變化與上節蓍策卦爻之變化不同上變化是蓍策中變化此則明云易卦之變化也下兩條云變化之

成象變化之成形則承此變化字言皆指易卦也易有卦有蓍只此兩物而已至此乃有易而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都一一有了故曰上條是未畫之易也○聖人因見天地間觸眼皆易不過陰陽消息兩端而已于是立象以盡意設一畫連亘而實者曰剛一畫中斷而虛者曰柔剛柔交相摩戛而生四象剛之上生太剛少柔柔之上生少剛太柔又四象交相摩戛而爲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是一每加二而已○八卦既成于是每一卦不但再生

一卦又逐旋與其餘七卦者交相推盪則一卦之上各生八卦合之而爲六十四卦夫子說易只說到八卦便停住以六十四卦卽八卦之所重也邵子云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每加一倍法實爲發聖人所未發此條正指横圖言乃聖人作易元本子圓圖則卽此規而圓之耳方圖則卽此布而方之耳〇相摩相盪之說細看語錄與本義不同本義云兩相摩而爲四四相摩而爲八則是剛與柔兩者交相摩方得有四象又四象各兩相摩方得有八卦也至于語錄云摩如今之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變自八卦而爲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則不是兩平相摩盪乃是上下相摩盪上下相摩盪則是既有四象方得有與兩相摩者既有八卦方得有與四相摩者既有六十四卦方得有與八卦相盪者分明與本義不同而 義之說精矣此所當辨摩盪要分別摩只是剛與柔兩相摩盪則頭項多矣故有圓轉之說〇摩在未成

卦之前卽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說盪在既成卦之後卽是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之說〇盪字上聲直音曰滌蕩也又行也韻學曰推盪震盪又滌盪搖動貌〇兩相摩若主剛言則剛與柔摩主柔言則柔與剛摩此與彼摩便是相摩以此例八卦相盪故主乾言則一乾與兌二等諸卦相盪主兌言則兌二與乾一等諸卦相盪云摩盪似皆在本行所生者却在上行矣〇在伏羲畫卦時只是一每加二而已何曾有相摩相盪之實其摩盪二字特假借以明其意耳如所謂參伍錯綜皆假借字意也

[愚按]剛柔畧斷易以剛柔爲本言剛柔而兩儀四象八卦俱該下直一氣說貫到八卦句作爻者不可不知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大全]朱子曰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〇建安丘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蒙引震爲雷又爲霆霆則雷之疾而威者也鼓字只從雷霆字生下做此如說卦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及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都就易上說又曰巽爲風坎爲雨雨固潤風何以潤亦是偶指帶言如王居无咎禹稷三過其門之例若謂風亦能潤物則斷自曲說上本義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則此所謂雷霆風雨寒暑正其屬也形者山川動植之屬亦當以此例看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者此以圓圖貼之更爲明白觀運行字及兩箇一字皆有循環之義

愚按改霆爲雷非確依蒙引是此處總是假象以明其理正一摩盪全圖耳不必拘泥六子缺象日月運行說卦傳離爲日又坎爲月日月便是交代運行者易亦坎離二卦便是有日月運行就橫圖取則如此然味運行字似當主圓圖言朱子圖說曰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小而一日十二時亦只是這箇圖子都從復上推起以圓圖取日象當以子午卯酉論一日百刻十二時三十二卦當六時五十刻合之爲一日尙餘

四卦分貼十二時則每卦三分之三四十二矣一寒一暑舊說俱以圓圖自復至乾自姤至坤爲言看來橫圖亦自說得橫圖從中而分左方亦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終於坤右方亦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極於乾一寒一暑之變不外是矣況上爻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乃正指橫圖也又云雷霆風雨之類固是實體但不可說是易中之實體蓋易中只是卦爻卦爻只可謂之法象不可直謂之實體今只是欲明易中具得有此等物事故爲之立言曰易之見於實體者耳非固以易之卦爻爲實體也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下云此變化之成形者變化本指易卦而象形又是實體字面蓋亦猶所謂震雷巽風之意耳最要辨別不可使有毫釐之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大全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雲峰胡氏曰此一節畫後之易又如此

蒙引此兩段承上文言剛柔相摩而爲八卦八卦相盪而爲

六十四卦而易卦之變化備矣於是易卦中有鼓之以雷霆者有潤之以風雨者有日月運行爲有一寒一暑焉而諸凡成象者何莫不在其中乎又有乾道之成男者焉有坤道之成女者焉而諸凡成形者亦何莫不在其中乎以此見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本義所謂此兩段又明易之見于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意正如此○此二句是就易卦上說言其具有此理也以卦圖觀之如在兩儀則陽爲男陰爲女在四象則太陽少陽爲男太陰少陰爲女在八

卦則乾坎艮震爲男巽離坤兌爲女在六十四卦則凡內卦之爲乾坎艮震者皆男也外卦之爲巽離坤兌者皆女也或陽爻爲卦之主者亦男也陰爻爲卦之主者亦女也至下節則純以理言之不復粘易卦說也故曰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云○此二句據理而言則如此但本文之意亦是就易卦言之今人多以乾坤二卦變成六子爲言是不然蓋易之變化已在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時了此是據見成之其有定體者言矣大抵男不止是震坎艮乾亦是男女不止是巽

離兌坤亦是女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愚意孔子只是就動物言而植物之得于乾坤者自可以理推如乾卦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亦只就植物言而凡動物之亨者亦自可以理推矣且上文言變化之成象者亦只說得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而已更有星辰霜露之屬亦未說得盡也此條言變化成形者獨以男女爲言宜亦只就動物未必兼植物也○或疑成男成女處專只說動物蓋如坤成處乃又兼動植以爲辭理不相貫愚謂上文雖專指動物而自可以該植物下

文則統論乾坤之理固自兼乎動植也故下文本義云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意亦昭然矣兩節之言其辭雖少有廣狹其理則渾然無間達者庶幾信之

愚按此乾坤直作陰陽看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全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

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蒙引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男女就易上說此其轉向造化上言其理也不復以易卦言上是言乾坤各成其形以陰陽對立之義言也此言乾坤其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也〇按上文以乾坤準天地下本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亦指天地故曰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則此乾坤似不當泛言〇乾知大始始指其初直言大謂其全也横言始者一生水也而其所以為二之火三之木四之金五之土者已無不具於其中矣故曰大始〇作成只是就乾之受大始者而溫養成就之耳初無待于有所區畫增益于其間所以謂之簡也〇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不繼之以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則無以見天地無心之化矣此聖人立言之精意也〇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一句該括天尊地卑至坤道成女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一句該括乾知大始以下今馬氏乃據盖凡物之屬乎陰陽者一句而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及知大始作成物皆是泛論不專指

乾坤此雖无背於道然非經文本義之旨矣本義分明說出天地字在如何可犯

【】愚按本義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一而字語勢雖平意實串合〇此乾坤即天地也本義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此乾坤字元是易中字自今言分見於天地猶所謂易之見於實體者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大全誠齋楊氏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贊

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〇

【】蒙引本文以字不可誤作有力字〇本義即其所知便能始物此句頗難看盖乾元之施乾之所知也此若無意於生物者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始物也〇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天地本皆无心而成化其先而施者即乾之所知也坤之從陽亦自然理勢初非有心於必從之也但以其已有主者故為簡能〇乾之知大始也易易无難也坤之作成物也簡簡不煩也易簡即是德也不必訓造化之功

本於德也但化工處就是德所在如人體乾坤立心易處事
簡卽便是德安得以爲立心處事之外別有所謂德哉
【】蒙徵此又贊乾坤生成之功一出于自然也易知言氣至遂
著理行遂通當生卽生更无凝滯无停待也簡能言因天地
氣以造物之形因天之理以成物之性循始就終无煩擾无
作爲也
【】愚按繫辭之作只是發明易簡二字故上繫下繫之篇俱特
言之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大全雲峰胡氏曰前三節見得天地間物物有乾坤此一節
見得人心自具一乾坤○本義曰此言人能法乾坤之道至
此則可以爲賢人矣蓋爲衆人言也夫子不敢遽言聖人姑
曰可久可大姑曰賢人之德業欲衆人皆可至也
【】蒙引本義人之所爲所爲字兼立心處事猶論語吾十有五
一節註云爲之不厭爲字兼知行也○本義其心明白其事
要約心字事字與下文德業字相照應不特此如曰同心同
協力曰一於內曰兼於外曰得於已者曰成於事者皆有此
意凡一切應酬胷中必有個主宰處此卽所謂立心也心所
以主乎是事者也立心原不在行爲之外也○說有易字
便屬心說有簡字便屬事○問有親則一於內其義固有別
矣有功則兼於外似正是上面協力者衆之意如何又做進
一步說曰固進一步也何也協力者衆而有功矣由是四方
聞風而至寸善无有或遺將見合千萬人之才而爲吾一人

之才合千萬人之智而爲吾一人之智何謀不就何功不成
其勢自不容以不大矣故曰可大是亦進一步也○聖人論
道理便要到極至處至成人地位方是卽所謂吾弗能已矣
在止於至善是也故於此止曰可久而已曰可大而已曰可
久則賢人之德而已曰可大則賢人之業而已賢人未爲成
人者也必至於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久則實久非止可久
也大則實大非止可大也故本義一則曰至此則可以爲賢
矣一則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

矣而至此字隨其所造而言也○曰可久可大者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者未爲成人之德業也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爲久矣如堯之巍乎有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爲大矣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

愚按易知自然有親可久易從自然有功可大數則字微見淺深非有次第等級也○此節近作君德王道浮泛語纍纍可厭頗有志者共郤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爲賢人謂衆人皆可至也此曰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盖謂賢者所可至也

蒙引承上節而言語意若曰過此以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言自可久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其醇而天下之理皆爲我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德爲盛德業爲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易簡二字但在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後更是進一步者矣○

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是從那可久可大處充來至此則吾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而无待於勉強矣後段易簡與前面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然此非於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充得這腔子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二字分數然亦不可不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盖從來聖賢說道理有以一事言

者又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同是此箇字耳○此易簡二字說得重盖一易簡則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無復遺矣非謂易簡之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然却要分箇內外盖惟其立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無一不具於吾心之中矣惟其處事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無一不見於事爲之際矣此之謂天下之理得也○至於天下之理得則不但可久而已而其久也無疆矣不但可大而已而其大也無外矣故成位其中而與天地參○成位乎其中者天

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則吾何慊乎天地無慊于天地則自可參乎天地○易則易知至成位乎其中此兩段要看得相貫不可謂是兩項人觀本義二箇至此字可見曰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是合下生來便有此一般賢人那一般聖人也

愚按易則易知節之易簡與誠之者人之道同此節之易簡與誠者天之道同然理固无天人之殊而所造自有勉之異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大全朱子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或專言易或言聖人作易之事或言聖人用易之事又或言君子體易之事章數雖多大指不出此理

蒙引大抵易書之理卽天地之理天地之理亦吾身之理此章前四節見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後四節見人當求天地之理于吾身○分字兼字要見得明若乾只是一箇易坤只是一箇簡乾不兼坤之簡坤不兼乾之易而人則內而立心體乎乾之易外而處事又體乎坤之簡是謂兼體此意自明白○本義或云乾坤之德或云乾坤之理或云乾坤之道蓋德以乾坤所具而言理字較虛得此理則爲德矣曰道者非乾坤之道人法乾坤之道也以當然言自分見於天地則當言乾坤之理不可用德字各有攸當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大全朱子曰易當來只是爲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蒙引此聖人字指文王周公或言兼指伏羲爲有設卦字非也此設卦字僅帶說耳如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與夫

莫大乎蓍龜云者洛書與龜皆帶說可見經傳中此類不一
此章雖帶說卦言其所指則固在繫辭也故本義亦畧了說
卦字○或因本義畧說卦字就以本義作易二字代之謂說
卦是虛說亦非也後面云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則設卦與繫辭從來是兩事矣○此節若平空說觀象繫辭
而不先以設卦於文理亦未當也故以設卦先之○觀象繫
辭則無一辭不出於象矣繫辭所以明吉凶吉凶內該悔吝
○象者人事之象也造化物類之象要亦有之蓋卦爻中所

其意廣故朱子曰象謂有箇形似也又曰以爻之進退而言
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可見所
該者廣也但上章意主於明吉凶則人事爲重故下節本義
云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云云也○易中所說象
字其類不一此所謂設卦觀象者是每卦每爻各有箇本然
之象如乾之大過至正屯之動乎險中乾初九之初陽在下
九二之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九三所謂性體剛健有能乾乾
惕厲之象是已此乃象之本色也其義之所該最廣究其要

旨則所謂將有消長之不同事有當否之或異者故曰吉凶
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其槩可知矣本義曰得
失憂虞者事之變也以繫辭命占所主在人事也○本義云
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聖人作易字是虛
說起下句也下句便是聖人作易處看章云此言聖人作易
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者亦如此○本義象者物之
似也物猶事也卦與爻俱有之與後章所謂象卦之象如設
卦所倒者畧不同彼就擬諸其形容上說來此是說有卦爻

後卦爻中自具此象如下文得失憂虞之象是也在乾卦則
有大過至正之象在坤卦則有順而徤之象乾初九九二有
潛見之象九三有乾乾惕厲之象坤初六有陰始生而勢必
盛之象六二六三有柔順中正以陰含陽之象至於元亨利
貞潛龍勿用等乃是辭也非象也要之設卦所列亦有憂虞
得失之類在○聖人是觀出那象了方依那象以繫辭此象
字與下文觀象玩辭之象同而與上經本義所謂當觀此象
而玩其占者不同蓋彼以象對占而此則辭字內自包彼之

象占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大全朱子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陰陽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雲峰胡氏曰易之道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蒙引此承上文言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明吉凶者正以卦爻之相推而生變化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惟於揲蓍求卦上看自明白蓋易占其變凡卦爻之辭皆是就變的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故今三百八十四爻盡謂之九六而无所謂七八者其末段本義云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則此變化字正與觀變之變同若據卦爻見在說則與後本義相戾而解不通矣故乾用九本義云凡遇乾而此爻變者云云三百八十四爻同此例也故變化當如此斷○此剛柔變化與上下經所謂卦變剛上柔下之類不同蓋剛

柔變化乃聖人作易之本旨易非此則其象無以著其用無以行而其圖則在啓蒙考變占一段至于卦變云者朱子以為蓋易中之一義而非聖人畫卦作易之本指其圖則序例所謂卦變圖者是也今讀書多被卦變之說來混便認不出○本義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一句是從上文明吉凶三字內討出明吉凶正以其衆人因蓍求卦之地也○此變化却正是陰變陽陽化陰如啓蒙所云是計其變與不變之多寡而立為占決之通法蓋以其有不可以常例斷者○聖人觀象繫辭各擬其單變者係之也故自聖人繫辭言則辭猶在變之前自衆人求卦言則辭見于變之後聖人所繫雖在於變之前其實為衆人擬其所得於變之後者衆人所得雖見於變之後其實卽聖人向之所擬於變之前者也故皆主蓍策之變化言○此言剛柔而生變化該得下繫傳所謂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其實一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大全朱子曰悔者將趨于吉而未至于吉吝者將趨于凶而

未至于凶悔吝便是吉凶底変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節齋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娛也悔則思改故積之以成吉虞則自迷而成吝吝者日以爲是文過而不改也故積之以成凶此申言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失得憂虞皆人事之象而寓于卦爻者

易解是故者因上文也

蒙引此兩箇象字與下文兩象字一般不可謂辭之吉凶悔吝者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此意却在前一步蓋論當初聖人繫辭固是以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也而係以吉凶悔吝之辭但自後來據見成說則辭之吉凶悔吝者便是失得憂虞之象耳此之吉凶悔吝及下文變化剛柔六爻字皆是舉易中所有其下文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及三極之道則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來形狀他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樣子相似象字輕與觀象之象不同○憂虞不可分節先儒之說自无定見憂慮也虞度也凡慮患則驚疑而意度生此情理之必然驗之人事自見矣節齋解此二字義雖見然其下云云便難據了○又曰或以憂屬悔虞屬吝云憂與悔從內去虞與吝從外至然按本義云憂虞雖未至于凶云云及下章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言乎其小疵往往皆合爲一類似非可以分屬論○本義得則吉吉者得之報也失則凶凶者失之報也憂虞所以致悔吝耻羞者事做得可憂虞時節則悔心必自生或無意思而可羞矣悔本心

中事吝則是羞惡之心與憂虞尤爲相關屬悔生于憂虞吝亦生于憂虞也○本義蓋吉凶相對至吝自吉而向凶也一段是以四者交互來說見得四者之相因又以見上文只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以悔吝皆歸于吉凶矣而上文吉凶就該得悔吝了

愚按是故字亦貫下二節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
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盖柔變而趨于剛是退極而進剛
化而趨于柔是進極而退旣變而剛則晝而陽旣化而柔則
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
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
明矣然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
是其勢淩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尖陽全陽先陰後陽
之輕清无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〇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
无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无窮而
人稔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
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爲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
變也〇節齋蔡氏曰進者息也退者消也變化者爻之動也
剛變化而爲柔則柔進剛退之象可見柔變化而爲剛則剛
進柔退之象可見此剛柔之質也剛晝陽也柔夜陰也故剛
用事則晝之象可見柔用事則夜之象可見動變易也極者
太極也以其變易无常乃太極之道也三極謂三才各具一

太極也變至六爻則一卦之體具而三才之道備矣此言上
爻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
蒙引進退猶言消息也晝夜猶言盈虛也朱子以爲如子午
卯酉者盖自子而卯是自退極而進進而至于午則進極而
晝矣自午而酉是自進極而退退而至于子則退極而夜矣
〇卯從子上來而向午上去故爲進酉從午上來而向亥上
去故爲退陽主進陰主退晝夜則進退之已成也但進退晝
夜不必貫說如下文三極之道便貫不去了大抵俱是借彼
狀此之辭〇進退是造化人物消息處故不可以晝夜貫其
以剛柔爲晝夜之象者盖旣變而剛則陽當勝用事矣故爲
晝象旣化爲柔則陰當勝用事矣故爲夜象〇進象柔之變
剛退象剛之化柔柔變成剛者象晝剛化成柔者象夜〇此
道字虛說爲三極是理故皆用道字〇一陰一陽之謂道此
句說太極道理最明盡盖動只是陽靜只是陰皆是滯於器
也若夫不滞于動不滞于靜非動非靜而妙乎動靜者則謂
之道者太極也天之道一陰了又一陽一陽了又一陰陰陽

只管循理不已地道亦然人道亦然此卽所謂至理而三才各一太極也此卽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彼六爻之變化便是這箇道理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非指六爻爲三極也本義云初二爲地云云爲天者亦指解貼出六爻象三才底模樣耳動字極字意思却全未得見動字最重動卽變化也太極便有變化○動是剛柔之變化周流乎六爻之閒而無少滯焉者也○只以九六爲剛柔不以初二三四五上之定位爲剛柔據定位言則假如初三五是九二四上是六則爲無變化矣○但說六爻之變化而三才之至理寓焉者便爲未切當聖人不是做這六爻以載三極乃是謂六爻之變化爲三極之理故曰云云也以上文觀之可見不是因進退之象而立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是說變化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惟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且剛柔變化猶或可串說若進退晝夜之與三極則決串說不得也蓋本義自柔變而趨于剛至五上爲天一段只是分明進退晝夜與三極片

晨耳虛心玩味自見至于文云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閒者乃爲正意又何嘗復拈出進退晝夜及三極字面乎○六爻之動止以九六爲剛柔不復以初三五爲剛二四上爲柔此分明謂之六爻彼分明謂之六位爻與位分明不同此處不拘是初是二但九便是地道之剛六便是地道之柔柔便是剛之化剛便是柔之變不拘是三是四但九便是人道之仁六便是人道之義義便是仁之化仁便是義之變不拘是五是上但九便是天道之陽六便是天道之陰陰便是陽之化陽便是陰之變若五上二爻俱九則便是天之純陽時節若五上二爻俱六則便是天之純陰時節天道地道人道亦各有然者然雖曰純陽實皆陰之變也雖曰純陰實皆陽之化也人道地道俱倣此○此處天之陰陽不可指日月星辰地之剛柔不可指山川動植人之仁義不可指事親之仁尊賢之義蓋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事親尊賢等乃對待之剛柔非變化流行之剛柔也若指以實變化則日何可變月星何可變辰山何可

變川動物何可變爲植物事親之仁如何可變爲尊賢之義俱無相變易之理惟以流行者言則在在有變化有剛柔也天之陰陽則寒暑晝夜之類地之剛柔則啓閉榮悴之類人之仁義則恩惠寬猛之類皆有變化之道此是大指所當辨別者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或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朱子曰然

〇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大全雲峰胡氏曰所居而安是安分所樂而玩是窮理君子安分則窮理愈精窮理則安分愈固

蒙引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言君子之躬行心得者皆易也下文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正言君子學易之事此二句盡之矣能如是則躬行心得者皆是易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此二句決不可做兩層學易之事若做兩層則君子亦須是兩樣矣〇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如孟子居之安資之深之例〇易之序爲卦爻所著事理之次第次第不必皆如節齋所謂卦則否泰剝復之類爻則潛見飛躍之類若盡依此則周召一生是泰何時爲否伯夷一生是潛何時爲見不成獨無個易之序也耶蓋事理當然處便是其時位所在以否者對泰者以潛者對見者即是見有個次第矣若泥節

齋之意則人之一生安得遍歷許多次第〇在人身不必皆遍歷許多次第在卦爻所著則自有許多次第又伯夷終身雖潛然潛中亦自有許多次第周召終身雖泰然泰中亦自有許多次第此又在所當知〇易之序今人多以爻之潛見惕躍卦之否泰剝復之類實之其言君子之居安乎易之序則謂如舜之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孔子之仕止久速各以其時此說固是但不可泥于此耳若泥此則古今只有一舜與孔子爲能得易之序夫序者事理當然之次第也只是義

所在便是序抑君子終身有終身之序一事有一事之序今日與昨日所應又各自有其序總不越乎時之一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時焉而已時即序也○所居而安字俱作活字看與下文所樂而玩字對蓋易序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居安乎易之序即居安乎理也○易之序也易字兼卦爻辭獨言爻而不言卦者愚謂聖人之意蓋以彖統論一卦六爻之全體而已至于爻則各隨其一節之變而言之其爲道也屢遷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尤在所宜玩也然道理只在聖人口頭若夫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則卦辭又重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全」節齋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居既察乎天之理動又祇乎天之示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雲峰胡氏曰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言吉而無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蒙引」上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亦有平居而自安之者亦有因占所事而安之者如擬之而後言亦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議之而後動亦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上文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亦有平居玩之者亦有動而因占玩之者○兩條學易之事固不是判然不相須也同是一箇君子同是一箇易也○君子居則觀象玩辭未筮之時然也動則觀變玩占則向時所觀之象所玩之辭今則見於化裁推行之際而惟其占之所指矣故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所謂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蓋君子之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正欲求其吉无不利耳非泛泛說個得天之祐而吉利也須見得與上文相關處○觀象玩辭雖未有占筮然却是要用那易也正與第二句相呼應故總之以吉无不利○居則觀象玩辭象辭之內固有上文所謂序者在動則觀變玩占變占之內亦有上文所謂序者在若夫辭與占又自不相離也如此則人謂上文言君子所學者不外

乎易亦未爲不是矣當王此說矣

愚按天祐不作效言只是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也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象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

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蒙引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與章次如此朱子雖不盡說出學者亦可以意會凡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變玩占則亦就其一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

彖者言乎彖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源流象指全體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變指一節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潛龍勿用則言初陽在下之變

蒙引本義不曰象全體也而曰指全體而言不曰變一節也而曰指一節而言可見不可以全體當象字一節當變字大抵有全體之象亦有一爻之象獨于卦言象者象在全體尤著耳有一體之變亦有全體之變獨于爻言變者變在一節尤著耳聖人觀象而係辭則彖所以言乎象也爻亦然

愚按此章言聖人作彖象以教人之意變謂交變剛柔相推而生者然彖象具爻之理變盡彖之詳其實一而已矣此易書彖爻之例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大全朱子曰悔是知道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有大過故曰小疵

雲峰胡氏曰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

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此承上二章十二節二聖人繫辭之旨象者文王所繫一卦之辭因名卦之象而言即上章所謂設卦觀象也爻者周公所係六爻之辭因揲蓍之變而言即上章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卦畫之變化而以蓍策之變言者蓋揲蓍三變得九則剛變而化柔蓍三變得六則柔變而化剛也彖辭爻辭或曰吉或曰凶者以言其事之有得有失也辭曰悔曰吝者以言其事雖未大失而已有小疵也辭曰无咎者以善其能補過也有過當有咎能補之則不過　故得无咎也

蒙引其字指卦爻言也曰失得曰小疵曰善補過都是卦爻中所具悔吝俱屬小疵者蓋悔未至于吉而猶有小疵也吝未至于凶已有小疵也故皆謂之小疵憂虞之不可分者亦以此○悔者我之自尤也吝者人之我尤也故均之爲小疵但未至于凶之甚也吝甚于悔亦殊途○善補過善字只當能字看不用乎其看省文耳

愚按補者有反之早救之力意○上文彖爻而已言乎吉凶悔吝无咎等項此處不過指以示人要句句根彖象說來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蒙引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此二句只是起下文辨吉凶者存乎辭一句非以應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二句也○位即是一節底變即是全體底○此位字只以上下爻位言非指九六也○又卦與象位與變亦當有辨○齊小大小謂卦之以陰爲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以陽爲主者如復臨泰之類○列分布也齊猶定也猶類也蓋大底類作大小底類作小而小大俱齊矣○辭之所以辨吉凶者聖人欲人知所趨避也

愚按卦字兼八卦六十四卦說非專指六十四卦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或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于吉凶是乃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朱子曰然

大全雲峰胡氏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

蒙引憂悔吝者是易憂之也震无咎者亦是易震之也此與上條列貴賤者存乎位一例而介字悔字皆易中所有者本義雖從人事說然要看得活爲本義者亦弊矣不如此解不得憂震二字明既如此解後人又偏認憂震二字做八說憂震二字既屬之人介悔二字亦屬之人乎介悔二字苟或屬之人悔吝无咎又將屬之人乎故曰本義要看得活大意與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條本義相類讀者其細心求之不可輕易指認只要詮開詮開不得大意窒矣若能細心求之方見本義善宛轉解經處○無兩邊不成介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亦不得謂之介矣此便是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省察論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本義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動以

幾言形以迹言所謂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者也○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補過即改過也然改過无不自悔中來故朱子解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云能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不知悔則何以能改○憂悔吝震无咎本是人事而今以歸之易者蓋易只是影出這箇道理耳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若據易建悔吝无咎亦无了又安得有憂悔吝震无咎又安得使人憂悔吝震无咎故易只是影出這道理在上○悔吝者易之辭也而必有所以悔吝者存乎其間則所謂介也无咎亦易辭也然无咎實生于悔無一處不然但有无咎處都有悔在○介謂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者在所當充滿一念之惡者在所當遏絕而不至于悔吝矣

愚按自是故以下復申言聖人係辭憂世覺民之深意雖有象變而辭終不可以已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大全張子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順利

於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陷于凶悔矣誠齋楊氏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風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蒙引辭之險者如剝之不利有攸往否之其亡其亡之類是也辭之易者如復之朋來无咎泰之拔茅征吉之類是也要亦大約如此未必盡然也大過非不大也而棟橈覬非不小也而有孚顒若也九五非小也而屯其膏坤六二非大也而直方大故知此亦大約說不可局定看書辭之所以險易者豈聖人故爲之險易哉隨其卦之所向耳所向處是情則有險易了不要說所向有大小卦所向者易辭則從而易所向者險辭則從而險聖人係辭只依那象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卦有小大且如屯蒙需訟等卦爲大乎爲小乎皆大也何以言之屯之初九爲成卦之主蒙之九二爲治蒙之主需則以乾遇坎訟則內坎外乾皆陽又坤師之下坎上坤則坎貞而坤悔貞爲主也亦大卦此雖貞坤悔坎然九五爲比之主卦之群陰皆來比五亦大卦也其餘可以類推但不必大卦辭皆易小卦辭皆險耳或曰爻亦有大小卦字或兼爻在

愚按此卽總結列貴賤五句之意

右第三章

本義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大全雙湖胡氏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于聖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係辭而有望于君子之體易至此三章專論彖爻之辭泛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統體爻辭言變使人知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知卽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

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悔動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
過之可補矣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
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
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
无非各指夫人之所之也三章之意蓋在此乎
蒙引此章釋字非訓釋之釋乃明釋之釋○此所謂釋
卦爻辭之通例與首章內同總是說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蔡注彌綸天地者如以乾卦言爲天爲圜以至爲木果即一
卦而凡卦可知矣如以乾卦初爻潛龍言在君得之則當傳
位在臣得之則當退休在士得之則當靜修在商賈得之則
當待價在女子得之則當愆期在將帥得之則當左次即一
爻而三百八十四爻可知矣豈不彌綸天地
蒙引莫大乎天地而易書與天地同其大爲何也如所謂死
生鬼神知仁之類莫非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易書於是道
也自其外而統觀之則幽明死生鬼神之類无一不包括於
其中有以彌之而无遺焉自其內而細觀之則於所彌之中
或幽或明或死或生或鬼或神或仁智之類又皆有以綸之
而不紊焉夫易能彌綸天地之道如此信乎易與天地準也
○本義具有天地之道二句正是本文彌綸乎天地之道者
也本文故字要看得活不可拘泥○若曰易書與天地同大
不然何其能彌綸乎天地之道哉兩句實一理故本義亦會
其意而解之下文彌如彌縫之彌云云以上文二義未明故
特覆解之以示人非謂上段只解易與天地準而此方解彌

綸天地之道也○本義於天地準內發出具有天地之道亦
猶智崇禮卑一節發出智崇如天而德崇禮卑如地而業廣
一般其實具有天地之道德崇業廣即是下面彌綸天地之
道成性存存而道義出之理皆上面順勢發下故下句下條
俱不重解其意只訓字義而已○或曰彌綸天地之道還就
有易以後說謂天地間物混雜籠統聖易之作其中卦爻陰
陽井井有條却能綸之更不紊總而言之則爲彌矣曰非也
天地生物何嘗亂雜籠統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何待易作而後不紊耶易
曰彌綸只是能象之而已準之而已如此先儒所謂神无方
易无體故能同乎天地萬物之有體者亦謬也天地生生之
化何嘗有方體耶張子曰一神兩化神化都是說天地之道
言有方體不謂之神化矣化即易也易能變化豈有定體
愚按準如平準之準略无輕重低昂彌綸天地之道正其準
之之實也彌如彌縫之彌兼陰兼陽有包括无漏之意綸如
絲絲之綸分陰分陽有剖析不紊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大全雲峰胡氏曰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
窮陰陽之理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此所謂幽明死生鬼神
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終而知死生之
說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狀皆聖人窮理之事也朱子曰
天是陽地是陰然天地又自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
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

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
文天高而易見故言觀地之山川原隰南北高深各有條理
故稱理地遠而難窮故言察
全書本義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夜以景言上下謂日月星
辰之升降也又云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地理發其處從其處
而來至其處而止又某星峰轉換某星峰是變也南北亦然
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亦分明有變在今以方丈之地爲
客室埋十二律管以候氣則隨月分而應可見地理南北之

有變化
蒙引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
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晝夜上下南北高深此只是幽
明之迹非幽明之故也故其所以然之理也陰陽之變在
天文易言在地理難言以地理言之南者陽之分界這便是
陰之變也北者陰之分界這便是陽之變也高者陽之所在
亦陰變陽也深者陰之所在亦陽變陰也或曰然則是南變
爲北北變爲南高變爲深深變爲高乎曰非也只南與北高

與渾便是變柔形埒是則氣亦如此先儒獨不以上下四方爲對待之易乎對待之易便是陰陽之變矣此當活動看不可一例拘○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死生人物之死生也鬼神是人物之所以死生者○終者始之歸宿也故原始卽以反終○始終死生以循環言精氣魂魄以聚散言○精氣爲物謂成箇物也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精氣非物之精氣也是陰陽之精氣聚而始有物者也○所受以生者本謂之精氣就旣成物言則謂之魂魄矣○要兼動植說或曰據草木之類何處爲精魄何處爲魂氣曰此說人未能便信但實有此理且草木俱有香臭光采此便是魂也卽其所受之陽氣也亦俱有箇漿液津潤處此便是魄也卽其所得之陰精也是雖不得如動物之分明然上句死生旣兼動植死生鬼神則物之所以死生者也安得爲不兼動植言耶○鬼神之情狀總是一聚一散一屈一伸者○情狀二字頗難看或者認狀字太泥而以虛實分情狀愚意情狀二字一類猶所謂形迹氣象云耳如孟子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註云形狀也言其摸樣意思耳其實何嘗有箇形○鬼神二字分屬上二句不變合說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又是一義此言聚爲陽散爲陰初間未有是物陰也今精氣爲物則陰變爲陽而神之情狀在是矣卽今有是物陽也及其游魂爲變則陽變爲陰而鬼之情狀在是矣聚而成物聚字下是二者合聚之聚乃凝聚之聚對散而言也○仰觀俯察固以易也至原始反終亦以易而原之反之也爲物爲變亦以易而推之如此也爲上已有兩以字便承他說出省文耳亦如善補過一句不用乎其之類○愚謂天下之物理多矣此言窮理獨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之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無一之不窮矣盖自聖人分上說亦擧重以見輕也若大學之格物窮理則衆人可能者

愚按觀察原反屬聖人獨精氣二句虛窮之之意在後故字故字情狀字正本義所謂陰陽之變三知字是直透源頭處便是知命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大全朱子曰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

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處○龜山楊氏曰天地之功大矣準之者易也似之者聖人也易本无體其準于天地則如平準之準均一而无間聖涉有爲其似于天地則如形似之似惟順適乎自然○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爲三則相似而已惟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也

彙引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如何說是以易而盡性蓋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于易則仁智亦不外于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亦爲用易也○又曰以其知且仁故謂之盡性不可謂是盡知仁之性也蓋仁義禮智之仁智性之名也此所謂智仁盡性之目也分明不同○自知周乎萬物以下如何說是與天地相似而不違處蓋天之高明智也地之博厚仁也聖人之仁智如此則與天地合其德矣非與天地相似而不違乎○或曰相似就是不違大抵故字須要還他明白如這句書他如此說我却也如此說與他相似方是

不違了他若他如此說我却不如此說便是相違了故字庶幾見明白○知周乎萬物道濟則改言天下可見萬物說得廣如上文死生鬼神都是物理所在也道濟天下則只謂天下之仁也道亦仁也但就行上說○連上文都是聖人之智仁與天地相似本義乃獨于此貼天地二字者舉一隅之意也○旁行而不流上一段智仁是以處常者言此則言其事有難處而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則旁行焉旁行易流也聖人雖旁行而又不流焉本義守正只是行權中之守正○樂

天知命又以理言仁義忠信是也命以氣言吉凶禍福是也樂乎天理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夫何憂知有命則惟修身以俟之又何憂○安土是不擇便宜胸中无所町畦而濟人利物之心益无時而不在矣安土即敦乎仁也但土與仁自有內外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亦此意也○其曰知益深仁益篤者蓋此一段子又是聖人仁智中之極致者言也大抵聖人之仁知非有至與未至篤與未篤特隨所在而言便見得一節難于一節一節深于一節耳

[懸按]故不違故字作而字看此句是綱下正見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大全]程子曰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他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于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地升降于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辛必有窒礙○雲峰胡氏曰上交言彌綸天地之道此曰範圍曲成範圍如大德敦化即所謂彌也曲成如小德川流即所謂綸也上交言聖人之知不過此則聖人能使天地之化皆不過上交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命此則通晝夜之道而知是豈聞見之知云乎哉前所謂知者知有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也此所知者則神无方所易无形體也嗚呼深哉

[蒙引]此聖人至命之事也如何是以易而至命蓋天地之化

陰陽之氣也萬物之生陰陽之形也晝夜之道陰陽之運也而易書陰陽之變也則此許多道理皆在了故於此有得則所以至命者亦此也至命是其所造直到那天命地位了至到也如孟子序云學已到至處至字當如此看方真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此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之宜亦在其中矣泰卦語錄所以謂裁成即所以輔相者蓋亦有見于此而偶誤耳蓋彼是一邊一不及相對故裁成自裁成輔相自輔相而天地之道天地之宜中自有萬物在此則是

以天地萬物相對說故範圍內就該了輔相而天地萬物又要說得子細使不相混雜○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有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意不遺者是舉天地間无一物而不得其成就處所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句道理最難看須要看孔子當時下字不曰天地之道亦不曰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者蓋晝夜循環者也其他道理固亦循環但晝夜則人共知其循環也且如明也生也神也晝之屬也晝爲陽而陽實根于陰幽也死也鬼也夜

之屬也夜爲陰而陰實根乎陽聖人之道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則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莫不有以灼其循環之妙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莫不有以達其迭運之機此卽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不止是聞見之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于天地之化安能範圍之而不過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正以其兼得乎晝夜之道耳○究竟亦只是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已非有窈冥玄遠之事也○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道則晝夜之道也其曰卽幽明死生鬼神之謂者亦舉此以例其餘耳如上節云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亦只就此一節言耳其實首節彌綸天地之道不但該幽明死生鬼神至連知仁及天地之化萬物晝夜之屬俱在其中故讀書者貴乎以意逆志舉一反三如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豈眞謂天之智周萬物地之道濟

天下耶亦言其理之一耳○範圍曲成與知字是一類不過不違過字是一類或以不過是天地之不過不遺爲萬物不遺者非也本義解不過字姑得如此讀者要子細看○夫聖人之用易至與天命爲一如此此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何也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通知晝夜此聖人之用易无方无體也然非神易之无方无體何以能周聖人之用一至於此哉故本義曰此可見云云○神无方易无體獨係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

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猶係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〇大抵不過不遺及通字直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處正在此上〇一神兩化何謂也非一不能神非兩不能化何謂非兩不能化葢獨陽不成獨陰不生有箇晝又有箇夜有箇寒又有箇暑二者只管行方能化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以至於百千萬變之不同皆兩用也何謂非一不能神葢陰必變陽非與陽界然爲二也陽必變陰非與陰界然爲二也一物兩體

互爲其根其實一也以其妙也故謂之神必一乃神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靜極通神其身雖不離深山之中而程子之動息懸隔于數十百里之外彼却能不占而知之非由其有得于神之一何以能通靈于數十百里之外耶不但此耳以吾衆人驗之吾身居北都一念及泉南則神便至于泉南凡吾家鄉之景色一一皆如在吾目中央吾身居泉南一念及北都則神便至于北都凡京師之景象又一一皆如在吾目中央此无他神本一也故張子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眞是有此理人但牿于形體而不能相通耳〇能北而又能南可見一之能乎兩而兩之貫于一也无方无體只是言其變也上文所謂易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卽取其變耳自兩化而言謂之易神卽一神也一物兩體也左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卽陰陽不測之謂神也〇分陰分陽而陰陽又互爲其根此正易之妙愚所謂神无方易无體者盡在此矣

致索神一也易兩也非一不能兩滯于一亦不能兩此所以謂之神

右第四章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蒙引當初聖人是窮理盡性以至命方能作易及易无體在聖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而至命要之聖人之窮理盡性而至命不必盡由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大全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這個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文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illegible]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illegible]者性此則屬陰又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鋐珠有對待之陰陽有流行之陰陽此以流行者言也如一年春夏發生之候爲陽秋冬收藏之候爲陰又春爲陽之陽夏爲陽之陰秋爲陰之陽冬爲陰之陰无非陰陽動靜所乘之機自一噓一吸爲一息積百三十五息爲一刻積八刻爲一時積十二時爲一日積三十日爲一月積十二月爲一年積十年而爲一周積三十年而爲一世十二世而爲一運三十運而爲一會十二會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爲一元又自一元二元以至无數億萬之元而此一陰一陽之道迭運不已豈非无終无始莫載莫破之道乎聖人強命之以太極只是此理之尊稱而已

【】蒙引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此句最好蓋道不離於陰陽故當合看而又不雜乎陰陽故當離看此正猶所謂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云云倚于陰陽也下文節節都有箇一陰一陽之道則亦節節都有箇陰陽不測之神總註所以然即指道不是道之所以然道便是陰陽之所以然此外更何物爲道之所以然乎此章陰陽正指動靜言靜其體動其用也道字便兼有動靜含陰陽則道無安泊處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兩箇一字最活迭運意思全在兩一字上言陰陽只管恁底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孔子本直串說下而朱子則恐人誤指氣爲道而失其所謂形而上者之意故別而言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正所謂離合看者也○此一句只當云夫所謂道者非他也即其所以一陰而

後一陽者之謂道也蓋道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乃太極之謂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是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該甚廣不止如下文所云如繼善成性顯仁藏用仁知及成象效法都取大頭腦來說未暇細及若細言之就成象效法上亦各有陰陽如乾坤之名有四德是也近而一日之內也有箇陰陽之運一息之微也有箇陰陽之運○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

循環不已乃道也此便可見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待外求矣○讀易論陰陽處先要認箇流行與對待如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對待的也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成象謂之乾效法謂之坤則又是流行的對待則所謂交易也流行則所謂變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章道以流行者言也如仁陽知陰若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則是君子之道得太極之全也亦流行者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大全朱子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問繼之成之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又問孟子只言性善易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道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建安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如書帝降之衷中庸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

即繼之之義也所謂性則成之之義也性命本無所偏特人自失之偏耳

義略繼善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成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的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

析蘊繼之者時純是乾道變化不著形器故謂之善

蒙引本義云道具于陰而行乎陽道具于陰又在行乎陽之前蓋此句是起那繼字繼者靜之終動之始也行乎陽之陽

繼那其於陰之陰此其字與下文言其具之具又不同○日
行乎陽又曰繼言其發也發字即行字意繼言其發也成言
其具也兩其字皆指道○繼之者所以謂之善蓋此時全是
天道之本然无些毫渣滓雜于其閒所以目之曰善也善字
是名目字不是善惡之善對下句性字言蓋此理在天道則
曰善既付于人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中庸曰天命
之謂性與此理則一般但彼是串合言耳繼善是天命流行
成性則此命已交過人物去了乾道變化繼之者善也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成之者性也○本文兩箇之字虛下文善卽
是其所繼者性便是其所成者有道字實之○繼成字與陰
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等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繼之者本文言繼之成之本義則言其發其具本文之之本
義之其要皆指道也然尚虛說○善謂化育之功仁謂造化
之功同乎異乎曰化育者自其流行之際言對所具而云也
故中庸曰化育流行造化者對機緘而言天地生物之心皆
發于此矣故舉其著者而言曰造化之功德之發也

愚按此言道之見于天命之流行賦與者然也故朱子曰不
是說人性上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仁者知者百姓指氣質而言也上章說聖
人之知仁知與仁合而爲一此說仁者知者仁與知者分而
爲二

蒙引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奮仁知者拘于所稟而各認作一

偏去上文成之者性兼人物言此則承上文成性一節去了
物而專以人言也蓋既謂之成性則此道已落在氣質矣所
以有偏仁者偏于陽也知者偏于陰也陰靜而陽動也若道
之全體則兼乎動靜也○謂之仁謂之智亦最要于細看不
是仁者名此道爲仁知者名此道爲知蓋仁者是箇流動發
越要行便行要做便做底人所謂動也此自是他偏處他却
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而不知此不足以爲道也更有
一邊在知者是箇恬靜默察行不遽行做不遽做底人所謂

靜也他這也只是一邊他却不自知而以爲道正是如此亞不知此亦不足以盡道也故曰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若說仁者眞實名此道爲仁則已自知其偏于仁矣知者眞實名此道爲知則已自知其偏于知矣故謂之二字要解得有分曉○當仁而仁當知而知仁知不偏則道之全體矣○此條口說當云夫性出于天命之善固无所偏然性寓于氣質之中則有所偏故偏于陽之動者仁者也偏于陰之靜者知者也仁者惟其偏于動也則只見其動而不見其靜遂謂道

止于仁耳而不知仁之外有知焉知者惟其偏于靜也則只見其靜而不見其動遂謂道止于知耳而不知知之外有仁焉至若蚩蚩蠢蠢者百姓也未嘗不囿于是道之中然行矣不著習矣不察旣不知有道之仁亦不知有道之知焉夫仁知者雖有所見而各有所偏若百姓則又一無所見此君子體用全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姓日用又皆陰陽所在也而道亦不外是矣此道之見于人稟者然也此節貼一陰一陽之道當兼仁者知者與百姓

而言盖仁知者雖見得偏道則不偏也百姓雖全然不知有道道則不以百姓而無也○君子之道陰陽合德之道也皆兼動靜體用

愚按觀本義莫不有是道句重在道無所不在不重鮮能上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大全朱子曰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

蒙引繼之者正其生生之機不已也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此節是就天地之流行賦予上言陰陽也當分造化與人

物界限至于顯仁藏用則純以造化之氣機出入言爲此義于上文未顯如繼善成性只是就天地萬物之一付一受而言豈足以該此義故不可无顯仁藏用一條議論也顯仁藏用一條最說得造化之妙盖所謂天之道一陰一陽盡之矣无復餘蘊矣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陰陽也繼善成性以一付一受分陰陽顯仁藏用乃以一噓一吸分陰陽○仁謂造化之功以發出者言也用是妙用之用故謂機緘之妙也機緘者未發之意機是弩之機緘是絲之總結處機一發緘一

啓則業之所在也可見德在仁之內業在用之 在仁之
前業在用之後然必于顯仁言德于藏用言業者以其相爲
表裏也○此條口講當云夫道顯之于仁藏之于用顯仁所
以鼓萬物之出機也藏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而一出于
无心非若聖人之有心而憂也顯仁而不憂則盛德之至矣
藏用而不憂則大業之至矣蓋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非
德盛于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乎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藏
用非業也業之本也蓋既藏諸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業容

可量乎故就謂之大業顯仁之德即前面之藏用者藏用之
業即後來之顯仁者○鼓萬物而不憂而必曰不與聖人同
憂蓋德之盛業之大者宜莫聖人若也然聖人猶有心思在
而其盛德大業猶未至也若天地之顯仁藏用一出于无心
而成化此其所以爲盛德大業之至也是蓋舉聖人之至以
顯天地之尤至如中庸舉三者之難以明中庸之尤難意思
非直故是要抑聖人以爲未至也姑得抑聖人以揚天地耳
○至矣哉只是申贊盛德大業之辭非是盛德大業之外別

取一箇至也不必分如何爲盛爲大又如何爲盛大之至如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下文應之曰唯神也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非是上文所說是至神下文所說只是神而
未至者也○仁自其方發者言業自其已成者言用自其方
歛于內者言德自其素其于內者言言其循環自無窮也用
之後爲德則方其藏用之時只可謂業之大而非用即德也
仁之前爲業則方其顯仁之際正可謂德之盛而非仁即業
也如此說業亦不害其爲外用亦不害其爲內仁亦不害其

爲外此說似穩仁者未成之業也用者方歛之德也○宜曰
藏諸體而乃曰藏諸用者蓋其所藏乃有用物事也故以目
之文言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此等言意○雖已言
繼善成性但于誠通誠復之機循環无端之妙有未及發揮
明盡者故繼以顯仁藏用之說其實顯仁藏用只是繼之一
字內未發之意○愚意仁陽知陰俱是就成性裏分陰陽顯
仁藏用俱是就繼善裏分陰陽而未敢決恐人說繼善中无
藏用蓋化育之功實出于藏用故曰繼言其發也又曰靜之

終動之始也陰陽之在實體者只有此兩項而已

愚按顯諸仁藏諸用二句乃首句之義疏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蒙引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後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于化機之出入者然也與繼善成性分天與人物界限者不同○本義云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久大二字是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來二句所以明

其盛德大業者也

啓源仁曰顯用曰藏互言之也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毫之間斷

生生之謂易

大全程子曰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一便有二有一二便有三一二之間便是三巳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便可爲豈是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爲无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蒙引大凡天地人物一陰一陽都是此句最說得廣不只謂顯仁藏用也然是以理言不兼書言也本義曰理與書皆然者乃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亦見得其理之同故云如易有太極一節本文只是說畫卦而本義則曰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無思無爲一條本文只是說著卦而本義則曰人心之妙

其動靜亦如此皆是朱子開示後學之意耳讀者要以意逆志○生生之謂易在造化亦有然者在萬物亦有然者○陰生陽陽生陰在天地則爲消息盈虛之類在人物則爲動靜榮悴之類其變皆无窮也易字都盡該得

愚按生生即兩個一字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大全程氏鉅夫曰此以生物之顯微見道之生生也物生之初胚胎始露僅有彷彿可象此輕清未形陽之動也故名乾

及其既生有一定之形已成之法此則重濁有迹陰之靜也故名坤成象隨繼以效法此生生之道見于生物者然也

【蒙引】此乾坤就物說象輕清而虛法重濁而實成象只是一團氣耳法則是氣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故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對形而言則象猶未形也〇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此造化亦就物言言各有箇造化也蓋法與象亦都就物言〇自坤元資生之後皆效法之坤也〇成象之乾則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陰之靜也

由象而形陽矣而陰此又道之見于生物者然也〇按下易象形器則此成象效法就生物言是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只就微著上〇夫乾其靜也專之乾坤以對待者言是就天地說成象闔戶之乾坤以流行者言闔闢謂氣見形謂物也〇此乾坤與資始之乾資生之坤大不同依上例當有即大業也日新即盛德也生生即易也成象即乾也效法即坤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大全】程氏鉅夫曰此以人事之始終見道之生生也

【蒙引】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造化者此也在人事亦此也自人事言之筮者以蓍問易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而知方來之吉凶此所以決其事也是謂之占及夫以占之所決者而見之於事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事之變以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是之謂事占則事之未定屬乎陽也事則占之已決屬乎陰也是皆一氣機之動靜而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此道之見于占事者然也〇占

是占卜之占非象占之占也事是事業之事非有事之事也〇末孫以此條者所謂因造化以及易也或以為說人事者緣張忠定公之言而云其實却是粘易言不是就人事言也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耶〇無一事不有陰陽則一陰一陽之道无所不有可知此聖人立言之意乎〇極數知來之謂占都却在陰陽迭運者氣也之內蓋極數通變是皆以氣用事也張子曰夫氣央然太虛云云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則占事之為一陰一陽之道又何疑

陰陽不測之謂神

[大全]程氏鉅夫曰陰陽不測不是言個陰陽不可測言道之在陰陽者不可測也一陰一陽循環往來无有窮盡而道卽妙于陰陽屈伸之內以至行于什百千萬之中滚來滚去倏此倏彼无處不在却无一定在如月落萬川只一个月照有萬川萬川是月如何可測名之曰神而始足以盡道之妙也

〇建安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斷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蒙引]神卽道也〇兩在故不測言忽然爲陰又忽然爲陽也忽然爲陰則道在陰矣忽然爲陽則道又在陽矣是謂无在而无不在無爲而无不爲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擧其大忽然爲晝又忽然爲夜忽然爲暑又忽然爲寒皆莫究其所從來莫詰其何所往所謂不測也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在造化以體言也在易書以用言也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〇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作二截看第一節繼善屬陽成性屬陰仁屬陽知屬陰第二節成象徵而略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定屬陽事者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卽所謂兩在也第二節顯諸仁藏諸用總說一陰一陽不測之妙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故謂之顯諸仁所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卽藏于其中故謂之藏諸用道之用不可窮用之神不可測聖人拈出一用字見得造化有造化之用人事有人事之用百姓用而不知學者當知之以有

用也

蒙引此章言道之體用體用者一動一靜合體與用然後爲道之全體惟其變乎陰陽故不倚於陰陽也○此章通以理言然書所以摸寫此理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爻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學者黙而識之可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大全雲峰胡氏曰前章易與天地準讃易之書也此章廣矣大矣讃易之理也

蒙引廣大二字亦須有別大就外面包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含蓄得多說略與彌綸二字相彷彿○以言乎遠則理无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即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无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貌象而爲物者此理皆无所不有也此三句是說箇廣大底模様如此非廣大之實也廣大之實在第三節○不禦二字亦貼遠字意言其无遠

不到而莫之止也○靜而正靜謂不待安排布置也正謂不偏偏則缺矣此靜字不要依雲峰動字說須看遠邇二字○不禦靜而正備矣此數字要指易言說開去便不是易之廣大遠邇對直說天地之間四散說見得陰陽无處无之末節所云特舉其對耳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大全朱子曰天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潛室陳氏曰專直翕闢此當以卦畫論○雲峰胡氏曰本義云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蓋元亨者動而乾坤之用以行利貞者靜而乾坤之體以立靜而別乾以剛健爲貞坤以柔順爲貞也動而交乾元爲氣之始而坤元則承之以爲形之始也乾惟健故一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靜專一者之有動直一者之遂靜翕兩者之合動闢兩者之分一之遂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而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廣

象引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其性情也故稱乾坤下云廣大配天地則以形體言矣○乾由靜專而動直萬物皆受氣於此是乾之大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坤由靜翕而動闢萬物皆受形于此是坤之廣也模寫之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此章三箇廣大字都是指易○或以大生廣生爲乾坤者恐非也乾靜專動直之外更何處是大坤靜翕動闢之外更何處是廣而乃曰乾坤之廣大由此生乎如此則廣大二字與上下文不同矣益本義就乾坤實體上說出廣大之義者乃是發明孔子所以分附廣大之意其實本文廣大二字與上下文不同也

愚按大生廣生兩生字即發見呈露之謂特從乾坤說起者乾坤實易之原而易正模寫乾坤之理者也斷不可作生物言細玩本義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則是廣大二字明明貼在乾坤上又曰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則又是廣大字隱隱貼在易上看來廣大二字兩邊俱有依上文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正乾坤之廣大也而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而生也貼乾坤說廣大是補其意屬客一邊貼易說廣大是專其辭屬主一邊如此講便自不混斷主蒙引爲確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研珠配者相似也非配合之謂配天地配四時配日月以易配天配至德以易配人

蒙引前廣大字兼變通陰陽易簡之類在其中此廣大二字對變通陰陽易簡言則較狹些凡讀書要隨文解義其或以上句統下三句說者亦惑矣○一陰一陽之謂變變而不窮之謂通不可以陽變而通于陰陰變而通于陽矣○陰陽之義義字淺本義以說字代之蓋卦爻之剛者稱陽柔者稱陰陰陽之稱便是所謂義也義是名義之義○人之至德便是健順仁禮屬健義知屬順中庸章句云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是也五行一陰陽也五常一健順也○易中凡陽卦陽爻有剛健之道即所謂易也凡陰卦陰爻有柔順之道即所謂簡也至德本義何以謂之人事對天道言也

且其實亦皆人倫日用之常理○此條門講當云廣大者莫若天地而易之廣大配乎天地變通者莫若四時而易之變通配乎四時天有日月易有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矣人有至德易有易簡易簡之善配至德矣夫以易之配乎天道人事也有如此可見易之廣大也易與天地準亦是此意

右第六章

大全雲峰胡氏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

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于吾之心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大全潛室陳氏曰易言知崇即中庸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底事易言禮卑即中庸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底事知欲高明故崇如天禮欲執守故卑如地若一向務高明而不事著實則窮隨索幽流于清虛而无執守憑依之實地須是約之以禮知以虛明爲用屬陽屬天皆言其輕清也禮以形氣爲用屬陰屬地皆言其重濁也○朱子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于上所行實于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説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蒙引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爲主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是大綱言以見易理之至知崇禮卑以下直到道義之門皆詳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以見易之所以

爲至也○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于高明矣禮卑所以能廣業者盖其不忽近小不略細微件件都着實靠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道義之得于心者日知其所未知則爲德之崇矣道義之見于事者日行其所未行則爲業之廣矣道義之與德業豈言不同歸哉○觀此章者先要辨別得如何謂之知禮如何謂之德業又如何謂之成性又如何謂之道義盖知禮是工夫名目德業是禮知所成就者成性是人心所固有者道義是成性中出者

夫人莫不有是成性然知禮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存矣成
性不存存則道義无自而出道義无自而出則德何由崇業
何由廣以此見得此章兩節意思自相貫非謂上一節言知
禮爲德所由崇業所由廣下節又言知禮爲成性所由存道
義所由出也本義於上云窮理則知云云如地而業廣蓋以
知崇禮卑分屬崇德廣業耳其實本文德崇業廣意並列道
義之門處方見故曰知禮成性而道義出豈有知崇而德崇
禮卑而業廣矣然後又以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乎○語絲以

知崇禮卑爲不必專指聖人此亦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本
義則當純以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
以窮理盡性至命者相類彼就聖人以易而窮理盡性至命
處見得神无方易无體此就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得
易之至○成性固是道義之原然此章重在知禮上故曰學
效天卑法地下節就承言天地設位云云
觀象上言人與乾坤同此易簡此言惟聖人能存其易簡之
性而與乾坤同其廣大也至矣乎者合廣大而要其極之辭

至者此理之外更無他理此境之上更無極境也易以乾坤
爲綱以易簡爲體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要不外乾坤易簡
之理也
愚按卑不對高言猶云實地上做工夫如庸德之行動容周
旋中禮是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大全朱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性
是自家所以得于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的○節齋蔡氏曰

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
可居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
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蒙引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易指造化而言凡天地
間陰變陽化日月寒暑之類皆是與生生之謂易字同○既
以道義爲自成性而出則道是統言義其條件也而在物爲
道處物爲義道者天理之自然義者人心之裁制之說似皆
不甚切○門指成性言或曰指知禮看來須據本文以成性

係王不可錯認本義而以辭害意

觀彖此言聖人之知禮一出于本來之性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但无思无慮有以存之而道義自出德自崇而業自廣亦如天地對待寂然无爲而變化自生也此聖人之善體易也

愚按天地設位句只是轉關引起語

右第七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贊易道之至聖人所以崇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切意聖人之稱非泛然指作易聖人

也崇德乾之事廣業坤之事知崇效天而乾畫成矣禮卑法地而坤畫成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畫易亦无非所以教民卜筮决嫌疑定猶豫俾得以存存其已成之性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意或者在此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大全雲峯胡氏曰賾字諸家多以爲隱然以之義據傳探賾索隱則賾與隱不同蓋于陰陽雜亂之中而求其隱賾之理耳

蒙引擬諸其形容是將畫卦時忖度那天下之賾底形容如何于是畫成卦以象其物宜即上經所謂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云云也物宜言物類也物類即天下之賾也形容即是物宜之形容即畫成卦則天下物宜如說卦所列者皆不外乎此矣是卦之爲卦所以象天下之賾也故謂之象○擬字與象字形容與物宜須各有分別擬是畫卦之時象是畫卦之後物宜即天下之賾也統而言之則曰天下之賾自卦中各有所取象言之則曰物宜形容即其模樣也

觀彖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擬諸形容乾爲天坤爲地之類象其物宜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二其字皆指賾

愚按不曰見而曰有以見全由聖心明炳象先說出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蒙引觀會通行典禮且就天下之動上說未有在易然後卻把此理係之于易以斷其吉凶是爻辭之所以爲爻辭者乃

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故謂之爻爻交也交則變變則動矣故
爻有動義會通會中之通聖人便把那通處做箇常法典禮
只是時義即所謂通也○爻辭凡言吉處皆因本爻有循典
禮而行之象故係辭以斷其吉凶處皆因本爻有背典禮而
行之象故係辭以斷其凶故曰觀象玩辭吉凶者得失之象
也○觀會通以行典禮語録云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
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矣若

不可行者非通可行者便是通通便是典禮之所存者若君
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而委致
其身處便是通通則典禮所存也○通即典禮所存但據事
理而言則曰通據聖人立箇常法而言則曰典禮典常也禮
即理之所當行者也故解作常法云云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大全朱子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
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他

那道理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動不
但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
是動也○厚齋馮氏曰象之所言如牝馬牝牛匪人女壯棟
橈羸豕之類若可惡矣然天下之至賾所在而不可惡也爻
之所言如戶庭无咎而門庭則凶弗過遇之而弗遇過之先
號後笑而先笑後號若甚亂矣然天下之至動所關而不可
亂也
象引承上言聖人因天下之賾以立象是象所以言天下之

至賾也至賾宜可惡也然其物宜之象皆天下所當有當故
不可厭焉聖人因天下之動以立爻是爻所以言天下之至
動也至動宜可亂也然吉凶之斷各有定理而不可亂焉言
天下之至賾則無所遺美惡兼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有所
擇導人為善而不為惡也至賾如說卦所列者可見美惡兼
收也言天下之至動則主于典禮矣只是導人向善也○言
天下之至賾者謂著出天下之賾也言天下之至動亦然此
與變動以利言之言字同○動字朱子以為念之動者何也

葢是一事到面前我不知所以處之所謂事之變也這便是動故就此觀會通以行典禮若以事字當他事便是已成了是亦當辨

愚按此是引起下文擬議之意見言動之理莫不具于卦爻中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大全雲峰胡氏曰聖人之于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于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如

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易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變化以人事言

蒙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以人事言人之一言一動无非變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畧動之仕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或以不好者變而爲好者爲說此恐在擬議以成字內不在變化字內○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分動靜言是擬議之事實法行之正是擬之以言議之以動法字兼擬議行字兼言動法行之謂法易以言動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大全節齋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

補註鶴在陰君子居室也鳴之出言于和千里應之也好爵

卽言行也靡之相觀而善之謂也又曰靡與攡同協和字

蒙引本義於爻辭鶴鳴子和意旨現至是彼此同德之意却在所畧不得盡與爻辭同矣大抵爻辭說出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獨以言行言者感通莫大于言行也○言出乎身云云味此二句便見得言行爲君子之樞機乎○不可於加乎民見乎遠貼人事之從違從違意當貼在榮辱上○千里之外或應或違此卽是榮辱也○動天地亦兼善惡兩邊○卽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

鶴象居室在陰之象出言鶴鳴之象千里之外應之子和之象言出乎身四句好爵爾靡之象樞門樞戶以樞爲主樞動而戶之闢有明有暗機弩牙弩以機爲主機動而弩之發或中或否亦猶言之出行之發有榮有辱也應雖在人而感召之者則在我是彼爲賓而我爲主也故曰榮辱之主動天地者言不特榮在我也言行感召之和氣足以致天地之祥不特辱在我也言行感召之乖氣足以致天地之異如景公發言善而熒惑退舍東海孝婦含冤而三年不雨是也

愚按行發乎邇見乎遠句前只說言此方露出行字單拈此句全要補得居室以藏言而亦以藏行意出正見應違之所係寧獨出言乎哉如此講方無遺漏○言行君子之樞機言行字緊指出身發邇時說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大全息齋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于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者○雙湖胡氏曰二人允五六二

也先號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同心之利耳君子之道三句迹之異二人同心言心之同下皆承同心之意而形容之

易說爻辭本言始異終同孔子則釋以迹異心同也

蒙引先號咷而後笑只是始異終同之象此處亦不可于先後二字太泥故本義云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看若字及實字只是云自其初而觀之則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若不同也然要其終而論之則是二人者其心實同其心旣同則雖至堅能間之物亦不能間之矣間是阻隔之意若利刃之切物物迎刃而分何能阻隔得他故曰其利斷金○其利斷金物莫能間言事事做得透何功不成也心旣同則我之言彼覺其有味也彼之言我覺其有味也凡人言語所以不相入者都緣心不相符耳旣是一出一處一語一默而猶得謂同心者蓋各隨其分各安于義而已非有意于相戾也如禹稷顏回同道殷有三仁之類也

愚按依蒙引先後二字勿泥二人自合泛說非指二五○利

鉏也蘭香草也臭如臭味相投臭字一般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大全節齋蔡氏曰此言君子敬愼之道日用可至也以上就象上反覆其旨下方以人事言以茅比敬愼之心以用比人之能爲敬愼

蒙引自苟錯諸地至用可重也但且就象上說至愼斯術也

以往方說得象中之意愼猶守也守此以往自然言无口過行无怨惡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何咎就藉用上說言其无傾墜之虞也下文至无所失矣方是爻辭无咎之義

演說薄作輕字看

愚按愼之至也愼字作愼是看與愼斯術也愼字作守字看不同○此只解得首茅字全未及白字意此亦當知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大抵風之不厚不能負大舟水之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挾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矣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切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內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誠齋楊氏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德薄者无畀辭如鐘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

勞而不伐三句泛說下方就九三說

易傳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著伐者自矜不德者不以我有功爲德于人也厚者渾厚不薄之意厚之至據其理而推之知此可以論九三矣

蒙引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方勞于事之謂勞事既成有利于人之謂功不德謂不以德自居也厚之至此是贊辭如上條愼之至也倒南軒誠齋之說似太深了○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上三句且發揮勞謙意思此句方指爻辭勞謙二字而

釋其義也德言盛禮言恭言與永言孝思言同猶念也故本義以欲字解之言其立心如此也德言盛貼禮言恭禮言恭貼下文此恭字卽下之致恭之恭存其位是有終意○致恭以存其位非謂君子之致恭正以存其位也能致恭則位以之存耳此句重在存其位上卽此爻而擬議之則當以功下人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蒙引卽此爻而擬議之則不可亢也○有位為貴高謂在人上也此亦貴與高之辨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大全建安丘氏曰爻義主出處之節而言此兼及于言語之節者節下卦兌兌為口舌亦其象也蓋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債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蒙引幾事不密通衆人言不止謂君臣也○卽是爻而擬議之則當謹密其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大全涑水司馬氏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誠齋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教奪伐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蒙引盜思奪之者以其竊據高位才德不勝適起謀利者據奪之心也○上慢下暴小人竊據高位必然至此謀利之徒因得借以為辭而伐之矣其能久有其位乎四盜字皆以寇言獨誨盜之盜是活字謂偷也對淫字看此二句以其皆由己致而併及之耳○上慢者以其所慢者在上也下暴以其

所暴者在下也然不可以上下二字當上下之人○其知盜乎猶云知賊情也如云如何則盜思奪之如何則盜思伐之可見盜之情矣楊誠齋謂盜也而又以盜之招一句爲証殊非是旣而曰盜之招則盜自是盜招者自是招者以招爲盜當有訴枉者矣○卽此爻而擬議之則當量才度分不可據非其有也

「易攷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从冰女之艶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

演說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二句是泛論之辭明其害在自致意○

愚按易說云冶者妖冶也粧飾妖冶其容也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

大全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平庵項氏曰七爻皆欲人長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之一白茅

貴愼有終倫謙亢龍戒亢戶庭以敎密負乘以戒慢怠所以養人之徹心也

按引以上七爻皆以明擬議之例然亦舉其槩耳學者又當推類以盡其餘

宛平　閻　鉡衡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大全朱子曰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

東坡蘇氏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得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行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節齋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蒙引自天一地二至成變化而行鬼神此兩條逐字逐句都是就河圖上指畫出來說非泛論道理之文即是河圖的圖說也河圖五數原即天地之數但當初羲皇雖得此圖數作易後來人知河圖而不知河圖之爲數知河圖之爲數而不知其爲天地之數知河圖之爲天地之數而不知其何者爲天何者爲地故夫子拈了圖中圈子歷歷指點區別出以示人

蒙徵此節深明圖即造化造化即圖下相得有合成變化行

鬼神根子全在此○一二三四五生數六七八九十成數一三五七九在天爲五行二四六八十在地爲五材（此五行以萬物之生成者言）

蒙鎔五行解五行物物皆有資始時屬水故爲一流行時屬火故爲二向于實則木故爲三實之成則金故爲四舉全體而言則爲土故爲五而居中此五行本數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生數之副耳天一生水陽生于子也地二生火陰生于午也

愚按虛齋云本義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者太陽居一少

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也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者太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太陽數九也二老位于西北者太陽居一在北太陰居四在西也二少位于東南者少陽居三在東少陰居二在南也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于外者太陰之數六在太陽一之位外太陽之數九在太陰四之位外少陰之數八在少陽三之位外少陽之數七在少陰二之位外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全]朱子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個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偶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

[蒙引]上文即是河圖而逐一指點去云孰爲天數孰爲地數此則又總而兩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也既而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也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是成變化而行鬼神處非是五位皆相得而各有合了然後方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上一截意都盡了下一截只是積而計之又着此一句以見造化皆不外是之意耳觀啓蒙可見○又曰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一是水與火一是木與金雖相反而實相爲用有相得之理至于五與六之相得則未易曉也蓋一至五生數已備至此則成數當繼之矣故五後即次以六總是五行一氣也○又曰相得者

一變二化三變四化五變六化七變八化九變十化而奇偶之相爲次第所謂如兄弟者也有合者一生水六成之二生火七成之三生木八成之四生金九成之五生土十成之而奇偶之相爲生成所謂夫婦者也不曰五數相得而曰五位相得者據河圖而言位即數之所在也○又曰有合之義易見相得之義何如譬如造一火爐匡子須是這四片木相扶方成其匡但失一片便不能成事可見五位之相得如兄弟也○又云大抵數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天地生物只是一

氣之運而其節次則如此如一氣之十有二月一日之十有二時只是一氣之行而有數段子耳非真有此數圈子寄寓在天地間作造化之主宰也○凡言五行有二有以造化氣序之流行言者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水如春夏秋冬是也有以萬物之生成言者則水而火火而木木而金金而土此章所云是也○此處變化變屬陽化屬陰葢與化而裁之謂之變之變化不同不可一例拘也○一二三四五爲生數生數屬陽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成數屬陰然各有陽變陰

化之不同者葢陰陽之中亦各自有陰陽也此總是一分爲二之理○論五行本數只是一二三四五以序而生出水火木金土其六七八九十者乃其生數之副耳如夫爲妻綱妻爲夫助之意以其不與于五行正數之列故遂爲六七八九十也不然便當爲一變生水而二化成之三變生木而四化成之葢水之生一也水之成則一之一也一隔五則成六故曰一變生水六化成之火之生二也火之成則二之二也二隔五則成七故曰二化生火七變成之下倣此非謂一既生

水直待二三四五都一一生了然後六方成之二既生火又待三四五之生六之成俱完了然後七方變成之也以此又見得河圖以五生數爲主處故朱子曰六七八九十皆從五過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五又撞着那五而成十愚所謂六七八九十爲生數之副者以此未知其果然否姑識之○以對待者而析言之則一六水爲陽二七火爲陰三八木爲陽四九金爲陰合言之則水火是氣之方行者爲陽木金是質之已成者爲陰皆對

待者也○以流行者而析言之則木傳于火木陽而火陰火傳于土土傳于金則上承陽之陰而下啓陰之陽也金傳于水則金陽而水陰也合而言之則木火之位春夏發生之陽也金水之位秋冬收藏之陰也皆流行者也○水火木金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方數也對待之易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圓數也流行之易也方數如東西南北之相對圓數如東西南北之相承○鬼神謂凡奇偶之生成屈伸往來者奇而生者神之來而伸也偶而成者鬼之往而屈也葢物未

成則其氣日漸凝聚故爲神旣成則其氣日漸耗散故爲鬼
如此分鬼神之六義亦可北溪陳氏亦如此說但以五生數爲
神五成數爲鬼恐于朱子屈伸之義未切當說得圓活方是
如一變生水來而伸也及六化成之則六化成爲來而伸而
一變生水者爲屈而往矣及其一化生火七變成之則此又
爲來而伸而一生于水六成之者又皆爲往而屈矣不可局
定以生者爲神成者爲鬼須要認屈伸往來字意故曰日往
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亦有往有來月亦有往有來往來无

定在則鬼神亦无定位○依北溪說則所謂往來者乃陽主
進陰主退之義一說就是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例依愚管
見則所謂往來者郎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之義一則往在來
之前一則往在來之後知此則于二說知所折衷矣或曰此
以其生之序言彼以其行之序言○天一至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當作一片渾淪看蓋自天一至地十旣零碎說就縱之
以天數五地數五而着一句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前面數
畧說出主意了然後又總計而說出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一句明說此是造化之秘也河圖之數盡是天地之數也
故總註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不曰河圖大衍之數也此旣
見聖人文章之妙一句當他人千百句者也
愚按天數五地數五二句此按圖而分其數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句此按圖而指其位二十有五二句復按圖而各總其
數凡天地句則是總河圖之全數要郎天五地五之數而積
言之乃極言有合之數引到成變化耳○此所以直指之辭
非要深一層語與中庸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所以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
掛
大全朱子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
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
是虛去天一之數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爲生數之極十
爲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此一說也又數
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

家之說雖多不同其謂此說却分曉○問大衍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爲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爲五十也是五也于五行爲土于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知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爲數之宗也不知是否曰此說是○卦一一歲楪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閏楪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閒凡再扐即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建安丘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

取河圖中五參天兩地之數以爲衍母也大衍之用只四十九者又就河圖五十數之在外者虛其天一之數而不用也盖一者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爲故无爲之一以象太極○雲峯胡氏曰歷法再閏之後又從積分而起則筮法再扐之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

蒙引大衍之數五十謂蓍策五十之數起于河圖中宮以五乘十而得也不然五十字何所指若無個蓍衍河圖中宮何爲是則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正所謂蓍策之全數也本義總

註曰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數字正謂蓍策也故繼之曰其用四十有九其者非指蓍而何○衍者就母數起子數之謂也○天五乘地十乘者駕其上之謂也數法有乘除○謂之大衍者五個一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合之而爲五十也語錄又云一個衍成十個五個便成五十則本義正意所謂五其十也○程子曰數起于一備于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爲五十愚謂大衍者小衍之合也小衍大衍只是一起事○又曰五十數之成成則不動故損一而爲用愚謂此

邵子之學所以必于動處起數也亦所謂起處起歟○又曰小學洪珠曰生數自一二三四而極于五成數自六七八九而極于十故大衍之數五十取天地之極數以立本也布筭者生數至四而止遇五則變而爲一成數至九而止遇十則變而爲一故其用四十有九取天地之變以起用也○愚謂由一而五而十而至于五十此如登山自山麓以至于山尖之極頂處也然後殺其一而爲四十有九此如從山之極頂處一轉步時也動之端也變從此亦有自然之勢也盖五十

者數之成足處去其一則起變動矣猶既濟之後有未濟也
此不是小關節其用四十有九必虛其一以象太極者蓋
氣必有理大衍之數五十者氣數也氣不徒氣而理存焉然
氣有爲而理无爲故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爲若不虛其一
則有氣而无理而數亦滯而不通矣故曰皆出于理勢之自
然云云也既虛其一以象太極而其餘四十九策之當用
者則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蓋啓蒙此解蓋對下句分而
爲二以象兩儀而得之若本義只是虛其一以象太極不可
以爲又有象兩儀未分之義也本義閏積月之餘日而成
月者也自明白此閏字先一閏亦是此閏後一閏亦是此閏
下句卽曰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閒凡有再
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卦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
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此再字猶云兩也非專指
第二次者也如子路問君子章集註云修己以敬夫子之言
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
之此再字非專指修己以安百姓一句也連修己以安人都

說在見是兩重意也則知古人用字之法矣
此卽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意
易集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蓋以五個十由一個五而生
是五爲衍母而十其所行之子也行之爲五十者卽啓蒙註
所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于十則
合爲五十者也是以五個一各合五個九而得之是卽五其
十矣大抵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故云然
易索河圖之數凡五十五其中宮之五乃五行正數本該得
五行爲數之母餘五十皆其所衍出也故言五十舉十數而
不及毋數蓋毋退閑而子用事也
觀象五歲再閏者一年十二月氣盈六日朔虛六日其餘十
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分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日爲後
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湊前
六日又成一閏便是五歲再閏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
扐左則三歲一閏矣又揲右當四歲扐右則五歲再閏矣再
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爲一爲第三變
再分再掛再揲也獨言掛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矣此則象

再閏也

攷索積分二字謂積而分之也每年積餘十二日至三年則分爲一閏五年又分爲一閏也

附錄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爲中數天與日會于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每歲天行疾于日天剩五日有奇曰氣盈謂二十四氣常有餘也月行又緩于日月之數大小相半是日又剩五日有奇曰朔虛謂十二朔常不足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大全雲峯胡氏曰前則揲扐之數象月之閏此則過揲之數象歲之周蓋揲之以四已合四時之象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獨曰乾坤之策者猶用九用六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而獨于乾坤言之也兼山郭氏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無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于其中而無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無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白雲郭氏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

全書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皆少陽之策則一百九十二合之亦爲三百有六十也蓋只是四十九之數除掛扐之外老陽雖得三十六老陰則只是二十四矣少陽比老陽雖少八策少陰比老陰則又多八策矣故積之而數亦均爲三百有六十

研珠策者乾坤老陽老陰過揲之策數也乾九坤六以四營之乾則四九三十六坤則四六二十四乾每一爻得三十六則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矣坤每一爻得二十四則六爻得百四十有四矣當期之數者當一年之數也

蒙引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一百八四爻一百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六爻則二百一十有六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爻百二十六爻則百四十有四

矣○夫十者數之全也故太陽居一後面便連個九少陰居二後面便連個八後倣此○又曰在理自一至十之數是個渾淪的物也一則斷然合九二則斷然合八三四五皆然然今不曰合九合八而曰連九連八者蓋但合九則元无個九只是就一上說合九耳曰二合八則元无個八只是就二上說合八耳今在河圖則一之外實有個九在也故曰二連云云○太陽居一云云是橫圖來也○本義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此以揲扐之數言也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

此以掛扐之外過揲者言也其曰三變者通三變也不止謂末後一變○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此純以蓍策之七八九六言所以總括上文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以下云云者也○變化者六八陰變也七九陽化也往來者得七九則陽來陰往矣得六八則陰往陽來矣進退自七而九是陽進也自八而六陰之退也離合者離謂揲餘之數與揲數策數各自為數也合謂揲餘之數與揲數策數亦皆符會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蔡注若以乾坤之策三百八十四爻總論之陽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二十四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蒙引當萬物之數蓋萬物之數至多也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多之至也故以為當萬物之數朱子曰此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也且其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乾之策只有三百六十亦不能恰當此數看

聖人說道理有不如後世之謹密處然後世學者謹密雖若有餘而意味則不足矣

愚按正義云今攷凡言策者郎謂蓍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大全朱子曰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個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就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平菴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繫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曰下

爻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
事備矣
蒙引分而爲二以象兩儀一條以一變者言也乾之策一條
以六爻者言也二篇之策一條以三百八十四爻者言也把
這六爻之策都計了又指實說出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遂及
變占之例葢原其始而要其終也
八卦而小成
蒙引既言十有八變而成卦又言八卦而小成者所以明卦

有內外體也○上文四營而成易以一變者言也乘勢說到
十有八變句中間內體一節未及發也故劃足之以此句亦
以見變未極則爻不備必十有八變而成卦謂之大成若九
變而成三畫止得內卦謂之小成而巳○此句實帶上文其
下句引而伸之乃更端向下文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大全朱子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
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蒙引引而伸之者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也觸類而長之者
每一卦以此類推各變爲六十四卦也如啓蒙則引而伸之
者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者則六十四卦可變
爲四千九十六卦此說雖是明白條暢然與本義不合終是
朱子初年之見○天下之能事畢矣一句本義無明解而啓
蒙則曰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而見得天下之
能事畢然此則下文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佑神之意
似亦未爲穩愜本義所以不明解者愚意只是以一卦可變

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爲天下之能事畢
也語意猶云易卦之變至此則至矣盡矣无以復加矣
彙徵引伸觸類是極卦變之所之非攷變占之謂
愚按天下之能事畢矣不可說到成天下之務上去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大全朱子曰此是說蓍卦之用○雲峯胡氏曰道在天德行
在人在天者幽顯道闡幽也在人者顯神德行微顯也蓍與
卦可與酬酢其在人者可與贊助其在天者酬酢言幽明之

相應如賓主之相交也
【】蒙引道卽理凡易辭所發明者皆是也德行指事爲之迹言如涉川依往之類此以隱顯相對說顯道只據易辭言神德行只據易數言夫如是明有以酬酢乎人而決人之疑幽有以佑乎神而言神之所不能言者矣不必以顯道爲可與酬酢神德行爲可與祐神酬酢祐神通承顯道神德行言德行只據事爲而言神是易中有理以神之非是說人之一行一止皆爲非人所能爲也蓋元亨利貞勿用利見之類都

是使人之作事合理處都因數衍出來此便是易有以神其德行也所謂行以數神者蓋如此若說人之行止皆非人所能爲了又安用易而易又安能祐神此決不通所說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者固爲主祐神然說吉凶明白者辭也有易云者著卦兼也且所謂吉凶與人獨非所謂酬酢乎蓋酬酢祐神只是說易之用明能應人事幽能助神功兼幽明而言耳非必分應上文也德行人事也道人事之理也故不必分酬酢與祐神愚謂所謂知吉凶者不但是辭之所顯也所謂取決于蓍者亦其吉凶也所謂能說吉凶與人者卽蓍也然則顯道豈但可與酬酢哉亦能祐神矣本義道因辭顯以辭占言也行以數神以象變言也
【】附錄說文云主導賓飲曰酬賓報主獻曰酢又凡先舉爲酬報答爲酢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蒙引神字對人言明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無一不出于理勢之自然實宰物者之所安排

也宰物者何心哉一氣機之迭運一奇偶之積分若使之然而實非使之然者雖欲其不然而有不得不然者故曰神之所爲也要之神亦无爲也神本无心故自然惟自然故至妙○其知神之所爲乎此神字卽程子乾卦傳所謂以妙用言謂之神者也其實卽天之妙用張子所謂一神之神也一神而兩化故成出許多數法來故彼此相當不合而合出于无心而成而實非有心者所能成也○道字輕帶變化字說此神字與上文神德行及祐神之神不同神德行神字活與神

明之神同祐神之神字死以造化之功言之與幽贊於神明
之神同此所謂神之所爲者言其變化之妙非人之所能爲
耳正前面本義所謂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
能損益者也
愚按此節雙承數法而贊之故另加子曰二字不謂數內有
法也單作贊蓍法者非是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
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
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
蒙引此言天地大衍之數一句自天一地二起至大衍
之數五十止也揲蓍求卦之法一句則斷自其用四十
有九起至天下之能事畢矣止也〇朱子不是務故以
大衍之數五十一句析出與天一地二爲一段者因數

字與法字相對故從其類而分之中庸首章句曰道之
大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于己而不可離云云
亦是此例〇或曰大衍之數宜該乾之策及二篇之策
一條且二條有當期之日及當萬物之數字曰不然也
大衍字正說得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
筮以後便是法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曰乾曰坤便無與於大衍字只是卦也卦
則自分二揲四歸奇之法所得者而積數之也曰二篇

之策便亦自揲蓍所求而來也故末節亦曰變化之道
即上文數法也亦分數與法不謂數內有法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大全廬陵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時取用者有制
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惟尚變難通變雖在辭象占之所貫
不出辭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惟心與理會者能之
〇雲峯胡氏曰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所以明變象之理

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

私見以者用易也尚取也○以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決疑在占之外也若泥卜筮事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于卜筮乎明者可以了然

蒙引或問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處自有兩樣有此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

其辭以言而已矣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須爲剖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斷其疑矣是爲辭占之辨天下固有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據見成道理行將去則尚象而已若忽然一事來前是非利害兩途未決須費商量裁度則當隨機應變析理不眩期底于是不納于非故尚變是象變之辨○動是器之未定器是動之已成○制器者成規成矩之謂制事成個規矩若制器之一定者然○卜筮不要實說是假借意義字眼如上章之酬酢下節之參伍錯綜皆其例也只是決疑之意○辭變象占俱在言動制器卜筮之前○上文言動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下文問焉而以言及參伍以變雖皆主筮易言然孔子上文實是兼該動居兩端下文只就筮易上發明耳

愚按易只是易書聖人包伏羲文周在内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王注精者辭占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極其潔淨精微也

蒙引或問有爲有行如何分曰爲者本身心所爲也行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所施行于外者也○行之於身是有爲措之事業是有行○辭占所以爲天下之至精者以其體該本無都是假象之辭也用應始有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矣

蒙徵其受命也如嚮此句虛提一句喚起下遂知來物正是如嚮處所問之事或遠而天下萬世近而几席瞬息幽而暗密之事情深而隱伏之念慮無遠近幽深舉未來之吉凶无

不周知而應速此正如響處其孰能與于此此字指上如響
遂知
愚按是以二字承上文來直貫下節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大全朱子曰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
如云或相什佰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
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韓非漢書所

云皆其義也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前後
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
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
相依附而不言其相通矣〇雲峯胡氏曰上文曰尚辭尚占
之事此獨曰尚象而不曰尚變參伍以變此變字象之未定
者也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八變而言
語類三五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
須用添一若要做三又須着減二〇又問譬之三十錢以三

數之爲得幾個三了又以五數之爲得幾個五兩數相合方
可看得個成數朱子曰是如此〇又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
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朱子曰是〇錯者有迭相
爲用之意綜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〇又曰綜
如織的綜一個上去一個下來陰上去做陽陽下來做陰如
綜相似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
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綜
蒙引參伍以變四營而成變也謂分一掛二揲四歸奇但一

變成于歸奇故今人多以歸奇耳變謂歸奇上見有多寡之
數于左右歸奇上見其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
數也〇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方其數之謂之變及
其變之已定或爲七爲九或爲八爲六則謂之數矣〇錯綜
其數卽所變歸奇之數也〇通其變兼三變而言三變只成
得一畫一畫非多卽少故成文處只就奇偶言勿兼老少言
〇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略相混大抵變者數之未成數者
變之已成通其變雖曰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

然終主于三次之方變者言有揲在內也錯綜其數雖曰亦
混兩手三揲之數然終主于既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
揲言也況自初變至二變亦可謂之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
變○通其變三變皆參伍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
也○參伍以變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
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數是象也○通其變謂變到完處而
天下之文巳成極其數謂數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巳定○天
下之至變正謂蓍之德圓而神也故能爲多爲少爲奇爲偶

爲老爲少爲動爲靜莫知其方惟變所適也
棄做參伍二句是言變數甚重不可不審以起下文揲蓍求
卦○參伍之法只是于左手之策而扐者考其或一或二或
三或四于右手之策而扐者考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先前
各數其每扐多寡之策猶算數者先以三數之也既而總數
其兩扐多寡之策猶算數者後以五數之也所謂審多寡者
多指九與八寡指五與四也此觀變之法極其審也○錯綜
二字只是三變之際分布蓍策于三變之後總挈蓍策耳如一

變之後置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一小刻二變之後置掛扐之
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此所謂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三
變之後將所置三刻之策總取起來計算看是九是六是七
是八此所謂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錯綜其數只是錯
綜那參伍的其數指七八九六而言如四五爲奇九八爲偶
奇奇而奇奇奇而偶則爲八九之數偶偶而偶偶偶而奇則
爲六七之數是也此揲蓍之法不厭其詳也須知參伍錯綜
與前摩盪一般聖人作易非真有摩盪只以二字形容易卦

之變化揲蓍問易非真有參伍錯綜只以四字形容筮法之
詳審○極其數是究極那六爻之數分個動靜出來則象遂
定按六爻動靜如六爻皆老則之卦爲當動而本卦爲當靜
六爻皆少則本卦爲當動而之卦爲當靜五老一少則五老
爲靜而一少爲動矣一老五少則一老爲動五少爲靜矣
訂詁周書注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三卿五大夫欲
更議故曰參伍占法有數有變每三揲爲三變而得一爻所
謂參也每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奇有再扐爲五小變

所謂伍也此參伍以變也○錯雜也綜三蓍六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屈伸制經令得開合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有三少者有三多者有一少兩多者有一多兩少者其數不齊蓋耶掛扐之餘數所謂錯也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蓋耶過揲之正數○所謂綜也錯分而間之綜合而理之也

【愚按】參伍以變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其變至定天下之象此二句成卦之法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大全】朱子曰凡言易者多只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劉引】一字謂之易二字謂之蓍卦四字謂之辭變象占一也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此句单解與寂然不動不相混合寂自與感爲對○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也所以字不指无思无爲乃指神字蓋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此即是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便是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在于神矣蓋寂然只是體之立感通只是用之行不見是所以處其所以如此者神也○朱子曰易无思也无爲也易是個无情的物愚謂只是指四十九之蓍策與六十四之卦畫而以蓍之在櫝卦之在冊如鴻濛之未判如朕兆之未形此其寂然不動者也蓍之動于分掛揲扐之時卦之成于十有八變之後遠近各探其幽吉凶各異其指此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遂通天下之故遂知來物遂字亦見得神字意神固速也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下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是假借形容字故以行至爲言凡有所至必自乎行以此推之疾謂之促也促則可速二句皆言易之通志成務隨感隨應即是遂字意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

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愚按此又就上二節提出其感通之妙以見精變之至神與上二節特論者語氣又不同故字通上文遠近幽深變數爻象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大全朱子曰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個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又曰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那已有的事唯易是說那未有的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

茫昧時都處置了○平菴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者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者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

［］蒙微天下吉凶朕兆之理隱于未形者曰深深至難測卦爻之辭无不備也但卦爻不能自究極此理以示人惟聖人係之辭立之占把幽深玄妙的究極到至處如吉凶在千百里外或在千百年後或隱于氣數造化之表潛于人心謀慮之微說得來些子未到便是未極極深者昭著來物至於毫无留剩

滲漏是易之精皆由聖人之所以極之也陰陽老少是為微茫最難剖決曰幾著策无不備也但著策何嘗自能剖判此理以示人惟聖人裁之變立之象直就幾微茫昧處分別個明白出來孰為陰孰為陽孰為老孰為少如黑白蒼素不爽錙銖不眩兩可故曰研幾是易之變皆由聖人之所以研之也

［］愚按蒙引云辭占之所在即深之所在變象之所在即幾之所在極研工夫通在上三節處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大全朱子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

［］蒙引蓋吉凶悔吝各有所當而 外則朕兆未形外雖朕兆未

形而內則各有所當此乃所謂深也深卽天下之至精者此其所以應問如響遂知來物也是所謂通天下之志也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有所分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有所判是卽所謂幾也幾卽天下之至變者此其所以能成文而定象所以可以動而制器也是所謂成天下之務也神不在深與幾之外合者與卦而爲易合深與幾而爲神故尙辭尙占之條曰遂知來物尙變尙象之條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三個遂字亦自有神理矣故本義曰所以通志而

成務者神之所爲也非前兩條止是至精至變之事後一條乃是至神之事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說那通志成務處都不用人力耳

蒙說此節照應前是以君子將有爲也三節前說如響遂知遂成遂定遂通已見精變神之妙足以通志成務不疾速不行至矣此則歸功聖人

[illegible]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蒙引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四謂辭變象占也非謂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亦爲聖人之道也辭變象占出于聖人以言以動以制器卜筮者是其用于衆人也聖人之道在易內言動制器卜筮則在易字之外乃人之用夫易者也學者不可不辨此之謂謂其一出于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也

右第十章

本義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纂言第一章已言象辭第九章已言變占故此章合四者而並言之而推本于神以見聖人之道不與讖緯術

數同歸也

蒙引上章所謂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德行云云則辭變象占四者俱是有了但未及啓擧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許之或者以爲上章只言易未及其用也仔細體認顯道卽辭占也神德行則變象也酬酢祐神則言動制器決疑俱在其中矣況本文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而下章首條本義則云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也則其與上章一意无大彼此亦可見矣所

以盡上章未盡之意也○參伍以變條本義曰此亦皆
爲揲蓍求卦之事亦字實承上章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王汪易指伏羲之易言何爲者問辭也如斯而已者答辭也
大全朱子曰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易本爲卜筮而言古人
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本欲定天下之志斷
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物只是人物事只是事

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出不得他個由卜筮而
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无形粗及于有象如包罩在
此隨取隨得○臨川吳氏曰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
務謂人所欲爲者成全之冒猶幬尸之冒謂天下之道悉包
褁於其中也通志開物也定業成務也斷疑謂易于天下之
道包褁无遺故于天下之疑事皆能決之也
彙徵聖人開場說此一句葢提破用字爲下文開物成務張
本乃喚醒法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王汪圓者蓍數七七四十九象陽之圓也變化无方開于未
卦之先可知來物故圓而神方者卦數八八六十四象陰之
方也爻位各居定于有象之後可藏往事故方以知易者一
圓一方交易變易屢遷不常也貢者獻也以吉凶陳獻于人
也○孰能與于此者問辭也古之聰明二句答辭也

大全朱子曰此言易理具于聖心也首三句論蓍卦爻都不
爲蓍卦爻而設葢提出蓍卦爻之理以見其爲聖心之所具
耳蓍之爲德也陰陽无定數動靜无常體活潑旋轉圓則自
神故曰圓而神卦因蓍之變而成者也奇偶純雜之間而盈
虛消息吉凶進退確有定理不可移易故曰方以知至于爻
各一其位位各一其時聖人各隨其時位所固然而闡發之
事因時變辭以情遷效天下之動變易以告人故曰六爻之
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是以邪易之理來洗濯自心更沒

無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渾是易極其瑩潔之至者也退藏
于密四句正是洗心處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用神而不用著
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此聖人之心易所以爲作易之本
也○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見底道理此藏往也占
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東坡
蘇氏曰密者此心本體也心虛而无迹无迹則无窺矣至于
无可窺則天下之至密矣其曰退藏于密者蓍卦爻之理退
藏于本體至密之境閒寂窈靜非惟人不得而見已亦不得

而知密正其退藏之至也退藏于密卽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孔氏曰吉凶與民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
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老子曰寵辱若驚也○定夫游氏曰
事幾未露曰來事理有定曰往
蒙引卦之德方以知言于蓍之德圓而神之下便是因蓍而
得者六爻亦然故朱子小註曰蓍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
體故其德圓而神卦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
以知○朱子曰退藏于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又曰蘊

知來智藏往一卦之中凡卦爻所載聖人所已言者亦云便
是知來今人多用此說以斷此二句不知此說與本義不合
朱子後來已自不用了蓋此說以卦爻言不以聖人之神智
言本義无卜筮而知吉凶一句已分明豈得以此爲朱子之
言而固欲遷就以從之耶○又有以知來藏往爲凡未來之
吉凶皆有已往之成迹故因往可以推來愚謂此正是影上
面朱子之言而遷就之者按此之神以知來卽後章之占事
知來此之智以藏往卽後章之象事知器同是一個聖人同

是一個知往知來豈有此獨是因往推來道理或曰藏字不
好說作知字意曰非也以其既往故謂之藏不待推者也委
的無待于推而自有素蓄的道理在
愚按吉凶同患者猶休戚相關意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大全朱子曰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

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齋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肅然警惕也无了○南軒張氏曰夫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下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與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者所以與其蓍也錯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者所以與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于有為亹亹不忘而勇于有行者以其有蓍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謂蓍卦爻之理不假于物而皆具于聖人之心此則謂蓍卦爻之用不能不假于物而亦不能外乎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齋戒者此心至敬而理之用行也

蒙引此明字與察字皆以自然者言如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也○朱子曰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郎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愚謂此所謂時

有消息之不同事有當否之或異時者天道事者民故也如否之大往小來天道也則不利君子貞民故也豈不是一理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則大亨以正民故也又豈不是一理益人事與時偕行但不互與時偕極偕行者聖人固有以開其先偕極者聖人亦有以通其變○按本義云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按不曰考其辭而曰考其占則是主聖人卜筮言矣○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又曰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主聖人卜筮言則益以明矣○齋戒固有時聖人亦不能日日齋戒也故曰齋戒以考其占若居則觀象玩辭則不必一一齋戒矣但此齋與祭祀齋戒不同故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儆惕之謂戒

愚按明天道察民故全本心易說來聖人以此齋戒二句是益足上前民用之意言聖人且以此齋戒神明其德況于民用有不前乎

是故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

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大全漢上朱氏曰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又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與〇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闢戶謂之乾者四十九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蓍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

蓍之通見而爲七八九六之數謂之象形而爲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爲卜筮以教人是爲揲蓍之法民一出一入咸用之以爲利則爲用蓍之神

蒙引詳此一條見得有上文所謂天之道者焉有所謂民之故者焉又有所謂是興神物以全民用者焉蓋卽神物而原始要終言之也此章專言卜筮故重神物〇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所生之物不止蓍龜但意之所主在蓍龜也猶天命之謂性三句及誠者自成也辭皆兼人物而意之所主則皆在人也故章句末云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又曰誠以心言本者也若兼物則不專言人與心矣〇闔戶謂之坤至民咸用之謂之神只是一個物事雖有許多名目實所謂同條而共貫者也蓋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出于化育之功者也制而用之者聖人之贊化育也民咸用之者囿於道化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也

彙徵此節叙蓍龜之始末以見蓍龜之生原于造化制于聖人而用于天下也闔闢是氣化收斂發舒光景乾坤只當陰

陽看此二句開說各言之也一闔一闢言闔戶之坤與闢戶之乾緊根緊頂相爲繼續而不相離謂之變以一變言更替互換一歲之運也此句合說就造化動靜交接處言也〇制用句正指興神物蓍列四營龜分五兆制之于用以爲天下後世法守故謂之法

愚按來注云聖人固興神物以前民用矣百姓見易之神明以爲易深遠而難知也而豈知亦易知哉是故易有乾坤有變通有形象有法神卽今取此戶譬之戶一也闔之則謂坤

闢之則謂之乾又能闔又能闢一動一靜不膠固于一定則謂之變既闔矣而復闢既闢矣而復闔往來相續不窮則謂之通得見此戶則涉于有迹非无聲无臭之可比矣則謂之象既有形象必有規矩方員則謂之器古之聖人制上棟下宇之時即有此戶則謂之法度利此戶之用一出一入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之神即一戶而易之理在目前矣易雖神明豈深遠難知者哉先儒觀兎及斷公事之說亦然此解與大全蒙引說固不合然於闔戶謂之坤二句兩戶字出脫得

有味即通節主此亦有可參學者分別會之可也非敢妄錄以示異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全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所謂太極謂其理至極而无以加也然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即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然道不離乎陰陽也○太極十全足具一個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太極是和陰陽滚說易中便撥起說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易疏兩儀謂兩體容儀也

蒙引此條主易而言蓋易是影此理者也故此太極字亦是易中之太極與周子太極圖者不同且兩儀四象八卦等字皆是影此理之名目故兩儀者兩即是那天地間陰陽儀則謂此奇偶二畫即是那陰陽之儀形也四象者四即是天地

間太陽少陰少陽太陰象則謂此第二畫之分太少者即是那四者之象貌也象與儀一類八卦之卦字亦然故謂卦爲掛以示也後來俱以兩儀四象當實字說如謂陰陽爲兩儀或謂天地爲兩儀蓋不知此字之立本主于易而後或借用之相承之久遂作實字用也

啓源易之義交易也變易也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有太極也太極者至極之理也理寓于象數之中難以名狀故曰太極生者加一倍法也兩儀者畫一奇以象陽畫二偶

以象陰爲陰陽之儀狀也四象者一陰之上加一陰爲太陰加一陽爲少陽一陽之上加一陽爲太陽加一陰爲少陰陰陽各有老少有此四者之象也八卦者四象之上又每一象上各加一陰一陽爲八卦也曰八卦即六十四卦也

[ ] 易按因爲要說八卦定吉凶須從八卦原頭處說來故此推本太極以明畫卦之次第○前後俱言卜筮中間突然提起畫卦之事者蓋卜筮全憑著卦畫全虧那八卦之中原有箇定之吉凶所以能形見于揲蓍求卦之際不然縱有卜筮亦何處討個吉凶亦何以通志定業而斷疑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 ] 大全朱子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

[ ] 蒙引四象生八卦此八卦該六十四卦者也故繼之曰八卦定吉凶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 ] 大全進齋徐氏曰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法謂效法象謂成象崇高以位言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雲

峯胡氏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聖人欲備彼之功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 ] 聖斷莫大乎會言惟此爲大莫能加之之意

[ ] 蒙引崇高莫大乎富貴誠齋謂指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者言竟是蓋上言天地四時日月下言聖人皆是舉其極者言之故知此爲指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者也○備物致用與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亦須有別蓋當初聖人教人以五穀爲粒食以獸禽爲鮮食以薪供火以木供湯之類是備物致用若夫

網罟以佃以魚舟車以濟川途弧矢以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類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物者天地間見成之物器者聖人所制也若單說備物制用似能該得制器今既繼以立成器則五穀六畜之類不可以成器言故須有兼○賾者天下之賾悉具于卦爻之中也隱者占之所値者其理隱而未見也惟蓍龜則能探于賾中而索出其隱者以示人也下文以定天下之吉凶蓋出于此即所謂賾道與極深之意也如今日禱靈籤相似如籤筒中或百餘或數十即探而出

一枝以斷事○深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未形也蓍龜之變則能鈎取之使人因所値而循其占以爲趨避以成事功是能鈎其深以致其遠也下文成天下之亹亹蓋出于此亦即神德行與研幾之意或謂如此則鈎深致遠獨取變象何也曰功業見乎變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致遠之主于變象固有以也○先儒謂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不知易之物象卽事理之象也此論似贅只要合下句意方是○探賾乃可以索隱朱子小註最詳明鈎深致遠意細

惟深故能致遠故源深者其流長當未極則施未行一理也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只做兩事不依小註作四事看當如上文備物致用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大全]雙湖胡氏曰神物謂蓍龜聖人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

成克制之數則之而卦畫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南軒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通于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與于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于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

[蒙引]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聖人兼伏羲與大禹於易

言禹叙疇者帶說也以其理之一也如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稷亦帶禹言也又聖人立象以盡意云云以盡其言此聖人亦兼伏羲文王周公而言也

附錄易銓云洛爲地之中故云書以流地符河圖于天者按河源謂之星宿海其水從天化生所謂水生于氣有氣則有水也洛書疑亦有陰陽之分歟○象外集云洛書盖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右轉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圖書之數三四二與一三五之位不易圖二七在南書則在西圖四九在西書則在南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大全漢上朱氏曰易於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一以貞勝而不亂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者所以斷之○雲峯胡氏曰示四象所以開物繫辭斷吉凶則可以成務而天下之道无不在其中此盖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蒙引易有四象變象也繫辭焉定之以吉凶辭占也易只是變象辭占四者而已故忌以爲顯道神德行亦是辭占與象變也顯道者在辭占神德行者在變象下篇動變以利言吉凶以情遷亦即此理也

愚按三個所以字正言卜筮決不可不設以束一章之旨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皆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爲問辭興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爲答辭盡說歸卜筮其下六個是故一個是以皆發明卜筮之事第一個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個是故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個是以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個是故分言闔戶爲坤闢戶爲乾以明畫卦布爻之法第五個是故提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事第六個是故

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
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蓍龜成亹亹者結之亦聖人事
也至第七個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
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六爻義謂此章專言卜筮而
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圖書為作易之
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愚按大旨只在興神物以前民用一句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
大全漢上朱氏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
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
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舍逆取順合乎天人自與
吉會也
易疏上九居天位天之象應爻居人位人之象離中虛信之
象中坤土順之象變震動思之象震為足上九乘乎五履之
象
實說非履那信思那順所履皆信所思皆順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大全朱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又曰是
元舊有此語○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
自是他象上有這意陽之象立而陽之理備陰之象立而陰

之理備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盡物情總不外奇偶二象於
曰盡意意即理也但散于天下為理合于聖心為意耳○情
偽只是個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個陽這是不好底
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直情○繫辭所以盡
言者只為以意為言不以迹象為言故足以盡意○問立象
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
見於事否曰是○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
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方範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盡有

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昇聖人教化如此政教皆有鼓舞但繫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爲其所當爲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

○臨川吳氏曰立象謂羲皇之卦畫所以示者也盡意謂无言而與民同患之意悉具於其中設卦謂文王設立重卦之名也盡情僞謂六十四名足以盡天下事物之情其情之本乎性而善者曰情情之拂乎性而不善者曰僞辭謂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畫足以盡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設卦之名以盡情僞然卦雖有名而未有辭也又繫彖辭爻辭則足以盡其言矣此三句答上文不盡言不盡意二語設卦一句在立象之後繫辭之前蓋覓盡意之緒啓盡言之端也盡意盡情僞盡言者皆所以爲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揲蓍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

多少相通不窮而其使得之卦一可爲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于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鼓之舞之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項氏云立象設卦繫辭三盡者作易之事變通鼓舞二盡者用易之事愚謂立象設卦象也繫辭辭也變通變也鼓舞占也

愚按鼓舞二字易傳外篇云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疾舞容亦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甚形其自然而然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大全朱子曰緼如緼袍之緼是個胎骨子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

八卦也是矣〇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
幾個卦畫憑個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易不可
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別更推不去〇雲峯
胡氏曰乾坤即是奇偶二畫易以道言畫以兩而相並故曰
列道以一而隱乎其中故曰立乎其中畫不列則道无由而
自見道不著則畫不能以自行
【語錄】縕綿絮胎也
【蒙引】承上文言固只是設卦立象之事然繫辭以盡其言者
即言乎此也通變以盡利者即此之利也鼓舞以盡神者亦
即此之神也〇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可
見此乾坤遍指百九十二陽爻百九十二陰爻之定位而言
也本義四句通貼乾坤其易之緼耶而下文之意已悉該於
此矣易之所有陰陽而已看而已字可見其為易之緼而發
也〇乾坤其易之緼此乾坤衆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
易之門此乾坤專指始初陰陽二畫而言謂之緼者易中之
所包蓄也故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謂之門者易諸卦之從

出也故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也〇畫卦定
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此謂畫成橫圖時節節是陰
陽相對便見是乾坤成列斯時也雖未論到蓍策卦爻之陰
變為陽陽化為陰處然其所以陰變陽陽化陰之體已立於
此而莫之能外矣〇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謂變化者陰陽之
變化也設若无此陰陽之畫則所謂變化者誰為之乎故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〇易不可見二句言若无個蓍策卦爻
之變化則彼圖中之陰陽卦畫亦徒設而已何所用之故曰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既不可見乾坤決然是息
矣而乃曰或幾乎息者亦從容不悉遽之辭故本義直曰乾
坤息謂變化不行〇自乾坤成列以下皆以明乾坤所以為
易之緼也〇此一條四個易字皆同主變化言也把易對乾
坤則乾坤是定體者而易字指變化无疑矣本義易之所有
陰陽而已或謂專指易圖言不必拘於本文易字同此說似
有理蓋帶下句凡陰皆坤凡陽皆乾而言也如孟子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下句又云今時則易然也二字固不同雖然味

本義易之所有陰陽而巳句終是未妥

愚按四個乾坤字微有不同前二個乾坤以兩畫言末個乾坤以陰陽變化言乾坤毀乾坤息者乾坤未嘗毀未嘗息也特以爻畫言之耳乾坤即九六若不下個緼字就說在有形天地上去了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大全朱子曰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個道理器是形跡事事亦皆有個形跡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又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只是上下之間分别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離也○南軒張氏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而巳道雖非器而道必託于器故聖人悟易于心覺易于性在道不溺于无在器不墮于有也

析疑既裁為七八九六之數則何者為動何者為靜皆截然

有定矣[illegible]就所當動之爻象所著事理之當然者推而行之于事為之間則吉者吾順而趨之固通也其凶者吾避而改之亦通也故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謂推所著之理而見之于行也

易至自然之化指每節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扐而言裁指三揲之後裁為六七八九之數而言

羲海舉此道之行于變通者而措之天下之民使天下之民咸用之以趨吉避凶則何事不成何業不立故曰云云謂之事業也

蒙引此亦承上文而言蓋卦爻陰陽之設正以為寓理之卦理无形者也卦爻有形者也始初聖人因見天地間有許多道理故設為此卦爻變化以該載之即所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者也是先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也即今只把逐卦逐爻來看個上面都有一層道理在而卦爻不過其象類耳如乾道大通而至正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奇之卦則形而下者矣如坤道之順而健形而上者也而六畫皆偶之卦

則形而下者矣如初陽在下之理形而上者也以初九一畫
象之形而下者也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之理形而上者也以
九二一畫象之形而下者也諸卦爻皆然此乃本義之正意
○朱子曰指器爲道固不得離器言道亦不得指此一節用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句冠在上面極不茍蓋先有此道理而
後有此卦爻變化之器以象之旣有此卦爻之器則有化裁
之變又有推行之通又有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一皆此道
之所灌注流行者也故或問朱子曰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
裁行措這個道曰是
攷索謂者名也存者在也上文言化而裁之名之曰變下文
言化而裁之在乎其變字意各不同
愚按此節正明立象以盡意處大槪只說易之所有方與首
節有別與末節存乎字自異且不必着聖人講○舉措字要
緊貼指物變占上說事業二字是易說開不知此個事字卽
通變之謂事事字業字卽吉凶生大業與功業見乎變業字
乎此功用旣顯不可復謂之道與器了故謂之事業便是在

趨避上見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大全臨川吳氏曰象其物宜謂文王之象申設卦以盡情僞
一句繫辭以斷吉凶謂周公之爻申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
蓋天下之賾與動不外陰陽陰陽不外奇偶自乾坤奇偶之
象立故有以見天下之賾與動而觀之而斷之若非乾坤二
畫則卦且无由設而辭又何從繫乎此與繫辭　變謂之通二
句一例省
易學象爻兩節文雖重出然實蒙上之辭故加夫象二字以
起之言聖人所以繫卦下之辭爻下之辭不過爲象作註脚
耳謂之象象字與立象象字不同此指卦下之象辭也
愚按全要從是故夫象四字得承上起下之旨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　之動者存乎辭
大全雲峯胡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

地萬物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

【粹言】極究也賾多也天地萬物之形象千態萬狀至多而難見也卦之象莫不窮究而形容之故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起也動酬酢往來也天地萬物之事理酬酢往來千變萬化至動而難以占決也爻之辭莫不發揚其故以決斷之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大全】建安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于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于已也○雲峯胡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出至著自極天下之賾至德行由至著收歸至微上繫凡十二章末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書言之外也自立象盡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覆易之書言可謂盡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則易果書言之所能盡哉得于心爲德履於身爲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書言者矣

【粹言】前化裁推行就聖人立法言此化裁推行則人用聖人之法也

【開鉉】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神字有主宰運用之意明字有精義昭晳之意皆於變通之際見之

【蒙引】神而明之安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易者得其卦爻其辭占所指固自明白但善用之則在其人蓋辭占所示譬如

舉業題目爲說個主意而已至于依這主意做出文章來有十分學問者做到十分文章有五六分學問者只做得五六分文章又有與說這主意如此他却自做差了豈不存乎其人而學問即在平素所養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兩句是相喚一個道理也猶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者決是信而好古信而好古者決是述而不作默而成之者決然不言而信不言而信者決然默而成之○既曰存乎其人而又曰存乎德行方知上所云其人乃有德行之人也猶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又曰利君子貞方知上所云同人于野者乃同人之君子也○默而成之與神而明之却有分別益神明只當變通之時而言默而成之却指平素涵養而言非指變通時言也○默而成之謂其向曾着實做工夫來于人倫大節及凡處事應物的道理一一皆實了是謂成也此成字如成器成德之成有所謂行于未信之前之意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德行者躬行心得之名目也○不言而信在書傳中所用有兩意如中庸末章云君子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章句解云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信乃自己之信當解作以實之謂信也如論語爲政以德章註所引程子云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則信乃他人信之是見信於人之信也此處不言而信應上句默而成之難解作他人信之當作一一皆實之意謂其默而成之雖不言而一一皆實也有此德行則于誠筮之際自有神明乎變通而吉无不利也○信字從人從言似當就言語上說今曰不言而信則信不當在言語上認但當就理上論也中庸不言而信則謂其誠信

之心也○此不言而信正與孟子四體不言而喻同例喻非人喻之也信亦非人信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務要說得有以爲神而明之之地方是恰好○不可說人字只是尋常人也故孔子于上文郎繼之云云明其爲有德行之人也

彙徵前謂之變謂之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後有也以易中之所有言也此存乎變存乎通化裁推行因變動而後施也以用易言也○默郎不言也信則一一皆實際也

右第十二章

彙徵此章言易爲盡意之書唯得意者能用也首節是冒乾坤其易之緼耶至形而下者謂之器申說立象以盡意隨承說變通事業照前變通鼓舞二句又隨發象爻二段照前設卦繫辭二句故皆用謂之二字此下始緊承上文以責成于人故疊用存乎數句自存乎卦至存乎通皆因象求意引起神而明之二段神明默成則得意忘象者也所謂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也

訂詁上章論聖人以神明作易此教學者以神明示學易也

愚按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之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總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于包犧氏仰觀俯

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于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無隱若徒有上下經而無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于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雲峯胡氏曰上下繫各十二章始皆言易備終皆言易在德行不在言辭示人學易之要深切矣○又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

則看繫辭不得○又朱子曰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爲精密是易之括例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兗平 閻 鉡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大全童溪王氏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

蒙引八卦成列指卦畫而言象在其中者盖八卦既成列則三奇者乾之象三偶者坤之象一陽在二陰之下者震之象一陰在二陽之下者巽之象云云象豈出於卦畫之外哉此象字與聖人設卦觀象及是故謂之象象字不同只謂卦之形體也形體猶言模樣耳○朱子小註曰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八卦成列總說象在其中逐項說此時只說得卦未說得爻未有六爻雖三畫之卦亦不可謂之三爻必有六爻後分卦之上下體而言上三爻下三爻則有之矣○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爻○本

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以橫圖而言也故有一二三四等之數若圓圖則有順逆之分矣其曰之類者舉此以該圓圖也○成列是自一奇一偶生到三畫時也其中逐一分看則八卦各有象矣○問本義之類二字固兼圓圖若因而重之豈亦可就圓圖之八卦而重之耶曰二圖皆可重而爲六十四有圖見天原發微云云○嘗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橫圖說則於因重之勢爲順所謂聖人作易之根源也○又按小註三才之象之說乃朱子舊說也今本義既解象字爲卦之形體則用不得此說矣

愚按胡一川曰此與下節皆相承說因重是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成列是小橫圖因重是大橫圖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大全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爲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

蒙引承上文言自一畫倍而爲三則象巳具又自三畫重而爲六則爻以備故即是以觀但見剛柔二者迭相推盪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此只據六十四卦言蓋六十四卦之生總是一每生二而一陰一陽只管相挨出來而變即在是矣此變字指陰陽相錯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處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蓋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无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巳非剛

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此立象盡意一句本義所以有變化二字也主流行者言也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剛來而柔往一往一來之間便見是變矣○依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例則日往則月來是日推出月來也月往則日來是月推出日來也然剛柔相推如見在爲剛則剛爲來是柔所推出者也見在爲柔則柔爲來是剛所推出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感之淺者其應必淺屈之大者其伸亦大固不可以无心而忘之亦不

可以有心而强之也○往來交錯如剛往而柔來柔往而剛來也剛往而柔來對柔往而剛來交錯也○本義卦爻之變此卦字六十四卦之卦非八卦成列三畫之卦類也○剛柔相推以横言不以直言若以直言便是卦變柔上剛下之義非作易之本旨也○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有箇觀象意在此處不主觀象言然繫辭焉而命之亦必自觀象中來也固亦一理但上篇變化之變即此章之所謂動者故其下文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其本義

云動即變化也又曰象辭變巳見上則二變字大不同矣○繫辭焉而命之謂逐卦逐爻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命告也此時只謂之辭未謂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焉而命之非動也然動巳在其中矣○問因而重之亦可謂之動在其中剛柔相推亦可謂之動在其中而必繫之繫辭焉而命之之下者何也動主占非聖人繫辭而命吉凶則无以定其占而占者亦安得因其所値以斷吉凶耶所以必繫之此也○本義占者所値當動之爻象爻爻也象卦象也與下條本義因

卦爻之動而後見相應此象字又與上條象在其中之象字不同矣上是三畫之象此象字卽下文象也者像此者也

[集解] 繫辭者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蒙引] 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爲言蓋吉凶悔吝雖已備于繫辭之時然事未至而蓍未揲則卦爻亦无由動卦爻既未動則吉凶悔吝雖已定于卦爻之中而亦无由見其孰吉孰凶孰爲悔吝而孰爲不悔吝也

[愚按] 此動字與動在其中爻象動乎內之動字但一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大全] 朱子曰剛柔易之定體爲本剛變柔柔變剛便通變便是時○雲峯胡氏曰上繫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卽此所謂立本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卽此所謂趣時

[蒙引] 承上文而言吉凶悔吝生于卦爻之動以卦爻之動言之其始也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剛變而通于柔柔變而通于剛惟變所適而已是變通乃趣時者也

此當依啓蒙考變占例而朱子語錄及臨川吳註皆與本義合矣○此變通是揲蓍之變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剛柔立本以本卦言變通趣時對之卦言○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此位字與六位時成之位不同如下三爻皆剛上三爻皆柔者泰之定位也下三〻爻〻柔上三爻皆剛者否之定位也下一爻剛而餘爻皆柔者復之定位也下一爻柔而餘五爻皆剛者姤之定位也至于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則如乾之姤以至乾之坤坤之復以至坤之乾皆是○又一剛一柔此

一字不可拘例一爻或六畫皆剛者有之或六畫皆柔者有之或一剛五柔者有之或一柔五剛者有之但以易之所有不過剛柔二者而已故云一剛一柔也○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乎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乎理與書皆然也此章之言主書不可以吉凶悔吝生乎動爲由繫辭而命之一條亦不可以剛柔立本爲由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一條蓋自章首至此以及下文節節相承深味自見

[愚按] 立本者正立變通之本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辭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

蒙引又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見矣而吉凶二者則常相勝而不已也見卦爻之占只有此二者而已耳言吉凶則該悔吝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將凶之勝吉亦何以案爲正而常曰此正如孟子所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意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消息存亡與時偕行安得只有善而无惡只有吉而无凶乎故朱子小註曰正是說他當然之理

愚按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正常自非二項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大全程子曰天地常垂象以示人曰貞觀日月常明不息曰貞明○朱子曰天下之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的便是貞一

蒙引承上言吉凶二者之在天下非此勝彼則彼勝此常相勝而不已者也是何也物物各有正而常底道理如天地之道其所正而常者示人而已矣日月之道其所正而常者明照而已矣若夫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所正而常者一理而已矣蓋天下只一箇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惟一理之所在而視之逆順以爲吉凶耳此卦爻之占所以只有此二者而已朱子曰動雖有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此說最妙益只把此道理做箇定則在那裏惟隨其順逆以爲吉凶耳○上言吉凶貞勝只據迹而言下言貞夫一三句是言其所以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不止謂形體下文是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所謂貞觀者也

愚按此節承上文貞勝的貞字說來天地之道日月之道二句輕只用以影起天下之動耳天下之動便是卦爻的樣子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 ] 易疏上言天地以貞爲觀此申言之以起下文也剛質確然靜專動直无有艱深自然无爲以生萬物是示人易矣柔質隤然靜翕動闢无有繁動順承天施以成萬物是示人簡矣

[ ] 蒙引此段不是申貞觀之義特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者也上文爲吉凶說此又是爲爻象說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屬不連說爲是○乾以易知便是示人易也坤以簡能便是示人簡也此便是

上文所謂貞觀之義非有二也只是文義各有所歸耳○確然健貌隤然順貌健則所爲不難故易順則所爲不煩故簡○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大節又自夫乾確然至聖人之情見乎辭是一大節皆言卦爻吉凶也不可以天地之道及夫乾確然二段爲造化功業見乎變爲功業蓋造化功業是指末段自章首至聖人之情見乎辭皆論卦爻吉凶也○自章首至此其中雖有天地之道二段在其中間然其歸趣終是爲卦爻吉凶而發如上章專言卜筮其中雖有闔戶謂之坤聖人以此洗心及法象莫大乎天地許多言語然本意非所重本義亦是總之曰此章專言卜筮耳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 ] 易疏爻效此易簡之變動象像此易簡之性情

[ ] 蒙引爻之奇偶所以效夫易簡者也蓋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實自是健而易之理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自是順而簡之理○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凡乾震坎艮爲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陽長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

之易凡坤巽離兌爲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爲主者皆陰長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說主八箇毋卦而分屬乾坤也○消息之說愚意卦有六爻而分內外體內體貞也外體悔也卦以貞爲主故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又曰八卦定吉凶故凡內體之爲乾震坎艮者皆陽息陰消之卦也凡內體之爲坤巽離兌者皆陰息陽消之卦也○象字與像字不同象字死像字活○爻之奇偶就該得消息卦之消息就當箇奇偶爻之奇偶非但交易亦變易也卦之消息

非但變易亦交易也故聖人立象以盡意則奇偶已該消長之理矣又朱子云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則消長亦當該偶矣此義亦頗緊要不可不知葢此皆大體凡例所在恐或者誤認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大全朱子曰內外猶言先後顯微○功業見乎變就那動爻見得

【】易疏爻之與象兆數見于卦內失得驗于人事衆人之功勞事業由于七八九六之變聖人憂世覺民之情見于所占之卦爻辭

【】蒙引爻象變動乎揲蓍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乎成卦之後方其爻象之動乎內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卦有卦自有占而大業所由生也故曰功業見乎變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章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者也大抵占由變而成變尤重于占至于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吉避凶之意顯然見于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因卦

爻之動而後見者也○爻象動乎內此時猶未有爻象也故曰動而不曰見曰內而不曰外動則變而未成內則隱而未見也故本義云變即動乎內之變○內謂蓍卦之中此時猶未成卦而兼言卦者葢蓍卦自不相離有蓍便有卦蓍三變則有卦之一畫十八變則遂有卦之六畫其曰爻象動乎內者正謂所值之爻象也已動于蓍卦之中矣謂方在十八變之中也及十八變而成卦之後則吉凶見矣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爻象字與上文本義當動之爻象一般象皆指卦也○功業以用易言動猶未成見則有可見矣變在其中之變與變通之變不同變通之變又與功業見乎變之變不同變在其中之變據卦爻之見成者言變通之變以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言功業見乎變之變則以蓍卦之方動者言方動之後乃爲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矣○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趨辭之凶者聖人之情欲人知所避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此一句要見是在揲蓍成卦之後如所謂因動而後見意故曰辭

見乎外之辭○聖人之情是作易聖人不止是文王周公伏
羲亦在其中葢辭雖繫于文王周公其實只是為伏羲發蘊
耳○此節承上言既有爻象斯有變占皆歷歷有次序後章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即此章之爻者效此象者像此也
後章之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即此章之爻象動乎內而
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外而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易中所有
只是此數者○自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至聖人之情見乎辭
通是推本八卦成列以下云云而釋其義也葢上文是條舉

說此是逓逓相承說以見卦爻變占一本之乾坤也○爻象
與蓍卦不同蓍卦泛說爻象指所值者
演說功業只是趨避意非是已成之功業字比亦只據變而
豫計之耳
愚按爻象動乎內在揲蓍求卦之先吉凶見乎外在揲蓍求
卦之後見乎變句頂爻象來說見乎辭句頂吉凶來說依本
義看去此節書便不模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大全臨川吳氏曰大寶謂大可貴重○財者百物總名皆民
之所利也○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
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失得外內使知懼也○自
雲郭氏曰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
之德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雲峯胡氏曰上繫首章
由乾之始坤之成說歸乾坤易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之
易坤之簡說出天地大生之德即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

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
兩位字不同位乎天地之中人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
曰位聖人之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
于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也如此哉
蒙引天地大德是造化聖人大寶以下是功業或謂造化功
業是造化之功業然則上文卦爻吉凶亦謂卦爻之吉凶矣
如此則只重在吉凶而所謂象爻變動皆无所係矣既是卦
爻吉凶是平等字則造化功業亦須平等看矣○造化者天

地之用功業者聖人之用造化與功業字等是一類此尤見認爲造化之功業者而失之遠矣○理財者養也正辭者敎也禁民爲非者刑罰也聖人不忍人之政盡于此三者矣孔子只此數字便該盡了王道○愚嘗疑正辭禁民爲非不必俱從理財說○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正辭此正字便是正名之正此辭字便是言順之言盖辭順乎理則辭正矣盖有是事必見於稱述談說之間辭正者理正故也自三綱五典以至於一

事一物皆有箇辭如議禮制度考文之類皆是故朱子曰敎化便在裏面○項氏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爲正辭此說固善但恐語意亦倒在理財一邊說不能盡聖人之意○禁民爲非若是以理財貫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于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況爲非二字所該自廣○言所以理財正辭而禁民爲非者義也曰義不可說作謂之義當與上文曰生曰位曰人曰財同例而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且虛說義字方可發揮一如上句例也○造化功業要皆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而已象以像天下之賾而爻以效天下之動此造化功業所以爲與卦爻吉凶有相關涉也

愚按正辭禁民爲非專就理財上說此意朱子主之未爲不可但玩義之一字不止于理財此節所重在明聖人德同天地廣生萬物也虛齋說較寬綽有餘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蒙引上繫傳首章之末舉天地易簡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兼體以見其有以配乎天地下繫傳首章之末舉天地生生之德而繼以聖人之功業以見其有以贊乎天地盖上章所言者其體也此章所言皆其用也愚以管見測之如此亦安知聖人之無意耶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大全朱子曰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意曰入曰麗曰說皆順意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平菴項氏曰象以日月星辰之氣言屬陽法以山川草木之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身謂性情形體物謂動植靈蠢莫不各有陰陽○節齋蔡氏曰聖人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麤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雲峯胡氏曰神明之德不外

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止乎天地雷風八物之情○

攷索鳥獸之文如剛鬣柔毛之類亦是陰陽如希革毛毨之類亦是消長

蒙引天曰象地曰法輕清重濁虛實之分也象指日月星辰晝夜雷風之屬法專指南北高深不可兼動植爲犯下文鳥獸及物字此條陰陽消息俱要兼横直表裏說○鳥獸之文就毛羽上說遠取諸物物字該得廣飛潛動植皆在其中不止鳥獸而所取若亦不止于文矣○與地之宜本義取王昭素註在前且曰諸本多有天字可見當從若朱子以爲疑則此註當在釋正意之後如論語註雖少必作于正意後方云當作坐此則不然○春夏宜耕種秋冬宜收藏之類天之宜也高者宜黍下者宜稻之類地之宜也而春夏則陽之息秋冬則陰之消高者爲陽之息下者爲陰之消此依語錄以一氣而言者也所謂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與地之宜此以天地所宜於人事者言與上文

天之象地之法又不同義如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可以說卦傳乾爲首爲馬兩段來填此二句說此處說得活每一物中各有箇陰陽消息是是未畫卦之前如此取之彼以各物分配八卦者是已成卦之後所取象與此意實不同本義解到那處只是見得一節是就人身上說一節是就凡物說故引此二成語以界別其意讀易者乃遂以彼實此其實又與上章貞觀之義違矣○陰陽消息兩端語錄只以消爲陰息爲陽然以愚妄意不若以陰陽

爲定體以消息爲流行則該得盡○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也故下文有十三卦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最盡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制器尙象所尙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焉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情字輕看對德而言有精粗之辨○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所得者神明之德萬物之情也○此條所云特主此二句所以爲下文制器尙象之張本也○神明之德不但健

順動止等之性萬物之情不但雷風山澤等之象凡天地人物件件皆有箇神明之德且健順動止等所該亦甚廣○通以理之相會合言類以象之相肖似言

易攷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

附錄包犧氏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包犧氏後世音訛故或謂之伏羲即太昊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大全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

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謂鳥獸魚鱉麗乎網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雲峯胡氏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自有似於離之象焉耳蓋之言疑辭也下倣此

蒙引依南軒張氏之說是以網佃以罟漁再據此本義王者開一面之網則信是以網佃也據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則信

是以罟漁也然亦多通用故孟子及正韻[illegible]

底其搜陷曠之中亦見通用意○兩目相承不但[illegible]而已

實則百千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illegible]作亦是繼明不

已也猶云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亦不但明[illegible]而已也○

兩目相承旣有取於離之象而物麗焉又有取於[illegible]之德矣

朴子曰太昊觀蜘蛛而爲網○罟韻[illegible]曰罟說文網也

徐曰網之總名玉篇魚網按此說亦頗[illegible]軒說叢纖網止

一般漁網則有數樣或大或小或短或長或有柄或無柄或

長而絕流或門隘而腹廣其類不一故徐曰罟者網之總名

猶禮記云禽者鳥獸之總名故單言禽則該鳥獸並言禽獸

則禽獨爲鳥單言罟則該取禽魚並言網罟則罟止以取魚

愚按一說大者謂網小者謂罟佃漁不必分網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

蓋取諸益

大全雲峯胡氏曰自古未有牛耕神農敎民耒耜其動也在

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

有合焉況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節齋蔡氏曰耜

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耨

耘除草也

蒙引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都是就

耒耜說而見其於益之象有合耳上下例多同○上入下動

入者入之也着力處全是耒故云上入入與動自不同也二

體皆木既有取于益之象上入下動又有取于益之德且天

下之益莫大於此又有取于益之義○耒耜二體皆木蓋彼

時創作之始未知以鐵爲耜也臼猶以掘地爲之則其時可

知疊山謝氏謂耜是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者非也

觀象耒耜者今之犂也○又曰耜以起土耒以運耜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

諸噬嗑

大全開封耿氏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

足於菽粟器者无所取積者无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

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

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爭○丹陽都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而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夫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進齋徐氏曰噬嗑離明在上日中象震動于下致民交易于市之義○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蒙引日中爲市者葢所居有在遠者必日中方可至故令日中爲市日中是箇期會耳日中爲市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作活字看致天下之民言非一處之民也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貨也○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如泉州一市浙江江西客亦來交易得雲南四川客亦來交易得漳州一市亦然福州一市亦然不是總一箇市也古之建國前朝後市○交易而退有菽粟者得以兼禽魚有禽魚者得以兼菽粟所乏者不至無所取所餘者不至無所用而各得其所矣○節齋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云云

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此說著非出于朱子不敢從也

易攷周官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或創市之初惟用日中後王乃增朝夕二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全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紳爲衣其色玄而象道纁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誠齋楊氏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兼言黃帝堯舜者蓋衣裳之制始于黃帝而備于堯舜○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于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益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于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

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家訓天下治雖不止垂衣裳一事然許多文治俱由此起所以說垂衣裳而天下自治了

蒙引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是暗指垂衣裳之事但未舉出至末方舉之耳〇通其變使民不倦蓋是時風俗鄙野與飛走之俗无以大異雖民亦自厭之矣故聖人爲得其變而民自皆躍然以趨之神而化郎其變通之妙于無爲也〇通其變民自不倦是有以使之也神化宜民一

也〇通變宜民或以舟楫之利服牛乘馬之類實之者甚非也十三卦尚象自是各條事如何說以此該彼且舟楫杵臼服牛乘馬之類豈衣裳之制所能該乎〇易窮則變易字元是指天地人物之事及後來既有易書則將此易字分了一半並稱爲易矣柰何後之讀易者只把易書做易遂忘却元祖之易及聞人以天地人物變化之理爲易乃甚駭而不信益逐流而忘源不知泝流而求源也〇易窮則變泛說不可就易書言當以理言蓋物理必有時而窮窮則是箇變了變則必有以通之通則自能久此所以吉利也三才之理皆然易書亦然但此主理就此節言之如黃帝堯舜之時前頭聖人所以利養斯民止是生養之義而无禮義之風至是民皆厭倦或將流于澆漓矣是其窮也窮則便有事變在面前了我當有以處之於是黃帝堯舜以禮義之風而通之此亦理之必然是變則通也既通則自此一通之後衣裳之制不復更易矣通則久也此其所以使民宜之而天下治吉无不利也〇窮以時言變主人事非變不能通〇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舉成語也吉利不在通久之後特引成語以贊其美耳〇本文垂衣裳且就黃帝堯舜本身說然聖人者非但制衣裳以自受用而不以公於天下者也惟其中間制度當有上下之分耳槩則有衣裳也〇愚謂南軒張氏之說太深恐非庶民所能曉解且上古之風朴略使聖人而具此意聖人亦爲厚望于民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衣裳之制要之本自人身之上下體而裁之耳〇變化无爲不可分垂衣裳貼變化无爲貼天下治變化則无爲有爲非變化也俱在垂衣裳

內意天下治是殆非所謂制器也○人但知數聖人之垂衣裳而不知數聖人之垂衣裳所以興禮義也禮衣由衣裳而興學者宜自會之○乾以易知乾之變化无爲也坤以簡能坤之變化无爲也此乾坤是以乾坤卦當天地也

愚按取諸乾坤者非以垂衣裳取諸乾坤以神化取諸乾坤也觀本義變化而无爲句自見他人講作天尊地卑上衣下裳者非是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大全南軒張氏曰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木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

啓源刳者剖而使空也刳木中虛可以載物剡者斬削也楫須纖長剡削末銳可以進舟濟不通者橫渡水也與濟人溱洧濟字同大而江河小而溪澗道途爲之限隔往來爲之阻絕皆不通也蓋取諸渙者下坎水上巽木中爻震動木動于水上舟楫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大全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隨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李氏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以致遠於引重爲力而已馬非不可以引重於致遠爲敏而已引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爲義致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爲義

蒙引愚謂牛之駕車固引重也千里可至不亦致遠乎馬之代步固致遠也人跨其上不亦引重乎須兼說方穩當不漏○此時猶未用牛耕也看來牛耕之功又過于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耕之功歟又按冉耕字伯牛則春秋已用牛耕可知○知此斯民負戴之勤奔走之勞皆不免以身任之至是服牛乘馬皆可引重致遠

彙徵取隨者卦德下動上說猶物勞人安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大全】朱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是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槩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漢上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楊氏曰舟楫所以通川牛馬所以通途川途旣通暴客或至又不可无禦之之術故取諸豫二陰在前重門之象

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于內說豫之象也○涑水司馬氏曰豫者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惰也以上二節興利此言警害也

【蒙引】暴客不可皆用舟楫馬牛而來小註謂川途旣通暴客斯至者亦太泥按楊氏之說然不必皆有序也此一說頗近理故錄之離益噬嗑乾坤亦說得次序○看來十二條制器不應用過爻用過爻亦只到此下面更說不得不如條舉也○以待暴客此待字正與孟子諸侯多謀伐燕者何以待之

待同義○愚按取諸豫本義只是取豫備之意涑水怠惰之說又別是一意暴客指寇盜之小者不可拘泥客字爲刺客之流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大全】誠齋楊氏曰耒耜耕稼之始臼杵脫粟之始○建安丘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蒙引】臼杵之利萬民以濟不必謂聖人濟萬民萬民得此以

濟也下節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同此例看○前此民雖知粒食而未知脫粟況五穀唯稻爲難得其粒餘如黍稷麥菽大槩皆可熟而食之至是杵臼興而民食益便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大全】臨川吳氏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不有警備而使之畏也○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蒙引弧木爲弧謂以絲弦木也剡斬木而削之使末銳也正韻削剡也又斬也古者弦謂弦歌皆從弓傍後以絃通用○前此民待暴客而禦侮者或徒搏或奮梃至是而後有弧矢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是時亢而不與俱亢之倒也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亦然睽乖不我附也背畔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全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

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涑水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大壯之象也○進齋徐氏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爲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蒙引穴居而野處冬則穴居夏則野處皆有風雨不可分屬既有宮室則風雨俱不能侵之矣是壯固也○宮室二字宮統言宮居也室宮中之房舍

演說上文要看數箇爲字始爲之制也此下要看三易字始易其制也皆變之不可已處

愚按上棟下宇棟雖曰上實自下而上也宇雖曰下實自上而下也蓋棟植於地而向乎上宇唇于極而向乎下上下二字始有分曉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

○合沙鄭氏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象

蒙引或問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曰聖人既易以棺槨則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或曰安知其非只有棺槨而未及他禮數耶曰堯舜時便有三年之喪了後世聖人正指黃帝堯舜也不曰黃帝堯舜而槩曰後世聖人者或作於黃帝或作於堯與舜既不可渾說又不可指名也厚衣之以薪衣之被之也○葬之中野猶言厝之中野也

中野謂野中不是以土埜之也下句有不封字在〇喪期无數喪期謂喪哭之期非喪服之期也彼時全未有服任情厚薄而已

啓源衣之以薪古葬屍者以薪葢其上藉其下若衣服然葬之中野埜之郊野之土中不近山川也不封者不崇土爲墳不樹者不植木爲識也居喪之期无卒哭祔練祥禫之日數有虞氏作瓦棺夏后氏堲殷人以木易之周始作槨取諸大過者下巽上兌大象坎坎爲隱伏埜埋象巽爲木薪之象乾

爲郊中野之象兌爲口乾爲人木而有口乾人入處棺斂之象其義則過厚也

愚按穴居而野處以下三條後世聖人字俱是對上古古者說不必顯指黃帝堯舜字山大抵是槪舉之辭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大全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

來注結繩者以繩結兩頭中割斷之各持其一以爲他日之對驗也結繩而治非君結繩而治也言當此百姓結繩之時爲君者于此時而治也書文字也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之書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契合約也刻木爲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百官用此書契以治其職百官不敢欺萬民用此書契以察于事萬民不敢欺取夬者有書契則考核精詳稽驗明白討官邪蒐民慝亦猶君子之決小人小人不得以欺矣

蒙引結繩而治不可依史略箋註謂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大小事亦不知其數乃僅以其繩之大小而記之三尺童子知其无能爲也且聖人一制作斷不如是之粗淺其中必有許多曲折記號雖曰民淳事簡亦不必至如此之粗畧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爲記都不相亂〇或曰百官用以治民萬民用以相察如此亦說得通但百官用以治民百官獨不用治乎惟茲臣庶汝其惟于治蓋此條作書契主聖人

言故百官之治萬民之察皆有書契之明驗也是以治以察句法正與彼以濟相類○孔安國書序伏義作書契以代結繩註疏曰民之于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書契二字此說最分明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大全開封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爲利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臘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也然門柝則能保其內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獨于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服乘取隨臼杵取過以卦德取也豫備睽乖壯固夬決大過過于厚皆以卦義取也諸家往往皆以反體推之未免

穿鑿殊不知夫子之意亦不過爲聖人之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傳爲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爲聖人之通變者言之何也天者理而已聖人之制器不能先天而强爲不能後天而不爲非一時之所可爲也非一人之所能爲也皆天理之自然者也所以亦曰自天祐之○蓋不以上是制古所未有而不可無之器穴居以下是變古所已有而不可用之器

蒙引制器尚象或尚其象或尚其德或尚其名或尚其義或尚其音又或尚其道總謂之象也蓋卦者象而已矣本無不該○十三卦制器尚象只是十二條事因乾坤併而爲一故言十三卦

愚按條舉十三卦總是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已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大全楊氏曰夫易者豈有他哉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已而是卦爻之象正所以像造化事物之理也如

六畫之乾所以像純陽至健之理而凡爲天爲君之類在其中矣六畫之坤所以像純陰至順之理而凡爲地爲母之類在其中矣其以爻言如乾之六爻有以像潛見惕躍飛亢之理坤之六爻或以像一陰始生或以像陰盛而亢陽以器寓理故曰理之似也

【附】蒙引易者象也易字虛說象字亦且輕說像也方實說得重○此象字正與象在其中之象同但彼以三畫言此則兼卦爻言易字盡故了象總是像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各有神明之德焉各有萬物之情焉○象也者像也說得甚廣凡說卦傳所言自天地定位至所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亦在是性情亦在是近取諸身者亦在是遠取諸物者亦在是且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出元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象也者像也有本體之象有一爻之象其只曰易卦之形者一卦自具有六爻也言卦斯舉之矣如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設卦繫辭亦兼有爻也○理之似理字以其寓于器者言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理非離器空理也故本義只曰理之似也但未說到辭處下文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方是說卦爻辭○本義易卦之形則象字而易之所以爲易者惟此而已故帶易言理之似也實只貼象也者像也

【】愚按是故二字承上章尚象而言言卽畫是理以明聖人作易之精也

彖者材也

蒙引本義彖言一卦之材言字屬彖字本文只謂彖者一卦之材也如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其材也材兼有善惡卦材之善者辭亦從而善卦材之惡者辭亦從而惡如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所以言乾卦之材大通而至正也坤之彖曰利牝馬之貞所以言坤卦之材順而健也餘可以類推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大全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動其微雖知有同處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塗矣故曰爻也者效

天下之動也

蒙引天下之動紛紜轇轕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天下之所有者○此處全未可說出吉凶悔吝非惟於下文有礙抑亦於效天下之動字有羡餘處○效天下之動語辭如云順性命之理一般是依其本然者而發之也○效字對上句本義言字動字對上何材字是以材字貼象動字貼爻或以爻爲效者非爻有交變之義故爲動故

謂道有變動故曰爻可見爻爲動之義非效之義[illegible]之卦非无動也爻亦非无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分爻之體於材爲切耳爻乃逐節之變於動尤爲切耳○於下之動內止有得失未有吉凶彖者材也亦然故下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彖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illegible]

未著吉凶在事已著者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蒙引既有卦爻又有卦辭爻辭如此則吉凶由此生悔吝由此著矣乎說不可謂悔吝本微因吉凶之生而著○亦要帶卦爻之象說不可專承卦爻之辭說故曰八卦定吉凶豈必有彖爻然後吉凶生悔吝著耶○易之所以作只是要明吉凶悔吝故此章終以此句彖言一卦之材爻效天下之動猶指卦爻本體上事亦所謂爻彖以情言而吉凶可見矣

觀象生者從此而生出也著者自微而著見也吉凶在事本

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

愚按而字如魯論而有宋朝之美而字是兩平語非轉側語本義因此而着此字是指上文彖爻非頂吉凶生說也如觀象後截解作一串非是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大全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誠齋楊氏

曰兩設爲問答以闡之

易注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一陽爲之君陰卦二陽故一陰爲之主

[蒙引]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其畫數之多寡二段言其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是因言其數之多寡而及其德行之不同也

[演說] 乾坤之卦純陰純陽其畫固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而爲陽卦宜多陽矣其畫乃一陽二陰而反多陰也

巽離兌皆索諸坤而爲陰卦宜多陰矣其畫乃一陰二陽而反多陽也

[愚按] 此是反詰說以起下故字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大全] 雙湖胡氏曰皆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爲六乾坤合爲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卦扐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于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卦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爲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爲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默見于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于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蒙引] 陽卦奇不可指定奇字爲五畫陰卦耦不可指定耦字爲四畫奇耦二字在四畫五畫字外也凡一三五七九皆奇凡二四六八十皆耦此只是因其四畫而目以耦因其五畫

而目以奇就四與五分奇耦耳其實每卦只是三畫若陽卦說我做五畫陰卦說我做四畫則上文本義何以曰凡陽卦皆一陽二陰凡陰卦皆一陰二陽乎而本文下文又何以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乎此又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本義若不如此解則陽卦奇猶或可强以三畫言至陰卦耦耦字遂解不來矣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大全朱氏中行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
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彖象
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爲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
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
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凡是發明
此道非發明此卦也○雲峯胡氏曰德行卽意義之謂也
易解二君一民小人之道推而言之臣之事二君女之從二
夫皆是也

蒙引凡卦畫之所在卽德行之所在也故因而及之言只據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而觀則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
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
○其德行何也此德行字與孟子天下之道二道字意同道
兼仁不仁德行兼君子小人○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
民此所謂陽者陽卦也所謂陰者陰卦也本義曰君謂陽民
謂陰皆就卦上說○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個也二是多意
故舜爲衆如堯舜三代時天下一統民無二王便是一君二

民君子之道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无常民民无定主此
便是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
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大全臨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事也心體虛

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
之各有定理可慮之有理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
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
雖殊慮雖百而應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故定心應事動而无
動則亦何思何慮之有此人心定應寂然之感也若九四之
憧憧則豈如是乎○朱氏中行曰言天地萬物皆本于天一
之自然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
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惟殊塗同歸故一致百慮理旣如此

故本此心之理以應事亦如此也人但觀其理之同守其心
之一自然有殊塗百慮之妙亦聽其自感自應而已何强生
其思慮哉
[蒙]引孔子舉釋咸九四之辭大槩皆以言其不用憧憧也謂
夫天下之事何以思爲何以慮爲此天下與君子之於天下
也之天下同皆言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究竟無他只是一
箇感應而已○憧憧者私小之意語餘又有憧憧忙亂之說
對貞字說憧憧則有所思矣往來者感應也○天下何思何

慮同歸殊塗專以人事言不必兼日月之類蓋爻辭思字以
人言下文則泛及以明之耳殊塗就行事說百慮就心之發
念處說對殊塗而言則爲同歸對百慮而言則爲一致其實
一也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聖人之意只爲天下事雖
千端萬緒總是一箇自然之理在那裏人只要順而處之其
於人之從不從何暇計焉彼所謂憧憧者正謂計人之從也
必思而從則所感者私私則自狹狹則不能无不應矣此理
之必然斷斷无疑者天下豈有從邪而得便宜道理萬萬不

失也○本義必思而從思我思也從彼從也本義云理本无
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其殊塗百慮帶上理本无二讀莫
非自然一句總管上以起下句何以思慮爲哉○慮者思之
深也總歸之思即爻辭之思字或曰思在心慮是謀度其事
以涉於事言殊不知無個事則我何所思思箇甚麼既思便
有事了豈獨慮爲涉于事耶故曰慮者思之深也○吳氏曰
人心未與物接云云何思之有依此說人心自然何思何慮
則思與朋從爾思之思不同矣未爲當也且接上文天下二

字不順○自此以下四節全是破爻辭憧憧二字朋從爾思
意却無○同歸一致只是說感應之理一而已故朱子曰感
應之理本不消思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

[大全]誠齋楊氏曰觀諸日今夕之往所以爲來朝之來觀諸
月今夕之來所以爲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觀諸

寒暑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熱日流金之暑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折膠之寒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往者氣數自然之消來者氣數自然之息相感不已而明生歲成之利於是生焉造化如此人事可知故曰何思何慮

蒙引曰往則月來一轉便是月往矣月往則日來一轉即又日往矣不必是一一皆往者感來也所來亦為往所往對前則亦為來矣○或說首節先釋朋從爾思乃承之而言以見朋從爾思實由于憧憧往來之所致愚按自天下何思何慮

以下四節便是破憧憧之思也說以為首節是說朋從爾思者皆錯認思字屬朋而不以屬九四也且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正指日往月來之類云云也故先言此而後繼之以日往月來○自日往月來至德之盛也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凡講說至德之盛也處便須綴一句云然則天下何思何慮亦是正經主意○日往則月來一條本義云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本義此句全就人事言只是接本文日往月來之意而貼之○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焉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箇憧憧也○日往則月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月往則日自來不待思而來也寒往則暑自來不待思而來也暑往則寒自來不待思而來也往者之屈自有來者之信不待思而信也○愚嘗以憧憧為即是思今味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句所以必思字在加憧憧之下則思字又似在憧憧之後何歟按程子傳以憧憧為用其私心正韻註不絕貌亦是不能忘情之意卒歸于思也然則本義將何

解而通曰感應只可付之自然之理不必有所加也今曰憧憧是勁加一件物事了就憧憧上看見得是入於私惟其入于私所以免不得憧憧而後有從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猶功也此功利之正者也即指明生歲成言○孔子分明為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則分明是屈之感伸其曰屈信相感者只一屈一伸便是相感矣而吳氏乃曰往者之屈感來者之伸來者之伸又感往者之屈其泥于相感之義歟不必從也如下文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illegible]非偏

言屈之感信而亦謂之屈信相感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大全]息齋余氏曰既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伸之利
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
[辨]言精者明也擇也專精也即惟精惟一之精義者吾性之
理即五倫仁義禮知信之理
[蒙引]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兩句輕是引起下文故本義云因

言屈伸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只言學
不兼言物理方知是起下之辭只言屈伸往來之理謂因上
條云云也或者誤以為指尺蠖龍蛇二句○因言屈伸往來
之理而又推以言學看來尺蠖龍蛇二句不可略了通天地
間物同是一感應之理則尺蠖龍蛇亦在其中故上條本義
云言往來屈伸以本文先往來而後屈伸也此條本義先屈
伸而後往來以本文只有屈伸而以往來貼之也○尺蠖屈
而信下面就帶信而復屈之理但言未及耳上文則月來亦

帶得月復為往而日又來之理俱言未及耳○韻學集成云
蠖一名蝍蝛一名步屈如蚕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蛹化為蝶
本作尺蠖又見綱目唐文宗七年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
官集覽○尺蠖考正韻及韻府俱無惟玉篇註能屈伸蟲其
形性皆不可辨○朱子曰尺蠖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
許龍蛇于冬若不蟄則凍殺了○以求信也此求字明不屈
則不能信是其屈者乃所以為信之地故曰求信亦不待思
也○精義以養致用之根本致用以發精義之英華利用即

致用之所就者崇德即精義之所積者○精義是理致用是
事利用是事崇德是理精義致用易見利用如何以崇其德
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達
矣精義以致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利用以行言入神只謂
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故身安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
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精義致用內之養乎外外之發乎
內也利用崇德外之發乎內內之養乎外也精義固為屈精
義而至于入神屈之至也致用固為信致用而至于无適不

安信之極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小註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利用崇德信之感乎屈也亦有此理惟此句有伸感屈之說餘只從一邊說○精義以知其理言致用以施於事言崇德仍亦主知言蓋此德字即是心之所得精於內者如乾文言忠信進德之德亦主知言也蓋崇德所發依舊是致用對致用言之此非主知而何惟其崇德又見諸致用利用又所以崇德此乃所謂交相養互相發也此乃所謂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也○但自其修諸

內而豫諸外者言之則當用精義自其利于外而歸諸內者言之則當明崇德義各有當而不容苟也○精義所養者發之於致用發而利用者又以崇其所養之德只管如此循環不已所謂交相養而互相發也○尺蠖之屈自有求伸之理不待思而伸也龍蛇之蟄自能以存其身不待思而存身也精義入神自能致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大全朱子曰德盛便是能窮神知化便知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曰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是○神是一箇物事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當其在陽時全體在陽如晝也全體皆爲晝無復有夜在忽然又全體是夜不見有晝寒則舉天地間皆寒無復有箇暑在忽然又全體是暑無復有箇寒在○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兩在不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兩體也又曰氣有陰陽云云

離陰陽无可言神也

參義德之盛而通神化猶誠無不明修己以敬而聰明睿知由此出皆自然致之者也只亦來而伸之意然下學之至自然上達則非有二致也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于思爲則曰精義利用其終無待于思爲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无精粗也

攷索化是二氣之迭運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神是一理之主宰太極之妙于二氣者是也知化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窮

神卽神无方而易无體

【蒙】引承上文而言內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內有以崇乎德內外只旨知此[illegible]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而過此幾非在我者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于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德之盛卽自能窮天地之神焉知天地之化矣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伸也是亦自然之理耳然則天下何思何慮○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正指窮神知化之境言或以過此以往對窮神知化未之或知對德盛自致者非也○未之或知者不容于有思不容于有爲也○過此以往連帶未之或知乃爲往而屈○窮神知化只是說與造化脗合无間神化皆主天地言德之盛也不是就窮神知化而贊其爲德之盛乃是言由其德之盛故能窮神知化也德之盛在內所謂至誠无息者也窮神知化是用之妙于外所謂徵則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卽是天下至誠而能經綸立本知化育焉有所倚者也此德字卽上文崇德之德崇德還是顏子欲罷不能境界盛德則大而化矣化則自然窮神而知化○德之盛謂義之精者益以精至于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益以利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天夫如是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交養互發積而德盛朱子謂非崇德之外別有盛德做來做去做到熟處便是盛德在內窮神知化似在外之事也此說未盡發越盡此德字實兼內外意上文以崇德也固是因外之利以崇其德之所養者然內之所養既因外之利而崇則氣脈固自外而來此理非判然內外也惟精義以致用則純是以內而發外若利用以崇德則又是以外之利而益克其內由此積而至于盛又豈不由用愈利而德愈崇德愈崇而用愈利哉德之盛兼內外明矣至于窮神則所存主也知化則所運用也獨无內外兼耶德就是精義无遺欠也

【愚按】過此此字指精義利用而言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

可得見耶

[蒙引]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處夫二四二陽之間夫以九四之剛强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爲所困焉耳是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以九二之剛强在下而三據其上且凡所據者依以爲安也九二剛强不可以據蒺藜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自量其材而欲據之果能安乎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名旣辱身且危則喪亡无日矣雖上六是其所應有妻之象然吾身且不能保其能有其妻乎故妻亦不可得而見也明上六終不爲三應也○一說不要用九四九二及上六來入解只解其詞義云耳若以諸爻例之爲是而當從其前說正當用以解爻詞然於此欲究其實則當云云然也○若從泛解辭義說則凡非所困而困者皆石也凡非所據而據者皆蒺藜也耶辱且危則不能保其所有矣疑亦妻之類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大全]朱子曰君子藏器以下是孔子發出爻辭言外之意○漢上朱氏曰必有是人挾是器而後可射是隼君子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唯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蒙引]隼者禽也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言之明非有是人挾是器則無以射是隼其意自有在矣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都與本爻去害之義不甚拘○或欲以器爲除暴去邪之器愚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讀活書豈必拘定此是射隼之器然則君子幼而學之所懷只是要射人者耶如豫六二只是以不溺于豫爲重而傳文所謂不諂不瀆知微知彰之類其知幾抑又何多也如此看易所以能至三絶韋編○此節孔子是因玩爻辭見得隼固在所射射固是人但無弓矢何以獲之於是覺得一器字重遂發出云云爻辭意不重也

[愚按]隼者禽也至射之者人也三句相因而生不只據字義

解去語意猶云隼者是箇鷙害之禽然射之必以弓矢而弓
矢者射禽之器弓矢不能自射而射之者人也爻辭公字則
人也此人字非對无器的人說正對有器而不能含藏者說
下文藏器待時意俱從此人字生出舊說作得時用事之人
看非是○又按東萊音訓云括字孔子就本章弓矢上取來
用蓋矢頭曰鏃矢末曰括括有四義結也至也檢也包也此
則只取結礙之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大全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或見利而後勸于爲仁不
以不義爲畏或畏威而後懲于不義當其過小而懲之則知
戒其大者而可免于極惡之誅乃小人之福也
蒙引不恥不仁以下四句不二一類而語意相承亦須細味之
言不仁亦非其所恥不義亦非其所畏其所勸惟利不利不
勸也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小懲則大誡而爲小人之
福也小懲大誡貼履校滅趾小人之福貼无咎○小懲而大

誡言所懲雖小而其所誡則大以其止惡于初也不然始之
不誡至于惡積而不可掩則其罪大而滅身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
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
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大全融堂錢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
誠齋楊氏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
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
以亂朱子曰其舊也如此說者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
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來注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家言治亂以國言所以下文曰身
安而國家可保也

蒙引危者安其位者也三句其危者亡者亂者即其亡其亡之意依朱子語錄爲是言心能若危所以得安心能若亡所以得存心能若亂所以得治理是如此所謂危者使平也下面方就君子身上說○愚謂朱子既有此說則當從其說矣但覺于下爻爲重復且保字亦似不爲牽强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亦有保之之意

愚按安不忘危三句即上爻危者亡者亂者也身安而國家可保即上爻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也安以位言存以國言治以政事言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大全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况三公乎爲君不明于所擇爲臣不審于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誠齋楊氏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

蒙引德力知三項看力與知俱屬才才中條目只有知力二者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于心者

易集解不及者鮮不及其禍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大全游氏定夫曰不俟終日以上言君子知幾以下言其所以知幾也知微三句又舉其所知而贊之益以見知幾之知神也上交二句盡不得知幾事但偶舉交際以明君子之知幾耳幾寓于事君未有此事那有此幾固不得言幾于未動然使事形既著方且情形萬狀變態多端亦安見所爲幾惟此事纔露端倪止有一脉天然至當不易至是无非之理僅躍于其間而未涉殊途不落思爲乃獨與吉辭迎而未與凶

悔吝相涉者故曰動之微吉之先見惟君子見此幾而作潛
迎默識且見之最速作之甚早故曰不俟終日○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又究言君子之知幾事有當微當彰當柔當剛變
化不一君子皆知之于微茫渺忽之際此即所稱不踰之矩
時中之中其識見超出尋常萬萬所謂如神者也四知字皆
根介如石來○漢上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其唯知幾
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譬如陽生而井
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誠齋楊氏曰夫石

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
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豈用終日而後識之乎○
雙湖胡氏曰豫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
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而寬謂至纖至細處者深爲得
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唯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流溺于豫此
其所以爲知幾也
〔　〕蒙引知幾其神乎猶云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與萬夫之望
俱是贊辭○此神字與至神如神之神不同蓋知幾既以人

言則神非鬼神明矣蓋是贊其神聖也○上交不諂二句上
交貴恭遜然易至于諂諂不諂之間有幾存焉下交貴和易
然易至于瀆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惟知幾則恰好便住故
朱子曰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于流也又
曰上交近于諂下交近于瀆於此當知幾識過些子便不是
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在此也又曰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
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
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不必謂君子上交纔

些子過便覺而禁之不使流于諂下交纔些子過便覺而禁
之不使流于瀆如此說知幾卻是小了君子君子自然是能
知幾而不流于諂瀆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朱子語錄謂所謂
幾者只纔覺得近諂瀆便勿令如此便是知幾此言亦非甚
喫力○幾者動之微吉凶便從此而判動之微謂一念方發
之初也一念之發而善則吉隨之矣一念之發而不善則凶
亦隨之矣故曰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句該得廣上交之所以
不諂下交之所以不瀆皆以其能知乎此而謹之也○斷可

識矣謂其見幾之不待終日也斷可知矣君子知幾剛凡幾之所在无所不知非獨不諂不瀆二事而已蓋幾之所在有當用微者有當用彰者有當用柔者有當用剛者君子時乎微則知微之時乎彰則知彰之時乎柔則知用其柔時乎剛則知用其剛凡幾之所在一无不知此其識見超越乎衆人之表乃萬夫之望也不可以萬夫之望爲知幾之效只是知幾其神之意贊其不可及也○微彰柔剛四字活看各有幾存天下事理非微則彰非柔則剛庶其盡之矣今以孔子之

言而驗之孔子之身如過宋而微服去魯而以微罪行不顯君相之失知微也在廟朝便便言知彰也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見惡人以辟咎知柔也却萊兵誅少卯墮三都請討陳恒知剛也其幾各有所在其用各有所當故兼舉而言之○論君子知幾則此四句爲盡上面不諂不瀆二句發明幾字意隱然見于言外似尤爲明白也○或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既分爲四善惡之幾當何如看曰不必拘滯善惡二字也凡善惡是非吉凶安危治亂得失各各有幾善惡二字只用

於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謹獨其他則不必俱用善惡也然或當微而不能微當彰而不能彰自有個是非得失在亦善惡之分也○自知幾其神乎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之知幾自易曰介于石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于石一句是言君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贊之也其上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明其非知幾不能也其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以言其幾之難知也其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承言幾之難知而君子能知之之早也

愚按吉之先見句斷依本義補入凶字說於理始无缺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蒙引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必兼言未嘗不知者故過必由于知過故也○曰顏氏之子與稱顏子不同者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稱顏子則子弟之辭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幾于純乎道矣故

曰其殆庶幾乎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矣不
遠復之謂也猶未達一間也回也其庶乎當依此解
【】愚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全在實地粗處見
講者每于不善云念慮微有渣滓或知有善而執着之亦是
不善等語似太深看了不知此正與非禮勿視四句不遷怒
二句參看知其不善人或有一念之慳到未嘗復行處是何
等學問此正人不能庶幾處○又按疏云上明知幾是聖人
之德此論賢人惟庶于幾說甚穿鑿不可從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大全朱子曰天地男女都是兩個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
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
便專一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臨川吳氏曰絪緼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
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醲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
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

三人損一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
一故能致一而不二也○建安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
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
有天地絪緼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為少男下乾
變兌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
【】蒙引醇謂厚而凝也謂得氣以成形積漸而凝實也凡不出
于構精者皆是如草木雖有種亦是得氣而化不用形交也
所以下化字者蓋天地之氣虛而萬物之質實然其質之厚

而實者乃其氣之化而凝焉者朱子曰化生指氣化而言草
木是也化生二字必是記錄之悮男女構精男女即是萬物
之男女萬物化生萬物即是男女之萬物蓋男女其父母也
萬物男女所生之物也凡人類及羽毛鱗介之屬皆是太極
圖萬物化生亦指男女所生者但以形化接氣化○化生則
分明是孕胎卵所出非氣化所凝者○三人行則損一人一
人行則得其友則是初與二兩相與四與五兩相與三與上
亦兩相與三上之相與也以應初二四五之相與也以比或

曰只是說三上相與夫旣是三上自相與而他爻無之則九
三原在下上六原在上二者各當其位其相與豈不尤好而
必一往一來乃得以相與何哉且本義三則雜而亂之言又
將于何處安頓斷然兼六爻說〇言致一也二者合而爲一
也致一猶言專一與孟子專心致志之致字同
愚按音訓云絪麻枲也緼綿絮也借字以言天地之氣纏綿
交密之意醇者凝厚也本醇酒亦借字也〇天地絪緼氣交
也男女構精形交也精與氣自別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
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
大全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蒙引此皆立心之常也〇安其身而後動以動本諸身故必
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形于動焉易其心而後語以語出于
心故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于語焉定其交而後求以
所求當視其所交之情也故必先以義定交而後可以有求
焉〇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民與言則民應求則民與而不
失也全卽不失之謂民亦人也〇錢氏謂缺一便不謂全恐
非正意〇懼以語懼謂怍迫也與易其心相反大抵心氣和
平乃能言然必本于事理通達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此
所謂立心勿恒也勿不也方接得凶字
易集莫之與卽上文民不與不應不與也傷之者卽擊之也

安也易也定也皆立心之恒故曰立心勿恒凶
愚按君子修此三者主修之于平日言

右第五章

大全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
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周易說宗彙訂卷之四

宛平 閻 鋅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大全進齋徐氏曰陽畫爲乾陰畫爲坤門猶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爲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奇偶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易中諸卦爻之體也

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于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

孫臨門者物之所從出者也奇耦二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其所從出故爲易之門物即畫也有形質曰物一奇畫象陽一耦畫象陰則有形質矣以二物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與陰合然德雖合而其體質之剛柔原不易也撰數也三百八十四爻皆受天地之數也此句承剛柔有體言隱藏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變通謂之德此句承陰陽合德言此言伏羲畫卦之事

蒙引門字與道義之門門字同朱子闔闢之說似不切又曰只易便是乾坤也愚謂此處乾坤亦與易須有別○乾坤指兩儀○此處下文云云方見乾坤爲易之門則門字非闔闢之說亦可見且闔户爲坤闢户爲乾諸卦剛柔之體如何乾

以闢而成坤又以闔而成耶○陽物陰物言其判然不相混也故二者交合然後成易○陰陽合德只是奇耦相交也正易之所由成也○此由乾坤轉陰陽又轉剛柔葢稱乾坤父母名目也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指卦畫體質言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德字輕看陰陽合德只是剛柔相交也○陰陽合德則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三十二六十四矣○陰陽指兩儀之奇耦剛柔指六十四卦中之奇耦謂之合德者葢陰陽分爲兩儀必其合德而後爲八卦爲

六十四卦矣〇天地之撰如雷動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天地之撰卽是萬物之情但雷風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體謂形容出來通謂發越出來〇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條則言文王周公繫卦爻辭之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大全朱子曰稱名謂卦名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耶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

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〇雲峰胡氏曰伏羲三畫卦名自乾一至坤八有自然之序因而重之亦然至文王稱卦之名則雜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雜而于伏羲之易未嘗差違稽顙考占世之衰也蓋有不得不然者矣〇柴氏中行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僞滋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

易疏凡云邪者是疑而不定之辭

蒙引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與下文其稱名也小廣狹不同上文兼卦爻許多名義而言下文則與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並列只是一端之稱名上文稱名言雜言其多而不一也下文稱名言小只是就中舉其小者猶夫易廣矣大矣是以大生廣生所該甚博至下文廣大配天地則對變通配四時等亦只是一大端而已上文廣大則該了變通陰陽易簡矣猶此上文稱名雜而不越則凡大小皆在其

中〇於稽其類文章亦有關于世類如曰治世之音和以平亂世之音憂以思亡國之音哀以怨此所謂類也〇衰世之意指文王與紂之時而周公卽在其中蓋舉父以該子也且安知周公非因文王已繫卦辭猶未暇及爻辭故遂爲之足成耶

愚按於稽其類二句是申言稱名不容不雜之意〇稱名兼卦爻言蓋謂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朱子小註单爲卦名者虛齋摘爲未定之說極是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來注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也陰陽消長卦爻之變象有以彰明之察來者察人事之未然也吉凶悔吝卦爻之占辭有以預占之觀其易辭是微而幽闇也演其義理則顯見著明也以體言之則云微顯以理言之則云闡幽以體與理別言之耳開而當名辨物者各開釋六十四卦所當之名以辨其物如乾馬坤牛乾首坤足之類不使之至于混淆也正言斷辭者所斷之辭吉則正言其吉凶則正言其凶無委曲無迴避也如是則精及无形粗及无象无不備矣

蒙引正言辭也斷辭占也○微顯闡幽者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微顯與神德行相似闡幽與顯道相似但彼在占筮上說言其功用之切于人此在卦爻上說言其功用之具于易此亦所謂體用一原顯微无間者也

愚按進齋徐氏曰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性也○夫易易字只承稱名之易來蓋彰往察來等都是辭上發揮就見下節也著辭一邊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大全進齋徐氏曰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賾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雙湖胡氏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

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寬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明示其失得之報故也○臨川吳氏曰自夫易以下至此皆論文王彖辭雖取類之大辭之文事之肆而隱爻辭亦然而此則專爲彖辭言也

[]說餘兆馬兆牛積旅遺音之類卦之稱名者小也乘馬需泥負乘拔茅之類爻之稱名者小也

[]蒙引其旨遠者陰陽之變也幽也其辭文者卦爻之辭也顯也卦爻陰陽之旨何所不具亦不容有所潤色所謂旨者只是顯出這道理以示人耳非所謂本旨渾朴而辭却能爲之華采也宜以顯幽意別之○曲而中者正以其本于陰陽之變而爲言也肆而隱者亦以其本于陰陽之變而肆其事也○其言曲而中雜而不猷也其事肆而隱展而不浮也以上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要說得方是不可指何卦爲稱小取類大何爻爲旨遠而辭文○易之所以開示于人者如此其周至何也蓋因民心之狐疑而決之使民之行有以濟而明示事理得失之報以示人耳得失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

[]愚按其稱名也小六句語意猶云既小又大既遠又文既曲又中既肆又隱確是抑揚其辭上半截句輕下半截句重歸結則在末二句以贊其易之曲盡其妙如此

右第六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乾坤爲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大全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臨川吳氏曰中古謂文王時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而至此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

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處憂患
之意
〔〕蒙引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以時言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以其人言也○蓋當中古之時世態日新之日而作易者又
身歷乎憂患之事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而其所以反身脩
德者自无所不用其至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處憂患之事
○臨川吳氏曰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
之名以見其憂患之至愚按臨川是以卦名爲出於文王故

云今據朱子以卦名爲出于伏羲則易之興于中古爲指文
王與紂之事不可謂其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矣所謂作
易者其有憂患乎作易指繫辭也○易本興于伏羲今曰興
于中古蓋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此則復興者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大全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
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得之本如孟子

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
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脩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
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
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
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
于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
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
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

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
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落而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雙
湖胡氏曰此俯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
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于九卦之德固自統會于其心也
久矣
〔〕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言是乃
善端之根也○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不必謂是惡極而善
至此承上立禮秉謙而來非惡極始復者矣只是心不外馳

而存養得善端在耳善端善心所發者也如云善念孟子四
端是也○困德之辨所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辨者自辨
也故本義云困以自驗其力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是從傍人說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矣
井所以次困也○九卦之序當云先以禮爲基而應物之際
必持謙能如是則善心復于內而又當守之不變然猶未敢
必巳私之盡去也故懲忿窒慾以修身未敢必巳德之全備
也故遷善改過以長善由是驗之于困窮之時困而亨可以

驗吾學力之未至若困窮動他不得則无喪无得常永貞固
所謂可以立矣然後能巽順于理而用權以制事變也德至
巽以行權乃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稱而隱者毫釐絲
忽无不由中酌量也自有不容言之妙則所謂精義入神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
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大全朱子曰履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
和則疑于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是乃
所以和而至其下八卦之說其例皆然○履和而至以下每
句皆是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秦人尊君卑臣
則雖尊而不光唯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辨於物者蓋復
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如人之善端
方萌雖小然而冣私却混他不得○困窮而通象曰險以說
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井居其
所而遷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
梼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巽稱而隱巽是個卑巽隱伏底

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巳自稱量得個道
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
他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
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
道也○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
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進齋徐氏曰設施
爲也自然克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俟其涵養
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

要妙何也。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益忿心易懲欲心易開難窒故其始也懲之窒之爲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爲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雙湖胡氏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

[義海]禮順人情故和和无森嚴之分似若非其至矣然節文儀則履而泰和而安皆天理精微之極致毫釐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和而至此履之才德所以極其善也。恒則雖處轇轕之地而常德如一日者也。凡事之長裕若則必至于設施造作矣益則得力于損之先難時了至此則據我所自有者而益加充長忘助俱泯无所作爲也

[蒙引]謙尊而光本義自卑二字在謙字內是以謙對尊且光說夫謙字若不享且光也然既有是德亦終不容自泯人益加敬慕矣故尊且光。尊爲人所尊則已亦自然尊矣此尊字與光字一類皆指我而言此尊而光與象傳不同象傳是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分明用一且字帶下謙尊而光謙本自卑而人自尊之謙本自晦而德自光顯此尊而

光所以與彖傳不同。彼小而辨于物善端之發雖微然幾非衆邪所能蔽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是就陽上說善亦如上節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例。困窮而通窮者其身通者其道也。井居其所而遷俱要說德至其德安然不動而其澤自有以及乎物或曰憂患中自救不暇又安得有及物之事耶曰憂患中亦有能爲人利害處。巽稱而隱巽稱物之宜然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之所能窺者是不亦隱乎潛隱不露只是善入則如是

[愚按]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節齋蔡氏曰益兼體用而言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大全]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

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盖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困爲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雲峯胡氏曰謙以制禮而履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雙湖胡氏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首段舉大綱說九卦之

德第二段方指說其所以爲德處抑揚其辭者以見其德之周也第三段則言其德之爲用處皆說向處憂患上去也看以字可見

【義海】以者用也行者日用所行之行迹也凡事依禮而行便无所乖戾以行巳言也

【蒙引】謙以制禮亦自巳之持身言是見於應物之間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盖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盖雖居上接下亦要謙厚故曰正位居體況在下乎況憂患乎○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恒以一德久於其道也所謂履也謙也復也皆有其常也○損以遠害懲忿則无亡身及親之災窒欲則无求利得害之虞○益以興利遷善改過則日進於高明而希賢希聖矣何利如之○困以寡怨困窮而亨則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矣何怨之有不曰无怨而曰寡怨是聖人寛緩辭氣語錄盡說作无怨尤也○井以辨義自家守得定則事至物來自然是是非非而有以審其當矣○井德之地而曰以辨義若

涉于巽以行權者也曰不重在辨義重在所以辨義也義是常經權是變通○巽以行權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拘于循途守轍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矣

【聖斷】首一節言九卦爲修德之具以之字發明之中一節言九卦之才德以而字發明之此一節言聖人用九卦以修德以以字發明之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大全雲峯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卽九卦言
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
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
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
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
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或于此可見文王之心焉對待
凡十卦置乾不言乾爲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小心而
不知其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无離文王嚮

其明者也然有互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
蒙引此九卦非獨可處憂患亦正可以處富貴也而孔
子乃指作易者而言其盡爲處憂患之道何哉大抵當
時孔子落落不遇畏于匡伐木于宋削迹于衛厄于陳
蔡飽經憂患而三絶韋編之際其自得于此九卦多矣
故以己之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
愚按此章毋一節題近文多以困卦切憂患意串拈串
合猶四書論語好仁不好學節作者必拈好直句斜纏

巧串以爲切子路之病聖人大凡論道理如化工鑄物
斷不若後人偏執一邊使有側注怎得不覓巨提起而
只平平說去餅是故却之不取耳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大全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
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
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

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
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
要之書也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
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
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
書亦是遠也○節齋蔡氏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
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總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
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

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客非實有也故以虛言自其交易言之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自其變易言之或柔來推剛或剛來推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變而在上則上變而在下則下變而爲剛則剛變而爲柔則柔唯變所適而已

蒙引但說易字更加書字便是兼卦爻辭亦有不盡然者但此處可就兼說不必到又明于憂患與故處方說是有辭蓋

總統之于易之爲書也一句內矣〇不可爲典要典要猶言定則也自此以上數句皆以卦爻之變言而辭即隨之矣愚故曰兼卦爻與辭也蓋卦爻之變如此辭亦隨之而如此卦爻之變如彼辭亦隨之而如彼卦爻之變而吉辭亦隨之而吉卦爻之變而凶辭亦隨之而凶辭豈能自爲辭哉此條上言易之爲書下數句只言卦爻之變者以此也〇惟變所適凡其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君子於此要當隨時變易以從道故曰其爲書也不可遠而朱子亦云惟變所適便見人

人皆用得下二節亦是此意〇此變字與剛柔相推之變字正同剛柔相推正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〇唯變所適此正是人之于易隨時而各足易之于人周徧而不窮者也所以見其書之不可遠若非屢遷則有定在而各適其用矣安能如是其廣大悉備而无所不應哉

愚按易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然歸重只在九六二畫而已通節須兼卦爻說爲正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或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朱子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

大全漢上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虛盈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蒙引本義云此句未詳疑有脫誤今且承上文略解過蓋卦文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

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
妄爲是使知有懼也知懼者必以度也即上文道也此句場
屋中可以命題盍朱子既闕其疑若主司拔已見强爲之說
以命題試士則亦主司之妄耳傳曰疑以傳疑古之道也○
下文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亦必以道也此皆變之所爲也
源流度者法度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大全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

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
恁地戒懼○南軒張氏曰師者敎之道保者輔其躬○節齋
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是
雖无師保亦如臨乎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
可遠也
蒙引上爻其出入以度兼有憂患无憂患者言也○易中凡
于凶咎危厲等處便都與象以示人是明于憂患也而必言
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有師保在前而以訓戒之深

易既明于憂患與故自然能使之常懷兢惕若臨之以父母
之尊嚴矣奚待師保也如屯之六三曰賂入于林中明于憂
患也曰即鹿无虞則其故也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明于憂
患也曰見金夫不有躬則其故也需九三之致寇至則以過
剛不中之故訟上九之終朝三褫則以終訟必勝之故既有
憂患便有其所以憂患之故此皆以辭言者辭所以發明其
象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之作易只要免人于憂患凡人之
占易亦要避箇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亦不爲不盡矣

愚按又者推原上文之辭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大全朱子曰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
這便是有典常○凌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
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躋也然
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節齋蔡氏曰此又合書與道而
言也
蒙引既有典常者其理有常也然非其人則是理之有常者

亦不能自達於事爲之間也所謂非道弘人苟非其人謂必有默而成不言而信之人也○其曰不可爲典要者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也其曰既有典常者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謂向也无典常而今方有典常耳

愚按此道字與爲道屢遷道字緊相應

右第八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象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于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于憂患以下言其辭也

蒙引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一章說第一條只是爲道也屢遷之意主畫言而第二第三條主辭而言故曰其出入以度又曰明于憂患與故若非主辭則塊然之畫何有於出入之度何有於憂患又何有于憂患之故此二條者皆隱然指其有典常者也故末條則承之曰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纔指變動不居數語只認作有畫无

文之時不知易之爲書也一句兼卦爻畫與辭俱有了其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時凡辭俱已粘帶在卦爻上了正如今日揲得某卦某爻何卦何爻而无見成之辭在其畫卦惟變所適其辭亦无往而不隨之矣若只是塊然綱定之畫而已則又何足謂之其道屢遷而不可遠哉但細味之自見矣下二條則辭意較顯然辭左右是紛邪書中所具之象其究一而已矣○此章舊說甚紛紛但以此意體察之自然歸一唯出入以度一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耳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雲峯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錢氏漢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

之窮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初漸之
取爲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蒙引言始終則中四爻在其中矣不可謂下三畫爲始上三
畫爲終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則見其在初有二有三有
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于是乎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
其體之一節也此皆以後之觀易者言若論伏羲卦畫則一
每生二二時都了又何常一一原始要終而後得卦也哉○
一說只是析各卦逐一觀之便見是原始要終以爲質不必

以後之觀易言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无終俱
不成卦必兼備始終方成箇卦耳只以下句惟其時物也對
照看益見原字要字之不用力也○始終即初上也此言始
終至下文方言初上者蓋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及既
成卦之後則就卦言謂之初上矣○始終二字或分屬內外
體者決非也○唯其時物也言即其中間之時物耳○時不
是變通趨時之時物則乾陽物坤陰物也之物此物字泛剛
柔便是物也所以與趨時之義不同者蓋時物就指此卦中
逐爻言趨時是自此卦變入彼卦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大全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
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
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雲峰胡
氏曰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也○臨川吳氏曰初與終爲
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易學上二句以後人觀易言下二句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

繫辭而然也
蒙引初爻之義難知者以初爻之義爲本方有初爻而一卦
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
爻爲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已備是其質已著何難
知之有○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于上則
所擬議類不啻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初辭擬之卒成
之終惟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係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爲
何象當用何占而後係之以辭也唯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

係上爻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耳
○本字對初字指上爻也○互體之說到宋儒方說破他不
取今世所傳邵子觀梅卦法俱用互體雖毎毎多中恐互體
亦未可盡破但未知此條本文實說互體否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大全朱子曰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
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意不知是
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

者也曉不得○雲峯胡氏曰此承上六爻相雜而言○雙湖
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潘氏夢旂
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蒙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
有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
所謂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蘊盡之矣但彼以卦言
此以爻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訓撰德則初九剛陽在下
九二剛健中正之類○辨是與非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

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
人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矣葢
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則是非凶則吉非吉則凶此是非
只據理之是非而言亦承上句所雜之物有是有非所撰之
德亦有是有非也大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物有是非
明矣孔子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德有是非又明
矣爻中所具只是物與德二者而已故是非只入上二義說
易之所有只是理與象二者至微者理也即所撰之德也至

著者象也即所雜之物也○謂非中爻不備者見初上二爻
亦能雜物撰德但未爲備耳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大全臨川吳氏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
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
終下文則又變端而言中四爻也
隨筆上文以六爻之辭言之是則吉凶存亡之理一務要人
玩之辭以發明然天地間原有一部見成易書在具眼者

開眼便當見之故夫子於此獨有所感乃發諸嘆聲而云天地間自有個吉凶存亡之理苟能一其心思了其所以存亡吉凶者已居然可知不待求之于易矣如必求之于易在知者唯取彖辭觀之則一卦六爻之體已具而其思已過半矣不必徧求之六爻中也

蒙引天下貞勝只是吉凶二者而已此兼存亡如何曰存亡就天道陰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則思過半矣不曰足矣而只曰過半雖是聖人辭氣之從容然道理亦

只到此故後世雖有聖人者出亦不能獨觀彖辭而全不觀爻辭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或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朱子曰也是恁地說

大全魯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易索此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

蒙引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此所謂同功而異位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則其異位又可見矣此以本義味之是如此說故一曰異位謂遠近不同又曰二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二

多譽四多懼則所謂其善不同○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則多懼者近剛也然柔非倚剛則亦不立固不利于遠也而二乃大要无咎而多譽者蓋不但以其遠也以其用之柔中也若徒柔而不中雖遠亦不能致譽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身而措之事為郎謂之用也○其用柔中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條意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

而言也

彙徵觀爻則不但觀其時位之不同併觀其所以乘時處位之道故復有此二節議論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易家耶者疑辭也

蒙引貴賤之等以位言柔危剛勝兼爻言不可不辨其柔危其剛勝兼三五言三五陽剛之位是箇大事任也此非陽

剛之才何以能勝如吏兵二部尚書或巡撫都御史之位任甚重也若以平常之才居之旦夕就見庸駑故曰其柔危也上條其用柔中柔以位言此言柔危剛勝剛柔以爻言二與四同功二條本義是論中爻或者便以為正是申非中爻不備之意愚謂彼是承上條初上二爻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云論中爻然都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所同而別其所異故一則同功異位二則曰同功異位其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讀書析理亦豈可不使有毫釐之差如云此所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所謂遠取近取之類皆不可就以此實彼彼以為申上段者言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爻有等故曰物也者是謂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其其中矣據此說于雜物撰德之義亦幾于詳明可備一說也但上文則備矣所該自廣此兩節意只是以二對四三對五論中爻德物之義猶未備

彙徵柔而居剛危而多凶剛而居剛勝而多功故曰其柔危

其剛勝耶

愚按三多凶者非盡凶也六十四卦唯謙卦勞謙一爻許之以吉故云三多凶耶如其柔危其剛勝亦有柔居陽位而吉剛居陽位而凶者多字皆識得活要之當位不當位已耳

右第九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

七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
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廣謂中間含畜之多大謂外面包括之盡
悉備者廣大中之所有纖悉具備而无遺蓋易方小成之時
已具有天地人之道乃三才之上又倍加三畫而各兩其畫
遂成六畫此六者爲大成之卦似與小成不侔矣而其理之
寓於中者仍是這箇道理无別物與小成之卦不殊故曰非他

三才之道也蓋天地間一物定須兩體若非兩體不成一物
天之所以爲天者必須有陰而又有陽有陽而又有陰方始
完成箇天道不然非天也今五上則陰陽具在矣直把那天
道收拾包括于此地人做此必如此而後完全夫三才之道
也才能也天地人各有其能故曰三才
蒙引此一章亦只是後天之易若伏羲作易先立一意以象
三才則盡八卦不成縱畫亦不得如此之妙矣蓋聖人之精
畫卦以示者是以其心胸囊括盡天地人事物理而无遺耶
以其精意之該括无所不盡者畫之於易以象之若夫既畫
之後左看右看縱看直看各有其象○廣大統言之也悉備
析言之也○兼三才而兩之兼字與兩字不同兼者言不但
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人而又兩其地是兼此三才而兩
之也此即因而重之之義故混而觀之則上二爻爲天中二
爻爲人下二爻爲地所謂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一說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道字已該天之陰陽人之
仁義地之剛柔○此道字即一陰一陽之謂道故上道字該
陰陽剛柔仁義一畫當太極三才各一太極三畫亦只當一
畫看一之分也合陰陽而爲道也

附錄說文云一手持二禾爲兼
愚按廣字便伏地字意大字便伏天字意悉備便伏人字意
有天道句以下正詳其實耳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或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如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

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

大全雲峯胡氏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蒙引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如初自爲初一節之變動二自爲二一節之變動三自爲三一節之變動易道至變故云然也○本義云不當謂爻不當位爻九六也位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須要辨此三字○爻不當有以剛居剛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如大壯初九）有以柔居柔而得者（如坤六二）有以柔居柔而失者（如同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在前○大抵爻物文字皆是從來有此名目故于此解之云云

右第十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

其爲唯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爲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于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

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旨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柴氏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耳易使之傾猶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蒙引其辭危與危者使平两危字不同其道甚大此道字與

易之道也同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此易道甚大凡百物皆然物猶事也危必平易必傾何事而能外此道邪如此說非惟與上文文意相承亦與下文氣勢相接且於全章之意亦爲一貫況道字與末句道字及本義道字皆相湊合何必別立一意語錄云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此恐是在前未定之說○易中所言百物之理蓋亦所謂冒天下之道要皆是懼以終始者懼易懼之也其辭危故爲懼以終始使人終始一懼而不敢少有慢易之心也如云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易中所言善者皆欲使人懼以承之所言不善者亦欲使人懼以更之所謂其要无咎也

朱子語類于某卦嘗云聖人作易只是要教人戒懼而已○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語意一開一合一叫一應其道甚大道字不必泥同是起下辭

附錄音訓云要字平聲是要其歸之意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非此章之旨

愚按其辭危危字就辭說危者使平危字就人心說百物不

廢此一句即申其道甚大之意懼以終始二句後申其辭危之意此之謂易之道此字緊指懼字○紉清吳氏云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衰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此亦足評論者所忽也

右第十一章

大全誠齋楊氏曰前言易興于中古作于憂患仲尼之

意已竭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雙湖胡氏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是倚我至健至順凡有險阻冒進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其辭危等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思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唯其至健而知險故止于險○不陷于險也此是就人事

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

【】蒙引至健至順是說他性情如此恒易恒簡是說他所行如此知險知阻是說他臨事之變如此故本義特舉出憂患字○夫乾天下至健夫坤天下至順此只是舉稱號之辭要之至健至順之實則便是德行恒易恒簡矣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雖如此解學者尚當以意逆之故天下至聖究其實則止是聰明睿知寬裕溫柔云云矣本義云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此事字猶是泛說到下云是以其有憂思則方引向知險知阻說去葢必其臨事有不敢易以處之之心然後能知險知阻而不陷于險不困于阻也○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二句只是體味他意思如此見得聖人下字各有攸當先儒乃以乾

在上坤在下爲解非本旨矣大抵須於健順二字內體會出乃得其理○同一憂患也以乾視之則爲險以坤視之則爲阻朱子曰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言因登山而明險難之義○本義於乾則曰雖易而能知險是轉指言於坤則曰旣簡而又知阻是直承説極不苟且葢坤至順自是謹畏其不越夫阻矣若乾至健而不懼疑夫險者然却乃知險而不往葢皆是當憂患之際故也○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物要皆聖人也其知險

知阻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本義旣云葢雖易而能知險云云而又曰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似乎重辭大抵所以二字只承本爻知險知阻而言○能危危字承上章危者使平而言能懼懼字承上章懼以終始言危與懼一也故上章本義云危懼故得平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大全】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懽悅旣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去研磨他○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乎陰成亹亹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又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輕淸屬陽重濁

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涉于事爲故屬陰○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吉凶藏于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

【蒙引】能說諸心理與心會也能研諸慮却又于事上更加研審故一屬乾一屬坤此乾坤與上文乾坤二字大不同語錄自有明說此如所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之

矣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則其於險阻者而避之其於不險
阻者而趨之而不陷於險不困於阻矣此承上文言天下之
至健至順者然也是推本所以知險知阻處合乾坤而同一
道也

愚按能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主平素說能研諸慮者理因慮
審主臨事說○胡氏云此言易之辭危而能使人如此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大全朱子曰此郎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

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唯
其理如此故于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于吉事有
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凡見乎有形之實事者皆
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雲峯胡氏曰在天道爲變
化在人事爲云爲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
之理如此也如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其已形之器於吉事
有祥則占之而知其未形之事此言人於易之理可以知其
如此也

義梂因夏蔌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此皆所
在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
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孔子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桓之
必微孟子以盆成括之小有才而知身之見殺此以云爲象
之而知器也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將亡此以變化
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執之高卑而知二君之不免此以云
爲之祥而知來也

蒙引此是指言理之所在所謂心與理會會乎此也所謂理

因慮審審乎此也其所謂會所謂審郎下文象字占字意所
謂定吉凶成亹亹郎下文知器知來意此理在天道爲變化
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類在人事爲云爲則大而出處進
退微而日用應酬之類皆理之所在也吉事有祥又兼造化
人事言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亦可知矣如天垂象見吉凶
者變化中之祥也國家將興云云動乎四體者云爲中之祥
也亦皆理之所在也○云言也爲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
不可兼休咎爲上有字從此該彼例省可也○象事知器之

說甚當爲破綻郎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无往而不可以見陰陽消息兩端者人事之是非得失剛柔隱顯表裏精粗之類亦所謂皆有兩端者○變化云爲聖人郎此以象事則其事理之一定者可以知矣所謂知以藏往也吉事有祥聖人郎此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應矣所謂神以知來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郎上爻險阻之義蓋險阻亦有一定之勢者亦有從暗地生者○大抵象事知器一句特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耳如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之例占事知來郎所謂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知來是於其幾之將然者而得之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大全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郎須因蓍龜而方始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以做得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雲峯胡氏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所能百姓得以與聖人[illegible]成之能也

【】蒙引問此只說聖人作易功用何故兼人謀鬼謀人謀是帶說先卜筮問易者亦須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

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書傳所說人謀無限恐難以謀字當實字看也○百姓與能前所言知器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言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大全朱子曰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張子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卦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

以告人以象主乎爻者變也象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变通以趨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上古觀之于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

蒙引此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也以象告未有辭也指伏羲之畫言○爻謂爻辭彖謂彖辭文王周公之易也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

中所具○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通承上二句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彖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大全平菴項氏曰上文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象之所以示人者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始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

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臨川吳氏曰爻彖以情言彖與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遷則情專屬爻而不及彖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彖亦有情爻亦有利及爻也不相得謂惡相攻為

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爲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夫子之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爾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條總之爲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例若之爻辭皆合乃知作傳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情至爲精密而諸家註釋唯項氏能究其底蘊焉

蒙引八卦以象告至吉凶可見矣此是以卦言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是以蓍言此皆聖人作易以成天地之能而

使百姓得與其能者也○易中只有卦與蓍二者而已上一節如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下一節如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也○變動以利言爻象動乎內也吉凶以情遷吉凶見乎外也○變動以利言蓋蓍之變動乃是推明出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也其時雖未有言言在其中矣其言利者固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亦所以利人也吉凶以情遷者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則又隨其卦爻之情而遷也蓋唯吉凶並著天下方得有利而无害吉凶之情遷者

正以成其變動之利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是吉凶以情遷之實曰悔吝曰利害亦皆吉凶之屬也曰愛惡相攻曰遠近相取曰情僞相感者情也○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三句其相攻相取未爲不好字相攻相取之義與下文相感同類此數句專以爻言其實兼卦觀彖傳所謂如中正而應剛應志行之類可見○或愛相攻而吉或惡相攻而凶或相取遠而免于悔吝或相取近而悔吝或以情相感而利或以僞相感而不利此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

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无害惟是近而相惡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如明夷六五切近上六之陰而九三又正與暗主爲應是以都費思量以比之四五觀之可見近而相得者爲貴也以需之初九觀之可見遠而不相得者亦无害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此句專說不好者而悔吝生又帶不悔吝意在內此節小註宜細勘之項氏吳氏二說俱有理○情之相宜者近免悔吝而遠則悔吝不相宜者遠免悔吝而近則悔吝此其所以然也遠近相取而悔

吝生之說定無以易此此說頗爲正大而周密求之於經亦
多合也○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于利害利害重
于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曰
吉凶以情遷曰明吉凶曰吉凶生則皆該利與悔吝矣○愛
惡亦重于情僞其是近一句畧在中間却亦不可曉但難說
不相得爲近不相取耳俟更詳之此亦无難曉者再專舉遠
近而論其義甚周至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相惡兼以僞相
感言舉其重者也曰近而不相得則遠近相取之意又不待

贅矣○

愚按則凶句或害之另讀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大全夫子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
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間此章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
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
占時上說如何曰然○節齋蔡氏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
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
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
失其守者之辭也○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
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
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
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
之失對故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
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

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
人多險文士空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臨川吳氏曰易
之辭皆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譬之○
息齋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結下
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義相發也古人辭寡其默成之夾
歟○

蒙引此言人之辭因情而異也卦爻之辭亦猶是大概說不
可就易上取貼○所以謂卦爻之辭亦猶是者非謂亦有此

六者也謂人之辭皆以情而遷卦爻之辭亦以卦爻之情而遷謂有相似者也

愚按書泰誓篇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之吉人對凶人看此箇吉人對躁人看吉人之辭寡是辭寡非無辭也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意

右第十二章

來注此章反覆論易知險簡知阻蓋天尊地卑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成位乎天地見聖人作易之原此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知險知阻作易而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實事也

蒙按此繫辭之末章也總論聖人體乾坤易簡之德以知險阻故能作易以前民用與首章相應上下篇爲繫辭作傳故以論辭終焉按繫辭傳上篇多說理下篇多釋義而始終于易簡蓋易之象括于乾坤而易之道則括于易簡也此聖人之心訣也夫○只因世有險阻之情故聖人不得不有吉凶之辭大旨重聖人成能百姓

與能二句前面是起此二句後面是發明此二句意

宛平　閻　鋅爾爲原本
甬上　萬　經授一新定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大全】臨川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古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

爲數不有聖人幽贊於神明則混同于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蒙引】此章大抵主蓍言故首之以生蓍而下文節節皆承此說去○易唯卦與蓍二者而已耳非卦則蓍之體不立非蓍則卦之用不行二者實相須而不可相無也大傳說卦既備矣而未有詳及于蓍者此章略備焉設無此章亦贊易之缺事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句大槩虛說總起下文也

【】觀象聖人謂羲文周按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則自伏羲時已用蓍矣卦爻辭至文周始繫此以知其總言之也此一章將明聖人引伸因重之義故先叙聖人本制蓍數卦爻備明天道人事妙極之理

【演說】幽贊就王道上說不日化育而日神明自其主宰運用處言

【附錄】說文云蓍草屬生千歲百莖長丈餘以祥雲而與天相合守以靈龜而以類相從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參天兩地而倚數

【研蘇】天圓起數一而三而五皆天也從而定之曰參地方起數二而四皆地也從而定之曰兩參兩之合即五也此但指河圖中之生數尚未指蓍言倚數之數則是指蓍矣蓋揲蓍五十之數依傍此參兩之生數而起也

【蒙引】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爲三即爲參天矣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爲二即爲兩地矣三各一奇爲三陽主乎進四合二偶爲二陰主乎退參天兩地不甚著力也

愚按瓜山潘氏曰蓍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大全節齋蔡氏曰變即十有八變之變也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所以為爻後言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

則謂之剛柔也○程子曰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于命也○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于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于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雲峰胡氏曰蓍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已天圓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

不過參之兩之而已其為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為變也自成剛柔之交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爾於蓍卦之德則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為一矣天命自然而然聖人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為也○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著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為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紫引觀變于陰陽語意與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相類此陰陽畫就卦言為長朱子小註有二說後一說似優○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求卦于十有八變之餘統而觀之看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甚箇卦而卦于是乎立矣却又就其中間逐一看某爻是剛某爻是柔某是太剛少剛某是太柔少柔却一一發揮得明白則爻于是乎生焉本文倚數之倚逆說也本義倚此而起之倚順解也已能隨物之隨字亦此例○觀變于陰陽一條朱子第二節小註當從與頭註不同

但謂發揮剛柔時方見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此說恐亦記者之誤何則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時何者爲老何者爲少俱已詳了故得老陽則畫個口得老陰則畫個乂得少陽則畫個一得少陰則畫個一豈待發揮方見得何者爲老何者爲少乎的是一時之言有未甚計較者而記者不能以意逆志遂記云云耳○此則總是一則統觀其全體看是何卦一則細觀其一節看是何爻當動耳○易書之作也其規模之大有以貫三才之道而無所乖戾焉此其所以和順于道德也

其條理之密有以辨事物之宜而无所迷謬焉此其所以理于義也盖道德者義之統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也至于萬物之宜萬事之變易皆有以釐之非所以窮天下之理乎大而人倫小而一物易皆有以處之非所以盡人物之性乎然曰理曰性皆天道也而易能窮之盡之以合于天道之自然又非所以至于命者乎盖理性者天命之散見天命者理性之本原其始窮之盡之功猶人也其終合于天道則人而天矣是又以淺深而言也先儒梁氏之說○窮理盡

性至命難言姑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理當然也教人如此做去者盡人物之性也如此則與乾道之大通而至正之本然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當以此法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合之總爲和順于道德和順于道德即所謂順性命之理也○本義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就著上說作易方與首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同可見自觀變陰陽以下皆主著言

輯聞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也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從分而合也此二句極贊易書繫辭之妙一語贊不盡而重贊之也和順有渾成脗合意理有研悉意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爲理源命爲性原層層剥入步步上達究其實即下文陰陽剛柔仁義即理性命是也上理字活下理字實

演說發揮是排列細看○卦只看出本卦非硬指八卦六十四卦也

愚按和順理窮盡至俱屬易不是聖人去和順他○陰陽剛柔俱指揲蓍後所紀陰陽老少之畫非指易書中卦爻之陰

陽剛柔言也曰立曰生由揲蓍起數而後著者

右第一章

大全漢上朱子曰此章自昔者聖人至倚數說蓍數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說揲蓍分卦也發揮于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止至于命說所繫爻彖之辭也〇雙湖胡氏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蓍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于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繫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大全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〇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

收斂而漸衰自是柔〇問揚子雲謂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〇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〇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個各加一個爲兩〇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〇建安丘氏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卽陰陽柔剛仁義是也以爻分之則上二爻爲天之陰陽下二爻爲地之剛柔中二爻爲人之仁義兼三才

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巳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爲陽二四上位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爲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節齋蔡氏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命行于天而未嘗不具于人性具于人而未始不原于天順則順乎天人合一之道也下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再分不得地道人道亦然至就此仁義與天地之陰陽剛柔又分不得天地間道理滚來滚去只是一箇就其名色有兩相對立之義而其運用之間渾融通貫實不可分而爲兩若一分爲兩兩邊都不成事陽不成陽陰不成陰天地人之道其妙處只在一合字本文三與字極重正合字之義而易之所以順性命者直至剛柔迭用其義始顯迭用正與字之義故與字不但有兼兩意卽含迭用之意○雙湖胡氏曰三才

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爲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卽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蒙引順性命之理順之爲發揮者葢是依他模樣而傳寫出來不謂之順而何如今人教小兒按木影出字來亦謂之順字卽此義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立天之道也非陰與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者全是這箇陰陽而已地道人道倣此○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要開變得明白盖一卦有六位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陰陽各半是分陰分陽也初剛而二柔三剛而四柔五剛而上柔一剛一柔之相間此迭用柔剛也曰兼而兩之曰分曰迭用是皆以聖人言也此程文之說未當也本義云兼三才而兩之總言

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又間雜而成文章也分陰分陽即見剛柔之迭用矣豈可分爲二意哉○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本義謂將六畫而分其何者爲陰何者爲陽則見初剛與二柔相間三剛與四柔相間五剛與上柔相間陰陽相間雜即成文章矣重在迭用剛柔上要切于成章字意○此章若虛心以本文玩之則似兼三才而兩之與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皆承上文三才之道言即性命之理也其故易六畫成卦故易六位成章露出易字方是就易言即順性命之理也○

本義云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者蓋舉上以該下如暢于四支復釋居體該發乎事業也此不惟朱子解經省文之法自孔子已然包荒得尚于中行之類則該中句如王居无咎之類則該上句如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之類則往往該下故此下文承之曰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相間雜而成文章也却是又就六位成章上側該分陰分陽說亦足以相發矣○此章所謂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者也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餘倣此其曰分陰分陽者陰陽之自

此章應在卷五冊內第十二頁

分也其曰迭用柔剛者剛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兼三才而兩之兼猶總也兩之雖是着力字其實正如朱子所謂兩其五行之例何足深疑

右第二章

愚按此章聖人字亦專指伏羲看而文周亦在其中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大全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于東坎爲月

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之升于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于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個之氣相通○射音食犯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害之物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爲用若无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的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

全書天地定位四句乃八卦小成圓圖八卦相錯條乃六十
四卦大成圓圖併啟蒙橫圖係伏羲所作圖皆從中起串郎
太極首章剛柔相摩一條易有太極一條皆是
蒙引天地間無一物无對其曰天地定位者云云特其大端
耳學易者當以是推其餘乃足以盡先天之蘊○伏羲之布
八卦圓圖也是以天地定位之序乎是以起震而歷離兌以
至于乾之序乎二序不同當審所先曰當以起震之序為是
序了便見得是天地定位云云矣起震一義最重蓋震一陽

離兌二陽乾三陽然後接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陰盛
又陽生陽盛又陰生只管循環不已也○朱子嘗答葉永卿
曰先天圖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
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
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
圖之大旨也○又曰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
為往未來者為來亦當以先天之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
此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郎首章所謂八卦相盪者也但

彼以橫圖言此以圓圖言至其次序則一也○天地定位四
句對待者也數往者順四句流行者也講此者當先言伏羲
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云云此是橫圖乃作易之根
原也為其無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故以此規為圓
圖取乾坤而南北之取兌艮而東南西北之云云○山澤通
氣者蓋澤之氣通于山乃能融結許多人民草木鳥獸昆虫
若无澤之氣以通之徒山不能生物也山之氣通于澤乃能
融結許多黿鼉魚鱉蛟龍之類无山之氣以通之徒澤不能

生物也此下章山澤通氣而變化既成萬物也餘倣此○張
子曰陰陽凝聚陽氣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在外
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史伯璿曰風火屬也故知是
陽氣火極明處風必盛近世颶風大作空中火飛无數故史
載風赤如血赤陽色也火氣大盛○水火不相射一說以日
月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也故日日生于東月生于西
○八卦相交錯而成六十四者如乾之未交止于乾也交於
坤兌則成泰成夬矣交于離震則為大有為大壯矣交于巽

艮則爲大畜小畜也云云坤之未交止于坤也交于乾兌爲
否也爲萃也交于坎艮則比也剝也云云析而觀之一卦略
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但見乾坤坎離相爲上下震兌巽艮
互爲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變耳定位通氣之類不必十
分致詳此節大意只是發明圓圖八卦之位而末句連帶其
所以成六十四卦者耳
愚按此節大旨益取八卦橫圖而貫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大全潛室陳氏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
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
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
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
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
蓋乾兌離震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恐以陰陽相配圖必
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illegible]謂于子
之義自其左方陽卦數之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臨
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
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其右方陰卦數之自一陰
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于坤爲純陰
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
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
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
逆數也惟逆則漸次不紊生生不窮其分時即爲對待其互

乘即爲相錯圖之妙皆自此逆成之矣雲峰胡氏曰數往
者順一段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指橫圖
而言卦畫之所以生
蒙引上節天地定位之末有八卦相錯一句而此獨以逆順
分判八卦而不及相錯而爲六十四卦者何也蓋八卦之位
既定則一卦各自管領個八卦而六十四卦皆彙於其中矣
不可以相錯爲六十四者爲皆逆數也朱子明有個本字又
有個所以字不可不知此章但云何爲已生之卦何爲未

生之卦便見得是先有横圖了未有横圖據何處説起震而
歴離兌以至于乾爲巳生之卦自巽而歴坎艮以至于坤爲
未生之卦方知易逆數也一句有所屬○邵子曰數往者順
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巳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
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愚謂此所謂左旋右行者與他
所謂左旋右行者不同何則旣以起震歴離兌以至于乾爲
左旋則自巽而歴坎艮以至于坤者皆左旋矣而乃謂之右
行何哉大抵是就圖之中央分爲左右方而言也自震至乾
皆左方也由北轉東而南也實左旋也自巽至坤皆右行也
由南轉西而北也是爲右行也不曰右旋而獨曰右行似有
辨矣若夫所謂天道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者其言雖得失相
半然實以自東而西者爲左旋以自西而東者爲右旋義同
不同矣○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横圖
之序皆逆也今圓圖從中起左方起震而歴離兌以至于乾
由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皆進而得其巳生之卦猶自今
日而追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自巽而歴坎艮以至于坤

由是五而六六而七七而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
日而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夫據此圖而言則一順一逆周
如此矣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一如横圖及圓圖
右方之序而巳即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以至于坤八者
也○夫孔子旣別言其位序之順逆而又必終以易逆數云
者葢圓圖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畫之所以成也卦氣之
所以運者易卦旣成之後所以爲象者也卦畫之所以成者
乃易卦生生自然之次第而易書之祖宗也此夫子所以旣
列圓圖之位又必列其位序之順逆而一以所由成之序歸
之于逆以示人當知易卦之所自出者與臆見如此姑記所
以明圓圖是即横圖規而圓之者也其旨明矣據伏羲所以
立圓圖之意實爲卦氣設孔子此章之言實所以發其意也
但辭語且從位序說故一則曰數往二則曰逆數云凡有圖
者有所象卦氣之説不可誣但卦本無氣又不應以卦畫對
卦氣說學者唯可以意逆志斯得之矣○一說先天圓圖只
以天地定位一條爲正其數往者順三句只以明其本自横

圓規而圓之耳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二句本泛說以起下易逆數也一句而
本義必如此解者就本圖而稽其實也○自四而三自三而
二自二而一何以謂之順蓋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
謂逆不然以一二三四爲順亦可也○先儒曰圖皆從中起
此圖起天地定位圓圖從中起也下章起雷以動之風以散
之方圖亦從中起也分明是兩個圖只看皆之一字亦明白
矣○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又云此一節直解圖意

兩個一節似不同上一節字蓋指通章與後章此一節明文
王八卦也相應下一節字恐專指數往者順一條故繼之曰
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蓋數往知來二句輕逆數一句重故只
繼之云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數往者順一節既只說得圓
圖該不得方圖則雷動風散一節何謂不可專指方圖況上
章雷風相薄已說了又用雷動風散何爲恐聖筆不暇如此
之贅也且大傳說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有言橫圖者矣有
言圓圖者矣又有言後天之易者矣亦有專論蓍數者矣獨

無一言及方圖者乎聖人贊易宜不如此之疎漏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大全雲峰胡氏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
出无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
言○

【】易疏此一節總明八卦養物之功

【】蒙引此專指方圖言○雷以動之物氣自內而達于外風以
散之物氣自外而斂于內此猶兵以鼓進以金退之類○本
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者謂其卦位之相對同也非謂
卦位同也蓋震與巽相對坎與離相對艮與兌相對乾與坤
相對一一與上章同也或者以爲章意與上章同則誤矣蓋
誤將本句一義斷作兩句讀也或者據彼說只當云卦相對
不當云卦位相對曰非也何不曰此卦位與上章同而必曰
卦位相對與上章同乎其相對非以其居之位相對而何○

此章亦只言八卦以概夫六十四卦故或疑易逆數也不是指圓圖內之小卦以爲所援在圖外且有朱子本易之所以成一句本易之所以成一句本者圓圖八卦之所本非本諸圓圖內小卦也○小註居上而臨下居下而括終之說有泥演說八之字皆指萬物下二之字連六子在中

右第四章

大全潘氏夢旂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无爲後言乎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鄭注此文王圓圖以象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于四時也帝字宜自爲句八者乃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云萬物出乎震震出發露也震居東方于時爲春齊畢達也巽居東南春夏之交相見者物形明盛交相暉映也離居南方于時爲夏致者委也坤乃順承天故爲陽所委役至成亥之方陽剝矣故與陰戰曰戰乎乾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于乾之方也伏羲圓圖之乾以天地之乾言文王圓圖之乾以五行乾金之乾言至坎則以肅殺相戰之後適值乎慰勞休息之期陽生于子故曰勞至艮方陽已生矣所以既成其終又成其始

蒙引後天之易乃文王取伏羲先天卦位而更置之以八卦當一歲之運起震終艮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此節主帝言下節主萬物之隨帝言蓋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之成之者

所以生之成之者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亦无他只是氣機耳氣機之所在而萬物隨之要之帝之出入亦于萬物之出入而見之耳觀下文數個故曰字可見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帝出乎震云云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意也此亦解圖意耳起震終艮者一歲之周也而循環之妙在其中矣

彙徵說言乎兌成言乎艮二言字助辭○大抵七卦各專一職艮擔當兩頭故莫尊于震爲其開先托始也莫重于艮爲

其撝當重大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大全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雲峰胡氏曰坤于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于西南也誠齋楊氏曰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于帝獨言致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耶曾不知坤于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于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

蒙引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此句意輕蓋孔子附說萬物皆相見一句須先說出時來南方之卦也一句承上以起下也若上文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則就此句内見得時在此句則有之卦二字若不先說時无以見萬物之所以爲相見處離也者明也以明字未盡又繼以萬物皆相見又繼以南方之卦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之意今向中原盛夏之時

一日山林非惟植木相見之意真羣動亦然萬物皆致養焉語意正是致養于坤也致者畢其役之義言坤役已以利物也人子常致役于其父母父母養子爲子所役也故曰生我劬勞柳子厚送河東薛存義序得致役之意坤也者地也地者土也非天地之地也戰乎乾亦此例說言乎兌言語辭也古人多有此類詩經言歸言旋言秉其芹之類不可勝計又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度思亦語辭也與成言乎艮之言同係辭上傳德言盛禮言恭兩言字疑亦只是語辭本義

所解欲其字意恐亦在言字意外見得○戰乎乾萬物隨陰陽之相薄而内戰焉此理只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目擊也雷以動之亦然○坎也者水也水意輕特以起下文正北方之卦也北方之卦又所以起下句勞字及萬物所歸也○致養于坤此養字獨全于出齊相見及說勞等字盖无物非坤所養養字固重也○此節八卦或言位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震巽離乾坎艮言位坤坎言象兌言時離獨言德錯互不一然離言德八卦之德可推矣坤坎言象八卦之象可推矣兌言時八卦之時可推矣震巽諸卦皆言位坤兌不言位亦可推而見矣猶乾言圓而坤不言方之類所以互見○此主後天位言言位者多然位之所在皆氣機流行所寄之地也有其位必有其時而德與象亦在其能无此以造化流行之用言分明四時交代之義不可不知也

[蒙徵]言萬物之潔齊句非徒釋齊之名義全是推物所以必至巽而後齊意○南方之卦也郎巽東南也一例但此一段語略倒轉耳

[愚按]此節分明釋上節意上止言帝之出震而震位所以為帝之出處尚未指點明白故此復釋之此雖八卦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之序實春夏秋冬五行循環流行之序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句離為目而聽則屬耳不曰視而曰聽者此正聖人明而濟之以聰不自恃其明處故其所治亦止聽之而已不然則急功速效察察自用而天下愈汲汲而不治也且曰南面曰嚮明皆自北而南坎為耳聽之象也舉業家固不可咬文嚼字然看題不認字面又安得有好文字○乾西北之卦也西北字最難清楚按兌位乎西少陰之方坎位乎北少陰之地乾太陽也而界于西北之交尊乾正扶陽之微權耳西北之交宜作秋冬之交看自明白○成言乎艮艮正帝之一元告成也而生充實嗣續于此所云貞下又起元是耳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大全]進齋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

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悅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主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竊嘗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大全]沙隨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爲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平菴項氏曰動橈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素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于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朱子曰風雷水火自不可喚作神神者乃所以動所以橈者是也

[來注]此節乃總括上四節二圖不可廢一之意

[蒙引]此章之旨若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故以雷

動之以風散之以火熯之以澤悅之以水潤之以艮終始之
然向微風雷也水火也艮兌也則何以能變化而成萬物哉
大旨如此○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此一句只管到後
天之六子以用而言也如雷動風橈之類六子各有所為也
神則无為而无乎不為矣此之謂神妙萬物也○雷動風橈
之類所謂變化既成萬物者也然必本于先天之陰陽各得
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耳如有雷有風雷風得其偶矣
然後雷以動風以橈而動橈之功行有水有火水火得其偶

矣然後水以潤火以燥而潤燥之功行餘倣此此後天之流
行所以為本于先天之對待也○雷只說得動萬物說不得
妙萬物風只說得橈萬物亦說不得妙萬物然非動橈等之
外別有個妙萬物也○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火爇指日言天
地陽明之精也即日以晅之故日為火者明日之為火也○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蓋雨露之屬先天只言雨以潤者舉
其最也或者不察僅以水火為日用之水火不思日用之水
火只可用于萬物既成之後而非其變化以成萬物之功也

○此處水與澤有分雨露之屬自天而下者為水之潤凡泄
中之水不流者皆澤也凡今一草一木之油然發榮者皆得
土中之水氣○此章承文王後天之後而推本歸重于伏羲
之先天蓋合先天後天而一之也語録是此意啓蒙以此章
連上二章為文王之易蓋主神妙萬物之化特推本先天如
圓圖之推本橫圖耳○本義於此章為未詳其義而今却如
此解得似通通透透者據語録而衍之也○神妙萬物一句
便就說向後天去所謂動萬物等之所以運用者是也不必

兼先天而謂先天亦有神也蓋先天只是六子各得其耦以
立其體而未見于用見于用時便是雷動風撓而神不外是
矣豈非妙萬物只屬後天耶或曰先天如雷風相薄獨非作
用時耶曰只言雷風是相薄之物耳未重在相薄字面也○
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後天言六子之分治其造化萬物處全
是後天其日相逮日不相悖日通氣者交合之義也水火相
逮逮及也言其相濟也

右第六章

大全雲峰胡氏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皆神之所為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唯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大全朱子曰八卦之性情言其性如此其發用處亦如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物之理○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雲峰胡氏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真彖傳言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真矣

源流此言八卦之性情必先有此章然後下章乾為馬為首之象方有所自耳也

蒙引性情二字亦要分明八卦之理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闢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故朱子云云愚按今六十四卦所說卦德處槩是就情上說然情無不出於性者故于此兼言之德即性情之德也

右第七章

大全臨川吳氏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其下乃以物以身以象依八德之類而分主之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為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蒙引乾數奇而德健馬蹄圓而能致遠是乾為馬也○坤數偶而性順牛蹄折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為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震為龍也○巽陰伏陽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為

雜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汚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似之○外柔悅而剛狠者羊也兌以一陰說于二陽之外故似之

右第八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夫子于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有于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于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以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于說卦則多不通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蒙引乾積陽在上而覆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者也非乾爲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者也非坤爲腹乎○震陽動于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爲足也○巽陰耦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爲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手剛在前艮以陽止于外非手之象乎○口開于上兌以陰折于上非口之象乎

右第九章

大全雙湖胡氏曰夫子于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大全節齋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爲父母而生者爲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

○漢上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爲貴萬物皆備于人也○紫氏中行曰先儒不以此章並于諸象是惑于謂之之語而未循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爲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爲父爲長子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无異此蓋以男女合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雲峰胡氏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

正之筆要當以語錄說爲正成男成女從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若曰此初畫之成男再畫之成男者爾揲蓍以求爻之說不可泥

蒙引此章承乾爲馬爲首二章之後均之爲八卦之象也而先儒特筆諄諄以爲後天之易何耶看來若無甚意義也況自此章以下皆廣八卦之象乃知此數章全是說象而已○蓋從前有爲父爲母爲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義也

[illegible]象索者陰陽之相求也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之一陽而成男陽根于陰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之一陰而成女陰根于陽也此文王有父母六子之說故孔子發明之

右第十章

蒙引乾爲馬章取諸物也乾爲首章取諸身也此章取諸人倫也合而觀之大抵皆後天之易也皆聖人之蘊因卦以發者也未必伏羲畫卦時全是一一要成象此伏羲畫卦只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一每生二積而至于六十四卦耳然自卦既成之後觀之則有爲馬爲首之類爲父母爲男女之屬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大全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沙隨陳氏曰爲圜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息

齋余氏曰乾爲寒者陰不生于陰而生于陽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縉雲馮氏曰乾居西北卦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臨川吳氏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赤加大字以別于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于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盛猛者也○楊氏曰果實而不剝于陰爲木果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

【析疑】此夫子于反覆推廣象類以資占者之決也八卦有正象有旁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根天地定位章來此正象也其餘皆依正象而恕義各以正爲主

【刪說】乾爲天至健在上也爲圜體圓而動也爲君尊而在上也爲父資始萬物也爲金堅剛也爲玉純粹也爲寒爲冰位西北嚴凝之方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良馬純陽之德也爲老馬老陽也爲瘠馬純剛无柔也爲駁馬健之最盛猛也爲木果員而在上也

象引乾爲天以下多孔子所取之象○純陽而至健爲天○陽之性動其體皆圓故爲圜○洪武正韻圜與圓音義並同○漢書從諫若轉圜爲圜物也○雲峰曰有不言而互見者如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此說精當○節齋曰尊而在上者爲君雙湖曰乾无所不統爲君愚按尊而在上之說固是但以解爲天亦可无所不統之說似于君義更切蓋乾之主乎萬物猶君之主乎萬民也故曰乾以君之○雙湖曰變生六子爲父單指後天八卦次序言然據後

天八卦圖乾只是變生震坎艮三男不能盡變成六子也愚謂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未爲无據也○息齋曰乾爲寒陰不生于陰而生于陽也冰陰之變而剛也愚謂沙隨縉雲朱子三說是面前見成道理此說似求之太深○沙隨曰以寔承寔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愚按此說以寔之寔下二陽也木之象也對艮之下二柔言承寔之寔上一陽也果之象也似折木果而二之于純陽之體爲支離矣但對果蓏亦須有別蓋乾純陽故象木果艮少陽在二陰之上故兼木

之果草之蓏楊氏謂不剥于陰爲木果者又求之卦矣
愚按此節句句要根極乾卦纔是乾爲天云云乾字徹讀說
勢自見今人作文字只講爲天云云丢去乾字何也後諸卦
宜側看○大抵八卦廣象先儒解注頗紛紜不一愚故折衷
諸說獨以蒙引爲正姑于虚齋駁論諸說中撮其一二條以
俟推求後諸卦謹列正義他不能盡録也願學者共識之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釡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
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大全進齋徐氏曰厚而載物故爲大輿○臨川呉氏曰地之
土色有五若坤之取象則于地爲黑土也黑者極陰之色也
删說坤爲地至順在下也爲母萬物資生也爲布質柔而平
廣也爲釡虚而容物也爲吝嗇静翕不施也爲均動闢而廣
也爲子母牛純陰至順也爲大輿所載者廣也爲文三畫皆
耦也爲衆耦畫多也爲柄在下而承物于上也其于地也爲
黑極陰之色也
義海母者父之配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爲母

蒙引進齋曰坤積陰于下故爲地愚謂亦須兼本義意言蓋
陰在下至順極厚也○進齋曰動闢而廣臨川曰旁有邊幅
而中平廣故爲布愚按動闢及邊幅之說于義未爲切近豈
進齋是主布散之義故取動闢爲說歟愚意坤之象布者以
其質柔而廣平也兼質柔說意似周○均者適均也匀也非
坦平之義進齋曰動闢而廣故爲布爲均息齋曰均者闢之
數也愚按此二說以坤之性情言如南軒便以地之形勢言
意未周

愚按訂詁云牝牛方乳孖子母相隨而不離子母俱順也試
犢之說亦可見矣坤純陰至順故取此象此說子母牛是作
兩個牛看蒙引從之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决躁爲蒼筤竹爲
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
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大全臨川呉氏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
初畫爲玄得坤中畫上畫爲黄○稼諸穀之類

〔〕刪說震爲雷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也爲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爲玄黃乾坤始交兼天地之色也爲旉陽氣始施也爲大塗陽上進而前陰而開无碍也爲長子一索得男也爲決躁動而鋭也爲蒼筤竹震爲東方之卦蒼則東方之色筤竹之筠也爲萑葦下本實而上幹虛之象其於馬也爲善鳴馬陽氣在內開口以鳴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爲馵足爲作足皆陽動于下也馵小註云足骹白也似難從按玉篇云馵足懸一足也此說爲正且於字亦象形詩秦風小戎篇所解于此難據義各有所取也詳之爲的顙陰在上的白也陰色也顙在上也于此亦見足骹白之說未安蕃顙爲下陽爲白斷不然也其于稼也爲反生陽動于下也其究爲健爲蕃鮮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爲健至乾健則陽盛矣故爲蕃鮮也

〔〕蒙引凡稼之始生皆爲反生蓋以其初間生意實從種子中出而下著地以爲根然後種中萌芽乃自舉○其種以上而爲苗其初生時根自上而反著于下也固反生也是反生非變也常也凡稼皆然

〔〕附錄正韻旉字註施也○釋草云萑似葦而小初生者爲菼長大者爲薍盛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盛則名葦○玉篇云馵馬懸足也益謂馬直伸一足而挈起一足若懸之狀○作足作起也馬騰而起以陽動于下而取義也○善鳴馵作足的顙皆綴于其馬也之下

〔〕愚按吳氏曰萑荻也葦蘆竹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大全進齋徐氏曰繩制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臨川吳氏曰臭者香氣腥焦朽之五氣凡物聲臭屬陽色味屬陰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勻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于黑也○其究爲躁卦三畫皆變則爲震也震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

坤于震不變其初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為乾
而不為巽于巽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盡變其初中上三畫故
其究為震而不為坤蓋言陰卦為陽卦陽卦為純陽卦而不
欲陽卦為陰卦陰卦為純陰也
【】易解震巽以其究言者剛柔之始也
【】剛說巽為木根陰伏入地下而陽上盛也枝葉為陽為風善
入物也為長女一索得女也為繩直為工巽德之制也兩義
一意相因而取此類頗多如為寒為冰之類是也為白少陰

色也為長風行至遠長之義所由起也為高亦自木之性而
取之也為進退為不果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巽懦不決
也為臭陰伏于下其氣鬱也其于人也為寡髮陽氣上盛陰
血不升也為廣顙陽上盛也為多白眼離目上下白黑居中
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為近利市三倍陰主于
內而又善入物是為近利而其市得三倍矣其究為躁卦震
為決躁二畫皆變則為震矣
【】蒙引進齋曰木下入而上升故為長為高愚謂木之上升只

好說高若兼說長則長即高也要須有辨融堂曰長者風行
也此說長當從〇為進退為不果愚謂巽有懦之義故巽而
止為蠱但言陰性疑亦泛進退有以行言不果有以為言
【】愚按為近利市三倍吳氏曰猶詩言賈三倍宋傳三倍獲利
之多也此為近利微讀市三倍三字句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大全閻氏彥升曰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〇
進齋徐氏曰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〇亟
心性急難御也〇臨川吳氏曰為血卦離火在人身為氣坎
水在人身為血也〇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
【】剛說坎為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為溝瀆流而不盈也為隱
伏陽匿陰中也為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為弓輪矯輮
所成也其于人也為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為心病為耳
痛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塞則為病為痛矣為血卦血在形

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為赤得乾中畫之陽也其于馬也為美脊陽在中也三畫之卦上為馬顙下為馬足中為馬脊為亟心陽在陰中也在人為心病在馬為亟心也為下首為薄蹄上畫柔為下首下畫柔為薄蹄為曳亦以下柔也其于輿也為多眚坎為險陷在輿則為多眚也為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故為通也為月水之精也不可依徐氏渾以為內明外暗盖月魄本暗受日之光為明是乃內暗也于舊說則不通矣為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其于

木也為堅多心陽卦且陽在中也

蒙引 水內明外暗而能陷物為天下之至險者也故坎為水 弓體彎輪體圓水性則直非矯輮不能成也 曳為曳足而行足无力也陷而失健亦于足之无力見之 坎本陽卦于木為堅且陽在中故于中為堅多心堅而又多心也

觀彖 凡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為溝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為旱之備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大全 括蒼龔氏曰于木為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

刪說 離為火為日為電皆天地間之至明者也為中女再索得女也為甲胄為戈兵甲胄外堅象外畫之剛戈兵上銳象離火之性也其于人也為大腹中虛也為乾卦火熯燥也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皆外剛內柔也其于木也為科上槁中虛故於木也為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虛則上槁矣一說科是科生之科似不若前說貼中虛象也

觀彖 甲被于身者下剛之象胄被于首者上剛之象胄即兜鍪也戈鎗也長兵也兵刃也短兵也

附錄 博物志云鱉水居陸產以思而生一足者名池精三足者產從水腹紅背凸多煮不死者食之皆殺人鱉之伏首隨日轉日東則首向東日西則首向西鯉魚乘霧則飛納鱉池中則鯉不能去故謂之神守 酉陽雜俎記蟹有多種蝤蛑最大兩螯八足皆有毛撥棹子形如蝤蛑足无毛彭蜞小蟹也竭把大于彭蜞殼班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蜞見人輒入

沙犬鈎致之不可得彭蜞大于蛚小于蟹○周禮祭祀共蠯
蠯蜌字釋云蚌屬取其形鋭而善罷也○禹貢淮夷蠙蛛注
云蠙蚌之別名也珠爲服飾故貢之字釋云蚌屬○禮運鱗
鳳龜鶴謂之四靈鶴舊作龍者誤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
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大全臨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爲小石小而剛
在坤土之上○閽者門之出入處○果者木實蓏者草實○
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

剛說艮爲山取坤土而降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進之意
也爲徑路一陽横亘于二陰之上徑象也爲小石小而剛也
爲門闕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也爲果蓏皆剛在上小
而實也爲閽寺止物之妄出入者也爲指艮爲手所用以止
物者又在指也爲狗亦以外剛能止物也爲鼠亦爲前剛也
爲黔喙之屬凡鳥獸剛喙能食生物者是也皆剛在前也黔
不必作鈐黔黎也黑也凡喙物皆黑此可指而見者間有紅
嘴及黃嘴者不可一二而混千百者也詳之○其于木也爲
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陽在外故堅多節

蒙引爲徑路不必以對震之大塗言○爲鼠謂前剛也愚謂
鼠喙最利是前剛也○曰黔喙之屬百鳥之衆不可枚舉故
統以之屬二字

附錄周禮天官甸師氏注植生曰果蔓生曰蓏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大全進齋徐氏曰鹵者水之死氣也○融堂錢氏曰水至柔
也凝而鹵陽在其下也

剛說兌爲澤取其悅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爲悅
女三索得女也爲巫爲口舌兌上折爲口象巫口舌是官以
言悅乎神者也爲毀折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也爲附決柔
附于剛剛盛則上進勢必決柔也蓋兌亦三畫之決也○其
於地也爲剛鹵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
上之象也爲妾陰之少賤者也爲羊內狠外悅也

蒙引愚謂鹵之下土若不堅硬則鹽水虛漏而不可鹽矣故
謂剛鹵即下土堅硬而其鹵濕兌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
也○爲巫爲口舌大抵不宜以幽顯對待說
附錄說文云能齋肅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山堂
攷索云東方曰斥西方曰鹵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
大全雲峰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

以爲多有不可曉盖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
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爲馬
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
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爲牛此則爲子母
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爲木果結于上而圓
坤爲大輿載于下而方震爲決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
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
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

坎中實故于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于人
爲大腹艮爲閽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
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大塗
陽闢乎陰无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爲
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且
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
陽故于馬爲善鳴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
得乾中爻之陽故于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

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瘠也作
足者陽下而躁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爲輿
爲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巽爲木
幹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于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于
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于木爲科上槁震爲旉乾
爲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旉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爲木果
艮爲果蓏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
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

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
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
方咎嗇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平也以見
天之高爲文者物生于地爲柄者有形之可執也乾之
氣不可執矣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
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
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
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爲娣于陰之少者卑之

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
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觸類而通矣○柴氏中行曰易
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爲馬爲首稱乎
父三章正象也爲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
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爲馬爲首以下
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于
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于震又有善鳴馵足作足的
顙之各異于坎又有美脊亟心下首薄蹄之別坤之象

又爲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別象然自
坤而降或曰其于地其于人其于馬其于輿其于稼其
于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爲天爲
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于人其于木之類至于
乾之爲道无不周徧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

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
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
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大全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
坤二卦○平菴項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
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盤
錯之義耳○漢上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

德養才者亦然○雙湖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爲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震艮各一用坎獨六用者亦見天地間水爲最多猶人一身无非血脉之流轉也○張子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鄱陽董氏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蒙引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兼動植之類言物生必蒙尊蓋動物之有知覺者言○舊說衆必有所比爲我者與我相比爲彼者與彼相比此說却是連訟意非矣須段轉頭項說去

方是傳意之本益正意只是衆須統于一意此乃理之必然不可得而易者也語其最下盜賊至爲不道亦必有統屬必相聽順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矣○比必有所畜字意似當謂必有以畜之者更詳之

愚按易解云屯訓盈非謂盈滿言萬物初生之時欝塞未通猶憤盈之義虛齋云物生之始生意欝積于内亦有盈滿之氣故曰屯物之始生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

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大全雙湖胡氏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處其會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漢上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于所事者其肯隨乎○平庵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韓氏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

平菴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直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于大矣○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盖物大然後可觀況于人乎

[蒙引]有事然後可大如從事于學問則學問可大從事于德業則德業可大之類○臨者大也一說二陽方長故爲大一說以尊臨卑大之義所由起也序卦例不取卦體○程曰二

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卦有大小如臨卦以陽臨陰則臨有大義上二說盖兼之矣臨者大也與咸速也同例臨者必大感通最速○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大方可觀道德既大則道德光輝有以動乎人而自可觀矣事業既大則德業有照耀人之耳目而可觀矣○德業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合無太拘德業等字○有大涵養而後有大抱負有大抱負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也大過者當大過之時有大過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者也動者設施而見于用也○陷必有所麗如獸陷于網則麗于網魚陷于罟則麗于罟以人言之如陷于刑罰則麗于獄矣陷于湖海則麗于水矣理雖淺事則實也

[蒙引]同人上以同力撥亂言下以胞與萬民言○剝字屬上以削去僞文言屬下以造化剝落乎物言○大過上以事功過人言下以行事過人言

[本義]右上篇

[大全]臨川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爲序如

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蒙引]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黏帶上文如震者動也之類則黏帶下文又如師者衆也之類則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愚按]近說自物穉不可不養至受之以師以泛論人道言

自師者衆也至受之以泰以王道言自泰者通也至受之
以同人以世運言與人同者至受之以豫以君道言豫必
有隨至噬者合也俱以治道言自物不可以苟合至受之
以復以文質言自復則不妄至受之以大過以聖學言末
物不可以終過數句以人之行事言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
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
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
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
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
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
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
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或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朱子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
如上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壯與晉何別朱
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大全龜山楊氏曰乾坤者萬物父毋咸恒人之父毋○臨川
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
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

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臨之大以其所歸之二陽爲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爲盛大之義○平菴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人倫而后禮義行其間耳○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爲

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過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易固不侔矣○雙湖胡氏曰物不可以終恒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理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上夬一陰下復一陽猶可也今上夬一陰下遇一陰姑論卦名相次○閩氏彥升曰傷於外者必反于家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

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焉有不得所歸者乎

來注有其信者必行之有者自恃其信而居其有也必者不加詳審而必於其行也事當隨時制宜若自信其有而必行之則非貞而不諒之道小信之過也故受之以小過○物不可窮乃一部易經之本旨故曰物不可以終通以至終離言物不可者十一皆此意也○邵子詩云飲酒勿教酩酊醉好花開到半開時深於大易之旨

蒙引此男女專指人言○進必有所傷此進字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進也豈亦承壯盛而來耶○傷于外者必反其家見傷于外者必反于家以就安○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解者緩也此解字又別取一義是箇不好之緩怠慢縱弛之謂人而如此必有所失而損矣○損而不已必益亦猶循環之理言○益而不已滿而溢矣如富貴之極必有出於禮制禁防之外者○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勢必退却也似師左次之類○井道不可

不革舊說井久則穢濁必革其舊汚而後可食也○主器者
莫若長子此又專指宗廟中祭祀之爵而言蓋長子世嫡也
名正而言順故下箇莫若長子○進必有所歸特借歸字而
言妹字輕看如水之進必歸于江海人之進亦必有歸宿之
地也○得其歸者必大至其極也中道而廢其能久乎○窮
大者必失其居謂失其所安也如富貴之極而驕驕則敗而
反失其所有矣故受以旅旅者在外而不得其所安也○程
曰豐盛至于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唐明皇宋

徽宗是也○入而後悅之不深入則不能得其意而致說○
說而後散之程曰人之氣憂則結聚悅則舒散○節而信之
必立爲節制于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下之人當信而行之
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之有正是有其善喪厥善及自
有其功之有乃自矜負也○主節于上者不信則下疑有其
信者必行之若果於自信則于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
能免于過乎故受以小過蓋事亦當隨時損益不可膠于一
定也○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君徵故受以夬夬字上爲沛決之義居下爲決去之義○物
不可窮也物字兼造化物理人事在內物不但消之盡是謂
之窮也息而不消息者雖極盈而不虧盈者必漸消息盈虛
輪轉无盡是謂不窮所謂生生之易也故序卦以未濟終之
未與既反正不窮之意終而无終也始之以有天地而後有
萬物終之以物不可窮而萬古流行不已之道具于易書矣
愚按物不可窮物字周以天運物理人事兼發而語中還須
側重人事邊爲是

本義右下篇
蒙引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
相因者其未至于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也總不
出此二例序卦則畧借卦名以論相承之義加卦體卦德
之類此在所畧也
愚按近說自物不可以久居其所至受之以家人以出處
之道言自家道窮必乖至次以損以進退治亂言損而不
已至受之以夬以盛衰循環之理言自決必有所遇言受

之以井又以君子進退言井道不可不革至受之以震故
治道言自震者動也至漸者進也以造化言自進必有所
歸至豐者大也以學問言而窮大者失其居至巽者入也
以人事言入而後說之以至于渙則又以學問言也自渙
者離也至旣濟又以人事言物不可窮未二句則單以氣
運言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大全朱子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
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
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
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于此甚可
見也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于二卦之彖爻二五之爻
有不通者○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
易注比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親比則樂師一陽在上而統
乎衆陰衆動則憂

廣解乾純陽性情則剛也坤純陰性情則柔也乾坤二卦之
畫反對其剛柔之義亦反對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易集臨二陽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拊己惠下之意故
爲與觀二陽爲衆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有仰于上之象
故爲求
蒙引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謂二陽臨四陰爲與矣然自
四陰從二陽言之則爲求四陰仰二陽固爲求矣然自二陽

從四陰言之則又爲與是各有與求之義也
愚按臨不專與而與則必求觀不專求而求則必與故曰或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蒙引此二卦之義上下體自相反對與諸卦全體反對者獨
不同一則進而不逐其進一則昧而不終于昧如此看亦有
全體反對之意○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蓋動非不行不
行則非動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蓋幽昧非光明光明
非幽昧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屯以初言謂初九陽

動而又利居貞也蒙以二言謂九二陽混陰中胎然為發蒙之主也

[卦署也者君之功蒙者師之教]

愚按諸說多指人心說細玩本義俱就卦德凡義首句只合以行言謂動乎險中而能固守不失其所居之貞也二句以明言謂質雖暗昧而學在我能破愚為明也如此看亦甚妥適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全]節齋蔡氏曰震陽起于下化機之發舒也艮陽止于上化機之收斂也○息齋余氏曰損益盛衰之始泰否之變也○鄱陽董氏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是于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蒙引]損雖未衰衰之始也益雖未盛盛之始也

[衷言]損者損下益上上益非衰然民貧君不能獨富衰由此始矣益者損上益下上損非盛然民富君不至獨貧盛由此始矣

[愚按]節齋說單主化機易鈐有云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主人為事之始終于天為動直專靜又兼造化人事言此可參看○合蒙引衷言二說始字無遺意矣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全]息齋余氏曰止有靜內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蒙引]大畜止健時有適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亦適然也故

為對○一說止健者時之適然禍之生于偶然也无妄而災自外至禍之生于偶然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

[大全]節齋蔡氏曰萃聚而下萃往而上○臨川吳氏曰萃以觀之四往上為主而同類之三陰聚于下升以臨之三來初為主而同類之三陰升于上升上為往降下為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謙一陽居下卦之上為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卦之下為豫樂之主而志滿足故自

肆而怠

蒙引萃則聚而不往升則往而不回也謙則不自尊大而下人豫則意得自放而怠于人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噬嗑以否初往五而爲主賁以泰上來二文剛而爲主

蒙引賁本無色白受采而有色也此以食色相對或以賁極反本爲說非本旨也

兌見而巽伏也

大全楊氏曰柔一也居于上者爲見處于下者爲伏悅以接物順以存心也

析疑此與震艮同震艮以陽起止于上下此則以陰見伏于上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

蒙引隨前无故故上下偷安而不飭也蠱後當飭飭則不復依隨而改前之失矣

剝爛也復反也

大全進齋徐氏曰剝爛則陽窮于上復反則陽生于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此以化機之消息爲反對也

蒙引剝則壞爛而消盡復則又旋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大全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臨川吳氏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二離日入地明者夷傷也誅即夷傷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蒙引井道上行故通困剛遇柔而爲所揜則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易傳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无速于感通者故曰咸速也久速相反對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解九二坎陷在內震

則出險而動于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于內外險方艱難也○進齋徐氏曰睽者人自爲心蹤而外也家人者情義浹洽親而內也○臨川吳氏曰睽六五在外爲主家人六二在內爲主

蒙引離則遠去而不止故與節相對○緩從容安徐也難急難也

易說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天地交而萬物通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固爲反其類內陽而外陰與內陰而外陽之類亦爲反其類也要說得盡○一說事指人類言謂善惡一類消長不同於本文及義理未見所據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全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處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于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于一陰之姤亦不欲陰之不進益同此意也

蒙引大壯則當止而不進遯則不惟不進又當引退也大壯

四陽進而消陰遯二陰進而消陽慮陽之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欲其止慮陰之逐其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欲陽之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革以火銷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亦以離爲主也○臨川吳氏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蒙引所有之人乃其親厚者又非衆之泛泛者比此亦反對之義大有六五一陰居尊而上下皆爲所有故曰衆也衆即其所有之大者也同人六二居下而上同六五又五陽同與之以其居下也只取乎交之分故名同人而傳曰親也○小過有過也中孚則信定无過也過也之過與過字之義輕輕說去于小字无干

愚按大有衆也同人親也語意猶云至大有始可言衆也不大有則猶未稱爲衆焉耳至同人始可言親也非同人則猶未得爲親焉耳如此說方有斟酌方不直率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蒙引豐既明且動則故多矣旅則羈于外而寡親也此以多寡相對

離上而坎下也

易鑿乾交于坤而得坤之中者離以炎上爲性也坤交于乾而得乾之中者坎以潤下爲性也

按對待偶于先天所爲水火不相射者固此上下之無錯貫流行妙于後天所爲水火之相逮者亦此上下之有定德上下字兼此二義說方全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蒙引小畜以一陰而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故也履以和悅而躡剛强之後欲自進而遂其進進則不處也亦有反對義此句難解故本義喫力解之云不處行進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

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大全平菴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恐與競之反也○臨川吳氏曰頤上九爲主而下養五三以上養下所以爲正也○既濟六二主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下五爻亦皆得其定位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主也以陽居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亦不得正位不足言也○雙湖胡氏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爲歸則女之終矣

蒙引需則有所待而不進訟則有所進而不親○一說此類但取卦畫反對不進不親之類直言其義耳然却恐非聖人所爲著雜卦傳之本意云○剛過而本末弱故顚○姤遇也柔遇剛也以一陰而自遇五陽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行以漸而不遽進也○順義爲養養必以正○事既來則一定矣○男之窮三陽失位也○小人道憂君子之變也天下之變也若造化人事之反變有如姤之反爲夬焉不亦快哉雜卦繼于此或不能無意

大全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雙湖胡氏曰嘗觀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雲峰胡氏曰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

蒙引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所云對待之易也故二傳之作聖人所不容缺

愚按蘭溪中曰嘗考夫易之卦六十有四乾坤坎離爲上經之用兌巽震艮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三十有二也而乾坤坎離所用之三十二卦於內三十卦居上經既未居下經兌巽震艮所用之三十二卦自咸恒至中孚小過

畫居下經此又上篇所用卦得以居下篇而下篇所用卦不得以居上篇者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也又考之乾坤坎離之體正兌巽震艮之體偏正則全偏則不全兌巽震艮唯其偏也故所用之卦止居下篇不居上篇居其下失其上偏也就下篇言之止居始不居終居其始而失其終亦偏也乾坤坎離所用之卦則貫上下該始終而包其全矣正故也或曰乾坤坎離之體雖皆得其正非皆得其全乾坤之體謂之全可也坎離之體謂之全可乎曰坎

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惟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又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乾之中畫交于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乾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離則得乾之上下畫而乾之三畫全矣不特乾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離之中畫則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

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有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體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同者乾坤以體言坎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待合而後全此乾坤之體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坎離之用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嘗反覆諸卦象以考乾坤坎離之體用盖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斯義

也亦不可不論乾坤之體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一節之正中泰否是也坎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之終既未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總六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體全而用也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也又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晝下經猶夜以

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此兩經前後之脉絡故具論於此又上經三十卦共六十體而離居六十四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

經乎此坎之一體聖人亦屬意於此之上體矣故上下經之卦序當循環觀象而易本二經也又以乾坤之三畫觀之其體全而中在全之內也中其於全體之內故用無非中也中無盡用隨取隨有也其用居上經之正中者用之中非外鑠也固有之也上經內也以坎離之三畫觀之其體中而全在中之外也雖得中不得全然中則不偏矣充之以至其極可全也其用在下經之極末者以我之中合彼之中剛柔交濟內外合一而後極其全也惟全故有中

乾坤是也惟中故能全坎離是也又乾坤之全本體之全也以人道譬之生知安行之全也其體全而溥博淵泉時出之用無一不中也自然而全亦自然而中也聖人之事也坎離之全待合而全以人道譬之學知利行之全也其體受中而生具體而微也必由學以充廣之至於極而後全也賢人之事也若夫得聖人之一體與夫不該不偏一曲之士時有所用不能相通者猶之艮之陽偏於上震之陽偏於下巽之陰偏於下兌之陰偏于上也雖有陽與陰

上與下之不同其為偏則同也偏則不中矣不全矣雖然易變易也震之三畫變其上則為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為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為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象玩而索之其意无窮因附論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噫嘻兩經卦序泰和論之詳矣姑撮其要以備同志者參求可也○鍔按一部易書全從奇偶二畫演出八卦演出六十四卦分為上下二經上首乾坤終坎離

下首咸恒終既未體用相生脈絡貫串自有精義變化其中夫子若不作說卦一傳則八卦方員圖位之體不彰不作序卦一傳則八卦上下次列之用不神不作雜卦一傳則八卦參伍錯綜之精微不出聖人學易條理詳密一絲不紊如是

周易說宗卷終

〔清〕郭程先撰

周易平説二卷

清咸豐五年郭珠熉刻本

天下之理平實而已平
則當下即是學問實
則反身乃有功夫一涉
支離去道遠矣夫子
曰學易可以無大過可
知易道之不離乎平
也　艾生尊兄以人生
日用之常脩己治人之
事幾為平說是善
學無夫子者也非有

實學者實實功安能
得此當共勉之
弟唐鑑謹識
臣鑑

序

易之義有交易變易之不同而實歸於不易總欲人恐懼脩省與時偕行者也蓋自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身遠取物而八卦始畫因而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卦者蓍天下之時也文王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理周公作爻辭又析言之卦與卦爻與爻時未嘗不各異也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鐵擿三折作十翼以明其義蓋實見時義之變化無窮故假年之願至老而不衰也易歷四聖人之手而成故足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

下之疑學者誠不可不知然人必實能用易方可謂知易其言之亦必親切有味求之當世往往難之吾友郭雪齋先生夙承家學究心於易歷有年所余前在都門嘗親聆其緒論足令人言下啟悟洵與敷衍陳言者不同癸丑春余莅任蒲吾聘先生主講天柱書院朝夕切劘獲益彌多先生時以易學勗及門尤諄諄望學者之實踐而學者又慮先生之講論久而易忘也乙卯夏受業諸生請將先生所著周易平說付諸剞劂以永其傳而求序於余余益歎易學之感

人甚深先生之著述尤足啟迪後學而爲講易者所莫能外也顧余尤有厚望於諸生者聖人言學易可無大過非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可謂學易非自彊不息因時而惕不可謂學易易豈輕言學哉諸生宜由是編以深求先生之心

而勉爲實踐焉可矣是爲序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立秋後八日內鄉王滌心子潔謹序於平山官署之退思堂

序

昔聖人雅言之教不及於易論者遂以易道精微非初學所能窺不知精微之蘊無非易簡之旨其道貫乎天人其理通於上下其事切於倫常日用無在非易亦無時非易吾夫子以生知安行之詣猶欲假年學易期無大過吾人生聖人之後學聖人之學顧可置而弗講乎蘇門郭雪齋先生理學名儒主講平邑天柱書院一時多士景從文風丕變乙卯夏門弟子輩出其所著周易平說提綱一册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余識淺才疎於易學一道茫乎未之有

得何足以測高深無已聊即管見之所及者略陳之竊按世之說易者或拾術數之緒餘以狃於浮淺而不知其非易之精也或窮事理之隱怪以自詡神奇而不知其非易之正也其甚者又或侈爻辰卦氣飛伏納甲之談以致失潔淨精微之旨易學之不明實由於此今是書以平說命名在作者不自滿假或以爲平無高論矣乃閱之則見其反覆推勘委曲詳盡語無事乎艱深意必衷諸至當平其心以闡易理之奧而理得其平平其氣以明易義之綱而義得其平平其情以觀易之象玩易之占而象與占更無

不各得其平庶幾其平之義也蓋實驗諸身心而非徒託空言者比不已升周邵之堂入程朱之室哉學者誠取是書而卒讀之則於卦爻之義既探本以窮源自條分而縷析舉四聖人之微言奧旨無不瞭如指掌由是身體力行奇而不詭於正變而不失其常以期合於進退存亡之道其有裨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此雪齋先生誨人不倦之苦衷也竊願與門下士共勉焉是爲序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季夏平山商鍇季陶氏謹序於師竹齋之南窗下

序

易之一書予自束髮就傅時業已講習弗輟第講習則有之洞澈則未也雖遍覽羣說屢經考辨終覺有時而明者旋有時而昧無他道理精微非實有心得未易喻也乙卯季夏天柱書院肄業諸生挾書一册名曰周易平說謂是山長雪齋老夫子所著諸生以其明白易曉將付諸梓人刋刻問世敬祈一言以爲序余曰余學識疎淺筆硯久焚其又烏能序夫子之書哉雖然當爲勉强就之因而逐次展玩自始迄終每讀一篇如晨鐘暮鼓每聞一義覺石破

天驚闡羲文之奧妙發周孔之情思其言簡而該其旨詳且盡於序此平說也歟哉統諸儒先之講說謂胥賴是編以啟其鑰可也余茲有感矣夫讀書數十年功名未成諉諸命運學問未成將誰咎乎因思大聖人韋編三絕猶欲假年學易吾儕何人夫豈無意惟是資質既遜中材講家復少善解遂覺僕病未能耳咸豐癸丑得讀易備忘一書爲　邑侯子潔王老父台所著開示後學誠爲有益今復得夫子之書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如白傅爲詩老嫗能解相見恨晚不其然乎學者果能再四研求身心體驗將

見由明而誠盡人合天達則以易道教天下窮則以易理
善其身則是書之爲功豈不鉅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蓮月嘉陽王爕孚調元氏謹序

刻平說補註小引

道光乙巳煩隨侍 家君於涉邑淸漳書院見 家君與肄業生徒講解周易聽者皆鼓舞忘倦而煩爾時尙在幼穉徒作矮人觀場而已嗣 家君歷主河間瀛洲書院及山左淸陽書院講席生徒往往以周易相質 家君隨問隨荅各因其才分所及反覆開導問者無不各得其意以去煩側聽既久其說之淺顯者間亦明曉一二然終不能了然於心也自去年至今 家君來主天柱書院講席恒以四子書與五經分日講說除課文課詩外講說無虛日

同學諸子皆以易經一書較他經爲深奧見 家君著有周易平說提綱一册力請付梓以便循習 家君既允其請又以提綱一册本非全書所言未免太略其中有未經提及者輒口授其旨使煩補註於後焉又每篇卦名之下細註一行揭明每卦所言何事某爻爲卦主亦係臨刻時所增益 家君謂此一語可以不載卽如乾卦所該甚廣豈止單言君道向爲諸生講說舉此一語不過舉其重者言之今載於卦名之下反令觀者爲此句所拘看得不廣乃同學諸子咸謂有此一語易於尋求若看到明白處自

能忘其筌蹄不如存之以爲初學指南　家君笑而頷之
刊旣就爲敘其緣起如此時值咸豐五年歲在旃蒙單閼
重九後一日男　珠熉敬識

參閱同人姓氏

倭　仁艮峯　蒙古
高　鎮豫峯　羅山
王滌心子潔　內鄉
高欽中恒蹊　項城
郭祥瑞玉麓　新鄉
衛榮光靜瀾　新鄉
杜來錫榮三　新鄉
劉道衡鑑堂　輝縣

商　鎔蓮舫　平山
王燮宇調元　平山
郭　滋樹之　平山

參校及門姓氏

郭廉清雲溪　平山
郭申田西圃　平山
王之增盃亭　內鄉
王之錫松亭　內鄉

周易平說上卷

基城郭程先雪齋著

男□□晉泉補註

䷀乾下乾上 乾 此卦言君道五爻爲卦主

周易一書乃聖人教人以人合天之學乾爲天象故以爲首夫子於此卽示人以法天之學曰君子以自彊不息不息則誠人道一天道也然曰自彊以人法天仍存乎己而已矣元亨利貞天德也天道無爲故雲行雨施而萬物各正聖人奉天故乘龍御天而萬國咸仰此參賛之極功位

育之大效唯有德位之聖人能之龍陽物故取象焉六爻之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也初在地下故潛二出地上故見三人位故獨曰君子四在空際故曰躍五在天上故曰飛上則過而爲亢矣繫傳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其象旣定其占卽可由象而推九五剛健中正爲一卦之主二以同德相應故皆曰利見大人一以位尊一以德重皆無愧於大人之稱者也潛與亢地位相反故一則勿用以待時一則過用而致悔三四居二卦之間故反復其道進退可以綽然學者於此審乎己之所處當潛則潛當見則見或進或退一準乎時以爲行藏則成己成物無在非自彊之時卽隨在見不息之念此君子法天之學所以無分於窮達無別於顯晦而皆有當盡之事功也○文言者聖人擧一隅之敎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使一卦只言一事則六十四而止耳一爻只言一理則三百八十四而止耳然聖人言之不勝言也故於乾坤二卦反覆以究其蘊使學者知每爻之義所該甚廣非小象一語所能盡其他卦皆可由此而推讀易者參以上繫之七爻下繫之十一爻而聖人擧例之意亦

可見矣乾卦爲全經之首六爻之中本末兼該大小畢擧其脩己也有序其治人也有方聖人切指其故使人知易之爲敎皆平易眞實無高遠難行之事幽隱難知之理學者循其言以踐其實反躬而自得之則六十四卦可一以貫之矣發端推原四德見天人同出一源中庸言率性孟子言性善蓋本諸此下三爻皆在下之事而治平之略已具得時而駕則擧而措之耳確乎不拔守之固也善世不伐量之優也而又加以進德脩業乾乾不息之功則及時而用其勳業所就固不難與天地同其悠久而動可不應

徯志矣下也一段以人事明之陽氣潛藏一段以天道明之總以申天人合一之旨而卽以四德歸根於乾而結以人事天德王道不容分而爲二也末復卽六爻之時位而咏嘆之可謂詳且盡矣第學者於此當識其人德之有方進德之有序乃可下學上達庶幾於法天之君子蓋脩己者治人之本而脩己之事不外於言行至所以制其言行使其能謹能信者則在於閑邪存誠之一心然又何以知其邪而閑之知其誠而存之此非格物窮理以致其知固別無從入之途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格致之事也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居安而資深也至於知至至之則知無不盡知終終之則行無不盡德成於己而及物之事卽在其中由是而獨善則德博而化天下被其文明由是而兼善則風虎雲龍萬類同其劝順要以進德脩業有乾惕之實功故樂行憂違而無不可也惟其時而已矣二曰時舍三曰因其時四曰欲及時五曰奉天時上曰與時偕極可見聖人法天之學非誠無以立其體非時無以妙其用學者讀此一卦卽文言之所釋而反覆深味之不視爲聖人之空言而以爲聖人之苦心反求諸己率其本然之天性循循於下學之功自彊而不息自能協乎天則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

補註上下皆乾仍名爲乾上下皆坤仍名爲坤合之震巽坎離艮兌名爲八純卦學者須先明於八純卦之義以爲全部之綱領而餘卦皆可本此以推矣

孔子十翼當以大象小象分而爲二不當以上象下象爲分大象傳乃孔子所作義易之傳大象者但就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者言之故曰大非如每爻之象雜取衆類也易言以人合天之學故大象皆言人事其言先王者皆制作之事言后言上言大人者皆治民之事其餘皆言君子者易爲君子設人之操術雖有不同皆可勉爲君子也

潛龍見龍是象勿用利見是占終日乾乾是以占爲象或躍在淵是以象爲占餘可類推

文言傳是孔子推言文王彖辭及周公爻辭之義但名文言而不及周公者子統於父也

☷☷坤下坤上 坤 此卦言臣道二爻爲卦主

乾君道也坤臣道也君道主於帥臣道主於從故其爲元亨也則同而利牝馬之貞與乾之直言利貞者不同先迷後得主言當守柔順之常道也西南爲四陰卦東北爲四陽卦故有得朋喪朋之異地主靜故曰安貞吉彖傳言乃順承天見坤道主於成物所以終天之事非別有事也尊承所受於天者而厚以培之斯之謂德含宏則無所不包光大則積中發外人必有實德於己乃可言順否則阿循而已矣行地無疆順也而健在其中陰不得陽以爲之率

則無以呈其功故雖西南得朋而羣陰無主類行而罔所適從若東北喪朋斯專於從上得主而代終有慶此陰道之正也厚德載物言當厚其德以載物惟其載物故命爲德不然則亦物而已矣六爻之中二三四五爲用事之爻此諸卦之通例繫傳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也以中四爻析言之三五不正四爻不中惟二爻居中得正爲地之正位故爲一卦之主直方大言地之德也三四當進而致用之時値多懼多凶之地非善藏其用何以克濟三陽位主動故曰從事无成有終臣之正道也四重陰靜翕故韜晦愈深能如是然後可出而有爲黃裳元吉言乎臣道之成觀文言稱君子可見黃則蘊中和之美裳則見謙卑之意其元吉不待言矣初上二爻卽陰卦以明其敵陽之義所謂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凡易之道扶陽而抑陰故於陰之敵陽先致其謹示人以先事預防之意履霜不謹則爲龍戰聖人因此卦純陰故於卦之始終發之其垂戒深遠矣○乾之文言以誠爲主坤之文言以敬爲主誠敬者聖學之本聖人於首二卦發之示人以知要也乾陽而健故屬誠誠者中實之謂也坤陰而順故屬

敬敬者中虛之謂也然未可歧而二之也大學首重誠意而誠意以愼獨爲先愼獨者敬也卽所以存其誠也聖人於乾卦切指爲學之道反覆不厭其詳於坤則稍略焉蓋庸言庸行之實踐學聚問辨之實功無在非以敬將之未有心不一而可以言學者卽未有學不務實而可以言敬者苟無日新之功而終日瞑坐以爲主敬吾見其淪於空寂已矣況學未至則理不明理不明則應事無本必不能義以方外而不疑其所行古人齋居一室而天下之故無不在其胸中一旦舉而措之裕如也此之謂不疑也於三

曰陰雖有美含之人而不學則無美之可含四曰括囊非空囊也空囊則無待於括矣人之有學者處否塞之世懼遭物之所忌而韜光以免患君子之善藏其用也黃中通理則所學已就所養已純正位居體無入而不自得其積中發外有終不可得而掩者故暢於四支而有睟面盎背之容發於事業而有過化存神之妙此誠敬之至渾然不見其迹合內外而一之矣故曰美之至也

補註程朱之解有不必泥者如此卦主利二字程朱皆連爲一句究不如元儒余息齋以利字冠下二句爲當文言蓋言順也朱子讀順爲愼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用遜字代順字證之則順字亦不必作愼解

䷂ 震下坎上 屯　此卦言治天下之始初爻爲卦主

乾坤之後首列屯卦見天下治平之難也草昧初闢百務未張非可旦夕遽期其效而又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經畫故彖辭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五陽剛居尊爲君初陽剛在下爲臣初爲卦主其占與彖略同二以柔乘剛其進益難然能以中正自守終必獲濟爻辭以女子比之見君臣遇合之艱且以見二之專於應五也三不量力而躁進故吝四居大臣之位求賢以共濟何其明乎五君也剛健中正本有濟屯之資惜其爲坎陷之主爻故有屯膏之象

小貞吉大貞凶言治國與治家不同治家當始有之際宜節儉以厚初基治國當開創之時宜施恩以聯衆志象曰施未光蓋勉之也獨上陰柔無能而居屯難之極故阻於進而自傷然徒憂亦何益乎彖傳曰動乎險中大亨貞動則可亨矣豈可憚其難而自阻哉

䷃ 坎下艮上 蒙 此卦言啟蒙之道二爻爲卦主

王者之治世養先於教聖人之善世教重於養故屯之後爲蒙而需又次焉教人之道以導其天性爲先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之始生天眞未鑿物欲未染如山下之泉其出有源其流未濁擴而充之則可以放乎四海所慮者教不以正斯不免放溢四出氾濫而無歸迨其潰決已甚始從而隄防之此亦不及之勢矣彖辭曰利貞言不貞則不亨也初教之始宜正其法二啟蒙者也教法貴嚴施教貴寬故曰包蒙三不可教故不言蒙四獨遠於陽昏

昧無自而開則終於蒙而已矣使知其可羞而親師取友以自益庶有望乎五與二爲正應柔中善下巽以承教者也故吉上陽爻亦教者也居高而亢則過剛矣故有擊蒙之象發蒙之道寬嚴貴乎得中所謂以亨行時中也然其立教也有本其施教也有序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則身脩而本克端育德則漸進而序不紊教人之道無餘事矣

補註 納婦吉子克家是各占一事包蒙爲正占此乃旁及之占也易象所該甚廣舉此可以見例小象子克家兼上納婦言之故下句用剛柔接也總承上二句六三承上取婦爲言其從師不專之意自在言外

䷄ 乾下坎上 需 此卦言待時之道五爻爲卦主

以剛健遇險不足以困之也所慮者躁進致敗耳遇險貴信有孚信也光亨明於理也貞吉持重而不輕發也兼此三者則險可涉矣飲食宴樂便是樂天知命氣象常人之情事之始尚可稍待恐不能恒耳事之繼亦可少寬恐激於人言耳於是恃其果銳之才而冒焉一往未有不自陷於敗者無他不能敬慎故也需于酒食處險難之中而從容暇豫渾敬慎於無形彖傳所謂位乎天位者此也四與六陰也陰則乏剛明之才然四能聽五六能敬三以及初

二皆能取資於陽以濟險者也然則人之遇險者使已有其才當審於進退之宜而勿輕進已無其才當敬求羣力之助而勿自專則有功而不困窮矣

補註 需所以次屯蒙者爲治勿急於近功爲學勿入於助長皆需之義也通卦以敬字作主周公以敬字總結一卦孔子即於三爻預先補出敬字以爲入險之本皆聖人喫緊爲人處

☰☵ 坎下乾上 訟　此卦言聽訟之道五爻為卦主

訟之道以中為吉以柔為善五聽訟者也二以剛為險之主與五相敵上以剛居訟之極加五之上皆健訟者也肆其強梁必遭顛蹶一則逋逃一則被褫亦何利哉四質亦剛而處不得位退守其貞故能獲吉初與三皆陰也初甘居於退讓三自守其先德始雖鄰於巽懦終必保其安全故於兩爻皆曰終吉正與彖辭終凶相對慰之也亦决之也蓋九五剛健中正為聽訟之大人故直者得伸而枉者終敗所謂聖人在上而天下無冤民也雖然論語有之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申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大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務本之意也

☷☵ 坎下坤上 師　此卦言行軍之道二爻為卦主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師出以正而民猶不免受其毒況不正乎容民畜衆師之本也五為君位故言命將之道師直為壯曲為老故出必有名擇人而使復不以小人参之則權專而令行然為將者有為將之道過寬則威不立過嚴又無以得衆之心道在中而已矣二為軍帥故於此發之三不量力故敗四能自保故全此以人別之也初為行軍之始故申明法令上為奏凱之終故論功行賞此以事分之也末又戒之以小人勿用其慮深且遠矣

䷇ 坤下坎上 比 此卦言比附之道五爻爲卦主

九五一陽居尊得位爲衆陰所附故曰比比我者衆易有所偏則失正矣原筮元永貞不變其常也惟己不變其常故人之相附者爭先恐後皆有失時之恐九五曰顯比顯者光明正大無所偏私也三驅失禽邑人不誠總是開誠布公之意五陰爻皆宜比陽者也初爲比之始專於從善有積誠感通之念二與五爲正應四上承於五此三爻皆得所比者也故吉三陰柔不中正乘承比應皆陰此不知親賢者也上雖與五近而以陰乘陽昏極而亢象所謂後

夫凶正指此爻其能有終乎然則爲君子者不可有所暱而變其剛正之操爲小人者不可任其私而昧於親賢之義是則比卦之意也夫

䷈ 乾下巽上 小畜 此卦言進諫之道四爻五爻爲卦主

小過與大過對言小畜不與大畜對言後儒因其卦名相類遂生許多葛藤皆未察於本卦故也凡卦之六爻初上皆處於無位中四爻二四爲陰三五爲陽四五在上而尊二三在下而卑此諸卦所同也此卦一陰居尊得位而上下五陽應之故名小畜小者陰也陰得位而尊又以巽順行之故上下無不樂從惟其中之無僞斯其志無不行也四者宰輔之位大臣之格君非誠不應故四五皆曰有孚此一卦之主也小象於四曰上合志則言聽計從可知於

五曰不獨富則天祿與共可知上九於既雨既處之後而惕以征凶所以戒其過也魏徵於治平之後猶曉曉而不已亦未識所以召疑之故耳初二三皆處四之下者也初無位故曰復自道二與初同體居陰志下故曰牽復皆不待畜而自止者也惟三過剛不中不受四之畜而至於反目其失在三而四何尤焉爻辭取說輻之象所以爲三戒也文王彖辭密雲不雨惟取以陰畜陽之象孔子大象以懿文德亦取以柔畜剛之意武王於剛文王於柔故也後儒不明此義乃以文德爲小豈舜之誕敷文德亦可謂小

德乎總緣有大畜一卦與此卦若為對偶故種種遷就之說皆從此生不知大畜一卦主於上之畜下又取於下之自畜其學故為大畜與大過小過取於爻之陰陽相反者各有不同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身為大臣者洵能誠以格君和以待下於守己順命者善為養之剛愎自用者從而置之量而後入不為濫求自必血去惕出無外侮內疚之侵有安富尊榮之樂六如是則與小畜之義有合焉矣

補註 九三是別取一象見婦道臣道之不同

☰☱ 兌下乾上 履 此卦言禮制上爻為卦主

禮者君子所不可斯須去者也故繫傳列於九卦之首而以為德之基亦以見禮為制行之本非禮則無以立也然非和不可也上天下澤定分昭焉此禮之體也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故曰履和而至又曰履以和行和悅之至雖虎尾可躡安有不可感之人乎說而應乎乾上符天則用此治世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初言素履者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涉世尚淺昭質無虧雖獨行其願亦不至於有咎二以剛處柔不與五應安於在下而自葆其天眞此中有主

自不惑於利害禍福之說惟其能貞是以能吉而舉足盡坦途矣惟三不量其力處多凶之地而不安於無能其見傷必矣此在武人為于大君則可奈何以柔居下者而亦蹈之耶四以剛處柔故曰終吉五則過剛矣雖貞亦厲況不貞乎蓋禮者天則也帝王馭世奉若天道而已無與焉上為卦終禮之成也天之降福降祥豈有私意亦視人之所行何如耳其旋元吉言其致福之速也惠迪則吉捷於影響君子動必循禮本非有徼福之心而天眷之所加固常在此而不在彼也

䷊ 乾下坤上 泰　此卦言守成之道　二爻五爻爲卦主

自乾坤至泰乃氣運之一盛盛之極卽伏衰之機此天地消長之理使當此而耽於逸樂則否必速至矣聖人爲籌一保泰之方亦曰裁成輔相選賢任能而已而處之之道則惟有艱貞之一法境雖泰而心常危庶虎尾春冰可以小心而綿泰運五君位能任賢者也取象於帝乙歸妹者所以擬其降尊從下之意四宰輔之位保泰之臣也曰以其鄰則兼五言之矣故小象曰皆失實也初與四應賢才之方進也方進者未遽有爲故曰志二與五應賢才之已用也已用者倚任方專故曰行有賢君有賢相又有羣才分任其事乘此平而未陂往而未復之時上下皆以艱貞爲心則一德交孚國本永固而天祿可常保矣非然者不能艱貞而自恃其安迨夫城復于隍之時天命已去人心已離縱可以自保於近小不亦可羞也哉

補註包荒仁也馮河勇也不遐遺明也朋亡公也有四者之德而行之以中自足以保泰矣

䷋ 坤下乾上 否　此卦言救衰之道　五爻爲卦主

乾坤以後歷屯蒙需訟師比六卦之坎險始由小畜而履而泰致泰之難如此乃甫交泰而卽繼以否何致否之速也君子於此有處否之守焉有治否之用焉有休否之心焉前三爻由治而亂小人用事之時也初曰貞吉亨望之也二曰小人吉恕之也三則無復望之亦不必恕之矣故直曰包羞不言凶者無道之時小人道長不必盡蒙顯戮然遺穢青史千古汗顏其羞亦何時可泯乎五之其亡其亡休否之心也四之有命无咎治否之用也二之大人否亨處否之守也以否爲亨卽大象儉德避難之意時未可動則退以全身勢有可同則出而濟世又安有不傾之否哉否之後繼以同人大有見撥亂反治非一手一足之烈而艱難之後始能有裕大之規也

☰☲ 離下乾上 同人　此卦言交道 二五爲卦主

同人爲交友之義卦凡五陽一陰陰多則相比陽多則相爭卦名同人欲其相和而不相爭也凡人有私則爭無私則和有私則必各護其私而其志不能相通故彖辭曰利君子貞彖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人雖衆此心則同此理則同類族辨物者別其不同以歸於同也人惟窮理之功未至故所見不廣凡耳目所習者卽以爲是耳目所未及者卽以爲非旣不能博綜乎物理必無以通達乎人情州里之近且有所扞格而不行況能通天下

之志乎後世門戶之見各狃其偏私往往黨同伐異君子與君子爲敵皆未講明於同人之卦者也初無私係故无咎二有私係故吝三與四居二卦之間兩剛不能相下曰敵曰攻豈復有同人之義而三亢過剛其爭至於伏戎何太險乎九四以陽居陰始雖負固終能自處於柔則猶可以獲吉九五中正與二之中正爲應二柔而見凌五在上力爲救援此蓋以道義相通非以私意爲應求者故繫辭傳解之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其迹雖不同而心無不同心同則理同理同則臭味亦同也至於臭味相同則以爲二人可也以爲一人亦可也彖傳所謂中正而應者此也然未免有所專也若上則超然物外旣無私係亦無私爭是爲同人于郊之象本無所求自無所悔第較之同人于野猶未爲廓然而大公故小象曰志未得也楊文煥曰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

☲☰ 乾下離上 大有　此卦言處盛之道五爻爲卦主

日麗天中時照物阜此景運方升國家蕃昌之會也故曰大有大者陽也一陰居尊上下五陽應之則皆爲所有矣當國家承平之時人人有安享富貴之意然不可妄求也福善禍淫有天道焉順天則吉違天不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所以應乎天而順乎時也初九無位庶人之大有也艱則不侈其有故得无咎二居下而應五陽剛有爲才足勝任故積中不敗九三居下之上諸侯之象天子用享則保世滋大斷可知矣四近君公輔之位匪其彭則有而不

驕自無偪上之嫌何咎之有惟五爲天子之位虛已以得衆而天下之有皆其所有所謂天子以四海爲富也慮其過柔故勉以威如信以發志不止爲五言之上以信感下以信應上下之志相通乃可謂之交孚何也信則誠誠天道也誠能格天則爲天所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感應之理一而已矣上九天位故以天道統言之人之心各有天焉惟其志之所發不免於自欺則無以自信於己卽無以見祐於天而所有亦不能常保矣然則人之欲希大有者亦求見孚於天而已矣

☷☶ 艮下坤上 謙　此卦言讓德三爻爲卦主

大有之後繼之以謙聖人之教人切矣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千古成敗禍福之機爭於一念之敬肆天地鬼神非有降福降殃之柄也人自召之耳彖辭之亨就當下言之處以下人則在邦必達矣君子有終以究竟言之自視欿然則高而不危矣裒多益寡者君子用謙之實凡不謙者皆以己之長傲人之短以己之多輕人之少君子分已之多以及人取人之長以益己稱物以施而各得其平又安所用其驕哉內卦

爲艮剛健篤實以充其學者也外卦爲坤柔順敦厚以善其用者也人必有實德於已而遜讓乃可名謙若中本無有又何謙之足云初爲學之始謙於始故曰牧六二鳴謙楊氏以爲朋友講習蘇氏以爲同類應和皆爲有合三則有任事之功矣故曰勞卦惟一陽衆陰所歸故其占與彖辭同四爲大臣之位所處尤不容不謙上有柔君亢則近偪下有功臣傲則生嫌非撝謙何以順則乎五能謙得羣力之助則所向皆克是謙之用柔而剛無不摧也上居無位之地以謙得譽理亦宜然第推其爲己之志反有所未

得可征邑國言隨在可以自固仁聲所被不戰而服人也武勇云乎哉六二之鳴謙務實者也故曰中心得上六之鳴謙近名者也故曰志未得曰心曰志皆由衷出之則其謙發於內念之誠而非飾爲聲音笑貌以徇人也故君子之用謙又當以立誠爲本

䷏ 坤下震上 豫 此卦言處安樂之道四爻爲卦主

此勸人立志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處安樂而隳其志氣人之常情也豫之爲卦上震下坤坤主靜震主動又卦惟九四一陽餘五爻皆陰五陰之中上不中初三五皆不正中正者二而已陰喜靜陽喜動處豫而不動是溺於豫也溺於豫則死幾至矣此無他志不立也志者氣之帥人不隳其志雖處安樂而其氣常伸故能常處安樂也所貴於君子者不以一己之安樂爲安樂而以天下之安樂爲安樂苟天下由吾而各得其所雖身享安樂而無愧

九四一爻是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惟其震動而不溺於安樂故也初六志淺故鳴豫六三志躁故盱豫上六志昏故冥豫皆溺於境者五得中矣而柔而不正志亦不立所幸者中則不過可不至死於安樂耳獨二爻中正自守在坤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也以此處豫必能審於吉凶消長之幾而不以境遇之佚樂銷沉其志氣故五陰之中獨此爲吉繫傳稱爲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亦可以見其志矣然則如初如三如上者又安可不自震厲而甘以醉生夢死終哉

☱☳ 震下兌上 隨 此卦言隨從之義五爻爲卦主

人不可無自立之操此動而彼隨尙何自立之有而爲人所隨者要必有率人之道始足以致人之悅故聖人於此爲君子之率物者勉並爲小人之無守者戒也上下之情不通則無以成天下之務故彖辭無貶語然其所以大亨而无咎者則以居高而能下動協乎時宜也嚮晦入宴息待時而動也天下之勢不止則不行人之精神不蓄則不勇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未有無守而能有爲者陽主於率陰主於從卦之三陰爻隨人者也三陽爻

爲人所隨者也爲人所隨者不可以任其剛致有乖乎下柔之義初曰有渝變其剛也但不可不正耳出門而交非下柔而何四曰貞凶恐其不變也誠以孚下何咎之有九五亦曰孚待下之道惟誠能格大學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孚之謂也隨人者皆有所係戀而不自主故三陰爻皆曰係二係於初三係於四上係於五皆無自立之操二比暱三攀援上高自位置而心實不免於私亦窮之道也然則陽剛者固不可自驕而質柔者又安可暱於卑近而無自立之守哉故君子觀於隨而得處中之道焉中庸曰中立而不倚不倚則不妄於悅人而人隨之不然與物浮沉而喪其所守其不至身敗名裂者鮮矣此隨後所以繼蠱也

補註王用亨于西山是以事作證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之類但稱曰王則其爲文王可知言文王亨于西山會占得此爻居隨之極誠可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 巽下艮上 蠱 此卦言救敗之道五爻爲卦主

天下事大抵皆壞於因循苟且及其旣壞而振作之爲力亦不易矣然身當其責者固不容自諉也初至五皆言子道而臣道寓焉獨上爻言臣節者不在其位則不任其責所由與子道異也幹蠱之道有其德焉有其才焉有其志焉有其事焉有其意焉承以德承以意旣能救敗而又不失於令名此其上焉者也二曲盡其道三善用其才猶其可取者也獨四爻才德俱無坐視先業之墮而罔知盡道則謂其考之無子可矣羞孰大焉爲人臣子者不幸而遭

逢多故豈可不圖度於事始防維於事終以法先甲後甲之意哉

補註甲者數之首治蠱之道必從其朔三日者詳審之意先者究其致敗之由後者防其復壞之弊程子之說渾括之至其他衆說紛紛皆可不論

☷☱ 兌下坤上 臨 此卦言臨人之道初二兩爻爲卦主

於臨卦見君子立命之學小人不知命中人順命惟君子能立命立命者盡其在我不惑於運數之說非有定識有定力者不足以當之從古無能之臣多諉於成敗之有定則朝廷又何必以高爵厚糈旁求天下之賢俊哉臨之爲卦在陽德方長之時至于八月有凶亦示人先事預防之意初與二皆爲卦主然初之責輕二之責重責輕者志易行責重者任難勝二以陽居陰恐所慮太過預卜消之不久而順其自然則人事必有不盡者矣故爻辭勉之曰无

不利小象曰未順命也以得中之陽德上有虛已之君與爲正應互卦爲震有動之幾焉此豈自諉於氣數而因任自然者哉觀未順命之言而知其爲立命之君子也三爲來兌之小人以非道悅人甘臨之象憂之則改其側媚庶可无咎四與初應以陰應陽引賢爲助何咎之有五變爲坎水智之德也明以馭下自無不宜堯之欽明舜之濬哲胥是物耳上處無位之地以敦厚之德普臨天下此賢者以德善世之象有六五柔中之君以尊之有六四親近之臣以下之而初二之賢亦皆相與應和者也身雖處於世

外志實切於世中故小象曰志在內也明良會合賢才奮興雖以六三之小人亦革面洗心於其際由此以往則其卦爲泰有治法有治人自可覩久安長治之休矣又何運數之足以限人乎

䷓ 坤下巽上觀 此卦言居上之道五上兩爻爲卦主

君子之學以識爲先未有識不至而可以成己者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下四爻觀人者也上二爻爲人觀者也觀人者無遠識無以定己之趨向爲人觀者無誠脩無以立人之標準盥而不薦誠也誠故能化中正以觀天下即天下以驗己也五尊位故曰我生上無位故曰其生而其爲下所觀法則一也故皆曰君子昔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又申之曰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所謂君子者如是而已下四陰惟四與陽近於觀人之義爲獨善三次之

初與二則相去遠矣聖人憫其無識擬其象曰童曰女蓋深爲無遠識者警也然則何以擴其識而使之遠曰學而已矣學至則理明理明則見遠使不導以學而徒責其無識是何異持乳嬰而強之眺望入中饋而問以方輿哉亦不近人情矣

震下離上噬嗑 此卦言治獄之道五爻爲卦主

雷電交作取象於嚴明故爲治獄之道然非有哀矜之心以行之則適以恣其殘酷而已卦以六五柔中爲主故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初上無位受刑者也滅趾而不知懲勢必至於滅耳爲小人警也中四爻用刑者也二三震體主動故滅鼻遇毒皆有稍過之意四五離體主明故四以剛治而得金矢五以柔治而得黃金皆有合於中正之道無他四以艱貞行之則剛而不暴五以貞厲行之則柔而有威出以小心將以敬慎嚴明以莅

之誠信以入之平情以察之寬恕以施之治獄之道如是而已若不本於中心之惻而惟恃擊斷之威豈先王明罰勑法之旨哉

補註 四小象未光以其所治者爲豪強之族恐偏任其剛則心有所私而未光矣

離下艮上賁 此卦言尚文之道上爻爲卦主

君子不尙文而又不可以無文文之至歸於無文而文乃可貴其不尙文也非不尙文也無實之文是謂虛文虛文者無用之文也無用之文又何尙焉然則遂廢文矣乎又不可也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質與文幾無分矣質與文無分則見質不見文也亦見質卽見文也是謂無文之文上之白賁是也維皇降命秩敘攸分陰陽交錯天之文也文明以止人之文也止者何止於德性而已矣夫子曰仁

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者治世之大文也文而無本自治且不足況化成天下乎聖人觀於天人之故而於賁卦發之此可爲後世之尙文者法矣卦三陰三陽陽實而陰虛文而無實君子弗貴三陽爻有文之君子也陰虛主受六五柔而得中之君虛中以求賢六四柔而得正之臣虛己以下士皆與爻之義有合若二則主於應上而陰虛乃無實之文須者所以飾口以文而取飾於口則能言之未必能行之也躬行未逮何以能止初與三爲離之上下兩陽與二之中虛異矣而初不應於五而應於

四四者臣位能薦賢而不能用賢者也凡爲宰執用者皆奔走之才非公輔之器初有自立之操以貧賤自安雖舍車而徒有餘榮焉三則非無位矣而以陽居陽處下之上置身於二陰之間未免爲羣小所忌其濡滯而不行亦固其所所慮者屈於衆勢而變其所守耳爻辭曰永貞吉小象曰終莫之陵勉之也惟上爻以無文之至文獨立於崇高無位之地在艮爲敦艮與文明以止之義有合所謂抱道自重得志則爲賓師於當時不得志則立師表於百世可以化成天下而裕如者也嗚呼至矣

補註與上輿謂與上爻同輿上爲賓師之位二則文章待從之臣也人君崇尚道德則文學奮興矣六四曰當位疑言所當之位可疑也大臣求賢恐其疑於有私然四柔而得正誠於汲引故曰終无尤也

☷☶ 坤下艮上 剝　此卦言小人害正之事上爻爲卦主

氣運所至有非人力所能強者君子亦以時爲進退而已順而止之非果於忘世也消息盈虛有迭相循環之理嚴冬而栽植物必不生稍待則生意復萌矣剝當羣邪害正之時豈君子所能有爲養晦以待時守經以觀變留綱常於百世存人心於幾希幸而有濟則功在當時不幸而無濟則道全一己故其止也觀於象而不能不止也其行也順乎天而不能不行也此所以爲君子也厚下安宅者厚於下乃所以安乎上民爲邦本本固而邦亦固從古小人

之誤國未有不先剝其下者上能厚下則國本不可動搖矣此聖人探原之論也剝牀以足剝牀以辨猶未至於蔑貞也預推其害之所極而戒之蓋以其勢之未盛欲使人防之於早耳過此則難爲力矣三居羣陰之中獨能絕類以應於上亦小人中之可取者四迫近於五故曰切近災也五爲剝陽之主有非君子所恐言者聖人於此不更言剝而別取一象爲千古小人開一遷善之門且爲千古宮闈立一逮下之法亦可見易象所包之廣也率羣媵以承寵則爲賢妃率羣小以効忠亦爲順臣聖人於小人又何

嘗絕其望哉碩果不食言其必不可食亦見其必不能食也善人亡則邦國殄瘁而人類且盡故曰民心之公亂而益見道義之重窮而益尊迨夫窮極而反危而復安從前害正之小人且羣受君子之庇然後知君子所任者重如碩果之必不可食也向使快一己之私使善類靡有孑遺其不至同歸於淪胥者幾何哉

䷗ 震下坤上 復 此卦言謹幾之學初爻爲卦主

復卦爲君子愼獨之學亦卽求仁之方也一陽動於重陰之中人不之覺也於此而謹之加以擴充之功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所謂動而以順行也惟因其動而順以養之故隨其出入而無梏亡之害迨夫陽日長則同類相助其過漸寡至來復之期而其天全矣至日閉關所以養微陽也初爲卦主故曰不遠復不遠者謹幾之事也謹幾則意可得而誠意誠則心正而身脩象曰以脩身言脩身所必以也二曰下仁則初之爲仁可知柔順中正而親仁何休

如之三未免動而躁矣然能危厲其心而以義自制雖頻復何害四居五陰之中獨與初應是專以從道者也五爲坤之中故曰敦復敦厚於復德之成也成德而曰自成則其功仍存乎已而由人乎哉惟上爻以陰居陰獨遠於陽是迷而不知復也以此爲道無之而可蓋心爲天君旣不能復則失其本心全與天理相反雖欲免於凶而不得矣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補註上爻行師乃舉其大者言之坤爲衆爲國土故有此象土之數十故曰十年

☰☳ 震下乾上 无妄 此卦言立誠之道初爻為卦主

此聖人示人以存誠之學復者一陽初動誠之始也无妄則純乎天理矣故其占與純乾同又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所以防其動念之偶差而入於不誠也凡人中有主則妄念不生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外為乾卦天也為主于內則是天理為主而人事退聽人當有生之初無不各具此理故曰天之命也其猶有匪正者何也人性皆善而氣質容有不同無學以化之則理欲之界不明或有誤動於匪正者矣又或有明知其匪正而任而縱之者矣皆妄也妄則悖天何之而可哉物與无妄此聖人以誠馭世之學對時育物有多少仁民愛物之施非空言无妄也初爻動念之始故曰往吉堅其始也曰得志許其終也知所以致力矣而又慮其助長故二爻戒之未富卽後獲之意三處動極不免於災然以无妄而致災於心何愧四曰可貞者由震入乾以人合天漸幾於純之候也爻辭曰可期之也象曰固有勉之也五為卦主天理純而人欲不參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理欲之念不並域而居天理為主則人欲自不能累

又何疾之足慮哉上九之眚非妄也恃理而亢物或尤之欲君子善全其用也何以全之曰學故无妄之後繼以大畜

☰☶乾下艮上大畜　此卦言學之道上爻爲卦主

大畜一卦其中言學問之道出處之宜與夫國家之所以用賢賢者之所以行道無不兼備所言極簡所包無窮學者不可不盡心也外卦少男內卦乾天人當少時天眞未漓物欲未染正爲學之時也學所以存天理所慮者深造不以道耳內健而外止止所當止所謂貞也九流百家不足言學儒者學術偶謬亦不可爲貞不貞則爲異學以之用世且爲禍於天下國家聖人有深慮焉故於大畜之卦發之畜養也學而無實則空疎無本故彖傳曰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大象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識格物也日新致知也剛健篤實誠意正心也由篤實而輝光而脩身之事在其中矣多識而不要諸德則爲浮華爲支離日新而不本於德則爲懸解爲冥悟聖人之教由博反約積中發外不侈高遠不尙虛無此之謂貞畜之則爲德行之則爲道惟能大畜其德是以大行其道如濟川之舟楫雖不家食而非素餐矣艮爲止故兼止畜之義國家之於賢輕用則無以老其材賢才之用世輕試則無以優其學止之卽所以養之也以六爻分觀之下三爻賢者之象也初才弱安於藏脩二處柔甘於恬退所謂强學以待問力行以待取者也故當止而止不爲躁進不必四與五之過抑自能俟時而動若三則所養已優又有上九同志之接引則所往宜无不利矣然不可不愼也艱以處之勸以習之乃可善用其學矣四五艮體在上止賢之象也止之非不用之也時未至也故彖傳曰能止健大正也上九一陽在上畜極而通不惟三進而初二亦與同進此賢能同升之時故曰道大行也

補註　牙杙也見埤雅牿童牛牙豶豕皆兼止養二義五君位四相位皆操用人之權者也今皆以柔爲德

以止爲用是能善養賢才而愼於登進者也用人得當則有喜起賡歌之美故爻辭皆吉而小象言有喜有慶也

䷚ 震下艮上 頤 此卦言致養之術上爻爲卦主

人不能以無養養不以正則凶隨之孟子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此之謂失其本心觀人者但觀於此而其人之品見矣君子以此反觀而自省而一己之趨向可決矣凡爻陽實陰虛虛者待養於人實者人所資養初上二爻陽也上艮主有敦厚之德爲君所尊禮猶時存危厲之心故大行其道而澤及天下於由頤之義有合焉初震主與四應不安於下而求援於上者也夫初爲陽爻本有自養之資今乃舍己之艮貴而仰攀勢位之

崇是朶頤之象也何其不自重乎六二以陰居陰柔懦無能就養於下則違常仰希於上則不應象曰失類言五爲陰類不能以養人也三陰柔處動極以不正爲正而依附高位以利其養此小人之枉道求利者爻辭既曰拂頤矣又曰貞凶又曰十年勿用无攸利十成數也十年勿用是終不可用也彼所求者利耳曰无攸利則名實兩亡矣孔子復解之曰道大悖蓋深爲小人希寵者戒欲其力返於道庶不拂頤養之正耳四以上應下故亦曰顛頤然以大臣而求賢以自輔何吉如之子聞公叔之薦賢曰可以爲文矣上施光之謂也六五以尊承卑亦爲拂經者言其折節下賢不循常格頌之之辭也親賢如此雖質柔不能大有所爲亦不失爲賢君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非居貞從上資賢以養之謂乎此卦下動上止有類於頤凡養宜止不宜動止者德足致人之養而因爲人之所資養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動者不能自養而往求於人辱身賤行皆由於此上三爻艮體也故皆吉下三爻震體也故皆凶四與初兩相應求四吉而初凶者在四有下賢之美在初有干進之嫌也君子觀於此可知所以自處矣

䷛ 巽下兌上 大過 此卦言處過之道九四爲卦主

過而爲大過此時事之難爲常人所無可措手者也然君子處此無他道焉自嚴其操獨立不懼而已矣自晦其才遯世无悶而已矣能如是則處變而不驚自能從容暇豫審幾以濟事可以利有攸往矣彖傳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處大過之道已盡於此中者剛柔相濟之謂處大過之時太剛則招尤而決裂愈甚太柔則寡斷而艱鉅莫勝故必以中自處復以巽順和說行之斯可以往而得亨矣初以柔處剛二與四以剛處柔皆剛柔相濟合於中之道者

也故皆吉三與五以剛處剛則過乎剛上以柔處柔則過乎柔皆未合於中之道者也故皆凶棟橈棟隆卽本彖辭言之生稊生華特別取他象以示有濟無濟之義且以見二剛柔得中而所比者亦善五過剛不能得中而所比者亦不善其功過有不同也大過小過二卦聖人用以居上下經之末此衰世之意也

䷜ 坎下坎上 坎 此卦言處險之道五爻爲卦主

此聖人教人以出險之道處險人所時有使遇險而無其道則是易之垂教但可處常而不可處變矣其道維何曰信行險而不失其信乃一卦之宗旨第處險貴能守信而又不可以自滿不信則詐諼而人不我從自滿則驕盈而人不我助卦惟九五一爻剛健中正爲一卦之主是能不失其信而出險者也故曰坎不盈祇既平不盈是信而能謙祇既平言僅僅能平卽不盈之意小象申之曰中未大得中而不自大又何險之不可出乎九二雖亦剛中然不

能得正入險方深雖前險能出而後險方來以其剛中有孚故猶可以小得其餘四陰爻惟六四以柔承剛順而得正處國家多難之時能儉朴自守乘間以開啟其君故終免於咎初三不正上處過高既未能信又不能謙欲出於險不亦難乎

補註初在重險之下三居二坎之間上以陰柔居險極故其占皆凶惟四前險已過而居又得正故得无咎簋貳卽二簋用享之義朱子用晁氏之說以貳屬下句究不若王輔嗣郭子和以貳屬上句之爲得也

䷝離下離上 此卦言用明之事二爻爲卦主

上經以乾坤始以坎離終坎離者乾坤之交也下經以旣濟未濟終坎離之交也上經天道也下經人道也坎離爲上下經之樞紐故彖傳由天地日月而及於人事坎中實中實誠也離中虛中虛敬也離者兩相附麗之義重明以麗乎正言陽之麗乎陰也柔麗乎中正言陰之麗乎陽也人之明不麗於理則空寂之照不足以圖功人之柔不麗於實則外飾之文不足以致遠是敬者人之所以用其明而有立乎敬之先者故君子之學必先培其本也二爲卦

主故曰黃離二地位黃中色平實無文實爲天下之至文人之學能含宏廣大敦厚篤實如此則敬以直內藏其明於不試而明無以加矣明以見諸事者爲驗近以治一身遠以治天下初曰履以一身言也上曰邦以天下言也初宜正其趨乃免於錯然之咎上能致其用乃足符有嘉之占初以敬始上以正終惟不矜其明斯明無不至也五爲君位明燭於幾先而不忘戒懼所謂生於憂患者此也惟三四居二卦之間兩剛相偪兩明相射各有矜才之意爭勝之心則其不能敬也明矣故三則哀樂失常蕩而無節四則躁妄不制亢以召災皆不善用其明之過也蓋人患不明而尤患自恃其明惟平時有格致之功則明皆麗於實而明得其正象言利貞是也臨事有柔順之用則有明而不恃而明無不行彖言畜牝牛是也然其功不可不裕也古之人唯日不足日新又新顧諟明命期所受於天者常惺而不昧博通衆理使所施於世者因應而不窮此大人緝熙敬止之學擴而充之卽以成一世之文明大象所云以繼明照于四方此之謂也

補註三日日昃則初爲日旦二爲日中可知日中者日之方盛故二獨言離前三爻爲晝後三爻爲夜四

爲初昏向晦之候月晦可知五爲正子天心來復之時也故其占亦吉上爲復旦去暗就明故有嘉也離爲戈兵故有出征之象

周易平說下卷

共城郭程先雪齋著

[illegible]學孫愼晉泉補註

䷞艮下兌上 咸 此卦言感通之理四爻爲卦主

咸者無心之感動以天者也人心不能有靜而無動動以天則順理而吉動以人則從欲而凶此聖學入門之始故下經以之爲首而恆次之恆亦作聖之基也感無不通故亨利貞卽從理之謂取女吉以人事明之少男少女之感亦動以天者也天地聖人豈能外人情以爲治化哉大象曰以虛受人惟虛故能受人之感亦惟虛始能感人程子曰有主則虛有主者以天理爲主而無私欲之擾故虛也凡爲學之功肇端於動而歸本於靜大學之誠意爲入道之始意者心之萌處動者機也於此而能誠則貞矣貞則雖動亦靜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皆天理之流行直合外內而一之矣中庸之愼獨孟子之不爲物引皆守其天理之貞而不牽於物欲之感無二道也卦之六爻卽人身取象下三爻小體也皆不能自主四爻爲心之位故直以愼感之道言之繫傳所解可謂詳盡學者欲求入道而不由乎

此則理欲之界不明未有不愈求而愈遠者九五咸其脢脢者靜而無爲然不能如心之能思亦塊然一物耳此譬之佛氏之學專主於靜而不能物來而順應君子所弗貴也故不動雖可以无悔而聖人曰志末也言不知本也所謂本者格致誠正之脩危微精一之旨深造自得所學在我隨其所感無不因應而咸宜凡以循乎天理而已無與焉所謂精義入神窮神知化者此也上六兌缺象口體道在心而空言無當口說而曰滕聖人之戒之者切矣

補註初以陰居陽與四相應故曰志在外六二曰順不害言順理而不妄動則不害也就其隨謂以隨人爲執守也咸恆二卦泛言人道故五爻皆不取君位

䷟ 巽下震上 恒 此卦言持久之道二爻爲卦主

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恒所關之重如此然恒之爲道似易實難日月四時之不息一至誠無息之體也故有恒爲作聖之基而即爲聖功之成彖傳曰巽而動大象曰立不易方此可見循序漸進爲能恒而欲速進銳不能恒也初巽主方事之始入之過深則難乎繼矣四震主動而無節窮大失居則鹵莽無成矣三巽之極進退不果故動而招尤上震之極虛憍自矜故喪其所得凡此皆不能恒者也惟二五得中爲能恒矣而五以柔處剛有乖於丈夫之道則猶不如二爻之以剛處柔得中而巽爲能久於其道有合於恒之義者也合一卦之六爻惟九二僅免於悔亡甚矣恒之難也故夫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 艮下乾上 遯・ 此卦言隱遯之道上爻爲卦主

於晉見君子之求志於遯見君子之知幾遯非君子所得已時爲之也時當遯而遯身雖遯而道則亨曰小利貞可知大不利貞矣利者害之反至以貞得害而君子能不遯哉二爲卦主小人之受知於君四陽皆因以遯者也當見任之初身未登宰輔之位尚不至於縱恣使預爲制之時事固可爲也執用黃牛爲爲君者告也亦爲衆君子告也聖人明知其勢之方長而當此之時別無他道故不言其吉因遯以遠爲高故肥遯爲上次則嘉遯次則好遯皆不係於私者也三則與二陰同體不免有所係矣有所係則遯不能决而禍必及之曰有疾厲勉之以斷也惟初居於最下故爲尾處二之後尚爲未用之身知其不可而不進則不罹其災初與二爲同類非能遯者聖人悚以覆敗之機使其畏禍而不進所以分小人之黨也初不進則二孤而勢或可挽安見人力不可以回天心哉此聖人不得已之思也

補註凡卦有成卦之主有主卦之主如此卦初二兩爻爲成卦之主五爻爲主卦之主理本顯然然卦既名遯自當以遠遯爲高故卦下之註以上爻爲主

䷡ 乾下震上大壯　此卦言用壯之道二爻爲卦主

此教人用剛之道人無剛不足任事過剛又足僨事非禮弗履有以立剛之體所謂自反而縮天下之大勇也第剛在內而動於外或鄰於躁妄惟剛德而以柔處之乃得正而吉彖言利貞貞者剛柔相濟之謂也二與四以剛處柔故皆曰貞吉初與三以剛處剛則過剛矣故曰凶曰厲五上本無剛德不足以任事五自安於喪無悔厥心尙屬安分上以動極之爻不量力而冒進至進退失據始自悔其不詳不已晚乎爻辭懲其冒進而教之以艱小象抉其病根而謂其不詳果能充以學力詳審於進退之宜而不敢妄動縱不能有爲亦可免於咎矣

補註　征凶有孚作一句是信其必凶也君子用罔言无所用其壯也

䷢ 坤下離上晉　此卦言仕進之道五爻爲卦主

君子之進必本於明自明而誠此大賢以下所共由之道也大學言明明德曰皆自明也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明明德者新民之本能脩己則能安人在推己而及之耳彖辭因離上坤下有君臨天下之象故以康侯言之康侯者能脩己以安人者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非德足長人何能堪此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上承明君得行其志則能明明德於天下矣初柔而在下脩德之功未至故不能取信於人而進而見摧

惟盡其在己從容以俟之則天爵脩而人爵從之耳二之愁如非愁其無應也愁其德不足以感人也德至則同德相應矣惟三居下之上物望所歸此德成名立之時也以此而進安得有悔四不中不正竊位苟祿非惟無德並且無才位高不能勝任雖無大惡亦必危邦此小人之倖進者曰位不當言不稱也五爲離主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才稱其位何悔之不亡身當其際者不患君之不用而惟患德之不脩得失无恤不志於穀而祿在其中矣此非明良遇合之慶乎上九剛明太過圭角不化不以自治而惟

喜攻人之瑕此恃才傲物而無反己之功者也凌人者人必反之知其可危而戒之則吉而无咎若以爲貞而不變則心役於外而已德終以不脩何羞如之故小象曰道未光也

補註 雖惟通雖用伐邑言伐邑之外皆不宜也

䷣ 離下坤上 明夷 此卦言處晦之道二五爲卦主

文王繫此卦但曰利艱貞其中包括無限周公於五爻明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孔子作彖傳遂直指爲文王之事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後儒考其時證其事以六爻所繫之辭各有所指於理亦自可通蓋周公嘗曰有不能顯言者卽箕子一爻觀之而其餘亦可推矣初九夷齊之事也六二文王之事也夷于左股卽羑里見囚之意用拯馬壯蓋指散宜生之輩三與上應武王之事也楊誠齋曰恭行天罰南狩也

勝商殺紂得其大首也須暇五年是不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得志也六四者微子之事胡雲峯曰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五爲箕子則上六之爲紂無疑矣下五爻皆明而晦者也若紂則不明而晦者也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豈非千古之炯戒乎明夷之卦以明而見傷故曰明夷而用明夷之道則貴於處見傷之時而卒不見傷先儒謂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難箕子之難在一家故曰內難其盡道不同而道無不同也晦其明

而已矣晦其明則不犯暴主之忌何不利之有然則大象又何以云用晦而明也大象者伏羲之易傳也處常之道也處常則用晦而明處變則以明而晦故曰易者易也

補註初爻垂翼卽冥鴻之意初離體有見幾之哲故當見傷之始而翛然遠舉不恤人言程子比之穆生袁閎楊氏以爲伯夷太公皆同一意六四一爻程子以爲小人之逢君肆惡而朱子不從

☲☴ 離下巽上　家人　此卦言治家之道五爻爲卦主

治家有本脩身是已治家有法明禮是已言有物而行有恒所以脩身也而不誠則不足以服衆曰有孚曰反身則誠可知矣初曰閑有家所以明禮也而不嚴則不足以持人曰嗃嗃曰威如則終不變矣若是者義也而恩卽行乎其中蓋治家之道必期恩義兼盡乃可以亡其悔而保其終義盡故不失節恩盡故交相愛此治家之效所謂正也夫天下者家之積也人各正其家而天下有不定乎哉本義以上爻初子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弟有一家之象故

名家人以爻之尊卑言之五爲君故曰王四爲臣故象曰在位三與二在下之家也故男主率而曰嗃嗃女主從而曰中饋初與上治家之始終統上下言之也治家之道以嚴始以嚴終故初曰閑上曰威閑者自我而行之預防其變人不得而知也故曰志志於未變而立之閑則可以不變威如者自人而服之端型於上人共得而見也故曰身身示之則而誠以格人乃可以終吉家者國與天下之本聖人重焉故其慮之也周而言之也詳文王之彖辭但曰利女貞所以探其本也家道之正始於閨門詩首關雎書

重釁降同此義也要而言之端本善則威信素著身正而家無不正者上也其次則與其過寬不如過嚴矯枉過正僅得其中所謂節也不失其節而家道可成故四曰富家大吉富非財足之謂禮所謂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爲家之肥者此也至於王假有家則以德相感以心相應此王者以天下爲家也六十四卦莫善於謙然謙卦三言吉而此卦五言吉謙主循此主齊廣狹不同也謙卦言利而此卦不言利治家之道易失於貪苟非裁之以義而行之以禮必有悖入悖出之患君子之所深慮也

䷥ 兌下離上 睽 此卦言求合之道二五爲卦主

能睽然後能合此天地自然之理苟一於求合則阿欲曲從而已矣君臣之遇朋友之交莫不皆然故陳善閉邪者所以致其恭勸善規過者所以輔其仁惟其能明是以相說惟其能中是以相應曰小事者兩人志意之合未及乎治理之大也然未有志意不通而可相與以有成者故彖傳推及於天地萬物而睽之時用之大亦可見矣君子之學以同而異亦以異而同禹稷顏子異地皆然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必强天下以從己是未觀於造物之

大也卦旣取於睽而能合則六爻無不相合者但時有遲速遇有顯晦勢有順逆故同一合而其情不同聖人難顯言也亦不能盡言也而特假象以傳之曰馬曰牛曰豕曰鬼曰輿曰車曰弧曰惡人曰元夫曰婚媾皆卦中自具之象人之情僞百出總不出疑信兩端疑則相睽信則相合疑則變態百出不可以耳目窮信則幻境俱消初不以形骸隔讀易者不泥其辭則其意得矣二與五三與上以應而合者也初與四以不應而合者也不應而合者意無私繫乃爲眞合故曰交孚孚者信也曰交孚則兼初言之矣

以大臣而觀之非與賢有私也況初之喪馬勿逐得失不以關懷見惡人无咎好惡不以係念上以信求下以信應前固有顯晦之殊後卒見協恭之雅是始雖孤而終未嘗孤始雖厲而終免於厲矣又何悔之不亡何咎之不去何志之不行哉二與五為一卦之正應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也故遇主于巷不嫌於委曲傳巖莘野道在則然也五以柔中之君虛已以求之依以為宗而擬於噬膚之合其信之也深矣惟三以不正之陰處危疑之地上以不正之陽處無與之鄉相應而實不相應也故上亦

曰睽孤而疑從此出矣曳且掣則已不自主天且劓則身且受傷心不自信何以求信於人見豕見鬼張弧說弧無非以疑召疑而其合也難矣然卦取於由睽而合則終必有合也蓋五與二陰居上而陽居下故其合也順三與上陽居上而陰居下故其合也逆无初有終其遇剛有別於二故也是故時不同境不同事不同皆睽也所見不同所遇不同而皆歸於合則同一合也此誼明則一德交孚上下有協和之美此道微則黨同伐異國家釀離析之憂其所關非淺鮮也可不謹哉

䷦ 艮下坎上 蹇　此卦言處蹇難之道 二五兩爻為卦主

坎卦重險是已入於險此卦外險內止是未入於險已入於險必求出險未入於險則不可蹈險然非智者不能也有大智有小智有私智脩德則自誠而明反身則明非外鑠此大智也大智無他遇變而以常處之則履險如夷所謂貞也否則恃其機巧之用以期有濟勢必動而罔功又安能正邦哉西南坤方平易之所東北艮方險巇之地曰來譽曰來反曰來連曰來碩皆見險而能止者也能止則脩德以待時時可往而往自不蹈於險故曰蹇之時用大

矣哉二五不戒其往者二五為君臣之正位身當其責不容自諉彖傳所謂往有功以正邦正指此二爻言之匪躬之故事君能致其身也大蹇朋來得羣力之助也當大蹇之時上有剛明之君下有任事之臣又何蹇之不可濟哉乏有為之才在人君用之何如耳六爻惟上爻言吉以其處無位之地當出險之時故有來碩之喜然必俯從乎五乃可成濟時之功巢由之介節固君子所弗尚也

補註　四與三連故曰實凡實皆指陽

☵☳ 坎下震上 解　此卦言善後之道五爻爲卦主

蹇利西南蹇而解故亦曰利西南難旣解可以復矣有攸往夙吉言當蚤圖善後之事也當大難削平之後宜安靜以培其氣惟慮小人之多事耳卦之大意總以去小人爲主初以小人而安於靜故无咎二四兩陽爻君子也四承五爲親臣二應五爲重臣重臣得君之委任能操廢置之權除邪媚而尙中直乃爲合於中道三才不稱位位終不保四以以大臣而應初之小人小人進則賢人遠矣可不解而拇乎以初爲拇惡之也五爲君位卦之主故以去

小人之道正言之上居最高之地乃小人之有權力者射之則害去故小象曰以解悖也合而觀之五爲君位二與四爲佐理之臣其餘三陰爻皆爲小人之象初欲攀附於四者也絕其係援則無慮矣三居高位驕盈已極上處勳極陰鷙特甚不早除之必且滋擾而難將復作故繫傳於此二爻三致意焉有國家者尙知警哉

補註　天下之難旣平故无所往

☱☶ 兌下艮上 損　此卦言用損之道三與上爲成卦之主五爻爲主卦之主

損益二卦國家消長之機也損上益下其名爲益損下益上則名曰損損益之名主於在下者言之損益之實不僅在下者受之也用損之道必行之以誠誠至則二簋可格鬼神況於人乎卦取損下益上則下三爻皆損己益人者也然爻之取義與卦不同竭其貨利則上下均受其傷竭其才能則上下各懨其志卦以三上爲主故三但舉卦所以名損之例而不著其吉凶上之爻辭與彖辭略同而申之曰弗損益之弗損於下而有益於上惟臣之效忠於上

者有然君臣相遇國爾忘家其得志爲何如初與二皆在下之剛也初應四四爲虛己之大臣能損其自滿之疾引賢爲助以下益上相得益彰故遄往在初遄喜在四而皆爲无咎但初爲悅體當量而後入耳二與五應五爲柔中虛己之君是能誠以孚物儉以自守而不肯損下以益上者也二但自處以正不必貶志以從君而君之受益已多矣五曰或益之或之云者其益無方之意十朋之龜弗克違言其理如是不卜可知也合而觀之初於四曰合志二於五曰中以爲志三於上曰大得志非相孚以誠安能損

益盈虛與時偕行乎哉

補註大象但就一身言之和說爲懲忿之方艮止爲窒欲之要忿與欲皆身心之累損所當損者也

☳☴ 震下巽上 益 此卦言受益之道初與四爲成卦之主五爻爲主卦之主

損上益下益而上亦益故名益然上之益下也在治民之得其人惠民之有其政因天之時乘地之利不必瘠己以肥民而其益無方矣遷善改過言脩己之益也彖傳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凡益之道無論脩己治人皆以巽而能動爲善巽則有受益之地動則有獲益之理天下未有弱冗自恣偷惰自安而能受益者也初爲動之主故曰利用爲大作在下無位非大有所爲何能有益於世二虛中故受益無方三以動極而處多凶之地非以誠信振奮於

憂患之中何能益己以益人乎四爲巽之主柔順承上虛己下賢雖有非常之舉亦必獲濟五爲益下之君四爲益下之臣君臣同心以益天下又何往而不利哉故小象於四曰益志於五曰大得志言其志同也六爻之中惟九五言惠言德恩必歸之君上也然曰心曰有孚則其益下也固出於至誠惻怛之念而非口惠之文要結之術所可同日而語也惟君能有孚以待下斯民亦有孚以應上是我惠民民亦惠我豈非兩受其益哉其元吉何待問焉獨上九以不正之陽居高而亢不能益下反欲下之益己此其

立心之偏豈有得益之理其亦不免於外侮也矣

補註中四爻惟五爻中正居尊其三陰有坤象坤爲土爲衆乃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故三陰爻曰王曰公曰享帝曰遷國曰用圭皆緣五卦有坤象而五得位之故彖傳曰中正有慶專指五言之也

䷪乾下兌上夬　此卦言去邪之道五爻爲卦主

讀夬卦見小人之禍烈且以見退小人之難也五陽乘方長之勢一陰値將衰之時決之似易矣然上曰終有凶若曰下未能遠去者然五陽爻皆象君子並未有言吉者初不量力而得咎二能自防而勿恤四雖悔亡受傷已甚三之正五之中不過曰无咎而已且於三則戒其淺而無謀於五則慮其牽而寡斷皆勉之以夬夬五爲衆陽之主三與六爲正應五有專責三有專任皆宜夬所當夬故皆曰夬夬夬夬之道彖辭所謂揚於王庭孚號有厲彖傳所謂

健而說決而和是也內健而外和說則不至壯于頄矣聲其罪于王庭而開誠以告衆危厲以誓師則不至牽於私矣以衆君子決去一小人而其難其愼至於如此然則小人其可畏矣哉

補註大象但卽上下兩象取水滿則溢之義施祿及下以居而不散爲忌所以預養人心如水之就下而澤物居德卽屯膏之意德宜廣沛於平日不待臨事而孚號有厲也

䷫ 巽下乾上 姤　此卦言閑邪之道初爲成卦之主二五爲主卦之主

去惡於方萌則易爲力制亂於始兆則易見功夬以五陽決一陰而不勝其難爲其害之已深也姤以五陽制一陰而綽有餘裕乘其黨之未盛也初曰貞吉望小人之自化也曰有攸往見凶欲小人之自止也明知其蹢躅之性莫之能改而猶復諄諄然勉之聖人之厚也二位應五獨得君之委任旣與小人相遇則一己制之有餘矣何煩衆力哉魚陰物小人之象包者寬以待之寓嚴以束之制其生死之命在我而已我爲主故餘皆賓不及賓則賓可不勞

矣然當衆正盈廷之時人皆以立功爲榮以尸位爲耻故三之躁至以貪功而身不安四之剛至以曠職而下不附皆以不得制初爲憾也五君也廣其庇蔭蘊其條理寓嚴密於寬大之中而小人自無所逞其惡安在志之所存不可以轉移天命哉至上九則更與初不相及無功雖云可吝無位亦復何咎則是上有九五以主之下有九二以制之餘皆可相安於無事矣去小人者尙其決幾於蚤哉

補註　象辭但取陰陽相遇之象女壯之義程傳爲長勿用取女節勿用小人之意欲人主愼之於早也象傳只不可與長也一句已盡象辭之意其餘皆推言卦之名義

䷬ 坤下兌上 萃　此卦言萃聚之宜四五爲卦主

萃於卦氣位在西北處陰陽相戰之際乃小人與君子爭權之時也他卦皆以陰爲小人此獨以九四一陽爲小人蓋因其當權用事陽托於忠藎之名陰遂其脅君之志非有剛明之君以制之事遂有不可問者矣孫鍾元先生曰卦體似比比以五柔比一剛萃以四柔萃二剛多九四一剛爲權臣分五之權也諸爻從此起義萃九五剛中上下皆應能壓制之故無害大體而得以名萃也萃亨亨字人君之亨下亨字人臣之亨五剛中正大人之象二柔中正

見大人之象九四不中正勢鄰於五有權門私萃象故利貞末二句神人交萃之意也在萃之時祇當從君不論正應初與四爲應依附權臣必受其害故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若呼籲求萃於五庶可往而无咎二正應於五象辭所謂利見大人者也引吉謂引初與三以從君也當强臣攬權之時能誠敬格君復引同類萃於公朝以披權臣之黨何咎之有三近四而與之比故无攸利若悟其失而往從於五亦可避咎但其始失身權門未免小吝耳四爲權臣而亦曰大吉无咎者言能改其跋扈之惡上順乎

君則禍福之機可以立轉所以勉其忠也九五爲剛中正之君雖下有强臣若能乾綱獨攬使有位畢萃於己自不啟臣下覬覦之漸或有自附於私而未孚者已惟以元永貞處之而悔自亡矣蓋元爲仁道施之以仁而不變其守則以光明待臣下彼小人雖有不正之志其何所施焉上居位外爲悅之主乃依阿權臣而獲戾者也當勢窮之時而自悔其失尚可免咎亦孚其悔罪之意也六爻皆言无咎而所以免咎者不同五以操魁柄固人心而得无咎二以進賢而得无咎初與三以從正而得无咎上以悔過而

得无咎四宜有咎矣而能洗心革面變其偪上之心化爲吉人亦得无咎彖廣言萃義故兼及假廟用牲之事六二之爻辭卽因之除戎器戒不虞所以預防於事先也大象爲先天易傳故多探本之論

䷭ 巽下坤上 升 此卦言進德之事五爻爲卦主

晉曰進漸亦曰進升亦進也晉曰明德進而脩己也漸曰善俗進而用世也升則爲進而力學之事學不根於心性則無本順德者順而不害率性之謂也學非由於格致則不實積小以高大則與空虛之學異矣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順之卽所以尊之積小以高大卽道問學之事也學非由於積小則行遠而不自邇登高而不自卑揠苗助長卒歸無用欲其下學上達豈不難哉用見大人親有道也征行也南者嚮明之地南征吉就高明也惟學遜志厥

脩乃來故曰柔以時升親師取友非謙則不益非誠則不應巽而順剛中而應自有得亨之理文王曰勿恤去其疑慮而進之也孔子曰志行探其心意而鼓之也兩聖人誘掖之苦心先後同揆千古如見學者讀此亦可以知奮矣初能謙故吉二能誠故利三過剛不中旣不能謙又不能誠志高氣傲所向無人則終於無見而已矣四以柔處柔居高能下非文王之望道未見孰克當之六五則下學而上達矣惟其能順乎德故曰貞惟其皆由於積故曰階學至此庶可語於成己成物之事矣故曰大得志也上六質

昏而志亢任一己之昌昧而悍然不顧其用力愈勤其離道愈遠聖人憫其無識惜其徒勞爲之轉一辭曰利于不息之貞小象復警之曰消不富消則日漓其德性不富則終歸於無有此蓋課虛守寂不由窮理格物而入者彼其冥然一往自以爲有捷獲之功不知學不由於積累則無深造自得之益而德性無以涵養必日消學問無所據依何由富此聖人所深惜也使其憬然悟翻然改以其不息者用之於正則其學日富其德日升一轉移間而嚮晦者遂爲嚮明之動其效必可覩矣

補註二之誠四之順皆足以格鬼神亦焉往而不利哉二以剛應五四以柔承五皆於見大人之義有合故皆曰无咎也

䷮ 坎下兌上 困 此卦言處困之道二五爲卦主

此君子處困之道困與坎不同坎不過重險而已困則水歸澤中無可出之勢如君子爲小人所困力不能展故名爲困然君子之身雖困君子之道則亨困而不失其所亨雖見困於人必見諒於天二曰利用享祀五曰利用祭祀當此之時力無可展此心惟有天知不愧於天卽終於困而道自亨又誰得而咎之卦以剛掩爲義三陽爻君子也統爲初上二陰所掩而二又近爲六三所掩五又專爲上六所掩故此二爻爲卦主乃小人本欲困君子今觀六爻爻辭不惟君子困而小人亦困從古未有小人害君子而小人可以保其終者且二曰有慶五曰受福四曰有終君子之困在一時君子之不困者在萬世而初則不保其身三並不保其家上以縛人者終於自縛危人者終於自危僅以末路之悔而得以自贖則小人亦何利而必欲困君子哉抑亦可以知返矣

䷯ 巽下坎上 井　此卦言修己之事五爻為卦主

蒙卦學之始井卦學之終蒙之功責在於師利用養井之功責在於己利用脩能脩己則能治人勞民勸相皆推脩己而及之耳自脩者戒其無恒戒其助長尤戒其隳於垂成改邑不改井有恒也无喪无得不助長也以羸瓶為戒不隳於垂成也三者備矣乃可言自脩之方性善之理稟賦於天濬其源而擴充之則不汩於欲而有成己之功否則錮於井泥之不食矣卑汚不能自養安能及物其為時舍纔不亦宜哉若知所以自新矣而為學之道又不可以無與也雖有美質苟無賢師友之助亦不免下比於小人而不能上達鮒為井蛙不能親賢而悅不若己者處是自倣也若九三則剛而得正故不受物之汚而能清其源上有應與故能得人之助而身受其益如是則可以成己而及物矣然功不可以或懈也君子之於學終身焉而已井甃无咎則層累益上而其出不窮至於冽而可食收而勿幕而及物之功大矣至於及物而脩己之功乃可以告成矣故象傳以大成終之此為學之全功也

䷰ 離下兌上 革　此卦言改革之道二五為卦主

革命者王者之大事非誠信素著其能行乎信字乃一卦之綱已日屬土土德為信已日乃孚者已之後為庚庚更也乃之云者其難其慎之辭也初為事始未可云革二有中德屬土又為地位故其占與彖辭同然曰已日乃革此時尚未革也逮三以有孚者申戒於事前四以有孚者昭示於臨事而九五大人之革命可以取信於天下矣曰文炳曰文蔚所謂文明以說也上六既革之後當靜以治之不可過用紛更庶信之入民者深而鼎新之象可覩矣

補註　象傳廣言卦義天人家國一以貫之大象單言明時一事以其統貫古今上下皆不能外之也

䷱ 巽下離上 鼎 此卦言用世之學五上爲卦主

鼎繼革之後取自新之義焉居震之前取自立之義焉君子之學非自新無以滌其源存理先以遏欲也非自立無以植其本有守而後有爲也人孰不有耳目聰明之用而不能遜志則未合於柔巽之義不能上達則未協於上行之旨或任氣質之偏而有過不及之弊則非得中也或守固陋之見而無就有道之誠則非應剛也故必取象於鼎始於自新繼以自立德充於己功被於世而大烹之養非斯人莫屬矣初曰出否自新之道也凡去私者用力貴猛

克治務盡至於顛趾則無幾微之或留矣欲去則理可存理貴於實矜奇炫異有秕稗粟之用非實也課虛守寂鄰於清淨之歸非實也象曰愼所之正恐其誤入於不實也所之者能愼矣而淺嘗輒止無饜飫之獲將斯理終非我有亦非有實也至於有實則此心惟有天理而欲之損我者自遠是所學在我而世之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一聽之在人時不至則行塞而雉膏自存時可行則利用而玉鉉叶吉此貞可與共食天祿而無愧大烹之養者故二曰有實五之象卽曰中以爲實言二有中實之德而五能虛中以用之則二之實皆五之實也上爲功成之候故獨爲最善合而觀之二言吉三言終吉上言大吉此三爻其位不同其人則一也惟能有實德於己故獨善兼善無所不可初之无咎正其本也五之利貞善其施也言乎其學之始終也惟四爻居鼎腹之上其象爲口滿則致覆必然之理如身爲大臣剛果自用不能求賢以自輔其不至敗國亡家者鮮矣繫辭傳於此一爻反覆而申言之其垂戒之意深矣

補註 象辭吉字不必作衍文六十四卦各有其義不應此卦獨與大有相同正位凝命舉其大者言之初六得妾以其子乃別占一事小象從貴一語遂兼釋之初陰柔無位而應四又有小人攀援在上之象四居大臣之位不中不正而應初六之小人乃暱於所私而蔽賢竊位者也九三剛正爲其所隔故曰行塞然學成於己終必見用故又曰方雨虧悔也

☳☳ 震下震上震 此卦言奮發之道初爻爲卦主

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生有生之幾恐懼是也聖人於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又曰恐致福也蓋能恐懼則必脩省能脩省則必致福敬肆之分卽禍福之本學者於此不可不謹也震以一陽初動於下而重陰錮之於外非大有力者不足以勝之然善念一動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大勇所加百邪自退惟在一念之震奮而已初爲卦主故其占與彖辭同四雖陽爻而陷於四陰之中其受錮更深又以陽居陰不中不正雖善念偶動而旋起旋滅

不能自主其汩沒於人欲而不克自振亦可見矣其餘四陰不能自振而又不可不勉者也君子而不自振則流爲小人小人而能自振則亦可幾於君子聖人不絕人爲善之路雖在小人亦未忍恝置之六二乘剛如小人之見君子始非不厭然也特不能絕其貪鄙之念故人品終歸於卑下耳使喪貝勿逐而自峻其守安在其長知盡喪無來復之機乎三之震行五之有事亦猶是也上則以陰居陰而當震極旣無濟事之才又處危險之地事至而恐亦無及矣聖人於此特爲示一先事預防之道使柔而無能者得以綢繆未雨而安其身要其故在於其人之能恐懼而已中庸言君子之自脩曰戒愼曰恐懼曰愼獨言小人之反中庸曰無忌憚觀於震之象而君子可以自奮矣而小人可以知返矣

䷳ 艮下艮上 艮 此卦言知止之道上爻爲卦主

孫鍾元先生曰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事也學貴知止止必有所不思則無由知之而不學則又不知所以思人之一身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獨無欲內欲不生則外境不入故朱子謂不見其身只是見道理不見自家不見其人只是見道理不見箇人也人之學必動靜交養乃無偏主之弊當止而止止固止也當行而行行亦行也時而已矣程子定性書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說蓋本諸此上九爲一卦之主故他爻取象人身上獨渾言敦艮

不言身統乎身也艮何以敦學以敦之也君子於學如爲山然積累問問則日進於高明初爲學之始上爲學之終學之始以知止爲的斯有以端其趨向故曰未失正上則學之成故曰以厚終也人生位中之事各有不同而總不外言行兩端四曰艮其身行之止所止也五曰艮其輔言之止所止也先言艮其身卽先行其言之意內外皆艮也內卦爲始事外卦爲終事故上三爻皆吉而下則未能盡善二三兩爻一過柔一過剛過柔則無以自立欲止而不能過剛則堅僻自用妄止而不顧而其究也一則不快於心一則厲薰其心皆學未至之故也學至則理明理明則知其所止爲下者必能格上而無不拯之憂在上者必能時中而無膠固之失初四五上皆吉不言心二三不吉而言心者爲不務實而專言心學者警也聖賢之學求諸實理歸於實踐而已遺實理而矜冥悟此所謂反鑑而索照也蓋爲學之功不詣乎其極略有所見而遽以自多此亦如登山者至山半而止則山上之事必有所不知於所不知者而强之行其不能得所止也必矣曰不快則無自慊之時曰薰心無非內疚之候本欲安其心而適以危其心

則何弗勉於學以上之敦艮爲法乎

䷴ 艮下巽上 漸　此卦言進用之義二爻爲卦主

於漸卦見君子出處之宜進必以正乃可以正邦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士之守己如女之守身能不失己斯可成善俗之功免素餐之誚矣善俗必先以居賢德成己而後成物也初爲艮始小子之象小子而志於進上不之應也故厲然於義則无咎也二正應於五功堪稱祿何愧之有三則過剛而躁矣爻辭諸凶畢集無非由過剛致之四以柔承剛得事上之義故進而得安五君位與二爲應其合似易惟二中正自守以陰處陰無炫美干進之意人君欲

用一君子往往羣小人從而間之此亦可見進賢之難矣然賢奸之辨久而必分讒構之萌終則必敗周公曰終莫之勝孔子曰得所願非爲二幸正所以勉之使安以待時不可有躁進之心也上則翛然於位外其象爲賓師之尊豈非天下之羽儀乎合六爻觀之君子當知所自處矣

補註進而有序者爲漸三爻過剛而躁其進太銳與卦義不合故曰鴻漸于陸鴻水鳥而漸于陸失其所矣互有坎離夫婦之象離爲大腹孕之象坎陷離散不復不育之象然三艮主爲止互坎爲盜離爲戈兵故又曰利禦寇也

䷵ 兌下震上 歸妹　此卦明嫡庶之分五爻爲卦主

君理陽教后理陰教如地之承天月之輔日此古今之常經致治之大本推之一家一國莫不皆然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故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周南爲風化所基而首載關雎葛覃樛木螽斯諸篇陰教之所關大矣哉此義不明而後世白華菅茅見於雅綠衣黃裏著於風起於牀笫之私釀爲篡弒之大蓋名分之正在內尤嚴於在外也所以然者在外者顯而著在廷得而爭之在內者隱而微臣庶莫從挽之始

由一念之不謹後遂潰敗而難收聖人於歸妹之卦一言以蔽之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可謂探本之論矣長男少女非陰陽之正配故爲歸妹媵妾之置人多輕之而不知爲天地之大義也微論天子諸侯不能無嬪御之設卽微爲庶人亦不能篤夫婦白首之倫坐聽宗祀之斬故曰人之終始也特以常人之情不能禮以制欲以色選以愛升遂乃紊嫡庶之分而潰名教之防甚至牝雞司晨乾綱倒置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文王觀於卦象爻位而繫之曰征凶无攸利其防微杜漸之意不可爲不至也卦之中四爻皆

以陰乘陽不得其正何利之有卦旣明嫡庶之義則兌卦三爻在下庶之象也上三爻嫡之象也庶之承嫡如臣之承君取於相得而不取於相背六爻惟二五相應五柔質而得中下應乎二二說體而處陰仰承乎五此嫡庶之賢者也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非不如也自以爲不如甘居於不如豈復有爭妍妒寵之思其謙愈甚則其德愈光如月之望非五不足以當之也然二之賢並不敢恃寵而驕也能視而退處於眇守貞而自安於幽此孽庶之常也守分如此何利如之四居上卦亦嫡也過時無應不

免於愆期其賢與否則此日尚未可知也陽剛則遜其不能有咎處柔則亦能和以待下特視爲娣者承之何如耳初不與四應而自處以正使常守其正而以下自安亦可以獲吉矣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征吉之謂也惟三以不正之陰而主於悅又無正應則不貞不待言矣六雖得正然以陰而處動極豈復有逮下之美承筐无實雖絕夫之似續而不悔則無以承先祀也刲羊无血雖致家之敗衂而無益則無以肅閨政也下兌爲羊上變離爲戈兵故借刲羊以立象家庭之間至有操戈之變其禍尚忍言哉

讀易者統觀其得失而知聖人承終知敝之一言眞拔本塞源之論也然曰知敝又有所以知之者焉夫惟以存理爲寡欲之原以明微詳等威之辨以親師重道養德治之心以鑒觀古今謹履霜之戒夫然後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周禮之法而大道在袵席間矣

☲☳ 離下震上 豐　此卦言處豐之道五爻爲卦主

於豐卦見處盛明之難且以見賢之大有益於天下而人主之任賢不可不專也從來有功之臣於治定功成之後往往恃功而驕啟人主之疑忌致有鳥盡弓藏之嘆此非人主酬功之薄而人臣不善居功之過也迨賢臣之見疑者皆去則庸臣之逢君者必來天下事遂無有任之者矣至此而始悔向者之自去其股肱不已晚乎常情於致豐之後每有安享其成之心不知盈虛消息乃天地自然之循環當極盛之時卽始衰之候正當戒愼恐懼以善持其

終奈何昧於造化乘除之理而自取覆敗乎豐之爲卦下明而上動下不明則昧於知幾上不動則耽於逸豫昧於知幾則不保其身與家耽於逸豫則不保其國與天下甚矣處豐之難也初與四皆佐命之臣初遠而四近皆功高位尊與君爲敵體者也故初以君爲配主四以君爲夷主功高則有震主之勢位尊則有偪上之嫌初離體能見幾者也脫然於位外而不受其寵榮故他爻言豐而初不言豐子房之於高帝庶幾近之旬者數之成亦時之暫使貪戀祿位至於過旬而灾其能往乎二之位正應於五不能

去者也既不能去又不免動君之疑忌非以誠信格君安能獲吉三剛明太過而處危地尤君所忌者也故必大受創艾自晦其有用之才始可以免咎吉則非所望矣四以親臣與君同體故下四爻獨此爲善蓋六五爲柔暗之君二三四皆樂成之臣惟其爲樂成之臣故皆言豐惟其爲柔暗之君故皆有見斗見沬之文夫以柔暗之君而猶能保其豐以致來章之慶豈非以賢臣之多得羣策羣力之助哉非然者於剛明之臣而放廢之誅夷之勢必於上爻之昏庸掩君者而尊禮之彼其攬權縱欲荒逸無度自快

能豐其屋矣而不知乃所以蔀其家也至於窺戶無人而小人遂不可問矣可哀也哉

補註　盛明之會人易以驕奢取罪故大象以致刑爲辭噬嗑雷在下而電在上是雷之威未發而先見電之光耀使人預防故取明罰勅法之義此則雷在上而電在下是雷已發於上而電光下燭如執法者之威令已行而人服其明也故取折獄致刑之義

䷷ 艮下離上 旅　此卦言處旅之道五爻爲卦主

旅者人所時有處旅之道非小不亨非貞不吉文王蓋審愼乎天理閱歷乎人情而見其不能不出於此也彖傳解之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外者旅也中者貞也順乎剛則小也止而麗乎明言旅之不可不擇也孔子於衛主顔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麗乎明也卦旣以順剛爲義則以剛自處者必凶初小人之旅也其瑣瑣宜矣二順乎三之剛五順乎上之剛故皆吉三與上皆以剛自處者也以剛自處則與物多忤所至必不見容非惟無以

安身勢且喪其所有四以陽處陰不得已而自貶然其心終不快也處旅之道斯數者盡之矣夫人孰不樂安居而勢有不能不旅者不明其處之之道或且動而招尤不知自反而徒責此邦之莫我肯穀此亦未卽旅之時義而深長思之也義曰時義豈可以一格拘哉然則卦之象其猶有未盡也夫・

補註　五君位上天位五順乎上之剛是人君能順乎天也君本無旅君而旅則出征而伐有罪之事也故有射雉之象離爲雉又爲戈兵譽在人命在天惟其文命所被順乎天而應乎人故終以譽命也

䷸ 巽下巽上 巽　此卦言出令之事初與四爲成卦之主五爻爲主卦之主

風者天之號令人君法之故上之化下曰風化下之應上亦曰風動此卦上下皆巽故彖傳曰重巽以申命大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申者諄復不一之意盤庚之遷殷周公之作洛反覆命戒非得已也小卽巽意巽能入故利有攸往柔順乎剛故利見大人合六爻觀之則五爲君位申命行事者也分觀之則每爻各有其義聖人於此有深意焉天下惟剛者足以任事若一於巽順則優柔寡斷所守不堅事滋無成初爲卦主故於此爻發之曰武貴斷也曰貞

貴恒也然非一心直前志以帥氣亦無以振柔愞之習而觀厥成功故小象下一志字使人從心上提振力祛進退不果之弊則事之治非治以身而治以志也二剛中巽而能誠誠則不息而可以言恒矣故吉三無恒故吝四巽而得正所比皆剛故悔亡五取庚而不取甲者庚於五行屬金能斷故也小民無知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斷以行之愼於其始善於其終不惟能斷而且有恒又何往而不利哉上九巽極而喪其斷雖正亦凶故曰需事之賊也

䷹兌下兌上兌　此卦言悅人之道三上爲戒卦之主二爲主卦之主

天下事非得人和不可以治然一主於和則必有非道而悅者矣故利於正固乃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而事無不治矣大象言朋友講習亦兩相悅之義也至周公之爻辭則純以遠小人爲戒以見用情之不可不愼二陰爻小人之象悅人者也四陽爻君子之象受人悅者也小人之悅人其術雖多總之不過兩端已無權勢者就人而悅之已有權勢者招人而悅之就人者其力小一有敗露已必不利六三是也招人者其力大往往傾動人主終身受其牢

籠而不覺而小人亦竟安富尊榮無識者且交口而頌之上六是也聖人直窮其心曰未光而小人肺肝如見矣然不必專責小人也己不受其悅則彼之術將無可施大抵小人之來悅於人其情必虛而我則應以實其念必欺而我則將以信彼欲以媚悅之工奪我之定守而我則終持其志而不搖九二曰孚兌象曰信志持此以往自無事後之悔夫孚兌非不悅之也特不悅於非道耳初與陰遠利用和四與陰近利用介蓋小人之心最險待之過嚴則生變小人之緣難割與之稍暱則失身故必量其遠近可寬

則寬之而不爲已甚之行當嚴則嚴之而勿蹈比匪之傷此初四兩爻有位無位所以不同也若九五則正當受剝之地雖剛正素著而一遇大力之小人遂爲所引誘而不悟以其爲本卦之主與陰相比而上挾善媚之術居切近之地浸淫既久五必徐入其彀中而甘受其厲曰位正當所以深爲悅小人者戒也使能引四爲一德之輔二爲協力之助上下交孚側媚自遠彼宵小之輩安能售其欺罔哉

䷺ 坎下巽上 渙 此卦言扶衰之道五爻爲卦主

有聚必有散此天地自然之理然不可終散也且不可聽其散也以人事挽之而已王假有廟聚已散之氣也此無形之聚也利涉大川由此而達彼此有形之聚也然幽明本無二理皆利於貞不貞則不能亨也初爲渙之始拯之宜速先事預防惟審幾者能之二以陽居陰不與五應自爲者也惟知擇者能之三居下之上在外任事之臣也雖渙其躬而无悔此人臣事君致身之義六四與五同體大臣也亦親臣也秉正以治人心渙天下之私黨以歸於大

同此眞能建非常之功者當渙之時上有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廣布其教令厚施其德澤信以結之恩以固之下有六四之親臣以爲之輔六三之外臣以盡其瘁又何渙之不可拯哉上九居於位外能潔己者也君子處渙之世有責者則盡其職無責者則全其身職宜盡而有不盡爲不忠身可全而不能全爲不哲亦各審其所處而已矣卦三陰爻皆任事二陽爻不任事何也無道之世剛明者見事明而利害審反有不可倚任者論語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 兌下坎上 節 此卦言節儉之道五爻爲卦主

聖人治天下所以用不乏而財不匱者無他節而已矣澤中之水滿則必溢家國之用豐則易奢一有不節窮乏立至不節之爲害大矣然節貴得中節而太苦亦有所不行於是聖人損其過以就中使有一定之制可以守之而不變而節之道乃見其甘而不見其苦出於安而不出於勉也初無位節於家也故曰不出戶庭无咎二有位不宜僅節於家也故曰不出門庭凶蓋初之時處其塞二之時處其通初知通塞則二之不知通塞明矣三陰柔不正處下

之上而爲悅體其驕侈不節必矣若咨嗟知悔猶可挽於末路惟五剛而處中四柔而得正君臣一心以節儉倡天下而天下從之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此也若上則過於自苦雖正而不免於窮此一節之士自守夫己而不可以治世者也彼其不怨不尤原自無悔然聖人有弗取焉爾

補註 水在澤上澤滿而止所受有節也節在內脩己之事議德行是也兌爲口故曰議節在外治人之事制度數是也坎爲律故曰制

䷼ 兌下巽上 中孚 此卦言用信之道二五爲卦主

中孚信之道也仁統四端而信亦統四德人而無信則仁非實仁禮非實禮義非實義智非實智大而家國之治術小而一身之應酬無一可推行盡利者易於六十卦之終而結之以此所以爲諸義之歸宿也中孚無他誠而已矣以三畫卦觀之則爲中實以六畫卦觀之則爲中虛惟實故誠惟虛故能誠天下未有驕盈之人而能信孚於人者故程傳曰中虛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信至於格豚魚天下豈有不可感之人哉彖傳推及於化邦則知治天下

非信不可也議獄緩死政之大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之謂也二與五爲卦主二爲臣位以信格君而君信之故有鶴鳴子和之象五爲君位故獨言有孚曰攣如者信之感人固結而不可解非盛德之至者不足以當之彖傳所謂孚乃化邦者也其餘四爻初以天眞未鑿而戒其有他所以養其誠也上以分心聲譽而惕以貞凶所以防其不誠也三與四正當中虛之位宜皆吉矣然四以巽順之德柔而得正身爲大臣虛中以仰承乎五此大臣信而能謙不植私黨之象故得无咎若三以不正之陰

主於悅人此豈能信者哉雖有敵應而悲喜無常言動無節己心且不自主安能見孚於人蓋誠者天道也不鑿其天則任天而動感無不通格上以此化下亦以此言行可以動天地不求名而名歸之矣乾卦之貞誠之始中孚之貞誠之終以誠始以誠終故曰應乎天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此卦言處衰世之道中二爻爲卦主

小過之時何時也小人太過內外交侵君子爲其所偪不得正位進退不能自由此豈有亨道哉然時事至此亦無可如何惟守正而已守正則小者雖過而已亦可亨但小人用事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耳舉大事必不利於小人勢有所不行故也飛鳥遺音卽卦畫以擬小人之微才力薄不堪大受故上逆而下順耳初上象鳥翼小人之尤輕躁者初不量力上不戒盈其凶可知二五陰柔得位以同氣相應五專其權於上二助其力於下較初上爲得中是彖

辭所謂可小事者然五得權用事不能擢用君子而惟引同類之小人以爲助則亦澤不下究而已矣二爻以之爲妣鄙之也曰已上猶言不稱其位云爾二陽爻君子也居多凶多懼之地進旣不能退復不可則將如之何哉君子於此有戒愼之心焉有委蛇之用焉小人之勢旣盛在已必不能過故皆曰弗過知其弗過而防之此戒愼之心也又申之曰從或戕之恐其戒懼不至而誤於從也三與上應上爲陰險之小人而處動極三艮體宜止故戒之四爲震體動與陰遇知其弗過而又不能不與之遇與之遇而又應不免於危不得已惟有渾其嫉邪之意而姑與委蛇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有可退之機則亦必潔身而去矣故曰終不可長也君子處無道之世審於勢之不敵而不與強爭留其有用之身以待時而動此時行之妙也時可大用則君子出而有爲自可以撥亂反治而克奏膚功矣故小過之後復爲旣濟

䷾ 離下坎上 既濟　此卦言成功之事五爻爲卦主

既濟與泰卦不同泰者治平已久既濟則治平之甫就也大事已定徐圖細微故曰小亨但不可逸豫失正耳蓋既濟之時常情每易卽安是卽亂機所由伏象辭曰初吉終亂大象曰思患豫防能豫防則終必不亂不惟小者亨而大亦亨矣初曳輪濡尾二喪茀勿逐不躁進也三則過剛矣而曰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不貪功也以此求濟所謂不求速效不貪奇功乃王道之由漸而成而非驩虞小補之治象曰憊也者正恐人於成功之後因從前過勞思得息

肩之地遂自懈其勵精圖治之心則非思患豫防之道矣四曰繻有衣袽愼之至也以此存心斷無中怠之慮五爲卦主剛健中正能時中以守成者也從來盛滿之後易流于奢殺牛之豐不如禴祭之受福則儉之足貴也處既濟之時將之以小心行之以儉德以安常治之道不外於此然不可不慮其終也上曰濡其首厲蓋爲安享其成者告也使念創垂之艱而仍以恭儉爲德又何初吉終亂之足慮哉

䷿ 坎下離上 未濟　此卦言求濟之事五爻爲卦主

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者治亂之機相爲倚伏既濟則自治而之亂未濟則自亂而之治也事之不濟由於人心之不協賢奸並用則君子不能成功辨物居方所以愼其始也前三爻爲坎故曰濡尾曰曳輪曰征凶皆未能濟險之象後三爻爲離有明哲之用而値亂極思治之時此其機可轉也五以柔中之君虛己以下賢四以剛明之才輔君以出治則未濟復於既濟所慮者由憂患而安樂而安樂遂忘其憂患將復以憂患終矣故上九一爻既以飲

酒无咎寬之復以濡首失是戒之聖人蓋明示以消長之幾而使之戒愼恐懼以善保其終也人豈可不知節哉○未濟非不濟也時尚未耳君子於此必內度之己外度之世可止則止迹似濡滯而志則常伸可行則行相時而動而民不失望蓋惟其養之也既優故其出之也莫禦此二四所以同爲貞吉而有二之曳輪不輕於進乃成爲四之震用克膺厥賞也否則如初之不量其力必至於濡尾而致吝矣三亦柔而無能然其時則當進也惜三未足以當其位耳五與上則既濟之時矣君臣一德安享成功此曰

月重明光華復旦之象故五曰有孚上亦曰有孚五曰有光上乃曰飲酒五重言吉上重言有孚周公所繫之辭亦若不勝其慶幸焉當此之時卽稍事燕閒不忘一德克享之意亦自可以無咎夫子以飲酒濡首爲不知節則知有孚於飲酒倘爲不失節也然節而曰知此非素有淸源之識窮理之功未易於眹兆未形預燭其乘除之數而嚴持於盛滿之際也

補註乾坤二卦純陽純陰不易者也故以爲首旣濟陰陽交錯各得其位交易者也未濟六位陰陽相反變易者也故以二卦居終易之爲道盡於是矣

繫辭上傳

繫辭傳乃聖人繼往開來一篇傳道文字二篇只是一篇舊本未有分章今本分上下傳各爲十二章其中脉絡貫通皆有可按學者當熟讀精思以會通其義也嘗試論之經以載道也然詩書非聖人所作禮記雜出漢儒春秋雖經尼山筆削亦因魯史舊文耳惟易之十翼爲聖人親筆而繫辭傳則又十翼中之最精者也學者欲求入道舍易奚適欲明易理舍繫傳奚從通傳以易簡二字爲主上傳首章一提溯其原於天也六章一應以易簡配至德由天

而推之人也下傳首章一提末章一應亦是由天道而要歸於德行易之道無他天人合一是所謂易簡之道也學者識得主腦然後逐節求之自有從入之途矣○上傳十二章當分三段看首四章作一段首章推原作易之始理字是主聖人之作易理而已後人之學易窮理而已二章言君子學易之事居安樂玩是主三章言常人用易之事補過是主四章則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事而易之道備於聖人之一身矣故結之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天道與人道分之而無容分也五章至九章作一段五章從道字

起說到易六章從易推及至德說到人七章言成性靜存之事也八章言擬議動察之事也九章言大衍卜筮之事也此一段見易道實切於人無人不可學易無人不可用易至庸至常之中皆造化之機緘所寓故以神字作結亦以見天人之合也十章至十二章作一段此三章統言易道精微廣大無所不包十章以研幾爲主言脩己之事十一章以開物成務爲主言治人之事十二章以變通爲主合脩己治人而時措咸宜時中之事也末以德行作結仍歸本於人道而天道卽寓其中此上繫之大畧也第一段

說到易與天地準以至於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恐人視爲太高故第二段從百姓日用說起凡居室之近言語之微揲蓍求卦之法細微曲折無有或遺此聖人導人以學易之意也然易之全體固不盡於是也故第三段又發皇言之而極贊其盛以爲至精至變至神非聖人莫能窮其妙探其原於太極充其量於天地上蟠下際充塞無間無非易也而卽無非人心之理也故結之以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聖人參贊化育無非由致中致和而出非求之天下也求之一已而已求之一已所謂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繫辭下傳

上繫之言精而渾下繫之言明而晰體易之道上繫盡之學易之道下繫詳之自首章至十一章亦分三段看末章以易簡二字應首章兼應上繫首章爲全傳總結上傳二千三百三十九字下傳二千零八十七字較少於上傳而學易之法用易之道條分縷析具載於是此聖人金鍼度人處讀者切莫負聖人之苦心也首章至五章作一段首章總論羲文之易動字領起以功業作提綱二三章言治世之事仍繳到動字與首章吉凶悔吝生乎動句作一結

應天下之動貞夫一一卽易簡之道也故下句接言乾坤之易簡卽從易簡推到功業聖人治世不出仁義財三者而三者皆本於天地之大德所以爲易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無爲而已矣通德類情體也窮變通久用也前十卦創作之事故不曰後世後三卦改作之事故皆曰易此卽窮變通久意也四章統論卦爻以君子小人引起五章承上以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作綱其下十爻爲君子言者五爲小人言者五總欲人慎動之意此蓋合君子小人而皆寓以寡過之道者也二章十三卦見[illegible]事

不可用易五章十一爻見無人不可用易至此而易道之費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六章至八章專論文王周公之繫辭以乾坤起以其人結以衰世憂患意作主以道不虛行作歸宿勉人以學易也因其爲衰世憂患之作故有不敢顯言不能盡言者聖人之苦心皆於辭中見之九卦爲處憂患之道而學易之要卽具於此不可遠者易之體屢遷者易之用視之如師保父母其不可遠爲何如然不可泥於迹象也故曰唯變所適率其辭而揆其方以見欲明伏羲之象未有能外文周之辭者也九章至十一章示人學

易之法乃聖人喫緊爲人處學易之功舍此別無從入之途學者不可不究心也夫子謂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後人兼觀夫子之彖傳則思當較易矣爲學之道非思不入而況易乎九章言讀易之法旣詳且盡十章要歸於三才遥與上傳首二章相應以終君子居安樂玩之意十一章卽以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結之此繫辭全傳宗旨以見易爲寡過之書學者學易只求一箇無過而其用功之實則曰懼以終始而已十二章總結上文以德行歸於乾坤仍以人事合於天道卽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意也

說卦傳

說卦傳所以明一本萬殊之義也易之道理數而已象者理數所見端形而下者也開端說天地說陰陽說剛柔說仁義說道德說性命究之理數二字可以統之而理數皆見於卦故曰說卦卦者象也理本一原數則萬變說之不能盡也故託諸象以傳之學者讀易以明象爲先夫子此篇實爲十翼之首未有不明說卦而可以說易者天地定位以下皆以明八卦之象或統言其大或析言其小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而總以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爲之綱此八者易之精髓也依此求之八卦之象雖繁畢可以理相推而不必拘乎其迹矣

序卦傳

序卦傳本宜冠上下經之首後人附於篇末非聖人意也上篇言天地盛衰之大運凡三治三亂自乾坤至泰爲一治言治世之大經蒙言教需言養訟師言兵刑比小畜履言德禮數者備而世無不治矣否以後自同人至賁爲一治以得人爲本同人者用才之道謙者求賢之心豫與隨使人之術如是則事之壞者無不治而煥然有文明之象矣此又一盛也第文盛則無實剝者剝其實也故自復而後反之以誠由復而无妄由无妄而大畜本乎天理以挽人心之偷皆切於人心以爲治也坎卦爲亂之終故主於人心之陷溺從古治亂相因理有不爽勢有由然五帝代嬗三王迭興其因革損益未有能外乎此者此上經大畧也下經則詳言人事其進退存亡之幾互爲倚伏興衰治亂迭出不窮亦以見人事之無常不可不持以小心也上經言衰者止否剝坎三卦下經言衰者較多於上經中間惟自井至豐爲治之時獨長益革故鼎新震厲有爲以求安所止者皆在於此此以知人事之不可不盡而其權在我而已至解釋卦名多與經未合意主於通貫全經故於

正解之外旁見側出以盡其變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

雜卦傳

雜卦傳對序卦而言之合正對反對而命之者也先天六十四卦相生之序本以夬大有次乾以剝比次坤其圜圖則以復承坤以姤承乾陰陽代嬗循環不已今乃以乾坤相配爲萬物之父母以剝復相配爲消息之機緘其餘或正對或反對不循六十四卦相生相嬗之序而又非專於一例也故命之曰雜卽以對序卦言之也蓋序卦者以卦之名義相次爲序故需以養次蒙臨以大次蠱不計卦之對與不對無不相爲聯絡以見天時人事迭相消長之幾

雜卦則但取需訟相對臨觀相對絕不與他卦相蒙而各自相成與序卦傳一經一緯交互爲用知雜卦不知序卦則卦義失之繁瑣知序卦不知雜卦則卦序亦等拘牽二篇之傳缺一不可先儒或以序卦爲平淺而疑非聖人之書或以雜卦爲術數而妄生穿鑿之論皆未統其全而觀之也乾坤至井困符上經卦數咸恒以下符下經卦數其上下經相易者各十二卦是之謂雜至大過以下亦聖人餘此八卦一併言之並無他義頤與正相對也定與窮相對也男與女相對也剛與柔相對也句雖相錯義實相偶

此亦如樂章之有亂於眾音並作之中有一定之條理知音者自能辨之也至所解之義或取相反或取相類或取相因樂憂與求相反者也大有同人相類者也剝爛復反相因者也卦取配耦故相反者多然亦非限於一說也特舉一說以示其端耳聖人此篇正以明卦義之所該至廣而天下之事理無獨而必有對有如此者學者明於此義一舉目而無非易一動作而無非易六合之內古今之殊大小精粗可一以貫之矣解經者泥於聖人之一言一字種種異說妄生枝節或疑其非真或信而過當疑者過也

信者亦過也是猶見龍之一鱗一甲而或以為龍或以為非龍其以為非龍者固不足以知龍也其以為龍而信之者豈一鱗一甲遂足以盡龍乎哉

周易平說提綱終

跋

余自己卯至今設教三十餘年矣課讀之暇探討經義詩書也春秋也三禮也以及四子之書也雖未能透徹無遺然摘句尋章因文徵義其間亦似少有所獲獨周易一書開卷茫然即考諸先儒之論說累代之成書非襍即繁終不得其統緒茲讀山長郭雪齋先生周易平說一編其詞顯而明其旨簡而約其義詳而盡其理粹而精了了數十篇遂於六十四卦之殽列三百八十四爻之燦陳以及繫辭之上下傳靡不撮其大綱提其要旨條分縷析融會

通舉四大聖人作易之深心昭然其若揭名之曰平說謂其說平平無奇耳而不知廣大精微之奧幽深元遠機即蘊於平平無奇內也此亦如子思子作中庸由倫常日用子臣弟友推之而參天地贊化育以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胥包括靡遺焉爰是商之同人捐貲刊刻以期廣為流布不惟可以訓當時之士並可以為後世之學易者昭示於無窮而先生傳經之苦衷庶乎藉是以傳云

旨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六月蒲吾郭滋樹之謹跋

捐貲助刊姓氏

商 鎔	王燮宇	郭 滋	郭康清
賈崇德	陳鳳翔	王際昌	郭申田
秦渭川	商 樸	王青春	郝元禮
劉應昌	劉時雨	秦萬齡	李春芳
蘇中玉	馮鳴昌	郝瑞元	李泮林
張如陵	何鳳三	李步雲	石步雲
丁清泰	吳夢熊	韓益興	武 旺
劉南星	李吉祥	郝鴻儒	王慶雲

王 瑾	丁福泰	李 苑	陳正誼
楊開泰	宗瑞麟		